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

集部
第六四冊

責任編輯：孫言誠 賀 偉

ISBN 7-5333-0615-5



EB20/11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集部六四

(大陸版·限中國大陸發行)

四庫全書存目叢書編纂委員會編

齊魯書社出版發行

(濟南經九路勝利大街)

金壇古籍精裝印務有限公司印製

787×1092 毫米 16 開本 43.75 印張

1997 年 7 月第 1 版 1997 年 7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數 1--100

ISBN 7-5333-0615-5

Z·60 集部定價：127800 圓

集部第六四冊目次

集部·別集類

歐陽恭簡公文集二十二卷

〔明〕歐陽鐸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一

錢臨江先生集十四卷附錄一卷

〔明〕錢琦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錢裔刻本

一九九

棠陵文集八卷

〔明〕方豪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二年方元啓刻本

三三五

筠谿文集三十卷（一）

〔明〕鍾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七年鍾允謙刻本

四四八

歐陽恭簡公文集二十二卷

〔明〕歐陽鐸撰

中山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歐陽恭簡

集二十二卷》提要

歐陽恭簡公遺集序

弘治時

歐陽鐸

歐陽鐸

主上右文圖理其盛是以鴻藻之客若雲之集
翔起南北蔚乎龍興而雲蒸也而吾鄉則歐
陽石江先生爲稱首先先生與予生同生同
郡然獨蚤穎風達文彩燁郁名位稟然稱先
輩而予方解褐踵隊謁于門下先生不以予
不穀顧辱而友之朝夕繼見則惟以職事相
諏謀益先生固安予之拙而忘其蹇予亦忘
先生之謙若不知其爲有文而達者久之先
生撫南畿登少宰旣歸而薨餘十年而予始
復來南撫予所措設惟奉守成畫爲民長利
究乎宿昔之相與面諏也因思先生以文章
名世宜裒集刻之茲土俾人吏之繹思者咸
有稽放庶幾予今昔之意適其子太學生獻
編輯以見而并以序請予伏而讀之然後嘆

先生之建樹于行事者咸在是也予嘗慨後世之士鯁鯁焉炫熿藻緝以希奇於當世遂稱文人不護細行雖以司馬遷楊雄之傑亦未嘗樹尺寸以自見惟唐之韓愈宋之歐陽則兼以節行政事著稱吁亦難矣先生歐陽文忠之世胄也少已精讀六經屬詞逢涌驚人其爲文槩主孔孟浸瀰乎左國潤以漢司馬氏而槩括變化自爲一家然其天性介直絕不有唯唯否否曼漣以比于世自兩守屬郡以至撫臺少宰皆侃然余牟之節其爲民起利紓害類皆若南畿之平賦稅者連以是忤用事中貴魁柄大臣遂致其辜而歸旣薨天子優之謚曰恭簡然則先生之文皆其已行之懿規已事之明驗豈非其家學然耶雖然使先生不蚤去位與雖去而不即殞則其所建樹方來何如也然先生卒已矣悲乎故予

嘗謂先生以直道齟齬方行未究咸類乎六忠嗟乎先生之道同文忠則其文之體裁區別固不以銖寸較而驪黃辨也讀者雖謂其儷美焉可也是集較定則爲張水部峯周繕部賢宣胡教諭直若夫知先生而叙之者非子則誰

嘉靖甲寅仲春之吉

賜進士出身南京工部尚書前兵部左侍郎

都察院右僉都御史奉

勅總理蘇松糧儲兼巡撫應天等府地方同郡

彭黠頓首書

歐陽恭簡公文集目錄

卷之一 記

因成堂記

泰和縣補虛香隱記

南京兵部武庫司題名記

延平改建山川壇記 新鑿瀧路記

雲龍橋記

著節堂記

清忠祠記

淮海祠配享記

義渡記

康肅菴慕萱堂記

卷之二 記

宸翰樓記

惠州府儒學重修記

卷之三 記

藤縣興學記

重建監法衙門記

後樂園記

齊壽堂記

重修衍慶堂記

永思樓記

重建望親樓記

篤慶堂記

養心堂記

孝義堂記

卷之六 序

冠朝郭氏祭田記

王氏仲房歲祀記

重修蕭家陂記

蔗境尹先生祠記

節壽堂記

雙美堂記

奉萱堂記

愧吾齋記

強菴記

肅菴記

卷之四 記

荷峯記

畦樂記

清逸記

靜軒記

古岡記

東原記

南洲記

澹然記

虛白記

玉泉記

飲泉記

見菊記

梧岡記

卷之五 序

貞一二錄序

困知記後序

廬陵忠節錄序

西野文集序

南雄府志序

觀物之什小序

閔雨後序

泰和徵總冊序

便民圖纂序

世恩堂錄序

全德堂詩序

義塾詩序

嶽峰卷後序

慈慶詩序

節壽重刊詩序

三窮圖詩序

江山萬里圖序

敬齋遊樂山水圖序

永慕圖詩序

送東泉姚公榮歸序

贈東川羅先生致仕還鄉序

贈南津胡先生入覲序

送祝君公敘之廣西序

送葉谷王先生赴江西參政序

卷之七 序

送大中丞儉菴梁公巡撫江西序

贈少司徒王公考績序

送省吾林先生朝覲序

金蘭全集卷七

三

送龔君懋陽知潮州府序

送路君賓陽守襄陽序

贈李氏民望歸養序

送甘惠州序

櫟塘劉氏通譜序

泰和文溪曾氏秀溪譜序

螺江周氏族譜序

清溪蔣氏續修譜序

城東蕭氏重修族譜序

卷之八 序

蜀內江高氏族譜序

餘姚王氏族譜序

郴衡祝氏族譜序

南溪蕭氏續譜序

千秋原氏重修族譜序

義城黃氏重修族譜序

外慶並表序

芹水壽萱序

壽劉母曾太宜人序

壽王外母劉孺人序

壽王母姚孺人序

壽郭母胡孺人六十序

壽康孝菴八十序

卷之九 序 傳 論

慶大中丞東崖虞公壽序

壽陳母蕭淑人六十序

榮壽序

壽蕭菴康翁八十序

壽蘇溪劉翁八十序

壽歐陽節如蕭孺人八十序

金蘭全集卷九

四

思齋先生傳

翠峰居士傳

張賢母傳

聖人禮義之中正論

卷之十 說 雜著

文實說

教生字宏之說

眉軒說

撫謙說

蘭谷說

說井 贈甘惠州

獎言

慶獎

敘友紀

敘世慶

敘賢績

敘祝

肇壽

晚翠壽賴間齋七十

卷之十一 雜著

紀費 五難詮贈張南海

立後問 竹岡對

祀德錄對 原省

孝感篇 乾野篇

知難 敘別

志別 策問五首

卷之十二 書簡

上敘菴李公書 二首 上介溪嚴公書

上未齋顧公書 五首 與松皐許公書 二首

金簡齋集目錄

五

與儉菴梁公書 與浚川王公書

與三峰高公書 與整菴羅公書

與浦亭李公書 與邢侍御北岡書 五

與陳侍御西郭書 與史選部恭甫書

卷之十三 題跋 碑文 神道碑 行狀

題整菴先生行誨後 題趨庭錫壽卷後

題勉菴奏議後 題水思卷後

題鮮夫卷後 題讀書附錄後

題雲丘李成枯木圖 題謚法後

跋梁氏慈節卷 新城黃鄉保碑

北城義阡碑

明贈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

史前浙江布政使司經歷一木毛公神道碑

銘 有序

亞中大夫楚雄知府朱公行狀

卷之十四 墓表

寧國府知府前監察御史恒齋鍾君墓表

封文林郎監察御史訥齋王公墓表

明欽翁處士墓表 劉翁友蘭合葬墓表

郭處士芹菴合葬墓表歐陽右軒先生墓

金簡齋集目錄

六

水玉王先生壽藏表 歐陽日休翁壽藏

卷之十五 墓誌銘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侍郎鶴亭王公墓誌銘

雲南按察司僉事進階亞中大夫石壁曾公

墓誌銘

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歐陽碧溪先生墓

誌銘

雲南按察司副使石巖蕭公墓誌銘

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可齋郭君墓誌

銘

卷之十六 墓誌銘

閻齋先生墓誌銘 桂陽令曾公墓誌銘

信宜縣尹歐陽公墓誌銘

介石俞君德洪墓誌銘

蘭州倅東崖蕭君墓誌銘

封新興縣知縣月岡胡公墓誌銘

卷之十七 墓誌銘

明誥封奉直大夫嚴溪歐陽先生墓誌銘

封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哇樂劉公墓誌銘

封承德郎工部主事郭公橋隱墓誌銘

墓簡遺集卷十七

明贈文林郎慎菴郭公墓誌銘

張翁石坡墓誌銘 慎齋王先生墓誌銘

歐陽處士莘夫先生墓誌銘

處士崇籍君墓誌銘

卷之十八 墓誌銘

太溪山人墓誌銘 歐陽日新先生墓銘

勿齋胡君墓誌銘 蕭處士謙齋墓誌銘

張處士得月墓誌銘 蕭母陶氏墓誌銘

王母歐陽孺人墓誌銘

歐陽母康孺人墓誌銘 王母尹孺人墓誌銘

封太孺人梁母蕭氏墓誌銘

卷之十九 墓誌銘

王母任宜人墓誌銘

封安人歐陽母羅氏墓誌銘

明贈安人羅母袁氏墓誌銘

明贈孺人楊母李氏墓誌銘

歐陽節婦蕭孺人墓誌銘

王母姚孺人墓誌銘 王母郭孺人墓誌銘

王母歐陽孺人墓誌銘

卷之二十 銘 贊 祭文

墓簡遺集卷二十

鍾齋銘

石壁曾公家訓圖贊

僉憲陳雪峰先生像贊

玉齋蕭先生暨配陳宜人像贊二首

工部觀政進士兄汝璧先生像贊

崇善尹正公待漏像贊

先外祖父王處士暨元配胡孺人像贊二首

王公正黃先生暨王母姚孺人像贊

王母貞節郭孺人像贊

旌節白母歐陽氏像贊

兄輅元配陳孺人像贊

叔祖時昇先生暨配蕭孺人像贊二首

族兄崇實像贊

郭君培齋暨配蕭孺人像贊有序

張君子登像贊侍親圖贊有序

陳翁四樂像贊

歐陽處士遷谷暨配羅氏像贊二首

冬至祭月臺府君祝文

祭高祖母劉氏孺人忌辰祝文

祭南京戶部右侍郎秋浦汪先生文

祭翰林編脩改齋王先生文

金簡遺集錄

九

祭憲副夢漁徐先生文

祭叔父嚴溪先生文 祭王母姚孺人文

祭張君維培母文

卷之二十一 詩

四言古詩

儼五章一章七句二章七句三章四句四章

六句五章五句

五言古詩

十月三日次宜都吳丈人留飲

哀征夫

題沔溪曾貴泉卷

讀漢書淮南王傳二十二韻

妻姪王宗都候廣東官舍歸贈

輓庠生劉一春妻彭氏死節

題止菴

松石卷爲李都關賦

七言古詩

九月三日別家舟次口占

題送別圖有引

次封川夜雨

蘇子遊赤壁圖歌

平川歌贈郭君逢原

五言律詩

九月四日發泰和

金簡遺集錄

十

十日發安成漏下二刻至分宜蕭尹告以築

城之難先予月下渡江一曾經目計其有水

患信然

十一日次袁州道中卽事

十三日次萍鄉泥途阻甚有感

十四日發萍鄉風雨次前韻

廿九日駐荊南會李冬官議推政

十月二日發流店次松滋泊縣上十五里

六日謁黃陵廟

七日次馬肝峽

八日次兵書峽次青灘夜宿歸州次前韻

九日次搜灘宿上二十里險哉

十日次巴東夜宿峽中用少陵江亭韻

十一日次萬流入巫峽用前韻

十三日入巫峽次黑石岩次瞿塘灩澦泊夔

府西門下 十四日搬舟駐

十七日次榮陽見張飛廟有作

十八日巴陽驛宿用前韻

十九日午次周溪寢起有懷用前韻

十九日晚萬縣發舟再用前韻

廿五日早發花林前六月賊從十里過河口

全簡遺集目錄

十一

就削牛近聞廖麻子賊衆逼近成都有感

廿七日早發東青驛夜夢老父

廿九日午次長壽逢安黃門寄家書

三十日發長壽上廿里午次木洞將離舟楫

之險喜而有作

十一月四日發白羊次鳳來諸山口占

五日次永川有感 六日冬至次榮昌

送政齋王先生二首

同年王德徵初爲戶部主事言事謫肇慶驛

丞因號端溪子免喪至京用景伯時韻贈之

有感

新江

獨坐

冬寒

野燒

松臺驛送井水飲之痛腹戲作一首

舟坐四首

和尚山

過都城巡司

至蒼梧東周太守

客有教予者退而有述

午發蒼梧縣舟行乘風甚駛周太守遣吏追

送分野書

至封川

謁張太傅祠

全簡遺集目錄

上

宿太平驛四鼓趨樂安

發恩平午飯掀山鋪破屋數間竹簟代瓦風

搖日動如篩土墻新築可三尺許粉畫不施

遂以塞門飯畢卽興適見牧子騎牛而歸故

有是作

十六日發蓮塘途次卽事是日霜降

題三洲岩

送江鍾石巡撫山西

立春

遊高座寺

齋居迎至次漁浦王先生韻

題後村卷

題李价孝行

王侍御其承 恩封其父仁軒先生如其官
母寧贈孺人幽明雖異寵光惟均詩以識感
見臣子之義

龍溪流慶為郭簡齋賦三溪卷為蕭憲賦

五言排律

聞捷有作

高故有學日就頽圯莊守科至議增修告成
先數日氣蒸如夏發那夏大風日晦晡抵高
州風雨並作自夜達旦不止是日試諸生

卷之二十二 詩

金簡公遺集目錄

七

七言律詩

頌曆有作

嘆趙烈女

十月望日夜月

輓汝璧兄

九月七日江侍御若虛邀飲夜歸與家兄敘
別言不能盡枕上得七言詩一首

八月發螺川由陸路入安成有作

九月吳通府澤留飲劉少參主信在坐二公
惟予不勝酒予時正有所思也因用杜牧之

九日登齊山韻

十二日風雨次宣風館和王伯安韻

十五日發醴陵夜宿荷塘鋪風雨間作

十六日次長沙奎守春芳來會議甚洽有感

十七日次寧鄉風雨

十八日次益陽會叔祖霖寄家書

二十日發軍山鋪次王德夜宿龍陽

廿二日駐常德王守雄有舊寅之好借蔡通

府琳揚推府節携蘇酒過飲因見芭蕉有感

廿五日發醴州午次順林夜宿孫黃是日晴

廿七午次公安為水阻獨坐偶成

十月一日發舟夜泊流店

金簡公遺集目錄

十四

四日次夷陵寄家書吳夫人

五日入南津峽次石碑峽

十一日風雨兩舟難下相得因特會趙同年

體仁約同行云有所聞不可詩以解之

十六日發安平次南沱泊棹石會趙年兄夜

酌用前韻

二十日發萬縣舟次讀林見素西征感懷因

次其韻

午上胡灘用林見素韻遣懷

廿二日用林公夷陵白虎閣韻自述

廿三日因念老父不能爲情再用前韻

十一月朔發木洞午次野猪崖崖峻絕上故有石道廣尺盈咫下則水深不可測舟幾上火長爲石所夾斧斷之得免於墮舟退下子乃穿土循道磴扳西上去頂咫尺東下稍可行至沙洲驛承坐予以胡床移時舟自南岸折北始登之危哉

二日雨駐重慶理裝陸行葉推府請飲

送改齋王先生謫丞三河驛二首

送司訓兄顏之任英德

金簡公遺集

十五

壽族叔祖時瑄半山翁六十

壽叔祖雲谷翁六十

改延平學路門成示諸生

別延平士民

去延平途次三首

壬午冬十月九日余北

覬自安仁取道宿

此讀石州三厓之作因用其韻

和羅台州惟升金山韻予先渡江不及相從

夜發五羊

得家君書述懷

即事

次德慶州

官舍左右隙地治爲小圃取菜數種雜時之

日月幾何已自有花蓋取諸老圃之成者詩示僮僕俾知功之自

崇政書院後松竹間有梅一枝盛開三司諸公枉過見之因舉莊渠故事擬移席酌其下再用前韻荅張合溪胡南津二寅長

飲廬井

范太史以論乳婢事再徙化州而卒墓又失所在近有馮箕託言者得諸南山寺之側有碣在焉墓皆瓦爲之羅東川樓州卽墓前爲祠屋三間

金簡公遺集

十六

夜過江門吊白沙先生時孫曉新故

陽江行臺雙榕甚茂吏卒蔭之有覆被之感陽江道中橋梁道路不治

電白行臺有柳一株予曾見鳳尾草似之從

者曰于地似枕柳一似葵花四時開其色白

十三日發覲江至恩平縣縣故爲堡成化間

陶公魯建議城之

哺至蓮塘予思謫丞此驛未至懷之

立春

謁萊公祠二首

飯龍門鋪胡南山先發三十里瞻望弗及終

然興思用壁上王巴上韻

東川詩屬行化後學是子之責也歲月無成
厲用薰心諸生中孰能慰予者乎

石城行臺卽事

題仁化錦石巖

遊高座寺

遊天界寺

和碧溪兄贈西塘伯

和碧溪贈魏兄弟

壽郭翁蘭谷六十

壽鄧母尹氏六十

題思齋卷

辰發都城澍雨如注至江寧鎮天忽開霽視
峇未才正刻一飯而行夜宿采石驛次簡中

秦簡公遺集目錄

七

丞一溪韻

宿太平行臺用前韻

迎養歸爲錢侍御贈

贈鍾石費先生

北郊齋居外守備以冰帖至少選鍾石少宰

以詩至未敢和者以未見冰也及晡而泉翁

詩又至矣是夜雲收月滿公館如洗咀嚼清

句齒牙間隱隱風生何必冰哉因次韻一首

大行人齊君譽奉

命詔誥南京諸郡乃翁

見峰先生以十一月六十壽公事適竣將便

道稱慶予筮仕忝前官五年有事蜀藩始

一過家時先君年亦六十事頗相類然予不

早自樹立以圖顯揚詩美齊君以

齊雲山二首

蕭母羅氏壽七十弟籍以內姻請詩壽之

壽族兄方塘先生六十

七言排律

贈族兄嘉禎之官有序

六言律詩

早發豐都遣興

七言絕句

九月六日會子重年兄有懷在北諸友

秦簡公遺集目錄

六

吊賈生

赴福州途次

歐陽恭簡公文集目錄終

記

因成堂記

願治堂左屋三間始爲儲書房後以延賓致壁記成
化己亥三原王公恕以其部尚書兼左副都御史來
撫南畿始定治會同館明年撤廢便民倉作公廨是
屋高丈有二尺柱多半續之蓋又取諸廢材之餘者
歲久蠹蝕中科類蜂房叩之逢逢有聲塗而加堅以
相蒙每大風隱隱動搖予虞其折也議改作湏金二
百兩未及舉是歲七月江寧知縣楊京取茂恩寺木

恭簡遺集卷之二

石脩板橋公館考圖尚餘方丈五間官止收值二十
金京白以改賓館其稱且省異日費乃檄府出贖金
如數償買者檄縣移致諸館鳩諸匠計日給直預募
乞兒十數人受傭亭老監之胥徒以事至者訟而聽
理者人役一日不能役者出錢二十而授代傭者縣
日籍名于冊以八月戊午撤屋拓基越四日建仍爲
屋五間凡役工四百八十有二費金四十二兩而內
外左右廂若墻垣脩築費亦在焉既成左右二間楹
之爲書房中三間爲堂顏曰因成堂客過而落之曰
因寺成而遂以名者邪曰然曰費矣不可謂因曰

如其致能無作邪作之如是而已邪曰縣不役一夫
善矣而不免于倩役且得無瑣瑣者邪曰吾哀兩縣
民若轅駒苟可以息而已錢二十不足病一夫而十
數無依子兩月得衣食于我我其姑息人也客慨然
謝曰吾戲子耳夫爲後慮者而後可語惜費恤小勞
者而後可語惠衆神實鑒于吾敢肆辭言喪本心邪
雖然子於賦役多所更定將無與斯堂異邪曰亦因
之而已夫官民田之非舊也久矣圖籍界石無足徵
焉輕田翻輸金花本色派及重則蓋至于今極矣故
議則重者以金花折除之使與輕等則輕者以耗米

金簡遺集卷之二

二

加乘之使與重均周文襄公據田而行法今則因法
以補田本折兼納亦較兩豐而調停之文襄無定法
法自文襄出也魯男子學柳下惠正惟其不可耳從
糧起耗重者愈重有不待知者而知華亭三鄉誠差
異然蘇郡八州縣不知三鄉若者凡幾當時亦固區
別物之不齊要在利害不甚絕耳抑田耗不自三原
公平顧公士庶嘗論之諱名而亂其平厚矣然不免
於譏罵如以天下之度度之恐不如是也
高皇帝以應天鎮江太平寧國廣德當興王之勳
頻年供億特詔免民田租百餘年後王公乃爲勸

宋今得無比於紊亂者邪予嘗因士夫言欲將松之東鄉常之灘漲田另議科以問二府民咸疾首曰法已便不願再改吾將焉從哉曰計畝均輸如舊則何曰均輸者均耗也非均則也大冊宜一也而縣與府府與後湖又焉取定則哉然有司猶得法制之以究黃冊之總在實徵冊耳計畝均輸所以制之也不然如高淳縣虛懸八千石安從而發其弊乎他日書簿任意高下莫有問者以徵法格之輒詫曰干版籍此人之雄適已私翼書弄而為奸者非至明者孰其始之曰徭役通十年編之安所因乎曰徭無定期無

泰簡遺集卷之三

三

屬固有三年五年一編者以為衆輕易衆十年不食輕乎況丁田總其凡可無脫漏優免歸其戶可無假借力差輸甲歲與銀差抵編可無拘審銀自伍兩至得附納可無守候而謂妨人生理其然邪扛解不出解戶軍解不限圖里與衆公之也糧長輪僉斗級歲更以年息之也凡此或脩行前政或采用人言又得賢士大夫贊其決良有司輔其不及富室良民捫心聽從以至今日嗚呼不因不成獨斯堂也乎哉客去因記其語于壁嗚呼稱便者母德我惟諸人之教不使者無罪諸人惟予不意因抑守敢妨賢者路其靈

泰和縣補虎查隱記

泰和縣補虎查隱記

語云興事孰與省事此言煩擾病民也然河海潤下載自疏鑿非泥而弗甃厥亦弗食是故省事莫如除病病除則利興夫然後能與民相安 國家以六事察守今而賦役病民為急吾邑若尤有甚焉者嘉靖壬辰令缺攝承者奉新條均糧班役將以利民也而人情營營豈惟曰慮始之難踰年冊成陳侯梅甫至愬者殆千百數侯稽冊籍乘其出入蓋失額者幾五千石嘆曰均糧乃至是耶師虞父之得最要者六一

泰簡遺集卷之四

四

曰無撒之弊二曰虛懸之弊三曰交徵之弊四曰指餘之弊五曰私補之弊六曰影射之弊始於里書而權於總算乃集十九人者面詰其故論以法比寬假變策而與之期此十九人者諺所謂縣總者也皆寒心首服于是勾其私識以案官籍使亭老監之各歸其虛凡百五十日而冊具慮其或謬也歲閏二月致邑人而質焉案伍檢考咸謂言曰厲在總然歲月遠不欲浚求則取諸新舉而易者補之亦惟其自占不取盈焉凡得欺隱米以官計者一千一百二十五石有奇以民計者三千七百五十石有奇得補虛米以

民計者六十五石有奇以稅計者二石有奇史陳
隸之請改書轉報侯念非公直有籍人監之又將
私兆獎訪於衆以屬義民郭元暢竟事無愆乃告
於撫按潘臬若府咸嘉其勞績評目其休侯處去
無證遠而獎生撮其凡目名曰補虛查隱冊付
與戶符相表裏於是山谷之民不至邑而周知其
據實徵輸免於浮噬豈非仁人之利哉或言總認
則是稱地則僉余曰譬諸盜諸所盜物具在王名
必皆是要非誣諸分物而克者或又言宜隨戶而
曰此由不得其戶者侯姑數而責之亦將有待也

金匱遺集卷之五

五

乎茲事也縣大夫昔屢有問者而竟無成甚矣積
之難除也余不與公家事邇家人執里役能言其
而鄉族昔不便今稱使者固非反覆亂常之民既
謝侯亦輩後之君子終厥美焉

南京兵部武庫司題名記

國家首建南都設官分職稽制于周大司馬爲兵部
其屬爲武選爲車駕爲職方爲武庫屬之吏爲郎中
爲員外郎爲主事後遷都北官不必備而署分維舊
無改作然俱無題名積自五十餘祀于茲諸嘗宅事
者漫不能舉其姓予自虞部得告改而來始謀蒐輯

與四明黃誠甫氏檢簿書得爲庫部自趙君而下可
考者如干人書諸石夫古之君子邇近燕味登眺履
歷類有志豈以夸示久遠其所繫者深矣正名序位
僉謀聯書與有平邦國之責者而顧可易乎繇今
昔有敦尚之槩共和之懿守法之公釐正之規其爲
誰氏也知之有弗思之者乎思則懋懋則至是故名
之不可以已也惡不可犯有弗免焉不可廢也亦鑒
之而已矣寬德之裕也嚴德之制也庶德之固也公
德之本也其流之病爲縱爲戾爲矯亢爲恣睢不情
蓋其幾也而弗自知是故君子友之爲貴友也者以

金匱遺集卷之六

六

成其德也而僚貳所共事者政也不能無是非利害
相與可否以協于極行之曰法被之曰澤而述之曰
名其要以歸于德焉爾仕於是乎有友道焉豈曰簿
書期會如是而已矣今茲所列代序不相及而公
論之存何如也予之跋復不自知掩抑重茲
石差雖然有畏心焉昭避見戒尚賴同志輔翼有成
來者不辱予庶幾一續書之

延平改隄山川增記

郡城陰山而陽溪溪之湄不能以尋府治內瞰東西
市亦復湫隘是故壇山川于溪南界西而位弗盡制

是使然正德己卯秋仲月予上之三日謁壇下顧
瞻疑之弗遑問後一月雨爰脩禱事溪暴泛迷厥常
道曳舟泝數里始亂流又下數里乃濟從者半弗及
諸在事殊惴惴如失夫事神在敬敬故一懼則無所
於主用弗格予是惕焉申誓之又明日當往則士民
交言必無犯險否則就廟爲位昔固有然予亦見水
勢洶洶然壇不可以屋祀古有積薪禺中而誓者涉
之不怕又敢自託而苟止乎竟往終事而雨止自是
議者必欲改作予曰卽改作如勞費何皆言民苟利
之其又何愛曰然未有患然而勤先之不可于時郡

金匱集卷之七

七

火之後前守九江廖君維翰作廳廡吏辟甫完而
憂去在典若申明旌善亭稅課司若醫學若舖皆未
及修復衆又以爲言遲回久之後因理案牘得沒官
之地徵其租入會查革濫祠之議行有成守焉因移
置之而以租入共其屋直于是亭與司與學與舖皆
復其舊乃謀改山川增周視城外而虎山之下射圃
之左其地特宜且諗爲舊學基屬之官者因俾醫學
正科吳觀瀾督匠石氏弗燕出疾實陷夷確逾月畢
工凡爲垣若干丈爲齋舍若干楹民咸曰宜夫營繕
有司之所畏也良以財力必出自民予冒爾爲之

民不以爲病而顧宜之蓋亦適事之會耳地取諸官
不必市力取諸囚徒不干民百需出濬祠不必歛不
寧是他若祭器學路學舍三祠三書院之作亦豈敢
以累民此延士民所知而山川鬼神寔鑒臨之夫以
適事之會雖犯有司所畏而得從容以畢工不可謂
非幸也故特述之不然予豈能無畏乎

新鑿瀧路記

桐栢水入溱逕臨武縣西是爲武溪溪東南流與黃
冷水合入藍豪山崖崕峻咀交柯雲蔚懸湍自中瀉
迴注噴薄是爲瀧水皆崇樂昌西界漢太守周昕疏

金匱集卷之八

八

鑿之始通舟楫然東西絕不可駐足無他道可避
迴舟行飛沫中稍失尺寸卽顛覆如敗葉過者往往
恨世無復若周侯者潁山符君宜臣初判韶知民間
苦瀧水爲沴瀧水次之而路尤衝嘗請治瀧未竟事
遷去又十年來守卒棧魚臺如志於是士民復以六
瀧請者會田方伯某亦至自樂昌言之色動且曰太
守棧瀧峽甚善奈何舍瀧遺士民憂君辭不敢退而
以問樂之耆老若士咸無謂可者曰此殆未之熟慮
耳路將軍時豈不可爲瀧舡孔源驛置詎知後悔領
尤便耶吾不能自爲之黃善者治瀧效可再使之因

有而米告之曰吾欲開路六龍上升從瀧則人從陸
無幾有完理善諾而往數日報曰可爲也與之百金
蓋兩月而六龍平君視之曰可矣而未盡也若自樂
邑城西開道底於羅渡則八十里之險皆平地矣乃
選鄉民習知山逕可與知利病者得二人焉曰鄧富
春曰李隆各擇數人副之授以意往邑士人亦感動
相與訪究卒得要領具圖帖而來君覆度之可乃發
開役募匠石鋤土山鑿石山梁豁谷廣曷徑路窮則
泝水兩岍互行蓋自縣城西由北岍至大延上五十
里爲期門渡而北由期門三十里爲許灘渡而南

余簡齋集卷之九

九

皆官設于是行者相屬于道又慮夫孽伏其間請于
督府御史大夫蔡公經巡按御史姚君虞得卽大廷
改建高勝巡司以時譏之可無後悔矣樂令蘇瀾氏
以三嘗視學過其邑而樂人賂堯知舊知名鄧子魯
時爲諸生因之告成夫有司之職在興民利而除其
害因天任地廣哉不費矣鑿渠汙泓築圩累堰則猶
與民勞之也鑿瀧棧峽去農事遠然橋梁道路莫非
王政貿遷有無化居亦樂人之賴也而況及于四方
乎路將軍挾南粵門戶微周府君則猶閉之也六龍
底治水陸並行彼其視粵直東西出入間耳雖然仁

不足與愛知不足與謀公不足與受明不足與斷蓋
亦難乎其成矣嗚呼獨治瀧爲然哉

雲龍橋記

瑞金縣東水出長汀新樂山者曰貢水出陳石岩龍
池者曰綿水夾流而下逕南門青雲坊合流統城如
環縣治在其北市民多居南潯水潦猝至卽限隔咫
尺千里況國家簡命大臣開督府于虔東制汀漳
潮惠四郡吏民有事府下者必道瑞金故瑞金雖非
赤縣而閩廣視若門戶然二水利病蓋與邑人共之
縣故有浮舟歲久腐敗王君武至改作之時亦用潯

余簡齋集卷之十一

十一

然不可常蓋瀑泛則舟不可聯以舸渡往往有濡滯
沉溺之患涸則并棄之已王子乃因衆志得請建石
橋屬善民主募瑞人各以其意出錢若穀不預制凡
得金以兩計者一千四百有奇稍以石計者一千六
百有奇以庚子八月肇工請名于臺南李公公曰人
心樂從茲亦惟令賢橋界青雲坊而跨龍池我占之
其竟以兆人文乎其名橋曰雲龍橋垂成王子遷去
明年春橋圯公察其有姦狀檄縣究竟作過者以笑
新令典史顧惠後相地得諸井頭其灘石可以爲基
且去舊橋僅八十餘步於移置便諸作過人利於

從事規制稍加而苟且如故趙子勲至公命勉圖
休畢敬承不敢忽忘躬往相度得弊端者三曰近石
碑而不堅甃之多罅中復實以浮沙故水急則穿罅
而沙潰碎石無依附則零而下墜圯固宜今必取成
式參伍之使人之旁郡圖畫以來召匠氏質其宿罪
而指視所從曰必石大而堅必墩厚而密甃之若削
之若甃一切沙石無蠹其中凡五月而橋成長三
十丈濶三丈有二尺高二丈六尺為墩者九為門者
六隄南北岸縱橫其石加木焉藩臬郡縣凡政令期
不若門戶坦然予以指揮閩廣不出尊俎間
余簡齋集卷之十一
而其以及于行旅者特其餘焉耳春秋之法用民力
必書多事勤民罪也隱忍以致其敝猶之乎弗恤也
世蓋有緣興作為姦利者上下遂至相疑善避者得
善譽任責者負重謗無亦未度於事而薄于人邪是
役也臺南公曰毋廢前功則錄及手鈇矣薛監司戒
無欲速要之于後者也趙子壹心殫力以忠誠效上
因舊致新有尤於前今大道為公丘壑間何幸一聞
之乃山川之靈神司其秘至人通神言足為識况政
令漸漬與時相成公今龍驤歸朝佐
天子霖雨天下瑞之人不有滄然若雲蒸者乎噫柱

可題趙子故善書者

著節堂記

始大叅楊公朝川奉

累朝賜勅藏諸東壁樓已既以未便瞻誦謀登詞
于石別樹之未及緒而卒正德丁丑家孫禮臣直樓
之止作堂堂成刻石如公志于前楹扁曰永恩泣謂
其子曰茲非予能先公之卒也母寔命之凡二十四
稔始克訖工孺子亦知予之悲乎予生四年母之二
十二年也而府君卒又數月爾叔多喙生又逾年死
當其時匪母矢志予曷特為命而立煥乎藏者其誰

余簡齋集卷之十一

三

世守之是使吾家不孤國恩者母也故堂後扁曰
著節吁君親之有大造于我楊氏也可不敬與其子
紹紘綬謹識之日過以告請所以承先生志者夫恩
出於上德光為寵浮德為倖怙而恣睢斯之為罪節
由苦而立者也非恩則冀雖然知節而恩存矣存乃
能永天下之道一也女貞婦順臣忠民義生不必懦
死不必烈楊之先代有賢者若忠襄文節文貞節惠
徵實義大而著抑亦從一而終者歟故曰地道也專
道也臣道也母盛年寘居操履貞純而一脉之遺以
延今休固天所以祚楊氏也然吾聞母曾大父泊菴

梁公以碩學清德膺翰林中遭變故不易其守貞而順其教固然與郡侯張公淳邑侯楊公南金嘗言于朝請旌母節竟以年格嗚呼君恩如天也奚于物擇苟有以承之雖百世可也夫惟知道之非二而其分之殊時之變誠以自成充以立世於戲著節獨爲一人一世教哉語聞禮臣曰可以訓矣子其爲我記之於是乎書

清忠祠記

羅子質夫由大理正出守袁州基年袁治當道上其才移贛州贛古虔州也部多嚴邑襲稱難治羅子始

金簡遺集卷三

三

至考嘗爲州者得如千人曰皆賢者也度法用時非嚴不可昔在趙清獻公寔用是理吾曷敢苛又曰俗故尚氣誼激則節導則利文忠烈公其鄉人又嘗守茲土者吾因循利導之不邇且易哉已而贛亦治羅子乃卽府治外祠改祠二公同堂以昭事異位以序代節謚于門曰清忠寓書屬鐸訂其事謹按宋史清獻公名朴字閔道衢之西安人進士及第歷右司諫以論罷陳升之來忠烈公名天祥字宋瑞又字履善吉之吉水人進士第一歷臺監擢直學士院致仕再起湖廣提刑改而來嘉祐間宋室方隆天下無事

更得自爲治德佑江上之報急矣勤王方殷何有於鄉然發郡中豪傑結溪洞變無不響應此非素得民心者能之乎不言績有大者焉史言清獻清脩而文山豪侈要歸于弗污可也奉兩辱王崎嶇嶺海竟死燕京以成其仁易地而清獻有不能乎蓋天下之事本於心無慾乃淡無私乃勇位而應者及則渝名而立者死則震夫誠有主則何險易死生久近之擇邪清獻自政府之成都無幾微見顏色事不避難其必不受於一死也文山屢經斥罷年三十七援例致其重爵祿且不足縻其不甘心于利爲也決矣是故趙

金簡遺集卷三

古

之清非其無忠也文之忠非其弗清也君子居常則謹其職臨變則著其節清者節之順忠者職之盡時殊而道一也名祠固積之哉適羅子有南昌之命其士民固所以識忠者鐸曰觀斯祠亦足以見羅子之有本矣故爲撮述其事刻諸祠中以告來者

淮海祠配享記

淮海揚州也其屬高郵秦先生少潛生焉因以自號先生生無蹤跡于常常于今系之者則曰子湛始湛判常留家武進遷葬先生于無錫之璨山其子南翁隱從家焉無錫於是乎有秦氏正德丁丑善智寺毀

裔孫都事銳舉人泮謀諸父兄入直于官因故材葺宇以祀先生淮海于是乎始有祠嘉靖丙申鳳山公金解兵書機務歸謁祠下愴然若失族人恐而問故公曰予而處者樂乎食而侍之者樂乎而況於祖父之情哉吾家先世有祀學宮者五矣以致其降於廟親之矣而有時遷山祖志及我子孫之私必也配享乎無論隱顯母以私教惟其明徵衆議也拙翁物初脩敬翁旭早牧翁霖中齋翁藥名實俱應又皆有遺集可考乃諷書奉四主入祠以世次列諸左右兩房子孫又合白金五十兩買常稔田二十畝有奇歲收

金簡遺集卷二

五

其租供祭而以其羨備脩葺費蓋至是祠之事始備予行部至無錫得抱拙脩敬早牧詩集中齋五峰遺稿讀之清麗閒逸有乃祖風曰嗟乎麟之角鳳之毛固有自傳與同堂共食精靈萃止名祖慈孫是昭是承而粥粥以將事無敢弗敬衍衍以燕無敢弗睦其於幽明死生豈不兩得哉若鳳山公以舊德豐功受知

明天子祖父皆階一品無豐于昵而急惟本本之麗又推以達其族俾先世賢德咸與享之斯心也蓋上而乎淮海而下以告來世於歲仁矣哉公不鄙予屬

其事予不文奚足以張之乃公之約曰祭田粥者次以不孝論世德之家宜無是雖然訓則宜然予有事地方者請書之以備本祠公案

義渡記

南城東北行二十里地曰高阜曾氏世居之其南爲通福津汀邵之水出焉邑民往來與行旅之閩者厥爲孔道其水深廣不可揭率臨江僦舟或苦無資且稽事宋季曾旺氏買舟以濟衆津西濬爲屋數椽募操舟者舍之而給其須與舟之歲費蓋田以畝計者十有六地以畝計者一山以段計者二行百餘祀矣

金簡遺集卷二

六

某世孫用衡聚族謀曰產給裕矣而籍舟子戶將無利而奪之者乎今宜繫事於姓世乃有徵僉曰然乃易戶曰曾義舟云金溪王君世珍隣邑人也義之語其事頗詳意有此津以來亦必有義舉以濟者而今皆湮沒無聞其殆資之者淺乎君子不言利而行義者恒由之政無費而惠不能無費則公私大小之別也夫空言豈以濟人乎哉是故利者義之資也君子無志而惠無財又悼乎施之不遠也然古有義田義塾者豈以脩目前而已而今皆安存耶是故君子世如衡其非賢乎哉度澤流演世有高阜與此津

相悠久也不亦宜乎

慕萱堂記

康公肅菴質直敦敏隱居無所用其材則以試於治生而罷孺人復以儉勤於內積有年家大用裕乃相謀治居室市材庀工皆取其良既完可居矣而罷孺人不卒養公以食指繁不欲自勞乃析諸子以家季子熙寔受所治室與余故姻表又與家兄有兒女好因以書來告之故且曰熙不忍居而又不能去不可使吾後人不知覆瓿之恩也因名其堂曰慕萱吾子亦知某之悲也乎余亦幼失恃若嘗思所以為報而

恭簡公遺集卷之一

十七

未之能也雖然君子則嘗教之已記曰毋後而杯棬不能飲口澤存焉爾夫杯棬止一物而已豈為是足以盡其思抑猶曰有取之存者才德忘也彼其不聞不見者又能已乎是故消陽之思同氣之敦自其親而愛者推之也不殺不時不行不義以就後而推之耶孝子事親以心不辱其身思莫大焉今夫崇酒肴布帛以受吊飯僧集黃冠以滋冥福世率為勝不如是曰薄曰異是或一道而余未之思也君將以為然乎且君以為堂父母之所成也父享有年得左右就養而母氏杳不可即故特以萱言非固有所偏重君

之所以示後人者豈盡於堂者耶人之熱也而日無功湯之寒也而風無功受惠於人者錙銖為重而責報所嘗施者千百歟已時飄雨顛風得無暴露逸居聚族以長子孫往往以為當其不思亦甚矣是故孝子以身為教以物為外是以其子孫習而安之雖欲不念其先豈可得乎余與君家世以忠厚為訓即其名堂而其大意可見矣故既備述所聞而并系之

辭曰

有棟於上 有宇於下 亦旁有繇 以成厥廈 昔我父母 式交相愛 百年偕老 云胡不待

恭簡公遺集卷之一

十八

毋不待兮 我心如熏 枕塊無寐 如或有聞 植波援草 永言忘憂 憂曷其忘 乃以春秋 天之高矣 地之厚矣 百身莫贖 終焉已矣 與覆履標 無旁以風 思之引之 錫類惟公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三

記

宸翰樓記

御史曾孔化語臣曰邦人服行何大夫之教令于今三年矣人得分願見諸歌頌稽諸官評是爲內盡其心外盡物情乃其本源深遠矣昔魏慕狄兼謨之忠諫君子推本於鄭公梁公我子弟戴德而忘所從非一二父兄之責與何大夫謂臣其高也臣曰御史言是願得其詳爲邦人道之御史復語臣曰是其曾祖父何源洪武丙午由胄子簡授奉祠從

余簡遺集卷之三

成祖之國夙夜小心恪共乃職事神則歆治人則均雅當

聖心特書忠恕二字賜之奉祠老致其事奉以歸闔中天章昭臨屬乎巫山劍閣之間其家實爲訓罔敢怠忘廣以忱恂明以溫謹皆成令器無惡于鄉德厚者流光肆大夫起家進士爲御史爲尚書郎皆有官譽

聖天子將嘉惠四方而我邦人首蒙忠恕之澤其非幸與其非幸與茲戲國有老臣人有仕族家有慈孫民有父母相與嘉嘆入之退而考古昔人臣蒙

天褒語者有之類出代言之手有若飛白盈尺草書經史華矣而非顯賜秘閣新額博學飛白顯賜矣而無用爲訓儒行中庸孝經西銘訓之矣而不可爲要大哉夫子之道自堯舜禹湯文武周公以來未有其盛者也而蔽于一貫一貫者忠恕而已矣古今聖賢之訓有要於是者邪求其所以爲忠恕者已所不欲勿施於人又何其近而易也

成祖躬行是道以致咸和之治而臣源得於觀化宜有非夫人所能喻者其高自家得師不肅而成推其所爲以身視民以情聽獄以誠敷政以禮遇士大夫

余簡遺集卷之三

二

人莫不歸德焉非所謂在邦無怨者邪臣惟日月之明雨露之潤非物自絕罔不是承而卿雲之覆甘露之凝豈若是其靳邪澤泛則蒙恩過則狎亦何以別殊哉

成祖聖神奉若天道而何氏獨蒙殊寵臣奚足以贊之抑有願焉知德者能敬知恩者思報能敬則可久思報則無倦忠恕詎非何氏帶礪之誡哉

惠州府儒學重修記

癸未冬十月予承乏至廣逾月御史涂君寅之按嶺復道會成語予惠學止此教授羅鑾等率諸生以

告爰檄蘇守輔出官帑四百五十金治之執事者其
省乃成明年蘇憂去同知莫相通判堯瑄攝事嘗一
助力又明年乙酉春予巡視至惠詢學本末士耳目
所及者弘治間僉事王君相率徐守疇新廟制兩廡
若門正德間呂守大川建尊經閣作觀德亭樂舞射
器乃備梅守吉陳守祥嗣易櫺星門用石市民地拓
之以正儒學門屬連歲多風地卑濕甚閣及齋舍歌
傾剝落日有損者又門雖正而道出東廡後石薄宮
廨閣陋弗容閣錯諸屋間如入幽谷至是衆議改作
之高明廣遠具底于法予覆職之良是旣而撫府非

恭簡公遺集卷之二

三

人工久弗訖施僉憲聘之檄推官周樞專督之訓導
黃選又撤淫祠于文明亭之左建鄉賢祠最後顧守
遂至銳意經理以成事告蓋自始議越今茲凡四稔
無日遊之有司取辦于簿書期會而名生焉能者趨
矣無問公私緩急作者輒疑爲利而謗生焉畏者避
矣近年工曹議下停興作意蓋有指遂執以槩學校
則豈惟下之人爲然是故惠之學得不就廢者幸矣
如今日完予猶以爲邀也主議者識體從事者奉公
固宜不詔于後雖然夫亦以爲政之大要職之所宜
而求自盡其心焉耳諸生是爲悅乎哉由乎人者愛

而莫助由乎已者斯亦可以觀矣夫路委則疑其累
則伏材散則朽法賸則亂學爲是弊也故治之其於
人也有以異與道分而二故品分而三道者品之的
也君子知學弗可已也而莫先於擇道非以違乎人
也吾生之理本無不直聖人之言有不如地者乎故
曰王路曰王道言達于天下可行也自其端與學者
離典以求神詭論而叛聖卒之詭秘險巖如委巷不
徑不能以二人由者哀哉蓋亦反其生矣好惡本乎
心直斯由焉萌曰幾者曰動幾省不欺動慎有恒是
故存之必可言也行之必可稽也謂之德基不亦高

恭簡公遺集卷之二

四

明矣乎以其達之之謂材無不廣矣以其用之之謂
法無不遠矣斯爲道德之士哉彼徒以功名者陋也
而況于富貴者乎惠俗朴茂予嘗以爲率而之道也
易教亦多術茲蓋近取譬者抑其俗之未遠耳豪傑
者興其尚有以慰予是役也太守又曰鄉之老潘廷
璽鍾璠葉季芳吳從周寔敦匠事物無碑名斯亦所
謂朴茂者邪書之以勸凡民

藤縣興學記

學校王政之首也自昔立國者視爲命脉與社稷等
民川辟於康阜繼序不忘日加以盛矣世久尚大費

修不支趨者以爲急學猶是彌文也上下苟止莫恤其敝師儒存者名而已耳目所及辟請讓飭治振起雖極弘麗而群居爲悅弗迪于帝初雖謂之無學也亦可故君子重興學廢然後有興如仆而植如滅而息績其功繫創始者等而可少乎哉藤在廣右爲上邑千位署城南百武有廟學于秋官以道得民有教諭訓導諸生歲貢鄉選者常不乏人如是學固未嘗廢也其邑之學士大夫乃曰自我孫公教菴始興興者有其廢之者也泉閣於蒙牆崩於隙棟撓榱折是用行惻而又何及哉是故壞未極而有其形謂

之廢可也績未成而有其幾謂之興可也考藤有學自洪武甲寅歷嘉靖乙酉凡百四十餘祀日趨于壞也固宜而教菴適至然猶慕職也皇皇然以爲已責惴惴然民之病之也募工於傭取材於淫祠以丙戌三月始事殿廷門廡若齋舍饌堂次第維新以其餘力于學東作南麓書院講堂學舍咸備前開重門門之左爲育賢坊于是藤之學遂甲於他邑教菴公事間輒至書院親爲諸生講解考業肄習俱有定法藤之士益知趨向駸駸乎齒于中州矣如是謂之興學不亦可乎然予以爲以事教者文也有司之責也可

龍也以身教者道也君子之事也不可能也教菴山進士宰浦城民稱其惠召還給事南京屢建大議時稱其直參議廣藩轉副使兵備嶺南廣之人士于今稱其公仁無間以讒逮至京下詔獄賴天子明聖左遷藤縣幕平生剛大之氣庶靜之節練達之識乃固非學罔不爲教諸生何幸而得師哉昔安定之門人往往知稽古愛民滕士豈直以科目興于時而已哉教菴名懋字德夫浙之慈谿人述邦人之意以記來請者教諭謝宗孔訓導劉溫章海諸有方於學者列諸石之陰

重建鹽法衙門記

海南北鹽場二十有九二提舉司領之西海韶以入雄州南滿華慶以入桂林皆自廣達二省毗利病如喉咽然定海門外故置所以次商舟賃其引批驗之右職覆視乃行然督理無常課久或負弘治六年廷議於按察司置僉事一員錫之庫書始有專理後海淤不可舟十七年僉憲田君振之謀徙今之新基徐君朝文攝事卒成之前爲門中爲鹽法司東爲提舉分司西爲所語在劉內翰記中正德二年省僉事員事歸總司已而其地比於潮堂若門頽折幾廢

今上卽位之三年總督張公某請如弘治制事下吏
議屯田事簡可兼理乃請以屬臧君伯良君既拜
命不知某之不敏嘗下問焉某惟自昔作法山海有
古虞衡有職輕重有術禁法有時而利用致遠鹽爲
元厚齊漢唐魏所不能罷今兩廣軍費鉅矣百姓之
力不致重困則是賴也天下之政二寬也嚴也寬近
名嚴近功近名不可與上近功不可與下均之敝也
督理之職既革而復復自君始是事之端也其慎擇
術伯良喟然曰吾惡乎從夫利百物之所生弗可專
也然昔捐以與人無益於理細民或以役利吾乃聞

人參簡遺集卷三

七

曰權利之處多在山澤非豪民莫能通無亦是之問
若夫匹夫之力牢盆之餘朝夕之資非所及也無亦
坊其賊之者而已耳禁有當弛惡得而嚴權有當一
惡得而寬雖然室穴者逸而出防川者潰而傷與其
傷也無寧逸哉行之數月品式詳具獎源闕塞淳食
奇民無擅富羨而上職士守成以時入乃分司政所
由出也不宜終廢白于撫按卽舊基加築馬堂仍舊
貫補葺其壞縮費也屋三楹于堂後退食也曰居易
民所近也石故有池亭曰悠然曰聽潮節勞佚也後
爲倉三厦貨沒入者貯之謹出納也總之綽楔于門

曰國計正名稱一民志也又慮水或爲沴隄之巨石
凡若干步於是規制大備矣旣成鐫過之因諭於衆
曰事之成毀詎由人乎哉夫新基之徙善矣而以敝
終者何邪基汚多潦材樗易腐防虛善崩工甘不固
卑巽承之則甚矣猶夫地也今之砥背何如哉夫政
亦若是而已矣是故君子德以爲基思致其隆時以
達材思致其良禮以爲堤思致其堅法制以爲工思
致其慎伯良蓋有見乎此者 國計充裕政清多暇
退食可聽潮可吾尚能從伯良樂而賦之

後樂園記

人參簡遺集卷三

八

嶺以東爲惠潮其地錯山海民擅饒自庸亦時阻固
弗靖汀若嶺諸巖邑裔延牙互盜自中萃距會府近
旬日遠乃逾月動左事會積久民益困弘治間用守
臣議始以憲臣分部奉 璽書飭兵于長樂長樂惠
邑也而界於潮可東西顧然無常治正德丙寅始作
公署然不常蒞

今上卽位之明年西亭施君聘之膺 簡命來始爲
居守計時境內警甚或止無以家隨西亭不應遠適
知有固志兵日振明年民有寧宇西亭亦稍暇公若
左舊有隙地可二畝許民來趨事燔除叢蕪而相度

其甯馨方爲池而引鹿坑泉注之上爲石梁其南爲堂又左爲射圃圃有亭旣成西亭游而樂之曰庶幾不侈矣於予定有相焉夫茲水也來者如斯可以觀道矣止者如斯可以觀政矣其名池曰活水堂曰有木夫惟木則活矣可不務乎欽厥止政乃時平無亦若梁之攸濟武不可黷于射觀德焉以朝夕無忘茲亭雖然凡以息我爲者昔之日雖欲樂此如民病何今之日雖欲弗樂如民志何乃合而名之曰後樂園寓書於某告之故且曰子東巡與子樂之夫情不可以已也而恒病於自私樂在已者憂在民矣終以弗

金簡齋集卷三

九

樂憂在已者樂在民矣終以罔憂是故君子以已憂民不敢忘民而自樂西亭落茲土逾年殫心畢力底綏四境用能樂有此園也抑范文正公有言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夫憂未至其誰先之則固有伏焉者詩曰無已太康職思其憂夫是以能樂西亭舉禮部郎移病歸起策進士擢御史忤世落職歸又七年起爲今官君子知其有本也政以濟時德以宣武誠於茲有發焉其必不徒樂也已矣某不佞尚樂爲天下道之

齊壽堂記

濯溪羅子範建屋若干楹楊子與炳落之及陳而請曰姻家子廷敬候長者維尊翁壽母春秋高願見諸寢範入告不可踈於堂少選休徵翁步而出郭孺人隨至年皆八袞餘離立扶升問諸親歷歷無忘請受節則無節焉者奚僮女側東西侍不藉爲耳目用楊子欣然謂範濯溪之澤乎東溪之澤乎何作合若是其奇也子有茲堂將旦夕慈甘旨上問起居爲酒食以召鄉族姻戚歲時上壽宜名堂曰齊壽志子之幸範因族弟鰲來問名其可乎昔有是不否莫近侈否予蹶然此盛德事可常哉何問今昔洪範五福一曰壽

金簡齋集卷三

十

愛人者祝必先之夫婦之始固曰爲百年好況人子於親固極哉試觀而家翁兄弟七人如翁年者幾何一時姊姒如媼年者幾何又觀而族如翁如媼與偕老者幾何於鄉稍廣宜有之然亦未可屢數也翁待天厚哉間翁本祖孝義暢於和樂不辱繼芳而不振繼和之緒固天之所鑒與伯氏克家弗終事投艱於範乃範也材足強老人意茲堂之成定徵肯構得無重恩矣乎是故齊壽以志幸也又何侈焉範使使報曰賴天之祚與仁人之貺敢問所以壽親者奚若曰亦視諸堂耳棟兩而峙豈不隆然莊哉而必載之堅

礎其風雨曰其欲吾知安之也如斯而已乎曰杞之楹之而塗墜之而丹雘之無或弗備曰其欲吾知養之也如斯而已乎曰庸必遠席必正去其烏鼠而時加糞除焉曰其欲吾知敬之也如斯而已乎曰視諸子身此非予所能言亦非予所得知也範不復問其殆有得也耶

重修行慶堂記

五雲東下一舍許地曰郭埠嚴之族在焉其先南可徙自吾邑城西伯與其弟儼間相友愛築室以居毋而名其堂曰衍慶言念先德深矣後子孫日蕃各自

金簡遺集卷之二

十一

為室堂是為祠歲時報祀若人慶弔胥於祠會嘉靖壬午冬十一月盜起鄉井堂燬明年族之彥林密請于長者復燬舊議費所出宜無算口視力登之咸以為然凡籍金伍百兩有奇密重其後庀材鳩工閱六月堂成深若干丈廣若干丈前為門門之內為翼室工凡若干始堂之火也環左右居者亦焚蕩殆盡私計旁午且其費廣勞鉅損則弗稱而支疆於宗末益分矣乃嚴之子孫久而不去其族渙而能萃急於公義復百餘年既廢之規於日不暇給之時豈獨舉衆之為易易曰積善之家必有余慶慶莫大於和和則

通通則法法則又陳芳洲王文端二公記言伯兄弟孝敬友愛蓋慶之由來者遠矣子孫之衆財力之厚名位之尊顯此非可倖致者雖然不勝其私猶之為鴈也懿親有弗義克又何有於同姓者哉是故慶莫大於和父慈子孝之謂和兄義弟恭之謂和夫治婦順之謂和和則無間故曰通通則相視故曰法法則勿替故曰又又則故矣密余姻表兄也其為人多材而義此予所知者而嚴之族世尚忠厚鄉有公評焉於戲此堂之所為復者與

永思樓記

金簡遺集卷之二

十一

夫洗腆且慶白首而兒戲豈非人子至願哉數不干常猶獲自盡者幸也越在髫髻而失所顧覆甚哉嚴子之罹乎嚴子名密其母王余婦姑也夙漸節婦教聰明慈惠以嫁嚴君林亦卓犖稱其夫相從十餘年致家千金密生某年而母亡又某年嚴君亦亡鞠於舅氏既授室適復垣墉塗茨再立門戶日充乎其後矣勸之改作則曰此先人所以遺不肖孤者不啻指松猶懼其或阻也柰何易之嘉靖壬午盜起燬其室嚴子哭泣損食如禮乃市材鳩工作重屋數楹中識曰永思余聞之曰悲哉嚴子之思獨樓也乎哉夫思

有感有會自外入者物感乎情自中出者情會于物
泚頽於螻蚋不忍於鰥鯀初寧有所主邪父母之愛
根乎其心雨露而怵惕霜露而悽愴其猶外之也無
形亦見無不見也無聲亦聞無不聞也何必樓哉雖
然後之人因名繹義引緒而求其竟曰是奮乎孤者
也其勤若是而敢忘耶以能世世于明德將有以慰
嚴子之思吾觀諸天道物極則復復而善後罔弗善
故君子觀乎其際嚴子蓋始復者也記曰樓之野有
崇其宇維孝維基曷其有監前人粥粥後人俟俟永
思哉思作其祚

恭簡公遺集卷三

十三

重建望親樓記

崇德堂後故有望親樓族高叔祖乾翁所建也翁母
王孺人葬羊石渡之東潛僅隔一水故作樓望之王
文端公記其事始析產以屬少子印一中公公無子
以同產子三人後之其一則日休公諱時錫也樓且
三分之二乃他售公義形于色極力圖復既得議重
建樓而南向曰吾將左望羊石右望潞溪潞溪者公
生母謝孺人之藏在焉上紹祖思下寓私恩皆人情
所宜得方經始而病作度不可起呼伯子佐中子節
曰爾兄弟必能了此吾死何憾二子泣識之已而有

三年之喪者二節亦以庚寅病卒遺命屬其子丕免
喪卽從伯氏經營維良維堅維工維完建樓若干楹
如公志於戲歐陽氏自常溪來卽有崇德堂地我後
峰府君寔載其半三傳而子姓益繁隘不能容乃析
而四處非不能守勢有所不便也一中公固以愛子
授地厚然樓亦宜有專屬既遷沙溪雖近親不敢以
尺寸相假者義有所不忍也兢兢六十年以完付後
人顧不能不分吾惟明分數耳如其售則大義具在
此公之微意與惟人言則亦然日休公執紹述之志
秉宜蕪之義事機齟齬至勞費不惜期於必復者公

恭簡公遺集卷三

十四

所能也而未竟之緒繫於垂亡之命有以逆知其不
忍負者伯恭而確仲敏而果公固籌之熟矣雖然豈
其虞有庚寅之變乎世俗人情亦且側目視矣乃有
慈孫若丕者竟驅輔車之勢以鼎堂構之美詎非世
澤深厚神明酬酢而然與凡家之昌長觀其公幼觀
其順氣觀其昌力觀其協是故能有所取能有所不
取能有所不如能有所不吐於歲日休公有後矣可
以慰矣初訖工表弟王仁斯氏以門倩屬言落成鐸
惟成莫大乎是也謹識之曰哀至者驕多懼者救逸
無忘勞芬無自靡厥古曰維千百祀

篤慶堂記

廣陵士族稱王氏者必宗宣溪甘三泉邵公錄士于
郡學王子弟與者數人鐸從後識易溪仁符君其家
徙坡上于宣溪為亨派大父某父某善富不仕至吾
好學能文章思繼先烈竟無為先游者親老棄去家
叔格齋與其子連知君雖遵晦志猶未平忠孝大端
惟其力能非力所及而可意祝者亦勉為之所先世
舊宅在雙壽堂後地且隘稍闢而前仲子故他析異
日有以堂左地售者捐數百金成之曰兄弟無相遠
先君之意也肇工於嘉靖癸未秋七月明年七月訖

金蘭遺集卷之二

五

為堂若干楹翼堂為樓下為舍半岡李氏落之間公
馬對曰茲堂為先君作也敢比于孝雖然弗忍忘也
敬識曰孝思樓以居子姓使學焉四方士至者舍之
無亦惟忠之間敬識曰問忠半岡曰然然聞之崛起
世降參會于其言元元本本作者勞矣述者勤矣兆
于茲土請以篤慶名堂而樓為迎光其舍為易溪精
舍云格齋使余疏之曰半岡亦頌而禱者也慶福也
而曰德德即福也語本諸詩而義通乎下福莫大于
恩迎光者況也舍待士而不屬于士無亦曰修自君
失德有始終始之終之士也乎哉在昔先民憂若危

而落成者抑選刻不先而後乎以君之賢固非修
之資于思弗越時乃其訓天鑒孔明當有成君之志
者格齋曰近之于其序次之吾將告于易溪合二姓
之好亦將以徵福也

養心堂記

余行四方言心學者其人大抵皆有名位者也不然
則山林枯槁之士黃君燭因姪子蘭問養心嗜君富
而隱者而及是其真無累于物者耶其誠有志者耶
夫人之生也形以役心心以制物物資其形以寧其

金蘭遺集卷之三

六

還相為氣也而理乘以行必曰不見不亂致其虛
則老氏之私說耳夫聖賢者與民同慾豈其一切
屏之能勿溺焉耳矣勿溺者心忘雖謂之無慾也亦
可然不以是禁諸人酌乎同情而求其可亦寡之云
矣矣有所不費有所不勝有所不察有所不取惕于
石有物臨乎左右而量之而不敢盡以是公好惡觀
益虛齊物我一如終而何所爭而何所懼乎雖以希
聖賢可也雖然出入機亦微矣而烈于水火利害僅
僅間用其私始則較量之不已思勝之不已機械出
焉愈用愈勝愈勝愈鑿以為固然而莫之覺也於戲

世之所以多故歟君子非必其身之危也而常有懼心焉亦觀諸世而已非懼無以明分分明近禮是故可以與制矣非禮無以勝私私勝近仁是故可以與存矣存者存乎其制也養者養乎其有也滋穀于種培本于赤繫其鉅細遠近終必象之君先世善富久矣容非此心之爲耶叙金美珠之還孰與青州之粥然而論德責報後嗣同歸鬼神無神神自吾心耳以君之力足以居順興禮行仁樸斷而丹腹之耳錯于靈著焯于龜資信周其誠斯堂也吾且見其幷幪蠱蠱然壯矣蘭也亦尚有門閭之庇乎

孝義堂記

今祠堂蓋不得於廟而爲也者然於萃渙之道未失也歲時祭祀未盡合於禮然子弟知本原以別於嘯起贅附之家衣冠將事祭降有儀少長咸秩餼餘而退其於教敬睦之道未失也大都世近者病不在志世遠者病不在力由乎其志苟有倡之無不舉者矣衆有之而衆視之曰不必在我又焉取於多力哉萬安城北蕭氏祠堂燬者久之其族某惕然若身暴露而祖考乃首出力興復衆從之卒復其舊又以物不備于神慢于人不思爲祠田若干入祠爲祭需客

過其私而頌其堂曰孝義蓋予之也其姻家張君時濟謂予復祠堂者孝乎曰孝也亦義也入祭田者義乎曰義也亦孝也曰二之也者某聞諸命名者是云先生一貫之何謂也曰孝由心出者也無不同義由外制者也有同有不必同子以興祠爲常耶則宜有先某而舉者已以助祭爲常耶則奚爲某爲當割田于孫之事祖父非所與論施報之間而必有司之者心無有愛其祠而弗若其廬者乎將無有厚於自養而薄於俎豆者乎其於心何如也於歲有斯祠宜有斯堂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三

記

冠朝郭氏祭田記

夫田日所及有觸乎其中塗之人猶得以用其情代序浸積莫識其平生諸在親懿非誠長者不免於忽忘是故祭祀之禮以人道事鬼所以明親親而識遠也無視而見無聽而聞幽有所依明乃不悖是謂之人紀雖然時詘則用賈衆渙而多私一人孝敬不足以聯屬其族故祭必有所以爲之祭者古者士而上有圭田比諸恒產則公舉之久而弗廢今邑中大姓

余簡公遺集卷之三

一

類有祠堂祭則致衆於祠下無敢弗至祠與祭蓋相爲重余前聞冠朝郭氏作復古堂以祀其先特號閔觀意者祭必稱禮無若夫人之齟齬簡陋也後見卿托婚于維仁君問聞其畧至是義宰君元暢移書至始悉祭祀本末蓋其先惟冬至日祭始祖歲一舉事而已繼以爲弗備也議以立春日祭先祖忌日遷主祭于寢如伊川先生言通告于族人族之人咸欣然是之乃議捐貲助祭族之人復欣然捐貲而維善維仁占數倍焉凡得金若干兩乃議買田凡得常稔田若干畝歲祭者三而費不相等遂分田若干畝以共

春祭若干畝以共秋祭若干畝以共忌日祭有美則歸于祠堂無闌出無假借無逋無滯無嗇以取盈越及時而從事牲牷醴苾庶品潔齊神嗜飲食濯濯來臨祭畢餼餘尊卑式序樂而不狎成禮而退太常集賢之遺澤其尚有徵哉於戲祭之用大矣匪直以教敬亦以敦睦睦敦則敬隆是自生者達之也和氣充塞咸受其福以能保世滋大不然父兄私其利而不恭子弟任其氣而妄作遂至于異祠割祀蓋亦有之矣郭氏其庶幾免夫

王氏仲房歲祀記

余簡公遺集卷之三

二

南富王氏徙自廬陵之何山宗姓蕃衍世爲衣冠族此言仲房者識別也昔景瑜公居南塘有子三人次諱存禮又傳而二曰崇義曰崇和今二氏子孫不啻數百人鄉族猶仲稱之者重之也南塘故有族祠歲以清明中元節合伯叔後薦祀乃嘉靖癸巳三分之於是仲別爲祭而存禮公得顯祀其共事則南園富田富屯富鄉靜樂堂東陂千秋下山背凡爲族屬者八祭田租在信豐以石計者一百二十有三在邑里以石計者二十有六可以祭已又會任冠者二百二十一人人出一金凡得金以兩計者二十有二擇子

第十六人司其出納羨則以息又爲期約自五十而往壽者長子生者若婚者諸事可慶者皆量力出金凡以需來者也甲午春三月肇祀於南園還相共備祭之先齊戒陳器視殺視濯乃具饌質明爲位降神三獻飲福禮成而退遂飲尊卑小大衍衍如也無敢被酒以譁惟始事宜有紀後乃不忒諸舅氏以鐸仲自出也且嘗承乏禮官使內弟仁昕來謂昔者三氏議分子不謂然今得無不可於是耶曰予不習鄉曲事以爲不直則不悟詎知其以爲罪邪然亦非謂夫禮之不可易也誠有愛葛藟之誼焉今祖其所由分

金簡遺集卷之三

三

比於小宗矣雖非四代之制要於人情有近焉者敬之詞曰受祿於天宜稼於田我觀諸仲無弗兼矣無弗厚矣以是致多福而報資不亦可乎昔之祭者立之敬以詘進之敬以愉薦之敬以欲退如受命恍惚與神明交善矣饗乎未可必也夫亦以人情占之耳來者與跡往者與戚乃祖父視子孫寧有二乎有弗遂食爲之損矧曰其相凌忽哉君子輯於家而逮於族和氣蒸蒸時罔有怨生以之養食不必豐而未嘗不飽其於祭也獨何異乎是故惟孝子能養志知養志者然後能祭利財自封挾有爲厲必信其私而子

弟制其命又何有於祭哉名家德慶與教俱引其孝末有一於斯也故予言之無罪蓋曰永祀繁幾也舍此無以厚我舅氏

重脩蕭家陂記

蕭家陂地久矣中段田小旱輒枯稿佃戶受困而墾租或取盈焉余傷之先十年因蕭王論及許爲倡復彼時余田不過二三畝耳辛丑蒙

恩放歸明農始得倡議選謹敏治等充陂長憲司下縣督理旁議猶籍籍賴飭菴公張主更加商確得以鎮定裁省凡五月就緒幸矣計畝出銀受田出夫此

金簡遺集卷之三

四

天下通例也有不能盡行者何耶鄉人非主非佃而助以松樹可不謂義乎哉各項具載下方比後有考焉

蔗境尹先生祠記

蔗境者何尹公子厚自號也其取於蔗者何王文端公曰元亂公家雲亭別墅躬耕力學國家受命二十又一年始起署邑訓導晉上海教諭與脩永樂大典晉教授以老于時有子復道任南雄訓導其仲自道出後仲兄務尚官徽州太平同知自以始也中耳晚成若啖蔗然曰蔗境蓋幸辭也公何以有

也激江曾孫作之以祀公也始於此乎蓋前此矣激
江出後不得顧私親在太平刻木像公奉之時宜祠
矣而不祠者何以官卒也則其子宜成之而不祠者
何有子喪也爲已戚矣至其曾孫祺祥奮于孤以命
其子歆然則作祠者歆也而不曰歆者何父命不得
專也推而上雖其父猶不專焉不得專而以作與之
何大其有子也爲能畢先志矣尹有宗祠此其祠之
者何也專祠也致其尊也已矣致其親也已矣其尊
之親之者何于宗則厭乎尊于親則疑於諸父是故
專祠以祖事之而不敢祖以本生親之而不敢親所

以別嫌而明微也祠必于陂者何公生所春也是鄉
人之意也何言乎鄉人之意也公歸自松江置義田
給諸宗族若姻戚之貧者矣顧鄉人亟病水旱思永
濟之乃事築陂至重貲易民田以行水陂成鄉賴其
利號尹公陂陂以姓公祠其可以遠乎歲一祭禮也
必於三月三日者何本公始生也何以不於卒日忌
日孝子之思也不敢居與衆公之也古侑食必歌牛
德此惟及陂者何亦與衆公之也陂之成縣令洪氏
某曰吾事也而若任之吾請爲君歌歌曰陂有水
源流長灌漑爲沃兮其爾衆匪公兮孰主張利及

人令惠此一方宜廟食兮矢弗忘春秋祭祀祀兮公其
來享永錫爾類兮俾熾俾昌公時尚無恙而言廟食
者何是所謂鄉人之意也蓋祠之始也後之增歌者
何備三獻也或曰始生日祀以生事公也亦以神公
也歐陽子聞之慨然興懷於戲孰謂風俗不可以古
哉吾于刻木見人子之私恩矣越四世而祠建義之
不能已也如是夫施于所後寧有處其薄者乎祠蹟
其功祭日其生歌用其成通乎幽明之說矣歆之克
考族里之崇往此祠與此陂俱存可也

節壽堂記

節壽節而壽也堂在石洲之上余未一布武其知以
張君儒言劉之彥平其父重早孤鞠於母謝長娶于
郭生三子而卒時平方七年朴方五年用方一年郭
矢如姑志謝朝夕胥匡以生歲九月十有三日壽八
十郭於時亦年五十而平與其弟皆授室有子矣堂
是以名夫爲人後備物以養斯亦厚已然而無述焉
則不章不章則不仁甘糝洗腆其曰旣乃心其曰能
者有辭於世是故其上立身自致顯揚其次因言以
著知德者述之知本者訓之其有已乎將不有薄禮
而隆文飾善而近誣者哉然而無逆焉與者宜厚也

謝之能母平昆弟之能順其可稽者若茲予觀古
今人情亦大異不畏失節而畏餓死則無相遠一死
為烈君子幸之雖然無所寄思生為辱其以自全可
也門戶如綫宗祀攸存存不在命命自其身而可以
一決快哉是故謝之重有劉氏也功莫先焉由乎其
成猶之為烈也乃若重之變則可更矣積疑成困積
困成數強者弗終而子以孫其又不能一也乎哉是
以平之有兄弟鞠之者郭也而所以安之成之者誰
與雖謂謝以造劉可也夫豈一昔之期然與是月也
庭菊載芳春酒可泛茲亦可以觀矣月令歲華者
賦之

余簡公遺集卷三

七

雙美堂記

嚴庄之閒前雙江左崇嶺者梅檢里也襟江挾嶺翼
然北顧者天祿門也踰門達于陳高顯莊嚴而有容
者雙美堂也主人烏帽鶴綉稱順昌丞或稱平南少
尹而年最長者將君時出也烏帽束帶稱旌君者
弟時出也容有容堂與主人相揖讓顧其家曰

雙美哉堂是以名雙之為言偶也並也禮親屬記曰
男子先生為兄后生為弟則宜有序焉是故况之荒
之第之而未嘗偶也而未嘗並也其諸觀者榮與小
太遠近莫非恩澤乃出處之迹殊矣將由夫世所賢
者成之與仕而墨非所以貴也富而罔非所以安也
官不由是而興官比私權財致便子姪僅御不皆
不意即樂孺少衰亦瘡矣君兄弟雖少失怙恃能不
廢學伯出仲處各成其志于是拓其遺基鼎新堂構
冠服偉如別於齊民鄉隣相與嘆息孤子有若此不
孤哉又追慰其父母曰無恨早世吾且守延平順昌

余簡公遺集卷三

八

民猶能道時萬甫事蓋易直而能守者時選甫性剛
毅不屈而舉事必倣於義與兄相好如左右手晚而
愈篤得諸族叔某言蓋姻表往來所習見者夫以惠
之和不行於斷天也羊舌氏之興不獨叔向為烈乃
伯華亦是有過人者比見一二家某也兄欺其弟而
殺之業某也弟不諒兄之容也易之而求勝焉某也
兄弟不自持為人解構至厚亡始悟如君兄弟顧不
鮮哉是故成於二耦之可也協於一並之可也序固
不紊矣抑亦門祚方興天之所贊者邪某日者來過
雅坊充美問其家教曰無怙言無驕言無廢懿親無

短詩書之味皆至言也慎爾規敬爾隨雙美之漸其得不世美乎

奉萱堂記

蕭君某生幾年有失怙之戚母某矢志撫守授室有子矣田園歲入以共輕煖滫瀡不他假而具猶恐居弗安弗稱老人意作屋數楹中屋爲堂及考內外咸在誦言曰吾少也孤非母吾何以生而況有此土乎吾之爲斯屋也凡以奉吾母也其名曰奉萱又進其配論之曰爾歸不及其舅以爲恨相從養老母有年矣緊惟爾能婦其不以終事矣乎惟子婦無或違斯

金匱遺集卷三

九

善事祖姑則善事姑有不如是無上茲堂又呼其子甲之曰爾兄弟姪生祖母喜動眉睫曰未亡人有孫大能咲語喜之能就家塾學喜之蓋自是忘其身之居而將老也吾力能養爾惟致之無或不時無或備有不如是無上茲堂越唯命無敢碎語乃令其爲母壽母心樂之顧曰某來爾其勞乎對曰此非不肖之能也惟大孺人儉勤定造有家某仰承成緒無能爲情惟太孺人安居以受多祜無冒于風雨無惟於寒暑永錫難老長育子孫以延門祚毋咲頌之是子婦班進而前愉愉如也屬屬如也堂上下和

氣薰蒸居然忘憂於嗟萱哉又何爲索諸四葉六出之間邪吾雅聞蕭之長者言母性慈惠而忍嗜慾寡言咲有古烈婦節畫勤績組過夜分乃輟雖衰老猶然噫此敬姜所以無忘先業者也其享有斯堂也不厚哉

愧吾齋記

愧吾齋吾友林子志道家食時所自名者入官來猶揭以號若不能忘情于齋而將昕夕識之且媿之言慚也人情莫不欲勝實之不饒而曰我則聖智未有以爲慚者而林子何獨斯之取林子曰吾之揭斯

金匱遺集卷三

十

也以制義也義以發志志以幹事夫豈得而忘諸吾之始學也問學未洽文藻未振愧矣顧而奮焉得不墮試于有司弗偶愧矣顧而奮焉得不廢既而再進再屈而齒亦加長矣顧而求諸聖賢性命之說以及之于身然后知前之爲誕謾無實始赧然不自勝今者齒于下士又不能推吾道之用以效斯世子視吾心何如也予曰誠然則吾子之愧其將無已乎夫重逾百鈞不以責負者而行者日百里斯亦可休矣何則事固有止也道不在天下而在吾身至近而易也然天地萬物有不能一息而違吾何止乎哉昔之儒

者聞善言而汗流浹背見君子而驚嘆爲枉過者則猶有所事也至于聖而人道極矣然觀古之稱聖人者方皇皇然博濟則病君子之道則未能顧其心曷嘗自謂無愧而遂已乎蓋至於後之學者詭迹以求異鑿說以幾神離人以立教脫去講習討論以爲徑趨直造始有不勝其大而不知其重可愧也由吾子之言是能去乎外以卽乎內不惟其人而惟其吾蓋古聖賢所以用其愧者誠持之以無已則其愧也乃所以爲無愧者哉林子以爲然固請記之予不敢辭

强菴記

金簡公遺集卷之三

七

邑城東有菴一區相傳曾君民悅以四十年而成者蓋嘗語其子曰吾生積紀則經營一終而底法一章而定今其有今惟予克强其子曰若是其難乎曰先公之卒也梁恭人蹀蹀育鞠仲亂叔妃告纍然當戶旦夕徬徨念無以承先緒而覆被其身爰作茲菴非基弗立非輔弗强吾乃奉母以爲基無敢弗隆撫弟以爲輔無敢弗篤父之視諸內無其闕者而未有宗吾乃率族建祠先德斯存群志來同顧東西家世錯而莫居吾不敢怙力任數右賢而振其遺庶曰予我予我懋懋懋懋以月以年吾菴可居而吾老矣不然

伐石鳩材雖旬月可也又何言旣而叔弟汝誠爲捐俸輸粟卽家拜君王官君稽首受檄易冠服束帶北望稱謝有光自菴出溢于門楣照映城邑君子式焉者壽六十汝誠以告冢宰司馬司空與之詩宗伯史大夫翰林學士與之序菴之名遂聞於公卿間戲勤而獲晦而章固如是與余辱愛汝誠宜愛其尤爰蹟强之素以告成功雖然有其斬之亦或馮之有其畜之亦或隙之翼之戲之糞除之於今爲殷君强哉盖無息肩時也

肅菴記

金簡公遺集卷之三

七

歲九月念一日肅菴康翁七十壽家兄崇理與翁手子堯熙有兒女好圖所以慶者命鐸族子弟於康有姻連咸樂翁壽相與論祿命踵息者說夫翁豈是山乎氣與數乘有然者修者廢矣氣以盜谷有然者達者去矣夫肅翁之所以定命者也古之君子居而修容言而修辭交而修意訓而修文瞿瞿然不能少選以逸豈其好惡與人殊耶木之就矯者無不彊也器之就欹者無不覆也是故怠者廢無作其氣也躁者傷無定其守也安者偷無求以事也誣者賊無強以義也昔占國者于色占後者于言占其身者于視于

趾罔不維符夫肅而有不定命者乎與厥義天之降者可知也欽厥止人之與者可知也雖然古之君子之修之者非塗附而績襲敝於錦者爲也容恐情辭恐費意恐不篤文恐其不訓修之焉耳矣而其躬行之實無易于家人之昕夕見者夫然後肅夫是以能定命也鐸雖未獲操几杖從翁然昔與翁伯子堯典同筆研役又以通家故往來叔季之間知翁之爲肅自其身者無或飭焉其占曰維永年不啻今日其後之大也自今日以往記以徵之也

培齋記

余簡齋集卷三

三

弘治戊午某始爲時文學右軒公見而可之謂家君曰是子其與吾兒巍同研席相益後以業經異師然往來論說無間其冠也某從觀禮賓之言曰嵩華之椒倍於頂而木圍以尋則下入者亦如之夫巍之訓大也大必有本請字之曰崇本崇之哉繼游邑庠有俊稱屢舉於鄉不利而某亦以不善事自延平棄官來歸矣因得過從問舊學他日延鐸坐一室中左右圖史甚富室之楣扁曰培齋有頃指而謂某曰子知斯之取者乎先君以巍名子賓以崇本字子厥義惟明明不佞不克祇奉生三十七年而無成雖然未敢

忘也夫本非穢不崇此又朝夕卒業之地故著之自昂敢問其所以培之者嗟乎是誠不可以無本也某往年塗抹偶中主司程尺而再獲焉自以爲得矣服有官政頗欲自效而當局輒迷牽綴無補然後反而思之是不在吾心者耶夫其天然精液苟無闕之亦足以自華博物考文如藩籬枯樛求助於外雖不可廢而非所可恃也于是求之於靜時而來復以澆養之以公守之無取嘉言善行以豫之然而不能恒也或出焉或入焉則其事業之不俊偉敢誰尤乎仕早用速昔之名臣病焉而禮四十曰彊而仕彊者精力

余簡齋集卷三

七

肯堂記

凡居室必集金石竹木之材梓人陶人圻人之藝江以南稍便易然不皆然吾邑西南多山山水木可材者又不任以用大石類麓礪善泐是故市木于虔徵金於汀伐石於夢邑而入其直工不皆主者計日受傭

近旬月遠者積一二歲或五六歲乃訖故常以材力
爲病憚於改作姻家郭翁文輔居第弗稱晚議新之
相地度費已庶厥法未及舉而卒懷邦以孤子當變
故倥傯不敢自愛凡墓若祭旣備禮矣顧瞻庭宇徘徊
泣下曰此先人未死之志也孤何敢不力乃癸酉
秋九月鳩工事事廣袤衡縮堂寢滄池悉從成法無
敢侈若虔之木汀之金旁邑之石皆取其良以充三
月而落成越明年完爲屋若干楹族里老聚觀歎息
曰某爲有子矣予與懷邦甫爲姻婭稔聞其先之緒
言嘗以相冀鄉之戚有以公事至京師者爲予道

徐簡齋集卷之三

七

其詳且言某也席上世之餘弗克嗣守而今也爲某
氏矣某也陋其先制竭產以營室則誠偉麗矣而今
亦漸不可支懷邦甫可不謂孝乎相與嘉歎久之旣
而書以告曰書曰若考作室旣底法厥子乃弗肯
堂矧肯構今君可謂肯堂肯構者矣宜命其堂曰肯
堂不兼言構昭其大者也君復書曰孤不類不能光
昭前人之遺敢勞吾子之命雖然幸吾子賜之言庶
吾子孫無忽夫孝子於親與日無極無亦有進于茲
後乎夫卑而崇之隘而廓之腐朽而易之漫漶而鮮
之有材力者皆可與能也慮不遠而後憂至德不積

而餘慶溥先庚後庚君子所以有終也是則在君爲
子若孫足法尚有及于家焉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三

徐簡齋集卷之三

七

記

荷峰記

日余道古筠嶺瞻荷山其下陳公應和
佇者久之在昔正德壬申公爲御史
從嘉靖癸未公擢參政去廣東余承乏
善政章章而在所以示我者甚厚乃入鄉問問而公
先以副都御史撫應天矣但見喬木高門山川映帶
而清峰翠壁出乎烟雲之間凜乎其不可狎乃公之
自况者與古人言莊子喬會可今威于山巔池荷一
夕盡華曰荷山神仙事渺茫然異時名山大澤往往
有靈異焉意者清淑之氣鍾爲異物而好修者資之
氣之相感固宜有秀發如池荷者雖然猶之乎末也
生莫貴於人祥莫大於多材蓋陳氏慰止而後荷山
爲益勝子姓蕃碩亦旣顯於科第矣至公登進士躋
卿貳遂開一邑之光詎非久蓄而後發適其盛大不
可闕者邪公端凝奇偉不啻九仞一簣之益而已東
南之民須公康濟巍乎維嶽之重也燕賊屏息和氣
充融無亦若荷之榮乎無以公歸天下有厚望焉虛
而受直而通天之道也公之名尚視此峰

畦樂記

劉岡之麓有地數畝徑術繩縮百蔬成具劉公奇
樂而有之年且七十矣夫以公之才稍折節以食于
官無難者不然與時居逐亦當不後人乃于圃老焉
將執藝自容者邪託物而見者邪公聞之嘻曰某一
老圃爾何求之過也夫執藝自容者有弗容矣託物
而見者見在物先某幸遭際明時顧能薄不堪更未
嘗得事先生長者以庶幾于學家故貧無田可稼不
善心計不可貸而商蓋舍圃無可事者先世遺產雖
僅僅然不爲人所奪得盡力其中靈而蔬之喝而蔭
之朝夕一再灌溉以順天時溝之而漱防之而淫艾
之薈之以盡地利本欲固苗欲蔬實欲堅好以若物
性與家人約無盡劉無牧牛羊無伐天房而敗吾事
日營營焉不能自已謂吾姑以是寄跡者不已誣乎
余嘗觀先儒說簞瓢陋巷顏子非有道可樂心竊疑
之如公言樂竟安所屬耶他日問以中尊翁樂畦矣
曰樂曰樂奚似以中不能對夫以家人父子不能相
喻而况于人乎朱麟氏曰公耻碌碌隨時變化出所
有以濟人則不問其所無與鄰翁蔬食酷飲有時醺
醺翁逸去公猶張目呼號不知離客之俱盡也又曰

以中官南都迎公公曰先王任壯逸老吾豈以爾而易吾畦之樂邪使再往不至吾將以是尋公樂處公聞之笑曰畦哉畦哉又安有處

清逸記

楊君思詡少從宦跡半天下歸而隱於中村以家付其子日寄於山泉溪石之間會意處發爲歌詩陶然自得自號南山漫士或言漫無事事云者不可辱君其惟逸乎弗繫於事疑於漫而非漫者也宜更稱逸士於是鄉人亦從而逸士之旣以爲未盡也其言曰楊君藩峯之佳公子也蔭高門席世業湏者衆矣而

余簡公遺集卷四

三

能無應乎歲時常祀若祠若墳墓必有事焉謹吉蠲慮財費勤展省粥粥乎不敢自逸是將曰昭堂構之美章承德之譽而埒於無係者固當耶乃稱爲清逸居士云其族弟與化爲余誦之且曰逸者逸乎弗逸者逸乎曰之二言者皆是也夫心跡可一乎哉物之生若驟若馳小人以力勤力曰順君子以德勤德曰良無假而給順也無不自得良也順且良逸之至也夫世容非事之爲勞耶富以貴怨不曰行義者資焉湏者無弗厭也而又奚嗟嗟哉鄉人道事先爲大祀祠墳墓宜得厚焉豈其曰以勤濟手是故內悲於行

以刑於妻子其心安焉安則不疚夫是以能逸彼徒見其爲泉石歌詩以爲適者末也與化曰昔之人蓋有力善而不能一日逸者其又何邪曰存乎其遇爾逸民惟清世有之書曰皇建其極歛時五福用敷錫厥庶民國家重熙累洽思詡君以生以長以老其錫福也多矣而克訓於敷言以錫保爾極可以逸也已矣及思詡君壽六十與化請壽曰可以壽也已矣

靜軒記

余奔走四方慨勢利驅人能使一切有生弗靜剛者柔而純知者媚而幻佞舌承其專與深情餽於不言

余簡公遺集卷四

四

叙其最機者也心竊耻之頃蒙恩放歸明農問山谷所至將入窈窕披蒙茸習靜其間父老咲余能抹撥炎涼甘心寂寞不遠鄉隣亦自有靜者可塞蒙而就也不然終南山乃爲捷徑耳樵夫拜者終不免爲物所敗矣又曰君昔佐銓衡未得盡行其志未爲不辛人不自反浚求而嫁惡山林下且有與君爭席者矣余愧其言因問鄉鄰靜者誰氏曰彼且以識其軒君顧不聞耶彼其祖父貴顯乎朝矣註誤來歸竟不復起彼其爲人不兢兢與物爭靜者謂其有先世之風曰此余姻家王君與正甫先君子所最許者顧

其爲靜不可得而同夫席厚業足以自逸賢子孫足以承志性復謙和而詳雅里之人安焉不爲指名所混迹在醜不可得而易也余忝衣冠後而拙於從事謂操刀必割而不知木其刃蟬仰而致禽而吾以棄視之故疑於多事且言以爲憾後生描畫非所敢知而偃然若木枝今亦不能自強也父老固留余靜在君不在山谷無謂吾鄉人知君不若知王君也

古岡記

山春爲岡與地俱載亦通乎天下矣此奚爲古之姻家劉君異旣富而穀習於是故有思古之心焉于岡

金簡公遺集卷四

五

所以識之也夫人之相與立于世有三族屬有鄉鄰鄰里往來慶恤必有以用其情不得於今之人則何用如古之人邪嗟乎難言也余觀于鄉有族世行誼爲世指名或多譽或多謗多譽者必諧乎衆者也多謗者必與衆違者也其皆由於至公邪以觀天下則亦然余亦且三折肱矣每臨事輒不忍自舍以從人若有驅乎其後者議者不予亮輒詫曰某所敢卽謗者將以是爲賢豈其然乎抑又私相姍咲爲拙爲固者君亦且聞之曾不是懲命其子上舍天挺就予問焉予非知道者然古之人豈必在千百世之上君誠

以耳目所及者求之孰力行有終孰學有文孰功業聞四方又孰貴而守謙孰孝弟力田孰強克義又孰處勢若畏孰有而不自足孰多力出人下高下雖爾殊要之居身何必不如古人哉蓋自一二人者以勢力行閭里莫有撓者已而遂之已而大行焉已而爲當然而邑屋居者亦始而駭繼而常視之終而相與慕羨以爲盛節嗚呼此古今所由分也均天廣樂詎知爲臭腐而百神導從固在息機往來間也今而後人有迂於君而大咲者是君德成時也將有思古者於君取法

金簡公遺集卷四

六

東原記

南富王氏族望而蕃憲副公顯而壽考載植載維仲子仁魯君結髮席蔭以卽于艾辨于理弗以尚口敏於事弗以任數善居積弗以怙侈強於輔弗以力勝鄉評其爲人足稱其字云始憲副公進士起家卽除知武定州而君生焉武定充屬也因以命名旣冠賓議曰充魯地也聖賢禮義之鄉也盡進於是乎其字之曰仁魯兩塘之上王之族祠在焉君居其東又自平岡下地特夷衍則又號君東原蓋曰魯東土也君問余東原云者居而已邪魯而已邪曰見者命之存

乎物也承有繹之配乎義也東之義博哉吾與君南
服人也而爲東者固無不在焉今天日升于曲阿歷
于魯桑照臨所被四方攸同然旭旭然納溫于冬忘
燠于夏則惟東爲宜五行之氣東方甲乙其帝太皞
於時爲春於人爲仁語曰太平之人仁氣專者德育
也放乎群動是出與存其氣銳其力完君子治心小
人治力莫不有事所以立人道也今國家承平春
同海隅君復以門閥子弟享成而居易其得乎東者
修矣尚口者躬任數者忌怙侈者覆力勝者反其免
嗟夫仁道至大可曲而致之君固有其資矣引其端

金匱遺集卷四

七

而不自息無亦若日之東乎觀于家于鄉有愛君
如冬溫無若夏燠而辟之斯則治心之功也朝食其
精以完神明所不敢知自貽伊哲既安且壽君豈以
斯言爲誣耶

南洲記

鄉邑聚族而居往來無相遠豈不近厚哉而不能無
遷生齒繁則偏而遷地道變則圯而遷非其得已也
泥王氣膏財用者往往後時而害深若是者蓋多矣
爾從兄可開謝君仁富遷南洲木末木末不快其足
爾而遲回爲錢僻也其家居龍泉卜村里衣冠貴

產世爲望族地非不吉也而遷乎溪水不潤下且善
崩仁富君相之恐聘堪輿家別卜地得諸城南新市
曰於地爲映水芙蓉仁富君亦自善其術覆之良吉
將徙居議者咸不謂可君不顧益揮工荒之深未及
爬得舊址焉方隅宛然隣有高年人扶杖來觀且言
少時聞祖父相傳此有孫諫院宅莫知所在今得無
是乎識者以形勝格之亦自稱且在睫前不見疑有
神司之耳無何洛水舊族地焉族長少服其先見向
爲異同者辭古走矣新築當邑南大勢盡處岸迴沙
白溪光映發雖近市而門第邃如復有花木竹石坐

金匱遺集卷四

八

得山林之趣君始號靜脩乃更號南洲兼乎靜矣抑
使其子若孫因而思其始乎亦所以命之也然君雅
志不忘城北故壽藏于大橋于鴈湖者達矣爾必于
北密邇祖塋有首丘之志焉夫遺子孫者安而係思
于號安乃可恒自處者達而仁及于祖達乃非放如
是而多財不亦可乎兄又言君資性明快喜從士大
夫游見聞日殊二子皆教之學待試有司矣吾聞之
山川有靈賢良以爲冀東風至矣春酒正熟南洲美
蓉寧復抱秋江之恨耶請爲主人樂之

澹然記

夫人生有欲與性俱存在昔先民土鼓汙尊木皮越
席豈不澹然足哉然格於後世則病章也諧聲齊味
立器使無倦焉耳矣詎知夫淫靡奢麗之由於此乎
得之溺如失之焚如兼乎其可愛而畏懼莫知底
止又何以居身而正性命哉為之明禮辨分申其禁
今若坊之制水者是聖人之教也德成心逸與物俱
忘者是君子之行也不以物累生而常澹泊為宗者
是至人之修也不能無求而寡取之紛如以靜自勝
者是善人之守也雖然未易言也昔者符竹郭君恒
恩來過坐客咸稱曰澹然君子時心隨其義而未暇

余簡遺集卷四

九

問族弟右委禽以來常稱其長者歲三月五日春秋
五十敬齋先生與右偕至謀所以報者余訊右若婦
有美服食乎問田宅乎與時微遂乎對曰翁少失父
于母氏順然稱肖子右視其冠服必時視其食飲
必潔以待賓朋必腆充拓先業足以居其子孫及
親懿里有賈之亦時就質貸曰如是則不能無思既
有思則不能無為如澹何曰鄉族實云然未有以為
過者先生傾予嚙曰右落言筌矣此當以情觀之君
子素位而行所惡乎泰者為其居約也得之為有財
而必空之枯槁寧人情邪凡矯而干名僻而說眾其

為澹也不亦勞乎夫苟本諸其力而非以教人吾須
者吾取之無以過侈須吾者吾應之無以機致斯可
矣郭君蓋以情居澹者又奚疑於同人乎余因思老
莊欲絕民欲而卒有所不可行聖賢為訓第室之寡
之云爾室則不潰寡則不縱故人皆可以澹為也先
生由已觀人而不為夸辭若郭君而能此可謂非善
人哉天真論曰恬澹虛無真氣從之精神內守病安
從生富哉澹乎可以作德可以末年以德告人者愛
莫大焉以年祝人者報莫先焉右也愛而思報請誦
斯言

余簡遺集卷四

十

虛白記

谷之應簡之受虛矣以為白則謬塘之堅縞之暴白
矣為虛則誣蓋物之不能兼者也陳子君恩曰不有
玉乎哉吾見其虛也已吾見其白也已君子是以比
德焉因持其說以贈其主人壁主人王之彥士也家
適有藏器其子弟奉而視之璫然瑩然則誠白矣肉
廉而屬充乎其質也好縝而栗瑟乎其至也奚其虛
哉曰壁圓外而方中方中好也斯虛矣陳子樊曰
驪黃牡牝能盡焉者乎夫砥礪確砢非不玉似也然
而砢然震肅然厲砢然裂砢然止若是而已矣況天

即溫潤而澤縝密而果者豈在玉邪不惟禮樂之實
即其澤如者已不可以爲儀況夫清越韶然者又非
其中之可得邪黃帝食玉膏以清五色以馨五味以
饗天地此不可知誠使子婦翁充養完美則心和形
和即食玉法受福貽謀即種玉法且坐得瀛洲之勝
而漫淫乎有玉膏之助矣

飲泉記

衡門之詩曰泌之洋洋可以樂饑說者曰隱居無求
於世者之詞也然予以爲亦不得乎其時然耳遭際
熙運好于而家如郭翁弘昌豈不庶乎顯哉顧飲泉

余簡金遺集卷四

三

自況將無以名居泉者邪余忝姻表後雅聞翁嘗出
衆助縣官賑民授仕服籍在有司鄉飲酒序位大賓
非比於隱者爾雅水本曰源源曰泉其取類也亦博
矣而獨隱者宜乎夫其淳渟澄澈清也旱不能涸常
也冽而非井利也流必趣下順也清似智常似德利
似仁順似禮君子以清治心以常育德以利廣愛以
順下人是故天下之美歸焉意者翁有取於斯乎翁
姪子原聞之使使者并以書來曰請察諸此啓視則
臨武尹子新飲泉疏也言翁初取於詩將以自足者
久之稽者頌之曰翁之泉然大較如吾言於美哉澤

蹄之潤牢盆之貯桔槔之灌堰堤之注非不賴也而
不可以常江湖河海夫寧有竭哉則天下之泉之澤
也郭先世居薦溪遠有代序至端溪娶于我族拓基
定築以誌泉源開蘇溪之先東淮捐貲受服 朝旌
其義恒菴雖不顯然敦尚禮節卒食其子益已活活
如矣翁自弱冠承渥潤豈以其自封植時曰有宗族
時曰有鄉鄰時曰有貧乏時曰於予與之而非以爲
取是故人無疑於其心而有以稽乎其愛相與下之
者以爲賜焉美哉泉獨以樂饑也乎哉翁生八十一
年精神暇豫日携賓客相羊泉亭之上歌詩飲酒以
爲樂君子謂五行水最壽翁有水德宜壽余又聞翁
季子堯讀書克家有執事于睦藩其伯仲雖不獲終
養然皆有後蓋爲孫者五人爲孫之子者二人頤昂
左右有發其蒙爲濫爲汎爲肥爲灌終達于江湖河
海以昭泉之功邪

見翁記

夫翁錄於本草賦於騷紀於月令邈哉古矣而稱愛
翁者獨淵明氏以隱媿也近相慕賞後日以盛矣其
歸於適情爾耶對之勿勿若或臨之卽之依依若或
屬之或欣然而樂之亦或淒其以悲人之言莫有如

康君淵愛者弟選告余曰誠有是人故愛菊謂之而
未悉其以昔外王父植菊數十本於軒之陽朝夕咲
傲遂以辦老號曰菊軒公不可作而菊故在也思其
所嗜在康君方寸間爾是故有見乎公凡在目者莫
非菊也已矣格齋曰君敦敏雅飭自少無子弟之過
敬承先業日引其緒可不謂勤乎鄉鄰惡聲不及于
室可不謂慎乎選少孤收恤而子畜之可不謂慈乎
曰茲亦惟菊軒之故耳勤無墮慎無辱以爲皆公之
意也弗命而畏弗怙而勵嗚呼誰寔爲之宜名曰見
菊菊不待見也見者唯見之者知之選具以告于是
君使使者報曰羊棗廢食枯棗廢飲淵能忍乎惡能
已乎是故勿勿致其尊也依依致其親也樂樂其似
而悲其實非也則親之益至矣抑亦異乎人之愛與
曰由其意可也如辭將無使人疑於公者耶菊歲一
枯榮愛與榮俱將其枯而遂輟邪營營乎與接爲構
又焉能以寓愛哉凡不必有情而情生焉其取物也
淺不必有物而物會焉其鍾情也固夫康君必先有
愛父之情恨乎其中而不可解也愛故思之思之至
則儼乎其見之矣思有物見不必物綠幹黃華哉而
況以爲玩乎夫菊吾愛之矣有非菊吾見之矣吾知

之矣請如子言

梧岡記

詩曰鳳凰鳴矣于彼高岡梧桐生矣于彼朝陽說詩
者曰鳳凰言賢也高岡得地也朝陽時清明也蓋美
王者得賢之盛以能致福祿壽考之隆也雖然其義
則通乎下凡賢可鳳凡得地可岡朝陽以言時則可
以朝亦可以野矣羽蟲三百有六十而鳳凰爲之長
非賢者曷能當之桐多陰而綴子葉以知日材中琴
瑟孟子曰場師舍梧櫟而養楸棘則爲賤場師矣梧
之可貴者如此是故鳳非梧弗棲梧非高岡弗崇非
朝陽弗盛蓋其所待者異而自成者宜不與凡卉同
也然鳳不言梧有不待言也鳳在高岡則梧在高岡
矣梧在朝陽則鳳在朝陽矣之二物者未始相遠也
世不乏梧而鳳不一見者焉在其無遠邪嗟乎此鳳
之所以爲靈也抑梧存矣又焉知鳳不終至耶邑斌
姆之西紹南之里相傳有梧岡焉好事者物色之不
可得余紹南王氏子壻也或因以爲問余曰此騶虞
之義也婦從兄名鳳別號梧岡所以成其爲鳳而美
之云爾王之先居兩塘再徙紹南門地高顯望于鄉
邑奚辱乎岡哉亦既莫之陵矣遭時熙洽安樂和平

出乎東舉世溫如也而君沉默寡言依于禮義
王氏良子弟爲太平良民雖謂之鳳可也彼鴻前磨
後蛇頸魚尾特鳳之形必欲求之不已固乎君有子
五人皆競爽而儒也勵志文行殊有鳳毛異日乘風
而起覽德而下東岡日上梧陰正濃介福眉壽使鄉
人瞻如丹穴豈不美哉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四

余簡公遺集卷四

七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五

序

貞一二錄序

三朝聖諭錄故少師楊文貞公著首永樂次洪熙次
宣德凡三卷奏對錄一卷則公在正統因事論奏子
太常少卿趙輯錄者廣藩刻附續集清矣且刪削有
非公志正德乙亥邑丞沈某刻

聖諭錄別爲書尊之宜然然舛錯猶未是正公會孫
太學生宗明校家藏本補逸訂訛附奏對錄爲貞一
二錄于是遭逢之述備矣圖梓未就而卒子思堯將

余簡公遺集卷五

一

謁郡縣諸大夫成之以私于鐸嗟乎茲一人一家言
乎哉載籍以來博綜善敗大哉君臣之際乎天地交
泰不交否是故上有宜屈下有宜信推誠以達禮面
稽以竟事所以親之也情親忘諱迹邇弭間肆義訊
中及時而適事德昭訓遠並受其福盛哉然而希矣
公自永樂初元簡入內閣典機務者二十二年相
仁廟一年然參付東宮若監國之日最久相宣德十
年相正統八年當其時 朝廷清穆天下和平彬彬
然興于禮樂矣公亦享其安榮始終如一曰敬讀斯

錄仰見

聖廷訪儒臣守為家法廣運新合與天而同施故
抱忠貞如公者得以卑力盡言輔成太平之業如以
封事雖誠懇惻抑容有未盡乎是故奏對錄以槩
一時亦可以稽矣櫟前奏對意必有之公殆有所歟
而不及錄與大臣輔養君德無冒貢于非幾蓋有不
言而喻者經筵一疏固公素盡心者與天順日錄嘗
舊錄猶有遺辭於戲言御氣者隘六合遵麓而升威
夷哉山乎余小子奚足以知之

困知記後序

天下之物莫不有理亦莫非吾心之理也或生而知

金匱公遺集卷五

二

之或學而知之或困而知之及其知之也聖愚相
去遠矣而知以同歸非以其不絕物邪是故為公理
為正道為達德其於言也為通訓夫子博我以文謂
文非道不可也謂文非文亦不可也易大畜君子以
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德夫言行曷託而載多識以
為畜得無疑於支離者邪今夫行邁者一步一趨跋
者可企馮風御氣力士有弗能是舉夫人而棄之也
君子之教由乎人所能也知行相因而先後有序內
外交養而本末必辨木滋其液矣而漑之而藩之亦
事之易見者也後世言學者二以讀書為道問學不

知約之于心已失朱子之本指而以靜養為導德性
遂流于空寂則主象山而又甚焉者人情大抵厭膠
擾而樂徑直陸學蓋于今盛矣嘗聞其說而未解於
心就其徒問之愈覺茫然嗟乎天下至愚乃有如我
者耶繼得整菴羅公困知記讀之謂格物即分殊以
見理之一謂道心為性人心為情謂人之知識不容
有二謂理當於氣轉折處觀之印諸經傳無弗合者
雖誠愚亦時有耿耿焉已輒自疑胡為而異胡為而
同將異者為障而同者為偶然邪已又思之言所以
明道也行所以信言也公立 朝有羔羊之節正家

金匱公遺集卷五

三

有柳氏之嚴居鄉有陝洛之化早歲剛毅晚更和平
有如玉之溫士無賢不肖莫不心服其誠夫焉有誠
而非知之至者乎某未嘗聞道而知公之得於格物
者行足以信其言也於戲沙洲杯水頓覺無期饑食
渴飲公之示我厚矣因以志幸非曰能執鞭授綬以
相從於赤幟之下也

廬陵忠節錄序

元進士彭先生士奇有廬陵九賢事實錄錄吾先文
忠監丞吳彝揚忠襄文節胡忠簡簡與周益國文
信國而九崇社之意厚矣我 朝正統廬陵知縣張

侯叔倫因舊錄取誌銘諸作補吳縣事取劉岳申傳
補文山事次第世代進監丞于忠簡上益以像贊名
先賢錄語在布政使李公禎序中茲九十有四年漫
憑弗傳富田張頤氏購舊錄重壽諸梓有請易先賢
爲忠節者以鐸系聯六一摹以見眎且問名竊惟九
數辭也先統辭也以爲吾鄉賢不可以數均也故統
之然忠簡有祠寔奉德音監丞使命不屈死剛簡
論事貶死與文節等異雖死家然疏抗龍顏志不
在忠裏下曰忠節不亦近乎浣洗再拜式瞻遺像元
王森然生氣如在想形容於贊辭得本末於紀傳於

余簡遺集卷五

四

戲天之生才不能數見漢唐盛衰危亡之際非無名
臣大較四方之人也宋嘉祐號稱極治我文忠公寔
輔其成靖康而後陵遲矣我先正或以危言直道拯
其失或以功烈文章起其衰訖乎革命有若文山之
從容就義凡稱抗節者未有若斯其善也宋三百年
而吾廬陵先賢相與爲始終如出一時是孰爲之耶
語云夷虜異心忠義監丞之死則然然書名閣下期
以必殺杖流欽州誕炎黨禍其曰非我族類耶君子
以爲無所用刑也爲宋憤歎而已我國家
聖聖相承億萬斯年尊賢之士尚有修文忠之業者

平錄學荒方屏慚負家訓苟有作者亦足以自解若
頤之好義尚德割田給族爲義塾以教族子弟與此
舉皆不愧文山里人是民之則也

西野文集序

整菴羅公誌西野允恕先生之墓謂其文工造語簡
潔圓勁詩古近體清婉有餘韻鐸讀其集諒哉公之
知言也不私其弟矣西野二十四登進士第文行四
方相傳以爲程式仕都輦下會時平政清日以多暇
洵美資材而加斧藻焉其昌于辭也固宜然某聞栗
翁方格善教整菴毅軒日所推明者具有本末西野

余簡遺集卷五

五

結髮受學漸而播之思貽無窮之聞蓋學豐焉三選
至通政司參議晉通政列于九卿與聞國議而職
專奏對其于事也簡矣移告省侍家居者久之益
肆力問學抱其有餘時發于詩文遂擅名作者而猶
曰非其至者也遭逢

聖明起爲通政使齒雖少長乃其耿耿者固壯其
副都御史督糧儲于南京剗量開闢方鳩功緒僅決
旬召還病不果赴以至于大故士大夫思而不見
始索先生于遺草間而茲集遂爲世重夫文通乎天
地澤潤生民弗究于功而微于言以考見其平生悲

天然先生之言則誠足以傳也事有相掩物有時勝
美有所不兼力有所不敘惟其有存焉者可也

南雄府志序

嘉靖癸未余領督學東廣之命仲冬之月遵度嶺
而南道旁松數千章甚奇古相傳張文獻公手植徘徊
久之抵雄凌江已月上矣舟遂夜發明年孟夏乃
復至雄視學有間上政平樓望巾山挹金馬招威鳳
東岡占瑞龍之晴雨壯哉五嶺之首一大奧區也
盡保昌始興地雖不能百里然而襟百粵帶群蠻內
通江漢外控番禺屹然南國之紀攷諸前志秦漢略

金簡遺集卷五

六

焉唐自開元而後梅關刊木人文內昭至于宋元深
矣而其事亦多闕亦有不可以訓者會議修通志搜
學官弟子博取草上之未竟余以遷去後二十年保
昌進士譚子大初攷索載籍刊誤剔蕪增益其未備
發凡舉例爰成新志太守胡君永成重加校定錄其
遺失生端明蔡生邦俊即會雲山莊示余其言
率之故利害之端詳矣大書以敘事分註以載言蓋
用史記法以志亦史也詩文有通錄有節文有刪句
刪字此以志而權筆削貴質也諸有久廢而不宜廢
者以入故蹟後有復焉者可也山川必高大靈異者

聖也祠廟必有大功德者思也望可表也可祀也思
則不淫矣名宦以爵敘者制也鄉賢以齒敘者猶尚
齒也食貨詳於虛賦者民所病也風俗蠹惡並書者
民所習也茲其望乎上者尤厚乎終之以方外而寺
觀附焉夷狄異教立民坊也蓋胡君兼治春秋學與
譚子同道故多用斷例然而不苛不固不遺不雜斯
其善志也已雖然亦欲託諸行事則寧有大於學校
食貨者邪而雄之積弊亦是為甚夫養士如種木然
株而植之能株而成之乎民輸當如負物無過其力
過其力則什矣余往取士于民間至數十人竊取博

金簡遺集卷五

七

種之義由今觀之何如也諸君子誠篤教誨亦其以
類相長有足相承耳虛賦不可以蠲則必取諸民胡
君以餘田補見戶之虛以虛田虛丁折力役之征如
彼負者少損矣其有弗任乎夫學校興則選舉貢辟
廢敘風俗由此其階也虛賦平則戶口料役物產秩
祀由此其資也事蓋有舉其一而諸善從是故君子
惟大之為務安成前後守雄者三人若劉公嘉秀特
著在傳胡君剛介庶辭似之而譚子妙年清才屬志
秉禮其將以脩曲江之業乎宜思同績鄉思同德斯
志再續有執簡以從者

觀物之什小序

嘉靖辛巳秋九月望後二日歐陽子從林子與白鄧子古沙劉子北川過達官家見菊咸欣然若故人久別邂逅於他鄉道途之間幸其無恙而不暇他問也少選降階觀之焉然紫而殷者肥然素而凝者黷然黑而黯者炫然絳而冶者皆非本色蓋好事者假他卉合而成者歐陽子慙慙而發赤林子傾而嘆曰莫為處子不安於塗抹邪劉子曰不有人力奪天功者邪是草如有知當不若子其甚也鄧子獨無言衆問之久乃喟然曰菊之華時矣不華而假焉為病吾後

金匱遺集卷五

八

圃之桃華矣而不時亦為病何適世之難也歐陽子曰易之道時焉耳後時者孤先時者異孤難與衆異難與常君子惡夫異也而有獨立之思焉是故見乎其似者戚戚矣退而復為菊解嘲云諸君子聞之皆助勝焉歐陽子又念物不可棄推菊之意慰籍于桃又推挑之意以致殷勤焉嗚呼畜而弗濱引而有成群而不爭此豈予之能也哉諸君相繼有作大抵為菊主持菊為不孤矣林子名誠通鄧子名朴劉子名廷臣歐陽子名某嘗自號石江生衆以其不工詩也復役為之序蓋觀菊後十三日乃克序之

閔雨後序

正德己卯夏六月余自留都受檄當之延平瀕發江上報警乃取道浙東西先是季春即苦熱入夏不雨旱魃千里至是農夫城守官司治戎急甚不遑及糴事私為夫人憂之既而旅言閔亦若是私計之憂且自郡縣始食之所從給者也乃夙駕而往入境亟觀于田既堅以好將人言之無端與父老道謁勞苦之曰前此警乎曰警然而不妨農也曰旱乎曰旱矣其久也曰稍若是何也曰是魏公賜也公聞警出按茲土閔民之病躬率我郡縣大夫士若老禱于祀神明

金匱遺集卷五

三

日遂大雨至于三日原隰沾足以有今茲小民亦私相語若歌若謠然不甚語故不得而記也既上詢諸僚屬如父老言且有卽而賦之者是歲為大有年及築塲雨復為沴雖勸禱祀偶與霽值然穫不能無損以不能終公之惠可媿也已雖然民無菜色租賦得以時入不肖如余亦得以安食無四封之虞報賜以言而出于下者近謫然余從公久矣公忠信誠慤其誰忍飾辭為是故由乎其民謂祈雨可謂喜雨可謂甘雨可其口閔雨者太史氏言乎其心也公之心所謂忠信誠慤者非邪

泰和徵總冊序

都邑有大利病聞之自昔亦嘗爲民誦言之良有司少加意足用爲賜乃今興革克覩其成詎非六鄉一人快事哉嗚呼圖冊不清賦役不得其平矣民病有太是者乎正德己巳陸侯汝亨除邑令同年各以意見言治狀予時年少狂率咲曰安用是切切辦治無亦於縣總問之耳是十九人者操贏縮之權與上下敵能使私輸先公家完其罪蓋有浮于舞文吏者陸侯踰年索敝端除虛賦殆數百石成易見冊然不知十九人者安用得脫後十九年陳侯梅甫蒞政因以

泰和徵總冊序

十

告陸侯者告之梅甫把諸總宿負震疊之得首實衆又令民間舉田自占起賦成補虛查隱冊第糧未歸乃而坐諸田田且爲設此猶總之遺奸也然大端已露內有公家之案外書冊流布不可以湮沒至是王侯竭齋學收蒞政訪求往事得書冊善之又於義民郭元暢所得易見冊兼取其意而惜其未盡爰禮召元暢暨劉天佑陳德昌楊南康意五人者上聽事後監總詳揭查得飛詭官米五百二十石有奇民米七百七十石有奇夏米五十九石有奇交徵米三百石有奇尅日致里書人戶參伍究竟歸其飛詭而謐

除交徵以從于一又委都長百一十人比對除收以戶令甲甲合圖圖合都都合縣額無弗備矣顧冊底在官民不能周知乃摘四總數刊書布焉予爲題曰徵總冊言徵則可信也夫得其總則有所不合者各於其總乘之寧至於絲棼不可覓邪予前承里役悉自運便甚于時鄉不皆行侯今推之通乎一邑此法與此冊俱存侯之仁澤烏有已哉烏有已哉或言正本清源非丈田不可君撫南畿蘇嘗行之矣奚至於鄉難之曰僕去官卽一老農夫耳敢用已私撓官家事念吾邑虛糧非無可歸者如彼病者汗之當自愈

泰和徵總冊序

十一

峻而下之恐反延心腹之憂耳曰邑人復有告丈者何曰雖稱二三都其間實不過數人今都總旣析摘丈之無不可者失一猿勤一國野人誠不免過計聖王以人情爲田無使竭齋獨抱苦心焉

便民圖纂序

夫有生必假物以爲用故雖細民必有所資百工制物五材並用而聖人定作之雖有巧慧不能臆創雖有疆敏不能自食是故業有世守其人無貴賤皆足爲師藝有顯門其言無精粗皆足爲經兩之伍之異事而同功然當其無用三家之市猶自給焉一物適

屈而須者方急通都大邑病矣况知有所弗逮力有
所弗豫一人之身而取辦于倥偬僻陋之際奚以濟
哉仁人知民用之不可已也平其政矣猶曲爲之慮
將無施若具逆若時而徒從事者邪將無觸凶蹈禁
恣嗜欲耽邪說而戕其生者邪將無不若物性以墮
其樹事畜事者邪之誠不藝乃其說具在會粹而提
其要使夫人得比類而求庶其少濟乎此固仁人之
心哉今民間傳農圃醫卜書未有若便民圖纂識本
末輕重言備而指要也農務女紅有圖有詞以形其
具以作其氣有耕穫蠶織以盡其事衣食之源固宜

金簡遺集卷五

三

重哉繼之樹藝則園圃毓草木之義亦民用之不能
缺焉者曰雜占曰月占其畏天威以豫人事然而非
稽矣祈禳祈且禳也消吉以吉行也其諸趨避之常
情然而非藥矣起居於格言自養也于忌自衛也于
調攝輔以醫藥也言牧養者五十有七言製造者百
有七若疑于煩碎然大者乃繫耕稼其瑣瑣又非民
生所能去者是書余得諸吳下明農以來屢試之其
非虛語哉侍御陳君維一按廣右振揚風紀官治肅
給行部以六條察吏至潯有治迹進其守王子貞吉
授是編刻焉惟 國家勸課農桑有 詔陰陽若醫

有學職爲民政而有司或末視之况廣西遠中國俗
尚弋獵鮮事耕織疾病不知醫藥貧於禱祀天於巫
覡者其常也盜賊又不與焉陳君蓋傷之是役也以
正令典以通民志自淺近要切者以達于廣大悠久
嗚呼仁哉

世恩堂錄序

人有恒言君恩如天尊之也夫天道福善其惟曰不
顯哉然當其感孚誠有若質劑而償期會而來赴人
亦莫不宜之其未定也亦漫然莫可致問

天子操爵祿之柄以馭富貴大比而賓興論材而授

金簡遺集卷五

三

官考績而詔黜陟視天道不尤邇哉抑亦其可常者
也子孫之善得上推祖父之美得下及時則有貤封
時則有閭閻此造化之所弗及於戲臣子之心何如
而忍忘乎哉吾邑月岡曾氏故有崇恩堂頃復作堂
表曰世恩崇言尊世言繼皆以著不忘也會世爲冠
族耕樂公始徙月岡子諱瑀號素菴知光山縣進知
廣安州改沅州用光山績封耕樂如其官母蕭封太
孺人妻蕭封孺人是作崇恩堂子諱憲號西澗歷順
德桂陽二縣知縣有善政余嘗銘其墓其仲子才漢
明卿甫今知茶陵州用前太平縣績贈西澗文林郎

前母羅氏母劉號如王姑妻徐號如其姑四代象服中外蟬連故稱世焉紀實以識遇勵志以示訓其無忘也亦惟世哉邑多舊姓而評品仕宦各殊一曰始進之途二曰宦履之績三曰王命之錫途有正有異績有微有著有內有外命有得不得往往較是爲重輕素菴以來皆起家科目正矣又皆自縣奏最百里慈母爲德寧一二數邪乃藩司書考臬司覈之考功書考御史覈之有異績焉司封檢例以請乃下詞臣視草中書書詞符卿行璽大廷頒給之蓋外臣不能數數而曾氏得與者再不尤幸矣哉吾聞樂耕肇

基忠厚以居其子若孫鄉曲與其愷悌不愧官評君恩天道歸於命德而有不及者則天人之勢異也輔相之功權物授人自其分顧非故有所增損也解衣推食受者猶不能忘戴天而行而不知其覆我者豈不悖哉忠臣孝子之門庶其免乎

金懿堂詩序

詩書言女德尚矣綜于三從始終之義也女如也如父母命不悖矣是故其德孝婦服也服家事者受命無貳也是故其德貞母牧也牧以從子聞于衆矣是故其德慈以是爲葬也是故其事則通乎下致愛忘

身矢死成志靡小不忍以傳千義行有所獨至激乎故矣古今傳列女節惠示訓事所遭者固殊乎抑亦全德之難耳吾友劉以中氏語予陳節婦都氏事豈不善始善終哉又何其全也他日陳子中甫手誌銘并詩一卷介以中過予敬受而讀之誌先師二泉撰者言節婦年十三母樊病劇割股肉以進又嘗爲父景仁舐疽吞其疽歸守謙君逾年守謙君遺貞疾露禱願以身代復割左臂肉和糜食之其事前後大相類皆于死生輕甚丈夫固難之而女子以報其父母可不謂孝乎子于父母難之而婦以報其夫可不爲貞乎嗚呼幾于烈矣推是志殺身以殉又何有焉已守謙君死矣節婦不死其曰有子然是時中甫生才十月家且貧何恃而能守哉昔公孫杵臼謂程嬰曰死與立孤孰易嬰曰死易立孤難耳杵臼竟死之以從其易夫立孤忠臣所難而節婦獨身任之不疑悲夫此豈以倖試爲邪卒之中甫撫而有室教之爲肖子節婦且及見其取進士嚮用矣陳之祀墜而復續延于光大豈非天乎豈非天乎嗚呼慈哉遠矣

先皇帝下有司表其門曰陳守謙妻都氏貞節之門鄉父老乃復卽其堂名之曰金懿堂并以其孝慈者

之蓋據事求見 國之典也考善論世鄉之議也議
不干典而敢以爲誣邪中甫飭身礪行官譽日起君
乎本其有母也相與咏歌之而堂之名且聞于四方
豈唯曰孝以荒其基而貞以楨之慈以治之以能有
此室而旃幪陳氏也無俾堂壞可矣

義塾詩序

樟視劉德顯父新作義塾塾爲屋五楹爲田四十畝
爲約一伯有二大要以居族之貧者食而教之而用
其餘施於鄉君子義而詩之其子婿劉君仰周出以
示余余受而讀之曰嗟乎斯爲費亦廉矣捐千金以

德寬宇割腴產以飯其徒世所趨也亦其較之者重
矣而智士耻焉則有推食解衣者矣可謂弗賢乎然
而繼之則難是故事有是非施有久近吾於德顯父
愛其費之廉而微於道可以世及者也夫俗教之漸
也教廢則多慢慢而近刑家用弗仁鄉用弗讓其詎
居我矧以其施而我養者乎是故教之不可以已也
居之非苟張食之非徒飽凡以爲教之難也即有一
人焉脩身礪行善於其家家之人法焉嗚呼是孰爲
之晉而善于天下而天下以爲功則宰相之事而匹
夫擅之已不亦大乎哉夫以其生同則其心宜有同

然者而或制於其力語曰利者義之足也力不足者
非命歟雖然五楹之屋四十畝之田費亦可計而環
百里歷幾姓莫有聞焉者其皆果出於其力之不足
邪德顯父於是加於人矣吾鄉士蓋有自力衣食而
不廢問學者今逸居飽食而或怠焉或學焉而恃其
所爲約其忍乎哉仰周以子婿之恩戴若父師然其
司船也潔志力事欲以是爲報而義聞之著士大夫
多取其言爲徵夫富以其鄰而求君子一言有終身
不可得者然則德顯父之獲不既多乎事有可爲者
未止是德顯父可以自信也已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六

序

獄峯卷後序

碩人元夫之生也山川降其神其深於事澤於言也若助之蓋君子所以觀世也正德間稱名給事必曰徐可大氏衢人也未之識也會有錄可大封事示者讀之侃侃乎國家大計直而容廣而周遠而成其美哉乎澤於言矣然非知道者孰能之衢東南諸山皆奇秀不大洩於物意必有賢者當之將不在茲乎今年春二月可大由閩藩叅來副廣臬朝夕過從但

余簡遺集卷六

見其峻潔深固如危巒拔地而佳氣翦然于春林雲谷之間異矣哉輒不自揆託交焉可大不予固拒又其致龐博大者如是不然吾固無以致此也居四月出獄峯卷謂曰子知某之思乎昔者讀書大獄院豈意其舉進士為給事也病而歸矣豈意其起叅藩議也移病休矣豈意其改而閩以至于今山靈得無嘆人邪子愀然曰子欲退乎哉天之生才也成之難成矣不難于退而難于進進者大人之達節也夫君之不忘獄峯也固曰嘗脩於斯藏於斯而莫我違也者然執實在衡一獄峯固不得獨私君而神之矣光

公緒以宗子天下之望將衢之山川寔望焉而作鎮動而作用茲惟世也哉君無退

慈慶詩序

乙峰蘇先生天秀初上考功郎績朝廷恩所生母趙封大宜人有慈慶之褒天秀敬揭諸堂于時鄺南公即世久矣優游康豫竟享其成歲歲時大宜人壽君子必援以致祝大王言也乃嘉靖戊子六月五日大宜人壽七十祝者又數十人後一月某至得其壽讀之終今以來無弗備也亦既燦然矣爰推本始為作者前驅夫慈非飲食之而已矣寒燠之而

余簡遺集卷六

二

已矣有教焉有義焉教主嚴義主制疑於陽德而非其義也鄺南公修行善事宜顯厥後然天秀當盛年憂故又鮮兄弟用違之幾微矣大宜人涕洟導之慈誨一切家事身自任之天秀得益肆問學用明經起家進士官中外者殆二紀中若掄次吏曹屬光祿尤號繁劇游仙東辨漏輒售姦大宜人絕乳媼約東家僮自主門戶倚輪殿塞蹊實天秀之清操直道所能久信于人夫以大宜人之懿宜不可以事數然則閭之遂有不踰于國外茲固其著者也是故觀于孝而教著矣觀于官而義效矣教有父之嚴也義有

夫之制也所以成鄺南公者至矣而皆母道也惟天之命永爲降年惟

天子命以馭富若福則既賜矣其是以爲溢乎甄士以致公節費以致裕猶未錄也位日序升之矣其需乎來者尚有厚焉惟大宜人無忘乎始孤天秀無怠於既成有孚來錫無寧今日雖天下之慶亦將于蘇氏乎占之

節壽重輝詩序

節壽美節而壽也尹氏康子良材之母也事文新公十有三年而寡後良材與弟在治能文學廩于官母

余簡遺集卷六

三

年且七十矣君子爲作是詩壽之其五世祖妣陳洪武丙寅用節受旌曰重輝美以節繼也至是良材貢授涪州儒學訓導過家母康豫如當日而欣慰則加矣慶者改文無改于其意婦從人者也以兩合故稱耦焉以一終故稱別焉雖寡弗貳故稱節焉殺身相殉烈矣雖然有舅姑在棄則缺養有子在棄則殄祀可曰無憾乎節者事之變而道之常也所貴乎節者能終其事也能終其事則可以生矣母初寡家無厚遺舅姑老子皆童穉卒之養其舅者十有七年養其姑者二十有六年二子以長以教亦復以孫矣成夫

平其孝足稱也成夫于文其慈足稱也蓋視殉身者有餘烈焉貞松之滋中不自蠹以是而承雨澤而神明豈不久且固哉攷陳得年者七十有三母今逾十年矣況過此又未可知也是故輝者言乎其德者也而非所以儷壽也是詩人之意也不可改也

三窮圖詩序

侍御周君啓和眎余三窮圖圖爲目者四首丈夫戴幅巾深衣大帶年可五十許離嫗而坐殊慘慘一婦右侍年甚少線而色墨已婦抱子向嫗嫗手引之色喜甚丈夫與嫗皆蒼顏皓首婦亦髣髴斑白矣少年

余簡遺集卷六

四

儒巾青袍鞠躬若有言者已携一童孺立前少婦依婦西向侍堂上下蓋忻忻如也問之啓和泣數行下久乃言曰丈夫某大父嫗則某大母也色墨而侍者某母也抱者某始生也青袍某忝鄉舉服以告也携而前者某之子坤西向侍者某婦也嗚呼先君子之卒無他兄弟太父母皆衰年先母年才十九後卒四十日而某始生又二十四年某始領鄉薦又四年子坤生二年矣始得携持以侍嗚呼先大父母衰而失子至于老而卒先母少寡至于衰而卒某生不及其父豈意其有今日也危鴈薰心定而加劇不能自喻

而何有于圖雖然後之人將無所知聞圖是以詔也
余惻然爲觀之再又考諸尹太史舜弼周節婦傳與
禮部旌表公移茲固周氏盛衰之際與當梯雲公之
卽世也殆哉微矣七月之震卒以生男其孰爲之邪
二老慙遺貞德以相成由乎其始殆有所不敢期者
吾觀諸大族苟未遽絕其世往往於其變故之來有
賢人焉以能鎮其震撼而歸于常乃古孤則自昔爲
難而許以一婦人焉當之可不曰天乎婦無夫而舅
以爲從子無父而母以爲恃從則弗獨恃則弗孤
獨弗忘其爲寡也彝倫不墜門祚再造且將施于
後嗣矣夫反奧于冥舍氣于罔觸類于直考親于曾
之夫數也周之窮極矣維極而通而侍御君承之
高朗充實程于先民無爽德焉達源于河而海以爲
委焉焉可極哉人之情習安則忘危石氏孝謹恬侯
侯嗣使公慚卿而大丘微矣侍御君殆爲斯懼也易
曰懼以終始其要無咎斯圖也君子以之占周蓋天
之所眎也周之子孫尚其實之

江山萬里圖序

高一人長帝十之平岡疊嶂錯乎煙波泉石之間
表而無盡人以贈黎君乾德者其守林君廷元

金簡遺集卷六

五

緣民意題曰江山萬里時乾德以推官召圖蓋言
乎其行也亦望之也有致遠之義焉夫行役于外妻
子念之者情也由乎勢則異矣有君臣然後有上下
役之以其名董之以其法能無適情乎德有時忘自
外生者也不然塗人視之已耳不然亟去以爲幸甚
矣民之不可愚也乾德在潤甫三載當道才之屢以
名上士大夫道自潤者嘖嘖稱乾德不容口潤之仕
者賢者與其以役至者嘗接而問焉莫不幸其少留
而又慰乎其屈也以是而徵諸圖不謬哉乾德今爲
御史民其少慰矣雖然道里所經世則多故御史職
得言之拂拭江山萬里如見以贊
天子明目之治此天下之望猶之潤人也君其無意
乎

金簡遺集卷六

六

敬齋遊樂山水圖序

夫藝非專門則不足以盡其妙非以儒者之心行之
則汨於利而或以致戾使人并其術而疑之卽有儒
者之心而不深究其說亦不免於戾爲黷門者所誚
嗟乎儒而通藝而不頗蓋自昔難言也已堪輿家學
在百家中尤正其略見于詩書皆關係國家固儒者
所宜有事奪神功改天命某不敢知乃尺寸之地或

蔭或腐或水或泥或鱗或蛇或茜而紫或垂而珠則
嘗親見之是胡爲而然哉北方土厚水深蟲蟻不生
士大夫觀南方事輒相譏笑則亦何恠于火浣松僧
之喋喋者哉其入仕來得地理錄本無慮數十種丁
內外艱家居七稔爲先人卜藏時從族叔敬齋先生
上下原隰與聞先世緒論以格于古墳獨若符契悵
憂苦之餘神思忽忽不能領悟先生游郡庠三十年
屢戰場屋不偶晚乃託地理以自適家故饒積雅不
在利其爲人相慕特以識蹤跡然非士大夫知音亦
不可得也昔王右軍以字掄其文趙松雪以畫掄其

金簡遺集卷六

七

詩觀者其無以藝名先生哉

永慕圖詩序

康君子祿以疏來請曰學不幸先君子先母棄捐思
爲旦夕養不可得求其聲若有所聞而卒歸於窅寂
維是容貌維是嗜好猶可假物以見者爰繪爲圖以
時展敬焉知先君暨不肖者皆辱賜之言雖然議必
自其鄉先生幸有以教小子余惟凡圖以志忘也父
母之恩無所解於心奚以圖爲對曰無所於見也猶
曰庶幾其於此乎亦以眎後之人也而心靡無所致
矣列諸花植物則非故而意可求也歲時花開取以

爲獻冀先君之靈或一卷而來爾思極而苦則宵寢
焉而已矣曰此固孝子所不能已者也然吾聞量夫
平生大端若家禮四祭圖若收瘞遺骸若盛寒食雀
以餘粟有親親愛物之意焉踵其迹而由之量夫固
未嘗亡也推其意以達于類顯揚之孝尚有大馬子
於此求慕則知慕矣

送東泉姚公榮歸序

嘉靖乙酉夏六月 朝廷以兵部右侍郎東泉姚公
爲都察院右都御史提督兩廣軍務兼理巡撫公至
重爲夷不先夏奠內者固則師虞民隱日閔閔勤恤

金簡遺集卷六

八

之既適攸居無苦于寇攘顧惟田賊猛者自

先朝通賦擅兵殺命吏而欲之符日稔月朘烈乎若
火攸灼弗絕乃以丙戌六月興師徂徂凡三月猛賊
就戮巢穴蕩平

天子嘉悅視功載加公少保秩左都御史脩其子錦
衣百戶公不自爲功一再辭不允會 詔修省又引
外辭 朝廷知公不可終奪也聽致其事給驛以行
于時代者爲陽明王公未至公旦夕調兵食肅紀綱
無異異日殄除餘孽以圖休畢蓋又四閱月始得代
無色喜無慍容穆如也曠如也人莫得窺其際某觀

自古功名之際人臣無以文侈者鮮矣賞不當功噴有煩言若平吳之濬平蔡之愬未厭輿論而扁舟以行意鼓缶而歌烏焉者無復惻怛之實詎非所謂賢者邪抑有困于左腹忠不蒙省翔翔乎河上徘徊于國門之外者雖其過不自下然豈人臣之幸也哉是故自周之難而所遭之不可常也以今觀于我公澤之下施若河海之潤惟受所極耳田州克平則寇斯擊而風斯迅昭乎其覩聞也豈其以文侈哉然而賞不受命非以干譽也予告而歸非其忘功也德莫盛于勞謙恩莫隆于體恤于驛尤有禮焉上下相與也

余簡遺集卷六

九

茲惟厚哉業且休矣猶事事以需代則雖古之君子猶或難之美哉善乎大道爲公已世之頌公者盛矣當公起家進士歷郎署出典學政晉長藩臬政教章矣時曰文撫延綏佐本兵以至今茲成功序矣時曰武斯二者天下之美稱也而未知公合一之道也蓋聞之事功之成本于忠誠善於義理忠誠存乎心義理存乎學心純故利害一學明故是非辨公之學深矣粹矣非某所能窺其緒餘乃公之心如青天白日則夫人皆見之是故用之附衆則文用之戡亂則武其本一也公豈樂取乎哉禮七十而致其事今公

年方六十有三而遽得請逸之者殆終以煩之與公固無所與知而士之望在焉公歸矣于天下豈得遂忘情乎

贈東川羅先生致仕還鄉序

進退者士之大節也由乎遇之謂命適乎已之謂意相時而行之之謂義矜乎外而世稱焉之謂名必也久而後定乎出處之際夫豈易言哉甲申春東川羅先生過余謀所以去就者時余藩政才數月某曰惟民思治惟國需賢惟吾輩觀而善孰與其去惟先生留先生搔首久之曰某悟矣君子慎終炳于幾先

余簡遺集卷六

十

弗損之益不必有位請飲餞爲先生別先生曰諾居數日按部嶺之西矣越日在柳猶往來二郡間料兵程食考成計要若汲汲資進取者心竊疑之乃秋七月故事當代先生始歸歸之明日以滿告又明日移文告休監司察案郡縣留之不可具疏拜授使者而北又明日行林省吾守仁謂某曰可無疑東川矣夫昔者嶺西有警也未代而歸不幾於避乎悠悠然以俟其至賢者有不爲也東川傾曰吾覩顏數月爲三徑咨豈誠然哉今既終事曾無滯遲則吾子之初議也確乎果哉然而不迫矣某聞之灑然以釋欣然而

慰又自愧學陋識昧知東川之淺也既而疏下吏曹
素賢先生且察其未衰檄慰留之藩司具詞卽家趣
之使者交道久之先生復至韶于南華僧舍止焉有
竊議之者某曰慎哉無若子淺而愧也夫臣子於君
父不得命可遽安之乎雖歸事必復請于家不已固
乎于藩不已煩乎寓非其地則猶夫家也是故于韶
不遠所治也待命不越境禮也止于僧舍不敢以官
居也其示乎志者著矣先生聞之曰無庸某歸矣敢
潔其名然子寔知我宜有以處我者會左轄儉菴梁
先生至雅隆斯道與省吾議白於當道爲具疏陳其

金簡齋集卷六

十一

誠懇卒得請如先生志於戲先生完人哉何世之多
言也當正德初逆瑾擅權言爲厲禁先生時官大理
獨上封事論諫幾罹奇禍士之至難也或曰近名起
守台州力行教化耻爲赫赫聲民曰良父母也或曰
寬而過卽其請致其事前後論議者何如邪故夫入
人之難也非久其能定乎知命者不以名累心知義
者不以意逐物斯固先生所以酌乎進退而自完者
與然某爲先生謀而顧自違其言因循竊祿至於今
未能引去豈俚乎人而暗於已者邪於戲出處之際
難言也非先生孰以教我

贈南津胡先生入 觀序

古者各以其地來朝最遠者至六年王制合諸侯五
年以爲常今 制以三年期豈其奔走天下而勤之
固曰無淹善無淫害正朔治象於是焉一志淫好殲
於是焉達歲會月要於是焉計幽明甄別於是焉
是故天官卿典之御史大夫監之協以求允然後
上行其賞罰厥惟慎哉雖然以外則疏矣郡大夫而
上猶有聞也於下則漸卑矣愈卑愈疏愈疏愈墮不
於藩臬長貳叅焉弗可得已况東廣遠京師萬里好
憎旣殊毀譽無端雖郡大夫而上猶有不得其平者

金簡齋集卷六

三

而況於其尤疏者乎不於藩臬長貳信焉弗可得已
一方生靈之命寄於群吏群吏之賢否視諸藩臬苟
非其人意忌無良良罔養患奸昏逾倒植善柔中奪其
何以贊精明之治而風斯人于訓也

皇上御宇之五年天下諸司當入 觀東廣臬司則
南津胡先生仲器是往其小人則曰山川悠遠寒暑
載離我大夫得無勞乎豈不爾思我則用逸是其嚴
而怨靜而亮其必不奪吾小人所恃而滋蔓草之陰
者歟其君子則曰禮無越境制也貴不加微遠也我
大夫茲帥其屬入

天子之都而近 清光顧非榮哉又曰我大夫政成維公論在 朝廷繫下國敢終以爲私夫小人不私其逸而忘其勞君子不徒榮之而欲天下公其利非要而然也民惠于政惟其心乃罔逸口政微于民惟其實乃罔不用情直道之行達乎下矣善哉獨念其學不加進德不加脩而冒焉有爲南津弗是讓也時引而歸于是其亦亮某之愚者乎三司諸公于其行也皆憮然如失友道之難期于不負而已矣若夫名位通顯在南津有足自致而非所以相期也茲故畧其辭

送祝君公敘之廣西序

選材程事視地而授職銓法之大端也材惟其宜乃濟事惟其習乃安地無相遠乃孚以達銓法之微權也祝君公敘僉廣臬四年銓部推福建副使者一江西副使者再皆不果用最後以廣西請 詔可無曰無擇而使之公敘起家進士拜刑部主事晉員外郎出僉臬事執邦刑以糾治誠習而安矣然其敏達剛果若奮利鐔以當排囊奚其以事局哉乃兩廣皆百粵地自南海源流而上挾日即可至桂林無費時日以曠官守無勤候人以稽民望茲其無遠哉然江右

若閩亦壤地接畛也而風氣所通聲教所同孰與廣右上不眩乎其俗下不疑乎其政蓋其孚者素矣擇地而居以便其身時乃有厭薄心而豈豪傑者自待邪 國家用人常先諸難今潘臬中賢知多聞者彬彬乎盛矣豈謂無擇而使擇之慎則望之備矣雖然馭駟馬者不釋銜策急而蹄縱而逸廣東西亦有不能以槩眎者公敘嘗教余曰無以聖賢爲異在我而已夫聖賢之道無難易無遠近執而行之非近名也曲而通之非爲邪也誠心形而民德惠矣廣右在職方非純乎夷其郡邑善者且與中州埒蓋亦昔人振

起之積也公敘學聖賢者也茲行也君子將取徵焉余自癸未得從公敘後辱道義相期顧資暗力弱無足以信于人方幸物論昭融公敘駁駁嚮用矣劑量開闢以大宪厥施使斯人曉然知吾道之非果爲無用也豈不美哉是亦三司諸君子意也故責余贈言而不敢以不文辭

送蘂谷王先生赴江西參政序

官聯以會外治藩臬長貳凡爲民極常以聽之成以維之罔非其職維行君子舉職以正體體正則事協而民安之罔養崇名曰意欲使而遷難曰私一切爲

小治辨曰苛謂人莫已若越而代事曰遂是故師師之風鮮矣怠者事廢私者誣上苛大則遺而遂以蔽終其無以視下也矣有於治是故君子非夫才之難而無識之爲患識然後能明體明體然後能正正者非他也職而已矣葉谷王君時行繇廣臬副憲晉參藩政知者咸爲吾江右人士幸之曰其爲吏廉而勁敏而廣廉可與守勁可與執敏則達廣乃弗固抑自其任善矣葉谷早孤而貧爲諸生耻泯忍殉世第進士服官政矚乎無汚夫豈于今則渝敏若勁者恒易然吾見其爲冬官主事受事以敘會轉刑曹刑致其

金簡遺集卷之六

三

糾出爲兵備戎敵其奸無非職焉今藩與臬異事亦隨之而無過計者雖然朋友之義則然他日葉谷謂某曰行矣何以教我曰君知之乎尸不助庖農不易工非其不能所事者異也曰予敢侵官曰同車而載或推之或輓之不戒而力所志者同也曰予敢自擇使利而遺公曰注水于尾閭將漏卮焉塗附曰予敢不察弊源而略其銳夫政莫先於明體凡是皆微言也既知之矣其於政也何有無亦無忘斯言終惠我人因請于三司諸君子書以爲贈

歐陽恭簡公遺集卷之六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七

序

送大中丞儉菴梁公巡撫江西序

士始仕志于致遠辨利而崇義研慮而畢力其氣充然壯矣績爲有徵需而上行志或少弛而氣亦由之介者病而易勤者病而簡直者病而詘任者病而紊故大臣之道鮮矣今卿貳缺時選諸藩臬之長藩臬固大臣之望也某自承乏廣臬所與賢者衆矣從事久而微實信如儉菴梁公可無愧哉明發視篆事無小大必親決日入乃休不亦勤乎錢穀出內無辟名

金簡遺集卷之七

一

無市權可奕世守之不亦潔乎若法典損益土俗人情所宜罔不周知亦罔不適于行不亦達乎請謁易跡吏胥惴惴受事公府覲密嚴于法罔不亦肅乎勤儉之用也潔道之守也達義之制也肅政之體也是大臣之具也二三年來巡撫缺廷論未嘗不屬公于蜀于鄖于楚凡三請不得命嘗爲其地惜之乃今擢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撫吾江右寔惟

聖天子軫念之至而吾江右之民其非獨幸與夫吏之荒于懈也財之耗于弊也民之困于蔽也法之移于黠也紀綱之廢于詭隨也自昔而然豈邦或不允

爲幸有公以涖乎其上視其勤于以率怠視其潔于以興耻視其達于以振滯視其肅于以明作蓋將有不待刑而厲者何也躬行之感人也固易哉惟公謙退不自謂能以某邦人也必曰何以語我顧某誠無足以相益非敢自爲諱也愛而不自已故樂爲邦人道之非敢以爲媚也老成典刑天之所以遺人國也天下之屬望豈終得私乎哉而勤小物矜細行古聖賢之心蓋老而彌篤者也易曰君子有終吉請以爲公祝

贈少司徒王公考績序

金簡遺集卷七

二

職官異署而同秩貴若等得相乘爲考然惟兩京爲然同年王公應時自布政使擢副都御史巡撫大同遼東者二年有奇以南大理卿滿有詔復爲卿爲卿又二年有奇而以南戶部右侍郎滿凡實食六載而在棘寺者強半戶曹以奏績告贈于群公卿矣棘寺官勸請于秋浦汪公珊中贈比曹吏公以役余於是趙君某率左寺僚王君某張君某王君某率右寺僚王君某趙君某偕至致公意余自度不文且複出不可秋浦公又令司務郭君某謂余爲戶曹言者戶曹主之某辱交游二三子實故吏爲是其可耶於戲

同官多忤勢往而疎繼之人情有不免焉茲由行古之道安敢以辭解惟考績之法以待庶職大臣天子所置使各帥其屬而脩事事成則以爲績故雖三年考之而冢宰不得詔

上以行黜陟則貴重已矣雖然自我者難匪望則易匪明則蔽匪公則窒匪容則弗盡匪誠則弗信况大理獄之所寄于勢于貨于來于內于反者日偵隙而授之南都素號清議其流至於飛語單辭相扇動使人眩於是非之實亦已久矣自余再至里居謁舍無聞泛相訐者事有經結竟後叅訊罔不協比嘗接諸君議類皆平允有文耻以深故聲名議者謂南都刑獄今日殊平有以哉公行矣唯國家陟明惟群臣德讓石城秦淮之間寧復歲月淹也若等遠佐國計俱嘗有勞不出此緣大理僚屬之誼故言大理爲詳

送省吾林先生朝覲序

立天之道曰陰與陽立地之道曰柔與剛人之生也得天地之氣而性肖焉凡陽必剛剛必明君子之道也凡陰必柔柔必暗小人之道也惟明故心存而乎德成而教言微而信事修而公其爲上易知爲下易使也而天下之治由之柔暗者反是依附糾紛詭秘

乾沒苟惟其便階之爲禍不恤是故君子惡之某非剛者而見乎其似者喜矣入廣來一時僚友之盛無非剛明者殆非似焉已也故以慨懼之資得相慰籍朝夕觀善免於罪悔其非幸哉省吾先生茲以入覲去其能忘乎粵始仕卽聞先生名曰是評大理慷慨歸罪脫長貳于禍者其後往來浙東西聞諸道路曰是守四明括蒼吏治烝烝幾漢循吏者心竊慕之然初未識也某之改守福州也聞先生憮然者久之豈非用剛之難而某之不敏其以聞諸先生者無乃誤乎辛巳之冬始會于三山形迹倥傯先生不以爲疑獎借扶掖比於故素常思爲御恐不可得其何幸而獲相從于茲土也先生長某一紀望隆而秩崇顧不耻下交諸所持論與其立政矢無愧於妻子而況於朋友乎惟三年述職萃天下諸司考其幽明當先人品之別廣之爲剛明爲柔暗者得而言也夫人亦曰茲行也善人恃焉淫人思焉寧使讒說殄行進退失實以貽遠人憂今

天子在位日新政理往往召自藩臬登諸顯秩其惟君子之求則先生固其人已然非某之所敢知也抑從高則責益備晚節末路持之尤難易曰其亦危其

剛勝耶請以是父要面諛而誠不至者非先生之所望於某者也

送龔君懋陽知潮州府序

余先忝南臺右副都御史兼督江操龔君懋陽以御史巡江相知爲深其爲人廉恬漠無芬華雖剛稜嫉惡而不爲籍操切明習吏事要道利可久蓋原原乎若淑君子也爲御史凡四年吏部奏以爲潮州府知府報至余訝之或以相謂御史誠貴要然出貳臬司守太府異時則然資得參藩議弗用而用府以爲正子訝之無亦薄潮州邪曰非也余念懋陽雅志本朝

而弗之竟耳其同官王君某繼率其同鄉諸君子以余嘗官東廣爲懋陽問潮對曰東廣轄府十而廣瓊潮三府爲劇雖然廣爲都會諸司治焉有司勞於外而瓊在海外有監司分莅之內無奔走外弗隔於海專城而治潮尤勝矣乎且土地衍沃厥賦輕其民富給學士大夫秀而文斯不足與爲理乎王君曰否今所聞者異是土地衍沃而議者疑近利謂其物產饒也民富給而有淫心焉則多爭私相勝矣學士大大持古今論議豈不斐然文哉而嘗仕者類以枝柱爲懼嘻人言無已甚乎夫庶幾由人乎哉苟無其實而

人云然即庶可愧也墨可受也苟有其實人雖無言而吾自昭然必也譽之可毀之爲不可邪亦終潰而已矣特操昭於詆謀遠猷熟於根柢惡知夫石門之水非吾爽心之資邪惟君子惟能克己克己莫如庶非無取也爲能不輕爾矣孰得而妄與之非無與也爲能不輕爾矣孰得而貨取之是故以臨利潔以治民公以當士議屹然而弗懼龍君往哉翊翊手操準繩戴白日而行矣秉彝好德民且勿貳君奚疑於士大夫問邪

送路君賓陽守襄陽序

金簡遺集卷七

六

是歲春正月天下諸司會觀 京師

上命黜其無良者于時郡國缺守無慮數十人繼命慎簡百僚往充乃位同年路君賓陽得補湖之襄陽一時在選中稱善地馬襄之先跨鄖爲部其間長谷叢翳連袤數百里積爲盜區父乃誅平 廷議割鄖別爲府蓋自是襄鮮竊發之虞矣又其地多夷曠居民新米魚菜食力而足賦入減薄公無逋責俗號雜秦楚然無甚繁劇大獄而四時寒暑之節大類洛中蓋天下稱善地亦莫強焉是故與賓陽處者舉有喜色曰是不有一于今之所病而避焉者是可信矣然

吾意賓陽之敏才雅量夙著官舉州人者豈不能不次以待而顧以一郡榮賓陽已耶夫天下事安危倚伏有衆人之所善而君子獨以爲憂者譬則身然當手無事尺寸之膚均之爲成其體而何所重輕也唯夫調攝失道病發其經氣爲壅隔遂延心腹之憂何則其所重者忽也 國家有襄猶身之有手足也今其盜賊賦訟不足爲病自其境內可也而鄧沔梁洋居中跨連蓋經絡之會而氣所由行者可無意乎是故訓民峙糧除戎器立之號令凡以防吾郡而已而數千百里之外恃以無恐則襄之爲郡奚翅六邑之廣而二千石之良隱然負藩屏之重是今日用人者之意也如以爲簿書期會足以歷歲月希進取則非予所敢知賓陽行同年仕南曹者凡二十有六人相率祖餞率有論說鐸最后括其大義爲之序

贈李氏民望歸養序

君子入則從親出則從君親尚愛而視以志唯其樂乃罔弗順君制義而視以命唯其可乃罔弗共然情有所必致而法有不必得其惟曰王事重家事廢而私恩未遑於孝子何如也禮父母在一子不從政令卿必父母年七十而往必去官遂寧堂爲行私者設

耶永新李君民望自大行人拜監察御史念母大
人不置以年不應令移病去起而巡察江南諸郡還
即圖歸養嘗所往來者咸難之大略謂六孝顯揚
時者遂民望積勞宜膺異擢以厚祿養是用爲榮
然御史有事四方取道過家宜無不可者民望感然
不應則又曰子爲行人伏闕諫南巡繫詔
廷答不悔蓋以身許國矣今朝廷勵精治理以
備補察顧易志引去豈惟失事宜亦恐非大孺人
也民望輒謝曰某無似賴先帝寔生全之

余簡公遺集卷七

八

皇上拔自選謫列諸禁近亦竊有狗馬心顧拜
朝四方寧謐老母幸無恙以有今日亦惟

上之賜敢不敬承之遂以疏上事下吏部移文覈之
大孺人年不及令者猶一歲議將格又再上疏始得
命

聖天子孝治天下施及臣工不以文拘抑民望誠懼
無奪於便利以能感而通與天下之事由乎其情則
人心以爲鑒而平其僞則人言以爲資民望歸哉君
子敬以持愛色以致婉善以承德祿以備物凡以養
民望天性至孝重以學問躬行之力出於已者

無不致也其所乏者奉稍爾然耕稼字畜亦足具旨
甘大孺人日且安焉安之斯樂之矣外和其味內和
其志味以益氣志以寧神其養也乃所以爲壽與山
林日長定省多裕民望其無遂忘斯世哉

送甘惠州序

職方揚州之南境爲東廣廣爲府十其最名者四曰
廣曰潮曰惠曰肇慶凡守臣缺銓部必慎簡其人以
授士大夫亦視以爲重輕今年夏四月永新甘欽案
民繇秋官尚書郎得補惠州惠視三郡猶稱善地無
廣之劇肇之衝賦不及潮而歲入亦易辦若是固可

余簡公遺集卷七

九

卧而理矣而侍御楊君抑之復以同鄉諸君子之意
問政於予以贈且欽案入仕凡幾年于茲清約如寒
士裕有官稱則既慎矣一是訟繁無稽時日則既敏
矣顧何以益之雖然官有守治有體墮則失職亢則
侵官不可崇也君子之道時焉耳司寇掌邦禁則法
其守也是故執之者貴焉合數百里之人而寄命於
郡而一以法行之不其左乎夫法不可廢也守之職
法則非所先也生民之欲亦多矣饑者寒者愚不肖
者鰥寡孤獨顛連而無告者推而達之所以任是者
誰與卽其姦若暴亦豈特夫人之罪爲然今天父母

之於子也爲之衣食爲之居處爲之室家無所不歷其情不幸而有過猶哀矜惻怛思爲之所時有譴怒不過示之警焉耳矣何則其所主者恩也郡之於民亦若是焉是故養爲先教次之必不得已而后論以法是非有所姑息其體當如是爾欽案爲法吏不當瀆以法告而官守亦且殊矣然其爲人沉靜而謙抑又聞治易有名庶幾其明治體而有以達時之用乎於是侍御君以告諸同鄉君子皆曰然遂序而畀之

櫟塘劉氏通譜序

氏族崇世厚也萬安諸劉在婚姻家有若長江良方

余簡金遠集卷七

十

居者盛矣而皆宗櫟塘櫟塘於廬陵以素以文物望從宦學識其子弟信然其家有宣德中譜云二載繼五仲脩者萬安譜逸於元亂所傳錄本出以翼臆記孔清孔庸纂次雖其源委端緒具什而地易世積紛不可卒次邇歲議校二譜爲櫟塘劉氏通譜至是告成某自櫟塘至某自長江至某自良方至咸會於西昌過予徵信譜述詳矣大較爲始者五曰其唐憲宗時尚安平公主其六世子孫旦家廬陵之儒林鄉爲廬陵始又七世至霍徙櫟塘新墟座爲櫟塘始櫟塘今最著者十房自貴倫始正甫徙萬安長江爲萬安

維善徙良方爲良方始霍之孫紀字正甫安字定甫十房定甫後也而始貴倫祖其所近蓋推有功之義也徙且數處而稱櫟塘者故也徙長江者正甫而係之邑大始也良方同祖正甫而曰維善亦以識始也大抵異以往略自霍乃詳皆仍舊聞非有增損而提宗衍派系名著代子以重繼地以謹分莫不燦然卽敘如是而有弗信矣乎余奚言爲諸君辟席謝曰昔周益國文信國會翰學周文襄六七君子寔訓我族而寵存之先生既覆曰信願終惠言余淺陋何敢望前人若言以爲助則余安敢虛辱夫隔二邑析三族而處上下幾五伯祀通之非以致同者歟雖然德相愛也氣相求也罔不由同欲相憎也患相擠也亦罔不由同君子於族系之以姓矣又有飲食之節慶弔之禮勸戒之規夫然後同劉自宋以來再尚主爲戚起家科貢公卿文士彬彬乎後先相望矣其居廬厚聿興禮節如嶧斯興如鼎斯受孰始之而孰之邪於乎其可忘哉記曰仁道親親也親親故尊祖故敬宗敬宗故睦族夫推尊祖之心以達乎睦族蓋君子所以致同也諸君請歸告其族人無曰維善大師師惟劉子維余亦庶有助

泰和文溪曾氏秀溪譜序

曾君濟之頃續家譜其法頗異於前家而識者善其詳備而近史余交濟之得聞其略上下離合非文弗該故首之以序序敘世也正名定傳時乃不亂故次之以圖圖以明世序以徵德甚哉繼序之不易也故終篇三致意焉余讀至是首尾聯屬如聚如矣其曰秀溪者繼文溪而別者也前乎此儒宗龍運之西湖歷三世矣宋亂家殲于兵殆盡猶無所承也祥齋託存於張氏者幸也竟奮由藥家于秀溪爰生元甫行厥休緒是復有曾氏者秀溪也今居者惟克庸一派耳

金蘭公遺集卷之七
上

文友之後遷清溪壽先應滿與克偉之後遷沂溪如遷者皆宜有祖而不得祖大哉廢興之際雖百世秀溪不可改也其曰文溪者別乎同姓矣昔少康封小子曲烈于郕至春秋時郕世子巫避邾莒之難奔魯去邑爲氏天下氏曾者始之是故氏而不祖莽之亂都鄉侯據舉族渡江南方氏曾者始之是故祖而不世刺史慶留家于吉凡吉氏曾者始之是故世而不宗慶三傳至延構居文溪上邑是有曾其族稱庶而賢者大抵多二評事之後是故宗之溪者近之也秀溪又尤近者也不然本本元元巫其非祖也哉余考

曾氏在宋安止安強之文行美矣而安榮以從兄弟之子翱翔其間翕然稱良何其盛哉諸若文溪之教江華之政或修禮而不苟或傷時而慟哭亦世不乏人矣祥齋汲乎微哉微而再續至我明興首策進士而曾氏得一人焉以開族先世緝光融不彰於官學神明之胄固天之所與巫去邑而大賢生非矜其失位而故厚之斯亦有熊氏之烈也邨國之功施于萬世寧唯其庇子孫哉雖然有善承之民猶將私之承之弗善又如其後何故夫聖賢之苗裔爲尤可思也夫自卿大夫至于庶人子不有明訓乎居位而思

金蘭公遺集卷之七
上

其事隨力以求其至斯人莫不尸之而況子孫以傳其家者哉濟之博學清才兢兢以從事言必稱曾子於戲于是其訓豈不厚哉

螺江周氏族譜序

螺江邑地也繫之周以周著也抑其觀聞者故矣周之先相傳凱之子徙太平鄉始開南族十三世祖仁北朝爲鎮東將軍子杞避馬殷亂自鳳岡徙高山里邑是有周舊譜稱州者邑時爲州也其後慶章仕宋仁宗官至屯田員外郎金叔仕宋理宗至敷文閣學士蔚然徵於世矣而昇叔子趙均金叔子榮可則螺

江所自徙也伯仲而派苗裔滋矣至正兵亂譜
國初子禎撥拾世系宦牒若墳塋存者爲家譜蕭松
石敘之至弘治積五世矣傑序次登之爲續譜府同
知蕭彥敬序之正德戊寅德孚本二錄重加輯錄文
凡爲族作者亦附之世系篇委哉其言之也無何卽
世至是尚威兄弟協族議鉸梓以畢其志予與德孚
同舉進士其子縣學生循理婿家兄西洲維是周有
休緒能無慰乎夫人道二居者力行仕者善職所以
立身也子孫以爲訓施於其黨所以立族也守分而
由度所以力行也軌道而石畫所以善職也事由其

金蘭遺集卷七

十四

實無以誕終所以訓也國有風鄉有俗家有承其義
一而已矣以澤觀德以德觀世以世觀族以族觀鄉
國猶以爲賴是故故之別於地著矣周自評而降朝
奉學士盛矣後雖不顯然以衣冠望鄉黨無卽實墜
執禮而不變者又時有人焉一發於德孚出保全邳
入清邦禁生則州祠之沒祭於學官數遺而成就之
有非一日一人致者蓋君子以之觀周達乎天下矣
維譜家史也章往而詔來聯殊以致同有以異乎無
邊前光以正常軫綴食而救卹保於太和周之德澤
其未艾也予言簡信

清溪蔣氏續修族譜序

得姓同稱祖不必同今必曰某族出某之後非六聖
賢則有名位功烈人不則厠品逸士亦必焯焯著史
冊者故君子嘗疑於其世然余近觀物理斷港洄渚
託諸江湖且近而終不可以幾晝夜滾滾童孺知其
有本豈必窮河源哉夫崛起之家猶徵其先所惜者
淺淺耳歷數十傳上下數百年詩禮文物齒于鄉評
若是者祖前聞人又奚辱焉邑清溪蔣氏祖漢安陽
亭侯琬而宗茶陵守公輔馬殷之亂諸大姓自長沙
來言者班班而是亭侯湘鄉人也湘鄉茶陵皆隸

金蘭遺集卷七

五

長沙則猶父母之邦也于吾邑其地矣而壤地相
接風景不殊亭侯功在漢固宜有後遭變避地而不
出吳楚之間其源委要自可尋譜脩于異世未遠也
此慶錫輩奉長者命從事第續之云耳非有所傳致
而加綴者吾是以徵焉聞之公輔之南遷也卜曰于
水止夫溪亦多矣而此獨以清名者意者其有異乎
而爲是區別也溪餘波鄉人得利之而將獨以姓擅
其來也久矣今而往無亦斯之念乎濯纓可洗耳
可浣心而出否可風自一人而達于同族昔灌氏居
潁川潁川人歌曰潁水清灌氏寧吾亦川是也

城東蕭氏重修族譜序

蕭君廷舉率子姓重譜其族八世而上本庚寅譜述而不作自二均下書字若號若生卒月日葬某娶某子某諸家文字爲蕭氏作者則爲別錄附焉其言曰元之亂均仁府君挾譜脫兵火間幸矣然家自是多故歷永樂庚寅又六十年徵素巷府君輯之今害其承是蓋廢興之際譜故以年繫謹之也城東再復再徙支派日殊而世系可次不得通譜而譜吾所自出者故二均得詳如蘇譜例雖然必有徵焉附之文所以翼譜也曰族子社介過余印正吾宗楚公嘗爲蕭氏敘譜輒於寅譜良合其先唐相邁之後曰緒之康居洪在吾邑則自宋御史平一始平一子鈴銓子鄴鄴子五人惟長休有子珏餘俱無後然子荆先生義不仕元以春秋教授清節凜然亢其宗珏字公瑾居城北某元授吉州錄事居節巷子均府均仁五傳至存義號素巷卽所輯庚寅譜者又四傳至廷舉上距御史二十一世矣吾又考文貞冰玉諸先哲言與譜參驗述者遠矣然而不誣詳者賾矣然而不亂附者熾矣然而不溢廷舉尚賢右文敦尚本宗以能成茲譜可書已於戲山以出雲或以璞玉頌之爲

金匱遺集卷七

六

也茵榮而梗汎又安所置忻戚乎夫蕭豈不以世相重自瑞至邁咸有名德至于今述焉明經守義如子則雖無位世寧可少哉休問歆乎同志前軌以爲本轍人道法祖以能末世然則執三顧之志以後八葉之盛豈其今昔異耶余小子何敢繼楚公尚而蕭之世雖然有思古之心焉是以終言之

陽恭簡公集卷之七

金匱遺集卷七

七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八

序

蜀內江高氏族譜序

嘉靖癸未余從三峰高公太和朝
族譜已諾爲公申告族人會趣還治本
是公擢副都御史撫臨下邑并以序例
本末高之先本呂姓太公封齊六世爲文公丁高孫
僖用王父字氏爲高氏始元末興六自孝感避地入
居瀘爲蜀始子朝端字均璋卜築富順業巨內江地
爲內江始四傳

厓公其始本史法纂圖以敘世

有聞無考者

後本歐蘇譜例五世再提未及

成書以付三峰三峰咨于父老久而後成之蓋其慎
也古者狀以考閥閥聞于邑者不必聞于郡 朝有
賜光顯矣故首 恩命命以章姓或遠而遺之或近
而戶之或旁而推之統于一本故次世系雖然代必
有人隱脩其行仕著其勞夫然後不辱故次行置敬
其行必思其儀觀其儀必考其言故次圖像次著述
又徵諸人言記贈章美也傳誌告遠也哀輓傷善也
存沒備矣亦所以爲思也夫亡有子而嫁與出同
于其子再醮之婦雖有子不繫于夫流爲伯道與不

其死者例同自絕則其爲懲戒益嚴矣子觀興六
行雖無紀然入蜀有子功同鼻祖此必有當天道者
抑世亂遵晦無以自見邪淳篤仁厚再世相濟以胚
夔川江山之休東厓幾昭融矣南城愛紀圭峰無愧
辭七月去岳其曰無遺乎博受而誕發又自三峰始
清操美政正氣直節驛其聲而吟者久矣乃其光明
洞達嚴密仁恕予誠不佞自謂知公爲深亦將持是
以占世曼倩高蓋貽自治獄饗榮以及子孫則少卿
有自致者矣蜀人寔言其家世多長者敦尚忠實公
殆不肅而成者

以之占族何得不爲石氏哉山

生瑤琨居受其潤終于明堂與世稱靈唯無毀其璞
耳夫勤力者民之分也盡心者士之職也分明則行
立矣心盡則勞著矣公論之行自鄉井達異時賢之
而號異之而官而字傳之旁書之以勸無若顓蒙無
所聞此公自待其身以望諸族人者于世道有相焉
于是以繁其辭

餘姚王氏族譜序

君子類族無遺世豈非其心哉必也無誣蓋吾家譜
闕者五世眉山蘇譜斷自高祖下非文之不足也南
京大理寺評事王君維岳咏予王氏二譜一曰原譜

祖言迄汝梅一曰南譜宋建炎後居南者某之按圖
王得姓木王子爲所謂緱山王氏者也其後元威居
瑯琊子陽居阜虞霸居太原茂弘居山陰昭逸居華
祐居汴直臣與其弟直躬居宛僕居城東鉢鎮居樂
安城東樂安皆餘姚地凡徙處者九子喬五十世爲
後唐左拾遺徹徹三世爲丞相旦又一十七世爲維
岳凡得世六十有九自晉迄今上下二千餘年班班
如指昔之言世族未有若是詳者維岳感然對曰殆
哉其不終亂者幸也某四世祖資洪武間鄉貢籍在
有司甚明子復舉人材里書曲諱至改王從黃事

金簡遺集卷六

三

聞下吏議賴夏文靖公申理得復舊不然族人亦既
黃之不幾於無祖乎念惟國家之恩施及異代俾
我晉國子孫獲承代序于今又二百年矣家君恩其
久而寢逸也命小子纂次之惟先生先世嘉言在譜
無以爲辱也而繼賜之繫我族寔世賴焉予不文不
敢當感惟今昔之誼敬謂維岳曰史闕文以傳疑也
譜亦史也君家拾遺而主若疑於詳然出文正公自
述有不信邪晉國而後聞人繼顯史有傳堂有記像
有贊神道有碑墓有誌銘而執筆者有若范文正公
文忠蘇東坡楊鐵崖劉文成諸名家天下莫不宗

焉世近則多故德承則多文故不足徵諸文文不足
則徵諸故如南譜詳吾猶能徵之又安所置疑邪無
亦符彥卿之報與然使符氏子孫至今亦不能無倦
色何天之眷眷久而不衰邪嗚呼猜忌殺無辜享國
不永斯言之利獨一符氏全邪宰相不校謗言按察
使不摘細故又何世世用心相似也泉之甘矣既又
沒之基之固矣既又培之是曰自貽夫天豈以私王
氏者哉維岳忠信有文亢盡心法比多所平反其將
修晉國之業而載興王氏于南也鄙言庶幾非僭矣
樂安之族有徙上海甌廂青海鎮者與維岳同七世

金簡遺集卷之

四

祖譜不得詳而得附著之蓋亦本支之義云

柳衡祝氏族譜序

在昔至人德爲世範功贊天地子孫食其報奕世滋
休故言衣冠之族多出神明之胄然匹夫一念鬼神
錄之充其分願式訓于家代亦有聞焉豈必皆貴顯
哉而世尚門閥求諸遙胄黃帝爲熊老聃爲李王謝
宗于江左崔柳游自河東其皆然乎哉非鬼而祭此
有所弗食彼有所弗臨均之爲虛也祝君諫鳴盛譜
家族例肇基者大宗祖之小宗各祖其所自分蓋自
芳叔以來于今二十世矣芳叔始由清遠海村判鄉

州路留家衡陽子姓蕃盛於是有三祝之別五傳仲
原六傳宗華隸衡州衛則去乎桂陽矣而不得視肇
基者猶之居衛也三祝分而十二戶可爲祖衛分
而兩伍伍可爲祖以芳叔視之則本而支者也天下
寧有二本哉清遠所自從系而不詳去乎清遠矣亦
以本斷之也余按祝氏見于載記者若祭酒舞公風
五經誠掃地矣召陵之會子魚之伎可少乎哉涼州
之功效卓然新安之貲力順善斯亦可矣而一無所
附其中言世德略矣所存錄者又皆人道之常鳴盛
博學高才足以蒐羅往事形容盛德而不敢以私加

余簡遺集卷六

五

諸其先者蓋其慎也夫枝葉盛者本根必深吾有族
而蕃焉吾學而仕焉其誰基之耶以影祭者差諸毫
髮求於冥漠氣無不通是鳴盛之志也是誠厚其先
者邪鳴盛在諫垣必盡其言爲守必盡其職不以辭
色媚人愛身以重其世者豈淺淺哉夫祝氏積久而
發于鳴盛又博大若是將不有錫然其震者乎觀海
知河則因鳴盛而知其先亦可也

南溪蕭氏續譜序

余昔北出武陵過南溪里見高門轟峙文梁勁楠如
織釜鬲之氛滃滃出喬木上里人謂余蕭氏居是相

傳餘四百年矣至弗容析而他處亦往往成聚大抵
多舜翁後余族與蕭累姻且道里近心知其然會有
事四方不獲操几杖爲長者之遊以闕舊物而挹遺
風顧本末猶幸有鄉先生緒言蓋王文端公爲蕭氏
序譜者再其先本軍巡覺辟馬氏之亂自長沙居邑
早禾渡子清卿徙瀘源四世孫演演伯子大承事徙
南溪三世至濟行其仲子舜卿生祥甫祥甫子五人
德高德明德美德仁德濟德德高傳二世絕德明子信
可早卒狗元俗以弟德濟後之舊譜稱南山府君是
也永樂初南山之後承 國教令始告祠序正之而

余簡遺集卷六

六

以自明繼信可弗嗣復以鵬起繼之及正譜格于煩
言于是南山別爲房譜然由此兄弟竟正其名絕世
再繼其祀公故以仁聲義問歸之事在正統十一年
又十二年爲天順丁丑德美德仁之裔能以義克相
繼合于是作族譜而舜派畢載矣公所謂百年名分
復于一旦以成禮義之俗蓋深致其幸云至是判府
澗松君使族子嘉示余續譜曰以繼新譜也蓋族譜
行未幾因爭訟熾熾且數年復加輯錄則猶族譜也
曰新其以衆志志乎時成化癸巳歲也距今才六十
年而子孫未登者至千五百人以其時可矣乃有若

宣獻其仕五鵬各得人以任編纂淵松以高年碩學
總其成世備言核無遺議矣豈非世澤之相與古者
薄狀以考門閥官爲官族所以明貴也邑西鄉入
國朝初未有登台輔者而尚約公首以明德舊學累
官太子少師戶書翰學相

景皇帝赫奕矣然不以名族而當言蕭氏必曰南溪
者蓋以地著舊矣攷其世舜翁若淑定表人倫肆保
障之義以達讓死五荆昭乎物矣其族世守爲法而
敦尚木實子弟非菑穫則誦詩讀書皆有常職矧矧
無驕惰意以能居裕其生出章其用如是蕭氏惡得

余簡遺集卷六

而不昌乎世遠易狎齒繁多議地高善陵物大揜疾
今之日在持之而已矣無亦若導南溪潛而淵潔而
溶以達于河海無閼沙石潰其隄防可也余不佞無
能善俗而竊幸大家足以繫民習也是以厚望之而
僭言之

千秋康氏重脩族譜序

載籍中一乳而三子者有之然不常見亦不能究竟
其後爲壽殤賢不肖矧曰各有子孫爲名族如康氏
者康先金陵人也南唐時國輔娶司馬氏一產而得
男者三唐主以爲人瑞皆封將軍唐亡三子者來吾

邑伯子文正將居銅莊仲子忠察將居橫乾季子信
副將居古瑞山此譜爲副將作者後自三徙達舍其
子復恭又徙譚山又六世暖復居達舍而系曰千秋
康氏者千秋邑西鄉名也諸徙地皆在域內故云然
舊譜有文信國序謂宋祖定江南仁恤李後及其懿
親得擇便地以居而解公大紳則言副將從後主之
裔俱奔江南考通鑑文山語是曰懿親者豈司馬氏
賜李姓而三將又俱有名位邪五代間惟南唐爲少
安雖不足致休祥然宋運將興和氣潛復而康氏亦
必世有積德故三子者卒逢開寶之治而衍西昌之

余簡遺集卷六

八

祚者與後雖無甚顯者然武城以常布衣高以督賦
二公與之言豈其無擇若眉縣柳衛之政墨敗者愧
而當道樹坊表閭以旌桂陽之教則賢于厚祿無聞
者多矣抑詩書之澤豈以槩世者哉予五世祖妣出
譚山顧舅氏已矣而本源所在誰忍忘之況舉族婚
姻一如貫如所相祝願以圖久遠者無亦曰質樸忠
信爾爾前人子弟所有事非耕稼則誦讀此天之所
賦以垂景福者也昔舉以告鄉人疑予爲譏諸君視
予家何如雖然予族猶有以予諺且誕者況於他乎
雖然予言之予行之而予迂僻之

下于天豈有窮哉

具慶並封序

嘉靖戊戌冬十二月壬寅

皇上以冊立

皇太子詔天下誕布恩恤内外文職無論考得給

請勅南京戶科給事中何君善充用是進徵仕郎墓

南松逸先生封如其官母麥封孺人頃 勅命下六

科諸君相過慶且請爲二老壽余從賓客後申贊曰

於盛哉此人臣所不能得之於君子所不能得之

于天者也夫九載考績則有進律 錫命勅制寔然

金簡遺集卷六

十

蓋亦有虞氏之遺也而仕者難之後獎自一考已則

優矣而有得有弗得 國有大慶若 特旨不在是

然或更數世一見或卒無所遇又其所待下不能無

異世常以爲重 恩非爾殊也乃顯被而祇服者方

榮耳君子樂有父母而王天下不與內性分而故外

之辭也不然揚名以顯其非人情哉

東宮在國慶莫大焉而 累朝詔書無地封典有之

始自今而書充首遇之其爲給事才八閏月耳此

豈爲人臣者可常得邪松逸于時年六十有五麥孺

人少長一歲皆康寧在堂白首拜 命此豈爲人子

者可常得邪詩曰瑟彼玉瓊黃流在中蓋余昔官東

廣已知善充名其鄉士大夫盛稱其祖父秋崖伯松

逸被服儒術再世弗顯而發于善充擢賢科服官行

已忠信亮直足使其親爲君子以是而承 恩雖非

常其有弗稱邪况松逸受封而益敬内外協一檢鏡

攸歸所以壽其家者甚固司諫負天下之寄言之所

階者幾矣善充爲之務明大體扶善類所以壽 國

脉者甚誠如其績殆 社稷之役乎 國恩汪濊有

所弗受者無足以稱也亦有所弗益者無足以勝也是

故君子既觀其人又觀其家何氏既受之矣既勝之

金簡遺集卷六

十

矣其自是而申休命其自是而介眉壽其尚無疆惟

慶

芹水壽萱序

子從父母父母制焉臣從君君制焉左右就養無方

于役則將之此人子之疏節也仕以爲君祿以爲親

雖有公義不廢私恩君能制臣而不能使其子解于

其父母者大也雖然葉已仕矣固東西南北人也父

母從子亦其以君制乎秦人仕于晉車行不憚以之

吳楚未至輒心悖何則非其所習也越人不能寒熱

人固能之已而居寒暑之常則不若越人居越燕人

居燕也君子不擇地而仕時乎擇地以親行者固惟其安焉耳君命不宿于家迂道而省者不百里千里簡書可畏苟適吾事抱關非耻矧曰其以道得民有父兄之尊者邪昔之人盖有臨長坂而迴馭懼危其身奉父母蹈險阻以希旦夕之養殆非人情也已太行之雲可見也其下親舍不可見也歲月不淹親年可慰當其時寧無徬徨內悔而不可得者邪是故孝子養其親既得其地又宜其職豈不快哉古杭林君恕與鄉舉送年尚壯亟圖爲二親養得分教鄒平鄒平東土也風氣與吳稍異然道里尚未遠外無王事

參簡公遺集卷之六

三

趣迫學政復多間蓋庶職無便此者丁外艱去服除補安福學自杭僦舟奉母以來至衢陸走一日放舟下信州潯豫章尅日而至恬然如履戶庭其土地物品自安成產者與夫至自四方者皆得時具以充旨甘四時風氣江浙相類母心安焉君亦喜見顏色頃歲遷吾邑學諭距安成僅二百里無轉徙之勞諸生聞母偕至各以其物助朝夕之養如家人父子然是歲六月二十又一日母壽七十有二邑士大夫相與奉觴致祝吾家子弟相率來告余于時王君岵齋亦迎尊父至邑二君起居恭順發于誠懇及門墻者親

見之昔陳蕃在大學諸生無不省其親者况以帥師賓師之重示之身教將無益與于孝理者乎是父兄之望也無亦曰于其親者圖報乎耳報非其力可致也則以籲諸天來者無疆故不以年期也

壽劉母曾大宜人六十序

先三月有致劉子仰周家書者是時余去鄉四閱月矣亟過訊之劉子曰子之家長幼安好其人固在可問也曰於子云何曰廷臣往屬第良臣兄東啓奉家母以來茲乃報得請曰以十月望日行逾月望其期乎已乃稽劉子大懼若弗克來至是候人報大宜人

參簡公遺集卷之六

三

至平原輿人具輿侍人具茀隸人辟塗劉子御而入觀者嘖嘖私相語孰有子如斯者後六日劉子晨興設醴坐大宜人于堂率家人羅拜上壽和氣氤氳溢乎萬舞聞者嘖嘖私相語孰有母如斯者既而慶者相屬府至運司至三縣尹若永至三學博至最後諸鄉宦至亦皆嘖嘖相顧語孰有母子如斯者余辱長吏且外姻也又揖劉子而昌言曰人莫不愛其親也然而救水鼎牲有弗備焉或弗及焉而子有大夫之祿以共朝夕無遠而左右無已厚哉顧余宜得與於斯也家君以人言聞水多阻不欲來意所未安又

強乎哉其於余心何如也雖然閩之水則誠阻矣大
宜人茲來若履戶庭且迎凡以爲養也而與壽期無
後焉其孰爲之我乃聞曰昔未軒公舊德弗食死勤
國事業且隳大宜人綱紀有家植諸子于成昌于既
否獲于既藝其無顯道者乎劉子達志以節御才以
義夙夜寅畏其無墜在者乎由乎今六十壽之始大
夫官之始也始而晉壽則加邁官則加顯然大宜人
貞靜純一稟則殊矣劉子誠無忘今日也將名是崇
而錫是明名崇則志樂錫明則物備而神氣資矣神
氣壽命之宗也大宜人其將無邁尚有孚于末世劉

余簡公遺集卷六

古

子辟席再拜曰不敏敢不勉以承君子之祝

壽王外母劉孺人序

吾歐陽氏與南富王氏錯里閨姻好櫛比而吾四世
稱門情誼竟其族吾生及恭先母携以歸寧舅氏正
基先生一見意可許妻以女比有知聞親者言先生
好施予樂賓客月無虛日孺人服勤順事久而弗射
而奉姑郭孺人左右承顏色時若寒暑爲增損服食
有古孝婦風至織紉刺繡澣濯綴納無不工緻然性
不喜華靡荆布入嬪則已然後無不然既余廷候時
先生已即世慘然居處以禮自防諸子若婦服則曰

爾無厚幣維厥潔素猶勝食則曰爾無腍味匪以屈
財亦以病居常督過之恐恐然其或逸縱除予入仕
猶呼子妻戒以無與外事凡子得無內顧免於官謗
亦內教之所及也往歲壽六十有一子得告改南使
道過家主程拘迫未及初度十日泛江而東弗獲捧
一觴稱慶膝下瞻望千里抱歉無已則又私自計曰
往則復損則益天之道也母早失所怙既歸不及其
舅偕老之願中道填違伯子仁安又早世則既極矣
其天將以有餘之福而并遺之邪而子若孫若諸婦
克家植業所以順養娛樂以培壽基者又未可涯吾

余簡公遺集卷六

五

之心尚有償哉因爲之歌遺諸其家人俾歲用之以

佐酒歌曰秋風清兮菊芬芳堅晚節兮多輝光采落
英兮潑春釀宴王母兮有高堂髮還玄兮人世長歲
歲今日兮樂未央

壽王母姚孺人六十序

子訓有之內德無成也以簡能也從一而終也義不
辱而激也足以立矣抑亦未當盛衰存亡之幾者邪
事固有大於舍生生可也其有以成之猶天道也而
功益遠矣用財自衛無考厥世割耳以保強保固其
產也是故事莫大於立孤立者取諸人也臣道也妻

道也 國家典祀罔可重輕而惟剛者勝之亦男女之分也是故立孤家尤難然物苟未即盈而欲昌之也雖其一人類有預擬以待其變故亦有人力所能者昔我外大父丕造有家晚失伯舅我仲舅子立纂修其緒內則姚孺人輯和綜理富其家吉時曰賢然制義在外能勿遂而已矣天不憖遺仲舅即世斯生才十月異已則間伺利則撓當是時王氏存亡感衰在一人爾孺人貞以自矢鎮定震撼而左右其內日抱持斯愛護保恤過於所生小有疾病憂形顏色禱祀醫卜如不及斯竟成立學為諸生今且有子矣於

金簡遺集卷之

六

是仲舅宗祀居然復存日即于盛而莫之闕也奚必舍生而後為烈哉王之先世植忠厚我仲舅濟之又弗克享乃適變故有孺人焉可不曰天乎以勞生之必艾之食以功酬之必引之世茲亦常也而獨爾僭戕矧斯克子惠其志家故饒足以備養志惠則無弗順也養備則無弗益也世有延年之道而藥石不與焉不曰順乎有禎祥之徵而珍奇不與焉不曰益乎順斯樂樂斯康矣益斯豫豫斯固矣不曰壽乎孺人今年二月廿七日春秋六十始壽也其受恩視母顧官守不得稱慶如子禮然驗于家以達於天者未極

也既以之自慰復寓以告諸鄉族始壽之也始壽之者固宜使其端

壽郭母胡孺人六十序

昔余接中山翁於魏國之塾端勤整潔蔚有師道言得詩書而達于世故斯處士之傑然者歟過家識其子奎與其弟璧被服儒雅執志不渝績學綴文必程於先民斯作者之傑然與後家兄崇理託昏獲聞胡孺人之懿約而夷嚴而理儉而不固愛利以周車得福輪爾載矣陶而型之時乃弗窳蓋吾益幸中山之得耦而致祥兄弟為有自承也孺人受 恩封三年

金簡遺集卷之

七

年始六十其初度則是歲七月六日也視中山先三歲而致祥於年亦三之二矣洵美君子離而指使而又有子強而仕是得乎其完者也吾聞之以年壽者視力以德壽者視修以養壽者視樂以名壽者視道孺人起居不煩顏澤而腴若未六十者晚而子貴簡素無改而尤以惠愛為事中心安焉遇物為適而况以祿養乎是故力勝則益年修勝則益德樂勝則益養駸駸方來者又可期乎哉雖然高官寄爵世所共榮苟無令名辱且及親致祥去禮科出補霍丘殆以道勝者歟夫人莫不曰幸哉有子如此抑萬里來嘗

以慰契濶適當壽期稽首而祝延詎知非天之所相而然耶此難與他人道也

壽乎菴康先生八十序

令甲民年八十以上鄉得推擇言于有司給以冠帶鳳岡乎菴康先生以歲季冬十九日八十壽鄉人則言人無貴賤無小大處之如一熾燉凝沍不生於心如先生賢又曰多男子風之以詩書教之以忠厚居之以勤儉毋墮民時如先生賢又曰積而能施貸而能恕不屑以較盈縮如先生賢八十於格可矣請先生冠先生不能辭鐸惟蒼顏白髮式頌且武者豈

恭簡公遺集卷之六

十九

少哉然稽其素履能自隱括不爽為鄉所重亦自可數也兄巍又辱婿先生之子稔聞賢行茲徵乎鄉言其始近乎其心也正矣其次近乎其訓也澹矣其終近乎其迹也易矣心與迹非二而訓以昭之者也澹乃能靜易乃能和正乃能守夫以靜居有弗延乎以和處有弗樂乎以正守有弗得乎是故集其康禮乎孫其逢吉而朋言其慶天亦相之其為者有不下言于身者矣鐸聞先是先生之兄仰軒公亦以八十壽冠帶之錫白首鴈行榮光輝映是又鄉所僅見者於是知康氏之澤深矣懋備無斁基命用休爾好

當為盛時增一故事

壽翼所康先生七十序

人道喜有慶以壽莫大焉七十壽莫大焉于是乎有饋有獻有樂有祝於其中又有敬有愛有畏有隨蓋君子所以觀德也鳳岡康先生進朝別號翼所歲七月望九更望者八而六十有八矣族弟玉於姻表為姪於其子聲有兒女連禮宜慶顧無物可當饋獻不工於聲無以為樂嘗習文辭可祝矣又恐不達而以屬余昔曾祖姑歸于康生彞菴公至余更三世矣公緣慶事嘗再過焉諸表于今猶相往來先生亦吾族

恭簡公遺集卷之六

十九

自出嘗觀其事舅氏日新諸公甚恭又使不得續世好蓋其家習於厚者如此厚以類從固人情之常也先生祖梧州守而父乎菴席有世業耀于庭訓以長任家無德色於其第督賦奉公而鄉稱其平如是而有弗敬弗愛者耶乎菴與兄仰軒皆躋八袞膺冠帶之榮先生寔順事之天道不遠其亦是之報乎聲也材嚴師而績學先生壽哉無多辱矣無多懼矣日游醉鄉以優壽域高門茂木之間將有占星者過而問之

歐陽恭簡公遺集卷之八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九

序

慶大中丞東崖虞公壽序

信豐令沈子某致太守岫巖祝君鳴盛之命曰某暨二三寮屬不敏于事辱大中丞東崖虞公教誨成就之不敢倍德茲八月五日公壽六十有某竊取報德以言之義而某不嫻于辭敢以累執事者余敬諾焉他日子弟輩侍筆研私相謂名位相臨宜辦等威遠形迹恐不得用家人禮余聞之嘻爾曹見後世上下猜防而爲斯言邪古之道殆不其然有堂之詩五章

余簡公遺集卷九

而稱萬壽者二眉壽者一其曰黃耆則老人之况猶之稱壽也蓋壽五福之首人情之至願以是爲期則愛以是爲樂則勸所以用其厚也雖然此猶燕饗得通用之蓼蕭非天子燕諸侯而歌之詩乎曰壽考不忘矣令德壽豐矣而終之以萬福攸同壽亦福也夫以君臣之分猶無所嫌况同事一方有道義之與有交成之美者乎乃若不由于情而徒致隆于禮文則頌德爲諛祈年爲謾是則爲可已焉耳東崖起家進士常知萬安縣稱其慈仁密邇督府興革所宜已先得諸局外後十五年領提督軍務之命撫封老雅

引領相賀亦緣萬安之政而信之也公始至草竊適平不復排根文致勞來安輯本于誠意山谷之民得以情達旬月間嶺海千里人人自慰雅不喜尊大至是益破崖岸文武官屬接見以禮有所諮必竟其語而用之必盡其長信賢惜才洞見底裏祝大夫亟稱曰長者長者趙子勳葉子漢言之未嘗不三嘆焉此皆素知無隱於我者也其心益誠服之矣後林子某嚴子某鄭子某先後來過願望如出一口如是而有弗情者乎是故以道義祝苟有知己者可也以交成祝苟有成已者可也乃名位所在大義斯屬天下事

余簡公遺集卷九

二

以家事與之而以家人禮之不亦可乎好佞悅讒擅威交私賢者至無所容而一時奔走在下而輸背咲陽與而陰詛若是者亦多矣然後知東崖之大與諸大夫之厚之誠余交東崖二十年辱知爲深不敢自附於范蜀顧家族受賦于虔寔同部民間里間語頗與有聞稍以韻括之名山中見附祝大夫以獻以盡野人之誼山中云者以是槩諸外亦因以爲信耳其一曰使星明山深深兮遠城市久矣不聞中朝事浮雲何歸青天開但見有星大如杯昔年炯炯照益州今日還照嶺海陬福我民豫且康千秋萬歲春

君王其二曰老人歡直弧之北極之南有輝輝兮乃是斗牛之間白頭老子苦相憶南郊駿奔似曾識天子湏爾致太平人間湏爾致黃耆致黃耆再拜長空一杯酒其三曰八月今涼風至今天宇寥白露下今松栢條瘴鄉淨兮炎海冷思美人兮隔河橋鬱孤臺凌青蒼上有琉璃器下有五色囊玄黃青滴滴蒸黎仍分霏更傳羊酒出金門糜粥亦復及山村

壽陳母蕭淑人六十序

夫內德于人重哉處者弗著稱婦而女事畢矣女事畢而母道始夫以觀匹得匹曰賢子以卜姓成姓曰

余簡公遺集卷九

三

祥如是而遲之歲月白首偕老成乎其婦矣以婚以嫁成乎其母矣有若賢且貴而又有子者少矣貴而有封號且子姓衆者加少矣貴至于卿大夫其子有足以慰其志者又加少矣蓋亦若天之所靳云蕭淑人始從靜齋陳先生廬于邑未幾從仕京師食于大官自是主事刑部累官右都御史淑人皆從行食其祿歲以石計者自一百至于七百石凡萬石用主事貴封安人副都御史貴封淑人自士士至于上卿凡再受命子三人頤然丈夫皆授有室仲子以廢與叔氏季氏俱就學無統緒習二女嫁爲士人妻無貽懼

淑人以是歲正月某日始爲年六十得于天者矣靜齋早年勵志講學所交率一時名人過從無虛月凡十有二轉率當刑名風紀之責若兩藩三吳之錢穀又奸利之所闕淑人明習事機左右其宜外弭官謗內綜家事靜齋不牽于饋養賓祭婚媾之累謝政而歸又有第宅田園之適而忘世之爲齟齬也天之厚淑人固以厚靜齋者哉其叔婦余女甥也季婦余女姪也亞婿郭子一夔余同年子也婦曰母也姑也繫終畜我婚曰婦之母亦吾母也吾是焉依是故壽之也者致其幸也致其樂也致其養也致其顯也

余簡公遺集卷九

四

而文有不能盡者必假諸辭郭子以屬予而不知予不文也述既往以槩方來蓋曰牝貞常慈衛其根其弗然矣乎

榮壽序

邑大夫廣上德虞師言使史抱牒里胥捧扁叩家賜菊逸先生壽先生再拜受牒揭扁于中堂卜四月初一日具冠服束帶北望稽首謝遂告祠堂受子姓賀先是三子者班日上壽來告因遺伯子諫以先春之歌仲子議以凌秋之歌季子論以景風之歌先春者本始也先生初度在仲冬三日故其辭曰下蓬萊

今踏瓊瑤藹晴雲兮冬之朝華倏開兮酒饒春八伯
今逍遙凌秋者著節也先生夙號菊逸故其辭曰翠
蓋金錢挺孤芳兮雖則後時獨立減兮樂只君子福
履將兮景風者紀時也先生受服于四月遠初度者
八月然指使以來莫非壽日抑夏其四時之盛乎故
其辭曰撫良辰之清和樂化國于堯天迎義和而彌
節奉杖履于年年諫兄弟祇受各于其日歌以佐酒
已又更唱迭和陶陶如也先生丹顏濡如趨拜強駭
咲語間百步外無塵俗氣望之者以為神仙中人烏
帽維我彩服維章揖讓進退不僇其常則又以為仕

金簡遺集卷九

五

宦人而尤習于禮者蓋先生氣充質厚裕而敦禮祖
父兄弟官學相承又樂與賢士大夫遊厥所覩聞寧
爭長於區區素封間邪矧諸子肖力足備物知足居
衆令人繼室無履霜之怨環膝下相戲有祚我也者
蓋三世矣是天下之至願也以是而當樽俎絲竹之
間樂可言乎余始學辱愛于先生仕中外便輒過家
輒辱禮饌夫余豈賢士大夫者邪以是知先生樂善
之恕矣語云報賜以力報德以言力有所未能於言
又淺淺若是雖然其諸問來尚有以報先生者

壽康翁八十序

維時中外之親及耄年若過其筭者凡七人吾族蓋
數伯人而得五焉家君則八十有一外姻蓋數姓而
得二焉其一人為康翁肅菴豈非邦族盛事哉家君
日再飯一舉酒率十數行精力辛勝然公之輕便過
之公三子伯文而警仲夷而理叔達而不頗皆卓然
樹立殊不似鐸兄弟碌碌也惟五世祖妣定出康氏
開我後人豈敢忘乎嘗陟高岡周覽其宅鬱鬱乎盤
哉山川有餘蔭矣左右居者能言其家世淳厚尚儉
而執禮一如鄉議山川降神公得其完姁姁如也訢
訢如也而守之以儉文之以禮至于老而不倦是故

金簡遺集卷九

六

以成身寧以御家順是之謂備福君子比知于蔡為
其久而神也比德于玉為其流而方也知遠而善事
正身而威如世猶賴之而況于家者乎有其諮之是
用弗迷有其畏之是用弗肆弗迷者宜乎明矣弗肆
者強乎義矣其不逢吉者哉故天之厚人者莫如壽
族之昌熾必有老成人焉今鄉邑事日紛繁枝葉旣
盛以病本根何幸康氏歸然肯如翁者也姪子蘇姪
于叔氏告其壽期某語之曰子亦與有慶也孺子具
酒吾為爾歌歌曰美丈人兮依山谷謝紛華兮甘幽
獨春苗穎兮秋粒熟先輸官兮後家族課兒孫兮耕

且讀穡爲實兮學爲祿採青精兮食白玉賓烟雲兮
友麋鹿充天成兮舜日淑擊壤歌兮遊鼓腹整葛巾
兮被荷服美兒孫兮富且穀和氣滃兮叢百福肆千
秋兮樂可卜歌既蘇買酒亦至遂授其語使獻焉時
嘉靖癸巳九月念一日也先初度一日

壽蔣溪劉翁八十序

昔先民若園綺諸公辟泰入商山全其天年後世
高之曰逸哉壽榮啓期樂得爲人人樂得爲男子行
年九十鹿裘帶索鼓琴而歌後世高之曰達哉壽然
當泰之亂萬姓睽睽若四皓捐妻子宗族而長往豈

金簡公遺集卷之九

七

其情哉其遇高皇不亦晚乎貧者士之常啓期能安
之甚善然非鄙富貴而弗居也不然天以厚吾生而
吾故去之不曰逆天乎哉是故盛世而好隱非有所
辟斯其能逸者也處富貴而若忘非有所矯斯其能
達者也如是而壽如長松託根得所雨露滋濡又若
其時雖不爲棟梁用而枝葉扶疎蔭乎高門矣詎可
以山樗例視哉萬安城西大司寇劉公有孫曰咸褒
群從多取仕進而雅志丘園始生至今凡歷五朝
無干戈之警橫征之擾雖居城市而與在蔣溪山水
之間宗族之與依子姪之與從親朋之與往來視昔

人獨全其生孰爲勝邪歲時伏臘足以供老子孫能
各以其力日致甘旨此何得不如紫芝乎哉生不徒
爲男子見日月免襁褓而已持身謙抑未嘗有兄弟
勢家故饒而不爲金穀累鄉曲有善舉焉素位而行
衣襤履屨豈其不如鹿裘帶索者乎是歲春秋八十
其子婿龍泉彭生仁以告族叔敬齋因介以命余曰
翁好文樂樂其所好情也春酒在堂有足當蔣溪意
者此亦吾子用暢之義余謂彭生文非余能事然聞
翁善相堪輿如岡如陵非詩人所取者邪請以爲祝
逶迤如縈冲氣乃行開塞障補無洩其生抑地道源

金簡公遺集卷之九

八

者焉歸哉翁得之久矣翁壽哉子其以十六日上之

壽歐陽節婦蕭孺人八十序

臣不二君婦不二夫其道同死其事與成其事其節
同同道度力同節度功柔者危剛者勝仁者慮勇者
決之焉耳矣是故質湏學學湏教里塾黨序以正外
治保母傳母以明內順蓋其豫也是以臨事而不忒
後世教學不明士以多聞爲累其者行路眎君父或
因而利之而託孤寄命之事殊世一見而又出於未
嘗學問之婦人甚矣俗之衰也而家有若人焉詎非
門戶之光而奕世之賴者與昔我從叔祖時載先生

之歿也蕭孺人年方二十有三遺孤佳才三歲勢殆甚矣親族皆憐其年少改而他亦世所安焉者不然勇於一決烈矣如此遺孤何衰敝之行固非所以論孺人而亦非其不能死者蓋其慮也深矣任重道遠一失不揀而卒以貞白留于世當日呱呱之泣亦且順然丈夫有室家以子以孫矣於戲仁矣哉然則柔者果終危而不一決者果非勇邪是果出於教學而然邪抑特一家之幸而已邪先十一載某以行人使蜀過家時孺人年六十有九得致菲辭而恨未能盡也今者將有福州之行適孺人以是月廿又五日

余簡遺集卷九

九

爲壽八十得捧一觴從子姓以獻衆因教某曰子有風化之責宜求如孺人者以風勵其部某謹對曰然某往牧延平亦嘗惓惓於節義孝順之問久之不得其後有告者乃出於有力之家而世議不孚某誠非才然問而無以告幸而告者又非其人然則不問者其又可知也已孺人之節宜得表于門而有司不以聞某忝有司而不得施于其家雖然孺人豈以是爲覲者哉僉曰然某又請于孺人曰叔父雖不獲終養而有孫甚順足用爲慰軾學古而敏行將顯者孺人且見之矣其不終獲有聞者乎孺人笑而不言於時

衆咸舉手加額曰天乎宜得如此軾乃洗盥更注再拜爲孺人壽

傳

思齋先生傳

先生姓張名鑰字主貴號思齋邑秀溪里人也年十四通春秋經父松菴先生教之時文彬彬入程度其仲父梅巖爲丹鳳海珠詩美之中成化丙午江西鄉試丁未試禮部不第卒業國子監與天下士友學日進諸所訓述經生取以爲準弘治癸丑乙榜例授宿遷儒學訓導勤勤爲諸生開說聲聞旁邑至有遣子

余簡遺集卷九

十

就學者乙卯同考廣西鄉試窮日夜校閱稱明允宿有仕者罷歸與府貳相構事連先生來歸適有父喪得盡力襄事孝養其母若干年弟銳後梅巖蚤世爲經紀家事撫其二子卒賴以立儼生晚愛特甚而不爲姑息督率就學紹其家先生居邑屋不斬薪立崖岸然擇德而交不可浼與就親朋傾倒詩酒忘世之爲芬華也預作壽藏于某里前禮部郎中尹先生爲之銘

贊曰余聞張之先曰宗震與其子日省俱以學行稱最齊霽菴兄弟同以春秋薦於鄉最齊之子是爲松

菴與其同產弟梅巖暨群從相師友益肆以昌思齊之學固有自哉仕不大顯命也夫整菴羅公謂先生望尊而式乎士林身退而稱乎公論蓋言出處之節也公素無妄語且知當日事日余取所親聞者參伍之謂之善入非與

翠峰居士傳

居士廣州從化人也姓黎氏諱元昌字德隆黎之先自番禺徙寧德鄉再徙今之韶峒積有代序至居士罹家多難生五年失其父十有六年而遭母喪哀痛備至時惟太母在泣曰先君弗克終養實志以遺不

參簡公遺集卷之九

二

肖孤者敢不順事已而太母以天年終同姓之親無與立者或害之乃挈其弟若妹依外家顧氏以居雖甚困苦而誦習不輟日達諸文辭可舉矣來歸其宗先世遺業蕩析殆盡斬艾蓬蒿以立門戶雖日不暇給然歲時寢食之祭必以禮歷世墳墓展掃唯謹女弟未行者為慎擇所歸第既撫而有室猶不使服勤曰吾家其早孤而弗忍也既沒也泣念不置撫其三子如子女兄適李氏者與其夫俱早世族之人將有不利其孺子者亟取子育之長乃遣歸更出力還所侵業元之亂先世墳墓有失所在者徬徨求之不獲

鄉號於人曰苟有告我者厚報之如是者累年竟得之誌石存焉世以為孝感所致長子貫字一卿登丁丑進士被選入翰林為庶吉士居士與之書不及家事惟曰勉自效無徒事語言文字既改授御史則曰茲定法官係人命死生如古人求生不得可也因舉其說以訓御史君既質美力學重以家教故所至能舉其職

天子以為材封居士如其官配某氏為孺人居士早孤中更險阻晚以子貴當路意者將必陵轢鄉邑速富利亦世俗人情之常顧恬然安之曰吾故貧也

參簡公遺集卷之九

三

非鄉飲燕會未嘗至縣庭達官過訪惟投刺報謝而已至有橫侵其產終不以校者此尤後世士大夫所難嗚呼可謂鞠躬君子矣何工部汝璧狀言居士晚尤嗜書嘗錄晦翁詩及子史警語有關世教者哀而成帙置座右時自諷誦有以哉年六十九以壽終于家

贊曰自昔有家靡而復振必有賢人焉堅忍成于拂鬱智慧生乎疾疾固然哉漸習之殊乃有若二人然則其所適者順也順斯逸逸斯侈矣抑亦門戶之參會者與吾觀居士處窮何其備也養祖母撫孤幼復

宗祀立李氏後一人之力而九族殆有施焉壯志之不可奪者耶孔子曰及其老也戒之在得于時御史君貴顯居士年且六十矣曾無所利之諸所告語歸于忠愛其勿用逸也而又何侈之云世比之陳大丘不虛哉然則黎氏之澤烏得而不昌乎

張賢母傳

張賢母者西昌進士張峰子奇母也其事夫爲今妻矣不稱稱賢母者成其爲婦也禮謹無子無子曷成之爲婦其諸以宗祀故歟凡婦不乏嗣皆得稱母加賢焉又以成其爲母也母諱素珠氏羅匡山叔欽君

人參簡金遺集卷之

三

之女也生三年失其母繼母蕭嚴左右聽從竟室無違言歸張君在魯爲家婦舅好客先意厚具不以煩姑常事則供酒漿茹醯未嘗爽失處如婢如姬氏遇弟姪如子里有婦寡無所歸養之底死率女婢治紡織夜分乃休常以功布給役費服滌汚必潔非甚敝未嘗輕棄居十年數乳惟一女大恩弗嗣請置妾張君少之不許繼請益力且言君三弟皆有子矣妾恐不宜男終誤君猶未得請以泣繼之張君喟然曰言是言是如非人得無慮邪則對曰慎擇之宜不至是抑教之容之在妾耳乃使媒氏訪求得羅氏女宜以

羅氏有恩連羅亦婉婉安命無間弘治戊午子峯生西峰生二子甫釋襁皆抱持躬育之暑驅蚊蚋寒懷就火乃衣節厚味止宿食曰非惟損病亦以清心必課其業壹是出於至性正德丁卯舅沒姑留螺湖母親執喪饋養無違姑遺疾躬進湯藥蓋廢寢食者三時遂病羸姑慰遣歸室不去猶爲好辭譬姑比力惟獨峰兄弟勤學成立言訖忽絕以壬申七月晦日卒得年四十有七後十八年爲嘉靖戊子峰舉江西鄉試中式張氏科第蓋昉於此云

人參簡金遺集卷之

四

歐陽子曰婦善妬而視夫夫懦則乘之剛則陽與之而陰中之惡知所謂宗祀者哉抑有名其子而出其母甚者幽之至死豈非有所誅而然與吾嘗高衛夫人之義而撫字之節無聞女宗謙而知禮矣而莫考其成子姓與否如張母豈不兩得哉岑兄弟今復有子矣而子奇好學藻德蓋臣臣焉後有推本而論者於戲賢哉衍乎其世矣

論

聖人禮義之中止論

聖人以道體事而無自私之私心焉是故有所同

非其求以爲異也施之於已也順而安而加諸於人
也博而不遺夫苟以私心乘之則尚同之弊淪於污
賤好異之過傷於迫切汚賤失已迫切失人而禮義
中正之道鮮矣然聖人非能自爲禮義而使之中正
也能不以私害之爾天下以聖人爲不可學賢不肖
各足其所爲日入於弊而莫知也任道於此豈得已
於言哉且禮義者何也道之行乎事者也禮恭也義
斷也禮文也義質也務施報尚往來莫之有改也而
不妄說人不辭費而其末者猶有愛焉而況於其大
者乎是故禮必有義相爲用而成夫道者也恭以行

金齋遺集卷之

五

之而斷以協之文以出之而質以定之而後天下之
言交際辭受出處進退者不得以私行乎其間而豈
有不中正者哉學之不明始有用其私者世尚權則
權之趨世尚利則利之趨猶曰無以異爲也趨之不
已而更求勝焉凡可以圖利者雖忘身徇利而莫之
恤而暇禮義云乎哉於是乎有本同而言之者矣於
是乎脅肩諂笑者矣有賢者出觀其弊憤其波靡而
思有以立之也則又矯枉太過可下也而必欲亢焉
可卽也而必欲速焉可因也而必欲變焉其心以爲
不若是則吾猶夫人而何以自異夫必以自異是亦

私而已矣則有若段干木踰垣而避文侯者矣有若
泄柳閉門而不納繆公者矣其求見也非無禮迫而
見之也亦自無妨於未臣之義而何爲若是其甚也
其二子之自視高矣獨不思爲二君地乎先王之制
禮也以和民人齊上下豈故欲人浮沉遷就以辱身
哉要之不失已亦不失人於中正乎止焉所以會天
下之殊而歸之於一使賢者俯而就而不肖者企而及
吾由之而已矣苟可以用其情何爲而違之苟非其
道寧不當自擇耶爲交際也而全爲辭受也而辨爲
出處進退也而時吾知如是而後爲無過也如是而

金齋遺集卷之

六

後爲無不及也如是而止之而已矣焉知其孰爲在
已孰爲在人而以私意爲之也哉蓋嘗觀諸孔子矣
夫陽貨之惡其誰曰不知然蒸豚之饋則亦惡乎無
禮者如其賜而不拜則失在我矣將何以辭其責如
拜而遂見焉是彼機詐之巧得以致士士母乃輕乎
聖人於此其權之亦熟矣故瞰亡而饋亦瞰亡而拜
既不失爲士之禮亦不失守身之義蓋其所以自處
者亦可以爲貨處者也不然絕人逃世世所謂孤介
獨立者而吾夫子顧不能爾耶嗚呼夫子禮義之宗
也孟子雖不得爲之徒而嘗私諸人也在當時甲

厚幣如梁惠王則見之齊宣王託疾以召則亦以疾辭其他不能以禮先之者蓋未嘗見焉一孔氏之遺矩也然當時遊說之士挾資裹糧以干內外左右千里上書經月候顏色而恐不得者皆是也彼見吾孟子之自守寧不以迂遠視之哉且公孫丑與之遊猶不能無疑則習俗之移人甚矣雖然道至聖人而止學必以聖人爲法自夫卑污之風而君子於迫切不洪之士猶有取焉亦爲不得已焉爾矣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十

說

文實說

王子齊嘗字有光矣既用字行補弟子員客爲改字曰文資至南都問所以爲資者予爲言資者飾也外之也外之也者可以人致其不以亨畫者幾希君子之尤有乎吉字所以爲光也請易曰文乎生曰群從兄弟有名乎者某不敢承請以近乎者命之按訓義乎爲信爲實曰信則疑於文山曰實其可乎生再拜受言予復申告之曰膏沃者其光燁此非生之旣聞

者邪自有文字今且爲常談矣然物理有出是者乎山居者得松明法伐松盈室豈以乏爲慮哉夜半風雨暴至滅其宿火雖有松脂無所用之昏昏與鄰家等他日有授以擊石法者試之效輒沾沾語人曰我光在是矣因不宿火若悔前之爲拙者他日偶有事須火甚急取石盡力擊之刀折石碎竟不免於困此其取之之具用之之備可以無實病之邪抑其困也不皆然而有之則亦不足恃矣是故君子務實取諸其內而無恃於外外無恃是以足恃蓋黃帝所以得珠者也王子試思之將自得之于惟唐爾光焉耳

放生字宏之說

侍御教君秉之既被按貴之 命過予曰某第鏜生十有七年矣可冠禮宜告祠而後從事然 王事不家宿抑遠吾子恐不聞教言乃日者告以是月乙酉維吉令弟內翰崇一君辱臨賓位三加禮成字之曰宏之吾子不棄孺子竊願有請遂以鏜見義中青袍偉然儒生也因問之曰子之名奚其取對曰先君子所命也嘗詔鏜曰擊鼓考鍾無闕于宮鍾鼓所於群志其趨爾爲鏜爲鉞無若土鼓之藁而曰公之志其惟聞手吾弟字子者何對曰先生寔云禮儀式備吉

金簡遺集卷下

二

日辰良字爾宏之爰昭爾祥始于一身竟于四方何斯宏斯於惟斯鏜夙夜勉旃受天之慶曰崇一之言猶聞也推而大之矣雖然吾聞之八音之中金革爲大鍾鼓之聲鏜能以致衆而達遠則惟其良也天時地氣材美工巧所以爲良也缺一則病良矣而自小之而故宏之雖敝其可幾乎宏生於實者也六鼓四金豈委巷之器哉 國家治教積久而仁矧江右昔稱多材滇南大冶之遺澤深矣侍御君朝夕友于協義而觀法子之爲良也固宜有弗聞乎聞不可僞爲矚實是視弗抗而昂弗弁而卑子亦宏其實而已矣

一曰始于一身竟于四方夫苟求其實弗自其累可乎哉雖然昔之君子以道聞以文辭聞皆非襲取于外然而小大殊矣是則在子無自鄙薄無溢無逮無倦于既成詩曰鍾鼓于宮聲聞于外釋者曰言誠之不可掩也抑大冶公寔告之矣勉之哉異時古筠之間有稱賢人焉余尚與聞之

眉軒說

汪公本仁自謂無所用於世取諸身若眉然因號曰眉軒厥考抑齋翁爲之說大略謂眉非無用者而懼其不外飾也宜與抗氏濟曰眉五官之嫵媚也莆陽

金簡遺集卷下

三

黃氏仲昭曰眉安常無過者也公從子宣之亦云然至梅百一氏又較量口鼻耳目謂眉無爲比於不器之大道某從公令子得之得讀之曰抗之言本於釋名黃之言體物而近抑齋則既備矣凡以成其隱者也梅殆克義而上者乎雖然攝提筆象物具而則豈徒以媚諸世喜怒哀懼亦時用微不可謂無爲也又烏得居然無過哉按心之脉理上通乎眉在法善惡亦良應之而感如揚如要非外至也昔房琯遇元德秀嘆曰見紫芝眉宇使人名利之心都盡此豈有外焉而然耶公兄弟仕者顯榮處者富逸介乎其間非

有所主將恤恤乎湫乎湫乎爲眉累也久矣某生晚未及識公然由諸君子言蓋學焉而自樂者是故有見乎其心謂之不器可謂之無過可謂之嫵媚亦可也

爲謙說

夫傲凶德也移而善者有之矣謙美德也移而不善者有之矣人情崇地而尚力卑門弱植以介乎石姓之間則不能無畏畏則思承之矣是故遜而後行若或使之遜而後言若或緘之非其誠然也然而亦得免于害焉不可爲非我也挾世曾擁高貴又奚畏乎

恭簡遺集卷下

四

唯其言弗慮其甚也唯其行弗慮其扼也雖謹厚者或不免焉詎知一夫奮于積怨而群猜乘之并力思報竟束手失恃非世俗之人戒與易地中有山謙曰君子以裒多益寡稱物平施大惟其平也又何貴賤貧富強弱之足誰哉雖然此聖賢之學也戒然後謙猶勝乎畏而無傲者也戒者由乎內者也畏者由乎外者也木既赤而萌存乎其養耳防制水稍弛則潰是內外之辨也吾族賴先德冠裳世爲鄉望兄崇檜祖郡博而父西塘以菊逸雙華爲兄而汝璧爲之弟其材又敏而健非有所畏其與人怨亦寡矣而顧以

其親其服聽其言其理服者其澤也理者其美也夫奚愧於蘭哉殆谷而淵芳者也觀其後亦振振然茁其芽矣蘭固自今生者也抑聞之蘭爲王者香草其節中亦以歲書不虛先生其將有以貽後者乎又曰蘭宜內維我姑氏幽閑靜雅於蘭婉德其將齊芳而並壽者乎又惡知蘭谷不爲瑞區哉

說井 贈甘惠州

甘子欽采補惠州介行同年仕南曹者凡二十有五入會餞于鷄鳴山閣時方盛夏炎歊煩渴淪茗不可解山僧迺下汲井以進群飲而冽之鐸請于甘子曰

余簡遺集卷下

六

是可以觀政矣夫井廣不踰仞深不踰尋而其淳清寒居所而遷不曰有本乎哉然使百人取諸一時則枵者半矣何則有所不暇也維幕稍弛而外否入焉則弗食矣何則有所不容也故夫士之好潔者似之吾試與子憑閣而望東南瀉而下者非江乎不知其廣且深也百川所潒亦多疾矣曾不見其爲濁爲清雖千萬人飲之將不移時而各足其滋萬物之生通天下之利世且不知其功而又何有於名乎故夫士之用大者似之然天之生才甚難資焉所勝而疾生焉爲應者不容爲僞者廢禮爲狷者絕物爲信者

毀生則亦其好潔之過而不擴之以至是耳未唯清而通儉而廣直而不遂員而達節斯善矣然非太人其孰能之吾子守刑曹八年操履不失尺寸則既得矣今往而膺專城之寄所求於我者奚啻千百人所求愈廣則所應者宜不可以不備天下之事患乎無本本之立也約之而爲井達之而爲江豈其難哉夫政亦若是而已矣於是甘子避席揖而復曰是政之體而人之道也敢不拜命之辱

雜著

獎言

金簡遺集卷七

七

令甲外諸司能舉其職則行部臺臣得禮待之尤異者以名聞所以信官治一民志也然勢分情遠趨異言岐率達之歲月而後定陳侯梅甫以名進士試吾邑甫四月巡撫三峰高公奉 璽書檄府以賢能禮之美哉速矣幸余言之不謬也侯始上老弱遮觀門者呵譴之侯曰止渠固父母我也觀固宜獄卒肆刑械侯曰今子民宜不煩是故事燕喜侑幣侯曰禮也過則近利籍其幣藏于官於時咸稱侯仁愛脩潔不一日而遍聞百里後介入縣謁侯侯不知余不肖也獨有加禮推誠吐蘊款款不啻故素余亦忘其不肖

語及利病輒不逆於心歸爲鄉族道之曰是必爲善父母知然者惟謙受善惟實感乎惟亮盡事惟明達俗豈惟民言固將達乎上矣檄至士民奔走相慶曰吾侯安矣其畢志以惠我矣夫聖賢豈教人取必于上哉官之評民之議也內以自考是故官治信焉外以觀民是故民志一焉轂爲利轉也從而推之不亦遠乎爲餉而至者衆則知吾之非糝糠也 朝廷制典不廢激勸君子立功繁旌獎以爲徵旌旌兆也稱也崇也勸也助也稱其善所以崇之也崇則用勸有若助之也三峰公清方格爲

金簡遺集卷八

八

天子察群吏以保持元元豈以一邑私吾梅甫耶昔然明有言視民如子不仁者誅之子產謂見其心王文正未識呂公因奏不稅農器而許其秉釣軸古人一言猶足占其終身如侯又奚疑邪嘗惟楊侯南金繆侯宗周吾邑之卓魯也當時頗不爲上官所知繆侯會錄言事者僅六月遷去而楊侯滿考始一被薦雖道足自守然得行雅志亦以艱矣梅甫發軔從從乎若是其追二公以配古人孰禦哉士爲知己者用侯不負三峰豈負吾民余辱侯遇不可謂非知者愛思其終善樂其成請以是報侯蓋亦邦人之意也

慶獎

上稱難治大姓錯居齒蕃而尚氣庶民通曉律令吏胥以獄訟市有然者然家詩書重節義類可理屈非法行亦非法應得則首服無固是故君子當塗治如噬膚亦惟吾吉然耳嘉靖辛丑大簡天下士補郡縣缺員東莞何子兆麒得龍泉令泉古文邑所號難治者議者治之當如摯毛不則鉅甬購茲不則飲淳酒在染需代而已何子以問予曰卽子意則何如何子三遜三趣之乃言曰多事所不忍慢事所不敢顧先生更教之予知何子志在德化也抑其天質貞醇素

金簡遺集卷十

九

負經術其自視不難爲寔泉何必不若大丘邪因相與論風化所宜施張緩急要不至使水濟水耳何子至一月而釋三月而定暮年而和郡大夫何抑之而次咸才之藩臬行部稽無遺牘御史李君遂復察其六事惟稱乃檄府出官錢禮待之如制府以屬泉學訓導吳某吳子予守延時諸生也推門端誼爲何子喜亦度予之不寐也來告成焉予顧吳子吉果難治乎與時泉令良矣無亦有不任任者乎不任任罷法也他邑有蚬免焉獨泉也乎哉有幸而遷遷而無後累雖鄒魯不可而得之於泉泉果難治者邪御史寔

云何子勤而克慎不擾而民宜勤志勵也慎守潔不擾者政善也民宜者宜乎民者也進乎循吏已如是夷貊猶將懷焉而況於泉人邪毀譽非君子所懼而願治者以徵賢否以備勸戒以詔黜陟君子雖不求名而當耻名之不立官評在上要津在前九萬里固整鬬於三年也泉惡得久私第宦成之際尚厯賢者慮耳

敘友紀

丙子春鐸自虞部郎中得請改留都庫部有私於鐸者曰茲行也遂而宜養志亦尚得朋之慶是其部多

金簡遺集卷十

十

賢而和子之寮友主事爲黃誠甫氏其爲人好善而勇鐸方以忼髯寡昧弗諳於世是恩聞之稍自藉其將吾容而吾濟已乎吾其無殆哉既至諸君一見傾吐如雅素諸往來禮一哂家人所謂賢而和者非耶事偶有所見議罷行誠甫度於義可力贊若已出迺弗善事人有違言則顧而笑曰道固當然無固懲蓋賴其勇得不喧者多矣誠甫茲滿三載當北上諸君相顧不忍別相與出贈言夫顏而同心而誓會而契合遠而若無所豫或出悖辭其可免矣然鐸不佞唯助唯誠甫不可一日去而勢不可以止也則又自念

任者何常唯其道則相及無有遠近與美德也而整
乎其隱是故君子慎厥志主之以乎守之以靜所以
能久也誠甫行矣善自愛無忘其所以及我者今而
后吾豈索君於形迹間耶

敘世慶

古之善祝者見於載籍若華封麥丘人其言必曰壽
曰多男子是誠人情之至願而造物者常若靳焉今
夫齊民曲士莫不愛其生雖在編戶得人爲急矧賢
人君子繫世重輕不有黃髮曷從典刑而奕世詩書
之澤簪纓之傳固宜有振振者承之先是壬寅之春

金簡遺集卷五

士

白坡何侯抑之壽五十邑令王君春復屬序龍泉令
何兆麒屬記侯時尚未子余再致祝是歲二月二十
七日侯生男三月二十一日適屆初度後六日則弧
懸旬月矣於是萊君某劉君某沈君某魏君某李君
某王君某議合九邑同慶之以余爲王君治人解道
使卽山莊聞報何龍泉緣門墻舊誼致觀縷焉余遂
使者是可謂世慶矣父子爲世一也白坡繫世望是
以世壽二也以似以續何氏永世有辭三也夫生男
不必與壽期至美之不易兼也白坡當久艱之後及
艾之年嗶嗶之泣其得不爲奇哉且當初度之先志

業在抱英物自殊此亦何減其時綵侍耶春酒
吾知白坡之心樂矣諸君視白坡猶父兄也焉有父
兄樂而子弟不自慰者乎使者曰事當有然者第壽
者老人之稱何侯年猶壯始生男而君多之何也曰
筭則有乘序則有次十乘而百五十非壽則固壽之
其也有伯爲之先次仲次叔可得而序矣凡祝遠言
之亦惟其所宜以余觀白坡其得無符哉何之先
有曰比干者治獄不冤神姬來臨錫以玉板其後至
大官享有遐壽子孫仕宦如玉板數白坡無乃其後
邪何仁惠若是吾與子且試驗之

金簡遺集卷五

主

敘賢績

夫頌近諛規近訕而不可已也君子耻言之不察豈
其曰說人以辭郡邑大夫宜用其厚者也雖然非所
以爲說也蠲齊王侯學收治西昌者三年余嘗緣父
老意爲侯言者再頌也然徵總冊自視無愧辭沈韓
峰之禮待頗訝其晚且嫌其有未盡也豈其以爲諛
邪頃戶部使者以完賦獎侯江西鄉試持趣共事外
薦少尹楊君卿霄使來告請得同慶之余以嘗爲侯
言恐嫌於瀆辭楊君不可曰事固不同春秋之法有
大美則詞繁而不殺故有大書特書不一書而止

國家大務曰財與人而必有攸始賦自邑共而賢者
自鄉貢也王侯皆與有勞焉事殊則指異况其重大
者乎余掃軌以來無催租吏到門賦安從完子姪輩
在教育下而以懶散不及考驗乃問賦于野人野人
爲言催科先時則擾後時則費加賦則負侯性仁愛
而不爲姑息惟正之供期會有恒民是以得定志而
畢事又從諸生問所以教者諸生言侯經術有師承
文辭馴雅如其爲人凡經品題者罔不誠服余聞之
益喜夫宰肉可平天下榷桶之儲而棟梁資焉財賦
貢自縣而四方無二政何也條貫相通特煩簡之間

余簡遺集卷十

三

爾自鄉得士而上禮部對 大廷賦政中外由此其
選也侯心夙夜在公其器可以大受其忠信可以久
持其經術可以經世務異時俾財足而 國家天下
之慶定肇於茲余何敢愛於言

敘祝

是歲九月甲子族叔父飭菴公壽七十先五日諸子
次第具酒食召中外親懿爲公壽蒙儒官儀部不得
偕則哀士大夫歌頌自京師幣將以獻介期族少長
踵至班而賀姻戚無遠邇咸會比落氓前亦奔走效
蔬果舉手加額祝延觀者嘖嘖相顧語世非無稀年

者與顯者與多男子者乃耳目聰明精氣內腴未必
皆如公健處爲良子弟出爲材大夫未必如公五子
皆肖力足左右人情所趨而面諛匿乎心誹私昵其
勝群猜未必合貴賤疎戚如與公誠美哉壽弗可尚
已此其言皆是然臨海觀水未爲深知海者公昔教
應城應城諸生德其恩義如父兄然治稅于屯田治
官于文選惟公惟允有事二部者德之守葵再守漢
其德在人十邑固戶祝之矣醴政山東惠商如流而
使數萬家仰食不叩雖未必盡知公要所謂陰德者
也凡德以心感者不可諉也以陰行者不可名也嘗

余簡遺集卷十

西

天之所鑒也匹夫單辭猶足感召矧學以諸生部以
部之人二郡以十邑人山東以數萬家如是而占天
道寧有已邪後德弗艾前事云愆夙善而老弗食必
有所不竟者公束髮力行晚而益勤又奚疑於隆隆
之趣者哉某不與慶事者踰年矣維公先大夫所親
所愛不能已已而宗姓蕃衍必有老成人焉躬行示
教不肅而成庶幾不墮昔人之所畏是故壽公所以
壽我族也

肇壽

日弟錦以旅偕至請曰兄嘗言讚述貴族而女德難

言爲其不踰閭也然則內言之固當耶曰有其見之
非誣也雖然聞者必徵江河相配實成其大枝葉扶
疎以芘其本根是故有婦道焉徵於夫著矣有母道
焉徵於子著矣不能以兼值也是故在夫慶夫在子
慶子曰卽有之而又親且近無胥以慶乎又哉兄之
不與於吉也抑日月其可矣曰家庭之誼不以故忘
情余何敢固於是錦欣然相顧告之情蓋是月日陳
孺人六十壽將醺金治酒食具以予亦弟輩少長宜
得祝延之惟我兄碧溪先生博學高才直道誠心薦
紳莫不聞丈夫子四伯元舉於鄉仲亨廩於縣官叔

金簡遺集卷下

五

義季貞與元子昌同日而錄養於學彬彬乎聞於郡
國矣夫婦以夫貴以老從盛矣乃多男子而出於同
產不已希耶矧曰秀而文矧曰其又有孫矧曰其當
始壽之年凡祝生於望望生於未備備矣又奚以益
焉會亨以其兄弟之意固請壽在子可言矣昔者孺
人始歸也竭節從理兄是以無分志卽于遠大時則
有樂羊勉學之節續脩先業用居爾後資給游學而
不以費斯時則有駢騎易書之明執其詩書朝夕脩
誨弗納於邪以閑而類時則有朱氏肴實之助以比
其勤固宜享有諸福從兄爲御史顯矣離讒而中困

歸然肩齊至於耄耄豈是以爲侈乎未究之志有餘
之福在爾兄弟亦既有質矣若服田疇次比耦既耕
既獲其酒而食之耳食于養益于志安于名榮于善
永益斯裕之矣安斯忘之矣榮斯聞之矣未有大焉
不可以數也是則在子夫不可以數也而必有繇始
故曰肇壽壽始也始自今也

晚翠 壽賴翁簡齋七十

古詩云遲遲澗畔松鬱鬱含晚翠余童子時誦之曰
此特後凋註脚耳及入仕奔走四方道里險易人情
情僞風氣熾惡物理息耗可喜可駭可爲省戒者身

金簡遺集卷下

六

親而飮見之始有味乎其言微哉非識盈虛恬澹自
得之君子何以與此頃自劾蒙 恩來歸頗從事農
圃彼灼灼者吾見其發也已吾見其萎也已不寧惟
癸慨然嘆息老圃曰嘻不有萎者來者焉錯抑區區
生事寧一種攸賴邪異日若甚沿溪散步而憇乎松
之陰但見萬綠如圍遠近一色莫之有異也者已而
亦日亭午萬木若甚或掩或垂若伏而聽命仰視所
憩之上蓋偃厓嘶風濤四發便覺有秋撫脩幹欣然
而適若是者可以爲其翠已歲寒然後爾知得無晚
邪諺有之人力可奪天工是故灌之爲雨疏之爲風

彼園葵者宜有賴焉而竟不免於萎于澗幾寂寞矣

而松歷四時不改柯易葉孰司之而孰爲之邪云晚

者蓋以其時別之耳藍田賴翁簡齋歲九月某日年

七十其子婿郭逢寅以告其兄平川曰古之人有以

物祝者俛俎食松實而仙婦翁以字行請得松祝之

平川以告余且言翁硯硯多大節不爲荏染紕屈是

非論議落落有巖壑間氣若是者松乎曰松哉得真

性矣又言翁常學經生業以希有槎之助竟不遇匠

石以老知者才其質惜其志而幸其有終也爲顏堂

之楣曰晚翠曰是足以祝矣翁維不見川是以得全

余簡齋集卷三

三

其用神明扶持有心益堅如孫興公之止足陶洪景

之歡樂白首歸然以視喬木不尤壯哉歲月如流山

川無恙尚有就翁問伏龜消息者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十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十一

雜著

紀費

今天下稱冠族猥齒我姓我不敢侈在鄉邑言我族
猥先我宗我亦不敢侈維宗有德義得致隆宜申告
後之人昔我後峰府君力行仁義錄於神明肆子孝
孫順克肯堂構傳曾孫永凡十有一人而舉鄉薦者
二人舉進士者一人明經徵者一人以子貴封大夫
者一人除雖不顯然卓然以行義並重于時自是子
姓日蕃居有世業仕有祿秩冠裳文物豈敢曰不替

余簡齋集卷三

一

而人言則然禮先河而後海謂之知本府君德厚代
不敢忘乃嘉靖癸未始得舉思祭信宜尹活潑先生
謂祭宜有所衆翕然趨議各自占錢穀登于簿用備
工費房推一人領之飭菴先生歸自山東申詔之得
金凡如千兩兄碧溪以所卜地未宜議改卜久之不
得地是歲五月晨兄弟與其姪傳願以基入東池兄
聞之喜曰府君嘗哭于斯歌于斯於斯焉祭不亦可
乎兄可兄軾具以告于族咸曰然飭菴先生與諸長
者尅日致衆選材能班事功具程式慮財用已乃閱
所登簿某也增某也損某也宜大增損拱聽無譁退

而各以數入於戲十年之議寔集衆思數百金之費
索自銖兩本文于焉相屬死生以之俱慰實惟府君
德澤悠遠延蔭我後故能以心感以義起以公勝以
衆濟而成功之易有如此者錢穀之差載于下方後
有好者庶幾發明斯義云

五難詮 贈張南海子奇

是歲春正月天下吏上計部院奉 詔察不勝任者
黜之於是吏缺員至三百有奇天官卿松臯許公議
于科目中簡補卽文詞優亦從次敘重民牧也余敬
從史之會試事罷士來集乃四月堂閱同邑張君子

余簡遺集卷主

二

奇身言入等試之文稱公曰大宜令文選林子仁亦
薦其有志遂署南海令邑士夫雅重子奇疑非所以
優賢者余訝而問其故則曰縣附府爲劇而南海且
居會城諸司得臨之是則奔走爲難公私好惡情人
人殊新婦事庶姑不能皆當其意是則承事爲難鄉
宦比肩立勢足相比使人措手不得是則交際爲難
市人窺鄉籍鄉氓以其地豪且影射莫可致詰是則
徵輸爲難俗輕姦好鬪巨室倚親戚重或行金錢詠
吏爲奸是則聽斷爲難余昔承乏督學者五年學士
大夫無有以事謁者凡民念桑梓猶知父母其令况

爲民之表者乎願子奇無先以交際置胸中
也事之禮不可廢不曰有常度邪如奔走爲悅奚
必南海爲勞哉泚忍求容矯亢召侮則承事誠難循
念盡職自厚以及人是在我而已矣詭籍者歸之影
射者正之富豪者諭之不悛則糾之以刑世往往誣
宦家逋稅豈其然耶推誠相與無售惠怨將見法行
且自宦家始彼其觀聞者習矣教化明則人耻爭公
道定則人自守朋家作仇賄賂成獄豈惟下之罪哉
子奇敦尚古學孝友忠信孚于鄉邑故夫筮仕之初
愛之者莫不思優之然銓部用人豈以南海辱子奇

余簡遺集卷主

三

邪佐耕者蕃穀安宅者奠基君子耻不爲令遠民也
抑六曹之務不自己達者乎當始選時冀免府判者
多矣聞子奇獨言此亦湏人任之其之南海余欲遣
書于其上官則辭執是以往其於令何惠哉試刃于
堅占器于虛吾見南海且聳子奇搏風而鵬運矣

立後問

縣學生王子宗旦問曰婦不二夫節與曰常則別變
則節德一而已矣曰旌典限年自三十下上之不
得爲節與曰恩欲有紀其少者以酷之爲已遽矣
是故恤之曰由其情中道抑何以異歟曰爲其齒稚

長可以自制也如是而改適失節其矣又何貶焉曰然則有不改適者不可表與曰以爲不勝表也凡從一而終者皆非不足於節者也曰寡居而又無子則如之何曰立後曰婦可行之乎曰夫亡責自其身宗祀墳墓忍使終無主邪曰如是專之可乎曰難言也舅姑在宜告舅姑無舅姑宜告于夫之兄弟曰告而不從則柰何曰人之爲人者心也不祀之鬼行者惻焉焉有父母而忍其子兄弟而忍其同氣者乎曰有不行者何居曰非貧則富之爲累也曰力不自給固難責以後誠富矣禮義從出而又奚累乎曰兔逸則

朱簡遺集卷五

四

逐豈暇念獵者勞哉曰于法何如曰爲人後者爲之子則家卽其家也雖然至于法則夷矣曰然則何以處之曰感之以誠意諭之以倫理不得已推財而均之至於寡取之極矣曰如是固宜得立如兄弟而俱有子則如何曰長子不得爲人後由仲而次擇而立之可也曰如兄弟而俱無子則如何曰擇諸堂兄弟之子可也王子欣然若慰問之曰小子之姑氏嫁周君杰有子謙而周君卒已而謙又夭姑慟且驚曰吾夫遂不祀乎中外之親告以宜立後慮財之賈怨也惟分財四之三而自居其一于時同產之親無他子

得堂弟根之子駒爲應家元貞善如玉宗尹又書告其叔弟方以是歲十月二日奉告宗祠曰以駒爲嗣孫杰後維周氏君子念先姑夫之祀與姑氏之暮年至矣旦父兄實在懿親皇皇弗寧恐事有遺論得罪於人道今聞先生言幸哉不繆吾於王氏爲世姻亦幸如性子栗商甫諸君之忠告周氏之厚倫以能成周母之志而終其節也於是乎書

竹岡對

郡大夫徐公士元守吾吉三年子視我民民惟公志感克用又愛之不翅父母尊之不敢稱其官恒言必

朱簡遺集卷五

五

竹岡公云然未喻所繇取者則以問鐸因語之曰竹岡公號也岡之下爲公居其下惟竹公喜而賓之曰是大類我是故取之曰其何以類也以其擇乎史籀可才篋等可錯公若是其讓也曰公無擇是曰以其利乎渭川千畝與封君等公若是其儉也曰公無利是然則高懷曠度雅韻逸興宜有託焉如子猷一日不可無此君邪曰近之而非其至也曰將叢中架屋順志居貞嘅張薦之不作而姑以寄思邪曰公於富貴誠有不足芥蒂者然大人達節濟世爲殷公豈局一偏而忘斯世者業川之矣需者喁喁又可遂乎豈

聞君子之取於物也爲其類也不必其盡同也今夫竹其中虛其節勁其質疏其體圓其味淡其陰幽虛心之通也勁勇之立也疏禮之行也圓知之發也淡仁之復也幽古之存也夫是之曰類君子之自立而山物乎哉心可以思勇可以強禮可以立知可以慮仁可以守其歸使天下一復于古初雖剗南山之叢不足擬諸其形容區區求之于聲色臭味亦未矣是故公之取于竹者爲其類也而非竹所能盡也曰由子之言公之爲竹者博矣殆天授之而豈曰人乎曰陽之而厚其賦相之而利其用者天也而所以進于無疆者公之所自爲也試觀公之心豈遽已焉哉於是邦人聞者舉欣欣有喜色相與賦淇澳之篇

祀德錄對

余讀祀德錄曰於歲正其腹引其背祀不亦可乎客曰祀法五重報功也鄉人也而鄉祀之功與曰示我周行能無報乎古鄉先生沒祭于社以示教也取師于鄉事莫近焉曰於學宮者何也曰亦猶行古之道也師虞於學公莫大焉曰議謚于朝采謚于野時猶有爽又如學何曰衆人倡之一人尸之或眩于聞或敏于私夫其少長相習老以爲歸厚于父子不必洽

德于兄弟不必諧故無所比以能大同者惟鄉爲然夫學固鄉民之秀之群者也曰鄉賢鄉言之可也東崖公懿矣子生後而地藐奚用以知之曰余亦徵于其鄉耳夫公居而孝友吏而廉平未老而勇退邵德以老終則有知縣某公之狀鄉貢士某之舉縣學生某某三百人之覆議其有弗信者乎曰猶之文也曰昔之取人者豈皆同里閭居邪抑始舉者凡七人而卒以二人應議則諸賢于此亦甚不苟矣且余叅伍于銘于贈言若張文僖之忠質羅圭峰之剛毅豈以辭佞人者哉八年南城亦已久矣其言信其諸有弗

余簡遺集卷七

七

信者乎曰何以沒三十祀而後祀之也曰余於此見天人之情矣曰何言乎人曰浮敬倏忘真德莫護三十年間世已易矣論已定矣是故與之知其可與而與之者也曰何言乎天也曰善積者慶長德厚者報隆今其家科第緝矣官績章矣規範頓矣子姓訖誅矣非天其孰能之曰天下若是者亦必有之子亟稱高氏何也曰余辱三峰道義之交飲海而思河蓋有年矣知之故得言之而豈敢比于誣邪客蹶然謝曰某誠淺某誠淺然非此無以聞子言將有若某者無亦使之聞乎余愧其言且懼無以極天人之說也于

是乎書以諗諸大方家

原省

天下同歸而殊塗一致而百慮天下何思何慮乃曰弗思無得弗慮無獲黜明墮聰賊世滋甚吾乃觀于物井無得喪動自中也而雨之而漬之而弗浹之則淖夫苟有是心也能無思乎善用者作庖不善用者作慝廣而鶩無以約也深而鑿無以入也高而虛無以適也多而襍無以定也故君子用省自身而求之得失莫近焉嘗醒者醒嘗熟者濯未有適道而倒行之者也是故悉而諦之可以語精也覆而別之可以

余簡公遺集卷十一

八

語一也悔而補過憂而通變勇而決善慎而明微其由斯乎聖賢豈思爲之去哉求殊于同合百于一皆以自成其身耳舍田而耘去宅而居又安從乎昔者曾子曰三省其身矣日用彝倫性命攸存抑三者包乎小大矣此之謂近思之學士而知省可以希賢民庶而知省可以寡過冥行取困煩言召侮學之不明而俗亦隨以淪矣郭君天祐名其齋曰省齋其姻家劉君某以語余曰其將志于學與曰嘗入太學友天下士雖未扣其端然聞其事以孝事兄友撫其孤慈與鄉鄰惠而輯年五十而力行不怠殆有得於省者

與曰省乎哉夫惟省故警惟警故懋懋則不衰古之人誣善則泚頽夜計過無憾然後即安君往觀之色之康乎居之裕乎無設而然乎耻而不遂而以惕終乎斯惟省之功哉由是而永年也莫不祝延之有餘榮矣

孝感篇

昔者織女助永二神降繆夫豈僭哉君子曰爲近乎惟也直有近者焉澤堇生於隆寒江水迸於舍側是亦可矣然又有近者焉封人舍肉而錫類江革愿歛以化盜是亦可矣然又有近者焉中指之兆函問心

余簡公遺集卷十一

九

竊必關憶想若是者其無同乎天有知不可以卽也地可卽而不可以求也物可求而不可以必也人可必而不可以槩也是故孝子本諸身而已矣夫惡觀所謂織女二神者哉堇者澤之有也水者地之有也人則心同然也况夫一體而分喘息必通奚其異哉孟子內盡其心外盡其物雖人猶無所冀而况於物乎推神于天地不敢以爲己功其有未至亦唯自責而已矣然兄類事母尹孺人率其至性百惟意可未嘗以難解母年五十偶病痰喘思青梨時冬窮無所守市井奔走號呼求諸百里外卒得之已而病間日

就於康強人咸以爲孝感比幾七十 詔旌貞節事
告終葬有期矣出舍雨恩妨大事泣天籲之已而霖
畢復雨咸復以爲孝感競歸美焉諸父昆弟謂余
紀之夫其生盡養也死盡葬也祀盡禮也心誠於
孝而始終一致者如此是又衆之所觀聞也微斯
者世之論孝者猶將歸焉必卽其事以著其應尚
有之心也非阿好之私也

乾野篇

之西有峰卓立如筆見數百里諺稱尖星岡嶺靈
社載郡縣乘者久矣蜿蜒南趨可三里許康氏世

金匱遺集卷之十一

十一

其下堪輿家謂之顧蓋當戊亥之間於後天卦位
乾而武姥金華諸名山直其前若繡障列而寶馬
西昌之秀亦以攬其榮矣表弟康君堯熙私之以
號余聞而笑曰同人于野亨此其取之將不爲墨
卽有策君能從事雖造物者且舉以畀君而况於
乎君乃使其子良佐謁余請其詳余謂佐而來首
之義大矣哉而翁以門當之則姑以門焉者告之
乎乎日霽氣和八方攸同孰堅孰脆孰朽孰渾乎
真與忘也北風其涼四顧雲垂草衰木落水涸石危
挺然而立不改其節者豈非貴哉然而不可以數得

也是故君子本之爲貴世澤以胚之詩禮以養之物
理以滋之夫然後辨於利審於幾良於其心和於其
家以睦於鄉黨隣里夫人視之不啻喬木而造物者
所與將驛驛乎其可需而豈有靳乎哉堯熙富而敦
禮自其家稱之達于族隣無間庶幾能立本矣又甚
同賢而崇文于野觀乾亦其義之大者也

知難

文子希周署邑學二年使者稽諸士曰能教矣試所
欲言曰達於政矣庶其行孝曰有本矣檄所司禮待
之如今族兄弟子姪在門下者議致慶余以君子稱

金匱遺集卷之十一

十一

力受食厚事寒暑恐非希周意諸兄曰不然近名惡
無實也實而章之而必避之人情乎旌獎著乎令矣
舍之又奚以獎治今夫賞百金之貨必百金售折閱
數十猶棄之也硃之爲玉玉之爲硃無幾也天下若
和者寡矣蓋諸兄坎壈旣久深於人情者如此然希
周盛年高科亦未必信若斯其難也史言故則希周
所悉可數矣刺候秉臆避迴所忌制柙以鑿犁然入
其屋曰巧勝語贊而物謬自處冥昧掩鼻俱傷居然
信其志曰聞勝姻私回容厚見周稱或顧金錢以就
其聲價曰力勝迫趨逐者借譽所近一是相蒙遂破

公言曰計勝四勝者用而聲實抑矣况學校之官位卑責重心勤效閤思過則褻義過則怨吾嘗督學東廣願識其然克已虛聽積之歲月于時學職二百六十人得應條者二十有五人又列其上者十人耳六七年來此二十五人者進而任卽署有司者有之進而負任者有之其沉淪於學者蓋寡豈余之明能要諸君以必信無亦自求多福而適爲余蓋愆耳彼負任者當時之未審與與之易而無所輕重與將矜持一得遂以行其私者與是皆余之罪也希周清才強識爲親受祿有不待獎而後重心許之素亦豈得得於一獎間哉雖然以觀我生如賈斯售罔或不信以之觀時王之弗爲硃也其惟漸乎君子曰受施不忘其爲子必孝爲臣必忠施之於知大小輕重絕矣希周孝豈其負人知邪而余猶云爾者家庭獎訓固以負人爲辱賓師之義通乎父兄故得爲希周誦之

敘別

竹岡徐公士元副廣臬踰年欲棄官去寮衆交止公公瞿然曰國家於我至矣吾弗夾介以承受明德抑無妨賢者庶斯以益乎大夫士庶誠不我射雖然器有受不可侈也物有取不可致也受者以情取者以

義吾從此逝矣掃除竹岡之陽以迓 俞命某聞之竊有未可者夫難進易退士之大節也豈其悻悻以私遂哉拜疏而邁果矣其由于誠乎君子之道顯志而晦跡先實而後聲進不爲榮退不爲潔是以能裕某豈敢縻祿故爲是引萃聞之以負去者奔可也以完去者需可也士有行役必別於嘗所往來弗及則辭以告猶嚙嚙然無有遐心以全交也况於君臣之際乎今八月

天子萬壽天下臣工先期函表入 賀而公適次當行入覲 清光稽首萬年然後退而致其事臣子終

始之義不當如是邪公感然不敢言去留五月奉表而北先一日過別曰子善自愛異時宦轍相邇訪我于監涌吾爲子具野蔴以待蓋愀然者久之夫公於某且不忍遽豈其潔已以忘國者哉可與知義者道也公學博辭正守潔才達某得以質疑聞過輔志而從方庶無大悔以辱有位者公之餘也今去我日遠如失所腓而猶不自謀相公以歸者古之君子愛其人思成其終誠不敢恕已而逆公志以附于古之道以爲愛公莫有大是者公行矣踰嶺而北吉郡昔所守也餘干昔所宰也浮梁昔所教也踰淮爲齊魯諸

郡昔所按也甘棠未拜綉棠再觀愛公者奚啻千百
請更以出處語之

志別

人不愛也子於父無弗愛之矣有不吝也父於子
無弗容之矣昔有稱孝子者厥父蒞家小不利人言
即以時陳說父曰無是而胡有是怒而逐之繼有聞
欲往則妻若子止之不獲則交友至曰無夷而父志
即不得命怒且及家人柰何遂隱忍終其身嗚呼豈
其愛父之心不逮其初則固有難焉者矣

今天子神明英武諸卿相將順不及百執事奉職惟

金簡遺集卷五

四

競惟謹吾邑王先生宜學以文學在侍從獨念古之
聖君惟罔曰世治乃治古之人臣治不曰治而曰亂
乃弗亂會有聞不謀於妻子交友拜疏極言

上不之罪落職丞三河驛夫父子之恩至矣然言而
怒則有弗之容者矣以人言而不復言是亦弗愛之
而已矣今之事則誠有父子所難者國家之休其
有既哉愚也入仕七年于茲嘗思一言以報而終不
勝其私之欲視若人之孝猶愧焉而敢望先生下邪
雖然父子之恩無絕也聖恩廣遠今而後妻子交
友將無言者乎其母諉曰是固有其難焉者矣

策問五首

問奕世載德姓用是着邁迹以蓋前愆所以憲後昆
也古人固有分陝之雄不墜家聲平蔡之功趾美太
尉盛矣乃若牛車被惡而車騎宿衛中散被收而秘
書入洛君子未嘗不幸之也不然三世吏敗固東都
之遺風再世饑困則莊武之故躅豈謂無所承者耶
凡為子弟者即有父兄之責諸生亦嘗講於斯

問量以識進資由德勝觀量莫如變觀質莫如化後
之中使察過不發鞭耳之言党夷臨境大聞鼙睡之
聲果何識以進之手志氣橫然卒完安貧之節醉而

金簡遺集卷五

五

馳馬一變委蛇之風果何德以勝之乎爰有不可測
度可比顏子不動聲色功施社稷偉矣然一謂不知
所向一謂不由學問然則克治之功非所急耶至於
兒輩破賊奕基如故後作相立朝侃然雖不滿君
子之論不猶愈於手板倒執八風獻舞者乎是皆其
所當講也

問學以聖人為師謂夫人可至非懼其法中得下而
姑擬上以要之也然稽諸古西河有孔聖之疑關西
有夫子之稱河汾視乎洙泗臨川尊於周公君子不
以然豈後世無聖而聞見者自局歟論者以曰學

者當學顏子又曰吾人當學子路是何其言之益下耶然又有自十五六歲時即學聖人有謂十五年學箇恭而安亦可謂有志矣今究其造詣何如也豈聖之果不可學歟千里之逶迤至者知之按圖而說惡視所謂廣輪者哉吾豈敢厚誣天下亦於二三子乎卜之也

問傳曰儉德之共也侈惡之大也去德而納惡鮮有不覆敗者也若服裘留楚荒禽入狄鷁冠聚而國賊至今谷樂而東市誅罔嫚藏之誨而多取之忌者與夫惟君子雖其富貴而不敢盡其餘其貧賤者則惟自食其力故有爲宰枏而門不施箔有爲刺史而坐無檀席作炭宜陽不以爲病葆刺甫里不以爲樂其爲監遠矣今天下日入于侈甚矣予故有風化之責而莫之能攬所願諸生講明其道必有係正家以及于鄉幸爲我告尚相與荷之

問讀書乃格物一事也而爲法不一有曰要知爲學須是讀書而相見半年猶教靜坐何與有曰讀書少無由考校得義精而衆史不遺者乃謂喪志何與曰心要在腔子裏矣而必讀書以維持之則未有六籍之先其將焉用曰仁實有諸已矣而必資禮義以裁

培之則未有經義之時其將弗存昔之儒者因以道問學爲支離而一以尊德性爲主試使諸生兀然養靜其終亦自能有造乎幸據實見得者以對吾庶幾其有助焉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十一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十二

書簡

上敘菴李公書 二首

恭惟履端以來福履殊常此蓋社稷篤祐天下莫不欣喜某藉庇餘亦幸以無事感謝感謝昔周文襄公始至吳吳人有白地之謠科道至十五疏論劾當時歲三楊閣老主張必且以罪去矣何功之足云某何人敢望文襄乃冒昧領巡撫命不早引避實以

聖明在上千載一時明公體國之心固三楊之心也况文襄遺法尚有可尋因而修之亦人臣竊取以赴

金匱遺集卷之十二

一

功名之會輒不自量與各該有司日夜講求一切賦役粗爲畫一除具揭帖隨冊投上外伏念士之行志如舟隨舵舵得其人雖風波固不字濟然以文襄一世之材尚煩人言則當時士大夫之與三楊猶未一也某之淺陋乃得免於異說明公之賜不尤厚哉有司父老惴惴於再更之擾尚賴廟堂始終成就之干冒台嚴無任悚息

別啓瀆賦役有司之事不當以煩記室然某所得自盡者惟此爲慰而人言險膚其於市虎是故有所恃而爲善自昔云然矣某不佞敢終以累執事者松江

從田起耗自三原王公以始後來者或因或革竊嘗細加較量如民田每畝正米五升官田重者每畝正米五斗是官田一抵民田十而又從糧起耗每升一合則官田一抵民田十一矣就使東鄉田瘠亦不應若是其懸絕者又如蘇州府一州七縣豈無數處瘠如東鄉者而不另作區處計日物之不齊物之情也苟彼此無大利害斯亦可矣况官田改民不可究竟而小民所有獨多官田亦有全無田者蓋與江浙閩廣事體絕不相類又如均徭一事議目知府應檮生始亦色駭認諸地方多方延訪竟無能易其說者乃

金匱遺集卷之十二

二

爲批行公小民苟嘗不便哉人輕言微不達於上其得達於上者率多一旦失便之輩其不加誣鮮矣如寺副王某以乞還船隻難之輒輒然云云又言見山題均糧本彼時正承票 旨告遂菴老先生卒以不行此其妄誕無識固不足訝然亦可見風俗薄惡是非顛倒有司從事之爲難也生備嘗險阻年且五十有二矣豈敢過爲紛更以貽作俑之罪誠感

聖明甄拔之恩執事獎與之盛心不自量其力以希萬分一伏惟賜察不備

上介溪嚴公書

屢辱佳疏佳籍之賜仰悉重責不遺遐邇敬謝敬謝
伏惟

聖明在上脩舉禮樂以復三代之隆公以遠學淵識
奉贊廟謨克當聖心自古人臣榮遇未有如公
之盛者也敢為社稷賀而下私之以為鄉里之光某
官守無補舊殖亦且荒落偶改賓館試課一篇奉塵
文几用博一笑辰下降災伏乞為道保壽萬萬

上宋齋頌公書五首

旬月間兩奉教劄仰見大君子篤念桑梓之仁有天
下為家之度生雖謫劣敢不策駑僂鈍以希萬分一

金簡公遺集卷五

三

擬丁祭後即東巡調度應守尚未至貴府頗有冊籍
可據今惟揀正其獎照號推收不敢額外加增某之
鄙見如此日者多方訪究得清查事宜十數件已通
行各屬再議俟至地方而加酌量擇其可者開呈請
教沿江沿海一帶相應築城亦應於太平時圖之功
程物料只計一堵可坐得全城矣貴縣錢糧所出敬
奉尊示實為易辦須冬月方可興工諒不過三月可
了意者得公一行下人情庶其有協乎蓋前此工部
有行在外一切工程俱行停止故也外具賦役冊奉
覽此不過與里書爭得失於毫末之間非有裨益於

民切念大君子倦倦下與籍以用圭云爾

生二月初至常議清查事府縣俱缺官松之有司又
言鄉官藉藉異論幸有

明旨計不能抗但應守更調華亭缺尹未知後來何
人為可慮耳太倉比原額止欠七十畝耳常熟及貴
縣旬日間可得大略止長吳吳江三縣頗費力於戲
此事乃數窮理極明公為小民造命天地定鑒之彼
懷私者自便獨何人哉生等才劣夙夜皇皇不敢寧
處恐不能仰副盛心風便千萬賜教

久踈起居無任瞻企伏惟

金簡公遺集卷五

四

聖明簡注卜日入相此社稷之靈天下蒼生之福也
尚容脩賀向示築城事未嘗敢忘二月至貴府令王
尹監築一丈為則駁行再估久乃歸一其區畫方略
皆陳巡按之勞生特因人成事耳茲會本具題煩先
與當道一言蓋前此有大工未完一切工程俱行停
止之文故耳清查田糧頗有次第至守破崖岸為之
足以仰承盛意率耗一節出於民情者十之九蓋糧
則重者以金花折而除之以從輕糧則輕者以耗米
加而乘之以等重於版籍並無勾合相干亦本院
計得便宜從事者其法始自湖州少為潤色尤似

弊盧尹梗最先得肯綮而鄉宦沈僉憲亦采民言以
苦來趣行之但大戶苟利目前未必肯心服而託奸
徒游言以亂其真難保必無也伏惟明公公是服衆
明足察微惟始終成就之地方幸甚亦生與從事之
幸也不宜

某惟仕途以進士爲正而倫魁最爲貴重官階一品
爲極而內閣尤爲尊嚴自非問學深粹忠誠純篤未
有能臻於斯者也 國朝出狀元入相至公才七人
經筵日講尚承 天渥大禮太樂與聞制作未有如
公之盛者也某不佞敬爲天下慶之若夫王張正議

金簡全集卷五

五

清查田糧使郡縣長吏張目從事數十年之積獎得
拔其根數百萬之錢糧竟復其額此其澤在桑梓而
功歸 朝廷亦未有如公之盛者也二三有司各効
尺寸生得藉手以道瘼曠之責豈敢忘所自哉仰瞻
黃閣曷任嚮往

茅舍回廊賜珍翰仰惟相公上接晉光內參機務外
指揮百執事以敘吏治宜無暇時且鄙言不足爲有
益乃不慚裁答而指示所宜又莫不由當肯綮曠成
遠猷某敬拜賜且并敬矣築城事敬奉

明直不敢緩奉 奏請縣閣后乃報清查田糧

冊成具題升徙金壇清出糧不下數萬溧陽縣向欠
田一十三萬今止欠一萬零而此一萬田亦尚有可
畧補固呂光洵諸尹效勞史選部贊成而推本所自
孰非大君子仁言之利哉常州方議行而無錫諸鄉
宦頗牽制有司若嘉興則尤有甚焉盧尹力量才識
儘足了此而謗議四騰生移書與傳巡按別白其故
幸免中傷外具乞詳察展下陽長伏惟道與時亨福
與日增曷任祝願

與松臯許公書二首

奉違台輓十年於茲矣伏惟

金簡全集卷五

六

明天子簡注以大冢宰起公於家數月虛位以俟此
前此未有之盛典天下士莫不想望下風以求知於
門下而某泰記存之末曾得一奉起居非敢目外
誠矜持太過并空函亦莫之達矣罪歟罪歟姑蘇亟
承辱賜佳籍仰悉大君子不以形迹見罪而俯賜獎
與者如此某昔以進士需次同年競求京缺爲之先
容者且有方人尊先公持不可竟用某爲選首然某
實未嘗一通姓名惟尊先公不以不識而而不用惟
公不以識而疎音問而棄之某之鄙劣何前後遭逢
爾異邪感且愧愧惟藏諸心而已矣東南重委夙夜

邦寧賦役精為畫一謹上請教正

久違台輒僅一奉候非敢自取疎外謬以掄材之助
恐蹈師德之嫌而矜持之過遂陷殷浩之罪悚久悚
久拊循無狀分宜罷謫近得佐部之報無任慚汗定
惟公德大有容心公而恕忠切報國明不遐遺故
非陋亦蒙薦升躋射干於崇崇不補狐裘以緇衣
雖職有愧然不敢謂其非遇也憶戊辰歲某始筮仕
辱尊先公力排競者置諸選首得以觀善養拙至於
今茲又辱公拔之於衆棄之時始終成就敢忘所自
語云報賜以力報德以言願某年已向萊學殖又菴

參簡遺集卷三

七

落是二者自度不能勉其惟此心未渝上答

自恩以酬知已惟公幸終教之瞻仰無由伏冀為社
稷節宣無任祝頌

與儉恭梁公書

猶聞人行有啓上候想徹記室久矣向奉手教白糧
一事即於去歲十月嚴限各屬崇各府州縣俱無正
官生於二月初即臨常州親督之白糧已於二月望
掛號行矣次等白糧松江先已打包蘇常各府報完
計此月十旬可得過江雖前此兩太均托益循昔人
議起輒則之耗與重則等非減重則以下同輕則

與版籍本自無干其事亦本衙門得徑處分所以奏
聞者欲後來歸於一耳是士民之意也蘇州糧則細
數之至一千有奇雖上智莫能致詰而況生之至愚
者乎每歲實徵號白冊與黃冊絕不相同是巡撫所
不敢議者而書算顧得恣意出入甚是大恠事也今
奉例清查魚鱗冊懸賞求之久不能得官田多腴改
民圖價變賣日久無從質正生非親臨地方遍訪父
老亦將疑有司為虛應故事議者謂合有通變要在
舊額不失版籍無干而已伏惟公賜主張地方之幸
非但一二有司之幸也人回顙望指示為愛

參簡遺集卷三

八

與浚川王公書

日拜佳製之賜埋首簿領忽聞鈞韶之音浣慰何如
伏惟公碩德峻節邃學淵識天下士大夫倚為重輕
顧章弘深非淺學所能識從旁人解說似有丘壑之
與某思竊有所未安者古之君子不難於退而難於
進進者大人之達節也因事而避引年以老者此其
用智自周徇禮不變未可謂之疏節然要之去就視
社稷不先其身者淺深小大固自有間今

聖明勵精一載一時公精明強健得於天者又如此
忍一日去朝廷左右邪退則易則進為難百尺竿頭

豈非靡靡者可了也某誠知公苦心而不敢奉贊以
運然亦豈敢徒以名位相期而竊取二天之庇伏惟
賜亮萬萬

與三峰高公書

劉同知回曾附尺牘奉候日觀邸報知已沒事矣善
入還朝天下吐氣而況不佞常辱薦剡者乎欣慰何
如生賴雲庇再改巡撫不揣力薄謬將地方一切賦
役定爲畫一之規幸不得罪小民而士夫不得均徭
之利及勢家大姓以適父被閹者皆不免於怨議今
二年於茲矣未知何以善後夙夜點檢防絕嫌隙五

金蘭公遺集卷五

九

十歲娶婦不敢更有他心以負大君子臨首爲期之
意百凡有聞尤希見教臨楮惻惻伏惟珍慈不宣

與整菴羅公書

久缺脩候寔以東西奔走居館時少又兼以多謗之
地不敢輕與人接坐是疎慢罪過罪過舍姪乾利至
恭詢道體愈健曷勝欣慰令姪趾美甲科德門之慶
鄉曲之光侈矣恨未獲面陳賀私生竊祿又二年矣
粗立賦役之規雖小民稍有甦息而大家驟失便宜
倚托士夫乘間以沮撓者未已也一身利害所不敢
計但末路不至甚謬此則夙夜不敢不自勉也承下

澤者千萬爲道節宣至懷至懷

與蒲亭李公書

奉違道範日久曷任瞻仰向在鄔子會萬治齋言念
德不忘且言賤姓名亦辱記存感激之私雖積于懷
而疎遠之跡弗敢率爾伏惟賜亮即日恭惟道體清
豫天寵荐加天下斯文咸與有慶某不敏謬應重任
恐誤事上厓廟堂之憂不揣力薄諸有逋欠督摘適
獎多出右姓法之所在豈敢市恩謗議流行亦直任
之而已十六十七年錢糧計可時完但以前時月已
過一面催行恐未能取必一時容別請教

金蘭公遺集卷五

十

與邢侍御北岡書五首

旬月之間再奉手教豈惟使鄙吝消除蓋取以增卑
薄而補罅漏者多矣愧感愧感陸守岡黎守晨俱當
給由陸有通狀惟以冊報黎僅差兩月不免北行見
今賦役初定民志漸一非夫人鎮定之則壞之者且
自有司始矣倘以爲可即當具稿奉會昨至微不意
斯文一種議論已之不便而託小民以爲辭何邪觀
風所至果有未協民情者幸不靳摘示僕固不難於
改也至懷至懷

使者即賜手教真切溫醇未奉顏色而所謂飲人

以和者宛如見之感服感服賦役事辱開示所開尤見高誼十年通編議自應子材發之僕已駭停矣至常州弔十五年分均徭里甲計當差者僅十之四五王克敬極言此外別無可爲者僕因思守延平預議均收糧料亦是此意當時士大夫不便號爲新法其後未嘗不稱便也始爲批行徼俗多商誠與各府異然斗糧亦歲歲輸納未見其爲擾凡擾在不知不習焉耳書冊中亦曾說破題稿先奉上請教伏惟采察邇來道體何似南方卑濕兼以秋氣暄熱而黑蚊蒼蠅時復擾人伏冀倍加保衛尤忌取涼太過也外稿

金簡公遺集卷之三

七

奉會圖屢經旌舉南科道甚重之四府吏材莫有如是敏者而歛言點污太甚故因清田清糧與并雙江同舉鄙言不足信然士論稍稍乃定或以爲宰相之親似宜少抑審如是而可謂之公道乎伏惟尊裁楊通判回備詢起居清適爲慰卽展秋熱益退道體當益豫矣東吳諸差士大夫幸不終掩蓋王守之公有足以信之耳潘石泉令家人抱告軍需雜差府縣爲之申請不思里甲與均徭不同向南都士夫初不納稅草鹽絹吳東湖至形奏牘而不能變近得儉恭正言之輸官過半奉告以博一咲吳下解戶納銀

者倍追而不納銀者解料官府既無以自明而解人往往破家故議先分各料之輕重定盤費之多寡謂之扛解於均徭內編徵繼扣歲用該解戶若干名以縣分之大小爲名數之差等分班輪差凡五年一審蓋費出一縣則易舉行者止令費日卽稍有信行人足以不累四府行已定矣應天等府解戶初亦是以銀分等例至撥川却不同如汪誠齋造墳亦撥解戶伍名據正倍法該銀五伯兩而私輪聞至二千餘兩其他有撥解戶一名修理牌坊而追銀至三百餘兩者徼俗以納交爲事以解料爲苦不思通行納糧料

金簡公遺集卷之三

七

將誰解也嘉靖年來貴院始行取解戶從院點撥蓋以革府吏賣閑之弊彼此相成甚善甚善僕今亦豈敢異也第欲照吳下於均徭內扣糧編徵扛解以免倍追於屬縣美里分另編聽解使有司不得白手挾制仍造冊送貴院聽撥庶毋侵奪之嫌緣此事士大夫失利恐游辭相間有負推愛之誠故復煩聒裁示感感

仰惟執事老成持重孚於上下鄙言烏足爲有亡顧此秉彝之心自不能已焉耳近因地方應議事件內一件及銅陵事一以明可齊奉勸合而行一以自

率制之罪一以明執事拔患之功其要歸於重職掌一事件而已柰何二子再移文請示生姑以前件底稿示之令其默會務求其可仍候執事公文施行外具請賜案酌一面行下只令申知可也

一承喻原額糧少而田地多者通爲遞減田地少而聚縣多者量爲加添此正法也但云某樣田每畝該糧若干某樣田每畝該糧若干正爲地方積弊以官田改民以重則改輕莫可尋究不得已計畝均輸之法正以革里書紛紛之弊生前已具題矣此施之實徵冊與版籍無干近日蘇州亦行之謂之牽耗士民

金簡公遺集卷之三

三

頗以爲便但若高及最低處稍有增損銅陵事原係貴院張主希行各官查原則田地果有下落悉如尊裁爲當

一洲蕩開墾成田出諸民力聽其得利不必追究此誠大公之道仁人之心也但恐與額田毗連彼此影射希行下若無別弊悉如尊裁又聞洲始生承佃者用計一畝而兼數畝之寬又有捏稱圳江却告新生者抵補是兩處漲田僅得一處起科近日江陰靖江此弊互相首發竊意原佃洲灘額內墾田者可無追究其額外開田似宜少科米抵耗與衆共其利如鎮

江白冊之例且此等田惟徐氏最多稍抑兼并以平群議何如若不可則直已之

一拋荒田土須丈量明立疆界給示曉諭復業者量減稅糧願墾者三年復納租圩畝脩築及造冊紙筆悉如尊裁是幸

與陳侍御西郭書

生迂腐不能適時好或犯群議而不知所避乃辱賜亮獎借大過愧負愧負崑山城本爲姑蘇扞蔽而疆界既分人情不能無異雖崑之士夫居鄉落者亦未知其爲重也各縣派糧人言藉藉恐未可行崑取於

金簡公遺集卷之三

古

田義之正也但似過多而計畝出米徵米易銀頗費扣算鄙意每米一石折銀項下直加若干似爲簡便又分官民兩項則無偏重矣尚煩尊裁本院賦罰敢不如命計與執事所處者可得二萬揀退官磚贖物變易軍徒折贖可得一萬卽此動支陸續湊合當無不了者事體重大須里老呈縣縣申府府駁勘估計停當然後據府申會奏工部曾題有禁止工役勘合此則在未齊一言之重耳倘以爲可請擲稿下騰寫餘容嗣啓

與史選部恭甫書

屢承記存感謝感謝久矣奉候亦自是拙者其窘如此想能亮之賦役二事僕不過取諸人以爲善閭閻小民未嘗不便而士大夫心不善者假小民爲辭雖然此亦僕之望輕使然惟自傷而已人自京來者能言執事力排浮議必以爲可行呂子又形諸文移不啻赤幟之立嗟乎僕誠愚暗豈敢率易作俑貽子孫之譴若執事以天下爲公神之鑒之子孫千億世必受福矣匪佞匪敬因風便聊此爲地方謝相見何日千萬加愛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十三

題跋

題整菴先生行誨後

家庭語可對人誦說要必一出於正然非本於躬行則父子間便相視爲戲劇以示四方容有可相謾而邑屋子弟其無姍笑者邪整菴羅公自約髮以來不爲奇崛之行詭異之論而自鄉邑以達于四方莫不敬信之至於今而不衰本其所安唯曰忠信篤敬而已然則爲賢父兄爲肖子弟亦奚貴於多言哉羅氏子姓類多馴雅淑若而邦珍邦懷並立於朝君子視之可以驗公躬行之槩矣彼衣冠若敖者固不待易迹而區區焉頭又可終恃邪

題趨庭錫壽卷後

整菴羅公仕四十餘年歷天官卿未嘗一日爲身家計有二子而仲也學然而進直其道退信其志固純德實行無所假於外而皦然相成亦惟邦畏君克子以無遺公憂者天也公於先祠之成因其初度與之詩有百年見七十之期蓋因慈孫之願而錄孝子之勞卽人事之宜以祈天道之顯其以爲侈乎抑聞之葛藟庇根烏慈受哺萬石君陳太丘天特因之耳然

邦長君之賢竟以受其逸者蓋公所自爲也夫
之盛觀乎其臣家之盛觀乎其子社稷之靈當壽公
公壽而邦長君壽矣

題劬菴奏議後

行之利也識幾之炳也誠物之樞也遇功之致也
如器而須闕一弗濟是故才以識善不斯病識以遇
達不斯塞越既具惟誠終哉務名以翔務利以紆其
歸一也古今之患非其乏才夫齒於士而其學之弗
明也血氣偏而勝私奪日固故無識無識故不誠而
世遂以多故學烏可已哉學明諸心者也心之靈謂

金匱遺集卷之三

二

之識其一則謂之誠未有識至而不誠者也吾交方
諸二年于此行脩言道慥慥乎忠信人也諸所有政
必求民便不徒取其文書被之民民莫不惠君子曰
材大夫也近復得其在諫垣封事讀之直而盡婉而
重廣而達廣而有體豈其致美於言其無所假猶之
爲政也非有識者能之乎方塘其善學也已充而達
之競競無已古之材豈遠乎哉

題求思卷後

主思無言非無言也不能言也此何以言薦紳士大
爲公良言之者也公爲舉于鄉不及其親既而第

進士爲縣令有祿食矣有弗食君子曰思其養而不
可得也載由縣令晉刑曹主事獲 恩命贈其父母
榮矣有弗榮君子曰思其慶而不可得也于時親之
喪也又矣公良年且逾艾其弗哀矣乎然思一也而
義殊情自外而入心自中而出自外入者因乎物可
見也亦可言也亦必皆有所感也夫唯根諸其心而
何所因乎莫之固而又何所於言乎蓋其至也故夫
公良之隱心疾首與世無極者殆非語言可槩故予
之辭也略

題鮮失卷後

金匱遺集卷之三

三

文所以章世也名檢所以成身也文敝則矯以質名
檢不樂則曠放爲達矣在天下則君相憂之在其所
與則與之者憂之憂而反諸身亦所以成其家也猷
黜乃心以協于和亦所以成其俗也是故自勝者立
率迪者終事在強勉而已耳鐸之疾有隱君子其言
寡其色質其服食無腆其與人也無不足者世有咲
其爲拙爲慙而鐸心獨與之非其私之也誕者速怨
靡者速乏機者速凶強弗友者速刑其相去何如也
君子鐸叔父行也嘗以其名取語鮮失爲號茲固有
自哉

題讀書附錄後

審之先生蚤以能文辭與鄉士校藝于有司其力足以取雋而卒不得者命也退而教鄉子弟子弟有造稱明師焉然亦未能深知先生之爲益或一二年或三四年更名他師故其學亦不大顯夫由乎人者雖古聖賢有不能必惟其言由乎秉行顧其言在我者無愧則已矣家君於族兄弟雅重先生鐸考諸家庭之藝以參諸鄉鄰之議可謂篤實君子矣先生之學當於此觀之其所錄若干言中若有未安者譬之屈到啗芟要自實得彼工語言若易簡遠大無後世一

余簡公遺集卷五

四

切支離特衣冠抵掌之孫叔敖耳

題雲丘李成枯木圖

予於設色之學未經指授從多藏好事人問此畫成稱近古安從知之曰槎牙偃曲似闕似餘闕不可傳餘不可去識其天趣便見法度予因以人事槩之矣獨爾異乎質直近義剛毅近仁彼禮繁而詐語甘而思者失其性也契家子鄒某兄弟居城市能游心於此庶乎不俗矣然問以畫而予答以事予真不知畫者也

題謚法後

謚與史皆以爲天下後世之防也雖然賈亦嘗爲孝矣何亦嘗爲仁矣而今以爲何如則猶賴乎其有史也史不失職謚猶未足深病是故君子先乎正史

跋梁氏慈節卷

梁邑大姓吾族世有嫺好母之慈之節長者能言之以予生後猶未之能旣于今則四方士大夫亦或爲之詠歌固以順甫爲之子也順甫之學足以取仕進且知檢括就理道母之慈茲其可徵抑亦天之相之欲以昭其節於世邪有司承 德命風教一方亦嘗聞之乎宜學王太史嘗言邑又有劉氏姑若婦家世貧甚俱早寡相守不渝蓋冰玉羅先生之隣家先生嘗以爲言者今邑之人亦嘗聞之乎吾於是幸梁氏有子而重嘆乎風教之司也

碑文

新城黃鄉保碑

顧江省邊郡也其屬皆嚴邑牙錯閭廣之間而安遠尤僻遠安遠編戶十里爲保者二十七而黃鄉尤深阻大帽山跨連三省去縣治遠旁邑又懸不相及賊穴其中斷西南二路前石布渠谷卽無道可問異時掉臂往來莫有問者正德初四出掠縣臨吉爲弗寧

朝廷用陽明王公督軍務始議征之調集兵夫用葉芳爲鄉導二年克平芳死有衆七千其兄春領之久盜縱居民不能完其妻孥壬寅之變戕官殺軍而遁東崖虞公守愚適奉簡命至有以攻瑕之策獻者公笑而不言審與兵備副使薛君甲籌機略竟不煩重兵縛春父子磔于市以葉金爲千長撫定其衆首賊曾祖華者與金爭長金黨殺華因而解散者三百人父老咸喜更生而不能無懼公大臣當歸

天子左右薛大夫行敘遷去如後何其智者則曰鑒事當於其近救患必於其所致往者多故非由官兵

余簡公遺集卷之三

六

不相及然邪今請于黃鄉中處設立巡司督兵以譏增隄備官提卒相與犄角如是則節短而應疾然野宿亦不可常必築城堡濠塹其外內爲公館營房以待官兵居守又請自縣達各保皆立小學聘師爲子弟式庶幾意與法存以徼惠於無窮相率應於督府督府下兵備兵備下縣勘議物土得田背爲稱費欲乞諸鹽稅之餘工役則百姓願盡力瑞金知縣趙勲覆之加詳焉薛大夫受而欣然曰難得者時易失者機賊平而民情若此機矣督府公明仁愛豈於爾民惜費邪茲有大利者三強梗彈壓則有所不敢爲慮

潮之寇顧後則不敢深入土兵有室家則心繫緩急惟吾所用之或曰小學之立文乎哉曰化俗所以弭盜其勢緩其功遠矣東崖公受印信馬具本木驛聞得添設巡司乃墩有司出稅餘斬艾蓬藿建立城堡凡若干丈中爲公館右爲巡司小學附館之左營房附司之右雉環雄固層巒失險旗幟明鮮鷹隼來翔最爾黃鄉之與大縣等嗟乎地利之不可已也孫子五事三曰地其言形變詳矣然必知變而後得形得形而後利可居也黃鄉於法爲隘爲圯爲爭爲交中更豪傑多矣而莫有議及者事固有待邪聞之治

余簡公遺集卷之三

七

兵如治疾嘗之以平劑雖不奏功亦不致戾然而病日深不可治此則養之之過也金石草木鳥獸毒烈之味峻投之病亦峻已然而死亡繼之此則決之之過也不求近效不幸後功除疾務盡衛生務周表裏司命不必其身之常留非妙達脉理而誠有愛人之心者不能於戲黃鄉之城文武之事具焉方諸除疾衛生尤大且悉室家咲語與伊吾聲蟬連相聞豈惟今日將百世定賴豈惟南贛諸邑唯是臨古惠潮汀漳延袤千里可無突門毀垣之虞矣於乎豈非仁人之功哉

北城義阡碑

甘泉湛公自南京吏部尚書改兵部叅贊機務出入師虞圖稱簡命甫三月疏十事驛聞其一毀淫祠以其遺地予貧民革火葬事下戶部議行之公念此持其一二耳未足以廣德意亟檄職方郎中朱君篴員外郎趙君伊主事陳君一貫吳君麟行視城外可葬地區爲義阡以待貧弗克葬者越旣得地戒期覆視會風雪大作公不輟行蓋四日乃周凡爲阡有園地場地營基地廟若庵地必亢不善崩卑不停潦者取之民業相易惟其稱官除其租不可歲以他租

全簡公遺集卷之三

八

抵入之阡不一大率以道里生齒相叅定雖邇無得偏城雖僻遠要使可往環樹榆柳木表識之且用藩焉葬者必成列位置相班左男右女起自隅惟夫婦得同穴蓋無示之禮云於是五城皆有義阡矣余時承乏佐部議者私相謂叅贊與守備同事而贊之者乎曰然曰同事而異之可乎曰叅贊之設非以苟同然甘泉公亦非故求異者古之爲政者豈剪剪粉飾於耳目間哉心有弗忍惟其所能途之人而愛過其子孫一時宦游常有百世之計施不責報勞不辟訕其究正人心同風俗焉耳矣嗟乎義阡其猶古之道

與曰國家首令州縣則有漏澤園皆有司事也將無比於下曰都輦密邇而火葬未可細故視之其地錯屬非京兆尹得專且月令掩骼王者所以順時也公大臣也有留守之責行之不亦可乎職方氏以公命屬記此爲北城義阡在觀音佛寧門外者各一在金川門外者三與故漏澤園七凡大義公疏旣盡之曰所與議者語淺矣如以通乎其下則不敢辭諸賢述以復公咲曰此足以碑已其遂付諸石比于鮮壩神道碑

明贈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

全簡公遺集卷之三

九

史前浙江布政使司經歷一木毛公神道碑銘有序

明興吉稱多才而吉水首用科第著高職偉績時有述焉其兼文武材受知

明主列在功載致位孤卿百八十餘年有東塘毛君汝厲訇乎振于前聞矣元元本木如河如海某以通家子距先尚書一木公爲近竊嘗論次之公諱某字某一木其別號也太父叔倫贈兵部車駕司員外郎父某號菊菴雲南廣西府知府與公俱以汝厲君貴贈資善大夫兵部尚書兼都察院右都御史先世爲

浙衢人宋吉州刺史欽奉其父工部尚書讓與俱尚書卒將反葬于衢州人遮留遂葬吉水九都而卜築近里龍城家焉欽子七人其六人登進士自是不冠蔚然爲名宗世遠益分復初由越田徙銀村中微矣乃叔倫推贊諸弟至以死執持門戶氣誼視先世要自未衰菊菴奮自孤苦不志溫飽廣西之政有餘施焉公生而穎異六年學數偶亡其牘菊菴將朴之跪而祈免曰見已省記取算法覆之果不謬稍長治經彊記旁繹有司程其文以冠倫輩遊邑庠得月廩于官中成化丙午江西鄉試兩上春官不錄去遊大學

金簡公遺集卷三

十

皆不決月而歸其志念遠矣癸丑會試名在乙榜例授桂陽州學訓導桂陽當楚之南裔俗頗雜夷公念此特教化未明耳乃取諸生質美者程督而講諭之始以嚴見憚而終服其無隱學典俗爲一變後有曾瑀者與湖廣辛酉舉送蓋桂人不聞歌鹿鳴者餘六十年矣秩滿陞浙江布政司經歷左使林公泮屬查庫帑得額外羨錢若干數其弊端大得官譽監司可以止關推狃事重部使者缺不卽至簡公往攝固辭不獲至則明法程剔姦蠹卅人便之守者舉故姦利事相啗不應其人言不已厲色拒之自矢益堅已而乘

其數倍溢舊額嘆曰自潔而形人之短吾心也乎哉懇辭去公素負長材習知民事乃困於簿領又自度不能與世俛仰而親且老矣有詔外寮得終養遂援以請巡按御史車梁氏嘉其志行允之書其牘有重天倫輕人爵語公喜得奉母劉以歸行李蕭然泊如也正德戊辰汝厲君舉進士授紹興府推官過家適菊菴亦至自廣西三世衣冠一堂來集隱顯相承俯仰皆得菊菴喜甚命繪圖志之而自爲之記是時公年逾艾侍二親側戀戀如嬰孺先後執喪皆有禮承菊菴治命自銀村遷石城剪刈叢薄庀材鳩工積

金簡公遺集卷三

十一

貳拾餘年而成樸茂無華而規制宏遠矣以龍城故肇基地不忍湮入他姓兼價復之加拓焉甚愛諸子而不少寬假汝厲君已貴猶跽而聽教一錢尺帛不敢入私室自浙歸後罕至城市雖達官不能折簡招致或迂道過訪言必稱古典及民間利病未嘗及私事嘉靖丁亥汝厲君以嘗承大理平署事連罷寧夏巡撫歸公迎誨之曰古人樂天知命非此境邪士辰復起一歲至右副都御史時宰害其能中以法家居聽勸公尤忻然曰棄汝非

上意亦非爾罪爾可安之歲時燕集家人父子相樂

也輒命酒自慶非某吾安得樂此晚年書不去手無異少壯人詩文立就奇氣逸發使人不敢盱視然亦不復留意曰士大夫進退無補而與能者爭名終泯泯耳嘉靖甲午楊淑人卒將葬公自為志其略曰一木服御任性無改布素與人交忘其貴賤與語不逆其詐親厚者過輒面規之善不知恩之掩義也妻楊氏執儉攸同相警無教生景泰壬午正月卒於嘉靖甲午十一月葬鴨田山已向虛石穴以俟一木又曰一木少從先大夫游匡廬上北都竊有吞吐雲夢咏歌成周之意後游南宮縱橫鉛槧不可謂無志者每

金蘭遺集卷之三

三

追憶恍然如夢晚居石城客至不為繁禮座語懷古者留之與之醉間出遊不過視松柏問稼穡而已小任逆旅奄八十秋委蛻求室與大化遊是歲公年七十有九明年五月卒數正八十至人前知達人無累公兼之矣元配楊四子長即汝鴈君名伯溫次伯洪伯淵伯滋一女嫁曾求賢側室劉一子伯洋孫男十一某某曾孫男某某尚書次有授仕服者四人淵七品散官朴益府引禮舍人某某皆醫學訓科邑庠待試者五人某蔭國子生有一人懋宗孫女某公卒踰年朝廷以右都御史起汝鴈君付以平交事宜

未幾晉工部尚書再晉兵部兼掌院事贈公如其宜夫兵革之事臣子義不以服解公必亮之文平不煩一兵上尊

主威下奠民麗於家教寧不益慰矣哉今召命來臨寵賁方新尚有思公形容而問墓田所在者銘曰維吉有毛始宋司空龍城再傳比美荀龍文雅風流為箕為裘歸然門戶照耀南陬河之沛然而或闕之彼萌而赤乃達于枝銀村非替時際虛盈仕艱扶義爰肇專城用矣未究公引其緒淬銛振翰睥睨賢路雲去芹水陸沉簿領橫騫之志耻與時競乃賦歸來

金蘭遺集卷之三

三

乃奉潘輿乃迎熊軾來歸來居間有令妻足具甘旨二老怡怡以綏多祉倫重爵輕聽早者天報孝以子報仁以賢於維尚書高才厚德視昔榮公有嚴申國出逢昌運

明主心知維家有慶與國為期丞理副臺恩命煌煌日月幾何八座重光鳴田鬱葱雙壁斯定有光燭天有媚盈山筮龜協吉神人其依睠茲草木奕世有輝

行狀

亞中大夫楚雄知府朱公行狀

公諱繼祖字孝思號慕菴世爲瑞之高安人曾大父益永樂乙未進士仕至刑部郎中太父子昂父正已母胡氏正統己巳二月二十四日公生於所居之坡山在孩抱卽清朗豐潔識者謂刑部公質方不大顯蓄且再世其將施于茲有徵應矣稍長學于家塾資稟穎發強記不忘出語輒驚人塾賓謝不能師乃去就經生學舉子業名日起選充郡庠弟子員諸先進愛其才多折節與交一時項輩推讓不敢齒而公則恂恂若無能者成化甲午以詩經領江西鄉薦甲辰禮部中式 廷對賜進士出身試工部政明年

朱簡遺集卷之三

南

恩放展祭歸高安又明年還觀除兵部職方主事守山海關關爲京師門戶夷夏之防姦宄伺伏一失事且叵測疆貴人復憑恃中撓公至悉得其害利者罷行之壹是干謁悉裁以法不便者始而譁繼而定且服滿三載得代考績時鈞州馬公爲大司馬三原王公爲冢宰最慎許可於公皆書上考

朝廷嘉公勤能詔進階承德郎贈父如其官母爲安人妻幸氏封如其母號俱錫之 勅命藏于家時制斥注員者更代得議之而兵曹屬尤不輕授吏部視公才不可易奏仍舊職理司事旣而兼巡視九門存

恤軍士詰禁奸暴敷宣恩惠甚有官譽弘治癸丑提調武舉試事尋命安插女直完者亦等於廣東竣事卽旋過家上冢鄉人榮之陞武庫員外郎署司事兼提督武學公因理案牘有不可意者歎曰出位有制固不敢茲吾職所及其可無言乃奏順發軍冊以省驛傳斟定馬丁以蘇民力裁省皂隸以漸革錦衣冗員之費事皆施行先是武選郎缺公序位常升爲有力者所敘亦會當道忌公而然公不少懲爲庫部益無所假借諸嘗圖便者弗悅相與比力構害遂出公知雲南廣西府士論囂然而公方且以不能承宣風

朱簡遺集卷之三

五

化以視內郡爲懼曰食不足不可以教乃巡行境內得地之宜督民鑿渠道燔除萊蕪蕪藝五穀於是耕種相望歲以大獲始立學校置祭器選民之少而者肄業其間歲貢一人而資其費以款動其仕進之又立鄉校二以分教漢人夷人之子弟復其司教之身使專事而責其成土俗錯夷男女不巾襪死則棄諸火行歌劫奪以爲婚姻歎曰是不可以刑也出條約博爲開諭教以冠履之制葬埋婚姻之立申明旌善二亭月則稽所書善惡以爲勸懲風爲之一變夷亦知公之爲威德也于時累惡之首

如龍俊普濟者皆革而來歸且爲之用其撫而後
以戶計者二千七百有奇安插而爲民以戶計者
百七十有九其他聽斷息讎以施于封疆之外者亦
不下數十事三年當報政會有竹子山之役當是役
公督勦有私者曰此危事也不如避之且有辭以白
公笑曰國事奚其避遂受檄分兵而進軹首房矢驛
馬深入先士卒斬獲甚衆而未始一失利捷聞
先皇帝遣官賞賜文幣寶鈔當道益偉其才奏改公
楚雄公至一以厚民生興學校正風俗爲本大抵不
殊廣西時而力半功倍郡以多暇居二歲重臣有以

人壽集卷之三

共

事道楚雄者遇之倨公卽日上疏乞致其事楚雄入
留之不可則走萬里詣闕下以請而公先不待報
而歸矣家居足跡不及城府惟督子問學撫諸孫以
爲樂

今上卽位進公階亞中大夫旣而仲子寔昌舉于鄉
連第進士咸以爲公未盡之報公孝友天至嘗念父
母不及祿養服食每自貶損忌日不號蔬食雖其老
猶然奉入之餘必以分給兄弟族之人亦有賴以事
大者與人言傾吐底蘊雖童穉無所欺故鄉人識與
不識必稱曰長者爲詩文不事浮靡如其性所著

集火于盜賊以其能記憶者手自筆之題曰存稿
然不及十之一平生無媵妾庚午歲幸安人遭疾慮
不諱無以事公者自以其意置楊氏今年二月公壽
七十寔昌以告公卿而下皆致辭寓祝而公乃九月
二十日終于家悲夫公子五人長夢昌次卽寔昌次
憲昌次寶昌次寓昌寔昌戊辰進士爲材御史餘皆
府學名士與長女才貞皆幸出幼女淑貞楊出孫男
十一孫女八曾孫男二女一夢昌等將以某年月日
奉公柩歸于本里某山之原某向先期屬鐸爲狀念
先一月於御史君所見公手書雖與其子而字畫不
苟語不及他惟曰爾宜盡心公事無以我慮及公之
計見夢昌甫與御史君書言公屬績之時神思不亂
但曰大恩未報幸以全歸耳跡其家人告語之常非
有所爲而始終全德亦其微驗顧鐸不文不能稱述
謹以所知者撰次如左立言君子或有取焉庶幾少
盡通家之誼云

人壽集卷之三

七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十三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十四

墓表

寧國府知府前監察御史恒齋鍾君墓表

恒齋君諱卿密字宣猷姓鍾氏邑西塘里人也曾大父啓晦有文名仕終國子學錄大父士京號栢操父泮號咬菜軒母龍繼母蕭正德戊辰子從君舉進士同巷處已買舍割半以居君故晤語尤密已巳冬君除知潮州饒平縣諸嘗往來者會別議政所從笑曰某所知者不擾耳衆不謂然余目君第守之卽此地還爲君館矣饒平士人無仕都下者後從旁邑士大

余簡遺集卷之十四

夫問君皆稱君善問其事不盡詳要知爲豈弟人也辛未丁繼母憂甲戌復除常州宜興縣縣承久旱氣劇如焚始上卽雨霖霖遂徧于祀神繼大雨遠近霑足士民歸德見沈裕軒諸公詩有中貴人怙勢攫網富室不自固君言令終不能以汝媚人枝柱之卒不得肆民遠近老弱有事得至縣自言之爲酌情區分吏胥無以借力索貨習俗所安與事非甚害者率踵其故以是無赫赫聲又不能柔膝熟語稱上官意故雖不謂君非才然亦不以爲能也久不得薦會金公獻民道常采民言得君曰此悃幅無華吏也入朝

爲延譽乃得召既至試廣西道監察御史數月爲真督臺獄巡視光祿寺飭邊備于居庸脩其常度罔不時舉以父憂去職壬午復除廣東道出按兩浙醴課奉璽書將事謹成法簡去煩瑣權貴人不得乘間干撓商人亦知其無所事也守分以聽予道浙聞諸道路如此因以賀君君笑曰簡御煩靜制動此在政紙中特高才者不肯下從耳代還適滿三年考上吏部以聞詔復其職議尊禮忤旨答于庭病創旬月旣瘳命按貴州貴號民夷雜處其實夷當三之二君至與藩臬約無過忿疾無苟利財貨大都

余簡遺集卷之十四

二

撫綏宜寬卽有梗者亦宜漸加威懲使知國法於時隴受阿訛違約束議討平之事聞朝廷賜金幣者三貴以大寧吏部奏補寧國府知府旣得除卽馳至辰州需代署事奏御甫畢而疾作矣留辰旬月而家僮至及卒顧僮無一語累家時嘉靖丙戌九月廿二日也距生成化丁酉九月年僅五十貴爲大夫而不獲終事不享永年而又客死此世所共悲也而况余乎君事父母友兄弟睦宗族皆盡其分有子五人俱治經纂脩君業吉士良士高士補縣學生朝士多士亦籍有司以待而高士從整菴公學志趣甚

正雖其不壽有令名於鄉斯皆君之遺也抑尚有大者余豈敢喋喋爲天語耶獨念逆瑾擅權賂有司謹愿者會斂爲避禍計其儻焉乃乘以爲利虐用其刑君何用獨無動瑾敗竟以無事可曰適有天幸邪同年唐應韶按部察舉不及君余訊其故則曰縣斷戍不應條者凡三下竟不服易然則君非惟不善事且與御史爭矣事本末不及知計君非苟求勝人者亦寧不知得失由此邪金公因人言而知君君於金公非有故素之誼慤慤之歡而卒山之以進然則士苟自盡可謂終無人知邪君不與人語故知者鮮諸

金簡公遺集卷之四

三

子頗能言之亦未甚悉也余於此獨詳非以爲足盡君懿也第見君生無怨尤而度其死必無所恨也亦曰以是貽後有餘施也已矣

封文林郎監察御史訥齋王公墓表

嘉靖庚寅二月二日訥齋王公卒越三日南曹自尚書下咸之城南弔其子御史士招何太守勲伯主客因問公年曰辛巳之歲士招御史滿考得推恩父母公時六十有九封如其官諡闕謝茲有十年矣曰無後嗟乎曰公初配紀安人其父貴池儒者生士招十年卒又六年始以劉繼其卒也公視葬無闕女

一適范銀有家矣士招初惟一女公憂之丙戌子實生喜甚今能語且慧女歸吾兒選皆及見之曰公備福公宜無憾他日僉憲殷君文濟又述其行公諱綸字廷言號訥齋晚更號槐室曾大父素隱居蘇之吳縣避兵莫知所終妻狄守孤子民洪武初以富戶徙實京師遂籍江寧卽安節處士子號靜樂娶顧氏生公眉目疎秀弱而能文袖郡庠生累舉弗售乃棄去教授生徒以資父母養服食必令豐潔曰母令吾親傷吾齟齬也伯兄早世撫其後甚恩至以身禦侮不恤仲兄又于外不自食念之不置顧力薄及士

金簡公遺集卷之四

四

招仕曰可矣逆歸養視終其身又爲其子納婦與子婦共食鄉鄰高其義比劉君良云初士招第進士出知上高縣公面教之惟廉乃威亦是用惠已而寓書督率之士招卒用其教治迹蒸蒸召爲河南道監察御史出按其部肅給明恕嘉靖元年按福建至閩月閩人以慰三月而大說私相與祝公壽以徵終惠鐸守福州被其餘賜敢忘公教丙戌有言士招歸以公病痺歸侍矣私計之食未償德公雖病當無困已丑秋九月來南都拜公于床下聞公曰猶取詩文出手錄者觀之以自適士招鴈鐸于樂壽堂小憩父佳亭

顧公自尾吟興致清麗下視花卉多公手植皆整整可數蓋六月而公不可作矣公之病士招朝夕左右食則饋卧起則扶中裨廁踰身自澣澣有古孝子之節聞公太父觸鈔禁當逮禍且叵測而靜樂懇以身代顧病十年公依依與爲命扶携抑搔未嘗一夕宿外三世承緒同歸一德於戲錫類者人之道與福善者天之道與鐸故撮其大者表之以俟百世

明欽翁處士墓表

嘉靖甲申余視學至廉欽得佳士曰翁爵以冠其學訊其家曰父亡久矣獨母在余心益賢之乃其父母

余簡遺集卷五

五

亦必有富人者後八年翁子來爲邑學訓導模範方整間承檄署邑吏條亦了了辦治母歐壽邑士人推本書辭以祝蓋前此師儒官所鮮得者翁子過余謝曰爵不類得竊升斗祿爲老母養又不自意諸君子幸以仁言寔惟夫子之賜已而泣曰嗟乎先子不得與於斯也抑何往者之酷邪余改容問故則泫然泣曰正德庚午先子年四十有九其年冬十二月庚戌不幸捐世遺孤爵生十三年弟祿九年妹七年梔柑在寢共具魚菽冲齋藥從母朝夕上食又三年壬申冬十二月乙巳始克葬城西蒙村嶺山大者銘猶

闕矧曰如禮余惻然謂翁子無過苦至人以世不以年大孝以名不以位子樹立若今茲子之父爲未亡矣墓雖封乃外尚有賸地余能爲子表之翁子再拜謝去他日問其母得世系行履之槩復過余語咽色墨嗚呼是誠發於肝膈者邪按狀皆夫人常語美而不誣於戲於人心有不當者邪翁先閩福清江陰里人也某年間某以事戍欽某生某某生里記娶陳以天順癸未六月生君名之曰養才六月孤母嚙恤抱持左右提誨君性亦夙順聞言不逆既免扶洗當戶娶于何再替而死洛比落得歐氏賢宜監媒往來

余簡遺集卷五

六

更寒暑不得命諡其故其父母言卽故是昏對第聞好博能勿復爾則可君聞卽日棄其具更謝諸嘗往來少年折節爲勸約歐歸益相規勵男耕女織各躬其事不數年累家豐腴崇養其母暨終他稱孝子者或自謂弗及又爲所親李景辦喪葬費數倍隣里稱貸者弛其息若郭聰受奴諸輩至舉家待哺兒女以晚故用情特淪而不事姑息爵微謬輒加訶責遣就外學必擇嚴毅稱師道者夜歸篝燈相對日授書成誦乃休舍舍生阮某戲折爵手衆嗾必復之君第令扶爵歸不出一語未幾阮父死事得不及夫人情常

寔于財即後有餘用必備未嘗受人施者亦不知施于人如君可不謂達邪勝乎其恡矣以教克愛愛則不瀆以忍承事事則不累其詒謀之長慮患之周豈惟賢夫人而已哉俯仰今昔未及一世而稚者壯鬢者冠男室女家亦復為父母盖有孫男二人大經大綸孫女四人李甥科雖夭死亦有男女各二人枝葉扶疎本根用芘若爵積勞以待取祿籍庠以待試亦既惓惓然矣秩秩然矣豈得謂無天道哉

劉翁友蘭合葬墓表

劉翁友蘭卒于正德辛巳八月嘉靖乙未十一月葬

余簡遺集卷之四

七

楊梅山劉僉憲子弘誌墓石余表之元配蕭卒于弘治甲子七月越正德庚辰正月葬城江口蕭侍御升榮誌墓石整卷羅公時為司業表之上下四十年矣其子武進承貢亨益府引禮舍人貢中國子生貢順懼體魄弗寧無日忘之歷試丘原久之得第九都官家山地議遷葬至親不可曰葬以求福也君兄弟具在非不足於財也又皆有子之伯天挺之偉君佐之任皆以國子生需次宜速宜繼暨孫效程效輟雖孺已嶄然露頭角矣佐即世者數也豈是以為疑耶三君聞之色墨再拜謝曰某兄弟心所未安此即

考妣神靈落我也敢泥目前而忘遠圖乃卜是月丙申加申宜葬先期使天挺來告於戲合葬古也禮不踰月南方卑濕不得不擇地勢不能兩窺不得不異凡以圖親安耳非福是求而福隨之也者氣所屬也今議者輒指慎葬家曰將責福於遺骸豈孝子之心哉君家非有迫於外內而改葬茲誠不忍遺其親者耶余尤幸少尹兄弟協義而忘忌其子弟畢力任勞不敢以私見與父兄事翁位儼東西相望卒得正同穴之義以為有大美存焉故特書其大者於墓道其裔親細行則郭少叅以亨誌詳矣公諱康字宣寧別

余簡遺集卷之四

八

號友蘭其先廬陵櫟塘人也自長江徙今良方自樂隱始翁之曾太父也大父諱孔庸號西野考諱素翁號介軒世德相承介軒娶橫塘張氏有賢行先是邑蕭桂岩氏擁厚貲夙與介軒相得天順庚辰二月蕭生一女明年三月而翁生介軒以故為翁聘焉諱廣莊未行父母家稱其賢淑翁亦夙負意氣長益發舒其所為要不在檢枋間蕭既歸不以富驕儉勤相佐輔以大義故其家父父子子兄兄弟弟邦族罔有頌言內則姑慈姊聽娣姒無相猶以為愛子莫如篤敬歲遣就賢師友禮必腆供億必豐士大夫過謁折

禮一出於誠懇士大夫亦曰是有賢內助往往樂為之留操金穀之美善任時而審物時有捐棄然以較銖筭者息乃更倍蓋中外相濟若澤鍾水而泉注之其具於行潦者有繼耳庚午邑學明倫堂燬于寇公為重建費私財數百金及成巋然舊觀也桑令勸勒石以風邑人家祠兆域若時祭器物修廢舉墜必采於禮歲侵輸粟若干石有司授翁冠服如例所居百嘉里為通津而常苦江水限隔造舟為渡又割田為經久計里病者予藥死者予棺貧者衣食蕭雖遇然翁每有感於其言行義至於老而不倦故業連寧

余簡遺集卷之四

九

郡而未嘗致訟其卒也受貶之夫有泣下者今其子孫庶而多賢協義而任勞神明固報之矣有美新阡茲惟同德之歸嗚呼惟千萬年

郭處士芹菴合葬墓表

族兄可最慎許與頃屢為某稱芹菴之賢曰吾非以私吾婦家也又出余學諭希文所為壽藏銘共讀之銘作於正德癸酉時處士年六十有一配胡氏加一年後十有一年為嘉靖癸未胡卒又四年處士卒又九年納于千秋鄉坤山艮向之幽矣癸酉而後事多不載雖然銘亦足以述矣吾觀史家傳例曰獨行曰

車行女德曰列女皆節取詭激以震疊流訛事適順無咎言則不書以為不勝書也夫水磯聲而渙文恬乃視陸蓋變而後有聞也史主訓而尚變然其道亦非以絕夫人也水之能聲也能文也非以離夫水也蓋自夫薄於本根剪剪然較計利害雖人情所不可已者猶有弗克嗚呼如兄言芹菴豈不賢哉芹菴姓郭氏諱泮字文榮年十二遭父甫高君之喪弟正榮生九年母蕭躬親撫守劬勞備至已而刻鵠自念長當任家柰何以勞母乃使弟學往來江湖權子母錢懸遷有無歲贏歸必以奉其母無銖寸私藏久之家

余簡遺集卷之四

十

宜饒與其弟均未嘗擇便利厚其子孫母嘗病疫俗持忌姻戚無敢過門胡左右扶掖躬調湯藥朝夕不少懈昔薛包分財引老而取朽處士視若少間然中分之念當不愧前人也庾之禍叔襄獨留時已謂人不能渠知後世乃有婦以守其姑者邪然則兄弟以微故相棄或避疾出次老壯不少顧亦獨何哉兄曰銘言處士隆準長身風采凝峻仗義執言信于鄉曲胡相祀事睦妯娌訓子姓款賓客皆非溢辭何略之曰表者表也撮其大者表著之以傳於川訓之義抑亦以徵天道云爾曰郭氏自宋為邑官族公訓公纂

序其德而以遺其子至處士有子五人輔世遺子一煥次端次道次立次貞固頎然偉丈夫有後矣然立明經善文辭屢試不偶天道固如是與曰理論其常事觀其定抑方來者又可得而量諸夫表固將以告世世也

歐陽右軒先生墓表

嗚呼先生之歿也三從姪監察御史雲誌而銘之納諸幽矣鐸惟賢者宜得表于墓道而臨文輒格先生亦知鐸之為悲乎日月云邁今且八祀念當日所承教語恐久而遺逸而時移俗易來者將不復識前輩

金簡公遺集卷之四

十一

事矣故黽勉論次其大較云先生諱似之以字行別號右軒封刑部員外郎諱永器其次三子諱湍湍冢子諱準是為先生之曾太父大父父也母楊氏先生以壬午七月七日生時不及其父六月矣兄佑方十年佩方八年門戶危殆行路惻惻賴母楊節守撫養後二兄繼歿先生雖幼已知哀憤思自振立性敦敏多識經史或勸之脩舉子業感然曰禮孤子不從政吾欲何為事母曲盡敬養配謝氏有內行克成其志徙居沙龍築有寧宇家業復興歲馥馥然故母忘其寡居優游暇豫以壽考終先生猶自恥為不子也哀

頓幾絕者數四塋祭之禮在制得行者不敢愛力倍遺一女撫而泣曰恨爾非男子愛之無異已子長以妻白君宣資遣甚厚處宗族仁而有禮子弟秀能文者崇獎延致久而不倦不甚喜飲酒而賓至必盡歡乃罷一時相與往來多聞人長者無汎愛諂言無陽與陰排無逐逐酒食故終其身無有反噬之者暇必觀書史考究名物度數治亂得失之大端時作為五七言詩亦冲淡自得酷嗜奕與堪輿家學要不為無見縣大夫陸震汝亨重其人待以賓禮鄉有爭訟多以屬之平理先生為之盡心蓋得免於傾覆之患者

金簡公遺集卷之四

十二

多矣伯子魏季子我有美質延名師教之至重費不靳常為道名節以風勵之仲子崢叔子嶸雖督之治生而其為教必本之勤儉而惓惓于對食之戒蓋非特為一世之訓已也七年鐸以行人使蜀過家從先生上下丘壠劇談於風晨月夕之下時復喟然曰吾受承平之賜久矣子受國恩宜思厚報又嘗曰可長者門戶高而食齒繁耳此必有為恨當時不得極論丙子自漢都改南過拜先生則慕有宿草矣人事不齊天道難諶嗚呼悲夫鐸嘗私評之曰先生稟淳厚之資而充之以博雅負明敏之材而出之以仁義

微令庸官守則前人事業必能續述顧隱焉于鄉而不知者且笑其爲迂緩雖然事久論定其以爲何如也抑自壬午至甲戌五十三年之間先生開口而咲者多矣老而多辱孰爲得者耶始自一脉之遺而今則子孫振振伯子季子皆游邑庠力學脩行顯揚有目而仰與叔亦克家用譽孫男十一人曾孫男六人皆聰慧嗣而來者又未可量是孰爲之邪鐸既悲先生之不可作又竊以此自慰又以告夫來者

冰玉王先生壽藏表

冰玉先生元配郭喪葬于丫塘尾左嶺丑山之原矣

金簡遺集卷之五 三

歲卽其地營壽藏者二以繼配謝從先生有子女四人皆郭出而謝撫視有恩其綜理勤儉克竟前美姪姪同德異時同功從固宜壽藏整葺羅公銘之已先生復屬余表于其道鼓瓦缶以繼金聲得無不可先生曰不然若吾兄子婿也相望又僅隔一水人其親且近乃靳一言且銘不可見而表可見請無辭乃取公語復述之事有出銘後與素所親聞者交焉竊見王先世山廬陵何山徙安城連嶺再徙邑南官宦道翁徙今南塘傳十一世兄弟有以伯仲叔爲次者子孫尤蕃宦業贊算之盛與世相繼先

生伯後也凝重簡直不狎兒嬉治經生業中爲家教乃挾其素所負者一施于家崇本業去游惰節適服食耻與時競亦時行金錢田宅然未嘗苛責人人以爲長者多從假貸積久牟息自倍以奉父母死生如禮撫二弟使有室家恒產若官府徵輸歲時賓祭聘師館穀姻族慶吊侵歲賑貸咸得盡力夫貧者傷於不足而富者惜於有餘如先生行又奚累於利耶其子女婚嫁必先門戶勲嫜族叔飭菴先生于余爲女兄照婚蕭副憲孫女于整菴公爲甥而萬安庠生張海郭大恭之孫逢獎皆不辱門倩族有祠金有祭田

金簡遺集卷之五 四

歲入利饒先生乘其出入無不明悉將以聯屬支裔垂之久遠用意甚勤顧人未必盡解耳往聞先生與人言太別白然癸巳以事待數日又何語質而氣平也此不惟更歷多要必有克已之實焉今富人非纖膏類糜費他道先生葬父母則蔡中郎銘之墓妻則羅西野銘之而號若歲又再得整菴飭菴公言斯先生所以自待者與歲時邑大夫舉鄉飲酒禮廉先生賢虛賓席使庠生二人卽家請之竟以不任辭器滿則溢虛則受余知先生受矣先生名積字正德別號冰玉曾太父伯崇太父大鈺父宣泰母蕭世德

相承得書定辭也其壬天順癸未八月二日謝生成
化乙未正月四日若勲照克家孫男宗執宗聖曾孫
男良鴻之發茂競爽亦得書然非定辭也福履來綏
子姓振振不可以今定也

歐陽日休翁壽藏表

遵武姥而東可一里有峰屹立近山皆若俯而聽稍
折而南勢且斷已復爲峰中突而四垂下視之若行
者赴從者衛如是者三乃降而坡無慮數十丈其地
西坑其陰庚其陽甲其山左玉右金其水甲乙族叔
祖日休翁顧而樂之會業者出售遂以金若干易之

金簡公遺集卷之四

五

用堪輿家法試良驗乃卜日營壽藏焉鐸嘗操几杖
以翁往遊其地四顧石齒立獨中土丈餘以爲兆域
亦奇矣哉其上有古樹一株土人相傳且百年然
亦不詳其名但云四五月花特芬郁如莢實其亦地
之所爲乎造物者秘以待翁豈其偶然鐸敢表其大
者以告行路吾族先世與文忠公同出唐率更公詢
之後宋南渡自萬安常溪徙今蜀江里翁名時錫以
字行別號日休父諱廣濂號慎獨慎獨子男五人次
三諱誠號日新與翁皆謝出爲嫡翁性豪宕父母以
其最少尤愛之然常訓教防範不令逸尺寸翁能左

右服勤以適其志日致養生之需必備而美喪祭諸
費不瑣屑煩諸兄其事張母亦有恩禮家值多難以
身當之日新先生遊邑庠踰而請曰志一則專二則
分分乃無成尤幸力學取名第光昭前聞一切家事
某當任之乃挾貲往來南安之上猶廢著積息久益
贏卽鄉置田產中分之不欲獨餘人以爲難元配尹
氏生子二謀曰吾觀伯也清可學仲也果可任勞乃
使佐治詩遊郡庠節治生分理諸冗末得一女爲慎
擇婿得太平守王公之子愆今皆有成亦其明之驗
云治家嚴僮僕趨時若鷙鳥之發無敢疆不義用能

金簡公遺集卷之四

六

保世滋大邑大役最苦督賦以厚削者往往是翁承
委不避卒之公私無苦年餘五十始以次出後叔父
廣澈而奉養隆至不殊所生暨其沒葬祭無違人亦
忘其爲繼也以孝莫大於守業嘗復繹思堂望親樓
故址至厚怨不卹他行多可書而此其章章者翁始
議營壽藏命二子曰尹孺人不我偕老老觀山北嶺
寔從伯嫂楊氏我不忍亦死生妯娌之情蕭繼事我
無出後當我依不可異歲古人作事必善其後吾卽
其地斥田八畝池一區以供異時展掃有敢私者罪
之時孫男崇東崇南崇丕待呼曰爾皆成立當知吾

心右也童或弗解左也且也皆幼爾湏記吾語俟其
長申告之孫女婿尹朝武王仁昕王如秋皆湏使與
聞之爾曹思自立天未予棄尚見其成勉哉鐸惟死
生常理世人每以爲諱多廣田宅而不能庇其身後
爲子孫者豐酒食以樂喪而墳塋或棄之不顧蓋其
弊也久矣翁年七十步履康豫善飲食能跨馬出入
計當享永年而急於壽藏之圖非達者能乎伯子之
才足取顯揚仲子之力足以備費而皆閑于禮焉翁
預爲之處其纖悉乃至子展掃之費他可知矣於戲
遠哉鐸故并著之以俟於無窮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十五

墓誌銘

通議大夫南京戶部右侍郎鶴亭王公墓誌

銘

嘉靖己亥春三月南京戶部右侍郎王公應時通副
都御史大理卿六載考績以病滯足跼蹐乞調理居
兩月不解會災異力陳困憊不堪事

上亮其誠許致其事是歲五月廿有六日竟不起刑
書廟公汝和謂同年晚相從又莫如于宜銘遂以其
孫綬見惻然諾之至是其家來告八里河斤上且完

墓以十二月壬午誌曰公諱潮應時其字別號鶴亭
王氏其先鎮江丹徒人也曾太父小乙永樂初扈蹕
來京家馬隸武功中衛弘治甲子公應順天鄉試中
式越五年戊辰正德之四年也舉進士明年被選理
刑四川道逾月真拜江西道監察御史雖新進而恪
恭無少年譴氣所論事必當情實不爲剽語出按具
定諸郡郡多貴人大猾善中人以法否則賂賂相照
公竟事弗撓察稱以聞命還監脩九門視十二團
營節財用撫輯軍士如式未兵覆議有侵御史事者
抗疏爲朝廷分明之曰潮豈求勝顧事體當如是

耳辛巳陞山東按察司副使整飭兵備于天津
楊茂才怙勢武斷嘗以睚眦殺人索其宿負下符逮
捕則先已遁去乃多張耳目踪跡竟得之論死一時
如茂才數者皆震恐自閉匿賊突起近地頗譁張丞
督所部平之以功卽賜金幣嘉靖四年轉山東布政
司叅政督理常賦歲無逋租八年轉江西按察使明
年轉布政司右布政使地不改易而先後張弛如出
二人然於職事皆得十年轉河南左布政使尋陞都
察院右副都御史巡撫大同地方公見邊備久弛紀
綱漸陵而下與同事者約非公會無燕飲偏裨不輕

金簡遺集卷之五

二

加訶責其意以上狎則令慢人知有等威則莫敢有
邪心始立審送法凡人口自虜中反者本鎮與路費
若干外地者計道里遠近爲差皆官爲伴押而給之
符自是歸者相繼邊人德之有 詔召還癸巳改巡
撫遼東遼東以互市爲要領公禁軍民毋售偽惡毋
爭近利毋闌出禁物違者必刑夷人安焉歲大饑人
相食奏發內帑賑之多所全活申諭將領遠斥候明
烽警脫寇至堅壁清野無輒生事曰吾豈以人命易
爵賞也甲午十月轉南京大理寺卿法比明習而耻
深刻求聲譽歲獄繫爲大減其在戶部僅數月去至

今僚屬言之未嘗不稱其長者始爲御史 朝廷嘗
推恩其父母若妻錫之 勅命後進都御史巡撫贈
其太父忠父福俱如其官太母高氏母劉氏妻朱氏
俱淑人錫之 誥命廕其子綬國子生聘祁氏女長
適龐澤次聘錦衣劉輔比公計聞又予祭葬如例
恩被四世榮給始終嗚呼盛哉六十六年完名以終
則公有足以自壽者旣以授綬且以慰公於地下銘
曰
造物相成若仇若德其究于安惟君子吉公才且健
曷爲來處

金簡遺集卷之五

三

入子寔憐惟病之故病不可諱祿不可縻進退旣得
死生亦宜何斯成斯有相于冥有訓于後奕世是承
雲南按察司僉事進階亞中大夫石壁曾公

墓誌銘

邑士大夫去位杖于鄉鄉人心尊之弗敢齒者數人
公爲最長嘉靖乙未正月十四日公卒年八十有五
矣鄉人猶曰不我懃遺嗚呼此何所爲而然耶明年
七月監司采學校言檄縣祀公鄉賢祠綬兄弟卜以
十月十五日附葬方坑祖墳之左申庚寅甲寅向之
原奉治命屬憲會雪峰陳君顯仁狀行實而以誌屬

予當公之存也滁有三賢錄德政十詠宿靖有去思碑撫臣議通志江西訪孝友節義其人者郡以公應又莫不以爲然夫不待棺蓋而論已定於鄙言何有緩問請曰先生惠念先子願得詳列之俾我世有聞知乃按狀誌之曰公諱顯字克達別號石壁其先魯人也遠祖仕江右留家吾邑宋諱應龍官著作郎自文溪徙蕩原大山下九世諱敏文號松澗其子諱辨號朴菴公之大父父也朴菴娶萬安松林蕭氏有子二人公爲伯子質性靜專好讀書強記久之肆於文辭與江西丁酉舉試禮部得乙榜授寧波府儒學訓

余簡遺集卷五

四

導克端規範守令多遣子就學然未嘗緣以行私同考福建山東鄉試得士爲多九載吏部與上考如郡言弘治庚戌擢滁州知州省夫役節冗費收養孤老通民相率復業撫臣因旱欲加賦足漕公不可不聽疏實以聞且自劾得減賦什七民用不困乃廣儲蓄興社學脩滁誌復醉翁亭聞父喪即日去州當道訝其遽劾之不報復搆以他事下御史覈實滁人數百奔走言冤狀卒無連染服除吏部舉充順天府鄉試對讀官改除宿州均役薄歛積穀至萬石置官渡脩宿誌表閔子墓會母喪去起除靖州復述戶數千

死湖廣鄉試騰錄官晉楚雄府同知察獄有聲當道才之舉充雲貴受卷官借治旁郡在姚安正高椿之橫在景東發陶洪之誣二氏皆土官爲尤難云逆瑾擅權例有拜官錢公晉雲南按察司僉事適公事在都下獨不往謝瑾敗獨得不污滇有賊吏桀驁無敢問者蒞憲七日發其罪風紀凜然李明之獄脫死者二十三人教有司粥食饑民全活甚衆城平夷衛民不知役年六十三乞致其事家居二十三年凡三奉恩詔進階至亞中大夫可謂始終榮遇矣配李南樂司訓寄公之女以義輔佐不媿其婦子二長級義

余簡遺集卷五

五

官次綉縣學生女二適郭叔貽唐澤孫男十鏜鏞鏞鏘鏘鏘鏘鏘鏘而鏘鏘鏘俱殤孫女四適尹傳余族弟崇準庠生陳世達蕭廷順也曾孫十一坤壇壇坡圯塔堪址墀垓塢會孫女二長徐舍其婿也公性孝友事父母生死無關禮哀慕如存整菴公有起于之嘆推先業與弟更爲婚其子初歸自滁卽置祭田既考訂譜建祠而先事畢備爲宗族養寡嫂贖鬻婦禮貞節置學歲常給有義穀嘗遭大侵家無餘藏則以酒器求貸富家以濟其尤貧者事詳王太史宜學公歸哉可以見先世矣所著有石壁詩文稿

卷藏於家銘曰

以濟氓萌乃罔弗穀以給諸宗于何不足仁自我推而官制其祿嗚呼桐鄉之愛公也庶祀抑其有未死者布文之志乎

文林郎浙江道監察御史歐陽碧溪先生墓誌銘

誌銘

嘉靖庚子春三月鐸將赴召命過家先生來視語移時別已而顧曰善自愛乃後恐不復見矣鐸內怒然不能對明年自陳來歸則先生前已卧病未幾卒瀕別之言遂成永訣傷哉惟昔文人兆生必有禎祥

金簡公遺集卷五

六

既發於文則徵其志趣氣格以爲名位壽考子孫之古今乃有不盡符者其猶有待也乾元兄弟以是月丙申奉柩附葬曾村民山嗚呼先生其終已矣不揣菲薄僭列其平生以問諸天諗于知者一埋于地下也神庶其有知乎吾家先世自吉州刺史琮留吉後徙永和鎮又徙萬安常溪元學錄府君自常溪徙今蜀江里爲泰和人傳至益都丞諱允堅中洪武丁卯江西鄉試族科第助此益都生筠齋諱廣澤筠齋生版築諱諒以子雅貴贈奉政大夫湖廣永州府同知雅歷永柳二府同知南京宗人府經歷重慶府知府

乃老進亞中大夫娶牛氏封恭人則先生考妣也成化辛卯亞中公免内外喪以永州同知北上道臺雲中龍見私占之得男子其應乎異日當以文名後報至果然故名先生曰雲而字從龍先生隆準豐頤而不見耳雙瞳炯炯如電五年解句讀七年能韻語日記數百千言從之柳州時豐城楊月湖廉亦隨其父太守公留柳先生齒少月湖數歲而同業相益有善相者曰二大夫子皆當以文章勲業顯又從公之留都于時學者專守一經爲文取應場屋先生心不謂然益肆力經史以及百家性復強記久而不忘下筆

金簡公遺集卷五

七

文詞爛然矣然畏公簡重不敢以其業呈會游江漢之重慶所至覽奇勝輒有紀述公偶見之喜面試賽峽神詞援筆數百言公欲其懋實又慮其以才見忌也故抑之弘治初自蜀歸道省王憲使總學政一試奇之錄爲縣學生明年督學副使敖山氏首錄應試自是有聲場屋又三舉爲弘治戊午中江西鄉試第一所梓程文皆墨本天下傳誦爲式監察御史陳公銓喜得人待以國士先生作貞肅朝元賦答之已未登進士拜行人益擇天下名流相與商確唱和而所得益粹矣辛酉使遼府九日王燕先生賦重九燕

使賦以謝 王徧示僚佐曰淮南小山枚臯應詔未
易及也付梓傳事竣上下餽遺一無所受亟取道省
與太恭人垂老見子貴左右奉顏色甚適時人但
云畫錦而已還報 命則以道途吏治民情貽書當
道曰吾使職也馬端肅時爲吏書將處以言路會丁
外艱不果先生居喪一準于禮然恐傷太恭人意往
往抑情相慰悅正德丁卯許襄毅公薦授浙江道監
察御史屠恭毅公起掌院事奏 御書疏纂脩

敬皇帝實錄悉委先生蓋有意於畿學之選矣先生
初視南城凡中官外戚怙寵憑陵一繩以法捕妖僧

金簡齋集卷五

八

直于理巨端爲請不可是時瑾已張黨與積怒將
甘心焉而先生抗直自喜 無所屈有 詔覈三邊
糧馬陝西爲瑾鄉里皆避行先生慷慨受 命自燕
趙道關陝數千里馬上命賦作詩一韻或百章一賦
或數千言至則屬下官築城郭立保甲豪家侵官民
地者悉奪還之間訪求周秦漢唐諸跡進其賢杰相
與講求廢興之故發於賦詠而切事諷時居多瑾之
親族以事來者多不悅又無所厚於瑾瑾大怒嗾院
中以危法禍目僅測報下僅撓其職蓋瑾亦自命其
集事去先生以衣服器物 人服飾償稱貸家倉

卒學家而南塗陸寤縮一二故舊資之乃得行作宣
懷賦至家太恭人已病無何竟不起心緒益苦瑾誅
諸爲瑾陷者皆以次召用先生僅敘復御史莫有爲
之地者少保陳公金總制江西蒲田林公見素移書
謂某不宜棄置少保曰我故知之遂特疏薦御史舒
孔陽繼之當路脩怨事竟寢

今皇帝詔舉耆舊撫陳公琳御史黎一卿曹子乘
皆疏名上都御史胡公讚言之尤力部覆議上報可
矣而鄉人有爲都御史掌院事者中沮之竟不召其
後都御史盛公應期陳公洪謨皆特使禮于其廬曰

金簡齋集卷五

九

吾言無用聊以慰吾父老子弟耳參政馮行健移文
臺院請加甄錄先生聞之懇辭焉時年五十有四自
是無復意於出矣先生平居無偽言偽行性簡重不
能以辭色悅人人有過而折之至發憤旋即如故未
嘗有私怨亦不虞世之有機械也飲食衣服無所偏
嗜惟醅嗜典籍或意有所憶輒廢寢食對客忘賓主
禮知者以爲任真不愧古人喜汲引後進不必其識
面或得其文一二曰當爲名士其後果然士亦附以
爲重曰某先生許我矣其壽六十七士大夫登獻
所祝皆海內名人大都惜其博學真志不得大究於

用而冀其歛有餘以享子孫之奉乃竟止于辛丑八月廿三日得年七十有一配陳孺人兵部侍郎靜軒翁之女孫充拓先業以食其後肆先生得忘其家可謂父相愛矣先九年卒子四乾元無爲州知州乾亨乾利乾貞皆國子生孫男三昌縣學生思魁曾孫男一斯敬女三長適蕭某次適尹儋陳出幼聘張貞子側室蕭出先生平生著詩文母慮數百卷賦略先行於世西昌鄉評曰文人寡行如先生豈不誠長者哉惟其誠天錫之齡惟其無取天助之婦惟其直諒而真淳故其後衆多有文仕路坎壈無乃詩文之爲

金蘭公遺集卷五

十

厲耶鐸曰不然郊寒島瘦長吉天彼其器固局之矣先生詞氣豐縟得盛世之和雖奇崛而無牛鬼蛇神之恠宏博可以備顧問依永可以配雅頌天優與之而不優用之是故問之耳豈是以爲厲耶或曰爲御史忤權閹罷爲忌者仇爲鄉人沮抑此乃直道所激文人之盛節其退也乃所以爲進也抑惡知其非後人之庇邪嗚呼先生聞之將無然乎銘曰

惟我先世文爲素業居澗其身用則華國憲憲率更腹經言史兄乃博聞奮于千祀亦有少師高科宏詞同宗逸美惟兄繼之吉州而後瀧岡而前局啓局承

其定也天文僧命達造物忌名不曰疾者沒世無稱神物蛻骨歸于太虛膚寸之遺四方之肝

雲南按察司副使石巖蕭公墓誌銘

萬安石田有蕭徙自吾邑瀘源宋季曰仁可又徙石田之東堂四傳有爲尤溪令者曰學敏其子鵬繼判合州自是著于仕學敏之弟學賢其子鵬繼判以國子生舉應天府鄉試終潛江令配羅氏公於潛江爲伯子諱乾元字必充生十六年從入監始學易志篤凝神忽豁然悟業成歸補邑庠生與叔介夫相師友督學教山氏程其文純雅入等檄有司月廩

金蘭公遺集卷五

十一

之弘治乙卯舉鄉試第八人已未第進士又二年授行人故事安南貢使還以序班防行職厠流冗往往無顧籍禮部請更用行人公首應命峻潔勤恪所過肅然抵關夷餽方物謝回却之不已爲受黃香五枝以慰其意夷感動羅拜呼真天使歸報稱音遂著爲令乙丑試南京山東道監察御史直道正言不以辭色媚人郊祀視諸司齊錦衣衛官有不恭者乞解不得竟論如法南京守備以大監若公侯領之皆貴臣有權力者年例薪炭襲取材木抵筭公督統龍江關訖其不應名裁之雖不得盡如其志要於

時爲無辟忌都人士目爲蕭強項蓋善之也正德初
元奄人高鳳魏彬丘聚馬永成谷大用劉瑾號八人
者竊威濁亂公與御史陸君崑葛君浩平署請得正
法忤旨下南京廷咎之守備官泣視意得釋憾而
錦衣亦嗾刑人以報齊祀之罰故先生受杖獨酷濱
死者數落職歸石田構石巖山房因爲號奉父母
課子姓無一語怨懟當道故人未嘗書請縣令有竟
三年未識面者庚午瑾敗誅詔復其職致仕蓋鳳
黨猶有用事者言官累薦如某忠直不宜予閑丁丑
起爲福建按察司僉事專勅分巡建寧公素公嚴

金簡遺集卷五

三

而能推以明恕家家黠吏受約束皆帖帖服鑲徒亦
相戒戢辟閩軍士以月糧缺倡亂始於福州而延邵
繼之次且及建爰呼部卒推誠諭之遂以無事嘉靖
壬午晉雲南按察司副使整飭金騰兵備甫至大候
州亂冒險往平之始建水昌府榷會營度皆取諸開
廢旣成民不告勞以念母憂幾成疾移文請致其事
撫按再留之不可乃奏上且言當朝廷旌別忠良
之時而使素稱敢言之人以疾冰葉誠爲可惜吏部
覆言某誠懷宜成其志詔准致仕部具下有司優
禮蓋亦惜之而格於條不得耳公以歸爲幸娛奉老

母有養子之誠踰年母歿悲傷甚舊病風日加以劇
丁亥十月十有一日竟不起享年六十有五配白沂
王氏處士士素次女儉勤隳順公宦學行義有相成
之道焉先四年卒享年六十有一子男五長暘江西
生女適南州張景福孫男秬秣稊稊廩和孫女四
等卜葬地累年邇乃得於近里橫石坵壬山來告
歲乙未十二月十六日奉公夫婦窆焉公睦宗族
孤姪厚鄉隣里人能言之爲文典實詩尤清淡遺
藏于家後當有識者獨閩中數月間周御史震薦

金簡遺集卷五

三

老成恬淡宜擢用沈御史灼則請以脩橋事罷之
頗知顛末宜得詳著之橋出鄉宦意而御史周鵬
氏主之其財用出入皆在郡公初無所與時傳公議
協濟崇安及發夏令匿喪二事失御史意誠有然者
然猶未有所主也及華布政景憾公不相下託橋中
傷語又巧甚沈不覺信之深耳後王御史以新察其
誣亟以賢聞夫人情相比而勝或調停以爲厚公乃
獲優評於痛詆之餘非其素履真純能有是邪載考
公明農十年而父喪起七年而歸歸七月而妻喪又
踰年而母喪皆得以禮終始三綱庶幾無悔矣屈信

效天之所以成善人者類有非人所知也小人自
以為確不亦左乎嗚呼公何歸俾我心惻銘曰

世不之賢遇變則騫君子無易視後徵前九折愈力
乃沐貞堅吁嗟先生吾無間然謂念子孫囊無遺錢
其已弗念清白且便不可追者六十五年可覆可食
矣世有延橫石有石琢辭深鐫有風在木有泉在淵
中憲大夫四川按察司副使可齋郭君墓誌

銘

君姓郭諱仕字正學別號可齋世居游溪里高祖彦
清元季率義兵保鄉里曾祖可權尚約蕭公為記

金簡遺集卷之五

古

萱堂者祖克哲號明窓父貴溫號和軒以君貴封文
林郎大理寺評事母周氏封孺人君早能文章補
縣郭子員廩食其邑丁卯領江西鄉薦明年第進士
庚午授大理寺右寺評事癸酉丁周孺人憂戊寅
丁和軒公憂服除進寺副再進寺正法比益明習
然老吏而不以毛鷲為治今

上即位遣使者行天下察冤獄君在選中其長留以
自輔有詔會臺省錄囚平反甚衆君皆與議壬午
出知湖廣辰州府除堂例錢弛鹽木稅民頑犢者籍
其姓名諭遣之不悛乃刑土酋哨聚不逞以計擒之

之吏民無歸者存恤之又為文告旁邑以慰
屬安輯之法皆鑿鑿可行未保諸土人構訟顧金錢
無不時決遠者至三十餘年君至賅不得入皆論如
法亦無不服者郡苦旱寮屬百方禱祀不雨時君
至亦未嘗嘆曰吾不忍坐視扶而出禱已而大雨三
日郡人潘僉事棠王主事世隆記其事甲申以堪治
刷移武昌屬時水旱瀕仍君首寬催科帥其屬講儲
蓄平徭役振業貧民江夏劇盜辜冕竊發門庭久莫
之制君再撫諭之不服乃伏甲士使人申諭之賊氣
益驕伏乘間突入其家擒之并其家屬遂以無事有

金簡遺集卷之五

五

妻婦不安其室族人醜之筆至死令論殺人坐死者
六七輩君曰法當原情此激於義而失者卒從末減
丙戌入覲屬官有以宿怨騰飛語聞者不察調貴
州鎮遠府府素瘠又值歲侵而催符查至君曰民不
堪請停歲入之半竣豐稔議人心為安吏舉故事稅
鹽油咲曰微哉太守無利此除之部內軍居十七凡
訟武夫專之視錢為出入度不可以口舌爭乃遣鄉
老率民日至庭下諭之又條示律法大端以訟至者
因俗為教無貸無留軍民始知有國法而府為足
恃郡饑隣壤且聞糴君不俟即開倉計口受穀民得

無他徒撫按交薦其才轉四川提刑按察使司副使
整飭威茂兵備君聞軍民病不在吐蕃而在察將某
廉得貪刻狀劾之事聞竟罷其職君素病痰延于手
足居茂日劇移文不可乃之省以情告謁 王王觴
之酒露醉又逐風雨輿至司已不能言招吏前手書
四事而卒時戊子十月七日也四事者其首二事以
城池交承爲屬可謂不亂矣配周氏從君評事階封
孺人子男三人長一驥一麒一夔女一適周良夫孫
男虞臣文臣鄒臣武臣近臣俊臣信臣聘臣偉臣以
某年月葬君于某山之原以予同年且厚屬爲銘君

金簡公遺集卷之五

六

筮仕郎習法事余嘗以刀筆吏戲之及觀君歷三府
拳拳以人才風俗爲意其興學校表節義皆有成績
在鎮遠按土官拜 表之失正衛卒詬指揮之罪不
少假借其意以遠人不知禮義稍稍緣法進之此豈
特稱能吏而已哉夫以君治辰州之績足以膺殊寵
移之武昌乃更下遷鎮遠往往墜矣君由此晉副臬
司屈伸無端人邪天邪君子脩身以俟時毀有所不
辱舉有所不榮嗚呼君亡矣吾誰與論銘曰
廷稱平奚有于專城辰之理鄂之寧既載績於民口
亦薦剡而受旌又胡爲乎差池而有永安之行隸我

職方就非氓萌若不鄙夷納於王衡蓋神理之所爲
而謾人以幸傾外臺進律惟公論明柱后惠文義義
厲丘疹獲而賦詩想籌邊於前英壯矣哉乃卒困於
病嬰室人有淑有子旣成吾陋何以慰君空寄慷慨
於堅珉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十五

金簡公遺集卷之五

七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十六

墓誌銘

開齋先生墓誌銘

開齋先生甘語鐸曰士君子脩行力學其實可復出
爲世用其民宜斯亦可矣是時有貌恭言清務新不
惠徵榮名故先生云然先生終不幸棄館舍執事考
言嗚呼無食也已先生張姓諱煥字主奎別號開齋
其先有諱德廣後唐時歷官清遠軍節度使累封上
柱國出鎮永新家焉宋末兵亂諱鑑始以家避今沙
里傳若干世至璜璜生利號西洲利生仁高號

恭簡公遺集卷之十六

一

父子皆援例冠帶則先生曾太父大父父也母胡繼
母周先生資稟純固弱不好弄就外傳學卽自刻厲
布幘瓦燈無寒暑少輟選補邑庠生屢試場屋不偶
人以爲屈先生不自阻抑方且博取強記潛思而思
可常以鷄鳴起夜分而息日夕力到凡有叩者不必
按籍占答如流橫鑒鈞貫人人實歸正德丁卯領解
薦明年登進士第試政刑部部多老吏日就講明法
比如爲學然大司寇山陰王公明仲喜之舉爲其邑
令邑俗尚巧喜事苛號難治先生開誠布公一鎮以
辦事惟急先務不赫赫求旦夕聲稱築隘拖斗門閭

視草滂啓閉歲以多稔建稽山書院聚秀民其中暇
則相與講論久之民益信學士大夫亦翕然稱之曰
忠信人也甲戌陞安吉州知州其地阻山谷民饒積
聚力勝則爭積以成俗而滂許二姓尤桀悍負租不
入攻殺拒捕前此爲州者不能制當道以及聞議下
征之先生戚然曰茲一二民蠢雖有罪亦緣晉有司
失職積玩使然余思結以恩信徐歸于理今其柰何
已而兵至則請于監司曰二姓罪誠應誅如此庶民
何請少緩某當致罪人以來乃躬至其所謂諭誠懇
於是相率就縛一方之民得免於橫殺皆曰公生我

恭簡公遺集卷之十六

二

生我滿考陞雲南臨安府同知喪質菴蓋謹於禮
製帛崇酒食以爲孝先生曰某忝衣冠敢樂喪陷
於惡雖然人將謂我儉也乃出資修陂橋曰使鄉
咸受先君之賜壬午卽吉未行以七月朔日卒得
五十有八配蕭子男三長迪楚府典膳次達益府
禮舍人次廷邑庠生學成而卒女一適鐸族姪諫
男五長嘉次鳴俱邑庠生次充孔塾孫女二曾孫
易迪等卜地於本里觀下亥山已向將以歲十一
月十八日奉柩封焉先期屬寶慶府判劉魁煥吾氏
爲狀亦先生門人也其言曰先生忠信誠慈家居宜

不改其素二十年來邑人以易學顯科第者多出其門政若悶悶而有實惠及民喜吟咏不事鍛鍊而意致自遠古文稱是又曰先生三任有司兩充外簾皆舉其職而竟不得超遷又不及下壽而卒命邪以是考先生所語者益足以信矣銘曰
積遠而發既有基之而止于斯其實不美其爲後之施

桂陽令西澗曾公墓誌銘

雲亭之鄉蔚有老成人其躬行足以師表人倫其言論足以宣暢風教其大以繫天下之望而其近以爲

金蘭遺集卷五

三

鄉邑重如公固一人與是歲六月四日公卒享年七十有五余聞而傷之一家之故已乎子才漢亟得祿養受福建將樂縣知縣以歸無及矣仲洋叔浩前死迺與兄汶弟岸生涇卜以卒之後冬十二月念八日葬公於里之篁竹坑壬山丙向之原康進士恕能言公行余從漢問世系及順德事頗詳曾先世自文溪徙檀樹巷諱永又徙韋家巷永子伯愚伯愚子敏封光山知縣徙月岡金竹塘敏子瑀沅州知州徙今文水有子七人公行四章氏出也諱憲字勉章號西澗治易尤精蔡虛齋易說弘治己酉江西鄉試中式癸

丑試禮部中乙科授山東魚臺縣學教諭二年父喪去職戊午起除溧水縣學魚臺久亡科第而溧水懲往故諱學公鑄論激昂誠意懇至二邑士人頗感悟興起河南雲貴聘主鄉試稱得士正德丁卯晉廣東順德縣知縣其俗敝陋尤甚者若婚姻過期男女淫奔不耻死者暴棺中野久則火之棄其餘公出教告以人道法禁俗稍稍變監司下其事今旁郡邑一如順德從事新會民陳檀嫡庶爭田相賊殺死者四十人辭所連染皆抵死公會鞠得十八人者罪應餘二十八人悉理出之顏初五者漁戶也坐箔賦與其

金蘭遺集卷五

四

類六人論死公謂凡盜強者利金貨非利得箔此故是竊者乃告言甚之耳遂改徒結竟其罪大監潘牛鎮東廣索貨弗得怒言公于瑾下遷懷安學諭人更以榮公瑾前後貶黜官凡千八百有奇及敗誅銓部查宜敘復者僅五十一人公與馬時居母服未除癸酉起至京用御史吳祺薦同考順天鄉試學士吳白樓主考試獨謝公曰助我助我改桂陽縣知縣縣邊徭獠先時常竊發擾民吏僅城保公至嚴守備教習擊刺又募馬湖客兵參錯振厲民以故能自爲守有寧宇州人蔡仲與其徒五十二人傭歸道縣境官軍

疑賊圍獲之武弁趨狀上功公問仗曰棄之矣問賊人僅得零金數銖蹙然歎曰賊群出乃更無一物邪此零金爲傭直豈不當哉解其縛釋去更追還所失物丁乃致仕歸絕不與外事惟纂經釋義種樹田畜以爲樂所居西南隅曰鵝溪二水合流因勢甃之水自上溢出與衆溉于溪上作鵝溪書院聚子姓講習其間鄉喪禮廢從整菴羅公暨二三君子作雲亭鄉約俗爲一變建族祠於檀樹巷歲率族人衣冠以共事又議文水肇自沅洲宜有專祠薦生忌日未及舉而病卒之日猶手作分布狀謂終身慕不亦近乎初

余簡遺集卷五

五

娶羅生才汶才洋才浩繼娶劉生才漢才涇女二長嫁蕭蔓次嫁楊實孫男十七于標于采于佐于茂于鐸于齡于崇于教于鑑于本于錫于鐸于鈇于捧于鉉于鑰于錦采孫鑑錫鐸補邑庠生而翁早卒女五曾孫男十六一誼一誠一讓一試一誨一講一言一諒一喜一謔一謨一謀一躍一詠一詵女三公初試郡歸出西郭門見童子墮水濡衣下採以出後道貴州採自沈者一人由是心陳顏蔡仲所以不誣死者與早平行善陰德累累羽人固預告之矣李侯失於龍西蘇年損於桂州公無恨哉銘曰

鋤管蒯以植前荆參朮而餐饑豈不勞邪而不免世俗之所嗤嗟乎仁人之用心類不計其險艱無政教以爲憂誰學廢而民頑當西郭之拯溺豈羽人之顧誕吏平反曰當然惡知陳蔡與顏氏若夫周張以長者世顯叔敖以殺蛇解氛實行善而多男于治獄而高門苟神理之可徵亦持券與探囊將西澗之遺澤共鵝溪兮爭長

信宜縣尹歐陽公墓誌銘

嘉靖辛卯十一月至日族有常祀三從伯父信宜公主祀時年八十有二矣耳目聰明步履安便鷄初鳴

余簡遺集卷六

六

端坐待事及祭登獻祝嘏不愆于禮鐸竊念公垂老不自逸可以教敬矣臨事有恪可以教忠矣夫所樂乎賢父兄者其在斯與後數日有報者曰公逝矣嗚呼壽考終命人以慰其孤而公乃更使愚悲邪公知湖廣京山縣五年廣東信宜縣二年曾無厚遺其子孫蓋有譏公拙者鐸益傷之何世俗之酬于利之甚也固奪因致拙者誠有不能如有一命之寄黜猾其也中外假嚴刑濟之其有弗獲者乎不然在再糾紛取之於銖兩積之以歲月亦未必若是其虛也顧人情所爲然既以自雄其老又能使鄉鄰畏其子孫其

子孫亦往往挾勢稱豪而僮僕以爲威雖有孫叔敖誰其問之如此則世之拙公也亦宜公常爲鏐言以酷濟貪者不仁以身徇財者不智吾爲京山寧事不集而不敢取必於鉗鉞左右始有賂嘗予者驚訝至累日不寧逆瑾矯命使其黨查盤廣東索貨無厭吾豈不能效旁邑科索以應誠念遠人不堪且思其爲盜耳噫此公所以無厚遺者與鐸他日問諸京山之仕者曰公慈祥人也及視學之廣間議脩東廣通志郡邑各以簿上公無貶辭豈巧者宜于鄉而拙者獨宜于官邪逖然弗聞惡謚與世終公所得則多矣嗚

余簡遺集卷六

七

呼可以慰矣公諱芳字廷桂別號活潑軒曾太父諱器高朗博大用子貴封刑部主事太父諱浩父諱興俱以淳厚稱于鄉母萬安劉氏其父諱廣衡累官刑部尚書爲世名臣公少爲舅氏方伯喬所器命與其子姪共學子卽刑部左侍郎執齋先生也以麗澤故遂補其邑學弟子員庚子偕從叔憲舉江西鄉試名在第八明年試進士科不中去學于太學弘治己未授京山縣知縣癸亥以內艱解正德丙寅改信宜縣已巳以忤權奸落職歸時年六十一囊無餘金恬然安之庭前無長物唯蘭菊桂數本相對終日聞

與鄉達長者爲洛社會歌詩倡和冲澹質實如其性子弟能文者必命坐爲說書尚了了記憶雅好堪輿家學先世墳宅脩葺不辭費鄉人雖不謂公能然論心術亦未嘗不內服公之坦夷也初娶康氏中訓導康弘庸之女繼娶萬安學堂蕭季烈之女蕭卒丁信宜繼娶茂名程氏布政司案牘倫之女也子男三人綱紀續女一適南富王曼皆蕭孺人出孫男四人信億儒儲孫女三曾孫男二文材文林孫女一鎮郡庠生與信俱力習舉子業天道不僭愚更以占其後綱等以甲午正月九日奉公葬於本里屋後庚山

余簡遺集卷六

八

甲向之原謹銘曰

翺于仕高年以爲祿膏于財善名以爲教于其後人以爲程瑒珉刻辭以示反覆

介石俞君德洪墓誌銘

正德戊辰信豐俞君德洪謁選會都下余雅聞其慷慨剛稜疾惡好奇節爾乃齊難用晦然語及古豪傑及當時事意氣猶隱隱見眉睫間而人莫之識也授涇府審理正而去不復相聞後江西通志成君名在人物傳噫亡矣夫後又聞郡縣祀諸鄉賢祠用雖未究亦足以發明素志矣至是仲子雍來謁銘則論益

定矣乃采而誌之君諱溥字德洪別號介石其先金陵人洪武初寧以父功授總旗戍贛州衛與弟安偕來尋調信豐所家焉安生通字用中通生綸字大猷號芸軒娶朱以景泰乙亥冬十一月十日生君年十三通禮補縣學弟子員學書于瓊守王公京又從教諭鄭某為春秋學遂以春秋占試往來新喻安福與顯門士相詰難聞白沙倡道玉臺因周文都委質弟子居數月得其說以歸貢入國學受知于冰玉羅公歸卽七里關二館敦延儒碩以教其子邑士秀而有志者皆學焉暇為誦說古今開導其志意教之歌詠

金簡公遺集卷五

九

揖讓進退之節士風稍稍從革在涇宣德昭度陳興革之宜王惕然納之且廉君令秩奉外月別給米二斛以左右臣隸段學之親馮寵園奪悉裁以法表疎書御與國事纂述咸共草府與沂州守構誣逮者舉君乘間極言大較以重命吏為尊朝廷保富貴之要事得中釋屢疏乞侍不得奔繼母喪逮事芸軒再閱月萬里來歸竟承末訣時以為孝感云服闋竟老杜門吟咏自娛邑鄉飲酒虛位以待不至行部者與贛郡大夫至率存問張守漢尤稱其剛方高潔道幕官禮於其廬積書若干卷而不苟章句惟白沙之

結魯聖白首嘉靖丁亥四月五日微病而卒初娶王氏王瓊州女繼娶王氏皆無子側室胡氏子二長慶江西庚午鄉試師陽明山人知名矣先君卒次雍縣學生勵志文行成君者其在斯乎女一許嫁朱璋孫男林孫女七君所著有三經逸說若干卷和陶介石集十卷藏於家其墓某里君脩族譜定祭祀皆有法可守瓊州嫁其女裝送頗厚悉出以共家費瓊州卽世子且幼為經紀其家又擇親而賢者主其家王賴立其篤於行義可銘銘之曰

金簡公遺集卷五

十

抱病翁如其見之上崑崙峯傳敘倫理施及外姻澄人則言我有盡臣知而行之是曰合一嗟嗟的派清流橫出有訓于志有祠于鄉君子庶顯君子之光

蘭州倅東崖蕭君墓誌銘

新蕭生士勤因其族叔鑿鑿經謁余泣曰先子聞公得請詔不肖兄弟以像贊累公未及而先子病病七日竟棄諸孤嗚呼酷哉天罰不肖兄弟忍死敬奉遺像以請先曾大父宣義郎勉齋府君模之墓也大中丞靜齋陳公銘之先大父工部司務時菴府君總之墓也大同經西峰趙公銘之墓不日量敢以先

墓石濱銘余不文東崖安從知余誤矣然厚意不
忍遺語云不識其父視其子勤執禮恭殆得於家教
而然則以類其伯仲亦可矣爲題其像復取劉都運
子正狀參書之蕭氏其先出唐宰相復五季馬殷之
長沙令學避地永新義山數傳至彥通徙家曲江
曲江人也諱洪字克儀以父墓在所居東時時東
望之因號東崖少學于劉豫齋儀鳳之門軒然自
補邑學弟子又從尹竹庄用晦學程度益闊可舉
大而屢無所遇正德庚辰用例入南京國子監時汪
爾齊爲祭酒郭杏東爲司業以文字見知進之門下

金簡遺集卷六

二

登親嘉靖壬午應應天府鄉試介期間時菴病亟請
歸郡邑達官若素所厚善者止之不可歸省數月復
程卒業居二歲甲申時菴年六袞得名卿士詩文哀
而歸遂以爲壽遠方後進得上交又能以其父聞家
懿里行託于不朽豈不庶乎顯哉及時菴遘疾至于
大故不鮮不愆情稱乎文論者謂功名之會長江之
人情所趨避君一無所芥意世俗儀品雖不能無
少徇而哭泣所至便令人惻惻此在君亦有不自知
者母尹婺居而年亦漸衰自是仕進之念微矣久之
以母命謁選吏部戊戌除蘭州倅具衣冠 謝不

傳而歸曰吾有辭以白大孺人矣日率子婦慈甘旨
致輟暖起居寒燠融融如也蓋四年而君始以病遽
其始猶忍病恐傷母意既劇垂涕謂大孺人有幼子
足供晚年婦唐相事歲久諸孫曾受大母恩厚當不
負此其有甚痛心者悲夫子三長椿國子生文懋賢
學訓科次卽勤邑庠生孫男三漸珠泰珠錄珠孫女
一其生以成化庚子十二月乙丑卒以嘉靖辛丑七
月丁未葬以卒後十月癸酉墓在瑞星宮之原丑艮
山未坤向君純厚坦夷篤於人倫平生無甚怨惡於
人周急解紛一由衷曲與人交庶幾有始終者聞其

金簡遺集卷六

三

卒也子姓咸相視而泣曰今而後安所觀法問經史
疑與道古今人善行其在鄉鄰各因其事相與嘆心
何其繫人心者如此銘曰

造物福善不必順適亦有不予身惟其後得君抱長
材而除倅蘭州詎知盡養與考終乃在乎險遠而來
休無曰不壽亦逾指使况森立而競秀將袞袞以受
社鳴呼東崖志不遺親不試不仕有顯蒼艾肆餘風
之沿襲奉治命而不忘揭卅青兮如見其無愛乎冠
履之藏

封新興縣知縣月岡胡公墓誌銘

先是巳亥歲之夏胡君子中自新興令晉繕部主事
冬十月晉虞部員外郎久之不至問之以月岡病留
視醫藥乃明年庚子八月始至猶用新興令 兄返
抱冊赴考功部予謂君進官矣安用此君愀然對曰
頃家君病痰治之雖已然不省筆研不肖前備員給
事中無何得罪去去凡十二年四遷至新興縣令始
滿考將援 恩例爲父母暮年榮耳予爲惕然孝子
國多懼哉明年司封上新興之蹟 朝廷錫 勅命
封月岡如其官母爲孺人其年九月二十四日公不
起距所生成化丙申十二月二十二日得年六十有

金簡遺集卷六

三

六計聞子中以虞部正郎陸奔來歸又二年十二月
丙申奉柩附葬桂原母塋之左從治命也予季子卿
初聘子中君次女斯文親戚殊異他姓方幸公晚遇
而又悲其不待且念其平生貽謀之勞不忍公之無
傳謹誌曰公諱元讓字謙夫別號月岡胡之先本建
州人五峰先生之後諱成字美之提舉江西卒于官
因家泰和蟠龍山其上蓋有塚云月岡所藏又有紹
興八年手勅文定致堂五峰三先生小影若遺墨存
焉提舉之後十二承事生國寶從舍溪傳十一世爲
芳齊芳子惟學惟學子弘潔則公之曾太公太父

父也母曲山蕭氏殿撰仲子繼儀訓導女也兄弟六
人公尤以敏順鍾愛于父教之治經督學邵公二泉
簡入邑庠累困場屋終不得祿養後追憶往事輒泣
下不自禁待女兄厚歲時問遺情禮備至曰此先母
所最念者吾豈于手足之愛故薄邪六歲乳于戴氏
卒事戴媼如母終其身父性剛毅憤先世長厚受侮
侃侃無所下公每濟以柔異評者謂公內順外弭其
孝乃出甘旨起居之外祖塋在邑桂原爲豪家所侵
訟于官官繫仲獄公躬爲餽餉郡去家兩舍往往中
夜行明發與仲會其誠於急難如此捐私金若干兩

金簡遺集卷六

四

佐訟費又力致山券白府左驗之祖塋竟獲完復子
中少穎異爲親授句讀稍長遣從明師資費不少斷
壬午子中中江西鄉試上春官不利歸督之益嚴令
卽里寺授徒曰此古人教學相長之義也丙戌子中
中進士科出倅淮安每遺家書必以欽恤爲勉歲一
再致米于淮卽曰以助爾庶子中以能其官召爲兵
科給事中甫七十日言事謫主攸縣薄過家公不以
失封典爲愠方以失教爲媿子中轉海寧泰州皆迎
公養公勅家人守澹約勿事醢鮮常懷家食殊不知
有宦味也喜飲酒賓至必飲賓盡懽若賓于他所亦

必盡主人之懽即多不亂唯俛首微咲則醉候也性
謙易不以色忤人嘗揭中和字于廳事以自況里親
者求平必爲委曲寬譬耻與世俗相背憎他日有相
持牢不可解者諸人束手皆曰須月岡公至公至果
就釋蓋其心出于無倚而言又足感人故耳里好譏
評獨於公有善人之譽非虛得也郡大夫季彭山縣
尹王嶠齋用學校議鄉飲皆禮公正賓席其卒計于
京鄉士大夫若六省舊僚部曹自尚書而次皆臨吊
皆致牲醴爲文奠之可謂哀而榮矣娶蕭氏卽母族
子有淑行後公數月卒子三長堯時卽子中次堯命

金匱公遺集卷六

五

堯道堯命先公卒女一南富王宗儼其婿也孫男一
舜舉堯道舜舉皆邑庠生孫女三曾孫女一銘曰
舍溪流公建溪長中有種德之高堂仁耕義穫發月
岡肌膚玉潤性同臧三世遺像葆幽光百年山塋復
故疆明經豈不堪爲卽何如教子承 龍章酒中僊
客里中藏倏忽乘雲天茫茫桂原夜月滿松蘿依稀
潘輿生前將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十六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十七

墓誌銘

明誥封奉直大夫嚴溪歐陽先生墓誌銘

自科目興我族起家進士服官中外蒙 恩及其親
者代有之然川贈爲多正德嘉靖二十年間乃四被
封典而出我二民府君後者三二民伯諱斌字俊民
受封則先君崎齋與叔父慎菴仲諱琳字觀民受封
則先生也一時群從兄弟齒相近又皆踰七十上故
鄉人尤榮之甲午不幸先君捐棄又明年有叔父之
喪于時先生就養南都康寧無恙老成典刑庶尚見

金匱公遺集卷七

一

之先生迺今已矣嗚呼小子其何以用情邪先生諱
庸字錄之別號嚴溪曾祖諱永清號松坡通易詩禮
三經工古文辭用薦授涑水縣訓導革除間論 國
事不報棄官歸永樂初追論謫戍興州石屯衛祀諱
漂年九十四授冠帶父諱時勉號勵齋娶郭繼張有
子二人季卽先生也自少潤節疏目慷慨好奇節操
居約未嘗皺眉雅論諧謔錯出然意所不可卽富貴
人無所孫旣冠始刻厲爲學日誦累牘下筆輒入香
度歲餘同舍生皆自謂弗及興州屯太家萬里子
常以餉戍爲病先生年才二十從一僮一笈得

門徑抵戎所爲軍帥所禮補遷安縣學生員遂月廩于官丁勵齋公憂來歸免喪復往次濟寧谷亭遊危疾襲且棺者七日復甦乃還補邑庠生屢試竟無遇性孝友痛母不逮養其家且替迎母舅款之而納其孫女爲次子婦使無絕遠繼母亦甚安其養常顧天願季蚤有兒息發於至誠家事從伯兄處分教授生徒歲得穀累百斛盡以歸之及分伯一切取田產便利者不校其後數窘輒數賙之晚徙浩溪除室迎與俱朝夕視被席飲食不以屬奚奴曰此輩惡知吾骨肉痛癢哉始教德讀書即不用鄉語或問之則曰吾

余簡遺集卷七

聞曾學士經筵直講雅音不貫便雜出鄉談口吃吃若鉗何以感悟人王咸笑其大言然終不爲異陽明倡學虔州德輟會試往師之時頗有異論先生不疑并遣其往德第癸未進士授六安知州過家迎養先生以世多形迹不許踰年忽來視謂德曰察州人言兒能是普慮解矣好終爲之丁亥德陞南京刑部員外郎改翰林院編修猶川州績封公奉直大夫六安州知州既去翰林補南京國子司業陞南賓司卿先生夫婦皆從養戎春陞太僕寺少卿不欲行取道西歸當道亮其志時陞南京鴻臚寺卿復奉先生借

將以己亥三月至八月先生病牒九月三日卒得年八十南都自公卿下弔祭相屬先君得年加先生二歲而死生榮耀不相似又蕭宜人白首偕老此尤不同者鐸有餘恨矣二長即德次昱國子生女一適同里康汶孫男五餘慶紹慶俱邑庠生培慶鍾慶衍慶曾孫男二宗符宗翰諸孤以嘉靖辛丑十二月廿二日奉先生墓于萬安頭獅嶺亥山巽巳向鐸謹撰其大者誌之其爲從兄訟屈完從弟椿之娶解故相子之仇於先生爲餘事云銘曰

余簡遺集卷七

三

不食吉即困以何憂法天折而高年惟寶氏之好脩七日來復無謂偶然八十考終有鑒者天相彼靈木不萎其根既灌既培還不碩繁

明封承德郎南京刑部主事哇樂劉公墓誌

銘

庚寅冬十二月余奔先繼母康淑人喪公過弔先君與擁爐夜話公短小精悍不近酒而論說娓娓過夜分意有所會或不可聲言然震私念之此貴人相也踰月以中考最封公承德郎南京刑部福建清吏司主事鄉人亦追言公少孤家落不少降屈學書不

竟辟黃塚又不竟去泛洞庭上九疑經三川觀於京
師乃歸蓋其志大氣昌若鸞鳥馭馭不可以尋常拘
繫見於壯年者已如此龍山曰公既歸不復遠出其
治家合族慷慨如故先世墳墓有淪於勢橫者躬自
於官復之樹石爲識經紀祭資得百一金與衆行歲
收其息常事有美以葺公宇若道路辟除亦資之祭
之光一夕整衣冠入祠畢事而退子姓無敢踰者里
有詭稅其戶公忿不惟自蔽且爲國蔽民亟發其事
近屬緣是得免重役族子昂及婚族人以宿負縛去
公力爭則曰汝爾居質蓋將以所難困之公卽索筆

金簡公遺集卷五

四

書質了無動色有暴殺人於里者官遣吏驗視吏食
賄說辭解脫公直前持吏吏驚謝竟正其獄然則公
非徒任意氣勝人者龍山姓曾氏名洋博學而慎與
又與公近言當不妄予憶已升在留都以中迎公養
不至因召其家僮問之曰我主翁有畦一區在北山
之麓外環棘葦中具百蔬自視如居玄圃而飫瑤草
也僮之來使報郎君曰老矣不忍棄畦僮跪言主
翁惟困不忍棄僮輩爲人役今奈何去之願得朝夕
相從於畦主翁笑曰留若輩主爲郎君今日用爾麾
之卽行予竊訝公貧不棄僕貴不棄畦始則之謂也

終樂之謂何人事差池情亦殊致可謂公無主邪後
二年壬辰以中晉庫部郎中奉 璽書稽幹江西湖
廣諸郡聞公病噎得省視已而復常乃行行數月疾
復作或報以中以中乘遽日夜行至郡而公不待矣
時癸巳二月丁酉也距所生景泰乙亥不反耄年者
僅一歲耳公諱燧字奇光別號畦樂劉氏世居水坑
里以姓稱曰劉岡高祖壽叔以子子敏貴 贈山東
道監察御史曾祖子淵鄉長者祖公憲邑庠生以治
詩名父廷樵傳其說教授里中母蔣氏初配王氏生
子儼繼配胡氏生子應授卽以中由庫部郎改南京

金簡公遺集卷五

五

吏部驗封司次應援邑庠生次應成應山應成先公
卒女二族兄崇練萬安蔡潛其婿也孫男五蔡商蒙
亨永孫女三以中率諸弟以歲十月七日葬公本都
九曲池辰山戌向之原予與以中道義交好雖侍公
日淺然因子以識其父敬父而悅其子自昔有然者
矣銘曰
木滋其液金藏其厚惟厚可宏惟液可久於惟公氣
之完旣榮旣壽吾尚以占其後

封承德郎工部都水司主事郭公橋隱墓誌

銘

公諱孝字古敘姓郭氏號橋隱其先世居龍泉新
里宋顯謨閣學士知章八世孫藏寶生德祥徙萬安
城北橋門德祥生文明文明生尚禹號夏死有文學
聲尚禹生希正號端齋娶阜逕范氏有懿德震八月
而端齋卒後四十五日公生十三年范孺人卒聞祖
母曾稱述先業感奮向學通周易毛詩史鑑讀不及
庭訓泣請伯父秋山纂當日事懸諸堂日若陟降面
命之客有誦其語者公輒哀咽不覺廢禮手錄續諸
牒增拓祭田展抑世塋皇皇而弗及遇諸族人誠意
懇至如見其先世諸族人亦甚愛之不以疎戚爲異

余簡遺集卷七

六

居近學宮士有貴之者資之泯其名迹攝書院延明
師以教子姓與里巷之來學者雖密邇城市非公事
未嘗濡足邑庭士夫高其行稱橋隱先生陽明王公
提督南贛軍務兩造門問時務公答應如畫爲大書
永思堂貽簡仲子守衡稱賢父云菽粟絲布棺歛之
具有求者量力應之未嘗刻券責報南昌李賈者假
白金折閱莫償與同舍人別泣曰負翁厚翁不訐
正自切我心耳蕉川仙周者幾百歲翁見曰此先人
之翼衛也周恤至而又有禮仙且死語其子若孫
曰善事主翁老景無能報已永豐李山人善畫與

且有士行翁友而敬之李得佳山水來報未及而客
死謂逆旅主人此生已矣天道可信當有了吾心者
其感人類如此公客洪都市舍鄰棟折扼其項既脫
色憂甚忽一人與藥數丸且慰曰福祿壽考服之覺
有異追謝其人不復見守衡除工部主事分司呂梁
洪公攜孫至廳事前忽聞白蓮數枝公曰種紅而白
華清白之祥也勉之爲賦律詩一首士夫屬和成卷
今上卽位詔封承德郎工部都水清吏司主事公益
懋懋不以冠服侈鄉人益多之推主鄉約造義井建
社倉慶弔周助咸有節文風俗一變推官陸鰲氏視

余簡遺集卷七

七

縣篆鄉飲酒虛賓席禮請公辭以疾比後累請輒以
疾解年既八十縣令劉侯坤率合屬請始爲一赴成
禮而退壬辰春守衡擢雲南按察使歸省逾月未行
公大言曰法司長百察安遠人豈宜戀家守衡不敢
違是歲冬十月十又七日公微痰咳客至咲語無異
至暮命檢曆視之曰明日寅卯其時也莫覺所謂是
夜漏盡五十六刻遂卒詎其生景泰壬申三月二日
享年八十有一配金灘彭氏早卒續配昂溪段氏贈
安人先公二十年卒苑本邑十二都洋門邑侯桑翹
撰墓銘子男四長持珍次卽持平字守衡次持直持

敬女一適甘溪陳序昌卒孫男十二斯鵬斯鶴斯鳳
斯鷺斯鳬原定斯鷺斯敏斯鵠斯鶴原家原賓斯鶴
原定俱縣學生孫女三人長適賴文蘊二俱幼曾孫
男一子興公自卜地於龍泉第四都瀨源坑祖塋之
傍寅良山坤申向諸孤將擇今年十二月二十八日
奉公極寔焉秋官劉君天授狀述甚備余辱親憲使
君且厚又復書之爲銘曰

五雲壯邑時不乏賢被恩壽考猶推公先自昔先民
厚積後報公於其身亦孔之效瀨源汨汨式復其初
終以從之公心所於卓卓憲使聲實並恢明明國典

八

八

以待方來德無不報愈深愈滋山英水伯若予生之

明贈文林郎慎菴郭公墓誌銘

嘉靖八年御史張祿氏上前江陵縣知縣郭君子弼
治狀下吏部檢考如令得贈其父慎菴文林郎江陵
縣知縣母陳爲孺人是時子弼選授山西道監察御史
逾年矣而亟得若是者 榮命無貳顯揚無擇抑
自外貶者不數數然也慎菴生景泰辛未七月四日
諱乾鵬字伯純早習書史以孤特不得卒業治四力
禮或與時廢舉必於義行無損事望事父濬川先
順弼弼乎或傷之畏哉不瀆矣母劉晚病刑惡

輒解襟抱足于懷旬月不解有田百畝歲散其餘以
食親族若鄰里居約者嘗以不得用世爲嘆視諸子
曰弘善汝長宜任家事曰弘化汝質宜學其學以成
吾志弘化卽子弼卒用其命被服儒術美於文辭中
正德庚午江西鄉試公色喜曰寧是爲致耶子弼三
上禮部不偶戊寅五月二十五日公卒卒後六年爲
嘉靖癸未子弼第進士出知江陵縣又六年而需
恩命可以觀顯道矣初公作諸志堂以自老殿撰舒
國棠記之公之卒也遺命卽葬我無相遠弘善等以
其年十二月十三日葬公倉坑良山之原距堂僅一

九

九

里蓋若死生之情云時未有銘子弼茲以屬余且曰
遭逢

聖明偶諧先志非敢云有待也於戲余聞諸鄉士夫
言郭先世居廬陵麻岡元至正間雲龍贅安福東岡
劉月溪紅巾之亂提鄉兵保寨百里內無其死者後
歸我 明退卽山堂拓基居焉其子永吉生敬肅則
公之曾祖祖也五傳而發于子弼裕才鵬方日宣而
殖活千人者子孫必大蓋自古記之矣公子四人長
卽弘善次卽弘化次弘富次弘倫倫先卒女一嫁山
庄彭環孫男十一孫女三人殤者與不及其生者歸

于一本法得聯書銘曰

有荒山堂基於麻岡釋寨來居功深一鄉顯顯御史
誕振其芳慎菴之教邦國之光江陵之愛協于誕章
載錫勅命階文林郎雲雯星煥倉坑之陽伊其來
暨滾滾無疆

張翁石坡墓誌銘

張君子奇累舉進士不第辛丑赴流內銓家宰許公
特署爲南海令余請改從少簡公言此志士必勝任
子奇亦無難色過家奉尊翁石坡與偕日費悉取給
俸稍餽遺雖鮮菜不以入官舍瀟然翁故居豐裕乃

金簡遺集卷之七

十

更大喜子奇白事上官不能面謾時輒有可否或以
危子奇翁聞益從吏之官譽益張凡八月以翁喪解
南海士民既傷子奇失父又以失賢令若失其父而
自傷監司庶其清約檄府出公錢所在縣驛給舟夫
助歸其喪非緣故事而然子奇以是月壬寅奉窆于
廬陵淳化鄉新安壬山丙向厚子奇者皆致助余猥
任墓石之後翁姓張氏諱泗字在魯泰和仁善鄉後
東人也有別墅在石牛山山有洞洞口有石坡自號
爲石坡野夫曾祖元方祖孟遠俱以壽受冠帶父鑑
號愛山應詔出粟賑饑授散官母劉翁長身美鬚

賢讀書知大義談論簡要使人傾聽從祖父遷玉出
經畫勞勩爲多平生無機械雖罹橫逆不戚戚爲可
憐色鄉人爭聞得其言多解喜與士大夫爲山水之
遊而往來石牛山爲勝當其時邑人劉七星以詩名
郭清狂以畫名相與繪圖歌詠之愛山構族祠出田
供歲祀費又出穀千石貸貧者不責其息翁皆贊成
之其後貸者并本穀弗克償翁更議中下戶歲直給
穀若干割分田四十畝徵其租以濟不足族弟崇一
名爲達泉田美而繼之之詞也祠當溪中央族次乃
在溪外遇暴漲輒限隔不及事翁率衆橋之既成行

金簡遺集卷之七

十一

旅往來亦無病涉者里中官道南北距十里溪谷險
阻翁捐貲因溪爲梁谷爲道斬艾堙夷遂爲通衢邑
屋貧有喪不能舉者予之棺甚則并資其費正德壬
申陸侯汝亨命總其都冊專意奉公正其飛詭乙酉
病困忽夢至一方所宮室樹藝殊繁麗有老翁指示
曰此汝子孫無窮之基後七年二子相官田可居翁
往視忽憶向夢歷歷無異世德感召神明所司張氏
來福殆有人焉者已晚即石牛洞曾石爲臺擬建書
院爲子姓脩藏之所且以待四方士未成而卒然其
子推也已卒成化乙酉三月二十三日卒嘉靖三

五月二十四日得年七十有八初娶書院羅氏無子止一女然婦道克修余爲作賢母傳側室里中羅氏賢而有子得告祠以爲繼室其卒也羅達夫王商甫爲誌傳于二長岑善述後翁五月而卒次卽子奇名峰有學行女二本鄉古城顏山廬陵洋渡劉遵禮其婿孫男七春卿夏卿廉卿秋卿冬卿唐卿廣卿孫女三慈卿柔卿順卿咸在室銘曰

全簡公遺集卷之七

三

官出金況今通邑爲傷心白旄青鳥新安里幽光夜照前山青

慎齋王先生墓誌銘

邑屋仕族鐸以早仕不周知然嘗尚論先達而知王文端公之後爲尤振王與吾族世連家君視兄弟行亟稱慎齋王氏長者戊子春鐸轉太常少卿過家爲獻兒議婚家君命之曰兒知慎齋公名志字宜高於文端公爲曾孫其太父積號存齋有隱德東里公爲說玉篇美之用季子貴贈奉訓大夫後軍都督府經歷家子休號順菴娶兵部主事蕭公彥清女是生

齋其爲人儉以居裕忍以濟事謙以和衆厚以御下今年六十有九矣猶守而不置是必有家訓者乃以媒往其仲子旦有女少獻兒一歲遂定祥焉會召命嚴不及操几杖以候是歲八月二十又八日先生病泄不起于時子昇旦皆克家女二楊倫族兄大其婿也皆得所歸孫男五雲重霄有光霈女二曾孫男六女二皆穎秀相承先生及親見之可以慰矣鐸又聞九成之言曰先生天性仁厚自幼孝謹無子弟之過業經術垂成而存齋卽世順菴獨任家政慨然曰吾父嘗不忍違親以仕吾奈何獨忍之遂棄去博意

全簡公遺集卷之七

三

治家人生業順菴脫然無家累母好施予輒迎意承事無有不愜先後居喪克已喪事不瑣瑣較費先墓無遠邇春秋展拜必親事季父如父諸昆弟祭而不殊於賢者尤屬意成就之從弟思勵志節義時或謂其迂獨粉滌之不棄宗人無疎戚大小聯屬一體然常不廢規箴迨者或語侵之弗校有善則亟稱弗置居奉甚約其施于親故上下則必致厚自處卑卑而恥爲振援衣纓士非先施未嘗往見業連旁郡歲租視豐凶上下之不槩取盈貸不能償者還其券性尤不喜佛老說二氏之徒往往見而避之要有存主非

荷爲繼者九成先生從子韶也其言與家君詳略
之異云爾昇等來告墓期且速銘因敘次所聞歸之
僕納諸墓中其地在邑東南下西坑之原先生所自
擇也銘曰

芬華者賢輒張者杰胡然詭世而不畏啞爲質爲固
爲巧爲拙中心安而古訓是說不殄其物以崇其節
以別其祚光于前烈

歐陽處士莘夫先生墓誌銘

昔我高大父繼志府君妣王氏孺人無子側室劉孺
人有子三人長爲我曾大父諱湧府君妣王孺人有

全簡公遺集卷五

古

子六人其第四子諱昂配王生三子一女長爲處士
諱任之以字行號莘夫長身廣面眉目秀朗美髭髯
儀容甚偉少治易能文辭家儉不欲籍官爲弟子員
教授生徒以資饋養雖齟齬不試而父母安之其終
也得以慎事一門居者殆百餘人志趣不皆同處士
敬老慈幼不用數不闕力其以爭奪者寡矣喜獎進
後輩兄席與鐸始就學輒被器許然動加箴誨非若
夫人標榜相諛悅而已質稍下者亦不忍遽棄由爲
開悟其教大抵先模範課業次之習必有常而不一
聚取必一時稱師道莫先焉諸大家爭相延致如恐

不及今吾家子弟出門下者無不識字亦有追悔當
時受教不卒欲復執業而不可得者在他人將無同
乎小宗祠祭業已三分之二已丑鐸歸自京師慨然傷
懷請家君與處士竟得合是歲秋祀五世咸序餽餘
而退人情大慰癸巳之秋處士年七十始謝生徒鐸
亦釋服得日陪几杖於世科門下坐石譚豐豐然不
爲無益語一日愀然曰吾老矣有一二事欲與賢說
繼志府君有德有學所以覆被我後人者至深憲副
潛元先生誦其詩十數首自以爲不及千之一焉茲
僅記一聯如洲白長天月灘聲午夜風雜諸盛唐殆

全簡公遺集卷五

五

不可辨又隔齋兄嘗言族屬有戲徑路者相難府君
不較但書其門曰路曲行直情深理明此其克已觀
理敦敘彝倫何愧儒者府君不幸不得名賢及當時
之盛託諸紀載所傳聞者吾又不能強記然識音于
一絃而豫章觀尺寸之驗又奚必多哉居數日處士
病足不出日浸劇至十月十一日將晡命換曆視之
曰辰其時也果以明日辰時卒嗚呼處士承先克孝
啓後克仁宜得大書某不文不能章明以告來世有
餘責矣配蕭氏慈惠康寧子二長九次五女一嫁某
孫男六孫女二曾孫男一曾孫女一九兄弟以卒之

明年甲午正月九日葬處士于下村庚山甲向銘曰
昔伊躬耕功究阿衡志之存矣小大視成嗚呼處士
不罔其生不辱其死夫是以貴乎名

處士崇籍君墓誌銘

處士姓歐陽諱籍字崇籍曾大父諱泮太父諱鼎號
鐵鉉廣東歸善縣知縣父諱俱母薦溪郭氏二子長
卽君次錄繼母符竹郭氏娶鳳岡蕭氏子四人長讓
次試次閻次譚女一歸上岡蕭漢董孫男一文標女
一嘉靖庚子二月十九日病肺卒凡生四十八年而
三子授有室女有家子有子女可以自解而爲君傷

余簡齋集卷之六

六

之者過於其家夫亦何所爲耶君性鯁直有士行遇
事主斷不留然少慙不能俯仰看人眉目作兩端語
聞者始或不悅更數人歷旬月卒如其指事經手久
憶不忘尤精算法專門者服其敏余嘗笑曰籍若得
一職足以自守亦足以自見但恐失上官意未暖席
休矣卽其素履率性無僞則讀書善辭者或有愧焉
鐵鉉公子八人曾孫日蕃公私事日益衆意氣不相
下噴有煩言處士以卑幼上和伯叔以及群從兩總
國內冊籍官無訛法人無戾情當其時亦常視之已
耳既沒之後事有不可解事端屢起里役應酬如棘

原缺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十八

墓誌銘

太漠山人墓誌銘

邑士友學古嫺於文辭東東乎在茲矣余籍手稱文
獻于四方然不得間一問比釋服居養弟錄知余之
渴賢也告曰城北蕭氏有修而癯者名輝字尚晦亦
其人也蕭婦家知故尤詳且嘗屬錄豫席以文贊會
病阻小差當至矣嘻余豈知言者其爲我謝至是錄
以緘來其端題曰太漠山人色然駭之山人無祿位
之稱楊審賢以終兆于龍首太漠遠于世矣蕭君殆

余簡齋集卷之六

一

困乎哉啓緘蓋尹進士宗武狀君行以求銘者考其
先世德洪振乏逮鯁惟新崇禮好文皆有善譽而不
自食元白先生奮自孤直道而友劉蕡惠助諸其
以弘治乙丑正月十又九日生君是時爲
孝皇帝末年至治綱縕意有非偶然者君雖病當不
至力其待之居數日又屬弟用來速必得生力之且
申以不終見爲恨爲之愴然顧淺薄何以慰君凡才
而天者類得之飲酒且內或蹴踘擊并日中搥不
則操切忤害棄于神人君性沉毅少無子弟之過爲
生儼負士望而不以乘龍利居邑屋出必以公事

筆訖徑歸雖饑渴未嘗入茶肆酒肆諸無所辟
琴若鍾王書時用以自適見說道比勢者鄙之反
其躬故其交游甚嚴聞人善歆慕屈服殊不若流俗
好評而矜揚已長也其器識豈不遠哉學好沉潛
思古文辭得於春秋內外者爲深近淵瀾溢於莊
司馬間矣詩歌馳騁盛唐而憲章漢魏往往篇終
奇氣不衰以文占其非遐福人與君自度不可起
果然也邪抑出於困憊之餘者邪余讀斤華文誠
爲梁折之爲新珍之爲玉棄之爲礫非君之

金簡遺集卷六

二

貴也而余猶較量憚惜不已早乎君娶于劉無子
一女龍娘尚幼劉有志操矢無他君惻然曰知爾
能吾以父母養託爾矣又請以弟炤之子黨爲後既
得命遂告于祠堂使劉子之蓋於生死之際不敢苟
如此進乎達也已矣家人收拾手稿得文若干篇詩
若干首名太漠山人錄於戲朱鳥觀一羽之驗矧曰
具體而微邪繫之辭曰

禁中曉寒貫也翩翩長襟典翰爰在帝前神靈超忽
君知其然竹枯抱節橫摧梓傳阿新異世魏存房賢
君復何憾余復何言

歐陽日新先生墓誌銘

族有篤行君子勵志問學老而不倦卒不得一命以
死豈非其命也哉嗚呼其於日新先生有餘悲者已
先生爲觀瀾公諱觀民之曾孫植德公諱乾之孫慎
獨公諱濠之子初諱兆改諱誠取中庸說字時明明
欲其繼也故號日新云慎獨公原配謝氏初無男嗣
而惠能逮下甚有婦稱識者占其宜後久乃得先生
又五年日休先生錫生成曰應寔在茲先生生而敦
龐弱而敏識就傳外舍日有聞見且沉靜彊毅稍長
學舉子業年二十四以詩補邑庠生謹于擇友始得

金簡遺集卷六

三

龍泉舜卿彭君後得同邑王奎張先生相與講習博
取沉思養用益深彭舉於鄉仕東昌通判張第進士
同知臨安而先生自成化丁酉歷正德庚午中間以
故格者實則十試于鄉而不得歌鹿鳴齒賓席於此
可見有非人力者矣先生每不利未嘗自挫歸卽近
取鋟梓一切文字叅較會通必使無背於經傳以求
合於主司最後成書名四書本意若干卷詩經本意
若干卷眎其稿有後生窮年不能了了嗚呼勤哉或
謂以先生之力汎濫百家上下千餘年事宜無不貫
上之卽宋儒諸錄漢儒註疏以求聖賢之旨歸將

無不得區區筌蹄之學祇空費日力可惜然某以爲學以成身而立事先事父母最孝處昆弟最睦與日休先生共財始終無爭自少迄老與鄉人無競撫子姪不專事嚴而教行御僮僕仁而能律考其大較戾於道者鮮矣可不謂善人乎卽有文追秦漢博游三始而行不逮堯服舜步而內不符其外可謂之善學也乎抑先生雖不及用然出門下若郭君治薦於鄉猶子佐從子瀾與子偉皆游郡庠皆將顯者其誠不負九京有知亦可以慰也已矣先生配陂邊楊氏有內德先生卒葬觀山寺北嶺叔姒尹氏從子

余簡金遺集卷六

四

男四長元之次卽偉次鑑之後先生五月卒次威之孫男七莘莘津準阜洋孫女四曾孫男曰宏曾孫女一先生生以景泰辛未十二月朔沒正德庚辰二月廿三日葬以嘉靖癸未季冬月甲寅日銘曰

業成於勤而志難持其既無之而不得施天乎人乎我不敢知念彼富力壽乃爲悲鄉有正言公則多遺未盡之報庶其在茲五山之未永言全歸追德考文匪曰予私

勿齋胡君墓誌銘

族兄弢手狀授余曰此宋大夫衍父之後勿齋胡先

生行也弟宜知其人按春秋書邾儀父傳曰何以名字也曷爲稱字褒之也後世槩以號行茲得無異與曰是吾從母舅也宜導之然非始於吾也其鄉人寔云曰昔在建安則有勿軒熊氏棄司戶殫力著述茲得無同與曰不必然要之同歸于善耳胡氏居南城義和里思本始居陽田子芝田能纂其緒又得周氏稱其婦是生先生端慤夙成芝田名之曰曩字之曰光華蓋器之也先生讀書聞人義不能就程度從人竟舉退然自守而齒加長矣嘆曰吾徒華也乎哉外飾損內未勝亡本柰何弗戒名其燕室曰勿齋朝夕

余簡金遺集卷六

五

顧思反躬勵行以是終其身非徒楣間標榜而已嘗觀其事父母生死之湏無不足者群從與居未嘗失辭色煩人講解教養子弟常以失時爲懼又豫與之約如是則有勸如是則懲姻戚賓朋遇之極款曲亦莫不與其誠里有貧乏者輒分粟賑貸非其人雖富無所附負者質者語言傷者以告吐露開譬耻幡幡與俗構後生從之游無間疏戚貧富其爲教不廢學文而朝夕提誨惟以孝弟爲本鄉里又益信之配舉陶周氏結髮相愛迄四十年如一日子男三孟曰德隆仲曰德厚季曰德春皆雅飭女一適西湖劉氏宜

其家孫男五文武弼昌王長長幼幼不失其序如是而以號稱不亦可乎兄素無毒語敬受而紀之又方其生卒若葬以正始終之義義生於成化丁亥十月丙申卒於嘉靖甲午四月己未得年六十有八葬西岡乙山辛向之原則卒之歲十二月初十日甲寅銘曰
無易爲勿君子仡仡如金斯剌如火斯熨如壻斯拂如蕪斯蒂以能不黜不屈無名位而榮黼黻西岡惟物溪流惟滂繫佳氣兮鬱鬱千秋兮見勿齋於髮鬢
蕭處士謙齋墓誌銘

蕭處士謙齋墓誌銘

六

嘉靖辛卯處士入田三十三畝共學祀呂侯勒記于石且推其事比漢卜式余考式願輸家半財不相當然助邊逢欲不如共學祀義因有說處士在弘治間出粟若干石吳侯召授冠帶甫出邑門卽謝去與式不習仕不願官迹頗相類後所表見不必如式要見夫人私財冒名器自掇罪譴者爲得多矣止一子蘭教治經待試邑庠未竟志而天然有子孔子孟惠齋意凡五人是曰有後處士爲之婚聘長養蓋是歲四月十八日始祭去享年六十有九是曰壽夫壽而又有後是曰福大道果終偕耶孔自爲狀告其婦翁郭君

維善曰仙槎拿江之原協於卜筮將以嘉靖十七年十二月廿七日葬我亡祖維翁幸畫存之於是郭君介以告余余憐孔能葬祖近慈使其父無後責近孝爲受狀刪潤而書于石曰處士蕭姓名先字仰益別號謙齋其先出梁國子祭酒子雲聖伯原權知泰和因家仙槎桃源里在宋以科第著太父德贊正統三年出粟賑荒

英皇帝下 璽書遣使者卽家族之祖本茂舉賢良歷崇德郎西永父希進母尹氏處士幼善占對率爾無謬語性特剛稜而庭闈承事能巽順不迂年二十

蕭處士謙齋墓誌銘

七

四失其父奮然思振疆力足智以相時物地而適其棄取指揮僮僕不失期會又得灌塘名家子尹以佐其內竟殖家有死財爰建祠除道治橋梁禮聘塾師延接士大夫皆協於義又約鄉不得肆漁獵言是非侃侃不比雖不免忌者而度於物論其不宜者蓋鮮矣撫諸孫甚恩而不以失父姑息女孫歸灌塘尹璠城東康誼皆資送如禮病虐數月無一語自沮疾力尹泣問不應父乃言曰脩短有數遂卒夫死非可諱而夫人多財者往往延坐覲殺牲禱祀或從佛老之徒乞活抑可悲也人言處士少降屈至是諒乎銘曰

承考兮幹難抱孫兮立孤豈壯志兮多憂患歷長年
兮成遠圖學有碑兮墓有石石深埋兮碑載硃嗟予
秋兮祀不置知謙齋兮在吾徒

張處士得月墓誌銘

嘉靖丙申秋八月戊申張君乾卜塋其父得月翁于
信實里乾亥山來告且速銘翁我家所自出又娶于
我生則告存尚憶庚寅之歲曰九月壽八十未及而
卒赴以四月日至是歷七稔矣以地故緩然夫人有
親朝死而夕藏者或拘忌歷世弗克葬如乾非慎而
過與過於慎其不得為孝者與張先世居永新宋季

金簡遺集卷八

八

學士院檢閱文字履翁從文山勤王死子鑑避地居
邑沙里其後世為沙里人翁諱伯字仁魁讀書大
指不能浸淫章句惟孝經文公家禮諷誦不置蓋有
味乎其言也或勸之仕則辭其事父母奉色咲祇順
無筵備物以致養勞而不置與伯兄訓導倬仲兄將
仕佐相友愛又推其愛伯兄者以愛其孤家益饒財
而布衣蔬食一類苦節者俗頗咲其固翁但咲曰從
儉入奢易由奢入儉難吾猶愧弗如古人耳卒無所
變隱者類以削迹為高致其以教家則亦然翁雖不
用世而獎誘子弟如恐弗及闢塾延師月朔則具飲

食筆札給學者以相激勸我師閭齋先生舉進士翁
喜曰吾姪能此吾志不孤矣為捐貲助建進士坊且
鳴於眾曰後有如某者亦當如是鄉俗溺佛老師巫
至以施于婚葬翁準家禮裁之脩族祠續譜系增益
祭田皆先眾倡義素愛顰咲雖燕居無嗜容子姓侍
立終日無敢忤視者貸貧息爭禮待賢士莫不勤勤
當人心復槎灘陂以身任怨不恤高行信實二鄉人
歲賴其利邑大夫舉鄉飲酒禮以賓位請不赴子弟
私問故則曰有司不恭亦有行貨而得者老矣豈不
自量雅好月嘗作樓對之自號曰得月士大夫相與

金簡遺集卷八

九

歌詠之今其家有得月集云曾太父某太父某俱有
隱德子一即乾克世其家女二南塘王炫柳溪梁稼
其婿也孫男某其民頌民瞻俱郡庠生孫女一曾孫
男某曾孫女某可以觀德報矣銘曰

樓突兮連延月缺兮復圓翁去矣何當來旋或餐靈
藥奔廣寒或抱明珠入玄泉屈伸變化兮莫知其然
惟天心意味與屋梁顏色常髣髴兮當年

蕭母陶氏墓誌銘

國子生蕭應需廣連州連山儒學生也予始視學至
連程其文入等而予尚少異而問之知為廬陵人其

父貫世甫有籍于連子四人需最少陶出也婦愛少子常也乃需遠二千里事進取無少不忍意者陶爲賢與子去廣七年爲嘉靖甲午生用選貢禮部還過余不遇復去卒業南雍居數月告歸省母未至而母于驚恒成疾邇少間請予句銘泣且言曰需不肖尤令就叔學叔程課鞭策見之輒避去退而加喜每當之連依依不忍離則正色語曰丈夫志四方何泣初爲再上京師手綴裂繒至膺則曰吾誠汝云云者且記于此嗚呼尚忍言哉予聞而憐之曰當有以慰子按狀陶出陶坊以姓繫其由來故矣母諱恕嬌

金蘭遺集卷六

十一

父鐸母劉氏先數世皆單傳故無大族屬母生十五平失其父母弟一人且幼後常泣而誨之曰念哉陶之不絕者無幾矣歸貫世甫純厚儉勤得諸天成舅性峻急凡舉事必欲上人姑伍特憐女常傾藏以應永母外承意內辦諸需或身不給不爲解以是皆適其意稱賢婦與產子三人應利應瑞出後長汀少尹松應選女一撫之一如已出瑞幼常枕膝卧恐相驚雖車不移後承役轉輸內府日爲顛憐夢若有語者曰汝兒某月某日上納矣汝無慮既還追問不爽其慈感通如此所生應詔多商于連女九娘天

視常固瞿瞿然與爲命然不爲養且督教勤至此尤世婦所難遇諸子婦恩惠如一而不忘教誡諸孫服食給自孤子始一門之內殊不覺少有厚薄也其弟早世撫其子欽有家鄉人謂陶氏有女可以媿不義丈夫矣中年嬰寒疾左臂有結如核竟以是終則嘉靖某年某月日也距所生正統某年得年八十孫男五人孫女三人曾孫男五人需兄弟議以其年月日墓於某里某山銘曰欽也克子陶是以祀需也賢而達其以昭于世嗚呼外父母家內夫家母庶未死

金蘭遺集卷六

十二

王母歐陽孺人墓誌銘

嗚呼昔我祖父卓犖清裕不遐有年我祖妣王寔代有終其自有知見其雖如也穆如也儉勤之節老而不衰古訓殆無愧矣觀我姑氏何其酷似也王與歐陽代爲婚姻故姑歸於靜樂公公諱昕字寅賓世居東莞樸茂而仁愛不假繩尺而言行莊一其族弟廣欵賓朋必腆美田園新第宅廣儲備平稱貸而歸于內助姑婦功蓋太較著矣某聞大人言姑寡嗜好不妄咲語事父母孝與兄弟友歸而順於舅姑宜其家

人從靜樂公五十餘年無片言之褻半餽之失一錢一絲之私事不從中制而必宿于義二子愛而知教以示其婦不言而化撫諸子姓如子諸子姓親之如其母隣處者自始歸至於衰老不聞叱詫聲女奴雖至狎莫窺其喜怒此豈有飾而然邪故雖無才辯美麗工巧猗靡竦俗耳目而其懿範實行可使知德者貴無德者不敢玩嗚呼古哉姑諱素英生正統丙寅六月二十五日卒嘉靖辛卯十一月二十八日後十九日丁酉附于靜樂公墓右禮也子二長遵文善富次遵武一名顯賴縣學生孫男如唐如湯如濤孫女

余簡公遺集卷六

三

一會孫男二一榮一峯銘曰

有美斯崗首午面子八十六年從靜樂公于此令妻壽母害不繁祉載其慈孝有欽于來世

歐陽母康孺人墓誌銘

姪艾兄弟以是月丁巳葬其母康孺人于邑五十八都華門下之壬山兄賓武命鐸曰吾婦事吾二十四年生五男一女次二次五皆不及成人然知其無遺恨蓋免于水火矣福女最鍾愛卒後三年乃夭折此吾所以痛心者也艾娶婦生長女蘇聘於康芬聘於黃皆及見之幸也艾續娶劉生二女蘇芬婦歸蘇

三子文統文經二女皆卒以後事吾繼娶於郭生子蓋女三人視與母同義當聯屬之蘇芬在童孩嘗私冀其顯揚今僅得國子生然斗祿之需幽靈亦尚有慰乎獨念不及事先母王淑人繼母康淑人性嚴以家故多所移怒飲泣不敢言他人不知吾弟宜知之暴棄淺土豈吾之本心哉捐貲買山又乃得此術家謂可塋吾弟亦以爲可墓中石宜直書其勤苦以詔其子孫庶知造家之難失母之苦則吾婦猶未亡也鐸謹誌曰孺人姓康氏諱王懿父諱標號和菴讀書有士行母大瑞鄭氏和菴之曾太父素菴先生中進

余簡公遺集卷六

三

士科官至大理評事娶本族歐陽氏先淑人以孺人亦外家故請於先公爲兄聘焉年二十于歸歸五年而柝家租入可百餘石而新陳嘗相因歲釀不過三十斛內以事舅姑外以應賓祭嘗自有餘然亦非苦爲纖嗇者一女使供使令饘粥與同朝夕未嘗以自用有所不可未嘗迂視其游學兄爲經紀家事飲食必同有無相通孺人不從中間某婦與孺人性不必同而大義了了如婢閑居啜茗相對語有事相與商確久之亦驩然無間不獨吾兄弟手足相念乃孺人亦知和爲福也家後稍裕純綺之服金銀之飾遇喜

慶問一御之已卽藏去一布裳經年泔濯如新蓋其勤儉之性有不待矯而然者素無病嘉靖三年九月病歿已而噎醫藥弗效以十月十六日卒距生壬寅閏八月初十日得年僅四十有三然於人道之始終庶乎其有備矣銘曰

有山自東徂西逶迤突然面南乃兆此基西北有水亦折而東曲曲而流以蔭幽宮嗚呼蒙乃出泉有由其顛言念造家曷其不然來者如斯去者如顧地道人理樂爲之所嗚呼艱虞吾及其初既安既樂無忘二十四年之勤渠

金蘭公遺集卷之六

西

王母尹孺人墓誌銘

近世婦人鮮讀書間有之又不得於行予與王氏爲世姻少則聞王君仁訪有令妻尹能以意見析經書義相益如友後其子貞吉舉鄉薦時又歸尹之教茲仲子貞善以曾進士濟之狀來則孺人沒且二年矣予讀而憐之按狀孺人姓尹氏諱閨球尹邑南鄉大姓曾祖英慶符學諭祖綸代府長史父頌登錢福榜進士終德安府通判母王氏孺人生而賢明通判公授以女教諸書每按字問義所出乃誦亦能誦諸第所讀書王安人曰必以聘吾舅氏故以歸仁防

君孺人以外孫爲婦事尊章愛而能敬處族衆隆殺中度蚤以庶婦任內政歲時宴集或大賓席饋事亟舉分命婢媵治之不勞而辦王君游邑庠或念及家則曰君弟勉學圖前進若家事妾當任之或時伊吾紡績相對有疑難亦從旁析理數語然孺人初不以是爲能王君既屢試不偶而其子貞吉貞善俱有美質則曰窮通命也君休矣事在孺子二子能文章遣入邑庠朝夕脩誨曰爾其成乃父志丙子貞吉領鄉薦報至孺人不色喜曰非名之難惟德之難吾懼吾子德之不滋也故貞吉兄弟皆謹飭謙讓篤于行已

金蘭公遺集卷之六

五

癸亥卒得風厥病痺不良于行踰年度不可起以家事屬冢婦而卒壬午春二月八日也得年五十有七子三長卽貞吉次貞善季貞舉女二長適郭逢晉次適嚴汪孫男二一視丁觀孫女三卒後二年十月七日葬本里劉家山巽山嗚呼孺人之賢雖其稟受之懿要得諸古訓者爲多世以婦人讀書爲諱豈其然哉銘曰

敏而順于家慈以成其子後有推本而追論其賢曰嗚呼尹氏之藏于此

封太孺人梁母蕭氏墓誌銘

嘉靖癸巳秋八月梁君庶方淨上黃梅治狀於朝
吏部考上上請得 賜恩故事該御史再覈之司封
檢會夏五月詔書以聞封其父素菴先生如其官母
蕭爲太孺人未幾擢南京工部營繕司主事取道過
家爲二親壽丙午歲三月別去踰月二十二日而太
孺人卒享年六十有六雖受封日淺然方淨教諭餘
姚知黃梅有祿入以供養叔廓李應無以貽惟孫男
一孫女四環繞其側皆老人意所適者女一適甘溪
龍郊早世而撫育遺息厚其槩送於外太母心宜無
漣漣蓋姻戚知慰安方淨者如此予辱交方淨雅聞

余簡遺集卷十八

六

太孺人平居寡默若無能者至家務綜理甚辨妯娌
五人內無間言素菴用得畢愛於南軒公南軒公歸
自建寧身親饋饌相視時早暮若寒燠所宜增損服
食厚薄苦甘惟其意可南軒公心善之飲食必祝曰
使婦後亦如是正德丙子方淨以明經舉江西鄉薦
則又大喜曰庶幾天道予道漸姚十稱方淨善教道
黃黃人稱方淨慈祥而有守間爲姻戚道之則曰宜
得然者嘗有里師教其家孰能言其家厚而有禮而
方淨學於外酬贈供億相屬則予及見之夫婦人畜
財而昵仁往往中撓太孺人其訓於婦道矣訓於婦

道夫是以能母夫是以能事有寵榮方淨率諸弟以
卒之年十一月二十五日奉葬於西山卯乙向之原
予從其姪縣學生璉狀得聞太孺人諱某系廬陵小
山舊族太父虔仁母廖氏載於石以昭其所自出復
識之以辭曰

上有珏兮與有輶葆貞順兮協雍睦天聽卑兮堂有
祝俾宜男兮昌震夙伯秩秩兮振賢錄朝夕羞兮分
常祿 皇寵嘉兮錫冠服 龍章爛兮卿雲覆諱在
門兮聲踰閭含笑歸兮靈風燭世但悲兮日月蹙烏
嗷嗷兮斑林竹燕巢上兮山無谷爰有存兮堅於鼓
環溪山兮光夜燭

余簡遺集卷十八

七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十八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十九

墓誌銘

王母任宜人墓誌銘

宜人任氏諱廉貞邑城北人福建長樂知縣任公衡之季女廣西太平府知府王公某之繼室用夫貴封孺人者二十四年封宜人者三十一年以景泰甲戌九月生以嘉靖丙戌四月卒有子五人愈卿貢進士恭國子生愚任家事思翰林編脩慈縣學生女二人嫁羅鏜劉廷儒男孫七人女孫三人貢士編脩皆生宜人卒恭等以其月某日奉塋于某山之原卜地故

金簡遺集卷之十九

一

緩要于無悔焉耳矣初公娶于楊未震而卒其先君子存齋與長樂相善因媒妁聘宜人繼其室歸不異姑事庶姑丘嫂安其順共養存齋安其孝從官中書于京光祿署正右軍都督府經歷于南京皆以儉勤慎密相佐弭于官謗其在南京公交游若鄉故往來益廣且祿入薄宜人劑量酬接常沛然有裕為諸子延明師不辭費來學者湯飲膏火與諸子共之愈領鄉薦恭廩于邑庠乃請公遣愚歸治家愚緣是輟業然宜學弗累卒賴之邑人蕭柔翰役至部同行者硃黃葉去匍匐來依會公北上門者拒弗納宜人聞之

感然曰千里外得疾非吾家何歸亟令處之外舍朝夕飲食之藥之愈資給歸其鄉鄉人義之弘治甲子公守太平宜人始留家董正家務內外有截族姻有婚葬事輒調其乏尤不忘教子嘗誦曰節酒務學謹言慎行若曹寧忘爾父訓邪其以教諸孫亦然正德丁卯冬太守入覲道故里感疾而終宜人哀號幾絕飯含棺斂不敢侈于度曰吾夫故儉也庶幾乎以德愛矣鐸所聞者正德甲戌

金簡遺集卷之十九

二

汝家世忠清汝能此無忝矣嘉靖辛巳宜學召還翰林甲申再論事死觀至宜人哭曰兒志畢矣兒志畢矣惟是祀宜有主女宜有歸為命哲次子東後之擇廬陵名士劉教婿其季女曰吾與死者俱無憾矣蓋後二年而卒嗚呼成子于忠而謀及其後七十三年豈非天哉愈兄弟篤於孝友一門之內至於今無間言君子與善必推本始矧其昔辱宜學道義之契重以恭兄弟之命宜得纂述以告來世銘曰有齊季女長樂之祐有嘉斯偶朴齋之栩鼎鼎名宗

黃龍內狂亦相官成敗其讒侮

帝念臣良錫號煌煌五十餘年佩其榮光矧復多子
孝友踰踰翰林死忠山峙川長侃母維湛數母維苦
幸哉有子爲君子與爲君子與曷無其處山川靈只
世承休緒

封安人歐陽母羅氏墓誌銘

弘治乙丑先

皇帝嗣位 詔給兩京文臣 誥勅命於時族叔賜
先生任南京工部主事得封父紀善公如其官母
氏爲安人配羅氏封如母號君子有言才徵於所
生而內難知事容有倖獲者如安人其允有光於

余簡遺集卷之九

三

寵命乃不克享年以稱厥報命矣夫悲夫羅出灌溪
舊族安人諱休生而慧柔知自貴重不妄訾笑父南
要母哀氏奇之而叔亦少秀而能文又同生丙戌遂
定厥祥及笄來歸封君仕蜀挈家行委政於伯氏安
人事伯兄如舅事其嫂如姑禮事太父壽封公暨太
母胡如保嬰幼惟恐少傷其意經紀供億勸叔脩業
叔用無內累得專業弘治己酉領鄉薦明年上春官
不第歸而封君夫婦亦自蜀至安人喜謂曰君得事
父母勝得進士朝夕致肥鮮佐養無怠癸丑叔以親
老授職應城教諭嘗自中出飲食諸生躬率侍婢

事纖絰曰官寄也爾無廢我常業念舅姑遠不可至
歲時環味厚幣問遺相繼南京工部司工役權筭黠
徒伺爲奸利不得逞往往行貨從中撓之叔之第進
士授主事也安人內閑甚密其督稅龍江瓦屑真州
廠懇以省刑薄歛爲請是以免於官謗人至今德之
居常無厲色悖語雖甚疎賤者遇之有恩親友過宦
邸祿雖薄未常厭怠已貴顯矣亦如然未常挾而忽
人巫覡乳媼勑無及門曰此輩專言鬼禍令人多費
或倚託行私則所損不可言尤切中世病云乙丑封
君卒奔喪來歸太安人疾湯藥必親三四年間再喪

余簡遺集卷之九

四

大喪俱克禮相終其事庚午服闋從叔北上至南京
留新河以子楚侍六月四日適當初度先二日以疾
卒於寓館逾月叔補南京吏部稽勲主事尋轉文選
郎中痛不及見也命楚扶柩歸曰待我視入土又十
三年壬午冬始得以漢陽守考績便歸卜地得沔隴
丑癸山丁未向爲吉卜期曰其維乙酉正月二日已
而山東運使之 命至矣業不可久留汝然曰相期
餘一紀而入土竟不獲視哀哉天乎爾楚其率爾弟
應爾臺爾孰其請告於學會尔女兄之夫王勳期圖
襄事擊也無知隨其母任從我於堂其具告爾母其

尚有聞也於是楚以墓石來屬鐸銘鐸既悲安人令
德弗壽無以終相君子嗣承 休命然幸其有子克
家用譽積學有成九原有知可以慰也已矣銘曰
有美閨懿君子作述惟

皇寵之錫封爾休豈不壽宜適數則窮數窮奈何惟
其考終太中秩秩勲業方新叔兮季兮顯昂席玆作
而述之奕世有聞弗震弗騫曰有荐恩

明贈安人羅母袁氏墓誌銘

嘉靖癸未吉水羅東川先生僑自台州入 覲上言
辛巳四月二十四日 詔賜兩京文官 誥勅臣時

余簡遺集卷五

五

以大理評事在告猶籍內銓敢援臣某例以請事下
吏部看詳應令 奏可於是前廣西太平府通判西
畦公進奉訓大夫母袁贈安人從夫階也是歲部院
考察天下官員得治行尤異者凡十二人東川爲郡
守第一未幾超拜廣東布政司左叅政便道上冢焚
黃如禮鄉邑榮之東川語鐸曰某賴先君子之教不
幸未成見背而卒以有今日者寔惟先安人之教然
其愍凶困苦備矣我太父盤麓府君素業儒不以家
累時則奉王祖安勤織紉爲衣食資先君選入邑庠
繼簪珥簪篸佐弗後故居火一二僮僕皆述去繼遭

先大父喪遺叔若姑凡八人執紼未有室家時則相
先君極力營辦以畢婚嫁自是家益落又祖妣老先
君欲遠遊而意甚難之爲款慰相之行不肖之生也
先君時留荆襄翌日起斷殘機市酒供客至今隣里
能道之成化甲辰隨官太平有祿食矣而服食儉約
如平時姻戚謁者贈遺之或從稱貸輒曰此豈得已
者爲請益資還其券弘治甲寅先君卒哀毀幾絕身
綜家事孤兄弟得不妨業比不肖登第泣下曰爾父
素志也迎養居新會一年猶手調羹曰以佐爾勤食
多品命徹損之意不欲令家人相習也正德庚午不

余簡遺集卷五

六

肖不自知上疏言事賴

天子聖明苟全性命而歸始有居室奉起居子婦環
侍膝下以爲樂明年五月感微疾已漸加劇樂之弗
愈竟以其月十八日棄諸孤嗚呼痛哉越三月葬于
符山之原堪輿家曰不可乃已卯十月改葬于楊家
坊對山之陽某山某向其地伯兄素所卜也嗚呼先
母少而貧壯而多故晚乃少逸而不肖孤不能以善
養以祿今又無及矣終天之痛何時已已惟是墓中
之石敢煩執事者庶其少逭不仁之罪鐸記正德初
逆瑾竊柄毒害縉紳天下以言爲諱東川獨拜疏論

之議者竊曰非其職且聞有母在抑得無傷其意已而聞至家之日母色笑如平日或以未封爲少則曰兒得再見幸矣君子比之范孟博母子云其歲秋八月瑾敗誅明年東川起赴闕會恩者未釋復引病歸侍養者二年以至大故得親致其力其非天哉當是時朝廷方嚴移病之禁使東川非激怒匪人雖誠念母未必卽得歸歸而復起非有忌之者則高宮固虛位待矣又或道路往來之間不及永訣其爲情當何如耶懿德純孝固宜鬼神相之然孟博無抹于死而東川再起荐登顯位抑其母豈有身後之榮如

人卷八

七

今日乎是故論德則倫而所遭者絕遠矣宜得記載以告于后土而藏之哀之上世出新淦沙坊至寧可爲主簿徙吉水五十八都居焉今其地名曰王簿塘者本此傳若干世至麗旭甫有隱德娶蕭山知縣彭彥賓之女以宣德甲寅正月二十一日生安人安人歸西畦公生男子者二人長价縣學生及貢而沒次僑卽東川也女三人某某其婚也孫男某女某銘曰

靈麓有婦不違其孤願願西畦相亦惟孀孀之令矣

曰爲母儀廷評抗疏自家得師煌煌卹命大夫是承林丘有煥精爽如臨程德論報未究所受山高澤瀟水蔭厥後

明贈孺人楊母李氏墓誌銘

自昔婚媾兆於前占其後亦往往碩大以蕃發祥隲祉昉于一人固宜異哉余所覩聞若楊君方義生母李孺人之本末其最章著者母桂林人也太父遠護衛指揮父政所百戶雅以門閥相承孺人生而賢淑隣里求聘輒中齟其母楊夢若有語之者曰爾女後當歸爾家自是議昏必在楊凡二聘皆及期不偶然

人卷八

八

子終不以許他族父之豐城楊公來知柳州會母李人病末疾遣元配歸侍湯藥已乃夢夫人謂兒以手我良順吾今亦以吾族子爲爾執饋莫曉所指家人致封君命置側室乃悟亦自占之得李姓者諸矣何指揮媒諸政以母歸公何李外姻家也素其語其家亦以夢符不復違夫以數千里懸隔二丁餘年之久而百年之好卒如所夢豈惟其遲歸有財乃門戶之慶固本之矣自時五年丁酉而康生又四年庚子而相生康卽方義少端重如成人廂頤頤號稱奇童于時母有子矣左右中饋朝夕恪共不

其初婦甚安之尤能均愛諸子婦諸子婦亦敬

如母相死哭之慟病氣結又而加劇弘治壬戌夏

月日竟不起享年五十有六後六年丁卯方義舉江

西鄉薦第十人嘉靖丙戌方義以南陵知縣考最得

推恩贈母為孺人錫之勅命有柔嘉貞靜之褒

嗚呼榮矣孫男四長其次某俱太學生次某其曾孫

男某柳州公之後衆矣不盡書書方義所自出者曰

是惟其母之慶以徵乎夢之所告者遠哉銘曰

彼玉而柔莫拊其輝彼瓜而綿莫遏其歲兆夫于母

兆婦于姑語天寔作合以開休緒蒸蒸南陵徽命于

金簡遺集卷九

九

天伊其來者載德以延會昌之鄉南泉之里既安而

利維千百祀

歐陽節婦蕭孺人墓誌銘

歐陽有節婦蕭孺人年二十三而寡九十而終有司

弗以聞

天子不得知無高門大書表厥宅里然而宗族姻黨

無老稚賢愚貴賤疎戚咸歆其節稱之不容口嗚呼

士好脩或毀譽錯權貴人何等不可而不必善其鄉

嗚呼孺人弗矜而譽處弗旌而聞弗以富力而服茲

惟誠然哉先是四月望日孺人壽九十族子姓咸在

山東都轉運鹽使司運使詰進曰節壽難矣非真知

自愛非孝友非澹非忍弗能易曰婦人貞吉再拜以

祝次監察御史雲進曰猗貞母壽隆矣惟茲表烈惟

茲警洊惟茲宗壺之慶遂演西王母詞再拜以祝其

言乎天人之際詳矣至是月在辛丑十一日庚寅孺

人不疾而終越三日軾使人告其族孫鐸曰軾兄弟

無力生無以聞史德作旌節錄謂令得旌弗旌故以

當稱者稱之雖然非有司之過也茲不幸祖母棄捐

以墓石屬子無亦以告來世鐸惟君子愛德懼無其

終孺人壽八十固嘗獻言曰生致其仁死不為烈嗚

金簡遺集卷九

十

呼今之日完歸矣敬誌其世系孺人諱珊父家出瀘

源蕭氏為邑水冠族生十八年歸我族叔祖時載先

生已不及其舅姑隕然當室又二年有子佳甫三歲

時載先生卒撫佳有室年七十七佳又卒撫其二孫

軾轍軾轍又有子淇澄涑泗淇又有子楨嗚呼一脉

之遺如綫殆哉已有子有孫以及曾玄九十二壽四

世親撫德盛者報厚謂非天道乎哉軾學為君子轍

也材而力孺人為未亡矣軾等以歿後十日奉遷時

載先生與孺人合塋于木里沙壠寅山庚向之原其

石則佳附焉蓋佳屬續時恨不終侍遺命二子死必

耐其父母故二子不敢忘孺人大節信于幽明其艱苦勤儉之節不言可知矣故略之銘曰

時重爲土時輕爲鐵嗟此貞心日月招揭不及舅姑敬承是說童子弗卒孫曾在列老年非盡旌典非缺鬼神是欽篤佑賢哲

王母姚孺人墓誌銘

屬家多難或翊而鎮之或任而終之豈非天哉嗚呼乃出于婦人也非至德孰與於此昔外王父卒伯舅早世仲舅正貴先生嚙卹當門第姪幼又未有嗣家厚事殷群少投間肆侮入所與語者唯孺人爾孺人

余簡公遺集卷之九

七

年甚富而聰明夙成事利害緩急洞識肯綮義所得必贊其決惡聲至若罔聞知有間曲加掩抑弗可掩爲反覆開譬小有爭寧私予之錢或飲食之而和宗族睦姻戚輯隣並款賓朋卹僮僕無不曲盡人爭思助雖仇家亦相感動仲舅方格簡重無拂亂其志諸震撼呼譟卒復于常蓋多柔道所濟閭門之內怡色下氣愛而不瀆仲舅事責大指不復問鹽米魚菜而自需整潔辦治蓋外王父之緒至是益固引于堦曼矣乃新第宅授弟姪室與之分業先生隱然有父之重謂孺人母亦庶乎不愧哉孺人止一女生男子輒

不育年三十六擇良家子劉氏副之弘治癸亥五月壬辰昕生明年三月先生卒於龍南客舍孺人哀煩幾絕撫昕輒寒栗其悲慟感念發于至誠昕小不平旦夕徬徨醫藥禱祀百出前後費數百金世之愛已子者或更出其後當是時孺人年才四十脫一舉足事且叵測女以歸蘇溪郭逢原有子婿禮顧曰吾終不能釋子而就女鐸嘗謂婦有子而矢守可訓也不可以爲難夫猶繫諸其性也非其離裏槩以世俗得無異乎殉死烈矣如宗祀何是故能立孤逾死且萬萬矣所學爲諸生以惇行稱娶族叔敬齋次女生三

余簡公遺集卷之九

七

男宗奭宗灝宗明豈不盛哉鑠乎追惟疇昔足使人心悸嗚呼孺人秉貞惇固再植王氏其功比於開始可謂劬勞備至矣伏念某四歲而失母仲舅屬孺人存視收恤一如已子德厚莫報慚恨何已哀疚荒迷不盡其懿謹述凡要告諸來世孺人諱恩姓姚氏出邑城西世家太父雲南按察司經歷父勉學累舉明經不第母郭氏生成化乙酉二月廿七日卒于嘉靖癸巳五月廿日享年六十有九仲舅初附葬于祖塋堵下甲山庚向之原孺人爲壽藏附仲舅而左自弘治甲子至今甲午十二月廿二日蓋三十有一年克

如其志矣銘曰

呱呱而泣生則聞之閔閔而長其無曰無知聲綿綿
兮爪戕究振振兮螽斯吁嗟乎三十年間不泰苦甘
相推移爰持此以下報慰冥冥之玄思豈無雙竈不
如母也宜豈無壤子不如所也孝而且慈嗚呼千萬
世其尚有辭

王母郭氏孺人墓誌銘

嗚呼先淑人同產三人而皆不享年伯舅正理公二
十有七仲舅正貴公四十有三視先淑人差多一稔
耳何其數嗇若是悲夫然幸皆有子又有令人郭孺

人撫烟姚孺人撫斯殷偵伺協夾介勞苦備至會有

幸

天幸二母皆有高壽用能成就其遺孤至有子孫嗚
呼詎非王氏世德弗爽而竟歸底定者邪先是伯舅
葬橋頭嶺不吉正德乙亥改祔兩螻塘始祖明道公
之墓左孺人謂烟我後當從爾父以請于族之人族
之人亦曰是不愧吾家婦可以見吾祖矣乃于右竹
壽藏焉時孺人年五十有三又九年為嘉靖癸未
轉廣東按察司督學副使過家志而銘之又二十
年癸卯九月十九日孺人以微病卒未亡人之
是始畢烟卜逾月辛酉奉柩啓藏焉某取焉

書之而增其未備焉郭氏邑不冠族也希業公
甫富王氏以天順癸未七月三日生孺人名之曰金
奇之也母曰必以歸于我擇外家子姓得伯舅偶
不群議遂定年十六歸為先外祖綸翁家婦執道
謹時家務方殷夙夜綜理不解舅氏咸喜得婦成
甲辰九月烟生明年閏四月伯舅即世孺人號哭
幾絕者數時年方二十有三宗戚憐之勸他適孺人
伯烟泣曰妾所以不死者賴有一脉下涕泗交亦苦
者却走不忍聞居常屏膏沐謝華靡茹苦食淡志
專壹有栢舟之節焉伯舅篤念骨肉之親孺人追承

其意孝養舅姑禮遇昆季聞遺先淑人相屬世產厚

古

歲常有美節縮積累故能以一婦人持門戶拓田產
比於丈夫烟娶賴氏婦矣猶不授以家賴天折為娶
東村郭氏繼之始不親事而朝夕猶督率僮僕于耕
暮則程女使之功烟初未有子為置側室既而宗胤
生喜動顏色賴止一女憐其失恃早故尤鍾念後以
嫁族子講則族兄汝璧進士長子也郭卒為娶銅
庄康氏得二子宗觀宗完宗胤子三良文良良良
女一三世環繞孺人每自誓曰五十餘年幾故多矣
豈意其有今日哉故其卒也無復他銘曰

母命之名寔兆同心二紀而寡百鍊愈明八耋而終
奕世有餘馨夫從其祖我以夫行眷言顧之生死同
情深閔而遠蔭茲惟山川之靈

王母歐陽孺人墓誌銘

昔尹和靖學于程門君子賢明其母無違命以能有
令德王子商甫私淑陽明山人論者序其母賢如尹
時不以爲異也母故居約家累重然所以教商甫者
甚勤師資諸費取諸織紉膏火不繼則然松明相對
過夜分戊子商甫舉江西鄉試中式不汲汲責升于
之祿顧講學焉安之以逆初志豈惟貧故哉余贊

金簡公遺集卷之九

五

弗能窺陽明之蘊而商甫醇謹篤厚知必爲君子也
夫爲君子母也者不孝而至于大故一人之戚也乎
哉母諱粹父瑩與家君爲祖免之親余眎母爲女兄
行歸富溪王君仁厚其家業削而用繁內外震撞母
以冢婦承姑志夙夜室勞絜絲縮銖卒以杖柱既口
分家益落子女饘粥之食補綴之衣時猶不給而舅
姑饋養未嘗一日匱乏家人病無貴賤患難旦夕謹
伺之雖祁寒暑雨不解母族多故不以其家之困與
身之瘁置之若郊死遺孤女未字淨死子庸方乳取
其女教之成人以歸大家子龍菴歲時聞訃恐恐後

時庸缺乳投藥物致乳年過不可得日就乳于鄰婦
夜煮糜哺之自損其衣食衣食之者凡十有三年始
以歸吾宗於戲母未嘗學問知道理其行事仁愛出
於至性者如此孰謂商甫非肖化哉善取諸外要於
自成商甫其有以慰母也已矣母生天順己卯七月
望日沒於嘉靖癸巳七月十有三日葬以卒之年十
一月十八日其地在萬安崖子寨申庚山寅甲向之
原子男三長臯次夔早卒次尹卽商甫女一懿德適
路田哀寅載孫男六八良怡良恒良恪良惺良性良
俊女一良橙許聘石州劉汝順狀母行者內姪郡學
生趙也辭多悲愴親親賢賢之義也夫余亦豈敢以
誣世哉銘曰

金簡公遺集卷之九

六

仁不語教惟慈則勝義不及外曰與分稱孰成是子
克稱儒服孰撫遺孤施於我族七十五年數有終窮
載德受祉與澤溶溶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十九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二十

銘

鈍齋銘

郭君某號鈍齋屬余發其義踰年酒
非美辭而美之道存焉幸君有以副之無
爲贊也

吹毛之劍或劔其鋒蜩螳如矢竟以鵲窮君子用拙
若瞽若侗不辭爲樗何美爲狷世方蝸鬪以兩以風
多智敗績愚收其功豫介于石禮毋首戎靜者爲壽
道乃大同歷深慮遠節脫意慵勉於無教亦莫

余簡公遺集卷之二十

贊

石壁曾公家訓圖贊

愚生已晚何幸見公司馬不妄萬石自躬考諸世論
宦輒西東士曰安定民曰文翁六十三三年懇懇乞身
若水之勇庶適其真丹心無改華髮維新 六朝遺
老石壁嶙峋歛其有餘以施于家孟也義旌仲也文
華不凋而治德尚有嘉瞻星在斗樂與世賒

僉憲陳雪峰先生像贊

河清爲笑山立有儀人以貌視我以心知蓋嘗擁青
衿而分胃教封皂囊以叩 天閨乘驄吳越埋輪青

齊莫不清風灑道白日照人因弟子見蘇湖之雅飭
問氓明信使君之明仁一念在母三疏回天竟納毛
生之檄以終劉氏之年舊宅城市迺心雲霞任真自
得忘世紛華於戲高才孰與用誠蚤譽何如晚節此
于於先生所爲再拜而結舌者也令妻與偕材子維
競鍾鼎山林聽天之命

王齋肅先生暨配陳宜人像贊

謂廉與惠不足以求知何評先生者類與美詞謂惠
與廉足以致顯融何一人言而竟墮前功嗚呼俗薄
多忌佞夫稱賢先生又焉能必信王 道而遡風以

余簡公遺集卷之二十

二

長騫于黃于綿于彼普安奕世尸祝者固無羨乎高
官而家居蕭然使季子嘆人然後先生之操履雖童
孺亦知其任真矣以此高年曷其非榮以此遺後其
得無奮興者邪

母以貧故事人不謹蓋明父之彝訓乃陰性之通病
王齋居約于時相從式修如賓之敬益懋相成之功
既其從宦守素不渝內不容於冗鼠外得安於縣魚
遇前子女不殊所生足使守素者愧色而履霜者春
聲維婦道與母儀允並修而無愆以配夫壽而成子
姪可謂天道之或然者邪

工部觀政進士兄汝璧先生像贊

美質雄才博學宏詞隘視塵寰高步當時二紀登薦
三十入朝雙壁輝映萬仞遊翺甘露易晞神劍終
歸金紫如免丹青庶幾

崇善尹王公待漏像贊

敬山中出外不見人糾察專事匪爾忱臣肅肅冠服
以仁凝神無噫無噓無或欠伸神凝志一時曰任真
未芻無忘繫履若程臣遠萬里咫尺黃宸下臨九
仞上荷千鈞以此蒞祭以此治民所不愧者有如茲
辰數月崇善政化一新惟敬之驗其神乃岷遺像凜

王公待漏像贊

王

凜狂狷用敦矧茲嗣祿奈何弗欽

王公正直沒二十有九年子該貢入等得分教岳
之華容奉以示鐸敬爲之贊以少寓景仰之意且
以爲祀神治民必如待漏時乃爲忱臣公雖不可
作然所以教該者必有在矣因贊之以共勉焉

先外祖父王處士暨元配胡孺人像贊二首

某少從先母歸寧時方免於裏後一年而先生歿
矣然德之大都父老能言之又聞此像酷似信哉
寫神者能事也某之爲此詞也所愧多矣觀者當
有得於言外

奚爲癯仙觀乎其神奚爲鸞鳳聆乎其聲氣之充也
得清秋之爽朗貌之古也類太華之削成儉而能廣
蓄焉以激服水惟衷詎曳錦而暴天物積財能施豈
鑽核而擅地生山水白頭備嘗人生之苦樂乾坤青
眼勘破世路之縱橫德普春陽之愛名高月旦之評
天不憖遺春秋僅逾於下壽澤斯流邁箕裘永屬於
來英於戲六鄉之望九族之楨雖不托於朱紫尚有
見乎丹青

孺人之歿今且四十餘祀矣某生晚未獲瞻依竊
常聞諸至親間所歆慕以爲不可復得者而所謂

余簡遺集卷之十

四

婦德婦言婦容婦功者又從先母而想見其遺教
也故得述其梗槩以詔其後之人

維性之美有加於容維氣之和有益其躬肅肅乎如
秋鷺之閑太煦煦乎若春冰之既融訓于姆教精乎
女紅佩蘭茝而比德勤蚕織以爲功心游淳古允擅
閨房之秀質任自然寧假脂粉之工嘉賓有燕常祭
有共冲厚上承高堂備三牲之養勤儉內資厚產敵
萬戶之封侍舅儼義方之尚在因母見家教之大同
於戲母之慈婦之順一門賴以求其世女曰淑妻曰
懿二姓得之華其宗壽雖不引教則已崇遺像斯嚴

瞻者致恭

王公正貴先生暨王母姚孺人像贊

先生蚤有父兄之憂鎮之以靜又得賢內助用能
和于上下而家益以豐裕弘治甲子歿于龍南之
寓舍痛哉追憶總角時先生愛而教之過于子弟
今幸有成而先生不及見矣知德余之分也報德
余之心也敬爲之贊雖不足以盡其形容然亦庶
幾後之人有所考云其詞曰

薑桂之性松篁之姿肖秋山以降神吐陽和以爲辭
水冠從俗立心獨褻於遠古箕裘紹業制行特之於

余簡公遺集卷之五

五

羣疑惟義是舉非仁無爲父母報天地之德宗義敦
水木之思外庭肅肅內教師師燃蠟鋪錦每喚石崇
之淫侈數米秤炭不學韋莊之駭痴進退得規矩之
正弛張合文武之宜春秋鼎盛方勤礪玉之功風雨
無情遂賦招魂之詞一幅如在九地何之布被團團
想姜氏之恭順淮水遙遙流董生之孝慈辛柳氏有
子殊伯道無兒蓋共姜之妻天之所遺以立公之後
而紓公之悲也耶

柔顏扶義微言息紛可使解聞失辯詠雪無文雅睦
式敘左右其成可使頌美觀善嘆棗思貞及夫偕老

睽於中路殷憂叢於一時撫遺孤而若競勵信誓而
不疑竟抱從殷之志兼策存趙之功此栢舟所以靡
慝而地道所以有終也母忘其寡子忘其孤孫則有
祖婦則有姑諒中心之所樂豈屬毛以爲賢雖未極
乎三壽固一日而百年栢椿垂澤密線在裳王孫有
感於進食隣婦未忘乎借光而青鳥音斷瑤池雲冥
徒結愁而洒泣寄彷彿於丹青

王母貞節郭孺人像贊

彼金而利翡翠屑之彼石而介雀髓蝕之百凡有價
制之實難於維孺人何靜而安生甫二紀遽罹此變

余簡公遺集卷之六

六

夫子捐棄應門無童雖則有身未卜其祥丈夫易地
或愧剛腸哭泣自誓不昧者心踰月生男悲與喜并
撫而成人竟以克家生養死葬享報有加今其孫曾
亦復楚楚門閭之慶豈必旌舉林宗之碑蔡曰無愧
茲亦云然永徵無匱

旌節白母歐陽氏像贊

兩間正氣有鬱其生家教孔明旣生旣成婦曰膏沐
匪良害說未亡之身屬屬遺脉雖無保傳秉貞博壹
鬼神寔鑒亦有天日

帝用錫 命赫奕在門家不得實世徵以存遐福

壽自我求之宜爾後昆百斯千斯

兄輅元配陳孺人像贊

質之淑不假膏沐亦美女紅布輕如縠姑性雅嚴卒得歡心我兄卓犖事之欽欽予在童孺若恐傷之恭慈之譽通乎尊卑雖則不壽而今有子丹青儼然延于世世

叔祖時皞先生暨配蕭孺人像贊

豐偉之姿春融之氣機警之才雄闊之器不施於時于家則理先業用光后裔是庇慶澤流深晚綏福履壽考康寧松茂竹比

金匱公遺集卷之三

七

易言婦道維順以巽居今則鮮母也可訓舅姑和子于姓稱惠作相我公久敬不匱昔我祖妣金玉同粹母今獨存亦是用慰天道不僭百福來允

族兄崇實像贊

訂教之德不愧我先兄乃少孤隨母西遷人則有言難問者天詎知炎炎伏于重泉歸茫其本五子聯翩雖未耆壽世則有延於乎勤力守分夙夜無愆敷遺爾後經史為田小人是侮君子是憐我知天道其曰終無然乎

郭君培麟暨配蕭孺人像贊有序

郭世居邑城北為仕族當弘治正德間京華君最
有聲場屋屢進屢黜意者荆璧吳鍾故獨知然苟
有識者一旦價且千萬正不與瑣瑣者較後先也
豈謂其終困哉族兄可婿君伯兄之子數言君且
休不敢自逸承先啓後黽勉夙夜內則蕭孺人巽
以相成其儉足以守其勤足以恒也又有丈夫子
纂述其業其將副梅菴氏之宅占而紆君之素教
者耶予取以識其像

博聞強記抽秘鑄辭文豹晴霧美葉春池談笑藝苑
揮斥偏裨豈無赤幟坎壈數奇業隆詩禮倫盡不支

金匱公遺集卷之三

八

位雖未授亦政之施有懿在室左右其宜鴈鳩一
蘋藻薦時輿得其輻鳳栖于椅永言婦德裕如母儀
德音不爽壽考維祺爰艾爾後有良白眉振英報伐
愛者在遠今受兄詔予昔則知維親維厚視此其師

張君子登像贊

身長玉立鬚鬢脩然弗顯于世代父為賢日羞維育
濟族有田幸哉有子亦何歉焉有弟如王愛如童年
以仇共被執為後前學成而仕遂開族先俾無內顧
正持廉椿樹摧矣恨極終天飢粥山走行路所憐
况亦死孝下依黃泉登登而止令名則延冠田堂

應祀不遷

侍親圖贊有序

此清溪蔣君大山暨配陳氏小景也大山年三十一卒陳時年才二十有七今五十餘矣而像從當日者以大山臨之也二子慶崇慶錫其初猶未成立今則皆稱丈夫行矣崇也持門戶錫也力學則陳代有終而分侍左右父子死生之情固不宜有二也感而爲之贊

大山夙知心存見天宜爲偉器而不永年神若與謀擬以令人垂守撫教二慶不淪綠髮成班童子以孫

金簡公遺集卷之九

九

如仆載植如寒載溫吁嗟大山斯爲未亡厚食其報在彼北堂

陳翁四樂像贊

神之谷迺青迺服似于外魁岸雍穆掀髯一咲陽春載育敬承先緒厚儲廣蓄鑽核爲癡燃蠟爲俗蓋其興寄高邁跡脫超詠舞風於朱絃付亮日於黃橘燦珠璣之千卷想滄瀛乎盈幅固已心曠神怡無復汨汨者已況其子克川又深培而撫蠶勾漏丹丘居然在目則夫茂冠博帶宜開滿庭之光榮而酡顏白髮尚占異時之戰穀也

歐陽處士遷谷暨配羅氏像贊

衣冠儒雅稱乎其容才譖膚敏式華于躬克家用譽祿養同功不有私財時乃協恭談笑解紛然諾定從抱器弗試微見其鋒詩酒容與竟日春融德與年進望于吾宗

母系文端父考米玉圓折方流曷其不淑姑曰有婦歡動來歸竟得視斂庶無恨遺載撫叔第日及有家內政克承梱外無華年雖不究思則允臧何以徵德報有銘章

祭文

金簡公遺集卷之十

十

冬至祭月臺府君祝文

恭惟先世根本靈長至我府君再植再昌遂開四末世承戩穀于田宜稼于天受祿惟物有始惟終有德惟禮有報惟時是則茲遇長至有沐衆思英靈濯濯豈言見之

祭高祖母劉氏孺人忌辰祝文

惟靈秉德貞純知命順事天錫男三弘衍宗祀隱顯殊途咸受繁祉緒秀造周湛昌陶氏追惟功德不愧創始茲當忌日哀慕曷以牲醴告虔庶其見只

祭南京戶部右侍郎秋浦汪先生文

嗚呼士感知已自昔云然然有淺深久暫蓋語不可
以同年某昔守福唐也謂盡職所以求知每冒昧而
常官不虞世路之多岐于時中貴礪齒同事含沙佞
人貝錦上官盡蛇公獨察其無他排群議而推誠或
分勞而解紛或暫借以成名馴至今日亦濫金章天
日在鑒曷其敢忘常界首之中道列杯酒而停車何
意悲而慮周誠痛大賢路之崎嶇顧以頑鑛多礪枯
枝難柔感特恩而效愚忠不知孰惠而孰仇荷
皇恩之浩蕩返初服以明農感知遇之難再猶耻哭
於途窮嗚呼惟此

金簡遺集卷三

士

上之賜年欲省愆而自周望我公而不見嗟就教之
無由嗚呼公之治迹棠在路而碑在山公之子孫荀
龍翔而郝鳳班某不能數以慰公而徒往事焉致詳
嗚呼知已之難蓋自昔志士所共悲傷也嗚呼尚饗

祭翰林編脩改齋王先生文

憶在 先朝不戒感豫臣子寒心飲泣莫有敢訟言
者先生耻之獨以疏上語激帝秘衆莫得聞也戴星
過訪託以妻子豈復有功名哉惟天佑善薄謫三
河流落十年乃得 召還年方強仕而鬚髮已蕭然
嗚呼天鬼神有知豈爲榮利壬午之冬聚首京師觸

禁未會相與懽藉事竣南歸以同考會試不及別其
後未嘗不是爲恨也某改督學凡三以書來惓惓以
崇正學爲某言某之不敏豈足以遠副知已之望方
圖求所以教者而凶聞至矣嗚呼先生竟死于諫耶
人誰不死如先生其有餘烈矣壽母之養則有諸某
令妻志不失操女子未行者聞已得對九京有知可
以自解矣然而有不忍言者嗚呼天哉奚至此極也
熊侍御元秀適按廣與其議屬當路祀先生學官以
爲後生式先生豈有意于此哉此固後死者之責也
嗚呼剛者爲誰知已爲難已矣乎先生何言何言

金簡遺集卷三

士

祭

祭憲副夢漁徐先生文

嗚呼夢漁迺竟至於斯耶吾不知天之生才其果何
爲耶始夢漁給事南京累上封事文章節槩已隱然
重天下其尤難者發宸濠之奸止護衛之請忠不具
錄盜反憎主乃移病歸歸三年而變作雖幸旬月誅
平然中外跌盪亦良苦矣爛額有命徙新則遺僅從
起廢擢議河藩曾不自言而益勤職事耿耿之懷一
再上疏清稅之舉寔救數十年之弊竟以母老拜養
去官 廷惜其才卽家改闕藩未行擢副廣臬蓋

日異數也感激復起奉母偕至甫閱六月陳十數事
又四月而乞休繼而 廷下所事于撫臣議行之已
不及聞矣嗚呼此固夢漁之心也其亦足用少慰耶
白首在堂不終孝誠遺孤櫟楸閔閔歲月吾知夢漁
之不能瞑目也必矣嗚呼造物者之斬人一至於此
耶豈多取爲忌而盛美難并耶抑悠悠者適其所遭
而莫之致詰耶壽母無恙今妻有操弟壯而賢因心
則廣而支僵者陰其肄泉闕者止而流又安知其有
餘未盡者其不在於斯乎鬱鬱岳峯終古未訣嶺海
阻修有心莫寫嗚呼尚饗

祭叔父巖溪先生文

三

二三子有及見公之壯也學足用世阨於數奇而其
嚮往之志洗不爲改轍而詭馳公私事殷或困於資
而其剛直之氣未嘗一日而顰眉族有急難扶義爲
阨里有爭鬭必正其辭故愿而弱者時以爲恃而疆
不義者或顛首而受其訾伯子登第績著有司 召
入翰林出爲國子師公于時年逾指使矣而曾不以
氣移拜受 封誥脩然羽儀就養京邸甘旨孔時宜
人朝夕賓對怡怡亦有孫有曾索果而承飴某等亦
得操几杖退食相隨皤皤老成示我家規一姓四世

旅食春熙公今胡爲捐棄而杳無歸期嗚呼公亡者
形神無在之薄陳牲醴何斯求斯公素慈愛庶幾一
顧以慰二三子之悲思伏惟尚饗

祭主母姚孺人文

於惟乎孺人賢明貞堅相仲舅二十有一稔而左右
勸勞視百歲以何憊撫斯第三十有一稔而燕翼深
厚當與世而俱延鐸已報其二二託於珉鐫矣所未
盡者姑嫂甥之緣昔孺人始歸生才一十四年上無
親姑之慈下無小姑以比聯先母言念舅氏愛與痛
連天布半餉相問遺豈盡中心之怕怕當是時誠愛

祭叔父巖溪先生文

三

交予雖姊妹而莫之先也不幸寒門祚薄先母某捐
更以二稚貽舅家之煩煎而孺人於不肖鐸尤厘心
憐提挈飲食閔閔生全溫辭教誨膝下燈前肆先君
不戚戚於遺孤而亡母慰於幽泉嗚呼至矣厚矣言
不能宣矣顧鐸粗幸成立仕途備員曾不得如魚鳥
投珠而嚙環而但夙夜稽首祈錫齡於昊天孺人竟
阨於龍蛇劇祈乎天者又無然矣有身莫贖寒暑再
遷長號永別負德何言哀哉哀哉尚饗

祭張君維培母文

司成公敦慎詭俗以不究厥施又不及中壽而卒

方是時張之門戶繫于一人而母守志撫孤純靜而
導一人以爲公未盡之報庶其在茲既令子維培起
家進士三遷卽署爲大夫母之饗其榮養者十有餘
稔天之報施厥爲不爽雖其奏功微 恩數日未逮
數底于窮天不能遽然而八十二年完節而歸司成
有知可含咲相見矣其等辱與令之有誦家誼輻車
南還豈任榮悼敬而真履歷之清 朕其尚維斯言
之聞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四言古詩

儼

笑孝子也汝太生不識其父長能自立君子以爲
知思也近乎孝矣

東隣有子父而詔之入而唯唯出則以嬉嗟爾孝朝
夕夔夔云誰之思

亦有西家父曰子能厥德灼于火終以永傷嗟爾孝
弗爾怙亦罔弗戒

孝曰予有母載撫載育維先君之故予曷敢弗穀

孝曰予有兄弟先君未逝予友予恭順于母氏婦氏
順只先君謚只

人亦有言弗聞而聞弗見而見嗟爾孝儼其生不忝

右儼五章一章七句二章七句三章四句四章

六句五章五句

五言古詩

十月三日次宜都哭夫人留飲

十日無好懷懶於杯酒親離常問音字白衣非東隣
今茲稍閒暇悠然發天真田父猶吾頑况復得斯人
一自京師會懷想若茲辰通家篤古義拜床敢辭頻

暗言有餘歡席上盤餐陳命僕更深酌開醅氣味新
浩興不可羈形骸忘主賓夕陽西已沒高燒燭如銀
餐勝偶得雉潦倒落綸巾更坐共手談蛛絲運精神
金陵有故事推秤公莫嗔牽衣低掌咲再酌三兩巡
樓會應未遠臘盡及早春請召麴蘖生吾能爲倒困

哀征夫

靜夜鳥不飛寒潭魚所依歲華亦云晏之子成未歸
妖氛蔽原野人煙百里稀旗幟搖號令識得上將威
朔風折角弓曉霜透鉄衣豈無室家心王事不可違
我車堅而良我馬健而肥封豕不足滅歲星照皇畿

余簡公遺集卷之三

二

丰大封侯印傍人合息機

題沔溪曾貴泉卷

溪水本自山經年撓不濁俯瞰透毛髮橫流帶丘壑
神氣難久秘斯人故綽約短櫂日往來吾纓還吾濯
淡淡君子交澹澹智者樂何時朝東海一碧連寥廓

讀漢書淮南王傳二十二韻

葛蕭延山谷鵲鶴亦在原同姓古來重矧茲親弟昆
漢文猶有道王長初未惜其愛保終始作戒在初元
高皇三尺法言念傳文孫大義重廢格由來非寡恩
如何赦驕蹇蘊草滋其繁大兄同整獵堂陛已無存

反謀推本始醞釀竟誰論吁嗟長安市駢首結煩冤
輜車入蜀道但教傳盤飧乃翁故勇者有心得自捫
負愧不食死遺恨上苑門雍令發封視無詔問寒溫
大夫肆便口重致日月昏遂令就逮者無路叫天關
有生豈不念一死良難言布粟尚可解手足意誰反
作歌歌不得吞聲傷精魂相彼于鄢克同流殊其源
當時有庾吏千古無維困黃虞如可作草木春日黃

妻姪王宗都候廣東官舍歸贈

憐子早失怙見子今有成否泰自天道冷煖空世情
報劉日未短辟石心未平願言敦本素高木無繁榮

余簡公遺集卷之三

三

我生方四十世路賸陰晴子來視官舍何如鄉里評
子孫知何似但知素位行百舌聞何處江水年年清

輓庠生劉一春妻彭氏死節

昔在丁丑歲盜賊起鄉閭狂童恣酒色戲弄戈與矢
玉鉤有新垢穀裙無完裾亦有憤激心食生昧征途
烈哉劉家婦視賊狗坑如舌斷心愈壯氣結海爲枯
碧血灑寒雨烏啼月影跡尋常而發願貞節此權輿
君看倚門者咲談何有亡江水東北流青山喬木孤

題止菴卷爲郭君昌善賦

古訓嘆丘鳥巢士悲汎梗人生各有後莫驢馬充量

聖賢盡癡倫不聞亦深敬
蒸黎分自嚴戒之存機寒
好惡本無端江翻非常靜
嗟君已卽世無從問要領
但見賢子孫居處安而永
鄉鄰有公言不似某也祈
歸藏謝疑塚長遺百世情
翻笑褒衣者大學棄如紕

松石卷爲李都閩良佐賦

化工扇鑪鑪衆萬竟何有所貴
在其質歲序論悠久
長松不必華磐石世所跡耐經
風霜變却當零落後
其下爲蒼根其上爲雲候神功
更無言乾坤若爲厚
李侯爛方瞳迢然發清觀坐酣
老龍吟暗咲神虎伏
會發濟時心操履鄙孤陋二君
有夙盟異時無相詬

金簡遺集卷五

七言古詩

九月三日別家舟次口占

等閑未覺別離苦今日不禁淚
如注起居運是五年
期此別重歸定幾許卑官薄祿
欲何爲吁嗟慈烏能
反哺人家生男重得力如吾百
輩安足數老父大義
重君臣正色堂前趨西去官家
車馬遊星霜夢魂夜
夜歸來路

題送別圖并引

此族兄麟督離新曲場鹽城士友送別圖也今又
十八年矣君已歸真陳迹猶在敬識數語不勝今

甘之感

當年淮揚稱全盛煮海牢盆色相映
官家利重千萬
艘小臣尺符共王命課最不希銀黃
賞商通猶恐
編氓病河干老弱爭相送殷勤謝佳
政踈竹風
來笙管鳴畫船水動魚龍競別離無
端盡悵嘆不須
磨石題名姓歸來貽老向江天江雲
暮卷鳬鷺淨猶
厭塵空不肯住丹青翻令知者炳後
人更將比箕裘
年年歲歲拜家慶

次封川夜雨

今日苦熱夜未休江空歲晚行人憂
嶺南溪山不識

金簡遺集卷五

雪高枝低葉青長留封川三更候吏
散欹枕依稀遊
浮丘北風着听何淅淅還吹山雨打
我舟披衣起坐
燭閃爍蒼苔莫辨斗與牛星天無雪
雨亦得却恐樹
密草生稠草稠蛇虎不可捕樹密轉
使行雲愁

蘇子遊赤壁圖歌

赤壁之名凡五而東坡自書者三周
瑜敗曹操意
在江夏之西南者是東坡所指則黃
州之赤鼻山
也然予未嘗踪跡武昌詢言觀地未
可決其必是
瑜之功非有志仁義者予特恨陳賊
爲是快之耳
若蘇老之圖赤壁小人害其能予之
幸亦難

所以憫小人也

夏口之東武昌之西兩川澎湃吞湖湘風恬月上呈
玻璃迤南斷岸千尺強乾坤斷荆軒端倪石上藤蘿
接老樹蔽虧日月霏烟霧猿啼虎嘯春復秋沙鷗水
莎亦無數古來奇秘山鬼呵馮夷宮寒老蛟怒年少
周郎氣如虹山川到此成奇過千里舳艫一炬焚梁
仆旗曳老瞞奔谷鳴波湧劍光芒此地遂令天下閒
遊客舟子勞指點妙處不載水經文人事代謝何悠
悠坡老誰教下黃州黃州風土殊不惡殘山剩水焉
足謀胸中氣象筆端舌稱量宇宙一相酌壬戌秋七

全簡公遺集卷之三

六

月泛舟爲此遊水波不興清風來月出東山水鏡開
桂櫂蘭槳擊空明慨然懷古心悠哉十月重來風景
異得魚携酒同客意攝衣巉岩栖鶴驚放舟中流孤
鶴唳遂紬餘閒付管城江山風月無留情前賦後賦
凌莊騷擲地豈止作金聲後來詞客亦不少往往閣
筆輪精明吁嗟周郎武功蘇公文古今奇絕不可駢
事有相當物有時彰老將不可恃正氣不可創江山
最恨不逢人草滿漢川與漢陽

平川歌贈郭君逢原

牛吼西去多靈山山中泉行白石間流入三江天

豁玻璃倒浸千峰間何處北風吹海飛更聞暴雨催
寒磯此中滉漾各天地但見白沙漾晴暉美人少小
泣之漬落盡機心鷗鳥群巢山多事還洗耳華胥絕
遠空白雲秋風歲獲稌如京還從川上汲清深釀成
百斛雲安春得客應知勝得金有眉不攢愁有腹不
時憂簪花細酌春自老庭鳥高歌夜未休初度乾坤
半百年間道朱顏似昔妍醉鄉耐老緣省事我欲問
津肯舫船

五言律詩

九月四日發泰和

全簡公遺集卷之三

七

秋色還吾土舟行故故遲長洲橫節處老眼倚門時
心事九迴水鬢毛一夜絲不如高樹鳥棲老向南枝
十日發安成漏下二刻至分宜蕭尹告以築
城之難先予月下渡江一曾經日料其有水
患信然

隔河山似壁到縣水如槽亂石防危岸長簷繫小舸
鼓更龍窟近燈火虎峰高樓櫓千年地誰知作者勞
十一日次袁州道中即事

行李連星月王程敢憚勞水雷灣處陡山入峽中高
走馬遙探姓行牛側避旄黃花開滿路氣味正吾曹

十三日次萍鄉泥途阻甚有感時萍鄉新爲

盜燒燬

明發宣風館秋陰得氣饒雲昏山欲斷泥濘路偏遙
鎮縣峰頭塔橫江屋底橋舊時銅湖刻強半土中焦

十四日發萍鄉風雨次前韻夜宿醴陵

野陣鎗交盛谷聲鼓饒饒陰風無土惡冥雨失天遙
短藕供新菜孤舟替斷橋崎嶇憐從者輿坐敢心焦

十九日駐荆南會季冬官議權政

荆楚本都關冬曹非俗吏誰堪一代豪華此千年弊
公館有堅操私家無管幣重輕各在人吾欲試簪簪

金簡齋集卷之三

八

十月二日發流店次松滋泊縣上十五里

灘聲不入夢燈火坐更闌有水月偏淨無風江自寒
舟車隨處是宇宙本來寬吏隱真叨竊無能答治安

六日謁黃陵廟

天下西陵地誰人向此征片帆寄石上雙櫓夾山行
斗室僧延坐層街吏走迎此心香一瓣祝史若爲情

七日次馬川峽

造物厭平壤故生一種奇午亭天有日霜降水無涯
亂石龍蛇矯空衍草樹垂除非親着目圖畫不相宜

八日次兵書峽次青灘夜宿歸州次前韻

人心多避險我酷好環奇萬里水三月半家天一涯
猿聲何處聞曉色半山垂勝地誰詩句惟應老杜宜

九日次攸灘宿上二十里險哉

初見有平地如何復逗遛雷霆轟白晝龍虎據中流
遠近千鈞力低昂一葉舟石關天作巧無復試金牛

十日次巴東夜宿峽中用少陵江亭韻

薄宦宜踈拙遠遊及壯時水勢隨山異寒光到峽遲
枯崖猿鳥共剝土野人私更有眼前景牢籠不入詩

十一日次萬流入巫峽用前韻

雨零先不惡正自趁風時敲鼓嫌猶緊看山幸少遲

金簡齋集卷之三

九

羽毛隨所得造物若爲私萬古巫山勝傳真有杜詩

十三日入巫峽次黑石岩次瞿塘次灩澦泊

夔府西門下

牽蘿迴黑石兩袖帶雲來落日瞿塘峽驚濤灩澦堆
武侯今廟貌杜工舊詩臺此目亦踪跡山靈笑不才

十四日數舟駐

孤城三面水映色虎盤旋信鼓先來月船在義旗半
落塵塵在絃歌無大邑名跡有先賢欲學耿公拜爲

人乞井泉

城苦無井

十七日次滎陽見張飛廟有作

雄威誰萬古走卒說桓侯鐵柱曾吳敵山城尚蜀說
死生關國運得失付江流蘋藻無能薦虛心坐一舟

十八日巴陽驛宿用前韻西蜀用兵無功于
茲七稔因感而作

丈夫懷遠略談笑取封侯萬里

天荒地幾人肉食謀舌存憐說客鬚落媿儒流俛想
東山路雲深不達舟

十九日午次周溪寢起有懷用前韻

桑梓饒山水勝於萬戶侯平生鴻鵠志猥瑣稻粱謀
風露共王事衣冠誤士流庭除疎定省搔首欲歸舟

金簡遺集卷之三

十

十九日晚萬縣發舟再用前韻

獨坐不成寐傳餐媿縣侯王程元職事客路且人謀
山色壓城落烟光鋪水流一年書甲子強半在官舟

廿五日早發花林前六月賊從十里過河已
就削平近聞廖麻子賊衆逼近成都有感二

首

西蜀稱天險不禁衆口訾干戈連歲月水陸僅漁樵
補漏終朝雨移居滿路梟數窮今七載拭目落星妖
觀風吾有事忍見物蕭條嫁禍緣誰手徵兵錯遠苗
事征今頗牧造命古唐堯不日膚公奏太平復我朝

二十七日早發東青驛夜夢老父

薄暮東青路林深刁斗閑家從秋後別身向夢中還
獨覺心如醉相思鬚欲斑應知兒女念此夜亦千山

二十九日午次長壽逢安黃門寄家書

斯文元骨肉邂逅眼雙青長壽來來路南荆去去艇
兒童煩問訊紙墨代歸寧知我憐離別肯將付甕瓶
三十日發長壽上廿里午次木洞將離舟楫
之險喜而有作

萬里將王命風烟入鬢深愛身嚴父教知命古人

心舟掛曾三峽車輿復一琴巴山猶未到已夢錦官

金簡遺集卷之三

十一

城

十一月四日發白羊次鳳來諸山口占

兵戈連蜀道草樹故驚猜一火空城過三軍幾日來
高門今鳥雀短笛古樓臺掃蕩知空易轅門王將才

五日次永川有感

衾鐵知霜夜凌晨事遠征林烟時一炷鷓鴣自群鳴
天色山頭近雲根馬足平何如司馬氏浪作少年行

六日冬至次榮昌

兵燹餘旬月幾家鷄犬將遺床無穩夢比屋有新喪
暮風聲香魚西漏刻長閨中有發婦刺繡不知長

送改齋王先生二首

咫尺瓊樓地，雲光隔太清。國恩三世厚，身世一毛輕。感激封章奏，全生荷

聖明。三河何處路，回首愧平生。

都亭分遠道，野老識詞臣。紫劍海天夜，朱絃潮水春。補天心獨苦，戀闕夢還頻。恨不生來晚，猶能見古人。

同年王德徵初爲戶部主事言事謫肇慶尋承因號端溪子免喪至京用景伯時韻贈之

凡三首

春歸猶有色，城外見花枝。短鬢三年別，長亭萬里期。

金簡遺集卷之三

三

乾坤吾自信，雷雨願相思。早晚金鷄報，雲霄下紫泥。出處觀吾道，斯人足久要。雲光穿日薄，樹力向風饒。舊會猶疑夢，頻過不用招。茂先南服去，劍氣未曾銷。臣子經年淚，青天覆草堂。更傳消息好，一硯不歸鄉。壯色輕行旅，孤心遠向陽。三忠祠下拜，百字未消忘。

有感

懶慢平生性，博求盛俊髦。山深淹日月，江濶足風濤。吏事逢迎拙，儒冠屬望勞。年來羞把鏡，兩鬢日刀騷。

新江

爲同長江水，慙慙萬里來。細流功不紀，群動力能該。

露淨蠻鄉雨，雲封波面苔。會泉吾未試，延佇意悠哉。

獨坐

獨坐孤燈夜，潮來聲滿舟。鄉心庾嶺外，世道豸冠頭。煖眼冠裳會，驚心歲事周。拋書隱几卧，殘月在簾鉤。

冬寒

冬老寒方覺，山花祇自妍。瓦盆新試火，春服薄裝綿。奔走西南路，崢嶸大馬年。豈無一斗酒，對此意茫然。

野燒

沿山明列炬，倒映水晶宮。風掃星爲石，雲生燭在籠。祇能添樹色，莫已及蘭叢。大地蒿萊遍，火耕念爾農。

金簡遺集卷之三

三

崧臺驛送井水飲之，痛腹從者云見其人實取諸江，或有然者，然不欲以一水罪人，且令下人得假爲權也，戲作一首。

井水寒還冽，江流濶未渾。小缸同一色，何處是真源。涇渭關吾事，淄澠憶往言。枵腹聊一試，暗浪座中翻。

舟坐四首

一陽添線短，返照入舟長。繞客山隨櫓，宜人夜有霜。學從前日懶，功許幾時償。玉粒多憂患，故園薇蕨香。好山不易得，流水故難忘。多睡神翻倦，短歌意自傷。鳥鳴猜翠巖，樹倒接滄浪。風物如羞澁，行行隨眇茫。

達人常省事物理在同春寵辱萍浮水安危齒問唇
壯懷剛制酒遠路靜怡神爲問梅亭使殷勤報老親
亦知嶺海地四序夏偏逾晚罷惠州飯囊空合浦珠
恩深黃紙重意與白頭俱不寐遲明發清風海月虛

和尚山

中國元無佛嶺南自有山標題緣好事躋儼故相班
鉢擎南華破經從白馬剛會須天外擲禽鳥亦餘閒
過都城巡司二首

羣山忽疎豁開衙枕石溪鳥飛天下上水渡岸東西
戍卒餐岩鼠柴門唱竹鷄推蓬醒睡眼一咲野雲低

余簡遺集卷之三

西

北客山愁斷南荒地喜平旗翻風力軟甲受日光明
茅屋三家市官舟五日程由來南嶺地不得用長兵

至蒼梧東周太守二首

水陸當南極居然五嶺中

聖朝開督府節鉞屬明公沙煖嘉魚戲林閑翠羽慵
六父山可卜吾道有文翁

問俗蒼梧縣因之得九疑圖開秦土宇夷習漢官儀
井在冰同冷亭空火自奇黃堂坐老吏荒却鱗魚池

客有教予者退而有述二首

承乏高賢後執鞭不自由是非三市虎得失一虛舟

賢任須時定疎愚盡力休塵顏承獎借日晏轉生愁
辭江文風盛明時教事存蕭曹同事業朱陸自根
源好着迷當局真情阻覆盆傳食端坐愧不必問人
言

午發蒼梧縣舟行乘風甚駛周太守遣吏追
送分野書

出門卽旅食却指廣城歸放棹兼風順看山入鳥微
故人書肯借小吏晚來依亦欲占星紀茫茫烟霧霏

至封川

封川行忽到回首隔梧城帝迹重華遠軍功馬服英

余簡遺集卷之三

五

斜風禪月令流水見人情倦鳥背飛去天寒山水深

謁張太傅祠

社稷雲雷會經綸宰相權由來一旅衆曾是中興年
力盡厓門水功存杞國天龍宮骨未冷風雨洗虞淵

宿太平驛四鼓趨樂安二首

起坐頻移斗夢回忽報更紅花亭下月燈火客邊身

夙夜行多露江山在有神公家事未了行役重勞人
天借今宵月相隨十里行谷虛蠻語閑露冷瘴鄉清

寄寄泥鴻跡勞勞山水城路迴楓葉短初日照人明

發思午午飯掀山鋪破屋數間竹簾代瓦風

搖日動如篩土墻新築可三尺許粉畫不施
遂以塞門飯畢即興適見牧子騎牛而歸故
有是作

山陂開屋古石磴入門虛風簾疎篩日蝸屏巧篆書
傷心兵罷後問俗客來初黃犢肥青草倒騎不羨與

十六日發蓮塘途次即事是日霜降

風來寒有信客路授衣新山塢藏春色松筠狎遠人
石根雲度馬沙際草浮津處處供戎祀西山點戍頻

題三洲岩四首

窮宛藤蘿路乾坤小洞房神功開混沌奇事落炎荒

金簡遺集卷五

末

縣綴丹青遍玲瓏玉樹涼居然人世遠塵土意消忘

亦有蓬瀛地等閑江水濱清光斜受月寒氣靜成雲

剝啄疑鐘鼓雕鏤失斧斤硯池泉正好一滴慰斯文

洞天荒嶠外禹鑿不論功柱刻聲齊覓門危倚彩虹

風閑自掃碧蘚若爲封何處拾瑤草山花撩亂紅

造物渾無語淹留自世情床回高士夢席罷野人爭

色相標題淺烟燼沙汰清他山奇或似悵望霧雲平

送江鍾石巡撫山西四首

續表追陪晚高情一任真流萍復此日錫鉞自丹

雨鞭河東路是旌塞下春西來好消息猶得慰

神

臺省聲華舊中丞地望殊由來磈磊節合是棟梁須

督府開三署貔貅走萬夫輕裘歌古調暇日一投壺

殷郎公論在世態但登仙去住山無盡低回月再圓

天高行近路棲遠坐壽邊封賞亦何意三軍同晏眠

邊國邇多事

皇威載簡書何當榮畫繡最喜奉潘輿幕府草蒙盛

元戎文武俱請看鞭與梓體大節何疎

立春

臘月春來早村歌入市新葭灰吹入簇木古見道人

金簡遺集卷五

七

漸長兒童喜浮生朋友親故園芳草動應是倚門頻

造高座寺一首

高座何年寺登登到上方山經城市別春着野僧忙

病草回風力新枝綴日光不知塵土外洎得幾壺觴

城外春猶淺城中車馬催風檣楊子度露花雨花臺

刺有登臨興慚非賦咏才山靈應笑我何日更能來

齋居迎至次漁浦王先生韻二首

緹室傳春信官齋淨客心高臺應瑞物長管有餘音

仰看珠星會坐忘玉漏沉昔年忝陪祀班遷夢中尋

齋廬臨北極

聖主正觀心端憶燔柴禮先聞韶樂首爐烟風裏
燈火夜沉沉萬國皆長晏線添復幾尋

後村卷爲周君嘉禾甫賦

勝地多文物謙謙與時宜溪流看自得野客笑相携
薄俗空多技高情但守雌老來塵夢少讀易白雲涯

題李伯孝行

母子自天性三年未了心結廬忘受兩種樹見成林
泪滴平湖濶思從九地深悠悠塵土內吾道有遺箴

王侍御某承恩封其父仁軒先生如其官

母甯贈孺人幽明雖異寵光惟均詩以識感

卷八

六

見臣子之義

幽軒滿貯春老眼及芳辰勳策熊九茂恩酬豸服新
遠傳天上語下慰泉陰人萬里亨衢在行看紫誥申

龍溪流慶爲郭簡齋賦

一派龍溪水青青流到今碧滋香木潤香入野亭深
夜月珠生氣春風雲吐陰還勞疏鑿力併作大江橫

三溪卷爲蕭君憲賦

溪水來何處支分歲月悠浪花春化鯉藻草晚棲鷗
杯酒芙蓉畔擢歌杜若洲時清風脚軟隨意木蘭舟
五言排律

聞捷有作一首

百年承平世突傳鼙鼓聲閩中親遣將塞上遠徵兵
貔虎前無敵干戈此有名銜枚乘夜入實篋走郊迎
犀甲風雷變龍旌雨露清先聲寒賊膽妙筭脅軍盟
斬首傳槐市褰旗樹柳營群心如獸伏隻手敢天爭
露布朝傳驛捷書夜到京燕高烽火息伊洛水波平
城郭還官吏樓臺遂鼓更新籬人定業舊路客歸程
更老悲還喜兒童睡復驚未能飫粒食猶得及春耕
宰相趨朝賀將軍入告成
聖王多遠慮海宇萬年寧

卷九

九

高故存學自就頽祀莊守科至始議增修告成

高涼開郡古文物盛時傳寥落兵戈後蹉跎歲月遷
公侯終復始物理有開先振鐸監司忝專城刺吏賢
應知風化首不受簿書牽龜食迴山麓獸躡出市廛
誅茅狐兔穴燔石水雲烟筆卓三峰秀屏環百雉堅
梓楠掄合抱匠氏集駢肩雲棟差鱗瓦風簷齒象楹
素王宮穆穆賢者路平平閣與奎星直池分璧水圓
芝蘭新入室琴瑟復操絃木主神明妥舞干禮數金
聖朝無異俗吾道本同天祖豆推容地木石少壯年

無收羅網淺敢倚鑑衡偏宋治蘇湖盛周文鄒魯
雲龍逢五伯禮樂富三千司馬窮題柱祖生謾着
翱翔辭燕雀照耀到山川駕力催吾老亨衢見爾
用主堪籍手擊節魯侯篇

先數日氣蒸如夏發那夏大風日晦晡抵高
州行臺風雨並作自夜達旦不止是日試諸
生

秋熱煩輕絳風雲亦自靈清塵來遠道送雨到中庭
岸側河分局泉迸石洗屏山城樓漠漠公署晚泠泠
拔木疑浮棹決渠或瀦汀颺狂迴楚壁海澗受秦涇

金簡公遺集卷之二十一

二十

葉落吹人面名葉寒失獸形依稀鳴金鐵超忽泛滄
溟潭冷蛟螭穴巖深虎豹窟鳴鵠潭間寂舞石亦飄
零多士酣麇戰重扉鎖畫堂淹留騏驥足洗刷鳳凰
翎白馬誰沉壁黃樓勒銘坐忘更漏永短燭照殘
熒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二十一

歐陽恭簡公文集卷之二十二
七言律詩

頌曆有作

法自璣衡妙入神祥雲深護落楓宸七年共戴
才主萬國遙分一氣春未必冀端纔晦朔等閑
亦星辰

皇圖默有天心眷億萬年付史臣

嘆趙烈女

春閨心事一虛舟變起倉皇得自由杵短尺餘還
恨舌長三寸未爲柔箭頭染血經年碧月下歸魂

金簡公遺集卷之二十一

一

地秋贏得芳名垂竹簡幾人埋沒自荒丘

十月望日夜月

暮雲收盡欲晴天十二樓頭一鏡懸倒影入壺圓
漾寒光穿壁淨娟娟霜林棲鳥明堪數免窟丹枝
自妍此夜相看同萬里應誰有恨輸清圓

輓汝璧兄

上國連床語夜分秋風斷送碧山雲空餘文字
老竟負鍾彝待遠勳落月屋梁雙泪眼白楊墓道
斜曛案頭書劍床頭笏麟角而今見後昆

九月七日江侍御若虛邀飲陪行夜歸

與家兄敘別言不能盡枕上得七言詩一首
青衫常慮入官遲鞭策勝於授業師夜雨十年勞繼
燭青雲一日喜生眉功名到底多離別骨肉平生互
保持最幸天教無內顧椿萱佳氣滿萊水

八日發螺川由陸路入安成有作

賴性由來舟楫便西行無柰阻江船登輿十里重回
首去國三秋累問年野路崎嶇穿草木田家隱約隔
雲烟城中未到知何處彷彿鐘聲月色邊

九日吳通府潭署安成事留飲劉少參主信
在坐二公恠予不勝酒予時正有所思也因

參簡公遺集卷三

用杜牧之九日登齊山韻得一首

黃菊自開雲自飛登高風韻坐來微隣邦土俗誰能
去故里光陰似未歸何日蓬蹤娛暮景有人萸酒憶
晴暉慙慙寄得平安報猶當高堂一舞衣

十二日風雨次宣風館和王伯安韻伯安有
天際浮雲生白髮林間孤月坐黃昏之句爲

一篇警策

馬蹄山路失新痕山水橫流一段泮兩邑封疆中作
館幾家鷄犬自成村枕邊聽水聲懷淨山頂看雲雨
意林愧是宣風天萬里幾人此地謾銷魂

十五日發醴陵夜宿荷塘鋪風雨間作
敗牆帶石倚山巔坐處微明漏晚天洗板追呼聊賦
角拂塵想像半詩篇雨中烟火三家市谿下蒿萊十
畝田小吏也知情不惡供茶捧硯夜分眠

十六日次長沙李太守春芳來會議甚洽有
感

山頭雲雨弄昏黃野老驚傳近夕陽楓葉盡時雙鳥
去石潭深處一龍藏有賢邦伯聊開口無父王程天
出驪欲吊賈生隔城郭披衣夜起坐彷徨

十七日次寧鄉風雨

參簡公遺集卷三

三

江烟江水一舟平老吏沙頭導去程自幸遭逢非賈
誼敢誇歷覽亦長卿生來客思滿湘路別去秋光風
雨聲暮入館中成底事惟將燈火卜陰晴

十八日次益陽會叔祖霖寄家書

鄉人道上謾猜疑數字平安欲寄誰異地相逢真我
意故園此去定何時長途不作窮途泣百歲當爲千
歲期心事毫端難寫去全憑細論慰遐思

二十日發軍山鋪次王德夜宿龍陽

忘歸正自滿蓬義驛地寒風并雨斜木柵石橋雙鋪
路土牆茅屋一人家盤餐款待南來獨與馬驅馳

望際別駕亦憐分手易更期後會在京華

二十二日駐常德王太守雄有舊賞之好借

蔡通府琳瑯推府節携蘇酒過飲因見芭蕉

有感

曙起欲行猶未行滿天風雨暗江城故人空筭梁州

路羈思况聞越客聲蘇酒舊醅三府至芭蕉新葉一

時生人情物態真相似笑笑乾坤雙眼明

廿五日發醴州午次順林夜宿孫黃是日晴

沿城北去雨晴初小澗橫流路轉迂多少世情輸客

調等常春色上征夫欲窮日力兼馳馬重越郵亭不

參簡公遺集卷之三

四

設廚候吏夢回驚鼓角隔江燈火費追呼

二十七日午次公安爲水阻獨坐偶成

畫戟重門隔市廛空虛是處可參禪微吟祗合秋蛩

和偶坐何當木榻穿落葉隨風吹裊裊遊絲帶日弄

綿綿蒼天解道憐行役故隔長江一息肩

十月一日發舟夜泊流店

官舟綠色厭龍魚曉日荆南水退初火長百尋伸或

縮布帆一幅卷還舒櫓聲斜向磯頭度人語時當風

面喧憤見烟波浮萬頃未須三老問何如

四日次夷陵寄家書與夫人

七百壁山遶蜀道夷陵猶自隸荆南沿河下上憐人

苦絕壁撐持覺路難尺素剛逢雙鯉去一家應抵萬

金看更言北觀當何日滿道春風雪色殘

五日入南津峽次石碑峽

登舟剽有好懷開倒卷朱簾窺九垓懸壁斷時孤鳥

過萬山深處一江來無名花草連雲表入夜魚龍戲

水隈九節仙筇如可借飛從絕頂望金臺

十二日風雨兩舟灘下相持因得會趙同年

體仁約同行云有所聞不可詩以解之

消息西來苦恨遲夢中心事鬢毛知偶於風雨相遭

參簡公遺集卷之三

五

遇似有天人爲主持乏酒論文情自好買舟作伴路

光直人間卜士今寥落百里星光知屬誰

十六日發安平次南沱泊掉石會趙年兄夜

酌再用前韻

三十爲郎未是遲長沙聲價野人知因緣本結金蘭

契機曾故爲蟪蛄持已路同經行更遠姑泉細酌語

猶宜長天一笑暫分手月色江邊更對誰

二十日發萬縣舟次讀林見素西征感懷因

次其韻

勝得壺山大小眠雲林聲跡自神仙人情弱狗非吾

事世路風塵又昔年遠韻依稀來眼底長壽寂寞覆
尊前雲天漠漠蕭中路更自何心倍耿然

午上胡灘川林見素韻遣懷

事屬乾坤可放眠今人幾見古人仙百千里路逾三
月一萬卷書欠十年草樹參差帆影外峰巒奔軼水
聲前顛毛猶幸青如許老去追思只惘然

二十二日用林公夷陵白虎關韻自述

家國情深未得閒星晨露夕度重關地當奇絕巖巖
石水到長流曲曲灣未有功勲銘巴蜀可無文字記
江山公家事在何時了領取清風更此還

金蕭遺集卷之三

六

二十三日因念老父不能爲情再用前韻

也知身共白鷗閒榮養兒心日夜關豪傑往迴遊膝
下功名驅逐過江灣生平心事祈天眼老大風光祝
壽山欲解王程渾未得門問孤負望來還

十一月朔登木洞千次野猪崖崖峻絕上故

有石道廣尺盈咫下則水深不可測舟幾上火長爲
石所夾斧斷之得免於墜舟退下予乃穿土循道盤
板西上去頂咫尺東下稍可行至沙洲驛丞坐予以
胡床移時舟自南岸折北始登之危哉

石崖自大倚江流鑿道參橫猿鳥愁旋勝偶然山鬼
笑正襟翻重野人羞嘗多世味此天地落盡機心誰
馬牛日晏胡床沙上坐振水一笑復登舟

二日雨駐重慶理裝陸行葉推府請飲

西南旬月一登樓平挹巴山青滿頭危堞乾坤無
鑿長池今古有江流清奇未了詩人債僻遠還當
服州鍾鼓官衙前殿閣山川自古仗人謀

送政齋王先生謫丞三河驛二首

夜深燈火托交時猶是尋常此別離壯節不緣雙鬢
改一樽更作幾年期潮平憶得臨孤月鷹隼能忘容

金蕭遺集卷之三

七

姪詞路出家山何日到辨香再拜五忠祠

韓公一去近千秋海水無心日夜流文字異時勞夢
寐風聲今日得追求不妨濁酒醒還醉未許功名了
卽休去住不愁消息斷青天遠接鳳山樓

送司訓兄顏之任英德

門下青雲日近多豈於時命嘆蹉跎一官且慰高堂
望萬里還期後路過首藉盤明春日曉斗文劍破嶺
雲坡秋曹漢水無窮意更出陽關三疊歌

書族叔祖時瑄半山翁六十

學道亭樓武山巔靜夜光芒洞達天占斷乾坤春六

半望深霖兩世三千有詩有酒堪供老此鳥此花不
看錢可是葛巾宜野服恩榮還得見當年

壽叔祖雲谷翁六十

方眼看雲又更研清風幽谷共泠然有時舒卷皆隨
意任地行藏不羨仙世上又虛爲雨望山中欲續考
槃篇兒曹欲了商巖事屈指還當未老年

改延平學路門成示諸生二首

風雲長護四山青泯泯溪流去復停事到成時如素
備門臨洞處不須荷慚無力量扶吾道擬有文章託
地靈爲愛道南祠下路至今草木有餘馨

金簡遺集卷三

八

橫舍窓前草色青弦歌聲裏碧雲停六經垂教春嘗
在大道爲公夜不扃卽此高明占地位不須識緯記
楨靈清時作吏常慚俗欲傍芝蘭一味馨

別延平士民

剛是南來歲一周除書又捧出延州初心已負空燕
說多事無成但宋樓才薄強支還自笑情深別去更
多愁慙慙可記臨岐祝學有成才歲有秋

去延平途次三首

風急寒林未落鴉問農因過野人家竹枝凭地瘦凌
石溪水長年深見沙侵笑胡孫能入袋不須崖面復

龍紗郵亭獨立雲天遠吾道於人無怨嗟

來日仲秋去暮秋一年爛熳幾遨遊 明時有竹肯

棲鳳故國乘春欲放牛直以勲庸瞻俊傑敢將文字

賦窮愁病餘未便同衰朽要上崑崙訪十洲

是非我欲付陽秋晚對青峰一點頭豈有甘棠并秀

麥設勞去馬與來牛藏機未省棋中着登閣已忘江

上愁烟霧茫茫尋藥草野人不識舊延州

嘉靖壬午冬十月九日余北 覬自安仁取

道宿此讀石州三厓之作因用其韻

斷岸危橋水自春煙光樹色晚山重偶同賀老能騎

金簡遺集卷三

九

馬未識南陽有卧龍客館一樽今獨夜江村十月未
成冬舉頭望望天何處思遠飛鴻萬里風

和羅台州惟升金山韻予先渡江不及相從

春事江南尚未央凭高一拭碧瞳方乾坤斧鑿無留

跡江海風濤有巨航妙處不緣塵到少箇中誰識石

生長自憐芒屨空歸去已是桃源隔一鄉

夜發五羊

月色波光兩岸明畫船打鼓老龍擎離家歲序梅傳

臘入粵河山鳥報程潦倒衣冠元野態平生文字是

虛名白沙歲晚江門路石上寒雲芳草平

得家君書述懷二首

書報康強似別時一門最幸荷天慈
嶺南風物非吾土海內斯文即故知
七尺微軀多事在百鈞擔子一肩支
萊衣更作何時舞爲羨東家飲水兒

千里書來恰二旬開封喜見墨痕新
萬金難抵平安字寸草何能報春春
便勅蒼頭教斷酒敢將白眼去猜人
江風盡日南飛鳥心落芳洲淺水濱

卽事

天際群峰立劍鉞江干石脚繞羊腸
高飛鴻鵠寒雲重自在猿猱老樹荒
幸不填來妨馬艇若教移去罷

金簡公遺集卷之三

熊紫皇天別有生成意野草幽花又夕陽

次德慶州一首

船頭撾鼓泊山城城上吹笳欲二更
沙鳥喚醒蝴蝶夢市燈撩亂水雲情
燒畚幾處自生業點戍頻年應世情
爲擇芝蘭百畝地春風帶雨乞山靈

官舍左有隙地治爲小圃取菜數種雜蒔之
日月幾何已自有花蓋取諸老圃之成者詩
示僮僕俾知功之自

官舍傍開瓦礫場分畦灌水亦山莊
未山摘葉嘗新碧已見生花簇淺黃
風露自憐貪結子竹籬還爲惜

餘若兒童笑道生成易老圃從前日月長

崇政書院後松竹間有梅一株盛開三司諸
公枉駕來過見之因舉魏莊渠故事擬移席
酌其下

梅嶺之南始見梅疎枝冷蕊傍琴臺
世情未斷猶生色春事無端獨占魁
好是結隣松竹並亦應憐我歲寒來
美人藉甚發高興記得當年送酒杯

再用前韻答張合溪胡南津二寅長二首

松竹之間合有梅錯疑詫女下裝臺
調羹異日還誰事玩物吾今亦恠魁
雪屋未封貞性在風簷欲動時

金簡公遺集卷之三

七

香來論詩有客尋金谷爲爾先教斷酒盃

午夜風光劇放梅滿城野意自霜臺
廣平賦比翻愁麗范老書成仍占魁
閑過幸無蜂翅繞奇觀須待雪時來
偶遲斟酒花神笑數點風飄墮瓦杯

飲蔗井井在蔗州府治儀門之東

出山還似在山清銀甕玉缸愧爾名
地脉中分鹽海濁椰瓢滿貯雪花輕
殊方汨沒青苔護遠客徘徊白石明
欲擲一錢誰料理乾坤鼎鼎萬山晴

貪井年來亦自清蔗泉合浦獨聲名
熊輪騰識人情異雀舌真於世味輕
尚憶江天深潤澤似憐海月太

分明一瓢吞吐青雲冷庭樹無風冬日晴

范太史以論乳婢事再徙化州而卒墓又失所在近有馮箕託言者得諸南山寺之側有碣在焉墓皆瓦爲之羅東川檄州卽墓前爲

祠屋三間

斷瓦殘碣記昔時寒烟欲淨見新祠一封疏憾昭陽殿三府名書黨錮碑浴下師生朝野恨山南冠履鬼神知姦諛譴道權生死鐵漢還從嶺外歸

夜過江門吊白沙先生時孫畹新故

樓頭碧玉照平川孤鳳南飛嶺海天衰晚官衙初史

余簡遺集卷三

三

局平生風月剩詩篇祠堂重剪南州草俎豆新分白鹿田半夜潮來秋又晚江門冷落釣魚船

陽江行臺雙榕甚茂史卒蔭之亦有覆被之感

感

雙樹扶疎百尺強含風滌露淨年芳倒垂枝葉深相引慣附藤蘿老不妨樗散他年慚直木炎荒到處誤甘棠行臺日靜遙憐爾松柏無言大路傍

陽江道中橋梁道路不治

負郭潮回草蔓沙荒山澗道石鳴蛙行雲不惜聞車馬晴漢虛疑泛海槎黃鵠低飛回野鳥碧桃摧折笑

山花觀風好是乘時令慚愧監輿替斷肥

電白行臺後有椰一株予曾見鳳尾草似之從者曰于地似桄榔一似葵花四時開其色白

此日初看椰子樹瓊南深處昔分來試教品第疑葵葉最幸生成託栢臺雨衰瓊漿深醞籍風迴鳳尾亦毵毵居人貪愛繁花白翻使桄榔愧不才

十三日發蜆江至恩平縣縣故爲堡成化間

陶公魯建議城之

陶老旌麾人所憐城頭樓櫓見當年幾家茅屋還成

余簡遺集卷三

三

市滿目雲烟不費錢峽靜風高山虎嘯林閑露白野花妍亭臺寂寞深秋夜鼓角聲悲月色偏

晡至蓮塘子忠謫丞此驛未至懷之

沿溪芳草路從遮野燒盤烟噪暮鴉節序雙飛空白雁山林秋老只黃花時平鎧伏勞相送市遠葵蔬食更加却憶同年黃御史西風疋馬問官衙

立春

土牛欲動綠鞭遲已有東風撲面吹菜剪黃華分野色梅傳綠子闌寒枝鬢邊節序形容老脚底陽和草木知忽憶當年行縣日平田流水各襟期

謁萊公祠二首

白髮參軍嶺外春，蒸羊猶惜拂鬚人。
瑞星寂寞遊仙世，犀帶全歸報主身。
千古樓臺還俎豆，百年戎馬竟風塵。
宋家養士憐荒服，長向中原送鳳麟。

萬山欲盡海天浮，黃閣勳名滯一州。
日轂夢中雙望眼，洛陽何處一登樓。
寒螢熠燿星池夜，宿草荒荒竹路秋。
天馬得歸幸耳短，龍旂虎節結邊愁。

飯龍門鋪胡南山先發三十里瞻望弗及悠
然興思用壁上王巴山韻

青山欲斷樹遙連，馬首風光幾日緣。
稷下諸生元措

金簡遺集卷之三

大海南使者最輕，便舊遊許識龍門路。
此去還乘鵠首船，有約雷州同吊古。
先尋司戶過山篇

東川有詩屬仁化，後學是予之責也。
歲月無成，厲用薰心諸生中，孰能慰予者乎？

兩間文字有山峯，深谷猶存太古風。
可是地靈憐潦倒，偶逢天日散冥濛。
清時那復桃源隔，佳氣元從嶺海通。
後五百年期未爽，讀書巖下憶萊公。

拾級雲間第幾層，雨收風細瘴烟澄。
乾坤太巧難爲錦，日月如飛不受繩。
脚底江山今始到，箇中風味更誰登。
劍峯灘水曲江路，未卜幽靈愧爾僧。

石城行臺卽事

公署遙開歷翠微，城頭樹色晚依依。
山荒斥堠猶存馬市近，村園但竹扉。
白露青楓人獨自，寒雲倦鳥路依稀。
隨州歲月供奔走，聞說江天舊釣磯。

題仁化錦石巖二首

懸崖彷彿見巢居，具眼誰當混沌初。
瑤草翻風殊自得，瀛洲隔水定何如。
老僧鳥語傳雲竇，小吏猿攀護使車。
塵俗可憐奇絕地，暫時登覽亦吾廬。

平生懶性宜丘壑，到此風流却認真。
踈竹長杉春自好，山僧野鷺日相親。
咲無玉帶堪留寺，摘得松花已滿巾。
谷口雨晴雲卷卷，低頭慚負百年身。

金簡遺集卷之三

遊高座二首

南國南來費夢思，暖風晴日到山遲。
豈緣說法升高頂，謾學遊人住少時。
竹白淡粧新鳳簪，松青濃潑老龍枝。
萬家烟火昇平日，載酒誰知造化私。

石磴紆廻行復停，乾坤此處合茅亭。
松根露濕龍來座，殿角鳥飛風在鈴。
藉草盡收春景媚，凭闌半挹晚峯青。
重來祇合多携酒，莫向青精設乞靈。

遊天界一首

生憎昨日風和雨，今日晴光却不遲。
雲巖峰巒能爾

瘦雲中筍簾為誰肥百年樂事雙留眼萬物春工一
典衣猶恨山林緣分薄馬頭歸趁夕陽暉

和碧溪兄贈西塘伯

付與兒曹舊玉珂西塘深處擁烟蘿春蘭秋菊看俱
好雪月風花得最多白首願諧青鳥下紫泥恩重
絲鸞過人間樂事如公少擬托新詞佐酒歌

和碧溪兄贈魏兄弟

還將新意紀詩聯秋色山光晚更妍長養鳳毛森碧
玉周遭荆樹護芳萱典刑尚想蘇明允歌頌須歸王
子淵眼底丹青無着處還將新意紀詩聯

集前公遺集卷之三

壽郭翁蘭谷六十八

秋雲歸樹老龍閑藜杖芒鞋縹緲間冉冉年華餘短
鬢悠悠世路此朱顏七松到底能為主十日從今又
似環欲向崑崙分若木刻鳩長柱看溪山

壽邵母尹氏六十

扶疎玉樹還連理六月祥雲覆邵林春酒香浮秋露
早絲衣色映畫堂深蘋蘩不匱中郎祀山海真諧白
首心最幸大家強健在年年箕箒奉徽音

族弟夏以其子為母子集婦故予得與聞壽期
為之辭女出嫁必祝曰母反婦得姑父母以無

慢故末句云然亦予所以致厚之意也

題思齋卷

海宇茫茫七尺身等閑富貴渺飛塵豈將槁木歸禪
學更恐雕蟲失道真須任乾坤原在我却憐風月亦
隨人十年迷却尋源路擬欲從君一問津

晨發都城澍雨如注至江寧鎮天忽開霽視

畧未才正刻一飯而行夜宿采石驛月色掠

人不寐次簡中丞一溪韻

兩脚隨人過市城野田流水望中平腐儒敢竊神靈
貺好景須憑歲事成門外江聲風湧洞榻前月影

集前公遺集卷之三

參橫也知奔走無裨補漫向農家問世情

宿太平行臺再用前韻得二首蓋倡自御史

大夫陳靜齋而簡一溪次之一溪一號露泉

萬里長江百雉城

高皇曾此駐昇平甘棠嘉樹誰堪續暑麥寒粳爾自

成一斛好風吹月上數枝新竹壓牆橫經年贏得頭

顛口猶有人問未了情

雙藤小憩太平城何處風來暑氣平三日光陰半晴

雨滿庭花草各生成堂憐瑞管一垣隔山憶白雲雙

眼橫壁上題詩見鄉衮越吟楚調故關情

迎養歸爲錢侍御贈

秋色依依傍板輿老人踪跡

城初當門了不關離別退食時還問起居

聖代錫封應有詔人歸訊候可無書四時況是同風
三坐厭黃柑與白魚

贈鍾石費先生

石家世業在經綸麟角鳳毛自有真去國十年餘
短髮懷人萬里惜芳辰寒花未負平生約湛露應光
最舊臣藉藉閭閻真切語憑君采入奏楓宸

北郊齊居外守備以冰帖至少選鍾石少

金匱遺集卷三

大

以詩至未敢和者以未見冰也及脯而泉發
詩又至矣是夜雲收月滿公館如洗咀嚼清
句齒牙間隱隱風生何必冰哉因次韻一首
明發付官吏錄上請教

北澤郊分遠薦誠凌人莫爲淨几情寒光未把心原
競爽氣如臨眼更明五月炎風迴潯暑萬家新麥賽
昇平臺端亦有飛霜簡輸却天曹一味清

大行人齊君舉奉命詔誥南京諸郡乃翁
見峰先生以十一月六十壽公事適竣將便
道稱慶予筮仕忝前官五年有事蜀藩始

一過家時先君年亦六十事頗相類然予不

早自樹立以圖顯揚詩美齊君以致吾意云

至節驚書下九天江東使者最清妍載馳驛路八
千里正及庭椿六十年豹谷陽回春酒熟鴈行綵映
錦衣鮮過家憶得當時事羨爾揚名早自賢

齊雲山二首

燒竹山行月上遲看山好是夢回時清風遙送笙簫
曲斷壁倒懸松栢枝石鼓夾屏停象輦珠泉分派瀟
龍池神功開闢誰人會歲歲田家自報祈

六月山行一瓣香靈風法雨最相將報祈禮望神如

金匱遺集卷三

九

仕君父恩深念敢忘明德世承中夏統才朝歲
上萬年觴蟲魚草木俱恩澤不數漢家寶鼎章

蕭母羅氏壽七十弟籍以內姻請詩壽之

冬日和生冰雪姿流年賸有古梅枝無心競物清尤
勝有子傳家老亦宜引領孫曾嘗得得居聯婦女足
師師一壺春酒歡騰處不羨瑤池青鳥飛

壽族兄方塘先生六十

十月翻驚日影長扶桑瑞氣接方塘竹林地切神僊
府蘭桂叢分詩禮堂金露初凝春酒熟錦雲欲動綵
衣明叶明農幸得陪登眺采采黃花對晚芳

七言排律

贈族兄嘉禎之官 有序

維我歐陽氏遠有代序仕宦甲于他族昔人有
言門第高可畏不可恃鐸繇筮仕以來夙興夜
寐唯或累先德爲憂與兄同處 京師此義亦
孰講矣茲者兄有執事當別我去豈無欸欸難
舍之情念惟別離廼仕途之常遠大則家庭之
望故其辭始若有憾焉者中則裁之以義而復
申言家教以爲終身之誦兄過南畿見天卿叔
與冬卿兄請以是告公用圭之意亦附以少見

宋簡公遺集卷三

七

也

此生未許困林臯舊有聲名譽俊髦星斗夜看橫劍
氣天衢風美趁鴻毛回瞻故里山河迥親沐 新恩
日月高會合真成萍與水別離空說酒如刀遙知夜
雨思連榻忍向秋風看贈袍清白由來傳世業功名
况復屬吾曹立身自比南金重任事勤分盱食勞公
道而今昭白日儒官未許誤賢豪

六言律詩

早發鄆都遺興

鼙鼓敲醒蝶夢高帆隔別鷗盟山重青似有意石乳

業斯尤吉之大者故賦小詩上諸春筵共韻則

七十所用者

高情久矣羨忘機林壑脩然世所稀同茹商芝逢世
泰晚栽陶柳駐春菲百年嬰鑠鳩隨杖四代斑斕綵
作闌此日阿戎無限意爲調新曲續南飛

七言排律

贈族兄嘉禎之官 有序

維我歐陽氏遠有代序仕宦甲于他族昔人有
言門第高可畏不可恃鐸繇筮仕以來夙興夜
寐唯或累先德爲憂與兄同處 京師此義亦

宋簡公遺集卷三

七

孰講矣茲者兄有執事當別我去豈無欸欸難
舍之情念惟別離廼仕途之常遠大則家庭之
望故其辭始若有憾焉者中則裁之以義而復
申言家教以爲終身之誦兄過南畿見天卿叔
與冬卿兄請以是告公用圭之意亦附以少見
也

此生未許困林臯舊有聲名譽俊髦星斗夜看橫劍
氣天衢風美趁鴻毛回瞻故里山河迥親沐 新恩
日月高會合真成萍與水別離空說酒如刀遙知夜
雨思連榻忍向秋風看贈袍清白由來傳世業功名

橋元無情興到詩成自和心閑酒熟頗傾朱顏贏得
奮好遠路去逢新平

七言絕句

九月六日會子重年兄有懷在北諸友

故人天上多豪俊別去勤勤入夢思自是精神無萬
里等閑榻外隔天涯

吊賈生

平生心事非王傳野鳥不來當自嗟祠下苔深枯井
外看長沙

赴福州途次一首

燐燐落花深星斗滿天獨飲涼廟貌有靈應
不負是初心

歐陽恭簡集二十二卷

浙江巡撫
採進本

明歐陽鐸撰鐸字崇道泰和人正德戊辰進士官
至吏部右侍郎謚恭簡事迹具明史本傳史稱鐸
清介自持內行修飭嘗知延平毀淫祠百十所以
其材葺學宮壇廟今考集中延平改建山川壇記
具載其事與史相符集中又有上嚴嵩書然祇敘
述榮遇而無一字及其相業猶異於稱功頌德之
流其文娟秀自喜而邊幅頗狹詩多近體又遜於
文

錢臨江先生集十四卷附錄
一卷

〔明〕錢琦撰

北京圖書館藏明萬曆三十二年錢齋
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東畬集十
四卷》提要

錢臨江先生集序

當德靖間而海鹽有錢東畬先生者其令盱
眙則盱眙之吏民師保父母之嘗練卒繕城
以遏強寇齊劉之勁故人魏恭簡公贈之詩
期以張睢陽事先生入而郎南比曹屬

人主脩八駿之役偕同舍郎力諍之直聲動
天下而先生顧遂巡移病免及其再出而郎
南祠部以至北比部所至有聲實而其於臨
江守尤著先生之守臨江不為小治辦一切

錢臨江集

卷一

王

以惠愛行之而事亦舉課最當遷會以不能
骫骳事上官移僻得貴之思南遂乞歸歸而
臨江之吏民請祠先生先生之歸幾二十年
其所為德於鄉者非一以八十餘卒卒而鄉
之父老諸博士弟子復請祠先生先生工屬
文尤好吟咏其習先生詩若文者見以為才
士及誦南曹疏者見以為直臣及臨江盱眙

政者見以為循吏及與稱鄉後進者見以為
善人君子然竟莫能以一端名先生而先生
亦嘖然不欲以一端見名蓋去先生之沒二
十年而世貞以叅政旬宣其地不唯求先生
之遺跡不可得而所謂賢子若永州守芹儀
部郎萱者亦非人間人矣既又十年而先生
之少子諸生喬率其子鄉進士應晉以其遺
集來請序少間獲一二寓目焉乃作而歎曰

錢臨江集

八前序

二

王

知人誠不易哉夫以德靖間而操觚之士負
氣而先格自稱為正宗而諸以藻麗而謀奪
之者何限乃先生不求合其藩閭而直舉天
則之所自溢為之先生之所師師心耳彼兩
家者不得而有也顧其從容舒徐之調不至
絃促而柱迫不作窘幅而舛緯其合者出入
於少陵左司之間而下亦不流於元白之浮
淺乃至它文章之為序記傳說者毋論東西

京要亦廬陵臨川之遺軌哉文中子稱古名
世之人為振奇而惜其思苦而言難至傲冶
誕碎急怨怪怒之譏不一人而足者彼誠有
所不滿也先生其可免已先生之詩余友彭
君輅為評之而其文則薛君應旂為序之即
余序何以加二君即有加而稱為知先生奈
之何竟以一端名先生也

萬曆戊寅夏四月

錢臨江集

八前序

三

王

賜進士出身嘉議大夫前都察院右副都御
史兩京大理太僕寺卿吳郡王世貞撰



錢臨江先生集序

今之藝林詞客論文若詩動曰先秦兩漢其次則魏晉六朝其次則唐而宋以下弗及也至觀其所為文若詩則率皆無本之言而模擬綴緝多不關於性情理道於世無益誠若是則何賢於立言哉臨江先生錢公舉正德戊辰進士敷歷中外垂二十年以守己忤俗尋請老以歸雖其位止于郡守不甚通顯而德政懋著信義素孚蓋賢大夫也其子芹萱後先舉進士而萱與余同年以是又稔知公賢獨其集最晚出而公已壽終萱亦謝世芹謂余知公率其弟太學生蒼縣學生蒙同詣余請序余讀公集熟玩者累月乃作而歎曰此蓋有本之言也其旨奧而衍其義精而存其氣渾而

錢臨江集

前

一

薛

雄其詞婉而達不假於模擬而體裁中度無事於綴緝而經緯成章上下古今并包六合洋洋乎颯颯乎誠得心應手而成一家之言也所謂有本者固如是也可以訓可以風矣豈彼拘方着相者可與語此哉或謂公詩逼王孟文逼韓歐此亦似矣以余觀之公蓋直寫胸臆初亦無心於是也知公之人斯知公之集矣夫公浙之嘉興海鹽人也嘉之人文無論往代只今二百年来有貝廷臣者以清江集行于世有張靖之者以方洲集行于世非後以其文也以其人也矧公之為人既無愧于二公而詩若文又若有過之者其必為世所傳無疑矣公名琦字公良東畬其別號也嗣續多賢繼承炳耀皆公之厚德所鍾也觀斯

錢臨江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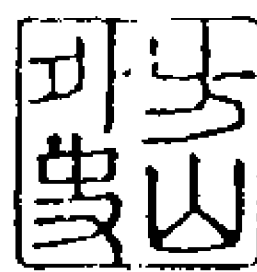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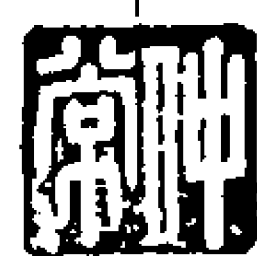
前

二

薛

集者亦當尚論其世云

嘉靖乙丑夏五月既望前浙江提學副使年家晚生武進薛應旂序



錢臨江先生集序

余髫髻辭劒負即知海上有東畬錢先生者則起家開先人也先生以閑學邃源傳其子永州守芹儀部郎萱暨從子給事中薇竝輝曄爲時聞人而少子薈裴相繼舒翹吐穎載世美而起均所謂鳳毛也先生以戊辰進士宰盱眙當劇盜劉七擬驅衆度淮先生畫策効死守後爲南曹郎事武宗上回鑾之疏大下欽其剴直已而守臨江惠政貽蹟甚夥民到于今思之夫何以功能召嫉則思南之命下而懸車請老矣先生有意于風騷述作之業在郎署中蔚然著稱晚而遵晦家園益鬯其蘊於觚槩所著寔富積以成帙一日薈手遺草見示語余曰薈懼先君子之盛懿湮泯無傳

子曷爲我序而傳之余自解褐得授永
州且誦法先生之所結撰甚深迺不謝
而引其盲瞶云竊窺先生之文溫潤而
栗栗類韓歐而體莊意讜中苞時用闡
學摧政依孝准忠昌黎子所稱藹如者
幾是乎迺其詩春容馴雅句每天成彬
彬乎入唐人閭與而上窺魏晉之間矣
然文之規裁粲粲披之易曉茲可無眇
論第論其詩詩固虛虛玄玄物也意興
託之乎言而風翩影閃言不能罄又音
殊節異人自爲家項者詩學充衍瀾匝
宇內迭陳鄙社競述唐與六代各耀已
之長而訾其所不學堅白矛盾孰知烏
之雌雄余恐知先生者之希也老子曰
知我希則貴矣先生旣以唐爲歸宿大
較得之少陵彼膚學淺目一泥百廢不

知作者用心自有門遮杼軸不涉孟浪
也矧詩之道浩浩淵哉辭之溟渤無窮
羣而飲者纔取其涓勺惡得以同乎已
者爲是而異已者之遽非耶仰而邇之
國風小雅古瑟之音莖露之味漢所遺
也漢樂府饒歌適詞壯節古選不琢而
文顯易而遠晉宋所乏也晉宋之澹洽
齊梁所捐也齊梁之婉逸唐初所亡也
麟德神龍風神之俊天寶大曆易以飛
動而凡開元天寶意象之渾建中元和
移以傾露而弱大曆建中思致之激會
昌咸通更以鍛削而靡大都後之視前
技巧日益前之視後渾沌漸銷壽陵之
步非復邯鄲故跡而醇疵高下諸種亦
各有之登壇之士安所置其間鄙
意則謂詩之原昉於喜之歌嗚悲之呻

號怨之愬憤思之寄愴故惟出諸性情而剖瀝肝腑使人聞之而颯颯融融感動者爲真不爾即橫厲高騁爲唐初爲盛唐爲六朝猶然無益也而況乎其不果肖也先生之詩多繇性情之發志存之而後言言永之而比節其固近真也已夫以性情入景色則景色皆性情以難彩輔氣骨則氣骨皆難彩故脩辭之

錢臨江集

八前序

四

矩難朴而易華賤巧而貴拙以愚所明參先生當日之指何敢必之懸符要不

至爲邳人之譯燕書焉耳

隆慶戊辰孟夏朔同郡彭輅子殷撰



錢臨江先生集序

臨江先生集凡若干卷海鹽錢公公良之所著也公以一盱眙令拒劇寇劉七使不敢渡淮及拜南北部聞武宗且南狩乃抗疏極諫以犯雷霆之威豈不果毅丈夫使人若不

錢臨江集

八前序

一

集中諸作見其爲人故余讀其五言詩如夜涼天有雨秋晚樹無花又云一去隔千里百年知幾逢寺深風度磬山靜樹啼鳥皆深遠可喜至七言詩云江北江南數日程蕭蕭落木送秋聲夕陽滿地鳥飛盡人在剡山深處行則又平實而懇到有味矣其言也哉至其爲文忠信激烈如荅魏子才書褒忠祠記及祭淮祭盱眙城隍文可謂矢心天地質諸鬼

神而不欺者也大都一篇一咏皆有深意無
不與古人合作蓋公之存諸中者雍容而舒
泰而出之外者從容而弘遠弘遠則知其氣
昌氣昌則驗其養盛公又不以其所養者盡
用之生平而以遺之後人故若給事中徽永
州守芹儀制郎萱皆能以公之所養建樹當
世以極一時之盛嗚呼盛矣哉公之養也公
卒之十有六年其子永州芹偕弟蓀蓀搥集

錢臨江集

八前序

二

見示且以序為請也昔皇甫湜序公邑人顧
况而師道胡足以序公但永州與師道同年
進士也故不辭而序次其語

嘉靖乙丑歲秋八月望日禮部儀制司主事
長洲陸師道撰



錢臨江先生集

品藻

唐汝楫曰先生疏叙諸體根柢昌黎而衍沛于
子瞻若河出崑崙始焉演迤而來忽汪洋浩蕩
為天下大觀其詩溫麗冲逸風淪乎該覆三唐
而生平懷願往往得于言外若郊城之什則又
余通門託契可千載質之矣

沈思孝曰余讀高宗伯所錄河北諸寇最為詳
膽當其亂起大淮以北至無堅城惟許忠節公

錢臨江集

八品藻

一

能以樂陵抗賊若霍恩段豸直以身殉上蔡
强耳比讀錢公良先生集至守淮議及答魏子
才書乃知淮南數千里生靈實公良奪之劉邢
鉅鏑上者雖幸而不為上蔡聚强亦不幸而不
得如霍段兩人邀歿後聲耳若所謂自憑忠義
作長城則其功固不在許忠節守樂陵下也顧
伯宗不悉其事遂無公良姓名至若執郡守劉
祥勒船渡淮亦錄中所闕則伯宗亦不足深信
也然公良守淮可謂能忘身者矣惟忘身故能

忘位斯有巡遊之疏以觸犯 乘輿惟忘位故
能忘勢斯試錄有濮園之語以迂張桂觀此則
公良乃挺勁節士也奈何元美謂不得以一端
名公良也哉

陳與郊曰予始讀臨江先生詩曰此不減王孟
已又讀序記諸文以爲卽廬陵臨川未必閱肆
若此最後讀諫巡遊疏然後置書而歎歎已復
讀不自休方先生上疏時疏者多杖伯氏褻藥
走都下密俟之不岌岌乎殆哉迺在事者不言

錢臨江集

八品藻

二

節氣竟用二千石處先生而先生亦恬然以二
千石行不有其節氣盛矣因竊恨今之世不復
見先生之至德又恨先生不得生今世坐致宰
衡使功名流千百載也雖然先生之二千石與
致二千石而歸之詩若文觸於物發於性情涵
演深穆絕不見毫髮感慨不平之意嗚呼其可
以功名窺測先生也邪

姚士粦曰吾鹽詩派自機雲振響華陽嗣音已
來凡中斷數百年而得一人爲方洲先生又數

十年而得一人爲東畬先生然方洲以長慶衣
鉢業爲此道出世若東畬先生則以蘊蓄沉雄
吐見洪暢憑其孤高之韻寄其自然之真王弼
州謂其出入少陵左司之間非貌言也第余備
檢諸體如樂府五七言古之江上曲折楊柳煙
雨樓贈蔡明府五言律之孝陵牧牛圖送艾文
洪過正陽鎮悼楊太僕自靖祠渡曹娥秋原清
風嶺七言律之元夕鴈燈送崔元器王氏別業
登東塔寄吳德翼紀夢陳用明郊居五七言絕

錢臨江集

八品藻

三

之送人游滇南別方思道種竹守淮孫太初墓
過滁州等作其遺詞赴格穠麗幽峭則又陳正
字沈雲卿右承嘉州之流亞也至于句法雄擅
傲人心目則有如空階鶴夢清山深步屐遲筇
外滿天雪坐久換鳴禽雨濕鷓鴣語起色白頭
人之類可謂五言長城足爲後來作祖其若秦
議序記雜文無非以公忠謀國孝義教家而礪
世磨鈍傷時嫉俗之心往往而在蓋一漆翰間
卽有意于激偷風輓頹曜者也讀臨江集者當

自得之

李應徵曰夫詩言志耳志形於詩而性情之端出焉其道與政治通而情有所不得於君父每託詩以見意其以觸物比類飛英掞藻無非攄發性靈闡抉神理蓋古者詩生於情而後廼造情以稱詩詩不情而情是有詩而無詩無論取妍大雅卽浸假而語經濟而氣韻理學總屬貌言出之無端有識者均弗取也以余讀錢公良先生詩雄沉蘊藉溢於天倪語多獨創往往情

錢臨江集

八品藻

四

與境會以之羽翼杜陵堂奧左司鼓吹風雅真無媿色及觀其守淮議則營平金城之亞也造士議則文翁講堂之遺也諫止巡遊疏則又朱游折檻之倫也他所著述津津大都名理卽當世昂睂緩步矢口而譚鵝湖考亭之學者且遜實焉余聞先生恂恂長者葆醇含樸故能緣感以生情緣情以寄詠而舉宇內所稱奇猷峻節經世析理之譚先生若掩而有之一真無復更贗情之所生餘皆是物也然則元美謂先生不

以一端名者其猶未得先生端之所枉而尚以其緒求先生也與

屠隆曰讀臨江先生集卽無論其大篇謹議雄雋排蕩往往前無古人至于曲房小院砌草碯蟲之纖細穠柔莫不恣筆摹畫有晚近以叫喝粗豪氣籠一世者所却步也雖使公家仲文更起猶當與之先後比肩况餽釘于句字之間者乎把玩迴環正如踐瓊田入雲房采玉芝爲之泠然蕭爽

錢臨江集

八品藻

五

錢臨江先生集目錄

卷之一

樂府

長劍行

結客少年場

苦寒行

從軍行

猛虎行

遠游篇

錢臨江集

江上曲

折楊柳

四時子夜歌

四首

採蓮曲

團扇曲

烏夜啼

五言古詩

登太白樓

秋日喜姜明府見過

煙雨樓

寄沈抑之

范希清見過

夢聚上人

過吳維新湖上別業

哭女

荒歲歌

送萱兒謫赴德慶

舟中閑述

錢臨江集

慈烏篇

張子紹自嶺南送萱兒柩歸賦謝

送魏明府赴河間別駕

示從孫曜

過張廷冕

贈都下主人

鋤竹

青谿霜月爲司馬郡侯母壽

姑婦雙貞

酬馮山人見寄

七言古詩

西村老人歌

芝田驛遇雨

歸來吟

卜居爲友人作

示璋弟

天台山逢吳居士

俞隱峰道士見過

錢臨江集

六目錄

三一

江南行

送張廷美司教嶺南

舟過沈大賓園林不得登覽

澄江歌

送異人趙道源

有序

贈蔡明府

送唐立夫

送僧歸曹谿

題茶谷開士曲水堂

賦得江路梅花送董明府入覲

送林郡丞擢南度支員外

送黃博士歸閩

節婦行

有序

卷之二

五言律詩

送章以道之梧州

省中對月

歌風臺

錢臨江集

六目錄

四

孝陵

題牧竿圖

入覲

宿新中驛

昌平對月

祀淮瀆神

秋風

抵瓜州

凭闌

陪劉滁州遊龍泉寺

除夕

郊祀逢雪

夕次北固

渡揚子江

過中都有感

穀亭阻雪

宿銅城驛

白河道中

錢臨江集

入目錄

五

送艾文洪

送馮行甫守岳州

二首

鳳陽道中

二首

任城遇雪有懷都下諸君子

題署中畫菜

自房村抵王仲集遇雪

徐州遇何獻卿員外盛原之太僕

阻風宿王太史宅

道中有懷子姪

寄同年王侍御夢弼

淮上見新月

壽錢汝載侍御尊人

出都城

南旺早發

往潁川經臨淮

過壽州

過滁

憶公瑞弟病

錢臨江集

入目錄

六

西苑芙蓉

入覲宿恩縣

春日送周天成

過宿州卽事

至良鄉望京邑作

次穀亭有感

過濟上值風沙白晝如夜

赴都梁阻舟

送鄭信之守鄖陽

遊瑯琊山逢劉子正

野宿有感

過正陽鎮

寄張天瑞

送方時舉考績

送莊希曾歸省

送簡一川考績便道省覲

送莫文美太學

送陸元望叅湖藩兼得覲母

錢臨江集

目錄

七

爲客

過高唐訪蔣員外不值

過河間與馬君卿鄰宿不面賦此

宿景州大霧三日不解

與毛貞夫侍御夜出河西務

宿南鎮店

驅車

陸母七十

贈孫廣文

卷之三

五言律詩

同省中諸公遊靈谷寺

獻花巖

策騎

送錢文中

京邸移居

送甘欽參守惠州

二首

楊太僕殿之諫斥方士詔獄久作此悼

錢臨江集

目錄

八

之

送姜子登還蜀省覲

移病

送同年胡汝登守寧國

二首

客館

宿大市集遇呂仲木太史

送吳憲使之滇

遊閭皂山

過河間陸良才太守衙齋

蒙山禱雨

蛟湖勘災

建自靖祠祀練公子寧

分校江西試院

過新淦羅使君宅

罷郡歸梁家閘阻淺成秀卿使君助夫

挽船賦謝

鴈宇

送子芹嘗會試

錢臨江集

九

歸來

題陸舍人別業

李少偕明府見訪

次芝田驛

和張將軍過蒿壩

戊寅除夕

重過興善寺海公房

偕聚公宿下竺

過大佛寺復放舟湖南

九日

飲呂東之西樓

悼董羅石先生

天姥道中

渡曹娥江

蔘兒讀書山中寄示

對梅花感賦

東關道中

治地得定盃

錢臨江集

十

贈甘員外尊人

越城懷古

送夏陞之還蕪湖

憶喬兒客金陵

贈鄭廷珮

悟空寺作

挽朱將軍

徐襄陽宅觀牡丹

二首

張節婦

題吳學博南軒

贈魏朝信明府 二首

社飲遇雪不赴寄諸友

冬日病起

贈易士美明府

凍鵲

畫牛

秋原

哭萱兒 二首

錢臨江集 目錄

士

煎茶

清風嶺

蒿村小隱

卷之四

七言律詩

都門候駕

元日禁中

元夕禁中

鴈燈

田裕夫失二僕戲贈

送崔元器將軍

過王氏別業

登東塔寺浮圖

聞許汝登憲副歿難

過呂梁洪

寄吳德翼伯方

寄內

紀夢

錢臨江集 目錄

士

過沈氏故居

海門寺

登閣皂山

遊牛首山

蕪山別意

春遊不赴呈陸元博

寒食

寄朱克明索畫梅 二首

同部諸公集憑虛閣餞僉憲丁宗魯郡

守馮行甫汪立之江朝會是日大雨有作

晨星

曝日

雪

中秋對雨

盱眙署中臘梅一樹三年不花今冬忽

開喜而作

送陳鳴漢太學

錢臨江集

八目錄

圭

長陵

送李將軍

濠梁驛贈趙文實孝廉

寄白雲上人

春日書懷寄王山人

宿阜城姚媪家

送僧南歸

招玉芝上人

賦得芙蓉贈人

寄江景熙京兆

殘春

京師除夕

過許文器

春陰

同孫朝信過天壇劉道士房

送胡世高奉使歸省

別陳上舍

送周以發歸省

錢臨江集

八目錄

南

贈樵者

宮柳

春日徐子正南園社飲有談築海役者

悵然感賦

卷之五

七言律詩

金陵懷古

同李臨淮重遊瑞巖

秋夜懷朱克明

姚可大夜過話別

同年會集憑虛閣余抱病不赴

江西試院與同年邢伯輿夜集

秋夜

臘日

送唐虞佐之剡城

送隱庵上人南歸

送陸公藩

送馮生還楚

錢臨江集

天目錄

五

送鄭信卿守高州

送王敷典還闕

送周比部予告還家

送貢斌

贈何俯之

括蒼道中

寄徐子元

寄公貴伯兄

寄顧尚誠叅知

送沈棲霞道士還山

聞張竹西談禪賦寄

徐州遇子姪北上

憶梅

徐襄陽席上詠珠燈得千字

宿州道中作書呈李使君

會飲文東官舍

送江朝會出守南粵

送汪立之赴鶴慶

錢臨江集

天目錄

六

送尉尚質司教瑞州

朱南埜社會得時字

九日與朱元素鍾彥材諸友登高分韻

得花字

送沃司教之華容

省中對雪

祝虛齋先生歸田

拜外家王氏墓有感

立春

過陳用明郊居

懷林松雲

醉翁亭次呂秉之韻

春歸

登嶧山逢充守劉子正

送衡州吳太守赴任

拜虛齋祝先生墓

挽李雪巖

詠鷹

錢臨江集

目錄

七

董羅石偕石門玉芝上人輩結潮音社

于海門寺賦寄

送錢廷佑觀察赴滇南

送劉少府歸九江

卷之六

五言絕句

送人赴滇南

舟中別方思道

種竹

候錢董明府不至

縱鶴

湖上眺望

聽百舌鳥

歸田八詠

八首

爲友人悼妾

懷雲居縉公

夏日客過

秋水

錢臨江集

目錄

八

中冷泉

內子脫簪佐脩

重遊金山

惜別與襄公

書齋兒扇

王惟明見過

有感

張文英寄詠雪詩

春山

谿上作

七言絕句

陪慶成宴

曉行望岱宗

鴛湖晚泊

葵中送客

謁練公子寧祠

過許台仲紫雲山居

白溝河

錢臨江集

目錄

九

劉賊南下率衆守淮作

經孫太初墓

寄內

遊玉笥山

夜渡

褒忠祠祀宋陳公元桂趙公孟濟鮑公

璉置田以供歲祀

漁父詞

遣懷

聚公歸西嘯庵

見故人徐禎

悟空禪房

捍海石隄爲風濤所壞當事挽石董築

作此紀之

遇同年張君用談盱眙舊事

遊開元寺

尋聚公蘭若

送友人之楚

二首

錢臨江集

目錄

十

過滁洲

吳兩峰鍊師見過

卽事

亳州公館

病起謝夢石上人

哭萱兒

偕林雲從孫朝信晚酌歸

卻金館作

北還有感

題裴兒扇頭紅菊

新荷

寄蓬州司教徐子元

賦竹贈魏明府

二首

雞冠花

卷之七

疏

極諫巡遊疏

乞恩養病疏

錢臨江集

六目錄

辛

請給誥命疏

乞恤新縣疏

乞恩休致疏

卷之八

議

造士議

忠祠議

守淮議

建縣議

築城議

更治議

祈雪議

卷之九

書

答當事論守淮

答魏子材吳德翼

與袁州王太守

與萬鹿園都督

錢臨江集

六目錄

壬

與陳天器

與鄭室甫銓部

與郡縣論捕蝗

與敖貴之比部

與陳虞山中丞

與邵天祐方伯

與夏月川大尹

與魏長松大尹

二首

與張蒙谿督學

與郭平川郡伯

與沈龍山大叅

與姚虛谷方伯

與陳用明

與崔石洲揮使

答潘成之侍御

與許九杞給諫 二首

與董從吾 二首

與玉芝聚上人 四首

錢臨江集 目錄

三

答社友帖

寄蔘兒 三首

與芹兒 二首

與子芹萱

與都勻族兄瑄

與都勻族姪文華

卷之十

序

海鹽縣志序

擬江西鄉試錄後序

明醫會要序

家乘序

禾風集序

送沃麟洲司教華容序

贈袁蔘坡序

送大尹夏月川述職序

贈雪江上人序

送朱德輝宰黃岡驛序

錢臨江集 目錄

四

壽張太孺人七十序

送邑侯魏長松擢河間別駕序

三賞牡丹詩卷序

贈張雪樵司教番禺序

卷之十一

記

褒忠祠祭田記

八景堂記

先塋記

遠祖墓記

祭田記

賑族田記

徐韭東醫記

贍役田記

香鑪記

半山記

牙梳記

紀僕

錢臨江集

目錄

圭

卷之十二

說

族譜圖說

識知孫字思卿說

贊

吳南谿先生像贊

小像自贊

雜著

原壽

斷妄想文

錢何同姓考

題禱雨錄

棠陰倡和引

壽項樵隱八秩引

菊莊詩引

跋米南宮草帖

跋范希文家書

符氏家規跋

錢臨江集

目錄

圭

題鶴洲卷後

卷之十三

墓誌

崔東巖夫婦合葬墓誌銘

王母沈孺人墓誌銘

明故封丘令洪公墓誌銘

谿西張公墓誌銘

皇考妣合葬墓誌銘

庶母彭氏墓誌銘

嫡孫何知暨婦朱氏合塋墓誌銘

行狀

封禮科給事中伯兄兩涯暨嫂鄭太孺

人行狀

詞

招魂詞

卷之十四

祭文

告盱眙城隍文

錢臨江集

目錄

七

告東瀆淮神文

告天地蒙山文

告臨江城隍文

祭蒙山神文

祀竈遣蟻文

祭祝虛齋先生文

弔魏莊渠奉常文

祭吳南谿方伯文

祭沃南白先生文

祭祝母許太夫人文

祭邢孔江郡伯文

祭孫室齋文

祭孫吉夫侍御文

祭范孔欽文

祭李應昌主簿文

祭沈用孚文

祭僕陳鼎新文

錢臨江集

目錄

三八

目錄終

錢臨江先生集卷一

海鹽錢琦公良著

樂府

長劍行

君不見昆吾神鐵蒼鱗起白光貫日明秋水有時長嘯倚青天斗間夜夜芙蓉紫莫言四海風塵空願君早獻明光宮封狐肘腋忽跳躍猝迫無處尋雙龍

結客少年場

錢臨江集

卷一

翩翩少年子意氣何縱橫寶刀耀霜雪白馬燦珠纓春風吹楊柳道上聞新鶯招邀五陵俠賓從相與征鬪雞東郊陌挾彈長安城薄暮入青樓胡姬笑相迎手脫腰下玦酒換雙銀瓶綠雲未敢度半醉猶鳴箏殺人代報仇激烈爲不平白日都市間司隸那敢撓男兒貴狗義七尺本自輕願縛呼韓邪不受封侯榮

苦寒行

驅馬出玉關朔漠何陰幽况當苦寒節從軍事

刀頭長颺動地來飛雪蔽天浮饑鳥號廣野狐狸走荒丘朔氣射金甲驚沙噴貂裘炊檠忽成冰夜臥沙場陬天山邈雲際青海波不流匈奴善格鬪血色殷鋌矛驃姚尙用兵白首思封侯哀哉遠行客遠行良足愁

從軍行

虎頭猿臂虬鬚客壯氣由來萬夫敵腰下雕弓明月張手中寶劍蓮花色長揖轅門意自誇邊城夜半聞胡笳北風吹盡關山曲誓掃匈奴不

錢臨江集

卷一

二

顧家

猛虎行

深林獵獵腥風吹咆哮裂地山木披村人奪魄發狂叫曳尾不顧行遲遲吁嗟猛虎胡爲敢如此我有射罔傳長矢寢處汝皮挾汝骨莫道今無下莊子

遠游篇

百齡算既促九州視亦小欲向廣成子拜乞長生道嗟噫鍊吾形後天不終老兩腋生羽翰飄

颯薄蒼昊雲霧爲衣裳日月懸旌纛赤霄亘天
路青鳥來吾導裏糧問伊何橐裏安期棗首途
若木津蹙愁崦嵫表瀛海如蹄涔黑子看浮島
周流盡八紘元氣白浩浩千年一往還幾見滄
波稿

江上曲

與郎江上逢隔船不得語郎或不愛儂儂心已
相許江風爲儂殊有情吹郎歌聲落船裏郎船
先行儂船隨柳外斜陽照江水

錢臨江集

卷一

三

折楊柳

東風昨夜狂春色入垂楊塞北寒猶苦樓頭日
正長飛花拂綺帳翠葉比新粧玉笛吹明月年
年望故鄉

四時子夜歌

朝日照綺疏臨鏡窺新妝春風亦愛儂吹動羅
衣裳

其二

清風生夜涼素腕若冰雪何須白團扇爲儂解

炎熱

其三

明月入蘭房蟋蟀寒相語長夜不成眠秋風送
砧杵

其四

積雪蒲大道思歡不能覓不畏天氣寒畏人見
行跡

採蓮曲

綠波照新妝含情隔花語妬殺紫鴛鴦雙雙弄

錢臨江集

卷一

四

沙渚

團扇曲

明月入君懷清光長不減不恨秋風蚤但恨炎
熱短

烏夜啼

蘭燈照空房夜長風雨淒不知枝上烏故故夜
深啼

五言古詩

登太白樓

高樓薄青冥勢可捫星斗中有謫仙人風儀長
不朽當年同賀監共醉任城酒一朝騎鯨去狂
名落宇宙明月照流水想像重回首

秋日喜姜明府見過

偃臥門未啓忽聞人語喧野老驚客至不覺巾
履偏三年難一見十望九涕漣辛勤手著書遺
我瑤華篇眼昏意更熱讀之心茫然呼兒具雞
黍竹裏生茶煙青山來蒲座明月正在天相逢
暮秋日把酒黃花前語深燭易跋夜久情還牽

錢臨江集

卷一

五

願君勗明德蜚聲薄前賢

煙雨樓

危構入煙雨勢絕雲濤踴下臨若無地憑軒覺
神悚千家置欲浮孤帆遠猶動去鳥竟天沒落
日驚波涌聊此一振衣翛然失憂寵媿無仲宣
賦借作茲樓重

寄沈抑之

日月太奔迸去人何不情富貴終蔓草賢哲垂
其名翩翩肉食子躍馬驕華纓願君薄顯晦任

彼浮雲橫

范希清見過

爲別三十載相見各自白首山水共披襟泠然遠
塵垢秋林掇落英穉子薦醇酒尊前叙故歡案
上出新有谿聲引話長月色臨軒久人生能幾
何悲歡一握手惟當續往還眼看到黃耆

夢聚上人

微月吐疎林幽懷不能已忽夢與支公跣趺竹
窓裏坐看白雲生驚風擘帷起覺來秋夜長空

錢臨江集

卷一

六

山落松子

過吳維新湖上別業

疎林墮明月遠水蕩清影山鳥弄晨曦主人夢
初醒泊焉謝聲華蔬食薄鐘鼎徙倚望白雲悠
然心獨領

哭女

見汝生又歿往來何促捷幽蘭含芬芳秋風忽
吹折有形終歸盡彭殤竟何別念此骨肉情誰
能不嗚咽

荒歲歌

人皆苦荒歲昔嘗聞此語我生七十年始以此
身處去年夏秋旱火龍齧麻黍極野無青草大
地成赤土康糶斗貫錢米價不勝數四望無生
烟董根那堪煮守法寧救死閭閻忽嘯聚嗟哉
竊祿人晏晏不知懼予抱嫠婦憂中宵淚如縷
何以慰黔黎巖廊問霖雨

送萱兒謫赴德慶

晨飈吹挂席送汝去端州端州在炎徼道路何

錢臨江集

卷一

七

悠悠三江漢月夜五嶺蠻煙秋地僻風獨古氣
溫冬不裘亂山遶瀧水夾樹啼猿獠獠民性不
殊所貴寬以柔安見青雲業不從瘴鄉收白茲
骨肉遠泣望天南頭但母將一硯庶以慰吾愁
舟中閒述

人畏舟楫苦我愛舟楫閒推蓬無一事長日但
看山殘編罷舒卷沙鷗任往還悠然其忘機不
覺開愁顏素月出高岫清輝弄潺湲願隨漁父
去吟嘯煙波間

慈烏篇

凡鳥皆有母離母各棄捐慈烏性至孝啞啞獨
相憐抱母出舊巢翻飛集原田啄彼紅稻粒含
此清流泉拮据自返哺日夕啼風烟似言罔極
恩報之恐不先如何臬與鴟食母乃晏然鵬飛
六月息黃鵠空摩天鷓鴣棲一枝鴈鵲枋榆前
大小徒營營愧此慈烏篇

張子紹自嶺南送萱兒樞歸賦謝

萬里捐白骨異域誰相憐豈知君誼高能越千

錢臨江集

卷一

八

山煙委蛻寧吾有感激深重泉眷茲烏鳴義獨
行古所難

送魏明府赴河間別駕

與子欲分手把酒牽孤征從此邦國舉譬彼王
休徵不遭無不可况廼駕屏星丈夫志四海有
淚不敢傾終見凌風翰一舉排青冥

示從孫曜

鵬怒久不作每爲鴈鴛欺大瓠謝小用惠子焉
能知世路常逼窄青眼化成白所貴盛年子及

時須努力

過張廷冕

交親五十載相對髮雙皤以我愁還病因君感
更多浮雲變蒼狗白日頽驚波茲晨良不易把
酒聊酣歌

贈都下主人

昔我游太學擔簦松下門披衣出見客貌古言
不文况乃委巷中負然謝器煩相對有真趣寧
愧淳風存但能謝輪鞅何必尋丘園緬想無懷

錢臨江集

卷一

九

氏寥寥欲忘言

鋤竹

此日此君醉手自鋤青玉我欲扶清風泠泠蒲
嶰谷疏泉雲根下腰鎌刈菴菜日晏主人歸林
頭酒初熟

青谿霜月爲司馬郡侯母壽

汨汨青谿流含此霜下月水流月不去清輝相
映發夫人實降精芳儀絢名閨閨闈推女英教
子至束髮子旣牧吾郡布政良優優總知稟高

行凜若冰壺秋瑕垢窮蕩滌光明照旁州譬納
彼蒼黎含哺襁中游願言賦壽母庶以頌君侯

姑婦雙貞

貞風日淪墜烈節聞無聞何來彼姑婦同穴誓
彌敦之歟有垂範未亾亦前遵雖有一片月不
鑒兩心真惟此千秋譽常與天地存

酬馮山人見寄

偶從泉上游因識泉上人貽我衡門什錯落羅
星辰跡與世雖殊言辭何朴淳南山過夜雨新
水遶谿瀕覓句上濠梁投竿動青蘋嘯引長風
入白護茅茨雲無以投所好短篇聊贈君

七言古詩

西村老人歌

南村老人壽且富屋外原田映煙樹北村老人
貴且康出門覩者蒲道傍獨有西村朱仲子家
徒四壁蓬蒿裏白髮鬢鬢一布衣閉門不出名
千里老人抗志空浮雲笑看一世爭紅塵筆底
青山自堪賣杖頭赤仄誰言貧擊節狂吟振金

錢臨江集

卷一

十一

石篇篇秀作芙蓉色曉起臨秋千樹丹醉後看
天雙眼白嗟此村南村北人富貴勞勞竟何益

芝田驛遇雨

赤日燒空地生焰蓬底如炊手揮汗陡見青山
擁白雲雲峰變霹蛟龍戰轟雷驅雨若懸河船
窓面面穿白波沾裳濡足且莫惜驚風和我成
高歌須臾風定雨亦歇船頭吹浪船尾滅吟邊
淅瀝起涼颼綠嶼長林上明月

歸來吟

錢臨江集

卷一

七

東畚老人罷官歸日將殘帙支空帷蓬蒿沒階
斷行轍惟有饑雀來相窺翫懼從來憎病骨束
髮還驚髮毛白無才不足言事君有子當知能
報國我不願頭白爲公卿亦不須羽化登青冥
但願尊中有酒頻相傾醉看曉月聽流鶯陶然
天地俱忘情

卜居爲友人作

桃花兩畝春水肥水邊卜築開荆扉雞犬向門
未肯入村舍女兒穿竹窺長鑱猶帶故山色短

牆初受新雨泥竿酒喧喧誰上客東畚先生髮
最白醉後出門看遠林從此頻過話長日

示璋弟

吾弟五齡余十五禍凶偃蹇摧門戶堂上驚看
萎樹萱兩人彷徨哭風雨此時形影長相依鵲
鴝原上棲寒枝牀頭共臥姜肱被架上同牽汜
觚衣此情歷歷皆可記念之猶堪發哀涕人生
少小懷弟兄往往中年自乖異惟願長攀荆樹
花此義寧獨田真家

錢臨江集

卷一

七

天台山逢吳居士

將門孫子翻好玄自將瓢笠何飄然此山一萬
八千丈噴瀑倒激沉青天自言曾過石梁去金
堂玉室看無數僊姝飲我帝臺漿醉臥真靈步
虛處問吾毛髮何蒼黃無乃濁世饒風霜袖中
出贈三秀草還期相見昆崙旁

俞隱峰道士見過

少年羽士索相見手持黃庭經一卷自言學道
長生家餐霞服石顏無變御風泠泠宇宙間往

來飄忽如飛電蓬萊之山太微殿羣仙一笑笑
容倩咫尺青鳥啣書來共觴阿母瑤池宴

江南行

江南風氣稱輕揚門閥往往隳膏粱由來口體
足甘繡目不識丁言文章畫船青樓振簫鼓不
事賢豪事歌舞寧知朱紱起齏鹽却視黃金等
泥土驕奢淫佚成自然冶游壯盛空流年一旦
喬松萎霜露世情寒煖不如前春花秋葉須臾
改瞥見枯埃蔽滄海青眼相看是阿誰門前惟

錢臨江集

卷一

三

有青山在

送張廷美司教嶺南

鄭虔已逝不復作張君又見同襟期一官雖貧
有餘樂百代高風今在茲但使諸生飽經術何
妨妻子長愁饑嶺南此去八千里雲樹蒼蒼何
處是

舟過沈大賓園林不得登覽

名園隔野水紅亭見樹杪落日照長林喧喧集
歸鳥美容出短牆似憐晚妝好晚粧遙對畫樓

開月白花香入棹來不分秋風催客去郊居吟
徹送深杯

澄江歌

江上深流清徹底江頭老人濯新水秋濤吹送
米家船青天倒挂任公餌蒲眼雲光亂楓葉鴻
鵠雙飛傍輕楫兩听蘆花淺渚邊欲借君家半
竿月

送異人趙道源

有序

余婦患頭風十載弗瘳有異人趙道源用丹

錢臨江集

卷一

四

散一七卽愈別去詩以送之

有鳥有鳥名睢鳩紅襟翠裳遨中流雙飛雙唼
鳴啾啾其雌忽病含悲愁俄有仙人來丹丘芝
囊竹杖爲少留心憐此鳥催殷憂一七遂與神
功侔羽毛還新光澤浮試翮便可凌高秋仙人
須臾歸十洲此別萬里恩難酬昔聞黃雀啣環
投靈蛇遺珠報隋侯我欲報之忙尋求羽輪高
駕風颼颼冉冉飛過三山頭

贈蔡明府

蔡君少年性孤僻結屋深山讀周易自傍林泉
狎野鷗一朝受命爲巖邑爲邑能收循吏名樵
童畊叟稱神明強項生來過前史折腰那能拜
後生呼童解却青絲綬歸看門前五株柳畫個
滄洲看此身時時勸以陶潛酒嗚呼蔡君歸莫
嗔林下于君見一人

送唐立夫

春江花落春風吹持杯送客江之湄他鄉得見
似人喜此會况是平生知片帆短棹去何急殊

錢臨江集

卷一

五

方獨夜令予悲名高竹箭渺當世故山叢桂無
淹期

送僧歸曹谿

曹谿之水蕩空碧谿上松風日蕭瑟有時風靜
谿雲生悟到無聲更無色上人歸來谿上頭心
能會此莫外求儘着松風常起滅不管谿雲任
去留

題茶谷開士曲水堂

落花蒲堂曲水香閒心如水春晝長門前日倚

幽人棹幽人放歌復長嘯行住總是如來禪欲
言不言曲水前遠公蓮兮支遁馬立殘春日松
風下

賦得江路梅花送董明府入覲

十月江南送行客江頭早梅千樹白飛香總爲
使君來明月蒲江疑雪色對花大笑開紅顏勸
君看花尊酒間征輶北去數千里層冰戔戔合
九關凍壑陰崖暗無底白日不到草木久好折
高枝獻至尊安得陽和盡如此

錢臨江集

卷十

六

送林郡丞擢南度支員外

佐郡踰六霜攝縣彌九旬就李成蔽芾坐見天
吳馴他人歌舞厭梁肉我公庖厨飯不足他人
車馬飾紅綃我公禦寒惟布袍前年愆陽百苗
稿矯詔發倉救饑孺去年蔽天蝗齧禾上書請
命寬催科發倉請命懷公德忽見徵書面無色
車前攀臥不得行雷如歎音雨如泣鍾山佳氣
正新秋對此安能憶舊游須念江南諸父老時
時翹首帝王州

送黃博士歸閩

江夏才名元第一威鳳卑棲在樊棘秋風蕭蕭木葉飛絳帷愁送閩天歸古來賢豪多寂莫廣文先生官拓落還家笑索舊青氍醉向刺桐花下眠

節婦行

有序

林氏盱眙人錢隆妻也綺歲喪夫獨居五十餘年以教二子遂膺旌典爲之作節婦行美之

錢臨江集

卷一

七

春花灼爍春風徂蘭閨影傍青燈孤冰霜皚皚五十載凍巢啣食哺雙雛雙雛一旦樹毛羽五色翩翩其容與旌詔俄傳丹鳳門寡鵠高聲振天宇

錢臨江先生集卷一終

錢臨江先生集卷二

海鹽錢琦公良著

五言律詩

送章以道之梧州

使星占遠道客淚滿東風易別三春酒難逢百粵鴻知君應佩芷憐我獨飄蓬後夜蒼梧月相思有夢通

省中對月

白白含秋夜輝輝當戶明一簾孤客影千里故

錢臨江集

卷二

一

鄉情暗壁蛩鳴急空堦鶴夢清微風過長樂欲遞曙鐘聲

歌風臺

蔓草迷殘碣荒臺走白波英雄起亭長父老說蕭何廢井寒泉少空庭落木多當年懷猛士撫劍此高歌

孝陵

匹馬臨郊甸山陵雲霧間珠宮藏日馭石闕峙天關風雨千靈集松楸六御閒鼎湖佳氣在拜

舞此躋攀

題牧羊圖

無論仗孤節不作漢家羞
卽看今日畫猶起咎
時愁墨染雲偏重
綃含雪未收數難安得乳空
白子卿頭

入覲

登頓五千里重來謁紫宸
長河淹日月大陸走
風塵村火夜行急
厨冰旅食貧王明倘垂照應
亦到微臣

錢臨江集 卷二

宿新中驛

北俗古相近民風自不奢
土牀連地竈茅堵作
人家沉黍封官酒分江煮
客茶長亭斲欹枕夜
半促行車

昌平對月

獨憐今夜月偏照異鄉身
孤枕不成夢清輝空
向人棲鴉啼更咽關柝聽
來頻十載煙塵外思
家白髮新

祀淮瀆神

長淮下桐栢滾滾日之東
客棹浮沉裏漁歌遠
近中兼葭迷鴈渚雲霧隱
龍宮不使洶濤息能
叨祀典隆

秋風

天地秋風蒲離人意若何
宦情悲世路歸思逐
江波慢捲飛螢入窓當斷
鴈過不堪懷舊侶搔
首發長歌

抵瓜州

已越長江險青山兩岸開
入雲雙鳥沒穿樹片
錢臨江集 卷二

帆來月在中冷水風高北
固臺客行多應接登
眺此徘徊

凭闌

凭闌窮遠目風物正淒淒
銅雀臺何處昭陵路
已迷雪消宮樹近雲合暮
天低無限登樓思空
林鳥自啼

陪劉滁洲遊龍泉寺

疋馬南滁道還隨刺史驅
寺深風度磬山靜樹
啼鳥古塔雲生滅殘碑字
有無興來聊徙倚斜

日小橋孤

除夕

今夕爲除夕他鄉是帝鄉漏深消畫燭歲盡傍
椒觴霄漢逢時晚風塵作吏忙來朝覲明主夜
半結鳴璫

郊祀逢雪

燐燎承禋祀駟驛共百僚紫壇飛雪霰清道絕
塵囂曲引朱絃動神來絳節遙年登知有兆歡
忭及芻蕘

錢臨江集 卷二

四

夕次北固

千山來暝色古岼一維舟風急鳴黃葉沙寒下
白鷗兵戈知己定民計尙堪憂北望憐回首天
高紫氣浮

渡揚子江

揚子風濤壯三年兩問津誰憐長作客自笑不
如人對雪當今夕飄蓬信此身計程家漸遠回
首益傷神

過中都有感

中都擁陵闕極望白雲間王氣鍾神物長淮抱
帝關寇深荒耒耜客久念刀環何日茅茨下開
尊一破顏

穀亭阻雪

白屋村村雪滄江日日風穀亭今夜裏尊酒與
誰同客路聞羌笛家書憶塞鴻故園三徑在梅
綻小齋東

宿銅城驛

北征已旬朔旅況竟如何地迥人烟少年凶寇
錢臨江集 卷二

五

劫多兩行官柳樹千里漢山河驛舍誰相晤詩
成只自歌

白河道中

扣柁遡長岸俄傳古白河黃頭歌款乃丹闕望
嵯峨堤柳搖新色汀沙漾細波推蓬誰與晤一
鴈叫雲過

送艾文洪

江表知名士風流今代豪別分揚子棹贈解呂
虔刀地入東吳盡波吞震澤高那堪搖落思木

葉正蕭騷

送馮行甫守岳州 二首

微風動芳樹離尊點落花歌驪借五馬擊楫上
孤槎雲送鍾陵色天含楚水斜懷人倘回首秋
浦足蒹葭

其二

春愁不可破况復別離重一去隔千里百年知
幾逢洞庭迷草樹巴岳見芙蓉美爾登樓處雲
濤日蕩胸

錢臨江集 卷二

鳳陽道中 二首

衝曉出城郭征途猶自賒草深山隱路風急水
行沙遠近啼春鳥高低落野花病軀愁跋涉搔
首嘆年華

其二

十年憐作客空著髮邊霜覽鏡美人美入官覺
自忙無才堪報國有夢只還鄉遙憶東風裏花
深舊草堂

任城遇雪有懷都下諸君子

北風吹朔雪游子倍思歸江路宵無極山雲凍
不飛十年辭舊國此日返初衣遙憶看花侶翩
翩向紫微

題署中畫菜

誰借菁蔥色時同野圃看似隨山雨長猶帶晚
風寒淡合移香署清宜薦玉盤還思過知舊和
露摘春殘

自房村抵王仲集遇雪

平原驅一騎千里朔風生冷壓征衣重光添落
月明層雲低野樹孤鴈下寒城不是山陰道那
堪訪戴行

錢臨江集

卷二

七

徐州遇何獻卿員外盛原之太僕

其有風塵苦何期此盡簪纓停千里駕爲語十
年心路險長河曲天寒積雪深浮榮總身外不
必歎升沉

阻風宿王太史宅

游子懷鄉切孤帆阻石尤偶經故人宅同醉碧
山樓寒日長林暮高江白浪浮明朝還借別回

首亂雲愁

道中有懷子姪

諸子天涯隔谿花憶故廬見人頻問訊過驛數
留書山迴雲收盡江空月上初旅懷驚物換秋
葉逐風疎

寄同年王侍御夢弼

謫居且莫問汝水一歸航髮爲憂時短名因敢
諫香屏軀扶藥袈鄉夢遶松莊匪久看環召惟
應愛景光

錢臨江集

卷二

八

淮上見新月

纖月長淮夜維梢葦岸深好供千里客滂作一
鉤沉難照清霜髮能傷故國心更知驚落雁噉
噉急悲音

壽錢汝載侍御尊人

乘驄誇令子調鶴媚尊親柱下玄言古樽前白
髮新虞山時載酒洛社復迎賓幾樹南朝檜長
含海外春

出都城

秋深猶旅食騎馬出都城牢落丹心在蹉跎白
髮生雲開津樹碧日落晚山明極目荒原上悠
然送客情

南旺早發

短棹乘風發寒雞雜雨聽客心天外遠鄉夢析
邊醒江月迎人白秋燈照樹青自憐孤劍色千
里逐浮萍

往潁州經臨淮

爲客經春淚臨淮清目愁材官何處集寇盜幾
錢臨江集

卷二

九

時休擊石夜炊飯敲冰早放舟宦遊心折盡對
酒看吳鉤

過壽州

平野環淮潯舟人隔渡呼民兵新斥堠僧寺古
浮圖桑棗荒村靜風塵旅傳孤徘徊江上路空
憶季鷹鱸

過滁

西過滁陽道關山一望賒夜涼天有雨秋晚樹
無花試訪仙居澗因停部使車臨風動高興追

憶故人家

憶公瑞弟病

天涯聞汝病忽忽又經春地僻來書少情深入
夢頻荆花休怨別藥裹好常親幾度看雲處能
令倍愴神

西苑芙蓉

不分江鄉種移來御苑栽倚風臨太液濯露向
蓬萊的的粧教妬盈盈艷欲摧君王未采折含
意自徘徊

錢臨江集 卷二

十

入覲宿恩縣

雙旌留古邑匹馬逐西風野哭誰家婦孤飛入
塞鴻扶疎悲散木踪跡嘆飄蓬玉帛諸方會朝
元禮正隆

春日送周天成

客中仍送別握手不勝愁人與春同去花將淚
并流藥苗隨雨長樹色入山幽雲水看君遠泥
途愧獨留

過宿州卽事

荒邑臨高壤長渠水斷流山貧綠樹少村斷遠
烟浮歲食資趁麥年徵竭馬牛朝來城下路野
哭動深秋

至良鄉望京邑作

到京只百里極目尚依依山色仍看是方言已
覺非旅憂從此謝故舊未應稀雙闕瞻天近深
慙報國微

次穀亭有感

蒲目淒涼事歸心入夜長風塵飛遠檄天地傍

錢臨江集

卷二

十一

危檣白屋荒平野寒鳥咽曉霜無繇散兵革擊
劍自悲傷

過濟上值風沙白晝如夜

停橈濟水上白日暗風沙問俗傷多難逢春不
見花亂山行處失雙鬟拂來斜憶江南地清
林幾萬家

赴都梁阻舟

新雨疑添綠舟仍傍水涯宿鳬窺淺渚飛鷁阻
長淮舊藥乘閒檢新篇取次排更看雙燕于少

得慰羈懷

送鄭信之守鄖陽

初識南宮日西曹復共官
總因投分劇愈覺別離難
虎竹分鄖口熊車過德安
良哉二千石應爲起彫殘

遊瑯琊山逢劉子正

不盡瑯琊路相逢若有期
隔谿蒼雨過滿地綠陰垂
谷冷征衫薄山深步履遲
清尊猶未歇啼鳥夕陽時

錢臨江集

卷二

十一

野宿有感

野宿依寒草空林不見人
忽逢青黍節追憶白頭親
鼎祀悲誰薦盤餐媿食新
山雲迷海樹南望一沾巾

過正陽鎮

古鎮千家擁長淮六月寒潮聲連雨
上山色帶愁看不作思歸引
空歌行路難那堪雙鬢短
偃蹇寄微官

寄張天瑞

高樹涼風發空山落日催年光
信流水心事學寒灰
獨有懷人夢常因國士才
寥寥千古意還擬對君開

送方時舉考績

南國爲郎久才名是處饒春卿
初起草秋署見孤標
祖帳秦淮別垂裳魏闕遙
應知碣石館先有紫雲招

送莊希曾歸省

年少憐同席天涯共一官
自馳江草去誰耐苑錢臨江集

卷二

十二

花殘歸思先帆影吟懷後筆端
總知誇畫繡不似綠衣歡

送簡一川考績便道省覲

奏績美君行秋風驛路清
看雲憶子舍就日近神京
綵鳳裝爲誥江魚和作羹
還應登閣皂草木盡生榮

送莫文美太學

已向爽鳩鳴能高啓事名
還家老親意惜別故人情
落鴈秋空遠澄江返棹輕
懷中有奇策莫

忘獻承明

送陸元望叅湖藩兼得覲母

都門擁使旌江草送歸程風雨一尊別川原萬里情維藩元國計懷橘是家聲還說移藩御看山楚澤行

爲客

獨憐爲客久踪跡寄山城家信偏難得羈愁總易生長歌誰與和短髮自堪驚回首江南路依依雲樹情

錢臨江集

天卷二

齒

過高唐訪蔣員外不值

秋草寒原暮高唐入望平泥途憐客倦咍鑒見民情雨宿風偏壯晨炊午未成蔣生不開徑尊酒共誰傾

過河間與馬君卿隣宿不面賦此

憶昔各分手每懷天一方翻憐籬壁外如隔萬山長失已同交臂愁偏繫別腸臨歧重回首汀樹晚蒼蒼

宿景州大霧三日不解

濁霧衝雲起連朝障不開空中霾日月望裏沒樓臺野鳥驚巢失行人泣路回襄城尙迷却倍使客心摧

與毛貞夫侍御夜出河西務

明月照滿地行人憶大刀不因持漢節可得放吳舫振鷺聯裾密遷鶯擇木高關河霜氣肅萬里動寒濤

宿南鎮店

北土殊南土他鄉憶故鄉馳驅厭羈勒安穩念

錢臨江集

天卷二

圭

舟航笠外蒲天雪鐘前半夜霜青山應笑我底事馬蹄忙

驅車

出守淹歲月驅車無乃勞蛾眉讓流輩雞肋笑吾曹落日悲橫笛秋風憶大刀何時謝簪紱歸臥白雲高

陸母七十

賢明看往帙幾個古稀年老去身猶健秋來髮尚玄花扶戴勝好雲映舞衣鮮入饌調魚笋麻

姑坐客前

贈孫廣文

自愛官如水何須食有魚
月明花覆席林靜鳥窺書
捲幔夢初適開尊興不踈
晚來新雨霽草色滿庭除

錢臨江先生集卷二終

錢臨江集

卷二

去

錢臨江先生集卷三

海鹽錢琦公良著

五言律詩

同省中諸公遊靈谷寺

靈刹千峰裏風煙接鳳城
隔谿時見鹿出谷乍聞鶯
綠酒分僊署清歌傍友生
百花新雨後偏映客杯明

獻花巖

獻花巖畔寺看屐漫登臨
花發年年好巖深處

錢臨江集

卷三

一

處陰步來尋落果坐久換
鳴禽世路何多事看

山獨會心

策騎

策騎遠江艸烟光面面奇
蟬聲雨外急虹影日西
垂水抱居人屋郵題過客
詩與誰浮大白一忘故山
思

送錢文中

不獨衣冠後兼之絕代才
春江一棹去秋鴈尺書來
相見知何地臨岐更舉杯
百年消幾別孤

抱爲君摧

京邸移居

經春方請闕旬五再移家巷僻憑誰問官閒興
自賒鍾山仍在艮鄉夢遠休嗟換得宜人處庭
前一樹花

送甘欽米守惠州

二首

分手淚闌干離愁對雨寒故人今日去芳樹共
誰看地僻容官嬾心閒與俗安爲論千里別不
覺酒杯寬

錢臨江集

入卷三

二一

其二

衝雨發江干孤舟六月寒曉風過野店秋水下
危灘北闕容吾拙南人賴汝安已爲傳嶺外太
守得劉寬

射洪楊殿之太僕諫斥方士詔獄歿作此
悼之

泣望寥天遠中朝有直臣乍聞稱數馬驚說歿
批鱗裂背文成怒囊頭獄吏嗔忠魂翻自慰濯
恨射江濱

送姜子登還蜀省觀

白雲連蜀道紫馬出燕京不是辭榮去真爲戲
綵行山光添旅興春草送歸程定憶金門裏花
深喚早鶯

移病

移病方辭國幽懷獨自歡有山如好客無事且
加餐弓影經年釋刀頭傍月看敢因江海志忘
却王恩寬

送同年胡汝登守寧國

二首

錢臨江集

入卷三

三

滿目愁風雨淒其送爾情旗亭看出祖薦牘憶
聯名地近鄉書易官閒午夢清還知驅五馬爲
政似西京

其二

分袂石頭城長江惜別情看山誰作伴守土獨
知名日落帆檣遠秋高霜露清宛陵三輔地回
首是神京

客館

荒館不成寐青燈對病軀誰家還搗練幾處亂

啼烏月遶山牕冷風搖客枕孤迢迢千里夢可得當歸無

宿大市集遇呂仲木太史

積雪迷清曉山原入望賒馬頭尋客路渡口問人家野屋村村火寒谿樹樹花尊前有知己沽酒一停車

送吳憲使之滇

立馬送君行秋風發棹輕三山空宵謁六詔見澄清望眼迷前浦鄉心逐去旌獨憐今夜月還

錢臨江集 卷三

四

照石頭城

遊閤皂山

風塵念幽壑歲月繫微官我暫偷閒出山應許醉看青林藏谷遠丹井照人寒鳥外斜陽下登臨意未闌

過河間陸良才太守衙齋

河間陸太守不讓漢循良驅吏放衙早留人小閣涼相看驚髮短道故愁長把酒新秋夜高城月色蒼

蒙山禱雨

侵曉命雙屐攬翠郡城西雲能旋觸石暑不憚迴谿深澗清流斷原田赤日低山靈倘相念有淪賦淒淒

蛟湖勘災

弭節蛟湖上躊躇向水濱平田生白草大澤起黃塵荷鍾齊悲旱環車各訴貧憂時愧無策俛首欲沾巾

建自靖祠祀練公子寧

錢臨江集 卷三

五

中原龍戰起萬國撼雷風天意別有主人心獨在公青山無斷骨白日見孤忠到此看臣節羞言靖難功

分校江西試院

深院鳴秋柝傳更風外呼當年悲此夜對月正採觚蕪石驕何有驪珠探得無爲看牛斗分光恠燭洪都

過新淦羅使君宅

宦轍風塵久南山一問盟孤亭銜石出萬木拂

雲清總託神仙跡真堪吏隱名招呼意不淺燒
燭坐深更

罷郡歸梁家閘阻淺成秀卿使君助夫挽
船賦謝

江湖千里客老病一孤舟自合明時棄翻悲淺
水留浮雲輕過眼落日重含愁不借風霜力何
因下碧流

鴈字

入塞聲何急銜蘆事豈虛雲聯陣共遠風斷影

錢臨江集

卷三

六

還疎秋葉分飛夜寒星漸落初聞從上林過曾
得數行書

送子芹萱會試

送汝長安道風霜共此行片帆雲外遠雙鴈日
邊鳴獻玉投人意泥金慰我情慈恩倘題字拂
拭老夫名

歸來

勿謂歸來晚桑榆午正陰貧嫌妻子問老愛故
交深每動看山興空懷避世心年光易流轉清

夜忽聞砧

題陸舍人別業

地深塵不到林靜鳥還鳴以我欲逃世逢君此
結盟傍簷花歷亂當戶石呼嘯坐對堪幽賞超
然丘壑情

李少偕明府見訪

皂蓋過田野生爲蕭艾光亦知慙雪鬢翻得對
星郎政說嘉禾長名叅列柏行貧家無帳具春
韭剪新黃

錢臨江集

卷三

七

次芝田驛

驅馳千里道感慨百年身白髮君門遠清秋驛
路新灘聲來枕急戍鼓送愁頻燈火空江外終
宵望北辰

和張將軍過蒿壩

王事兼程發寧知計曉昏水窮仍有路林外別
成村秀句懷英國深山望鹿門年芳非不戀名
姓在乾坤

戊寅除夕

又是逢除夕勞勞念往年
忍殘燈下漏屢撥篆
中煙世事浮雲外
生涯流水邊
明朝鄰舍酒應
許醉春先

重過興善寺海公房

流景一何速
中懷感獨深
青山如有待
白首此
重臨
花外聞鶯語
松間出梵音
遲回興不盡
纖月下長林

偕聚公宿下竺

空門一駐屐
松竹澹斜暝
葛井自通澗
靈山不

錢臨江集 入卷三

八一

礙雲巖花風外落金磬
月中聞況與支公接
玄談坐夜分

過大佛寺復放舟湖南

石作毘盧觀
旋登彼岸遊
深松低白日
碧澗寫
清秋
草色滿湖雨
笛聲何處樓
攀躋興不已
月出更移舟

九日

每逢重九日與客賦登高
白髮慙黃菊清言對
濁醪潮聲通海郭
山色墮林臯
楓葉蕭蕭下狂

吟首獨搔

飲呂東之西樓

落日山逾碧
微風江自流
挂帆愁破浪
解帶此
登樓窓裏浮青雀
尊前起白鷗
主人能愛客
投轄更淹留

悼董羅石先生

見爾生時韻應無
歿日愁風塵辭客夢
山水悵神遊
不返遼東鶴
空餘海上鷗
去來寧有跡
誰謂隔玄幽

錢臨江集 入卷三

九

天姥道中

行行車騎遠
危磴入秋烟
鳥道層霄上
僧居絕
壑邊
餐霞自有意
混俗湯隨緣
誰最先
乘鶴翻飛到海天

渡曹娥江

游目縱千古
長風揚遠舲
山川標越絕
天地託
精靈
烈與雲俱鬱
啼將雨共聽
獨留江上草
猶作漢時青

夢兒讀書山中寄示

塵事山中遠孤峰雲外高壯心慙我輩老眼望
兒曹夜月供咕嗶秋風動羽毛三餘汝自有那
可媿時髦

對梅花感賦

點點繁寒葉踈踈出短牆那知惜花者恐寂在
閒房索吟應無偶關情別有香惟來初着眼一
倍攪愁腸

東關道中

雨收風復靜一鏡綠波開放舟何處客隔岸越

錢臨江集

卷三

十一

王臺驛路綠崖出江潮逐樹迴青山當晚照空
翠欲飛來

治地得定盃

入土百年物得之良亦奇雖非金玉相可作鼎
彝窺比霜堪竝潔肖月自成規藿食方須此兒
童好護持

贈甘員外尊人

茅屋傍幽林棲遲愜素心百年霜髮短三徑雨
苔深花落燈前酒月來松外琴因悲在塵世無

處滌煩襟

越城懷古

芳草追前事荒臺江水湄霸由橋李日棲憶會
稽時雨濕鷓鴣語花含西子悲臨風採禹穴淒
斷讀殘碑

送夏陞之還蕪湖

汝向鳩茲去長江無限情一身貧亦得五畝薄
須畊此日別吾輩臨風憶女兄關河多白鴈悵
望暮雲平

錢臨江集

卷三

十一

憶荷兒客金陵

歸棹竟何日千山阻石頭倚閭愁老眼作客柰
深秋木落知衣冷江空遶夢流舒祺吾豈愛倘
亦付弓裘

贈鄭廷珮

俠烈元天性雄豪久擅名綵衣娛晚節綠酒過
浮生鷓鴣無清夢漁樵有舊盟白頭何嬰鑠聞
說餌秋英

悟空寺作

古剎巋焉在人間盡劫灰青山留短屐白髮照
深杯竹色邀雲入松風吹月來一生蕉鹿夢到
此不容猜

輓朱將軍

索寞將軍第青山對作輦生前夢未覺歿後論
方真草綠一丘雨霜摧百戰身秋風故人淚爲
爾獨沾巾

徐襄陽宅觀牡丹二首

名高洛陽記今開孺子家蒞初搏絳雪花漸簇

錢臨江集

卷三

十一

香霞摘似牽紅線看如鬪麗華若教曾解語丹
靨未須誇

其二

午暈顫風斜流雲欲倩遮暖將開步障烟尙薄
籠紗艷逐春情蕩香添酒力奢低回吟未足殘
日水西涯

張節婦

夫婦情自篤泣可墮堅城豈慕莊姜志爭高曾
寡名青春掩明鏡白首對寒檠底事孤飛鴈嘹

嘹江上鳴

題吳學博南軒

問字有名彥庭閒綠蔭深寧教食無肉只愛竹
成林展帙會新意開簾見遠岑南榮每孤坐應
得古人心

贈魏朝信明府二首

使君勤問俗往往出披榛是處隨車雨長留飛
鳥塵戶開深夜月花發滿城春不識園葵味應
知官舍貧

錢臨江集

卷三

十一

其二

共說神明宰三秋福應深陽侯不敢怒魃鬼避
爲禳勁足稱強項廉能愜素心已收循吏傳只
合置升沉

社飲遇雪不赴寄諸友

地塞斷行路天低暗落暉不憐孤客冷但惜故
人違凍井無薪爨高門有葛衣西山美諸彥豪
飲未曾歸

冬日病起

歲序忽云暮梅花刺眼新寒聲黃葉徑起色白
頭人尊酒世情遠兒童語笑頻醉顏聊對鏡不
減去年春

贈易士美明府

當年尚猛急誰最緩催科獨有鹽官令無慙召
父歌畊桑成樂土斤鹵亦熬波更說鳴琴暇南
薰解慍多

凍鵲

荒林逗落日凍鵲下江皋朔野空禾黍寒天鍛

錢臨江集

入卷三

古

羽毛聞聲猶送喜遶樹亦知勞若道樊籠煖巢
寧護雪高

畫牛

來耕南畝上歸飯北山阿應怕看明月行將渡
濁河方春丞相問長夜甯生歌極望秋風裏黃
雲散黍禾

秋原

日薄遠烟淨天高四望清幾人爭野渡疋馬去
荒城風送蟬聲急雲拖鴈影橫誰家臨水上紅

樹覆柴荆

哭萱兒二首

今日吾哀汝他年誰我哀眼枯雙淚盡身在寸
心灰風樹歸魂斷霜華短髮催那堪愁望處飛
雁嶺南來

其二

生奉丹書去死將白骨還愁教哭子淚流水共
潺湲北戶瘴何烈東門喻自閒趨庭猶入夢髣
髴別時顏

錢臨江集

入卷三

五

煎茶

龍團初擘試花砌遶烟蒼忽響松濤月還分穀
雨香清宜禪客賞幽悵野人嘗何必逢仙侶相
留飲玉漿

清風嶺

疊嶺扶烟上清芬自昔留指憐丹一縷心可白
千秋淑魄沉幽草悲風動古楸題詩淹過客天
入暮雲愁

蒿村小隱

地僻無塵事心閒與世違
誅茅堪託處把釣欲忘機
倦鳥不飛去暮雲時復歸
故人期放棹倚杖立斜暉

錢臨江先生集卷三終

錢臨江集

卷三

共

錢臨江先生集卷四

海鹽錢琦公良著

七言律詩

都門候駕

南郊禮秩天顏喜北闕鑾迴瑞氣高
春草六街承輦道長楊千樹亂旌旄
周廬嚴衛羅羆虎仙仗分行列駿髦
明日慶成筵上客可無忠藎答秋毫

元夕禁中

錢臨江集

卷四

一

春雲百尺護樓臺紫禁重重次第開
不是天顏臨日月那知仙掌近蓬萊
辟邪舞向龍墀出含利鳴從鳥域來
仗下小臣欣際會玉堦瞻顧幾徘徊

元夕禁中

嚴城此夕弛金吾仙樂飄飄徹帝都
火樹苑中侵月出鰲山天畔借雲扶
千行珮轉鳴寒玉百道光移見夜珠
踏遍鳳皇樓下路不知人外有方壺

鴈燈

誰將一片湘江影借作尊前火樹明
看去乍驚沙塞落聽來無復隴頭聲
九枝虛傍飛難起五夜懸知夢不成
遊子只疑書可寄如何空照踏歌行

田裕夫失二僕戲贈

君家族給兩童子竹裏柴門任閉開
結伴自乘江月去虛牕不管曉雲來
却憐小史能驕客邪得方回更論才
只有春風過舊主還吹花落掌

錢臨江集

卷四

二

中杯

送崔元器將軍

將軍何如昔都護少年俠氣偏縱橫
國無金湯借餘勇家有鐵券專殊榮
星辰錯落腰下劍風雷辟易胸中兵
太平憐君好文學賦詩相送東南行

過王氏別業

幽樓卜築此江村短褐茅茨古道存
汗下自堪供國賦清高誰似教兒孫
垂楊影裏春藏艇啼

鳥聲中月在門最愛俗塵飛不到
竹窓分綠對芳尊

登東塔寺浮圖

青白池邊春草生山僧猶說買臣名
七盤高下臨雲雨百里蒼茫識晦明
忽訝衣裳天上坐還疑鐘磬地中鳴
不堪回首人間世一片紅塵作化城

聞許汝登憲副歎難

惟底沉雲黯不收忠魂已自託千秋
都傳漢殿

錢臨江集

卷四

三

多豪傑何事淮南有逆謀天地獨遺知
舊哭綱常翻繫直臣頭遙憐青血埋冤處
長有精光燭斗牛

過呂梁洪

徐方巨險惟呂梁白石齒齒聲湯湯蛟龍夜吼
風雨怒鳬雁晝伏波濤狂黃帽遡湍駭無色紅
船出硤歌鳴榔臨深往往自爲戒翻來暗此摧肝腸

寄吳德翼方伯

譚經簪日坐春風廿載追隨片席同豈謂丁年
成老大空教辛苦憶兒童掌中酒映谿流碧林
上秋添木葉紅三徑若知黃菊意草堂今在峽
山東

寄內

身外功名那可期青燈愁絕夜深時高堂念汝
能相慰明鏡懷人定不窺春去莫嫌花自落秋
來有夢月應知若憐季子貂裘敝好爲縫衣寄
所思

錢臨江集 卷四

四

紀夢

寒宵清夢向慈闈宛見青燈照斷機幻影乍來
胡蝶聚驚魂忽逐夜烏飛情當縈戀渾疑是語
到依微又覺非殘月半牕悲坐起可堪雙淚自
沾衣

過沈氏故居

千山門外碧嶙峋昔有蕭然白髮人一卷祇隨
天地老雙眉不受古今顰清狂自欲尋仙侶貧
薄誰能遠俗塵造物任君成怛化庭花空復照

殘春

海門寺

健看青鞵到上方逆風先得過林香海潮東去
知龍子山勢西來學鳳皇清楚入空朝散雨禪
心和月夜生光坐看大地俱成幻不獨浮名可
盡忘

登閣皂山

閣皂山勢摩天垂迴途亂石行參差雖有黃冠
指洞壑時驚丹嶂崩路岐鳴水亭蕪自秋色放

錢臨江集 卷四

五

生池堙空御碑烟雲深鎖葛翁殿誰當教我尋
青芝

遊牛首山

青山高傍帝城隈有客相將命酒杯石路草香
人獨往楓林葉暗鳥頻來江迴素練雲邊出
獻名花雨後開臨眺莫言歸去晚放歌還上夕
陽臺

燕山別意

蕭條落日照燕山不盡寒雲遠樹間自逐飛蓬

萬里去翻將楊柳一枝攀莫彈清筑增離恨且
醉芳尊破別顏立馬更牽林下看爲憐鳥倦亦
知還

春遊不赴呈陸元博

支離臥榻小樓東空憶章臺走玉驄三月好懷
供藥餌十年塵路學兒童桃花水煖通秦塢楊
柳條長拂漢宮寄語更期同出郭蔗漿茗飲未
全窮

寒食

錢臨江集 卷四 六
一百五日風雨期江鄉遙望天南涯驚風不管
落花怨急雨自生行路悲還須熟食供多病未
許輕烟禁少時荏苒頓教春欲暮壯心空復重
淒其

寄朱克明索畫梅 二首

故園梅已見花時語向東風慰所思若寫羅浮
夢中月好題驛使隴頭詩高樓那怕吹長笛行
橐何妨送短枝漫道緇塵汗顏色從來不敢上
冰姿

其二

歲寒蕭瑟萬山空江上枝應綻曉風未得遠尋
深雪裏欲教先看尺綃中夢來霜下飛胡蝶憶
向天邊覓塞鴻能使他鄉對春色清吟還擬杜
陵翁

雨中集憑虛閣餞僉憲丁宗魯郡守馮行
甫汪立之江朝會

春雲壓樹雨不休千花萬花含別愁白門行客
駐長旆粉署同官祖勝遊江鴻渺渺沉孤影烟

錢臨江集 卷四 七

草離離散遠洲道上喜添三尺水馬蹄還許蹀
遲留

晨星

玉繩初斷曉鐘遲正是晨星欲墮時殘影忽從
高樹盡微光猶近小牕窺行人作伴登長隴宿
鳥還疑過別枝凋謝莫因傷故舊且看滄海上
朝曦

曝日

一片朝曦初破冷玄冬門巷未全貧方驕煖氣

開鶉結只恐驚風墊角巾行處直分沙鴈午坐
來還覺野梅春君恩浩蕩原如日不盡陽和到
海垠

雪

同雲沉沉垂遠天出門四顧心茫然將軍驅馬
過玄塞美人抱瑟停朱絃白髮笑映雪上月清
夜興盡山陰船古來愛爾別有意我獨喜劇歌
豐年

中秋對雨

錢臨江集

卷四

八

陰雲千里蔽中秋急雨當窻未肯收素女嬾開
天上鏡幽人空倚水邊樓江湖濤暗蒼龍吼關
塞寒深白鴈愁高興那因無夜月不將杯酒醉
筵篴

盱眙署中臘梅一樹三年不花今冬忽開
喜而作

小蕊青青大蕊黃一枝初放近垂堂三年不見
汝顏色此日相看我欲狂寧爲冰霜摧晚歲故
將烟月對寒粧清吟未得何郎句獨倚空闌領

暗香

送陳鳴漢太學

乳燕拂雲江上來垂垂柳暗黃金臺異鄉忽作
故鄉別愁顏暫假歡顏開高歌酣飲惜分袂舵
師津鼓何相催明年八月桂花發長安匹馬能
追陪

長陵

西北居庸鎮帝州曉披香霧拜螭頭珠宮劍舄
千年在石馬風烟萬壑浮絕壁暗生龍嶂雨玄

錢臨江集

卷四

九

雲高護鶴聲秋群靈扈從紛幢節縹緲中天十
二樓

送李將軍

時清莫便卷龍韜卽看東南劍氣高玄豹十年
深海霧長鯨千里靜波濤雖無羽檄催橫槊應
向鏡歌賦大刀此去封侯同衛霍彩虹銜日送
旌旄

濠梁驛贈趙文實孝廉

晚風吹雨入濠梁驛舍新添客夢涼山繞諸陵

雲樹合水分平野稻花香狂歌自答秋濤壯濁
酒偏呼夜色長三月南宮春正好杏園忻看獨
徊翔

寄白雲上人

曾訪當年水上菴片雲閒對老瞿曇因看圓澤
三生石得其叅寥幾夕龕貝葉展風尋白法塵
松搖月助玄談相期已契形骸外不二應知靜
裏探

春日書懷寄王山人

錢臨江集

卷四

十一

謗學丹砂勾漏公且將幽意託春風衰齡未卜
他年健濁酒堪邀此日同杖外青山分野客沙
邊白月共漁翁有時睡起渾無事閒看浮雲西
復東

宿阜城姚媼家

川原迢遞東復西還家族夢猶雙棲羸馬更逢
雪灑灑敝貂無奈風淒淒千疊峰陰掩白日一
群鳥影沉清谿墟頭小婦解行酒恠聽夜半鳴
寒雞

送僧南歸

名藻東吳我舊知燕山那意更尋師看松雖有
歸來約折葦應無去住思步出薊門逢朔鴈吟
從楚澤見江離相期不久還煙磬願得常分夏
坐時

招玉芝上人

精廬深寂恣盤桓落日群山每自看峰影挂天
青欲墮蓮花出水碧長寒經繙石上方尋悟錫
到人間也不難爲念東林相望久可能清夜共

錢臨江集

卷四

十一

蒲團

賦得芙蓉贈人

晴江瑟瑟顫西風秀色真堪學比紅夜月自宜
鷗渚外曉霞偏映野橋東錦官秋向城陰見素
女嬌憐帳底逢欲折一枝還置却粉香如面故
人同

寄江景熙京兆

爲愛東風醉碧桃蹇驢歡逐信兒曹璇房和藥
春多病銀管生華晚更豪別去江雲連解艇揭

來天地間綈袍舊鄉曾有西湖約長憶孤山處士高

殘春

雨過芳林鶯語稀問花花半逐風飛一年最惜春將去萬里傷心客未歸舊宅桑麻憎宦廢故鄉兄弟竟誰依遙思南國無窮意底事蹉跎賦式微

京師除夕

異鄉歲叙偏多感況是一年將盡時芳草西堂

錢臨江集

卷四

十一

空有夢白楊高塚豈無思雪消庭竹燒殘臘春借椒花傍酒卮清禁忽聞寒漏急鳴珂又向鳳皇池

過許文器

束髮論交五十春入門驚見白頭新重來更覺幽居好久別仍憐意氣直離棘鉤衣還似舊歌尊注月未全貧悠悠塵事何須問共爾高歌岸角巾

春陰

春來十日九日雨蠟屐端知負勝遊總是商竿能解舞可堪花鳥劇深愁吟邊殘酒從教滴病裏沉雲恠不收且向牀頭出新酒濕煙輕處看芳洲

同孫朝信過天壇劉道士房

天街雨過柳條輕出郭聯鑣信馬行偶向園丘花裏去忽看方士鶴邊迎千年大祀開玄寢百尺靈壇護玉京茗盃鑪香易成別昏鴉點點趁人鳴

錢臨江集

卷四

十一

送胡世高奉使歸省

使節歸從洛水濱可因行役廢寧親驅來駟馬方乘傳覓得雙魚正及辰北闕近承丹詔重南山遙映絲衣新輜軒到處應多暇好采風謠獻紫宸

別陳上舍

季方才譽自名流蹀躞神駒好壯遊負笈不妨聊作客請纓端亦笑封侯長楊月落千門曉芳桂風生六館秋杯酒春明重回首江天雲樹晚

悠悠

送周以發歸省

底事翩翩結駟歸爲憐春色在庭幃
暫辭北闕傳新檄却指南雲返舊扉
夾路桃花迎畫繡映堦蕙草動朝暉
向來旅夢思千里此日承歡試綵衣

贈樵者

羨君蹤跡杳難攀身逐閒雲任往還
萬事無心從白髮百年有夢只青山
歌傳曉谷侵烟入寒澗臨江集 卷四 四
濯春枝帶雨暉此日丁丁深岫裏
冷然吹響落塵寰

宮柳

莫倚東風舞態狂託根纔得近君王
玉纖腰似一枝瘦應妒眉添半額黃
春坐曉鶯歌禁苑夜將秋月挂昭陽
更從太液池邊看沐雨含烟別樣粧

春日徐子正南園社飲有談築海役者悵然感賦

徐卿原自擅風流春社相携得共遊
萬里波濤迴大壑幾家歌吹隔芳洲
酒酣倚樹搖紅雨日落投竿起白鷗
莫謂郊居無一事浮生猶抱杞人憂

錢臨江先生集卷四終

錢臨江集

卷四

五

錢臨江先生集卷五

海鹽錢琦公良著

七言律詩

金陵懷古

落木蕭蕭鴈影稀
秋風江上立斜暉
三山二水依然是萬戶
千門盡已非
商女有花歌白下
謝家無燕認烏衣
城南城北經行遍
獨傍秦淮夜月歸

同李臨淮重遊瑞巖

錢臨江集 卷五

十載名山喜再過
天涯交誼奈君何
人從細柳軍中識
賦比長楊獵後多
映日迴谿搖素練
倚風絕壁舞青蘿
興來更與攀躋上
萬疊層雲勢可摩

秋夜懷朱克明

宦跡蕭條借一枝
秋風忽到薜蘿帷
書傳白鴈銜愁日
花落青燈入夢時
燕市鶯聲催客淚
楚江雲影繫人思
鄉心遙度千山外
不覺中庭片月移

姚可大夜過話別

不妨清晝供多病
却有新詩漫獨裁
懸榻經年稀客至
衰顏此夕爲君開
風塵何處論知己
歲月吾將付酒杯
明日孤舟江上發
白雲遙望片鴻來

同年會集悲處閣余抱病不赴

驚風吹雨花欲盡
有客衝泥偏漫遊
百年能得幾回醉
此日真堪一破愁
高閣垂陰飛鳥沒
青山出樹遠烟浮
那知枕畔足幽夢
已到雞鳴最上頭

錢臨江集 卷五

上頭

江西試院與同年邢伯與夜集

掄材棘院驥群空
廿載相逢惜轉蓬
把酒莫辭今夕醉
看花猶憶昔年同
涼颼入座驚秋半
短燭聯牀似夢中
他日倘分南浦棹
祇將心事託鱗鴻

秋夜

苔荒幽徑少人行
獨倚闌干對月明
秋到眼前驚物換
事關心處逐年生
莫憐滄海頻潮汐
且

愛青山解送迎寂寞空庭誰是伴寒枝棲鳥喚
深更

臘日

去年臘日哭吾婦今年臘日哭吾孫已占星紀
隨天運更訝風波與事翻凍柳雖遲發新眼江
梅漸欲開陳根莫將胡蝶悲前夢且待青春傍
一尊

送唐虞佐之剡城

步出春明問別舟不堪搖落重離憂亭邊衰柳
錢臨江集 卷五 三

迎人折枝上饑鳥傷客愁過去風波俱入夢到
來天地復驚秋此行定識遙相憶只對剡城月
蒲樓

送隱菴上人南歸

碧波秋冷白蘋洲南渡慈航不可留禪榻幾回
同曉夢客途相送動鄉愁錫飛蕤樹孤雲起帆
落吳江片雨收定擬歸來成野服松風蘿月共
湯休

送陸公藩

燈火幾同遊藝日風雲今遇剖符時一官敢自
論高下斗酒於君念別離匹馬短衣烟樹外輕
鷗孤棹越江湄迂踈報國慙無術能遣雙魚慰
所思

送馮生還楚

扁舟歸去洞庭寒却喜仙郎愛鵝冠三載白門
襟契好一尊江館別離難初春弱柳因君折映
日山花只自看家世盡稱驄馬舊莫隨鷗鳥戀
漁竿

錢臨江集 卷五

四

送鄭信卿守高州

製錦曾傳僊令名竹書又紀省郎清昔年報政
臺中最此日承恩嶺外行瘴雨千山驅五馬榕
陰二月聽啼鶯知君到處留餘澤保障循良頌
漢京

送王敷典還閩

豈無詞賦欲干虹長嘯青冥一劍雄鄉思獨憐
殘月後離情同悵夕陽中豹文擬變三秋霧鵬
翮須搏萬里風若使故人能見憶七閩南望有

歸鴻

送周比部予告還家

誰憐解組出江關羽翼翩翩不可攀
起草舊嘗稱漢署採芝今暫入商山
十年病骨還家瘦雙鬢秋風爲國斑
若念新亭舊時淚未應踪跡陸沉間

送貢斌

回首天涯宦迹微故園松竹獨依依
亦知雨露容君老忽謝風塵逐鴈歸
日落暮江濤色冷秋

錢臨江集

卷五

五

高霜樹葉聲稀巾車笑爾明朝發
潦倒慙余未拂衣

贈何俯之

幾年不問東山屐每憶東山舊主人
官舍忽逢頭半白帝城相對眼仍新
臨風命酒看黃鵠冒雨尋谿采綠蘋
金馬正歡同避世未應歸去著綸巾

括蒼道中

四顧崕呀山復山白雲常在馬蹄間
苔深古洞

無人到日落長松有鳥還曲磴連空扶草樹斷崖飛瀑送潺湲何當卜築分幽境高臥青蘿一閉關

寄徐子元

旅館疎梅冒雪香一身猶自客他鄉
思君閒弄谿頭月愧我空疑地上霜
夢到故園偏覺好醒來寒夜獨嫌長
何如其着東山屐是處春風醉夕陽

寄公貴伯兄

杳杳浮雲寄行跡青青草色喚人愁
每驚夜月侵孤枕兩見春花對小樓
鄉國故多潘岳思漢庭空抱賈生憂
十年已賴懷明發不使天涯泣楚囚

寄顧尚誠叅知

衰病誰能戀物華等閒春日過牕紗
明時報主孤臣淚往事傷心萬里槎
海樹江雲牽客夢空山獨夜卜燈花
年來更覺滄洲好欲共長康臥碧霞

錢臨江集

卷五

六

送沈棲霞道士還山

自是山中日月長
美君歸臥獨徜徉
九重近醉僊桃色
萬里遙騎白鶴翔
龍劍已分真氣紫
霞裾猶帶御鑪香
蓬丘倘遇松喬侶
好證丹經大藥方

聞張竹西譚禪貳寄

記得携書一問奇
維摩高閣夜眠遲
竹牀月落寒初緊
松徑秋深露正滋
隴上白雲時自在
谿邊青草歲頻移
鹿門總是清脩地
何必東林扣鉢師

錢臨江集

卷五

七

遠師

徐州遇子姪北上

黃沙漠漠古彭城
野樹高原出旆旌
牢落江湖悲短髮
驅馳南北笑浮名
銷魂旅夜霜初冷
屈指歸期月又明
諸子振衣同躍馬
白頭長路獨關情

憶梅

北地春光常較遲
江南消息若爲知
十年不見故園色
此日難忘東閣思
瘦影橫波空有意
香

魂入夢暗催詩
遙憐花發番番好
誰向天涯寄一枝

徐襄陽席上詠珠燈得千字

曾識清光合浦邊
若爲懸向綺筵前
綵繩風動疑星落
寶炬花明借月圓
照耀未論車十二
豪華不羨履三千
須知此夜同歡賞
何惜當杯費萬錢

宿州道中作書呈李使君

睢陽千里接渦流
雲物蕭條面面愁
禾黍高低

錢臨江集

卷五

八

殘雨過人家
遠近暮烟浮
不堪衰草添新恨
可柰寒花憶舊遊
三載自憐羈法署
却從今夜識荊州

會飲文東官舍

翠竹高梧已自涼
晚風微雨復生香
也知懶病無餘事
且共芳辰罄此觴
對客直教成酩酊
放歌還許任踈狂
庾公不淺南樓興
笑指神京是醉鄉

送江朝會出守南粵

海雲漠漠飛南越江草萋萋對客愁風雨歌驪
悲狂道慙勤結駟共登樓花明漢闕空山夢柳
暗秦淮落日舟聖主已知民力盡忍教犀象貢
交州

送汪立之赴鶴慶

當年畫省共遲留此日東風起別愁天上簡書
傳北使花間尊酒祖南樓孤臣匹馬千山去遠
樹層雲萬里投更說劍川湖畔月已懸秋色待
君遊

錢臨江集

卷五

九

送尉尚質司教瑞州

日落觀濤大海濱相逢忽發楚山輪一官自笑
青瓊冷千古誰言白雪貧歷棹葉書沾夜雨滿
門桃李照深春章江直下雙魚便莫遺天涯悵
望頻

朱南埜社會得時字

歸來林壑獨棲遲每向東鄰漫賦詩白社松風
分嘯傲青山花雨惜襟期百年但戀杯中酒雙
鬢從添鏡裏絲最愛名園秋色好杖藜扶醉月

明時

九日與朱元素鍾彥材諸友登高分韻得
花字

江城秋老見黃花此日登高感歲華短髮自憐
催白雪清尊相與醉流霞采英籬畔思元亮落
帽風前憶孟嘉良會況逢諸故舊茱萸爭挿髮
邊斜

送沃司教之華容

臯席相從二十秋豈期北客送南遊天空鴈影

錢臨江集

卷五

十一

隨雲斷寒入湖波湧雪流意氣肯慙前日壯功
名定許晚年收荆湘自古多英俊桃李應看滿
帝州

省中對雪

壓野同雲四望生人間知亦有瑤京光搖壁月
浮空淡寒散銀河入夜清落砌乍驚花歷亂看
山翻訝玉崢嶸謾將華髮簾前映媿殺袁安閉
戶名

祝虛齋先生歸田

老臣聲望冠先朝多少陽和散沈寥一疏乞身
雲壑重千山回首玉墀遙春畦雨潤抽蘭葉曉
閣風微動柳條龍尾峰前精舍靜日長惟有著
書饒

拜外家王氏墓有感

謁來隴首見歸鴻身世那堪易轉蓬無復松楸
藏夜月謬餘荆棘起秋風孤魂寂莫寒烟裏殘
碣依稀碧蘚中拜罷令人悲往事獨憐山色舊
時同

錢臨江集

卷五

十一

立春

瞥見青郊報早春眼前雲物倍鮮新梅花已學
瑤臺笑柳色將偷翠黛顰剪綵謾誇今日勝街
杯元是去年人東風更不嫌衰髮冉冉穿窓到
角巾

過陳用明郊居

愛爾家居水市東鹿門今復見龐公人間剩有
千秋狂身外那愁四壁空白酒黃雞茅舍月落
花啼鳥竹籬風林泉自着潛夫夢不到長安車

馬中

懷林松雲

客星歸隱越江頭曙色蕭條似帶秋每憶巖廊
裁粉詔却憐函谷見青牛林中得句時投簡夜
半思君欲放舟回首白雲迷遠樹但將別夢遶
滄洲

醉翁亭次呂秉之韻

一逐風塵樂事微好懷常與故人違偶來亭下
徘徊久便覺山中勝覽稀古碣日教蟲自蝕高

錢臨江集

卷五

十一

松雲喚鶴初歸只應吏隱頻遊此滿地花陰送
落暉

春歸

人事推遷歲事同登臺把酒惜春風總憐西日
不相貸深負東皇著意工一杯喜映柳枝綠幾
度愁看花影空最是王孫芳草路可堪啼鳥夕
陽中

登嶧山逢充守劉子正

嶧山碧聳鄒城外幾度經過馬上看此日靈區

新縱覽喜逢賢守舊同官雲宮杳杳諸天合仙
洞陰陰六月寒薄暮石鐘催去旆孤桐垂處一
盤桓

送衡州吳太守赴任

風外輕帆帶夕暉故人愁見去如飛不緣送客
難爲別總念交游漸覺稀天入岫嶂青欲墮雪
消湘水綠初肥亦知露冕行春處爲憶同曹上
翠微

拜虛齋祝先生墓

錢臨江集

卷五

七

絮酒携來正及秋石臺寥落對荒丘山中不盡
青精飯天上那成白玉樓淚灑斜陽衰草濕手
摩殘碣片雲愁窮泉若更能談易欲繫侯芭問
字舟

輓李雪巖

青山曾不厭人棲魂夢那堪歲月迷憶昔縞衣
隨羽化獨留枯樹伴烏啼空帷雨後花猶落故
楊林中日自西賦就欲招遼海鶴滿江愁思暮
天低

詠鷹

漠漠高空不盡秋惟看凡鳥恣飛遊思搏極野
凌雙翼肯向虞人戀一韝雪淨霜寒山木落風
迴日薄楚天愁還知側目無千里擬聽長楊出
大蒐

董蘿石偕石門玉芝上人輩結潮音社于
海門寺賦寄

海門月出潮聲急波上山看一片青我以叢
問岐路君調狂象破沉冥初傳廬阜社中句更

錢臨江集

卷五

十四

說毘邪悟後經般若臺邊春草色肯分餘綠到
空庭

送錢廷佑觀察赴滇南

粉署含香時竝馬才名誰不共推君鴈冠喜看
南中去駕序悲從北闕分棹發石頭乘曉月路
過金齒入炎雲秋風容易催人別未盡清尊又
夕曛

送劉少府歸九江

三年海國政成時一片城西墮淚碑花鳥也知

傷別意尊鱸無柰動鄉思
日落烟波釣緡捲潮
平野浦仙舟移黑頭便作江上臥
多少蟬冠兩
鬢絲

錢臨江先生集卷五終

錢臨江集

卷五

五

錢臨江先生集卷六

海鹽錢琦公良著

五言絕句

送人赴滇南

滇水流西南萬里在馬首
君看碧雞山猶存漢
祠否

舟中別方思道

萍水逐風去見君未有期
推篷更一語留作長
相思

錢臨江集

卷六

十一

種竹

種竹只數竿清陰便滿室
錯好薔薇花架上養
荆棘

候餞董明府不至

俟君在河梁低回寸心結
雙旌逗遠樹日暮不
成別

縱鶴

自有萬里姿豈爲耳目玩
羽翼既已成秋風任
霄漢

湖上眺望

湖水清不流山雲閒不住雲水原無心會心有佳處

聽百舌鳥

朝日千花裏交交百轉音似說春光好年年在
上林

歸田八詠

八首

望雲閣

小閣出林杪開雲長在目凭闌向曉看片片入

錢臨江集

卷六

二

秋谷

綠楊堤

東風搖弱線青眼看來新但可繫歸棹不贈行
遠人

桑柘塢

三月雨初晴桑柘忽滿隴田夫荷鋤歸呼婦浴
蠶種

君子林

人言薜蘿好不能耐朝旭如何霜雪時箇箇青

如玉

觀稼亭

秔稻秋已熟農夫尚未炊十家九懸釜縣官知
不知

芙蓉塘

春風多世情偏能媚桃李獨有江上花停停領
秋水

黃花徑

豈不愛瑤圃而向荒徑開自與幽人宜故來佐

錢臨江集

卷六

三

深杯

大夫嶺

上沐九霄露下臨百丈巖高標已足貴俗煞大
夫銜

爲友人悼妾

口脂猶剩色錦瑟尙聞聲只有穿針處閒牕閉
月明

懷雲居縉公

松古深藏寺城高遠見湖知師當此夜明月對

跣趺

夏日客過

夏日愛初長攤書臥石床扣門來上客分與竹陰涼

秋水

秋色坐來好湖頭秋水清臣心自如水不用濯塵纓

中冷泉

萬壑釀清瑩中冷獨稱絕我欲撈一瓢汲取大錢臨江集卷六四

江月

內子脫科佐脩

脫汝頭上簪作我丈夫氣爲笑仲卿妻耳璫明月貴

重遊金山

迴磴攀春蘿尙憶來時路只今秋滿江渺渺雲濤暮

惜別與襄公

見公飛楊花憶公落楊葉人生縱百年消得幾

番別

書齋兒扇

樹德心獨愧去官身亦閒庭前有槐蔭莫羨臺金還

王惟明見過

谿上桃千樹春來岸岸花恠君通此路忽到武陵槎

有感

落日還東生流雲去復返不過知非年那識歸錢臨江集卷六五

來晚

張文英寄詠雪詩

故人歌白雪白雪爲飛下千秋郢中音應知和者寡

春山

策杖過春山春山有佳色好鳥花間啼流水巖下碧

谿上作

幽人愛清瀾徘徊坐沙沚且莫下漁竿恐驚白

鷗起

七言絕句

陪慶成宴

建章花底帶春歸
酒氣天香半錦衣
只愧小臣歌既醉
太平無以報恩輝

曉行望岱宗

白雲遙見起封中
倒景初搖日觀紅
天地隔離三百里
每驚飛翠壓秋空

駕湖晚泊

錢臨江集

卷六

六一

湖波洗出蔚藍天
醉倚船窓對月眠
鷗鳥也知機事息
飛來同宿蓼花邊

葵中送客

一曲驪歌愁自生
天涯愁復送長征
行邊試看他山色
應看燕山較有情

謁練公子寧祠

六龍潛逐破軍飛
一畝看君却似歸
只有此祠高白日
令人千載見光輝

過許台仲紫雲山居

百折巉崖落細泉
茅齋行到紫雲邊
許由原不買山遁
自愛萬松深處烟

白溝河

極天秋草與雲平
龍戰曾摧水上兵
惟有國殤遺恨在
時時風雨哭深更

劉賊南下率衆守淮作

淮流南北大波橫
賊騎如雲捲地行
莫道孤臣惟一劍
自悲忠義作長城

經孫太初墓

錢臨江集

卷六

七

蕭蕭松栢下斜暉
千古中藏大布衣
應有遺篇埋不住
年年猶作野花飛

寄內

底事頻年見面稀
只從明月夢中歸
朝來不盡天涯淚
灑向東風作雨飛

遊玉笥山

芙蓉高挿碧天開
雙屐遙從鳥外來
玉笥破雲尋不見
更隨風上九仙臺

夜渡

野店村橋月上初隔江船火葦花疎夜寒波黑
魚難覓空有懷人一紙書

褒忠祠祀宋陳公元桂趙公孟濟鮑公璉
置田以供歲祀

黃塵飛暗大江流胡馬南來王氣收總是後先
同一歎不妨血食共千秋

漁父詞

白蘋風細渚蒲柔一艇滄江五月秋午夢覺來
無個事斜陽影裏狎沙鷗

錢臨江集

卷六

八

遣懷

手種篋簪傍水邊露華抽碧動江烟主人空有
他鄉夢辜負青青玉可憐

聚公歸西嚳菴

去日江風吹白蓮歸來秋色滿江邊遠公一鉢
元無住明月青山處處禪

見故人徐禎

野寺西窓共草玄忽驚華髮各盈顛風塵南北
都休問只對深杯說往年

宿志上人院

松下誅茅自結亭道人棲息此忘形荆山寺裏
霜鐘曉六十年來夢始醒

捍海石隄爲風濤所壞當事挽石董築作

此紀之

噴日連山白浪高長隄一線似吹毛人間那有
秦王策精衛寧辭不石勞

江上逢張君用談盱眙舊事

秋聲月色澹江湄遠道維揚遇故知舊事滿懷
錢臨江集

卷六

九

渾不寐夜深猶自說盱眙

遊開元寺

乞得風塵一日閒却來蕭寺看青山白雲飛盡
數峰出忽聽晚鐘深樹間

尋聚公蘭若

雙屐來過長者園水流寒碧繞孤村白雲不解
道人意斜日猶封松下門

送友人之楚

風送雙旌出石頭飛花無柰攪離愁洞庭此去

春何限應上君山憶舊遊

其二

春去那堪更送君日斜江上惜離群欲知回首
相思處只隔湘南一片雲

過滁州

江北江南十日程蕭蕭落木送秋聲夕陽滿地
鳥飛盡人在亂山深處行

吳兩峰鍊師見過

白鶴仙人來扣關向余清嘯開愁顏羽衣霞佩

錢臨江集

卷六

十一

留不住飄然忽馭天風還

卽事

白鷗影裏釣船還相見無言心自閒明月滿天
沙渚靜此身寧獨遠人間

亳州公館

踪跡年年未到家更來荒館暫停車爲憐牆外
雙松樹半壁濃陰白日斜

病起謝夢石上人

老病方知問藥王却言無病卽慈航幻身從此

付師去同領松風水月涼

哭萱兒

總是傷心淚滿巾却從何處見踈親有聲哭到
無聲處始信情關父子真

偕林雲從孫朝信晚酌歸

斗酒相呼話舊知夕陽樓閣影參差出門携杖
醉歸去正是踈林月上時

卻金館作

翠壁丹崖四面開卻金高館自崔巍白雲不盡

錢臨江集

卷六

十二

長松色落日西風天際來

北還有感

山雨初晴五月天暫辭雙闕到林泉相逢多半
成衰白那不令人憶少年

題蓑兒扇頭紅菊

一種紅香冒雨栽晚秋聊用照深杯莫嫌開處
逢搖落耐得風霜春自來

新荷

的的新荷浥露鮮清池寒映曲闌邊還如越女

臨粧鏡月態雲容着翠鈿

寄蓬州司教徐子元

記得論文對月明別來瞥見二毛生自憐不及
徐公美日映嘉陵江水清

賦竹贈魏明府二首

綠蔭官齋萬玉枝清風只許使君知更將一片
瀟湘色翻作河陽縣裏詩

其二

長日簾前對此君倚窓搖砌綠紛紛訟堂近說

停多暇坐看杉葉挂白雲

雞冠花

蒙茸細剪紫霞光草砌亭亭足自芳似欲長鳴
報秋曙西風立盡滿庭霜

錢臨江先生集卷六終

錢臨江先生集卷七

海鹽錢琦公良著

疏

極諫巡遊疏

奏爲乞止巡遊以鞏治平事臣聞帝王不同
治而理古今不同俗而安者誠有得于隨時之
義不敢以梗治戾俗者擾之也故結繩至朴不
必施于五帝揖讓至公不復見于三王何者勢
不行也勢不行而一旦強欲行之則今之巡

錢臨江集卷七

卷七

遊託之巡狩是也夫巡狩肇自有虞三代踵而
行之豈彼唐虞三代之君樂遊觀好馳騫以毒
天下哉凡以封建諸侯各擅土宇廢置予奪恣
橫自由或變禮樂改制度侵暴桀驁有無上之
心于是天子屈萬乘之尊親入其境以昭慶讓
齊一文軌謂不若是無以戢其恣橫耳今天下
統一郡縣指臂相使而庶司連帥莫不凜凜將
事宣布德意雖窮海荒漠懸絕飛車之外猶
當奉琛納賁寧有各擅土宇恣橫如封建諸侯

者而致勤 聖體于車轍馬跡之間亦可恠已
頃聞 聖駕旦日且南遠近洶洶臣愚度之此
必有近習便佞有以巡狩之說進誘 聖聰者
臣竊過計以爲有大可慮者四敢不避斧鉞爲
陛下陳之王通氏之言曰舜所以巡而不擾者
兵衛少而徵求寡也晚近 鑾輿所屆萬騎雲
集百官旁午無論 天厨禁衛爲費不貲而扈
蹕諸臣暴殄責備日耗千萬况當淮楊凶饑民
間嗷嗷方掇惡草爲食而需之以爲東道主其

錢臨江集

卷七

二

何以堪必有呼叢祠爲江淮亂首者矣此其可
慮者一 京師天下根本居重馭輕如星緯向
辰江河赴海不可一日不嚴以全其尊大者今
玉輦旣行雲臺之仗不能旬五遽返倘有奸雄
窺伺乘間竊發其或三輔盜賊颺舉響應則百
二上游建瓴強幹之地將環甲登埤而守得無
爲 宮闕震驚此其可慮者二 國家建都距
胡僅隔塞垣一線往歲黠虜穿塞深入 大厯
廟算倘矚知 陛下南巡安保其不飲馬控弦

長驅深入以搯吾吭拊吾背以截我北歸之道
是彼則爲主我返爲客卽欲一大創之而乘旄
仗鉞頗牧其誰區區白徒能與強虜角勝負哉
此其可慮者三老子曰魚不可脫于淵國之利
器不可以示人故千金之子坐不垂堂况 天
子之尊而可輕去 九重披冒霜露乎昔漢高
過趙幾墮貫高之謀秦皇築馳道而後行副車
破于博浪項籍從旁睨曰彼可取而代也觀此
則白龍魚服何恠豫且得制其死命哉此其可

錢臨江集

卷七

三

慮者四凡此四可慮者不獨乖隨時之義抑且
蹈不測之機實 宗社所關 聖躬所係臣竊
爲 陛下危之臣又聞遠慕不如近稽述古不
如法祖我 太祖高皇帝神武開天提戈百戰
舟楫鞍馬夙所慣習然得關陝燕雲皆目所未
見足所未涉自此端居高拱不出金陵有大舉
措不過下方尺之紙便足提衡海內未嘗有膚
寸之失其 睿識淵衷誠有戒乎貫高博浪之
事也及 英宗皇帝悞聽奸閹王振輕出塞外

遂蒙土木之難 駕陷虜庭遺毒史冊爲千古
大戒 陛下試于此加察則 祖宗之可法可
戒灼如龜鑑之臨于其前何必遠宗非慕以遺
天下之憂伏願 陛下鑒 祖宗之得失戒秦
漢之危機知近習之當遠念根本之當固收回
成命亟罷 巡遊以昭示天下使皆知 聖德
超出尋常而從諫弗拂可與三代比隆矣臣官
無言責言爲出位然受祿分階荷 恩甚厚故
不忍閉嘿獻其狂愚惟 陛下采擇天下幸甚

錢臨江集

卷七

四

臣愚幸甚

乞恩養病疏

奏爲積病危重懇乞 天恩放歸調治事臣聞
極身殉國畢命不回者人臣之分也察情憫私
徐用驅策者 聖主之恩也臣前以盱眙知縣
蒙 恩內召歷陞前職方圖竭其駑鈍庶幾有
益塵露奈臣稟受虛脆自少多病二三年間雖
未從衰得白殆已積耗成衰舊冬已來痰乘火
上咳逆不止兼以胃虛脾濕不噤穀食肌脫氣

存方劑靡効已於本年正月二十六日具本乞
歸未蒙 俞允但今前病日加沉頓逾劇若不
懇乞 天恩歸就藥養必至旦夕溘歿長爲客
鬼上無以仰答 恩眷下無以更展生平是以
痛心嗚咽昧死再陳伏望 皇上曲賜垂憐特
勅吏部容臣還籍調治庶身謝奔走事遠文案
而蓬屏靜處益就宴閒更假歲月瘳愈可冀若
果藉 聖恩疾勢稍減卽當捐犬馬未盡之年
輸鉛刀一割之用不敢辜我 皇上再生恩渥

錢臨江集

卷七

五

也干冒 天威不勝戰慄之至

請給誥命疏

奏爲乞 恩請給 誥命事臣原籍浙江嘉興
府海鹽縣人由正德三年進士除授直隸鳳陽
府泗州盱眙縣知縣正德八年三月內蒙 恩
內召陞南京刑部貴州清吏司主事臣在部更
歷三司前後三載正德十一年九月內蒙 先
帝推恩臣先臣達贈本部山西清吏司署郎中
事主事臣母楊氏臣妻王氏俱得贈封安人正

德十四年九月內臣復陞本部山西清吏司郎中伏念臣以負寵幽賤幸側簪裳不獨一已蒙恩兼及父母妻室如綸之寵錫踰百朋生被顯于明時歟含榮于幽壤天高地厚較此非譬方思竭其驅騖仰答萬一乃于正德十五年四月內鬼神降罰患病不能供職具奏回籍調治嘉靖二年四月內病痊赴部除授今職臣伏讀詔書內一欵兩京文職官員未及三年考滿者各給應得誥勅欽此臣時跼伏田廬未曾請

錢臨江集

卷七

六

給今查得刑部河南清吏司郎中朱衮歷俸未及三年養病起復具本陳請已蒙陛下俞允而臣獨何心不念父母使聖朝雨露滂瀝如是而陳芟稿穎不得被其豐潤哉臣犬馬微勞不足齒錄而烏鳥私情恒切心想況臣與衮事體相同伏望皇上勅下吏部查照一體賜給誥命則主恩浩蕩不遺錫類之仁臣地卑微敢讓移忠之報願邀宸睨藉寵私門臣無任祈懇戰慄之至

恤新縣疏

奏爲乞恤新縣以圖治安事前該臣議得新淦縣地里曠遠稅糧逋負人民逃竄盜賊生發節申撫按奏奉欽依分設峽江縣治除授官員俱已到任城郭完繕存者歸業去者思還民皆擊忭懽舞若更生全矣然而鴻飛中澤生理未遂探丸交衢人心多恐兼以水旱珥乘凋敝益甚卽加惠拊循悉心料理懼未足以蘇此久困之民者奈何科歛繁重徭役迫促文移迅疾於

錢臨江集

卷七

七

星火追呼旁午於道途使新分之民咨嗟憤怨莫保其命恐非所以流愷悌慰元元之深意也臣忝司牧目覩民艱不忍緘默謹以民患最切者一一爲陛下陳之一曰併里甲以省徭役二曰蠲逋負以聚流移三曰輕稅糧以甦窮困是三者實峽江生民歸復之機政治轉移之始苟不蚤爲之計臣恐聖恩壅闕於上民情鬱悱於下復業者將轉而爲逃竄務農者仍去而爲盜賊欲圖治安其可得哉何謂併里甲以省

徭役夫十戶爲甲十甲爲里里有一百一十戶此版籍之定數也峽江雖分二百二十里先因地遠奸豪吞併單弱流亾里或止二三甲甲或止一二戶甚至里無一甲甲無一戶者有之藩司每年總派雜輸例照舊額一里常兼數里之差一戶常兼數戶之役征求煩而財力絀職此之由合無重加覆閱務照見在從實歸併每里必足一百一十戶之數則徭役省而民力少紓矣何謂蠲逋負以聚流移查得自嘉靖六年以

錢臨江集

卷七

八

前節奉工部等衙門坐派襖袴弓箭弦翎硝礮青紅一切上供等料共價銀一萬一百四十六兩餘俱係逋欠明詔既不蠲免小民又難追徵臣查得嘉靖六年巡按御史徐岱爲極重災傷乞恩照例折徵起運急處賑濟以安地方事題奉欽依准將正德十六年以前已徵未解南京倉糧折銀扣留貯庫分發被災州縣賑濟或代完緊要起解錢糧以甦民困臣思峽江草創流移新復連年災傷民不堪命而前項逋欠

勢難赦免今有本府已徵各縣折銀糧耗共二千六百五十兩餘合無將此銀代納工部各料其未完者悉從改折漸次追徵則朝廷不乏軍需之周小民不受追迫之苦一舉而兩得矣何謂輕稅糧以甦窮困峽江民多逃亾所有虛稅貽累里甲兼以水旱相仍極爲凋瘵至有棄田廬鬻子女以償而猶不足者爲民父母深可哀痛先該臣議峽江縣更始事宜欲將該縣秋糧不拘兌運存留悉照輕則蠲派折銀三年以

錢臨江集

卷七

九

甦民困臣嘗考大禹治水成功乃定貢賦充州最下厥賦貞作十有三載乃同因地制賦輕重相權自古爲然雖經申呈撫按衙門但事係國儲撫按不能自專本府未敢獨擅伏乞陛下憫念復業之民溥加勞來自嘉靖七年至嘉靖九年一應起運存留秋糧准派折銀十年以後却如舊例派徵則峽江新民庶得少寬其嗷嗷之憂而種種儲峙亦不缺乏一轉移間而國課民生兩蒙其利便計無出於此矣伏乞陛下

擴大造憚之仁救一方待哺之命 勅下部
院會議施行臣愚幸甚地方幸甚

乞恩休致疏

奏爲乞 恩休致以延衰喘事臣原籍浙江嘉興府海鹽縣人由正德三年進士除授直隸鳳陽府泗州盱眙縣知縣歷陞南京刑部山西清吏司郎中臣因素稟虛薄恒病痰火於正德十五年四月內具奏乞 恩回籍嘉靖二年四月內病痊赴部除南京禮部祠祭清吏司郎中復

錢臨江集

卷七

十一

調刑部江西清吏司陞授臨江府知府旋改調貴州思南府竊念臣有途往之性無周合之才幸遇 聖明寬貸未卽罷黜猶得被纓紳司民社器使以責後功臣雖愚昧亦知分當盡瘁圖効尺寸竭頽慮於方來補東隅之既往但臣本以蒲柳之質又及稿落之年志意精神俱已衰繭此部院諸臣所目擊者近因應 朝期迫驢輿陸忝併程馳頓觸冒烈寒病復舉發痰火上炎喘嗽逾厲手足風痺步履艱滯雖犬馬之心

尙存而躑蹶之形難振若復厚顏尸祿必致弛事曠官臣雖萬死不足贖罪臣聞不避艱遠者固忠臣盡瘁之諡不難引決者又哲人止足之模臣前已具由告鳴吏部調治卽今病入膏肓身寄邸舍伏枕呻吟惟有悲泣伏乞 聖慈憫臣老病察臣肝腸純實無他將臣放歸田里專親醫療則一日未死感 陛下一日更生之恩倘卽隕越長逝亦得俯遂首丘不爲殊方羈魄銜恩九地永無終極矣臣下情無任戰慄懇款

錢臨江集

卷七

十一

哀祈之至

錢臨江先生集卷七終

錢臨江先生集卷八

海鹽錢琦公良著

議

造士議

嘗論大江以西川嶽盤滙儲精效靈英彥代興爲世所重若夫人而宰世澤物出而樹羽開疆茲固隨其識量所至亦有運命主乎其間自非人力所能回斡至于乾坤傾覆而不奪之氣若文謝諸公者此由養也天地否閉而有不拔

錢臨江集 卷八

一一

之操若南州潯陽諸隱者此由守也菁藻披謝而有獨振之響若陶雷吉鄭歐黃王曾者此由習也曰養也守與習也則非識量運命之所囿乃教使然也然前代之士展見無方我國家造士獨由庠序斯固重教矣以故洪永之間若黃練外節陳謨隱操皆翹步烟霄藐不可及奈何晚季至有身都卿貳爲逆濠謀主名甘飛遜受權亨徵命者志節于是埽地矣其若剡藻唱音則自國初已來卽解楊名輩未能染翰回

彼狂瀾迄今以江西派目其詩文豈養守與習有讓于前而教風之不振歟明公出佐外臺典茲文教振俗布風于是乎在某竊以爲士處賢序豈必人人亨泰須令窮達各有樹立之地必使遇則可以澤物開疆不遇則可以山林邁軸當變則能殺身以成仁處窮愁則能操觚以垂譽此雖窮鄉小儒人所藐焉不顧而一身俱任者也惟狂于教之何如耳方今課士伊邇固雖崇孝友第經義以爲登黜尚當諮問生平有

錢臨江集 卷八

一一

仗節赴義不避危險爲一世所難者或樂志丘林求遂初衣以成其高者或淹通經史肆力奇秘以古文詞自好者皆當于常格之外旌別賞譽各成其志至若忠義之士如文謝江楊黃練隱逸之士如徐孺四翟二陶文學之士如歐陽黃曾三洪二劉並宜特祠置田求其後人給以衣冠長守歲祀又如文體詩派尤爲氣運所關必令士子于經義之暇更習左國史漢莊列淮南呂覽韓楊董賈文選及唐人名集于試目之

後間出騷賦書奏序記古律以爲常程如此則士子有所觀感而志節益勵操守益堅文氣益上豈不爲後來造氣節文章于今日逢衣之士也哉下吏迂淺不足少裨風教第承明問不敢不竭其狂愚以教之一字進知必以不合時宜抵擲水火爲明公所捧腹也

忠祠議

謹按故左副都御史練公子寧名安以字行係臨江府新淦縣人今分立峽江縣則公峽江善

錢臨江集 卷八

三一

政鄉三都人也公父伯尚洪武間爲起居注直言忤旨出爲廣德州同知調臨汀鎮安二府通判卒于官其烈節家風有自來矣公少與金幼孜友善嘗謂幼孜曰子異日爲良臣我必爲忠臣洪武甲子舉於鄉明年對大廷極言近日朝廷用人徇名而不求實小善驟進小過輒戮因歷陳古晉教養任用之道言甚剴切 上親擢第二授翰林脩撰未幾內艱杜門屏迹力行喪禮服闋復除翰林陞副都御史工部侍郎建文

初改吏部與蹇義爲左右侍郎以賢否進退爲已任多所建白又改御史大夫辛巳改都察院爲御史府子寧改御史中丞靖難兵起子寧與卓敬等畫策防禦極論李景隆陰懷異志屢敗召還子寧執景隆於朝數其罪請誅之不聽子寧憤激叩頭大呼曰此賣國賊臣備員執法不能爲國除奸請先伏誅遂罷朝靖難兵旣渡靖江府長史蕭用道衡府紀善周是脩上書論大計指斥當事者誤國書下廷臣及兩人議用事

錢臨江集 卷八

四

者怒詬二人子寧曰禍難日迫我輩謀國之臣實尸其咎寧已至此尚不能容人言乎詬者愧而止 文皇卽位縛子寧至語不遜斷其舌曰吾欲效周公輔成王子寧手探舌血大書地上成王安在遂族其家姻戚逮死者百五十一人戍邊又數百人惟吉水錢氏得免及錢習禮仕于朝爲鄉人所持以告少保楊榮榮乘間以聞文皇欣然曰使子寧尙在固當用之况習禮乎昭皇踐祚詔稱方孝孺練子寧等俱是忠臣宸

章褒愍心迹愈明竊念練公力挽綱常志扶天地以身殉國何慙荀息之言見義忘家遂赤要離之族精誠貫于金石大節振于古今固宜隨在表揚者也况追踪故土實光靈陟降之鄉而肇建新邦又風化激揚之日大亨崇祀誠爲要典該縣城西有廢廟一所近議拆毀合改爲祠宇以祀練公俾冤魂有託餒鬼來歸不惟可以慰泉下之忠抑足以作後來之氣云爾

守淮議

錢臨江集

卷八

五一

竊以長淮據中原上游爲京輔咽喉蓋南北有故勢所必窺者也頃見劉六劉七齊彥名諸賊分部寇掠橫行燕齊梁宋之郊屠城破邑奸嫖凶慘僵屍被野千里蕭然卽今十月十一日淮安守劉祥率兵拒賊不戰而潰祥竟被執勒船渡淮屹屹乎勢已無淮矣本職猥以輕弱承乏重地一聞此賊在耳每爲天下痛心恨不滅此而後朝食乃聞張惠安馬邊二中丞師老無功而李副將戰復覆敗大河以南長淮以北賊視

已如無人之境然盱眙薄淮南岸勢極孤懸而德祖諸陵及楊王等祠實恃以爲藩捍至如淮南唇齒郡縣西有鳳陽臨定南有廬州滁和東接淮揚要皆藉淮爲之門戶如淮南郡縣不先協力守淮是門戶不固而欲室家無虞也其可得哉近雖調發滁州諸處軍兵防守浮山龍窩諸要悉皆老弱不任介冑倘賊邀截商艘乘間南渡流入大江以窺京輔則其爲患有不可勝言者爲今之計惟以協力守淮爲急計自鳳陽直抵淮安沿河四百餘里地連各境額無專守既鮮阨塞可據之形又乏訓練犄角之勢徵發則鼠首而多肘掣習勒則烏合而難臂使若不先事戒嚴必且臨敵受制亟宜於沿河各境每五里築一墩舍墩置人若干人給利兵賊至則舉烽炮每五墩領以敢死之士一人使彼此相援首尾相應仍立印記簿書紀其年貫晝則分班演練夜則承休哨探本縣先經委主簿李楫守護 祖陵縣丞雷澤陸路點視典史楊鎮巡

錢臨江集

卷八

六一

河上下併將選練精勇機快部署結營分劄墩舍已及百里其浮山迤西屬臨淮管內田村迤東屬山陽清河管內亦須各置營落墩舍發兵防守其泗州北岸及各鎮商舶悉驅離南境不使賊得藉之津濟又邊淮一帶止以本土民兵巡徼而欲遏彼狂逆力寡勢單兵家所謂以銖程鎰也議將江北橫海飛熊廣武英武廣洋儀真高郵各衛并滁州六合全椒來安天長江浦江都各州縣軍士民快分撥精壯星夜督發于

錢臨江集

卷八

七

沿河要害列營屯劄協同守禦其鳳陽直至淮安各選驍勇素有機智指揮千百戶等官上下督率巡邏如或失事罪坐所由庶軍聲振揚捷衍原爲地利賊氣沮喪視淮流爲天限而淮鳳以南有金湯之固矣

建縣議

夫政不逮遠者閔于勢也民生其心者貳于統也如使勢既邇統既專而猶然閔吾政貳吾民則理所不經見者也臨江屬縣三惟新淦最稱

廣遠稽之往載尚有石陽巴丘二縣胡元改新淦爲州入 朝尋復爲縣則今新淦實一州二縣地也且東界樂安豐城南距吉水廬陵永豐寇盜生發倚爲巢穴不翅狡兔有三窟矣至如催徵勾攝公事不免乃弱者鍵戶奔竄强者鳴鼓暴抗至有罪人斯得中途邀擊弁髦有司者正德間東鄉大寇張元一作亂致煩 朝廷興師征勦正坐勢遠生心所致耳今竊計之必分建縣則聲教易及而奔竄暴抗者將脩世業習

錢臨江集

卷八

八

禮讓可無兵甲之擾寇劫之虞矣再照新淦舊額爲里五百七十今止五百二十何開國以來戶口日增而新淦之民日減哉此無他地遼曠而政不逮也政不逮則地多匿佔于頑民頑民多則舊版漸竄于奸吏爲患若此而可不爲之建縣以專轄之乎但今之議者不曰勞民則曰傷財然一勞永逸費小利大爲 國謀者當審所擇矣及查成化以還數議建縣勘牘故在正德十三年方行復勘會宸濠變起中止越今因

者既蘇勞者已息失今不舉則是棄臥榻之側
爲荏蒲之藪也且今建縣政與廣東惠州之海
豐潮州之潮陽事體符合乞查照二縣奏行事
例上請賜以縣名銓擇一能治劇令長宰之
庶政不闕而民不貳化盜藪爲樂郊矣

築城議

傳有言城者盛也以盛民也又曰城高五丈樓
季不犯使聚民而不盛之以城則猶慢藏而誨
之盜也况欲爲樓季者比肩皆是乎新設峽江

錢臨江集

卷八

九

縣負山瀕水地險可憑舊爲逋逃淵藪嘯聚窟
穴倘不築立城墉奚以慎固封守頃某偕縣令
朱簠准始議周遍履視縣故背山宜築山城止
須因山鑿削外土令其壁立丈許方傳以磚石
冠以女牆施工稍易但山勢縣亘有巒頭巍峻
者咸闌入城內較舊議山城加丈者二十縣前
面水須築水城近水實土內穿砌亂石四尺出
土方用琢石一縱一橫疊如丁字仍量高下必
令雖遇江漲不能躡入始用磚甃上加女牆此

用工劇艱者縣左右則先築土城下趾六尺上
厚視趾減尺去地十有二尺地或低窪則加三
尺然此舉工力殊劇勢必藉之于民隨審集間
右邊易元輩二百許人量力視能分別委任每
城以十丈爲率山城易董以二人水城難則人
倍于山而左右城工加于山稍不逮水亦三人
足辦矣其杙椿杆基悉有分地使不堅好負任
使命更築以懲其惰仍導以子來之義不聞于
思之諒咸各樂從懽赴隨取新淦縣建縣銀一

錢臨江集

卷八

十

千兩授縣令朱簠分給每土城十丈准前議給
銀十有四兩五錢而山城之鑿削水城之穿築
工有繁簡竣城成計丈度工別議以聞仍行縣
丞羅達卿督理併禁枉事有秩胥吏毋得指役
箕歛毒擾鄉閭事發連逮著以爲約卽於本年
四月初九日始工隨將本郡行縣祭祀演練機
兵脩繕鋪舍廩廩諸費動支與本郡建縣銀兩
外餘皆本郡獄訟贖鍰新縣草創比屋貧窘一
切諸費取之左條無敢繹騷民間還乞加賜憐

念將此縣急用上供追輸二四各年逋欠曲爲停緩俾縣令朱簞得以徐次幹理則于斯民無納隍之虞于明公有成城之譽矣

更治議

論爲新淦者無大於建縣建縣矣又無大於更治夫欲更治大都有三太上清田賦其次服豪右其次撫流移何謂清田賦蓋峽江壤地僻遠多深山窮谷其爲狸鼯魍魎之區也非一日矣以故奸豪匿佔漏輸擅利者自若貧寒產破賦

錢臨江集

卷八

十一

存飄徙者日衆官不能制民無所訴里魁既苦其催督保任又恣其乾沒是以頻歲逋負積至無算夫上無履畝之政而欲下有讓畔之風難矣爲今之計先宜擇一廉幹官詳檢黃冊凡逃絕戶田額賦備爲登錄緣籍上之縣求圖內之田沿址計畝根究歸着何戶爲何人佔種何處爲荒棄無徵果如有水漂沙蕩者別爲開注匿佔之豪姑不問其既往之罪如此則奸人難肆其欺隱流民得反其田廬田賦自明戶口漸益

將殷然有阜成之化而無逋竄之虞矣何謂服豪右峽江之民故多嘯聚過於姑息則玩過於剛猛則激故可以誘服而不可專以威懾也匿佔田產者先須諭其收糧歸戶否則令其還官別佃脫觀望于二者之間則致其奸法之魁重懲之使各知所警畏蓋狼子野心漸宜開其盈口之貪而孤豚入笠遽難讐以殘形之法凡有子弟諭令明經肄業作其禮讓之心消其慥悍之氣習與性成久而俱化數年之後不皆爲良

錢臨江集

卷八

十一

民善衆哉何謂撫流移省刑薄稅爲政之大經况建縣之初尤喁喁焉觀聽新政者也峽江之民向因虐賦波累以致流散若不爲之議處則土著者且不可保况流移者可望其復業哉急宜奏請自今已後三年秋糧不分兌軍兌准南京存留諸項盡數派與輕則折銀以免輸運之勞其昔流移今復業者照例優恤免其差役三年仍頒榜諭除抗拒不法外皆從末減如此則有遺秉餘穗之樂而無束薪刻木之悲土著

者胥慶寧宇而流竄者爭懷樂國矣經曰通其變使民不倦又曰政由俗革正更治之謂也不然豈建縣之指哉

祈雪議

竊惟人物殊稟總之受成陰陽然獨乘陽以爲一歲消長此又人與物無少異者方今冬仲一陽始生正宜閉藏育養乃暄煖如春使微陽戕泄則始春脉發害氣乘之人不勝則病必疫物不勝則麥必敗使人疫麥敗則人不聊生而揭

錢臨江集

卷八

三

竿斬木之釁有不可知者矣必欲先事消弭其惟禱雪以壓勝之乎蓋雪爲五穀之精更能凌弭毒害又聞雨雪深尺蝗入地三尺故昔人以之驗一歲之豐惡非無謂也茲明公以運幹陰陽字育人物爲已任見此歲寒不異暖節憂念之懷形于言面故某不敢以下吏不職至此咎徵輒自慙默用推明公憂念以禱雪之議進惟垂採納檄下所部郡縣長吏以臘月朔日爲始各致齋惟清省躬若惕緩苛猛之政省株累之

刑告于天地山川以祈雪澤庶幾人得謝其吏愆天或降以休氣災厲無恐來牟有秋莫不頌明公有純誠格天之政矣如謂古人禱雨未嘗禱雪則彼特畏于方降之災忽于未形之害耳使知以春秋大書正月無冰之意推之亦必爲之思患而預圖之矣明公幸以春秋之意垂察部民幸甚下吏幸甚

錢臨江先生集卷八終

錢臨江集

卷八

四

錢臨江先生集卷九

海鹽錢琦公良著

書

答當事論守淮

伏承不損閭閻馳尺書以流賊下詢而某故白面生竊自過計以爲此賊張甚剪撲未易使禦之不力則江淮之間受禍烈矣頃者官軍四合砥兵而進郡縣拭目在此一舉不意劉郡公就執張州守未陣奔靡北方旣狼狽若此南方豈

錢臨江集 卷九

高枕時哉竊料賊勢方自北攻南而淮以南反偃然自以爲安者徒以長淮爲之限耳盱眙濬淮孤峙獨處上游倚爲唇齒然東有淮揚各州縣南有滁州來安全椒飛雄廣武等衛西有鳳陽定遠并皇陵楊王等祠今淮南郡縣曾無一鏃斗糧合策守淮而僅僅畫地人自爲固猶門牆不完而望室家無虞也故不佞私計以爲今日之要莫大于協力守淮須于邊淮一帶五里一營營置精卒三數百計自臨淮直抵清河

地祇四百餘里不過二萬餘人耳更擇驍捷將領數人統馭往來邀擊使彼此相援如率然之救首尾今計盱眙召倩精勇屯淮已及百里必得各州縣發兵以成輔車之勢使聲勢聯絡旌鼓相望則賊先褫魄矣其在淮北船筏悉艤南岸禁絕商舶弗令擅動仍用小舟截流上下晝夜偵探賊卽欲濟淮而逞其能飛渡邪如此則淮南郡縣外固而內自安數千里蒼黎庶得保其室家更生於鋒鏑之間矣不然則狂賊一旦渡淮盱眙必先受禍盱眙失守不佞自有歿地其各州縣獨能無恙邪區區愚管知不足陳于下執事然非下執事無可以言此者故不敢謙默冀在采擇轉聞某不勝企望之至

答魏子材吳德翼

手記北來以生平學力相勉學則何有惟方寸赤中可當輕勇一部耳聞儒將李瑾復爲賊所破潰已遣婦子南還與家仲決別業以身許盱眙矣嗟乎三日不汗與頸血濺賊其間重輕僅

錢臨江集 卷九

已知擇歿所有如皇靈不振而大淮以南猶有生盱眙者其能覲焉人面向兩君子乎師中擾擾誠不知其言之矜踔也

與袁州王太守

某之舉鄉書也有同舉蔣相者卽明公部吏萬載君也于時蔣少某若干歲而孝于其母心竊艷而悲之蓋自傷老大而母不得見今日耳其後某嘗登堂瞻拜其母若得拜吾母云荏苒二十年某幸以一第待罪此郡且當謝去蔣始以

錢臨江集

卷九

三

親老就吏固足傷已乃不數月而變生劫帑以致褫冠囚首待訊諸臺室中以爲罪且叵測不越月而母亦怖歿于是蔣一身蒙盡地之羞五內抱終天之恨家慙爲子國耻爲臣闔門哀號計惟有歿此亦丁生人之毒痛衣冠之厄會者矣某言念疇昔不覺涕淚交下誠有不惜解官投印用相拯救者但知明公以至仁龔覆力爲分明必不欲部中賢吏橫坐無妄用是胸中稍寬其鳥鳴之急第其旅處徬徨貲糧罄絕憂悼

催併羸困不起恐不得終蒙至仁生歸田里故敢力懇明公速爲了竟開其極寃明其非罪使得以初服見其交親則明公恩同肉骨而某亦感鑄心腑矣

與萬鹿園都督

湖上言別遂成緬想而見餉方藥大爲衰齡所須獨生來病懶難爲藥耳頃知戲下衣糞埽啖麤糲證悟于中峰道場人皆以枯寂爲戲下苦不知叅上將擁高牙大纛時戲下固已浮雲視

錢臨江集

卷九

四

之此等境界自非無人我相者不足與言也然戲下于彼法中真是鐵漢回頭視不佞墮落生老病便覺火宅化城相去萬里指揮劉湘社友海村之子日提一劍願乘長風者來謁鈴下幸以青眼相視是又愛我而及其屋上也

與陳天器

往時見足下黠染勁秀則艸供奉雄潤則夏禹玉而寫照入神自足與長康並美心竊重之顧一入塵網第從馬首船牕想見斷烟殘渚于當

年紙上耳比來羈宦秣陵雲樹脩阻無從一續
把臂之歡不知肯以一尺素綃先置我于青林
白石間以諷其歸來否

與鄭室甫銓部

兒子芹萱始去帖括生耳且庸下未與政宜茲
來謁選某不幸其得官而幸其旁璞親珪也惟
執事敦鄉曲之義獎救所偏使不淪墜則豈惟
某無負于析薪而山公啓事庶亦不爲兩生所
黜當今行古人之道者惟執事足以望之是以
錢臨江集 卷九 五
敢布左右

與郡縣論捕蝗

某頃北旋臥病牀第側聞飛蝗蔽天嚙害禾穎
然鄉落間惟知驅逐幸其去已之田不知去此
而亦害他其必歸殄其類乃爲得策耳詩不云
乎以彼蠹賊秉畀炎火唐史太宗吞之姚崇捕
之昭昭也夫何俗人不悟多謂燒捕爲不仁欲
以祭告圖免愚亦甚矣某雖屏退家食然見一
方利病義不敢隱冀在執事者嚴加禁勸依董

煇救荒之術隨處掘坑驅置其內焚之日捕必
于侵曉以蝗翼沾露不能縱飛捕之易也夜捕
則用燎火以蝗覩光群聚焚之易也仍委丞簿
已下查驗各鄉掩捕多寡籍記申 奏蠲免稅
糧其絕不掩捕者不與則鄉民曉知利病競相
撲捕不旬日而蝗可滅矣詩有之楊園之道猗
于畝丘言小可以益大也惟執事者采而行之

與敖貴之比部

某去清江忽忽十載追念誰昔惟執事眉面與

錢臨江集

卷九

六一

閣皂雲峰常入夢中耳旣而都官平反之譽風
布籍籍此固仁者作用足慰遠聽頃聞將 聖
主欽哉至意慮囚兩浙彼戴盆者庶幾復見蒼
蒼之色乎嘗聞歐陽崇爲囚求生至忘寢食而
文忠卒用大顯人以爲理獄惻厚所致執事今
其人已東歷嘉禾計當有日尙圖把手以罄積
抱

與陳虞山中丞

友人仇廣文還拜諸集之惠自分衰愚何幸一

旦獲此天琛夜光也因讀義慈集則仰仁門之
累慶讀虞山集則欽喬舊之忠謹讀還拙諸詩
則又美名節之完美決決乎大國風也 國朝
理學名臣屈指可道以公力行古始諸君何得
擅美於前至若歸海內之高譽膺人中之上齡
則又吳會耆英無能爲兩者玉璫黃流中外殷
佇徒以未通謁者每自慨惋亦惟昕夕望三台
五雲爲公頌之耳

與邵天祐方伯

錢臨江集

卷九

七

曩附觀謁猥接清塵及叅行省還入偃室自此
轉蓬靡定不足詳盡今已收綸東海之濱近十
霜矣仰惟道德鴻盛助譽豐赫而客年下車簪
紱欣動乃同籍知交尙遠登賀者誠謂谿山衰
叟自不當以草衣白幘上觸旄仗且士大夫一
謁當途人輒視爲薛公故人語頃便可作富人
矣况今執事如皎日中升理無私照海上野人
懼以進干爲至明之累故寧坐遭慢所不辭耳
頒惠歲書俾知山中涼暑此則區區布謝于掌

記者也

與夏月川大尹

某衰病一歸慙負 聖世邇幸棲景蔽芾之下
庶幾老焉顧辱橫及禮寵以溷榮典惟有慙惕
交頤而已嘗聞蒙冒非分謂之不祥况某樗散
頽齡能不顧循輒偃然賓階以辱鄉之有德實
懷懼心敢以辭懇

與魏長松大尹

某投老爲農憫焉望歲不意旱魃煽災野無青

錢臨江集

卷九

八

草瞻言百里何以卒歲傳聞寬租之疏不行而
且徵歛在邇不識能如漢之長孺宋之某公贍
救之否數十萬生靈政在執事一舉措間耳幸
勿以迂緩吐之

又

伏聞旌蓋欲臨墓所蕭蕭宰木爲之動色第年
饑民困執事者催科撫字交用爲勞豈暇及冢
中枯骨哉且荒阡草穢無一椽足蔽騶道風露
何敢不以情告知仁人愛人以情必不强人以

所不敢當也敢露悃誠冀爲俯順則救恤之仁
固有加于凡民有喪者矣

與張蒙谿督學

某以衰病俟命首丘雖通門友舊遂遠聞問然
樹標作人英彥鵲起已從人人滿兩堦玄矣日
遣兒子芹萱相候會執事者駐節江表瞻見無
階而僕夫南還忽得長公之變不覺失聲歎悼
者久之竊念長公白雲同舍投分甚深方冀隱
閱壽考同看太平何遽溘然使典刑失墜也人
錢臨江集 卷九 九

某之感知過前詰束芻將意幸爲陳之總惟

與郭平川郡伯

某學媿經世宦輒倍時乞老 聖明投閒東海
自分杜門屏謝用遣崦嵫足矣詎意明公耳食
姓名虛以賓席遣官督召至於再三某郡民也
詎敢矯抗第念十室之邑必有忠信而舉郡賢
彥彬彬在焉何物匏藿敢奸斯典且嬰病當辱
命之先賓主百拜何能成禮敬用辭謝非敢肅
飾

與沈龍山大叅

某頽齡九九待盡更頃人間事不復相關惟是
瀕海歲凶每爲蒿目茲聞旌騎按部此中遺黎
實惟執事曩時之所休養其懽舞瞻近誠不在
衰庸知故之下獨奈以塞門臥疴無能把手一
語海堧疲困之狀然計此非某一人私憂執事
當能力圖之矣

與姚虛谷方伯

某以無似辱在尊公鴈行之末乖別廿年第有
錢臨江集 卷九 十一

夢想今幸執事藩翰東南膏潤千里不惟郛屋
蒙休而山澤積慶亦得穩臥雲壑矣某以晚舉
兒齋未離幼志欲令例補國學少畢舒祺分役
之願遣謁領移幸推世講訓以灑埽俾得列于
成人是不獨私我以通門之義也

與陳用明

彌月分携情抱如渴適惠大篇讀之足與金石
齊響且詞含風勵慰愛殊至嘆佩何能已已入
夏因兒女多病情塵紛遯未能頓埽三復來訓

若洗我于清冷之淵矣

與崔石洲揮使

英標偉畧知爲士林所欽獨不佞形近雖踈而
心下殊至室遠之思恐不若某之于雅歌門牆
甚深也

答潘成之侍御

佳什見投詠以回環滄洲魏闕之懷颯颯言表
不覺神情自爲飛躍更念人生如擊石火瞥爾
一世所樂在骨肉之娛斷金之好乃交契如公

錢臨江集

卷九

十一

終身闊阻僅僅交夢寐通聞問而已可不悲哉

與許九杞給諫二首

前月之九日偕德翼拜虛齋先生墓帆前茶磨
隱隱喚人便欲登高于此會雨至不果惟誦滿
城風雨用遣節物耳山齋幽寂滿耳松風如春
潮帶雨執事日把一編坐其下何必減元亮北
窓也損惠新栗猥以口腹遠累故人不任慙謝

又

某衰病日甚業已與世相忘惟欽賢慕德尚爾

如初聞足下結廬墓所啜鱸茹淡大孝終慕末
世所無不意復自足下見之頽俗其庶幾風起
乎

與董從吾二首

某衰棄之人而以沾近風儀自幸者誠謂先生
亢盛而不驕阨窮而不濫沖和近人不靳提獎
庶幾殘膏剩馥有以開迪瞽聵耳前月泉過舍
得拜牋教展誦數過言皆砭艾療我深痼疚懷
種種爲之霍然竊見古人涵養得地或以主靜

錢臨江集

卷九

十一

或以守虛某今妄心不斷如石壓草欲去此根
以養靜虛不識何以教之俾得下一着也

又

抱病伏枕幾至不起遠勤下問銜佩殊至兼辱
詩卷黃雀之惠展帙長哦啓聖命酒不知秋風
吹墮白日也二豎俄退乃信讀檄可愈頭風耳

與玉芝聚上人四首

二月七日別後遂暴病昏瞶髀肉已冷幸嗟喟
不斷得復相見他日意皆念彼觀音力也頃知

山中不減者關壘勝處精進之功當得究竟區
區訂約擬狂鶉首前病之作乃天爵之耳家居
習深甚深百務關着動成窠臼負訓良多結夏
後若得載道東還當下榻以俟

又

正旦到菴過勤清供及聞移錫天池知上人無
去無來不以執手望我凡夫老耄辱不遐遺教
以了達三世乃最上乘事顧我鈍根猶懷驚怖
然亦不敢退轉當以放下爲極則庶幾無負慈

錢臨江集

卷九

三

悲接引耳

又

不見逾久胸抱柴柵妄希高明益淪凡近古德
聽不出聲見不超色不知何脩得此尊者影不
出山前後且三十年大雄謂如我按指海印發
光公似之邇聞宣講楞嚴經素雲集夫塵世覺
合一覺而六消能領畧者何限老夫念此勝因
至忘食寢奈曉早水落舟楫阻艱徒有西望跼
竦耳更意臨濟見黃蘗而打見大愚而悟其所

悟者不可得而問不可得而語方其悟時亦不
自知其悟也而未悟時何以見打卽不可言打
中無悟亦不可於打外求悟數百年一燈宗旨
可得聞乎邁晤未期願垂慈發我

又

捧覽手舉拳拳獎引但衰情交至不能斗數精
進終知淪落此岸耳加以兒萱客歿樞還嶺南
未免有情心肝如裂且娶婦幼孫悲叫一室暮
年丁此酷罰要往因大德必有以解脫我者

錢臨江集

卷九

四

答社友帖

知群彥星聚不減右軍脩禊衛尉金谷自應載
筆猛赴會肩際作一瘍甚苦如祝藥可恃必不
坐受含毫卮酒之罰也

寄蔘兒三首

三月廿九日到都主僕平善無他選期遲速尚
未可知汝母病瘵今寄一方須倣此治藥慎毋
草草汝年長當率先諸弟研窮經史日月可惜
不可虛送宜時時警省吾言來歲三四月可告

改北監與芹同行鄉會各不相妨也范孔欽遇之中途倉猝別去今寄會試錄二冊送之

又

汝等當務讀書爲急弗以外來人事費却年光歲考聞在秋冬之交勉之近事益擾擾方脩南都宮闕多從田畝起科浙直之民恐未得安枕家事任長汝須勤儉力學爲諸弟倡各圖遠大勿落人後此吾千里之外所懸懸者也大伯父不及具書代言之

錢臨江集

卷九

五

又

廿三日余先生至知微復中鄉舉喜不可言但以目前論可謂得天之厚不知神害過盈物忌大盛你等宜各守謙退遜方可保其永久適可喜正可懼爾其母忽餘情只在十一月回悉之寓臨父書付夢輩均視

與芹兒

二首

士君子素位而行不必隨俗過侈吾計偕行李爾曹所親見也吾已衰老朝覲難行米酒書

帙之類任汝照單檢用老病之餘惟思走陰息機而已所深望者惟諸子一一成立吾得優游林下枕流漱石可以樂而忘死也沿路慎之過洪閘須登陸欲登陸須俟艤舟最宜避者在兩船交接之際當堅坐勿動此外不能盡言若肯遵聽便是念我老朽也

又

汝登第實先世流慶吾何有哉爲今今圖惟守一忠朴而以澹泊輔之前輩居官成敗自可攷鏡也豈得第後多費吾憂之汝素省約與吾意合知免爲一家累矣

錢臨江集

卷九

六

與子芹萱

年齒壯盛父母無恙正可宣展無負朝家官邸雖淡薄自是常分勿以淡薄而持守不固行履不高也勉之

與都勻族兄瑄

不肖痛念高祖隕落遐荒卽欲以一杯酒澆着隴上了不可得第有向天南灑泣耳更惟不肖

與姪薇既竊甲第兒子片萱復舉於鄉諸枉博
士惟中者方鵲起未艾此皆我祖種德百年所
致而枉天之靈亦可藉是少慰矣顧子孫隸行
間者仗劍報國家守墳墓留原籍者力田勤學
光昭先世之令德向非務戎有人則原籍不安
非務農有人則都勻何藉兩地子孫實相爲利
而能兩相軫恤又所以爲利也

與都勻族姪文華

余宦遊南北凡任貴州者必以戎伍相託今幸

錢臨江集 入卷九

七

薇姪接趾益大有賴更以荷戈承伍仰在阿堵
同宗之人自應贍助第原籍頻遭荒饑伍中亦
宜體恤不令原籍竝困卽爾曹利也瑄兄春秋
高福履所綏文貴諸姪英敏好學勇藝輒先人
鳴皆足欣忭陳經衛有葭莩之雅便望寄我八
行以慰萬里遠懷極盼黔雲曷勝注結

錢臨江先生集卷九終

錢臨江先生集卷十

海鹽錢琦公良著

序

海鹽縣志序

今之志古之史也予嘗逖稽往載若禹貢周禮
春秋則其大者也故其山川人物靈恠之屬幽
顯畢備美惡弗隱後之志者必于此焉取法否
則無以稱志詔後世我英宗皇帝命儒臣作
一統志而天下郡縣之志雖云大備然考證不

錢臨江集 六卷十

一

博多取俚諺至前蹟舊篇往往遺焉此皆郡縣
不足徵而無以徵天下也若然則縣志實所以
徵天下者烏可緩哉吾夏侯惟明蒞政三載會
羸起廢百度惟新首問徐光澤子元作五志曰
地輿則山海水經皇覽之蹟也曰職官則列卿
年表循吏傳之意也曰人物則耆舊先賢高士
列女之準也曰選舉則賢良孝廉明經無害之
遺也曰雜志則五行傳兵亂志之畧也事核詞
省風勸該寓非直邑人有所考見將國史采

之後世信之亦禹貢周禮春秋之所出而無遜乎一邑之史也然職官人物意在擇瑜棄瑕安見其爲美惡弗隱殊不知觀所擇而不勉去其所棄世固無若人也則子元豈徒擇其美而已哉至若長谷橫山南館雙峰及陸豐徐二十七諸詩具載足爲此土生色愚謂若越絕武原鄉寂爲吾縣舊事以及高僧傳沙門寓書晉書千慶再生搜神記陳甲殺大蛇唐詩紀事顧非熊再世吳越備史沈夏諸條皆當附之各志而子

錢臨江集

卷十

二

元以爲無當風教姑置之此以見嚴于去取必使五志信千秋徵天下以無負吾夏侯意也

擬江西鄉試錄後序

嘉靖乙酉歲令甲當鄉試士先是監察御史秦某以巡按江西行部中所在集諸士校文採行汰斥浮惟所稱甄造才彥以需國家之用者不遺餘力比當集試凡內外嚴飭規條凜凜纖細詳綜無所容奸監臨者爲天子求賢可謂勤且至矣已而與在事諸臣操大衡拂廣鑑一

遵制額取士得九十五人錄文之雋者二十篇上之曰是所取一鄉士若文也然豈匡廬彭蠡所可表限而稱一鄉之士若文乎哉意必有道德勲業文章爲天下士者出以應之以副監臨慎于求賢事上至意顧大江以西昭垂簡策如陶長沙之翼造王室歐陽文忠之紹光文統陸象山之宏闢心學莫不肇起此一鄉而爲天下萬世之士也乃若後起而輔相而理學而詞臣以協贊朝家者則忠君謝折翼之徵執禮無濮園之諛淳源正脉不倍紫陽使非列聖造就人材何以跨軼前脩如此况今上以神聖中興維新縣寓士風丕變雷動雲從則此九十有五人流今漂古不爲一鄉所囿可知矣第茲錄所彙者文耳然夫子嘗云有德者必有言故知言之精純玄遠者可以寄道德之隆言之通明典正者可以期勲業之大言之博雅英麗者可以囿文章之運于是士之深衷微臆益照爛而不可掩卽有泛駕之乘駢弛之才亦得稔

錢臨江集

卷十

三

窺其可以調御控抑而備任使驅驚之用其所
稱踰陶陸而駕歐陽爲天下萬世之士者必有
存乎其間者矣若此則庶無負監臨諸枉事以
人事君之心藉曰古今人不相及一旦通顯縱
其胸懷尸祿以保富貴屈禮以阿當世僞飾以
盜名譽則雖位高往咎聲重當時適足爲一鄉
之耻又不獨曰此所取一鄉之士若文而已也
其何以仰承 國家休命爾諸士誦法前言濡
被 聖澤爲日已久宜圖所以上副 聖天子

錢臨江集

卷十

四

殷殷致士側席摯髀之懷俾監臨諸枉事異日
得藉手以託天下曰此吾所謂非匡廬彭蠡所
可表限而稱一鄉之士若文也幸矣謹附諸末
簡以詔多士

明醫會要序

賀君岳少業儒以母病風徧求醫醫莫能治乃
奮志曰母病弗瘳兒奚儒爲于是盡構醫家書
讀之逾年曰吾知所以療吾母矣卒奉以周旋
母享高壽又得蘇醫王氏惟雍之傳而業益精

里閭病輒就君治治輒效其門至暮擁而且集
自是邑若郡自侯以下咸召君無虛日藩臬問
醫必以君對縉紳游歷郡下亦必迎君以往由
是君所及彌廣矣君間閱古方書久之欣然意
會裒集成帙題曰明醫會要邑侯魏公精于醫
者也心好之未及鋟輒擢去會舊邑侯夏公備
兵海上乃授指揮李元律梓行屬予序予作而
歎曰饑寒之民常病于政厓羸之民常病于醫
古之名夫醫者軒岐而下則有如尹咸張劉輩

錢臨江集

卷十

五

起其什若斃而國命賴以壽故曰上醫醫國豈
其技獨神哉將精于其業者特異乎人惟精故
名也今時號醫家者流莫知素難靈樞等爲何
籍下此則借以規利累百不一良乃君獨以儒
業醫而著述有傳如此夫人以醫擬相言利物
也竊疑過之惠及永永相業然乎哉自二公相
繼撫吾邑上下德之喜吾民不病于政乃今閱
是書猶夫政也又喜吾民不病於醫爲之序

家乘序

周禮九兩之五曰宗以族得民本俗之三曰聯兄弟又曰奠繫世辨昭穆禮別子爲祖繼別爲宗繼禰者爲小宗自宗法廢而譜牒興譜牒廢而宗族不親有若路人者則家乘猶存乎宗法者也夫推所自出明一本也則尊祖敬宗之心生聯屬支庶明一本生也則親睦友愛之心生然尊祖莫大乎重祠睦族莫大乎敦會程子云冬至祭始祖立春祭先祖季春祭禰月朔薦新時祭用仲月朱子于朔望外又有俗節之祭有

錢臨江集

卷十

六一

事之祭冢墓之祭從宜從俗耳乃禮言支子不祭何也蓋祭重宗子故支子不敢私瀆今無宗子支子可以不祭乎是宜變而通者也詩有之戚戚兄弟莫遠具爾或肆之筵或授之几言敦會也程氏每作會合族雖無事亦月一爲之古花樹韋家會法凡族人吉凶嫁娶必相與爲禮爲不相見情不接耳故會不可廢也雖然猶未也詩曰無念爾祖聿脩厥德夫德脩而後無忝所生夫是之謂尊祖禮曰私惠不歸德君子不

自留焉其會也豈直口腹之養乎哉夫是之謂敦會庶幾乎存宗法聯兄弟也故不知敬所自出禽犢之伍也不知親所同出痿痺之民也某爲此懼乃輯家乘首勅誥榮君命也次宗支圖說彰世系也斷自五世祖遠莫稽者不漫及耻自誣也次先塋圖說識亾也次遠祖圖說存疑也孔子五父之衢之意也凡先世及近時狀誌表以次載焉祥蓮香爐家之興替以之故附載示不忘也若夫祠先合族之道是托亢宗者

錢臨江集

卷十

七

舉而行之

木風集序

北湄王公佐禾郡期年禾之人翕然戴之誦之余聞而歎曰洵哉君子之德風也未幾有虞衡之召所謂風從虎其道亨者乎既而見禾人贈言若干余復賡而序之曰美哉此禾之風也被上化而有言於是乎風生所謂泱泱風風者也自召南甘棠以來若桂陽之歌少張不其之誦漢宗皆風也其鳴當時燁簡冊繼之自今微

公孰有禾風乎然此風生之禾而動之公者也
公之狂禾也若春陽之和其爲風也襲上下暢
幽隱鼓邇遐教多士以文風泉之相渙也淑元
元以政解慍之南薰也故其風中物象欣焉熙
焉如遊蘭臺之宮萬竅嘘鳴如歌詠太平之聲
大之搏扶搖遠之破萬里浪浮光草際叟叟松
下穆如僊如意態百出其集中諸作殆若類歟
則觀風者盍知所由動之者矣公門下士介予
從子薇乞言爲序故以是應之若夫德政之詳

錢臨江集

卷十

八

諸君業已侈言之矣

送沃麟洲司教華容序

沃先生善譚名理而學綜百家爲文黜浮曼而
詩歌駿駿乎大曆間矣某嘗受經先生之門先
生雅自負視青紫猶掇之也乃遭邁奇薄僅以
歲薦得爲華容司教某往賀先生先生曰余生
素所抱何如竟不能與里中少年爭一第而爲
今官何以賀爲余對曰先生視一司教與宰相
不相及邪不知虛懷慎在中書政務委積不能

決時人謂之伴食宰相胡安定教授蘇湖立經
義治事等齊課諸生人遇之不問知爲胡公第
子夫尊顯莫如相懷慎以尸位取訕卑冷莫如
司教安定能自強卒行其道至今誦之繇此觀
之司教猶不負先生也且君子之仕視道行與
否不計崇卑司教以文學爲職贊毀利害邈焉
不關不以簿書期會爲有司所譙讓得盡力職
業惟教是圖與二三子博考古今賢聖之跡究
圖書服器之藏使來者知所鑑戒勤有勸惰有

錢臨江集

卷十

九

懲育群才以需實用司教其可忽乎先生拜今
官竊喜無懷慎之誚而有安定之譽是以爲先
生賀先生曰吾道幾廢賴子抒之華容之士其
有所述也夫

贈袁蔘坡序

武塘袁子以方藥奇中顯名吳越間錢子致其
政歸閉門緝古方書聞袁子名樂與之遊時餌
其藥亦奇中一日與之縱言醫曰扁鵲起號太
子醫和知晉公將亡俞跗華佗割肌瀉腸胃何

斯人之難遇斯術之不傳也袁子曰人難遇也非術不傳也夫通天地人曰醫天有六氣降生五味徵爲五聲三焦者三光五臟者五星十二經絡十二月也四支百骸九竅川嶽洞穴也故不達天者不可言地理不達地理不可言人身不達天文地理人身不可言醫故曰醫者意也意之所會口不能宣其陰陽虛實寒暑往來標本之理吾熟察而深知之則醫與病遇病與藥遇故或鍼石以導其血脉或藥餌以攻其腠理

錢臨江集

卷十

十一

或剗殺以疏其固滯以一物攻之而疾去若鑰之發鍵也茲因見之軒岐之書非有鬼冊神函祕不可見亦枉吾貫綜三才而精求之耳若史氏稱扁鵲不言其析理精乃言飲上池而見五臟甚哉遷之誕也但今之醫者天質庸下既不能學焉以通蔽惟逐逐貿貿揣貧富以爲取值計亦何惟乎斯人難遇而術不傳也錢子曰善哉吾子之論昔者聖王憂民之窮無告也則舉禹稷皋陶列之九官以牧之又憂斯民之疾病

疢閼也則爲醫師救療以濟所不及天下用以大治乃今非無九官而窮無告者滿天下獨有扁鵲醫和俞跗華佗者流若袁子是今之九官不得禹稷皋陶之傳而扁鵲醫和俞跗華佗之傳獨在袁子也可不悲乎可不悲乎

送大尹夏月川述職序

嘉靖壬辰國家入覲之期也吾鹽邑夏侯戒行李其寅貳許君革將圖所以贈侯行者而問言于余余固謝弗獲竊惟吾鹽瀕大海民素誘

錢臨江集

卷十

十一

于魚鹽之利騁訟信鬼習尚未淳古志所載況邑治聯衛軍民雜居狎則玩剛則激前令至有積不相能而構隙者爲鹽令厥惟艱哉侯性明果每蒞下目不法狀輒盛氣以爲不測而能將以慈恕有導侯剔民弊者則徐應之以姑俟其發及其發而痛繩之意在一懲百警此可以槩其仁而知要矣一日戎伍不給于餉脫巾呼者數十百人至環其車侯能容與出片語散之此可以槩其智而能下矣侯爲邑甫二年大都政

在安靜不矜不屈而卒至無戕民無廢事類如此今進而列元會宸旒傾聽問何以治鹽得如此應對若古循吏矣抑有大於此者侯始下車嘗與某論捍海塘事愀然見于色今鳩工度材畢計爲築而侯自謂紂于工費未竟其所以爲吾民計者其意豈不曰此邑中百萬蒼黎喘息所繫非若利一民濟一事可率率措意者也愚謂此侯爲吾鹽述職第一義而戚戚于懷必當對揚休命首及于此以祇承大廷畫一之議矣特以野老魚鱉之慮甚深故於車從之發更以告焉

錢臨江集

卷十

主一

贈雪江上人序

前代僧不立官以方外棄也國朝隨方措理京師有錄郡有綱州有正縣有會上下相維以統方外要其義則不過褒其善而引入吾道若楊子所謂在門牆麾之在夷狄進之也夫人皆可驅而之善第其機在上之人耳佛氏在前代其詆斥之以要其歸吾儒者靡遺力而卒爭衡

鼎峙日辯不給終不若拱揖自化引誘茹納之爲功易也吾意敷天之下名山巨剎必有曠聞絕見逃揚不羈之釋主其間每恨未能盡識若吾禪友雪江庶其人已雪江卽沙門然于姬籍尼典無不該覽尤灑灑工篇翰飛錫江湖間遇會心處輒題詠彌日不休墨名儒行緇黃其服而其中恬焉漠焉蓋有覺而逃者戊辰冬適縣乏僧會有司以雪江薦而省郡爲上之時吾友朱君克明洎諸縉紳繪圖賦詩以張大其事一

錢臨江集

卷十

主一

時圓頂方袍之輩莫不爲之色飛中豔余以爲過去尊宿有視朱門爲蓬戶弄曇主若海鷗者雪江深于道者彼豈重一僧會當知慨焉不少推遜意將藉此以主法席領群緇俾其俊有資之徒繇禪誦戒律進而駸駸入于吾道耳不然則脫身入俗何患其不爲從事主簿若湯休賈島其人而顧羈勒乎彼教中一窾銜也雪江其無負于立官褒善之義哉

送朱德輝宰黃岡驛序

潮州之屬有饒平而黃岡爲饒平馬驛東望濱海北接七閩南國道理適會其衝真天下之大達也海鹽朱君德輝以文無害宰于黃岡治裝戒行鄉之宦京邸者屬予言爲贈夫驛宰古委人職也昔孔子嘗爲委吏謂職易稱業無難也而今其然耶禮言國野之道室有委館有積勞迎餞送之不失其禮可無譏也而謂其獨難于今者官守不殊遭時有異不得第如孔子時平其會計已也則古之易豈非今之難者耶黃岡

錢臨江集 卷十

古

地隼旃熊軾走輶騶蹄奉使而去來者無虛日若豪貴之臨張廩餼豐供饋以待之猶不免叫號于其廬凡可索之格外者無所不至欲應之將不勝其求不應則窘辱百至且權自行而令非已出進不能以自直退不能以有爲居是官者可不謂甚難焉大都人情常勇于爲易而怯于爲難爲易而有利則何畏而不勇爲難而有害則何恃而不怯也吾見日相率以苟祿巧避而莫之止矣噫世固多衆人哉若德輝者操

慎履勤而諳世之故茲行也出其素所挾以施于官勇而無怯審矣異時皦皦以廉能聲黃岡而稱爲難也者必德輝也斯不爲衆人哉卽余與吾鄉二三君子當卒內遜德輝矣

壽張太孺人七十序

毛詩之賢其在上之人每以壽祝而婦人不與焉其壽婦人也或以子故而母氏愧聖善者亦不與焉魯頌曰魯侯燕喜令妻壽母僖公賢也成風又賢也故閼宮之作魯人以是願之賢其

錢臨江集 卷十

五

君而壽其母亦情所必至也曷爲而賢之成風知季友之忠而以屬其子踐土之役公先諸侯而朝王又惜財睦隣閼農重穀龜蒙鳧繹之境得稍稍生聚僖之賜也是故有壽母之祝也我邑張侯以進士出宰惇化飭政樹德鋤姦邪之以禮制之以威時征役勤教令吏畏民懷邑大稱治人皆曰侯之爲治也賢於人也而其知之者則曰侯之賢也太孺人教之也匪母曷教匪教曷治於是邑人無小大衆寡皆以德侯者德

太孺人又以其壽太孺人者壽侯乃五月之望
太孺人年七袞矣是日也車騎在門縉紳在席
鼓吹交作拜太孺人而獻祝焉薦玉帛發詩歌
陳觥俎黜伎劇君子謂樂而不淫飲而有禮由
是觀之則侯之德猶倍公也太孺人之賢猶成
風也孰謂古今不相及耶然此特一邑在下之
頌聲也昔張齊賢致位政府其母晉國夫人年
八十餘朝廷每賜手詔存問士論榮之使侯位
日高太孺人壽日進則 國家褒賢優老之恩

錢臨江集

卷十

六

亦必有同于齊賢者一邑之祝何足多哉
邑人也欲襲閼宮之頌久矣邑之士民又從而請
於是乎書

送邑侯魏長松擢河間別駕序

嘉靖戊戌歲西蜀魏侯來令吾邑閱八載乙巳
之秋 天子簡拔遺俊 召爲河間別駕鄉大
夫及庠校里社咸爲詩歌若文以發紆其屈抑
東舍老人臥病天寧禪室僧永英率其徒來告
曰侯來歲數旱疫癘瘠官無以爲稅民無以

爲食有鬻妻女捐父母而逃者而民不怨曰何
居曰侯有寬政邑自常賦外有繁歛監司持法
急催徵嚴峻督責之吏朱墨之文奔走旁午無
虛日而民不擾曰何昭侯有常程曰而方外豈
有及乎曰然侯德我不可更僕數也故請一言
庶幾無德不報余曰有是哉則侯誠非尋常吏
也夫學士策名綰珮能交于方之外者幾何人
如昌黎之於無本大顛東坡之於參寥佛印是
也求之吾邑則在宋若何公執中我 明若朱
公中湖張公商銘皆於方外有文墨交非志趣
高遠蘿薜易攀纓者不能也侯能爾爾胸次詎
在昌黎諸君子下哉侯茲行也輕轅故道順浦
容與功名且日益起奚俟余言顧竊病今之仕
者率一通籍不復觸手卷帙惟奮其吏氣虐于
非辜貨利媮酒攻誘畢至求其平易近民者亦
罕矣况枯淡岑寂之徒而能優遇垂接使其懷
戀不忘者哉吾於侯益重有感而知他日畿輔
之內有歌邦國不空者必侯也夫

錢臨江集

卷十

七

三賞牡丹詩卷序

先大夫於弘治己酉植蓮于池忽作並蒂花而成二實同郡呂太常憲蘭谿唐太宰龍先後作祥蓮記旣而封給事中吾伯兄兩涯先生以倜儻起家撫余事咕呬躡第領臨江守嗣是吾姪給事中徽吾仲子比部郎芹儀制郎萱相繼登進士乃知花萼不虛有徵矣逮嘉靖丙午夏伯兄新阡產靈芝今年戊申春三月微姪居第牡丹獨盛甲于里中所植時有不速之客古盧潘

錢臨江集

卷十

六

君姚江汪君胡君翩然來集三君皆種學績文挾進士才者暨吾姪孫暉昕曜輩相與歌咏以紀其盛時余年八十有一偶讀劉長卿詩只愁花有語不爲老人開之句獨不往然不能自已迺賡姪韻三篇意欲置名于數君子之末借焜耀焉旣而姪又有肥瘠擬供諸父餉明年花發再題詩之句併以硤川唐子所繪牡丹圖冊示余其畫無聲詩而其詩有聲畫也余覽而愛之乃叙述如右蓋此花乃上玄休嘉門閥禎兆

而能有乎爾則亦將有乎爾兒孫輩必且萼輝蘭茁于吾言是徵微姪請書吾言遂書以待

贈張雪樵司教番禺序

邑先正方洲先生以敢諫著英廟時雅善詩文而書畫有永興右丞風格爲賞鑒家稱重雪樵先生乃其從子也亦以能詩畫如方洲故人有慕方洲者必卽先生之廬與之道古今論篇翰以爲不減方洲云先生屢舉不第于弘治甲子始膺歲薦卽閉戶以文藝自娛不復有當世

錢臨江集

卷十

九

意又五年爲正德戊辰先生忽幡然謁選得廣東番禺司訓余策騎往問曰先生業已脫屣浮榮今復爾豈賢者固有不可測與先生曰吾寧垂老猶冀祿入庇子孫邪凡以宿慕遠遊爲一領青衫所格使名嶽大川徒落夢境今旣得躡屣燕臺瞻觀宮闕從此天南萬里稅駕五羊之墟于是登浮丘望南海上越王臺問陸賈虞翻故跡暇則以斗食之餘市柳酒日啖荔枝三百顆咏張曲江詩吾願足矣寧復有他而致公之

疑之也余蒙面慙謝曰某猶鴈鷖耳詎知夫天
池之大哉不知某目所覩記二三名宿雖鮐背
鶴髮龍鍾憤憤猶欲乘此假口束脩以上腹削
子衿以實囊橐且謂此吾分內非枉得所戒者
竟不虞先生之度越尋常若此也且某又有以
窺先生矣昔杜少陵齊鵲巴峽而蜀中諸詩益
奇吳道玄歷覽夔夢而長江圖入妙茲先生身
到交南吾知嶺海川原都入先生筆端矣亦何
惟乎人見先生以爲不減方洲也然非方洲何
錢臨江集 卷十 十一

以有先生非先生無以重方洲孰謂方洲無後
哉先生往矣

錢臨江先生集卷十終

錢臨江先生集卷十一

海鹽錢琦公良著

記

褒忠祠祭田記

臨江舊有褒忠祠祀宋知軍陳公元桂清江令
趙公孟濟報歿事也余以迂拙守臨不給于政
未有以妥斯土之神久之始命經歷董子鑑繕
葺祠宇剔敗起什而丹雘之後復得知軍鮑公
廉增祀其中三公者皆當胡元蹂宋之際各不
憊斷脰陷胸以殉封守而考見前跡則陳歿於
建炎己酉鮑歿於德祐乙亥趙歿於次年丙子
回念天地流血乾坤無主之時若因三公隱隱
在目而況忠魂勁氣棲託于斯見者不爲之興
起乎顧神依于人鸞刀弗薦無乃有土之慢方
欲圖此而董子復進曰鑑受命嚴下縣得清江
新墾官田一百六十五畝可歲入三十石有奇
卽豐儉難準而裒益可瞻籍之以辦粢盛可也
余曰善吾觀此田在建炎德祐時豈非三公守

土所爲捐生報主者乎今以三公所守還祀三公我知其爲精魄所寄而觸感卽至矣遂命曾生廣翰裴生過舉於庠校檄邑上郡載之公牘俾後之守臨而主祀者對越興思曰守土而不失其守雖千百年後猶得食報不休如此一旦有急必當懦者勇柔者強以求無媿于三公而有補風教寧淺淺乎哉此又余作祭田記意也

八景堂記

徐子問于錢子曰物我有乎曰然物可有也可

錢臨江集

卷十一

二

無有也何謂可吾有曰天地蘊蒸以生物與物竝生者人也握元擅靈爲萬物宰而物卒莫之拒也何物非我有乎何謂不我有曰吾身非吾有是天地之委形也子孫非吾有是天地之委蛻也身與子孫且不能爲吾有况于物乎於是徐子投槩起而問曰予外兄薇楊子毛氏宗正者世居勾餘上林卽其所居得八景焉結廬其中顏其堂曰八景坐臥酌酢觴詠于斯朝夕風雲之變四序林水之佳披繡綺於群芳考笙鏞

於萬籟夷猶盤礴相羊其間其可以爲樂乎曰可然可得而有諸乎曰否敢問旣得而樂不得而有何也曰夫我與物俱不得已而受形於天地之間方以形相物物物也吾亦物也其孰能有之且物未始能欣戚人也物所以能欣戚人者以吾有之也執以爲已有得則愉喪則悲與物相繫相靡如馳而莫知止將愉者無何而悲者已迨終日而明晦異終月而盈縮殊歲期而榮落判轉徙流化遞相揉迭相代也吾惡得而有之是以達人視物無恒與物無迁凡席之下八方四維輪青貢翠攬接不暇而吾此中泠泠弗與之俱往蓋非不見非不聞非不有也以不見見以不聞聞以不有有不知我之爲我尚安有於物哉惟無物故能物物忘之之謂也徐子聞之躍然再拜曰吾將告之薇陽子矣於是乎記

錢臨江集

卷十一

三

先塋記

祖宗窀穸之地所以慎終藏魄爲人子孫孰有

不尊而敬之者或不盡然繇無以昭之也大抵人情遠則踈踈則忘至有遺其諱號訛其世系併其墳墓所在且或失之所稱尊而敬之心惡從生哉故樹之碑碣勒之誌銘以昭之今自吾而上至五世爲高祖吾高祖諱貴四洪武中以賦役故從軍貴州都勻衛曾伯祖禎從之禎之二世曰廣三世曰瑄其塋墓皆在都勻吾已不得拜高祖矣悲夫今之先塋肇在邑城西北甘泉鄉太尉廟東塋中穴三俱以西爲上古塋

錢臨江集

卷十一

四

法也從西而指第一穴爲曾祖考裕伯祖考安從伯考繼生從兄繼曾祖妣曹以下咸以次祔焉第二穴爲祖考寔伯考達叔考廸堂兄璦堂弟珮從姪嵩祖妣周朱以下咸以次祔焉第三穴爲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吾考達太宜人吾妣楊合塋焉穴舊無記伐石記之記不盡書互見也名祖父詔後也止三穴稱地法也穴東南營庖屋數楹周繚以甃欲堅遠也後之子孫思吾祖先者觀塋域撫楸梧閱碑碣尊祖

敬宗之心將不油然而興乎知尊祖敬宗則親親之恩睦族之誼又不將勃然由斯以興乎是先塋記之作所以昭子孫者非小補也

遠祖墓記

海鹽錢氏甘泉鄉有遠祖墓然遠祖也不知誰何及諱行生卒年月遠莫能詳疑也存疑示不忘也其孔子五父之衢之意乎於乎世雖邈而迹未湮馬鬣堂封喋喋故老之口其松楸窳窳雲仍遠裔思焉走焉於此見先德之大且遠也

錢臨江集

卷十二

五

木扶疎必有根水滌紆必有源豺獺報本物類猶爾而況人乎墟隴興懷行道之人猶爾況所自出者乎後之人其弗以遠而忘諸某置黃繼芳常稔田若干畝授業守墓人墓傍構屋數椽以居之立石墓前題曰何氏之墓遵始姓云或曰然則狄武襄不妄認非歟曰武襄之不妄認者異代之墓姓所同也祖所昧也疑而又疑也吾所表列者五六世之間聞見固逮也疑而不疑者也

祭田記

禮有之君子家居先立祭田夫祭所以敦追遠之思成合族之誼也神之所托不知於此乎於彼乎故祭之影堂又祭之墓上孝子慈孫自有所不能已者某謝臨江事歸得奉松楸脩時薦甚幸第欲垂之久遠爰置祭田若干畝以供粢盛夫亦自盡吾心焉耳凡我同宗卽屬疏派別皆所謂其初一人者也雨濡霜降其尚波屬雲萃以奉厥祭庶不失爲守禮之人況不置之思

錢臨江集

卷士

六

人皆具有知不必吾言而人能自盡者

賑族田記

某幸賴主上之德祖父之教歷官中外食祿幾二十年惟食浮于是懼置常稔田若干畝贍族人之貧而賢及婦之守節者以爲有田何必盡私已之子孫賙族人之貧而勸其賢以勉其志節此某置田意也吾子孫其毋侵奪以成吾志抑以彰主恩培祖德云或曰此亦希文之遺旨與曰希文位尊而祿厚賙及嫁者娶者

生子與塋者具有條目又旁及于仕而家居者其出納書記具有司杼約已裕族散利溥施今古一人而已某茲之舉聊盡吾敦睦之心焉而子擬之希文過矣曰希文受知仁廟歷事三朝入柄大政出鎮西陲忠讜勳庸晦翁稱爲有宋名臣第一然其事親孝賑族義乃其事功之本也語云居家理故治可移于官子于希文力異而義同位異而心同義與心苟同力與位又何論焉且使後之人能光大而善成之則廣愛以

錢臨江集

卷士

七

含氣移孝以作忠輯邇御遠履憲植操莫不自宗焉得之則雖希文亦無多讓也某再拜曰善乎稱希文之義以教某某不敢當亦不敢忘也記之

徐韭東醫記

錢子已丑北覲歸病寒投劑罔効諸子筮醫于廟門徐子韭東元吉乃迎徐子診之脉曰而毋恐元陽未離病雖亟可治也盡參汁一升有間再飲之起坐藥三旬而復錢子再拜問徐子

曰咎我病亟且歿子實生我子奚以能生我也
徐子曰夫病有標本子咎病元陽內涸邪氣壯
而攻中寒熱大作寒熱標也外也元陽本也內
也參扶元陽元陽強而內本固斯外邪弗藥自
蠲矣夫是之謂標本之說吾得諸軒岐之書矣
錢子喟然歎曰徐子其知道乎卽其言可以通
于學亦可以通于政今夫學有本有末本其起
于心乎立其本恢乎其至易烝乎其至簡徇諸
末紛哉拏乎而支且離政亦有本有末本其起

錢臨江集

卷上

八

于身乎立其本庶績秩焉軌矣萬姓翕焉休矣
徇諸末百務僨焉顛矣故曰徐子知道夫醫工
厲鍼磨石和散持熨者接踵於世然軒黃之學
標本之指其傳泯焉孰能洞見五臟癥結以一
七起垂絕之息哉自予疾觀之寰海之內有疾
殆甚尚可起如予而竟赴隕絕者何可勝數蓋
非盡斃於病而斃於醫半也嗟嗟安得盡如徐
子者其闢斯術俾吾人無枉斃夭扎哉遂紀其
事俟史氏錄之俾傳扁鵲倉公者述焉

贍役田記

宋乾道十年范成大奏處州松陽縣兩都民憚
於劇役議各隨役多寡量貲薄厚輸金買田助
役又詳議排役法以名聞官塞爭端田里雍緝
幾古風焉名曰義役某家世叨倖薄宦其於里
中賦長一役甚苦之乃捐俸餘置田若干畝大
較租可若干石輸賦不過若干石每及甲徭就
中取辦乃以其美助賦長庚癸之費無論貧富
樂與若巨室有田千畝而上或不樂受則不敢

錢臨江集

卷上

九

強佃戶貧隗者收恤之弗俾失所此又望于受
美諸室者也嗟乎大江以南一任賦長則椎脂
剝髓甚乃鬻屋伐桑瓊尾流離竄遁不勝困茲
田立吾比閭庶其免乎但斗升之水貽諸涸鮒
不過濡濕吻沫非有九里之潤亦盡吾力所能
逮而已若吾心則豈有窮哉乃記其事俾相傳
守之永勿墜

香鑪記

嗚呼吾生也後先大父弗及見也先君嘗語某

輩曰若先大父性剛而嚴訓子孫有法爲人憫
儻多大志座右無他玩好惟祀先之物在焉先
世有香鑪一具質銅而色漆製朴而文古世守
祀先弗敢他用家無長物而獨視斯爲寶世居
武原邑治之西遭鬱攸而鑪失所在後知在王
州幕許求之弗得燬破之餘棄而之開濟鄉治
屋以居而父而伯父焉又于鄉之西辟草萊以
居而叔父焉雖時移地改而鑪常在齒牙也易
簣之夕呼而父輩謂曰吾子孫後有興者鑪他

錢臨江集

卷二

十一

日必有歸某謹識之後逾數十年州幕子廷美
卒以鑪售於吾叔父又數十年吾叔父以千石
長敗更售於鄉之陸姓者又十餘年陸姓者復
售於吾伯兄公貴伯兄謂某曰此吾先世所藏
祀先之物也三易主歷數世而復歸於吾誠數
也亦一大奇也先大父之言於是乎有徵蓋記
之某乃告於宗人曰物之去來無常視吾家盛
衰而已家之盛衰視子孫賢不肖惟德惟義乃
永厥祀惟忠惟孝器乃常守德義忠孝之立

時乃殄享有家斯替器于何有傳有之忠順不
失以事其上然後能守其祭祀宗人曰善請書
之以詔後人

半山記

天下之山以五嶽爲宗而諸山之在南服者又
以衡爲宗其巋然東海之濱世名之爲豐山者
又東南一方之藩障也余弟珙一日過余言曰
豐山之麓有隱者吳翁耕于斯樵于斯世居于
斯鄉人以其能得茲山之樂咸謂曰半山翁乞

錢臨江集

卷二

十一

一言以贈余曰夫志寄乎山山名以人有是志
而以半言何居弟起而對曰翁之居是山也戴
雲而出沐雨而入耕焉而與衆半之陟彼大麓
薪彼喬林樵焉而亦與衆半之雖一丘一壑自
謂過人未嘗與人爭余曰允哉翁之讓何恕也
弟又曰翁嘗自銘諸巖曰前吾而有是山者造
化也吾不欲爭造化之所有留其半以還造化
後吾而有是山者子孫也吾不欲盡子孫之所
有留其半以遺子孫雖曉風夜月林霏巖靄人

得而有者亦不欲盡爲已有余曰允哉翁之讓何遠也嗟乎世人爭錐刀以基無涯之禍皆始于不自足也余謂推此意以告鄉之人使行讓路畊讓畔藹然稱淳厚之俗又以此意告之朝使群后德讓推賢彙進有禮遜之風不亦可乎吾於半山翁重有所省矣

牙梳記

正德己巳秋友人楊子遺我日南牙梳一具自是日梳千下與華髮周旋且二十餘載嘉靖辛

錢臨江集

卷十一

十一

卯夏余既乞身歸臥一日高春起呼具櫛髮小僮祛篋進梳客見而笑曰齒落欲半不復能通理詎乏新美而安此頽故爲也余笑曰公謂頽故不嘗從新美來邪且吾中歲髮猶不堪以一手握也而此梳方至自謂梳稱髮髮亦稱梳既而吾髮日墮梳齒日落亦自謂髮稱梳梳亦稱髮頃嘗一易新梳便覺頂顙如刮不能受也故復安此且寄吾不忘著簪之意焉客正色而進曰先生此言雖小可以喻大吾觀人國家當民

力衰竭之時方宜與二三老成休養其民往往一切棄置好以新進喜事浪爲更張其政非不通理而民卒不見從先生所謂頂顙如刮不能受者也獨奈國家未嘗棄先生而飄然不爲思南黔首計者何也余笑曰思南洵遠視臨江亦猶之鬚髮如雲者也乃欲以齒落頽故之人爲理則何以異于使新美理老禿者哉其不受則均耳客曰雖然吾將以此言詔當世俾知使新使故以稱其盛衰不可乎遂深翰成幅懷袖而去

錢臨江集

卷十一

十一

紀僕

嘉靖八年己丑春王正月天下諸長吏當述職臨江守錢子與焉先是冬十一月戒行李從二僕曰沈慈曰丁俊舟至淮阻冰從陸惟攜俊入都時南北凍絕不通家問者三月因遣慈先歸以俸餘五十金陰屬之人無知者錢子考中下得調貴州思南便道歸至維揚感風渡揚子而病復檢橐中三十金俾俊潛置枕中人亦無知

者及家錢子病亟不能言者七日數更醫弗顧
棄去家人具殮槨以俟旦夕二僕廼各以屬金
之實詣長子參白焉余病間始知其事噫亦難
矣知金者惟余耳兩人寧不能忍須臾以私橐
中必欲前屬續致之以求不愧於衷此其自處
視爲主牧民乘事乾沒而反上欺其主下詒其
民曰我未嘗受一錢也爲何如哉乃今知忠廉
之實猶在廝養不可以其微而忽諸故紀之以
諷當世

錢臨江集

卷十一

古一

錢臨江先生集卷十一終

錢臨江先生集卷十二

海鹽錢琦公良著

說

族譜圖說

某讀周禮宗子之法所謂大宗一而已矣小宗
而下雖遠且繁計已數什百世卒統於大宗使
喜慶憂弔不至以路人相視乃知古人宗法善
也及觀近世譜牒蓋懲宗法既廢思所以萃渙
而合離也家之有譜猶國之有史信夫某慨族

錢臨江集

卷十二

一

屬孤寒高年稽古者俱先凋謝無所從質所謂
文獻無足徵者廼檢平日錄諸先伯父口授及
訪鄉耆張氏機王公廷笑零落數語裒集成帙
斷自五世始焉五世祖貴四世居浙之海鹽甘
泉鄉洪武十四年爲賦役戍貴州都勻衛曾伯
祖禎隨之曾祖裕留居邑治之西遂與都勻岐
爲二支其在都勻者禎生廣廣生瑄瑄生文貴
文富文華文通文明以下凡若干人其在海鹽
者裕生安寔安生繼生繼生生猷猷生顯顯顯

爲第一支寔生達達廸達生珩珩生岳岑崧嶽
岑爲第二支達生珩琦璋珙生著薇琦生蓼
芹萱葵非蓼璋絕珙生萃薰蒙芥茹爲第三支
廸生珩珩生蘭蕙爲第四支以下凡若干人鳴
呼吾祖一人衍而爲數十人則知數十人者本
之一人溯流尋源本支百世欲後之不忘乎今
猶今之不忘乎前也而可以無譜哉揮淚爲圖
如左

識知孫字思卿說

錢臨江集

卷十二

二

冠所以右成人冠而字所以右其名將責爲人
子爲人弟爲人父人友人臣五者備而人道立
矣文申子曰冠禮廢而天下無成人其有慨夫
余孫成童就外傳其父蓼命之名曰何知既長
將冠東畬居士呼諸子集于庭采古冠禮而行
之服三加客有字之曰思卿既而卽醮序蓼起
曰願聞思之義客曰何哉爾所謂思者有歌周
頌賚之什曰敷時繹思我徂惟求定有誦敬姜
之言曰民勞則思思則善心生有取曲禮之詞

進曰毋不敬儼若思有舉洪範之詞進曰思曰
睿睿作聖詞甫畢知攝衣而進曰嘗聞諸大人
之教矣傳言無思易言何思何慮思而至三則
季文子之受譏也終日夜不寢不食以思則孔
門之垂誡也今而曰思知也惑客曰善如爾
之問也人之生本有天授之良知及形生神發
寢汨其良至十百千萬而莫之算可以無思乎
天者一理而已不暇思爲思所以求至於聖也
聖由睿而進睿由思而發故求定之思去危也

錢臨江集

卷十三

三

生善之思勤生也儼若之思貌之敬也非過用
其思非廢學而思也故始而能思盡乎人終而
無思睿且聖達之天也非盡人何以至天故以
知名子俾知理之出於天以思字子俾知學之
盡乎人未有不思而知亦未有思而不知也東
畬居士聞之曰是善言思其誨之矣因識以令
知孫三復云

贊

吳南谿先生像贊

道宗精一學近明誠唯賢唯聖是準是繩守白尚玄貌和言厲不執道以自名不昧道以自廢不戚戚於貧賤不營營於富貴汪汪若干頃之陂而不可量者茲公之所至歟

小像自贊

爾性本樸愿識謝圓對每惜日以奏勤能知時而蚤退非意相干必反爾之情也諱人所短若聞父之名也民之不忘豈從彼好子之能仕豈遵爾教既無忝于所生亦胡慙于斯貌

錢臨江集

卷三

四

雜著

原壽

客有過余談壽者曰壽原之命而命又不可必豈係于養哉余曰自余觀之壽固不係於養亦罔係於不養余舍南有愛蘭者二人堂下皆樹蘭其一窮灌漑之力猶以蘭之未長也或曰三五視焉用心甚勤而蘭日衰其一樹藝若踈視猶他卉而蘭日茂是何也客曰夫物之性順之則生擾之則零蘭一也愛之太過是擾之也擾

之不已則蘭性且漸離欲其不衰而全其天不可得矣余曰然哉蘭之性夫亦猶人之性也吾嫂氏鄭太孺人平居食蔬衣布皤然若貧嫗日以紡績課諸婦及女婢日不遑暇顧所自奉則甚非吾伯兄兩涯先生善治生遵先業而息之貲用少裕吾姪給事中薇蒙上恩歸養不爲寒約然有踰于布帛糲餐之外者未嘗敢數進進亦不御其所以養之者如此今歲嫂氏壽登八袞與吾伯兄爨鑪偕老舉觴稱慶親知盈席

錢臨江集

卷三

五

薦玉帛陳詩歌有休嘉焜燿焉吾今乃知嫂氏之壽亦養之有道也江以南風俗類以珍異崇其口體雖平居無疾藥餌不絕是擾之也猶夫植蘭者也豈養也哉求之一鄉踰六望七者指已不多屈卽有之而精神敝耗裔嗣弗良皆無足稱者若吾嫂氏聖善耄耄厥子貴顯厥孫成行可謂全福厚嘏矣余少孤育于嫂氏有母道故作原壽以獻併告吾宗之爲人母者

斷妄想文

嗚呼旦晝之際晝夜之間或緣感而生或無因而至幽潛恍惚中若有物變幻倖起名妄想焉非魍非魎非魅據人之形依人之魂而錯列於三彭二豎之間當其始作也據吾靈府誘吾真子紛紜馳騖顛倒莫極使老蹇魂逐于倉箱媼夫神交于淑麗鉛槧未操情馳作相繡張欲挽意已封侯所喜昇雲霄所怒成齏粉垂遠計以千載冀促齡于萬年六合之大不足喻其量阿僧之劫不足譬其遠搖精奪魄鼓氣熬血

錢臨江集

卷十二

六

雖有長桑矚之不見雖有醫和投鍼不入自童及老竟與偕生于是貞婦爲之下帷廉士爲之染指老臣國破而躊躇將軍矢盡而不死邁軸難堪寧呼小草樓船不歸猶問丹藥卽有傷教喪守敗倫絕理名已滅而自甘身至死而不悔自有書傳所記爲生人之害者莫爾若也茫茫大宇能不被其毒者誰乎今賴無想先生授我斷妄之決咬廉靜以爲劑和澹薄以爲湯砭以祇肅灼以端莊接事稍暇卽以服而投焉吾見

靈府洞然不加藩籬也真子夷然不加威厲也爾乃踉蹌無以進其步逡巡無以施其奸怔營往來謾無棲託吾於是知爾技窮矣爾旣爲毒踰久合有天刑今用極楚撻于雷霆昭罪狀于日月畫廣漠爲大圜斲扶桑爲長械衣以毒霧飲以瘴海雨洗其垢風播其聲梏示萬古惠彼牲牲庶無邪而永寧

錢何同姓考

東畬老人將草疏復錢爲何蓋以何籍成錢籍

錢臨江集

卷十二

七一

龜不敢避劇就易耳由是子姓譁然以爲自吾高王父以下第知以錢爲氏一旦以何稱之恐俎豆之際有倍來格其如武肅之派何余告之曰若謂錢何有別非氣類耶曰然曰何居曰錢出老彭而何出唐叔裔孫韓王安之後訛音爲何錢何誠自有別非氣類也余笑曰孺子知近不知遠強作解事何足語此雖然不可不令若輩知錢何之所從出也晉高陽氏之後曰陸終娶鬼方氏曰嬪嬪三年孿生六子曰樊曰惠連

曰錢曰求言曰晏安曰季連以六月六日圻左而三人生剖右而三人出錢封于彭其後有爲周泉府大夫遂以官爲姓曰錢晏安封于曹其後有歸姓者于堯時爲何侯國在道州寧遠廣濟鄉何亭遂以封爲姓曰何是錢之與何固同氣流衍均之陸終氏之血胤也而謂之非氣類可乎且何姓以訛音與封國較則知何亭爲可據而訛音爲妄謬即使何爲韓王安之後則唐叔出自后稷后稷高辛之子是高陽叔而高辛

錢臨江集

卷三

八

姪也又安得謂之非類况命爵命氏其義一也父爲士子爲大夫則必祭以大夫其父亦將以未嘗爲大夫而吐之否當知以君命復姓卽地下無不受之義矣惟是吾鹽武肅之派不可遽使堙涸不得不以高皇帝命衍何于都勻以祖命續錢于吾鹽而然其草也若夫考質宗譜原本氏族孺子尚當于世本左國路史諸書求之

題禱雨錄

嘉靖乙巳秋邑大旱禾漸槁落炎炎欲焚畊者狂叫余聞而愍之以爲董子醇儒繁露亦有土龍禱雨之法此蓋盡人回天立誠弭變之說也乃錄古人禱雨故實一編以備省覽使賦旱雲歌昭回者有所取則焉

棠陰倡和引

國朝置郡已來守郡凡五十七人往往多循良稱然稱思而不忘者惟陽城楊公貴谿徐公繼二公者獨今進賢何公耳公以忤權出守性方

錢臨江集

卷三

九

嚴不假人嘖笑遇事侃侃一介不取民甚安之不踰年忽以讒去去之日行李蕭然惟一衣篋而已于是七邑之民相與巷哭尸而祝之又以思公不已見之歌詠遂成卷軸題曰棠陰倡和錢子曰此倡和乃公清風所激于吾民立命處有感而發者也何者夫民以財爲命是以爲民上者惟廉之一字最能感民蓋以上有廉守則下無墨吏彼之股削不入我之蓋藏自固故不必其政皆及我一聞廉聲便與心結不覺發而

爲聲詩耳不然則朞月之政罷去之官去郡已再踰旬朔矣何所望于公而然乎乃知此卷爲何公廉風所樹真足與勿剪勿伐竝茂者也若夫居恒無一惠及民幸而遷擢則又要索頌聲于素所恣睢之民以誇詡于人曰民之思我若是使得見此倡和得無掩面速覆醬瓿也乎

壽項樵隱八秩引

洪範五福一曰壽釋典曰無壽者相吾孰徵而孰從之夫人天地之委形形必毀人之常耳然

錢臨江集

卷三

十一

所以宰是形者有道焉道則父得而慈子得而孝以之盡倫飾行者其或逃名一藝夷猶丘樊泉壑間無愧于形斯亦無愧于壽也不則雖掇軒冕適登年以載其壽奚取哉余嘗愛南華子曰莫大於秋毫而泰山爲小莫壽于殤子而彭祖爲夭其以是與樵隱子隱居吾鄉以丹青自娛且八十年其季子珪繪圖索詩丐言于余庶幾以先大年其慈若孝徵矣夫慈以啓孝孝以敦養養以延年樵隱子於是乎引茲暮景幾彼

大年與洪崖拍肩矣故書所以無愧於形者歸之

菊莊詩引

昔山谷謂東坡有文章名一世而詩不逮古人彭淵材亦恨曾子固不能詩自今觀之二公詩往往雅逸浩博大家也豈短於篇什者蓋甚言詩之難也吾邑菊莊沈君築居瓶山時以花藥養晦其間及遊湖海山澤覽勝掇奇輒哦寫成帙嘗質于吾同年友徐君世昭而復持以示余

錢臨江集

卷三

十一

余爲卒業大較沈君之爲詩春容繁縟聲中清商視世昭及余蓋別以聞遠見長自成一家者亦可謂能子瞻南豐之所難而又能使吾兩人終不敢如黃彭下一語品第之則其爲詩可知已或曰今之言詩者非名位顯赫人莫之許然則三百篇豈盡出岐豐貴士哉沈君可自信矣

跋米南宮草帖

米南宮書第一山三字系之以詩書法遒勁得自李北海詩復蒼雅若爲茲山傳神舊刻在野

貽署中覽者殊不易得余命工重摹勒片石使傳布於世庶幾韻人墨客得其觀名蹟於數百年後又何異挹茲山翠微于几案間耶

跋范希文家書

昔彥有言曰家難而天下易人或以爲不然余謂此非力行之者言未能至此也蓋天下由一家之積信能于難處行之則天下誠自易矣嘗觀有宋范公希文示族人書有慮其貧弗給病弗起而爲之置義田助醫藥者垂至于今且五

錢臨江集

卷三

七

百餘載世守弗失雖由家規之善胤胄之賢要亦其親親一念之所綰結故雖易代踰時而不能解也嗟乎家難猶爾何不推此以及天下之民使貧罄者有常食傷夷者無夭札稱久安長治乎公自秀才時便以天下爲已任嘗自謂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雖入中書之日淺未竟其施而十事規模自不可掩公之相業其繇立家者爲之原本歟婺不恤緯而憂王室安得有以公之立家者移之相天下以釋吾

緯外憂哉

符氏家規跋

吾人緣禮以立少出于禮卽入于刑此教子孫者不可不知也余薄游南北往往見鼎貴之家第知以腴產豐業爲子孫計而子孫憑藉意氣多蹈非禮匿愛者以爲此足支門戶不墜家聲矣及一旦時異事殊舉足前後動是法網於是頽唐不可復振此無他凡以不閑禮教貽謀之不善也比余出守臨江一日見聶生家遺訓固

錢臨江集

卷三

七

已異之今復見符奉常持其先少叅公家規一帙相示余益大詫曰芳風懿軌子孫百世庶幾立于禮乎且符氏人望也臨江之民亦將有所觀感而入于禮免于刑乎安得以此風布海內使夫鼎貴之家盡知腴產豐業之非計以一禮字貽子孫爲百世安也余復聞少叅公懸車二十載孳孳爲善而奉常踵武少叅厥有世德由是言之符氏流澤之長寧有旣耶

題鶴洲卷後

李生節之少從余游志翩然在霄漢也晚歲於
居南一洲放鶴其上時時縱觀自以爲志與鶴
有合也故友人爲詩歌題其卷曰鶴洲以艷之
余曰節之誠好鶴乎吾觀鶴之爲質潔白吐音
高亮其意凌雲表其志在萬里卽爲節之所蓄
意恐不戀戀于一節之也乃節之好之者豈不
以生平操槩猶鶴潔也光名赫赫猶鶴聲也追
踪千古目無今近猶鶴凌雲表在萬里也雖形
爲當世所蓄而卒放浪一洲之上猶鶴見蓄節
之而意不爲節之蓄者也故不必其志爲我蓄
要亦以吾志與鶴志合焉已耳合則始若以人
附鶴究之以鶴附人是以孤山處士寄意于鶴
而鶴愈以處士稱重至今不休今節之好鶴而
諸君屢咏如許則猶之以人附鶴也節之幸勉
之其無遜孤山則鶴將永附于節之矣

錢臨江集

卷十二

古

錢臨江先生集卷十二終

錢臨江先生集卷十三

海鹽錢琦公良著

墓誌

崔東巖夫婦合塋墓誌銘

崔子演持所撰父東巖公母徐氏狀跣二舍問
銘于余拜且泣曰斯先君治命也東巖敦朴莊
謹余雅重之而演之子又與余仲子芹女婚重
姻締交甚習其行墓中之石余安能辭公諱玉
字元璞東巖其號也自始祖諱斌輔者居武原

錢臨江集

卷十三

一

橫山永寧鄉曾祖諱驤祖諱旒考諱吉俱有隱
德公生四年喪母許氏又十年喪父筑筑孤遺
克自振奮以底成立凡巨室以豐豫自負者恒
奢以儉約自居者恒吝公贊雄一邑委督四千
石爲賦長民賦弗時入與豪強弗任賦者坐賦
長官府供張糗糒及旦夕舟輿送迎公以不貲
之費應諸外而服食什器屋廬率從簡約苟完
而已晚年于津濟處建石橋若干所行者德之
嘖嘖人耳鄉進士董穀爲之記曰不吝千金投

諸水濱信夫昔人有言雷電草木人不能爲舟車橋梁天地亦不能爲公爲天地所不能爲而濟逮行路其利博哉公兄弟三人孝友怡怡撫諸姪滂浦以下抱受田之惠者凡幾何人嘗值歲饑出粟以全活者又不知凡幾何人卒之日遺言于演惟曰不欺今夫英偉非常不能不漸於頽俗公乃特立不隨如此人謂公約泰亨屯之際類知學者殆信然哉配馮氏王氏俱先卒後配徐氏溫默寡言拮据擇省凡公之樂施不

錢臨江集

卷十三

二

吝饒產不侈皆徐碩人爲之相成也公卒之七月碩人蓄憂成疾演進藥輒却之曰吾事而父四十年得相從地下固無憾遂瞑于男四長浩早卒次演碩人出藻滄俱庶出公生成化丁亥年某月某日卒嘉靖丙申年某月某日得壽七十碩人生成化癸巳年某月某日卒嘉靖丁酉年某月某日得壽六十五擇某年某月某日合塋於祖塋銘曰鄉稱善匪貲故有行業謂用譽徒砥成懽道路分腴田族黨裕美伊何獲內

助莫于合佳城厝

王母沈孺人墓誌銘

崇德王母沈孺人卒將塋其子茶陵州判官文卿持新淦邑博陳君所爲狀來徵余銘先是余守臨江君丞新淦新淦爲臨江屬邑其事者四年清勤篤實貌若柔荏而其中甚固一室二僕索居落莫終其丞率抱病以應邑中劇務一時縣佐鮮有其比余廉叙其狀曰魄能却例官不攜家苦節過人蹇瘁赴職時下民著龜之上官

錢臨江集

卷十三

三

信而口誦之故未及考滿而有茶陵之擢道便過家值母病躬視湯藥不忍赴官余以此又知其前不攜家蓋爲母也君官階雖未崇而其守官大節籍籍人口要足謂之顯矣其子如此微母之賢孰成之銘奚辭按狀孺人諱某賦性沈默不苟言笑衡州別駕公之孫南津隱德翁之女既長歸同里培槐翁事舅姑以孝聞遇妯娌臧獲以和厚聞凡賓祭常御諸漿饌必潔必慎婦道具矣培槐幹蠱而家益饒以恩授冠帶

賓鄉飲皆孺人助也培槐嘗以父命販菽江淮
間值風損貲以不共子職是懼惴惴有憂色孺
人悉解簪笄補之可謂知順正矣君承新淦時
嘗分俸爲養孺人戒之曰爾當爲清白吏其以
是養廉乎及檄判茶陵孺人喜曰汝不負國
得遷秩吾願足矣歟何憾不踰月病卒子男二
長卽文卿次武卿益府引禮孫男三鑄鉞文卿
出銳國子生武卿出孺人生景泰乙亥年某月
某日卒嘉靖戊子年某月某日壽七十有四以
錢臨江集 卷十三 四

明故封丘令洪公墓誌銘

嚴州淳安洪氏諱玉宇廷美號錦峰卒之五年
其季子德允來從吾兒芹遊乞所以銘其壙者
先是廷美與余同學虛齋祝先生之門交厚而
知深義弗克辭按狀嚴之洪氏系出其工勾龍

氏治水有功錫姓曰洪至東晉有金紫光祿大
夫某始徙居於嚴公高祖諱濤國初以經學
薦授開平王府教授賜勅優老于家曾祖諱
地贈順天府通判祖諱瑛任順天府通判父諱
天錫隱居弗仕母許氏公質賦愿朴克自抑畏
律身勤苦至老不勅而尤砥名節此其大致也
爲文一根于理不爲時所漸濡凡七舉于浙不
售顧留念鄉井有救荒約平盜策名宦鄉賢議
聞者有以識公之學矣應貢入太學率第高等
兩就試南畿復不售廷美乃恚奮曰仕行志安
守此撮土爲得一官亦足陳力自表于是選任
封丘縣知縣時兵戈荒饑民不聊生公多方拊
徠貸饑弭寇視民如子御史胡公效才疏薦于
朝蒞政甫十月以病暑沒于官民無老少巷哭
如失怙恃聞者有以識公之政矣使公登津踐
華其建樹又可衡量者哉公配何氏先公卒子
男四長德允次德元早卒德冠德允邑庠弟子
員方志賁先業振奕可待公生於某年月日卒

於某年月日得壽六十有一以某年月日塋于某鄉銘曰 洪氏之系其工勾龍宗兮祖兮爾追爾從高曾以後章綬煌煌匪命之赫惟德之光有開者先有昌者後有淑者逮自天申佑以學以政未究厥施我爲公銘涕泗潛沍

谿西張公墓誌銘

余姊子張煥將塋其父谿西公函其族兄某所爲狀躡屨走秣陵乞銘其墓曰非舅無以知吾父敢徼涓陽之義庶幾舅之念昔先人也余歎

曰憶歲乙亥公來視余邸第風雨彌月聯牀對晤叙童穉親好之情欸欸不及他事及還余折送白門踈柳而公麾之就道越四年鄉大疫公病吾姊亦病家人亦病而公竟不起悲夫公病不知公歛不臨余實負公銘可以淺陋辭哉公諱傑字漢臣別號谿西先世諱六郎者宋高宗時爲千夫長扈蹕至臨安因家于嘉興路之蔣婁村傳至茂一應詔爲鹽官州萬戶及仁甫贅高莊儲氏遂徙定居焉乃生仲實仲實生忠忠

生彥文彥文生遜遜生永祥永祥生珪珪生公公爲人質直勤儉母王氏早卒事繼母鄭氏以孝聞及鄭卒父亦卒弟妹子然襁褓間撫字婚嫁不異已出時家已替落乃拮据立門戶能無墜先人緒業嘗患族屬多後時失學每見子弟俊茂輒令治書囊卽家無厚藏而費不少惜自是族之向學者日益衆凡里閭有爭輒取決焉亦或有望廬而返者下逮臧獲小夫亦多敬愛之娶錢氏乃吾先考刑部府君之女力以柔道佐公而公竟以中道棄吾姊使垂老而稱未亾人也悲夫子男二長卽煥娶王氏次燿娶朱氏女三長適王楠次適韓楷次聘楊烈煥與楷俱邑庠生孫男一煥出也公生於成化乙酉年某月某日卒於正德庚辰某月某日享年五十有六煥以癸未年某月某日扶柩塋于高莊祖塋銘曰 抱一守貞布衣之英縣縣之澤流映雲仍信天道之與善于吾甥而有徵

皇考妣合塋墓誌銘

維我皇考 贈奉政大夫南京刑部郎中朴庵
府君皇妣太宜人楊氏於弘治己未八月初三
日合塋於甘泉鄉祖塋先吾師叅政虛齋祝先
生誌之詳矣未登石而藏某罪也越三十四年
爲嘉靖壬辰某致仕歸將鑱石埋諸土以告後
世且 國家褒典與子孫仕宦之迹志未之載
也因泣更誌之大夫諱達字景孚別號朴庵世
居海鹽邑城後徙開濟鄉吾高祖諱貴四曾祖
諱裕皆弗仕祖諱寔游邑庠阨于運命然剛毅
錢臨江集 卷三 八
有度卒以儒起家祖母周氏繼朱氏咸有賢行
大夫性鯁直不欲珞珞如石鄉人有過不少假
借其中坦夷無陵谷人無怨言御家以儉不隨
俗侈靡惟竭力教子冀其樹立焉季父少鍾愛
于祖分財差倍不少較人以此多之太宜人楊
氏穎敏慈惠言動有則能佐以柔道而先大夫
佩韋之益居多每力疾事紡績以勵家人曰治
家誠貴于勤又枉量使下人勿勞佚至今誦
爲家法云先大夫卒十有六年子男四長珍娶

鄭氏次不孝琦戊辰進士歷官臨江知府致仕
娶王氏封宜人次璋蚤卒次珙庶母彭出娶宋
氏女三王璵張傑顧木其壻也孫男十一人著
蔘國子生芹壬午舉人薇壬辰進士觀吏部政
宣戊子舉人葵郡庠生萃薰蒙芥菲尚幼大夫
生正統辛亥三月初十日卒弘治丙辰十月二
十一日壽六十有六太宜人右軍都督府都事
平湖楊公諱洪之女生正統癸丑五月十九日
卒成化癸卯九月十五日壽五十有一銘曰
錢臨江集 卷三 九
維孝維忠先世之榮以賢以德先世之澤悼昔
哀今敢系斯文百世廢興存乎其人
庶母彭氏墓誌銘
嗚呼此某庶母彭氏之墓也母同邑人彭某女
自幼警敏善解人意吾母太宜人鍾愛之某初
生太宜人病不能乳授母哺育母方十歲提携
保抱已能兼乳母之職及笄太宜人慮其嫁而
遠左右也謀于先大夫納爲妾居無幾何太宜
人先棄養矣悲夫時先大夫處家嚴甚母無三

尺之獲左提右挈一衣之澣一漿之飲必身親焉黥闇汗濁無與恤者而處之怡如不色慍此則母之賢也垣間之內夫君不敢達其情嫡子婦不能孚其愛群小不能弭其謗未言而竊聽者先待未動而巧伺者環立附則嗤之異則尤之母在側室處之尤難見者無不嗟咨酸鼻泫然涕流此則母之苦也先大夫沒後孀居二十有九年煢煢孑影短日如歲竟能砥礪完潔終始惟一此則母之節可貞也卒之日某奔走畏

錢臨江集

卷三

十一

途病不能侍歛不及臨追緬往昔負母多矣迨歲已丑某謝臨江事還始得經紀其塋復置田四十畝給歲祀有懷慘怛愧未能舒其萬一也母生于天順庚辰正月二十四日卒于嘉靖甲申二月三十日得壽六十有六子一珙娶陳氏孫四萃薰蒙芥俱幼以是年十二月十七日塋于邑之開濟鄉新塋銘曰 母之賢我則能言母之苦我莫能數匪苦曷甘匪賢曷傳冰霜皚皚二十九年孫枝森森報母弗僭我爲斯銘後

將徵焉

嫡孫何知暨婦朱氏合塋墓誌銘

嘉靖癸卯冬十二月十七日塋余嫡孫何知夫婦于甘泉鄉新塋而曾孫殤女祔焉東畚老人哭誌之曰嗟乎嗟乎余憶正德丁丑官南刑曹時蓼兒挈婦王就業成均來邸中于七月十四日生孫何知余爲欣然抱孫焉與王恭人喜動睂睫也旣而見其慧也乃命名何知無幾何聘朱氏爲太學生朱璉女余與王恭人又爲其得

錢臨江集

卷三

十一

聘名族喜七歲就塾師讀古文詞十五善屬文十七乃冠字思卿甲午娶朱氏朱氏賢見何知少怠于學輒諷勵曰君家清白得容若作統袴曳白否何知益自勉于丙申得充邑博士弟子余與恭人益喜曰一片青氈庶幾不墜乎丁酉游太學應順天鄉試戊戌舉一女已亥王恭人卒何知哭恭人猶蓼之哭其母也已而病瘵余憂之朱氏日飲泣事湯藥及屬纊余入哭見朱氏哭絕而復蘇者至再聞者莫不爲之酸痛涕

落時庚子十一月二十一日年僅二十有五又
明年壬寅冬孤女復殤余往哭朱氏向余撫膺
踢地曰我不即歿者以此一塊肉耳今若此何
以生爲遂閉門却食示必歿余涕泣使家人勸
之食曰我旦暮從夫子地下食不煩爾凡七日
不食歿時十二月十有七日距其生戊寅九月
二十二日得年視何知加一齡耳亦可謂從容
就義追蹤古烈者矣嗟乎嗟乎余見汝生喜見
汝聘婦又喜見汝爲弟子員更喜乃喜者無幾
錢臨江集 卷十三 十一

而一哭汝再哭汝女三哭汝婦七十老人如展
風燭何能堪此悲辛連蹇也故涕銘之曰 秀
而不實者其在天乎歿而靡他者其在人乎天
乎人乎其不幸而銘吾孫乎

行狀

封禮科給事中伯兄兩涯暨嫂鄭太孺人

行狀

伯兄兩涯先生以今嘉靖歲壬寅秋八月七日
卒嫂鄭氏先伯兄三月二十七日卒將乞銘以

塋吾猶子著偕其弟薇縱縱爾俯其杖而拜以
狀請嗚呼余少失怙恃猶昌黎之依兄嫂至今
念之爲氣塞弗能語忍狀吾兄嫂行哉著薇三
泣復進以請余不能終辭故涕爲之言曰吾聞
諸先大夫吾高祖諱貴四以 國初編戍貴州
遺孤仲子諱裕吾曾祖也裕生吾祖諱寔爲邑
庠生性慷慨不如柔吐剛以亢吾宗寔生吾考
諱達謹厚儉朴隱德弗耀生四男子珍琦璋琪
以琦貴贈刑部郎中妣楊氏贈太宜人珍卽吾
錢臨江集 卷十三 十二

伯兄字公貴別號兩涯配鄭伯兄年十八娶吾
嫂僅三晨視弟璋呱呱在襁褓卽撫育之已爲
妯娌所難伯兄刑于之化于是乎始家之人咸
曰賢哉子若婦璋旣長伯兄孔懷彌至爲援例
入縉不幸早夭而送歿備篤復取其二弱女訓
恤如已出分遺田嫁之時蓋藏未廣好行其德
人以爲難某少業儒笄笄孤立訓我植我以衣
食我使不荒墜者實惟我兄嫂繫賴薇與某子
芹萱同塾嫂授餐無少分別及伯兄置側室張

無私暱嫉妬之心此尤閨幃所難者蓋吾嫂秉心塞淵自合陰教爲衆女宗也族之人咸曰賢哉父若母伯兄少與省掾許某同舍交善後許家毀妻歿延歸館穀娶室旣歿爲殯行朋友之喪爲掾時見藏吏遺金亟呼歸之新塘梁毀爲方舟以濟如湖橋石堰兩徒扛敗捐金錢如千無勑色邑賦不均貧民受累每督薇使言之當事曰賦誠均寧增吾歲輸所自甘耳部使者嘗徼縣爲薇立棹襖止之曰詎以吾兒爲邑人累

錢臨江集

卷三

西

凡諸當塗餽遺咸却不受旣以封貴足不入郡縣聘之鄉飲亦復拒謝伯兄性頗剛急賴嫂氏佩韋之益尤多鄉之人咸曰賢哉翁若母某令盱眙值劉賊橫行江淮間兄來盱眙命余策戰守無負國恩 武皇帝南巡某上留 駕疏時上疏者先後受杖伯兄虞不免卽裹藥走南都以待某賦性愚昧自爲縣至郡間能樹一善謝一愆皆伯兄教也歲丙申薇以行人授禮科給事中伯兄遺書誠之曰吾聞君子居其位則思

歿其官汝官以諫爲職勉哉薇嗣是慷慨論事上自 巡幸下至屯田災異疏凡十餘上奉

使湖廣廣西積勞致疾偃僕太孺人拊其背曰兒以王事致疾母復何憂卒以宮僚疏忤權貴落職還里伯兄爲之喜見眉宇以爲諫雖不盡行而樂薇以諫顯也人又咸曰賢哉翁若母嗚呼今已矣痛哉然稱于家稱于族稱于鄉人者固久而不艾者也伯兄生于成化丙戌六月二十七日得壽七十七嫂氏生天順壬午七月十

錢臨江集

卷三

五

四日得壽八十一遇嘉靖十五年 皇太子推恩封如薇官嫂氏封太孺人生子二卽著薇也孫男四暉時昕著出映薇出今將以某年某月某日襄諸宋坡湖新塋敢乞銘墓石以垂不朽光於泉壤

詞

招魂詞

萱以清淳溺苦于學早歲通籍幸官中儀未幾獲罪謫守德慶詎期客歿歸櫬炎方情之

所鍾有踰舐犢父乃長號遠呼升雷四望而
招之曰

噫魂歸乎來父兮處家日昃之嗟只母兮在土
魄將疇怙只噫魂歸乎來寡妻少妾室中三人
只四兒二女孱弱焉存只哀號遠道行路悲辛
只噫魂歸乎來德慶不可以久淪只瘴雲霪霪
正晝如昏只殺人非刃百往一存只况雕題而
椎結亦何偶于吾人只繫歸來南方不可以託
只北戶暄蒸毒淫流爍只射工竦影金蠶中虐

錢臨江集

卷三

六

只飛頭與隣青鬼相索只繫歸來北方不可以
到只冰天幽夏日所不照只凍入窮泉烈火無
耀只風刀落指沉魂雪窖只繫歸來東方迢遙
只積水稽天浴日驚濤只巨鯨奮鬚鯨盡雲霄
只齒如連山吞噬莫逃只繫歸來西方無際只
流沙浩浩白骨記里只火山崔巍毒河難濟只
鬼教移人非我族類只繫歸來艱難天步只不
可階升豐隆震怖只縱閭闔之能排如帝閭之
齊怒只繫歸來積厚無極只空空下天堅不可

入只既黜昧而無見實陰民之所匿只峽山之
東物象闐麗只父兄斯憇樂不能已只魂兮歸
來閒以靜止只峽東之春窈窕衡門只揚英曜
野調鳥中林只魂兮歸來恣所欣只峽東之夏
深庭爽榭只寒荷陰木長吹飄灑只魂兮歸來
恣所暇只峽東之秋禾黍盈疇只無腸闕目佐
人拍浮只魂兮歸來恣所益只峽東之冬時和
歲豐只伐鼓烹豚送臘休農只魂兮歸來恣所
從只峽東之旦旭日始爛萬物畢見只峽東之

錢臨江集

卷三

七

暮崦嵫送景幽輝滿戶其樂無度只魂兮歸來
尚信汝父只

錢臨江先生集卷十三終

錢臨江先生集卷十四

海鹽錢琦公良著

祭文

告貽貽城隍文

敬惟大神以助天育物下吏以奉命字民民有利害神吏均責此縣頃年以來時獲登稔閭野嘉樂神之賜也不意劉六等肆逆跳梁鯨噬豕突人心惶駭莫堅其命某以不武代置此疆才既媿于席上折衝德尤慙于盜不入境雖力防

錢臨江集

卷十四

一

禦未知算勝謹率僚貳暨諸父老扣謁大神如以民上不職所召願卽加咎令丞勿俾黔庶橫罹鋒鍛不然乞廣扇威靈默禱兇魄俾逆賊望淮流而歎其天限見草木而駭其風聲魚爛階潰崩角歸命兵不血刃封內奠安則神之爲德不特干霄作峻習坎爲防而已也伏惟鑒之

告東瀆淮神文

惟淮列爲東瀆襟帶青土無支所宮瓊珠攸產授珪上帝佐潤大明澤物衛民於是乎枉乃今

流賊猖獗痛毒黎元窮暴極媯神必惡之方且凶族南指意在渡淮淮南生靈將被其禍神必憫之某叨受國恩身寄民牧親率編氓誓效守淮伏望大神振蕩凶之勢奮流惡之波迅風飄鼓驚濤澎湃使颶洪流而落瞻陟駭浪而沉魂佑我蒼赤涓彼兇醜則不獨漢水爲荆楚之池長江發魏文之歎既有辭于上帝亦少答于明禋尚饗

告天地蒙山文

錢臨江集

卷十四

二

天人一心山澤通氣至誠所格感而遂通某爲亢陽踰月扣禱於蒙密雲雖興肥遺旋見第分宜等縣雨皆沾足獨臨江一境已無青草抑官不職禱不誠而以不再應之邪天地蒙山之靈於是益顯某敢焚香露禱以謝惟月之愆願使一身立稿旦晚唱歎旋旋豐澍澤彼焚灼則某不職之過討而予遺之民蘇惟天聽卑惟神正直明常譴吏意實愛民當知有靈不違茲告某不勝集木墜淵之至

告臨江城隍文

某等以不恤國政至濫災妄起比屋延燒數以千計雖昔宋衛陳鄭之災無烈于此某既無司城先事之備又乏南陽反風之德恨不自投烈焰以謝元元賴神之力官寺巋焉帑藏如故委巷民居猶存十五顧天怒未解屯其膏澤一日之內震驚至再晨不謀夕室家不寧食斯土者省惕靡暇神于斯土亦有攸責幸憐焦爛之餘民庶答朝家之祀典謹告

錢臨江集 卷四

三

祭蒙山神文

昔先王綏有疆土必命諸侯祀封內山川今某奉天子命來守此土蒙爲郡城鎮山必首祀蒙以其能爲民禦災也某居官不職不能宣達民隱不能驅除民害卽云忘私忘家未善爲公爲國此皆某實有之愆不敢自欺而欺神明者以故召致驕陽焦禾殺稼民不堪命夫民以神爲衛神以民爲主今百穀不登神祀將缺某之罪于是乎大而不敢自赦者也然民實無知罪

在長吏惟神誅有罪而佑無罪以彰神鑒別之明早降時雨使天子之民有所仰賴而神之血食斯土萬萬世不泯也

祀竈遣蟻文

夫天壤間蠕動皆命也是以蟬螭亦爭旦暮蟪蛄尚知巢睫而况資地守水見稱戴管夙負君臣之義者而忍見其歿于烹炙乎吾作欲清之爨舊爲甲貨之戶群蟻藉食生長于斯茲復知赴三群之味不避九沸之烈曾未盈口輒已焦爛可哀孰甚焉某特告于突上紫官陰爲佐助全此蟻衆俾相趨避其使濟蘆畏歿之靈勿憚大槐遷國之恐遠茲如燬相彼樂土視護某一家尤覺優弘也謹告

錢臨江集 卷四

四

祭祝虛齋先生文

嗚呼先生教我食我而造就我自初至終可謂等顧復竝鞠育而永矢弗諼矣惟是一行作吏南北岐途匪止音寄乖濶不得時見顏色爲恨而生平建立無一善狀適足取黜門牆今則墮

落人後名謝朝紳爲海濱待盡之人矣言及於此第有惶汗且初守臨江繼調思南偃蹇於出守抽簪於瘴鄉已負傾葵全生採藥皆某所未告而先生所未聞者也衰病奄奄懼先朝露敬用告悉匪有欺飾惟先生原聽之

弔魏莊渠奉常文

嗚呼士有接跡而遊相然信以歿一旦有急復首鼠持兩端無所可否從事外旁睨之乃有未嘗其檐屨薪菜無半面識者顧能以道相規義

錢臨江集

卷四

五

相勸諄諄焉惟恐其不得爲忠臣孝子以遺當世之羞此其于友道益損不可知有如此者某令盱眙會流賊大掠淮北勢且渡淮某以縣瀕淮最爲孤懸無盱眙是無淮南也方策守審所以歿處而先生忽從友人吳德翼致某書曰賊凶狡不減尹子奇而盱眙險阨則視唐睢陽過之敢以忠義相勉幸無使張許兩人獨步千載某爲感泣仗劍決策守淮完保百里還之天子卽先生心存本朝忠于爲人謀然某一生

大節所關雖仗天威未得以身殉賊而一片赤心實先生有以教而堅主之矣此吾所謂無半面識而以道相規義相勉者也自是某得傾蓋于先生稱莫逆者三十年而庚寅已後各處田間非某挂席鹿城則先生刺船般水上爲雞黍之懽以爲從此天假百年則師而友之可謂白首同所歸矣何意造物忌人奪我老友聞計之日涕淚交迸自激乎忠義相勉之真而噉噉于寢門者誠有加于喪斯文閔後學之外也靈而有知庶幾乎饗之

錢臨江集

卷四

六

祭吳南谿方伯文

宇宙之間稱聲相應氣相求者余與公蓋無媿云念自垂髫以至弱冠便謂莫逆于心比各承家翁命業舉子一時同業文詞而已惟顧大叅昆季獨尙理學公深契之余生也聞其間微辭奧義實于公有覺焉及乎釋屨解褐各守一官當余令盱眙猝遇流賊之變公在留曹謀諸魏莊渠先生致書數百言勉以巡遠守城若水守

江拳拳於忠義兩字余乃誓死守淮卒保境土此公之教也迨謫思南見公彭城官舍復拳拳休致兩字余再疏乞休獲保令終此又公之教也後公歸田社飲賦詩冀各娛其天年胡遽去我一旦溘然嗚呼痛哉理學雕喪繫公是賴守正不阿陳克菴也獨立不變夏正夫也力學好古胡敬齋也廉靜寡欲陳布衣也胡昊天之不弔而不憖遺此一老也靈輅既駕薄奠寫哀公在幽玄庶其鑒哉

錢臨江集 卷十四

七

祭沃南白先生文

嗚呼有生必有死爲吾大患爲吾有身是未足以爲先生哀也乃若有所以爲先生哀則以先生少負經濟才意不可一世乃屢試鄉闈而不遇於有司及貢春官對大庭親承策問而不遇於主上僅授一司訓秩且滿九載部使來訪未嘗有一人知而薦之棄官一十九年雖有鄉閭之適子孫之繁衍然未有能信其平生者蕭然一室身嬰百病齋志沒地人生若此而可不

哀邪某也授經門下服恩懷義悲念疇昔口不能言酌酒陳詞庶先生之饗之也

祭祝母許太夫人文

嗚呼太夫人吾師之母也乃太夫人之于某非若他師之母實教母也當某在吾師門牆非獨心學經義得一切稟受卽朝夕起居之間亦竊被其風淥焉嘗觀吾師寅而出酉而入雖烈暑必重衣勿遽必冠履某問之吾師曰吾母閨門以內不使失寸尺故吾少而習焉用以日臨君

錢臨江集 卷十四

八

輩得無以此相苦乎由是某益以佚慢自懼日惟視太夫人所以教吾師以教家者若朔望率子孫謁廟旦暮問寢食饌不重肉衣不紈綺諸條教某悉識之至今以訓吾家子孫有若功令旣而吾師自秋署歸養建悅親樓以奉太夫人十年于茲矣獨某爲一官所羈猶未能一報太夫人之所以教某者謂有待耳何悟太夫人一旦棄吾師而長逝也嗚呼齒登上壽子爲名臣宜無足爲太夫人悲者惟是懿模芳範忽焉摧

謝使陰教無所規則此宿昔荷教之人所爲遠望長號而不能已者也太夫人尚其鑒饗

祭邢孔江郡伯文

嗚呼不怨天不尤人世固無若人與曰否余同年友孔江先生初事孝廟在諫垣以直聲聞卒遇讒見斥先生處之夷然茲非不怨尤於出處者乎繼守南昌還寇破其家百年之積蕩去先生不戚戚于懷茲非不怨尤於貧罄者乎嗚呼先生既以直言被譴更以遭寇破家果執常論公則公方當壽考以彰其不怨不尤之德而胡一疾弗起遽爾奄忽以故人見公之生不大用沒無厚殮大爲公恤嗚呼生必有歿命也又何恤焉使生無益於前生猶歿也歿有垂於後歿猶生也公雖云亾直聲在天下歿且不朽矣余固不同於流俗之恤而以不朽告之

祭孫室齋文

惟我孫君童穉之交既友且親匪漆斯膠揣摩歷歲竟日通宵臥則聯被衣則同袍惟君德器

外在中直屈佐浦城操勵冰檠貪夫懷耻懦夫思立鄉閭老成胡遽奄忽君有直言夫豈我欺初雖逆耳終則釋而于今有過誰其規之九原不作徒發長悲嗚呼哀哉尙饗

祭孫吉夫侍御文

嗚呼我友吉夫何遽先病叟而棄當世乎昨我以銷骨之餘嬰被害氣頭岑岑不復省人間事兒女驚擾滿前第咽中脉脉不絕如綫耳乃吉夫聞狀馳頓來視擘畫家人商較方劑且復身

錢臨江集

卷十四

十一

爲煮藥端策上瘳及余沉痾有間家人爲語不覺涕漣莫止抱佩至今以爲吉夫義至高生歿存亾我矣天卽不必以我故報吉夫而一念仁惻要必有延算永年者在何悟一旦而吉夫之計在吾之前也豈行義不足恃而天有不可必乎嗟乎嗟乎我病而吉夫勤顧若此吉夫病而我曾不得視粥藥相問訊面訣長辭此吾爵酒無顏深負而慙痛者也若夫西臺抗疏指斥凶閹三召不起志存勇退此固天下之所共高余

故不復綴詞而獨稱其交誼之篤以祭我吉夫也吉夫有知當爲我饗之矣

祭范孔欽文

嗚呼以仁者爲必令終耶而屈原歿于汨羅以仁者爲不必令終耶而管幼安竟以脫危阻而垂令名其所履同而卒有不同者天也孔欽讀書礪名節自結髮至強仕無可訾議者雖居城市足未嘗入公室人皆以端方士目之某嘗延致館下愛之重之相期白首作我老友後雖違

錢臨江集

卷六

士

合靡常而心未嘗一日不在孔欽也癸未試春官下第還至夾馬營惟風覆舟溺歿時同事五人僕從及在舟者二十人胡不與君共濟曷爲抱珠不返懷璧獨沉也孔欽有志未就而客歿未足悼也父母在堂妻息在室此其心所未了者誰則知之而誰任之言及于此可勝慟哉嗚呼在某失一良友郡失一端人朝廷失一賢士此某於孔欽所以泣然哽咽不知涕之無從也

祭李應昌主簿文

生不識其面歿則悲其人非有所感而然哉重上命也君以上命簿海鹽蒞旬日而卒邑之長貳哭之小民哀之大夫士悼之曰此亦上命治吾鹽而竟不得蒙其治者也民又曰雖吾令之神明而須君以分其政君其已矣而一簿之微猶夫令也吾民其効力以赴之哉大夫士曰春秋之法士卒於宮墜之之禮加等三請之蓋慎終古道也其無乖於禮哉邑之長貳曰士固有歿歿而無依士之否也棺衾之具賻之道路之費助之妻孥之乏賙之吾將使君之目瞑地下焉君子聞之歎曰長貳之助敦義也小民之赴盡力也大夫士之請勤禮也庶幾答上命而君其無憾矣其視向之丞簿恣睢其民狼藉被遣踉蹌蒙面宵遯出郭門則君之歿較其生豈不榮辱徑庭也哉余有激于此藉以安君之靈君其饗之

祭沈用孚文

錢臨江集

卷六

士

先生吾鄉所稱善士而爲衆人之所欽下者余獨以先生之學與守默與勤心重之先生以蔡氏學鳴黌序間嘗櫟枯經旨一帙至今學者奉若功令雖屢阨於時而及門之士多資以取巍第非學乎乃祖乃父以貲雄里中爲千石長及其衰也糠粃不厭未嘗低眉向交親出一失氣語非守乎處里閑居厚守謙六十年如一日未嘗一言入於尤之內非默乎平生無他玩好惟簡冊是嗜雖出入田農猶手一編不置自謂每有新得非勤乎嗟乎士有一善皆能爲世取則以享令名何高德至行若此而猶不免困躓以終其身此余所甚惑也然窮不失義見褒君子令子振振榮達可俟天所以伸無窮之戚於地下者意在斯乎先生其饗之

祭僕陳鼎新文

惟爾系自清江赤貧無寄余守爾邦歲當上計泛泛揚舟于江之涘無食無衣爾容慘悴招呼就養從余燕薊徒跣來歸歲當己丑畢力余家

先事奔走攫被冰暑繭足痺手一心靡二不避怨咎本爲野夫秉此剛直余嘉爾心完汝家室羸羸是充稍用自適胡遽病痰眇焉一息醫不及問方不及施終莫能濟奄忽長辭削棺斂裳送之塋之痛悼無已爾知不知

錢臨江先生集卷十四終

錢臨江集

卷十四

西

附錄

臨江錢公像贊 溧陽馬一龍

聖際人文皇衷秉哲世縱翹脩弘濟道業嶽峙
天表樹儀揚烈傳爰亭疑觚園爲德仁義在躬
粹然生色則若緒出穎脫猶有盱眙披襟以當
萬夫之氣臨江展畫未盡 廟堂之策豈科基
闡盈而道腴德滋故函淵畜極以遺子孫奕葉
者夫

又

甬句東沈明臣

錢臨江集

附錄

一

公之貌不逾中人而心在千古之上公之德不
出五倫而政躋三代之英公之學欲究天人而
術紹聖賢之緒茲非謾言而睹其傳於著述儀
於家國者可信也

又

晚學馬泰圖

粵有哲人含德彌耀遠心曠懷體虛應妙彩筆
如椽片言居要守土 帝鄉摧廓妖氛爽鳩執
法青蒲批鱗躡躅五馬煦嫗拊循自昔釋之秉
直如矢亦有龔黃撫字勞止穆穆我公兩擅其

美蟬蛻軒冕寵而弗居一丘一壑其樂有餘邈
然清芬興百世兮

挽錢公良先生 邑人朱朴

太平林下乞閒身桑梓悠然二十春二徑棲遲
容笑傲一經傳述總儒紳仙遊忽斷浮生夢社
散偏傷待斃人欲向總帷歌薤露不勝哀感重
沾巾

又

太原王洪

獨閉柴門數落花忽驚鶴夢隔蒼霞眼中耆舊
錢臨江集 附錄

二

今餘幾世上浮生信有涯我自南山歌種豆誰
從東海學栽瓜憶曾問疾論丹訣淚下無言日
欲斜

又

社衲法聚

天上歸來已二毛杖藜多半在林臯竹房每憶
留衣別蓮社曾噴禁酒逃白首漸窮心法秘青
山幾入夢魂勞無生有意今何似雙樹秋深海
月高

又

後學馮臯謨

五馬風流夙昔聞，高吟猶自挹清芬。
堦前草綠人何處，華表雲深鶴一群。
秋水乍沉彭蠡夢，山堂不著稚圭文。
那堪立盡寒烟色，腸斷松楸日又曛。

又

門生陳金

自厭風塵早息機，棲遲還戀舊漁磯。
正思洛社尋盟主，誰道文星隕少微。
滄海雲深龍遠去，秦谿月冷鶴高飛。
東南風雅堪憐盡，華表休教竟不歸。

錢臨江集

附錄

三

又

天寧釋守節

治郡功成返故山，常同笑語共雲閒。
江邊自許龍深臥，天外誰知鳥倦還。
松路初開新馬鬣，楓宸已斷舊鴛班。
交遊零落音容隔，詩句空將向月刪。

又

精嚴釋方澤

翰藻詞林重循良，太史題故人留劍。
在幽壑去舟迷蒿里，霜偏早楸原日易低。
至今公子輩，悽斷夜烏啼。

春日登珠丘灘拜公良錢大夫墓

二首

後學彭輅

遺名紀漢宮，春草護寒空。
門前一泓碧，晚上九芝叢。
海氣蓬萊近，朝曦觀闕通。
鬱葱烟樹裏，石馬吼長風。

榆日久西飛，山空一鶴歸。
芳郊連綠草，石室倚斜暉。
月是騷人色，雲疑刺史衣。
詩書餘澤在，歲歲薦春薇。

謁奠錢老師墓

二首

錢臨江集

附錄

四

清江門生錢惟馨

憶昔當年治郡時，至今想像舊容儀。
山河望與風聲遠，金石銘將月旦垂。
四邑懷歌傳竹瑞，千秋封墓長松枝。
慚予薄劣無能報，謾倚江流賦些辭。

使君封樹在江鄉，手拂松楸酹一觴。
南接諸峰浮翠黛，東連大海極蒼茫。
祇看碣石懸秋影，猶憶詞壇對雨香。
千載循良真不朽，天風萬里客思長。

過錢大夫墓下 邑人楊必泰

未識生前面惟聞歿後名傳經留懿訓爲郡著
賢轍藝苑收遺草中朝念老成經過弔岑寂日
暮一含情

又 後學王文祿

斜日照幽堂飄風停去航仰瞻容若見懷想意
何長宰木雲將合燕山桂競芳獨深春草憾應
廢蓼莪章

又 慈會釋斯學

錢臨江集 附錄 五

五馬歸來早孤墳綠水濱山藏埋劍宅舟過薦
蘋人月白子規夜苔蒼翁仲春莫愁龍骨遠更
喜鳳毛新

過錢公良先生墓弔之

四明沈明臣

大地邊東海臨江太守墳珠丘南瀦水寶塔遠
凌雲歲月松楸老谿山吳越分弔君兼弔古白
日堊斯文

又 金華吳孺子

問墓荒郊遠人傳太守賢生前無白業歿後有
青編灘水秋聲咽林柯夕照懸孤懷易蕭索拜
罷益悽然

又 餘杭蔣飛英

千秋大夫墓瞻望有餘悲鶴返珠丘夜龍吟碧
海時雲蘿垂秀葉秋樹老霜枝奕世交盟在因
之一涕洟

又 吳郡王伯稠

蒼蒼佳氣鬱林端太守高墳落日看華表遠開
錢臨江集 附錄 六

滄海嶂重泉深抱碧湖瀾千篇長闕雲霞色四
壁空垂薜荔寒更美謝庭多濟美香風不盡吐
叢蘭

訪公良先生故居因留別懋毅諸賢

雲間張之象

每懷前哲臥滄浪泛棹來尋舊草堂鄴架詩書
多雅訓謝庭蘭桂有奇芳玄談拂塵人如玉綠
酒飛觴月似霜他日夢思何處是暮雲春樹鬱
蒼蒼

宿錢公良先生故居贈懋穀

四明屠隆

一官脫手萬緣空只取年華付酒中野徑桑麻
廉吏宅匏尊芋栗古人風半邨牧唱秋烟白數
點漁燈夜浦紅信宿高齋論世外主人元是祝
雞翁

過錢公良太守故居

盧牟黃之璧

門庭槐柳夕陽前却憶臨江太守賢不獨林疑
錢臨江集 附錄 七

中散地居然人似上皇年白鷗飛入看花榭黃
犢來耕種秫田誰識阜鄉亭畔事安期揮手卽
神仙

宿錢先生故居有感

長水李芳

錢公不可見松菊尚依然月滿藏書架雲浮古
研磚談玄忘夜永得興促杯傳酒罷憂時事潮
聲到枕邊

過公良錢太守故居

四明沈明臣

陰陰喬木帶晴沙始識臨江太守家閱閱不曾
題五馬風雲猶自擁千花諸山竝海青相對大
水當門綠去斜遙挹風流清白在咄嗟人世幾
繁華

客錢臨江故居兼贈懋穀

後學姚士粦

邨樹深深水一灣到來旬朔恣追攀碧知手種
谿邊竹青亦吟留屋外山不是門風憐客慣肯
錢臨江集 附錄 八

將窓月照人間只今尚有柴桑後可似連翩藻
翰間

早春懷錢公良太守故居

金華吳孺子

先賢遺舊宅曲水亞郊垌過日雪仍白懷時草
欲青文章多感慨松菊易飄零獨立鸞花意江
猿不可聽

春日過錢使君公良故宅因贈懋穀

吳郡王伯稠

綠水迴孤棹芳林覆小塘蓬蒿使君宅畊釣野
人庄北海名猶在陽恨不忌浮雲空綬冕片
月駐詞章開徑來求仲褰衣得季方素風能繼
繼野興恣徜徉萬竹供欹枕千花喚引觴病消
居士酒愁失醉歌狂蠶老桑陰合鳩啼麥雨涼
薄游心已倦高臥思偏長好借青藜杖輕携白
石糧一茅如許結欲共鹿門傍

從海上過錢公良太守故居之作

東吳俞安期

錢臨江集

八附錄

九

蒼碧海雲西迴舟入堰迷屢詢使君宅漸近女
兒谿花竹綠田逕粉榆隔水堤微微煙外月還
照舊鳥棲

過錢使君舊第

吳興李華

舊第接秦谿春深信杖藜長吟襲桂隱遺響片
雲低白鶴幾將返鳥衣定不迷所嗟無可見芳
草共含悽

冬日過公良先生故居

長水李應徵

風流太守存遺宅此日相過已歲華海色半臨
喬木里谿雲長護舊臣家雪中松菊猶三徑屋
裏圖書自五車潦倒莫嫌頻縱酒爲看庭樹有
芳葩

冬日過錢太守公良先生故居與懋穀父
子夜話

華亭孫孟芳

臨江太守舊名賢水國依然屋數椽喬木森森
凝暮靄墨花冉冉帶秋烟蕭疎葺圃餘三徑清
白詒謀止一編相共兒孫讀遺草霜寒孤鶴叫

錢臨江集

八附錄

十

高天

過錢先生故居贈長卿兄弟

長水李秉純

扁舟東望海天虛太守當年但故廬雞犬入雲
墟落靜松篁隔水夕陽疎家猶白屋無留橐名
在青緗有著書觸目琳琅驚奕葉謝庭玉樹總
何如

過錢使君東畚草堂

潑水祝樹勲

七月驕殘暑菰蘆未著秋欲探廉吏宅一繫旅
人舟沃野連孤阜平沙合衆流門庭千樹裏清
白觀貽謀

又

釋通凡

太守有遺宅來時感歲星鮮苔存古意松竹蔭
前庭涉世只五馬傳家惟一經徘徊依檻立帆
挂遠山青

錢臨江集

卷八

七

先公生平著述意在有益名教自歸田已後
手自刪校殆無虛日稿凡數易至盈篋篋及
一旦見背于時我二三兄弟痛徹心腑昏憤
不渡有知遂使卷帙散落索之篋中僅得初
稿刻之家塾終以未得定本為恨已而家仲
永州及家季廣文復喪齋以為先公勤劬謂
何而可使湮沒不彰也責誠在我渡從棄簾
得先公手自定本視舊刻減什之三而渡有
錢臨江集 卷八 一
逸篇稍加于舊始恨疇昔草草幾致失墜先
意不孝之罪良無所逃乃亟謀諸友人姚叔
祥氏哀次重鏤庶幾永存手澤云萬曆甲辰
秋八月朔日不肖孤齋百拜謹識

東甯集十四卷

浙江汪汝
琛家藏本

明錢琦撰琦有錢子測語已著錄是集爲其子菴
蓀等所編其文如申請設縣事宜以及論禦寇勸
捕蝗諸作皆能留心世務詩則氣味和粹而警策
者稀陸師遂稱其七言絕句云江北滁南數日程
蕭蕭落木送秋聲夕陽滿地鳥飛絕人在亂山堆
裏行頗亦瀟灑有致然集中似此者正不多觀也

棠陵文集八卷

〔明〕方豪撰

天津圖書館藏清康熙十二年方元啓刻本

附《四庫全書總目·棠陵集八

卷》提要

序

棠陵方公浙開化人也舉明武宗三年進士累官福建副使公初任南崑山令以母憂去職復除北沙河兩邑皆盤根冗穴未易見才公悉游刃無間及入西曹上知公仁恕山左江南兩以察囚遣冀公能緩深故可期無刑語曰民爲邦本天子以根本寄之縣令又曰獄者天下之大命民命之斷續決於刑官苟非其人則上下無所措公之治民也而民樂生公之治獄也獄多緩死真所稱古之遺愛焉

公文藻電逸宜在中秘屈而爲吏非其好也故所在多肆意文墨以洗簿牒之陋天下翕然宗之越百餘年公
有孫諱元啟號竹友成順治辛丑科進士除大名南樂令南樂與沙河鳴
吠相聞竹友政聲雄於三輔與祖德
照耀予先人亦令於邢予又望公之
塵持符來沙予問前之可矜式者沙
之父老悉以棠陵公對沙趙墟也六
國曹石漢唐五代非無事之區興王
偏霸珠履璫簪之客龍盾犀甲之衆
英風楚魂猶淒切於寒燐苦月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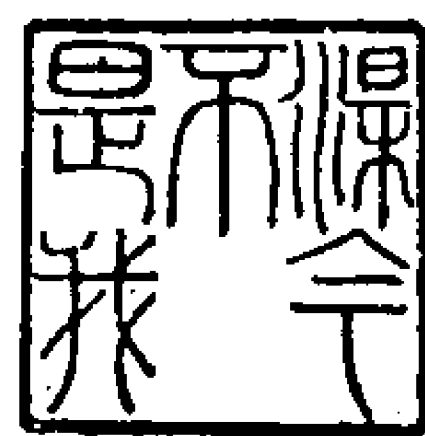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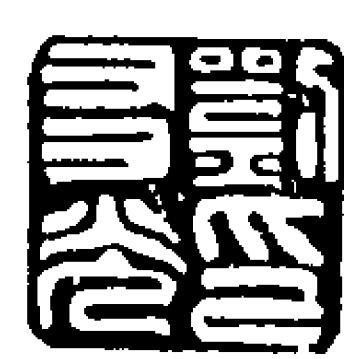
公公餘晷吊往往形之悲歌以發其
壯亮慨慷之懷唐宋廣平公墓在沙
墓碑爲顏真卿撰書日月經久風雨
繡澀不知何時已斷沒土中公披剪
荆藁續而更新真卿神明頓還舊觀
卽此一事公之勝情已振衣千仞矣
肅宗時予先人與公先後宦於畿南
先人以發盜忤璫失柄相意當時亦
有直聲在民間今訪其遺踪鮮有能
言者先人不逮公遠矣予以踈落之
性不合時宜望竹友茂聞又且霄壤
今竹友取公遺集與閩中魏惟度選

定拔其十之一刻於署中舉以問序
於予予讀公之書而有感焉公之令
崑也崑方被水積逋鉅萬公毅然繪
圖請蠲公之司臬也白雲愴懷卽蕭
然以投檄請當時士大夫職無論太
小疏戚皆得上書言事故民間利病
臣情甘苦悉能洞徹天聽以行其意
今予與竹友困於功令卽欲稍有發
舒亦格於勢而不能公之文章在國
門名山公之政教在巷歌衢謠豈末
學小生所能揚輝日月惟述予兩人
先世能張膽豎臂直寫胸臆今日與

竹友之困於轅下聽人鼻息者如此
爲之低徊三嘆焉

康熙癸丑秋年家後學長沙劉友光

誤



五



序

古今三不朽曰立德立功立言德不可
見之諸功之不可傳之諸言帝王之有
典謨聖賢之有經傳下此而詞章
騷賦大抵皆本於五性之詒焉
也如讀陳情表而不知孝讀出師表

序

而不知忠之為友月露風雲連篇累
牘此雕虫小技耳孔子曰有德必有
言有言者不必有德也聖蓋言
取乎余祖崇陵公諱豪字思道正
德戊辰進士天才華偉拓落不羈
文不假思索立就千言尤工染翰性

耽泉石每逢勝境輒刻石留題

並仕崑山即有乞韻逋負一疏及南

牧稿丁內報補沙河有沙河集名

于卷併續宋文貞公影碑等跋

今沙民稱頌不衰陞刑部主事

員外郎抗疏諫止南巡旋遭廷杖

序

二

蓋其忠也慮囚山東多訪平反外

轉湖廣僉事有乞養疏及涇庭

煙台等集家居著著餘錄見村

寬錄蓋其孝也晉秩陶臬副時倭

寇作亂公戎服率士卒悉殲殲

遺國人德之為之圖像家尸戶祝

康熙丁未余至興化仙遊見多主神
主祀祀者當時與何大復黃蓮峰
鄭少谷諸賢並驅中原尤為宗獻
友楊遠菴王陽明新器重陽明之
勦遂濤公賓左右王常贈以詩有
云方子巖廊器兼負雲霞姿

序

三

逢泉石處必刻崇陵詩之句此四語
足以盡我之行狀矣公著作不下數
十萬言邑乘有去已刻稿凡十數種
蓋猶九鼎一鑊耳今歷百餘年而
子孫衰微近復遭兵火其集多煨
燼泯滅余思方氏文章功業昭灼古

今者代不乏人以元老著龜周詩雅
飛富文唐玄蛟峰大魁南渡正學
標炳明史其不朽者也因繁署
政治之暇披公手澤心切繩武而未能
也抑望忍以公之功德文章聽其煙
沒不傳也哉用是輯詩存十百之一

序

四

復校讐言簡而意不淺十之一耳謹付諸
梓將以垂之永

省

康熙十二年歲次癸丑秋月商孫元啓
謹書於繁署之談琴處

序

余讀吳史虞仲翔謂得一人知己可以不恨私心恒狹之以知己當在天
下于一人何局焉至太史公自叙欲
藏其書于名山傳諸其人心愈益疑
之吾輩救一生精神自當揚于順風

序

加聲之地何必深閤倘其人不可得
將等諸土石乎迨讀韓昌黎莫爲之
前雖美不彰莫爲之後雖盛不傳始
信二公之言咸有所感激而知已傳
人之不可以已也崇陵方思道先
生武宗時以名制科令崑山有

蜀逋負疏念民瘼矣補沙河爲宋文

貞公續斷碑重先典矣主秋曹諫南
巡廷杖謬著節忠乃后矣僉事楚
中有乞養疏晉秩閩臬有殲倭功孝
于親而勞于事矣炳躬行業已千
古文其末也然末而不傳本烏從見

序

二

今所著南牧沙河養餘見樹窓洞庭
煙雨等集燦然在天壤間似不必一
人知己矣然當逆濠之亂公以白晢
書生左右陽明先生于戎馬倥傯之
際先生極爲推轂期以巖廊之器許
以雲霞之姿詩載志乘今猶可想見

其獲知已于當身昭知已于後世者
業已有徵余客天雄公裔孫竹友先
生令繁陽政通民理復搜公遺集示
余較梓拔其尤者布諸國門與天下
後世共相珍惜誠以余閩人素從鄉
父老聆公宦績迄今海隅蒼生圖像

序

三

刻木尸祝無疆誦元戎十乘鋤小醜
匪茹功永而未艾也豈非公之思
通于鬼神聲等諸金石得竹友而益
光以眎太史公涼々焉藏名山希觀
于不可必得之人而使之傳者奚啻
什伯哉甚矣韓公之言爲千百世有

心之言也昔劉孝標名譽動一時羣
從子弟七十二人皆能文推孝標冠
遇梁武操觚之主猶然輒軻憔悴至
集諸學士爲華林編要以高之士誠
有幸有不幸歸諸分數公得陽明于
先得竹友于後使之光氣嘗新並于

序

四

日月以視世之曠々棄祖父遺業于
灰燼塵土中者其所得孰多也余于
是集益不勝今古消長之感矣

三山晚學魏 憲拜題



王陽明先生常山縣留別方思道詩

西峰隱真景微徑臨通衢行役空屢屢過眼皆
塵迷青林外延望中閫何由窺方子巖廊器兼
負雲霞姿每逢泉石處必刻棠陵詩茲山秀常
玉之子裴中錐群峰灝秋氣喬木含涼吹此行
非佳饌誰爲發幽奇奈何眷清賞局促牽至期
悠悠傷絕學之子亦如斯爲君指周道直往勿
復疑

棠陵文集選

王陽明贈詩
卷之一

一

棠陵文集選

目錄

卷之一疏序

崑山乞獨漉負疏 乞休疏

督府奏議序

贈胡重器之江西按察序

贈賀祝鳴和提學閩中序

賀劉湖州治行第一序

送鄭士望考滿序 賀與主簿獎勸序

棠陵文集選

目錄
卷之一

送朱靜軒先生序 送管達夫序

卷之二序

望雲圖序贈楊侍御宗叙

風憲忠告存額序 斷碑集序

初恩志感詩序 寶制堂私錄序

仁知圖序 豫章客典序

姚容齋輓歌序 林處士輓詩序

壽董母序 壽翁安人六十序

壽陳孺人七十序 呂母王孺人壽序

卷之三記

南渠草堂記

重建褒忠廟記

西樵書院記

樂豐亭記

孤樹堂記

見樹窓記

鄭氏祠堂記

玉巖記

雪溪記

愛山記

西野記

卷之四記

蓉溪書屋記

養素華林記

案陳文集選目錄

卷之一

二

三至軒記

南疇記

竹溪記

清溪記

劍泉記

病牧廬記

泥愛寺重修記

續宋文貞神道碑記

封孔氏荒塋記

卷之五書 篇 志銘 事實 文

上王中丞書

與殷近夫書

答田裕夫書

采歌篇

述友篇

明廣東按察司副使徐公墓志銘

竹夫人墓志銘

明進士崑山令方篆墓志銘

先妣潘氏事實

祭鄭繼之文

卷之六古體詩

讀魏鈺詩集

有序

和王稚欽贈少谷

題贈程衡州以南

有序

友人白源

琴書樂

湖南歸來

清獻告天圖

續溪四詠

案陳文集選目錄

卷之二

三

崆峒謠

秋夜草堂

劉節推遣

有序

松石詩爲

黃花篇

有序

鄭繼之以

醉松爲熊

有序

繼之家担

芙蓉溪書

有序

抱琴圖歌寄許松臯

秋閨曲

月賓歌寄

唐明皇游廣陵圖歌

漁人莫歸圖

予有夏仲

有序

夜起金山

丁無咎壯丹卷

春湖吟

觀沈世麟 <small>云</small>	贈時若思
畫菊寄盛玉華	太白邀月圖歌
龍頭歌爲蕭君彥	豫讓橋扇面
木槿歌	王令君所 <small>云</small>
郭參政魯 <small>云</small>	李中丞家西湖圖歌
聽松圖歌	和祝篁溪梅竹歌
薛仁釣魚圖	題楊國安 <small>云</small>
漁父圖行	寒江獨釣圖行
筠路行爲 <small>云</small>	喬善夫百鳥卷行
東陵文集選 目錄 卷之一 四	
姚彥卿小畫	洪靜夫家藏畫卷行
慶賞牡丹春歌	王家雙兔圖行
楊國安家 <small>云</small>	王老家藏美人圖
楊參政畫竹歌	
卷之七近體詩	
柯山圖	夜夢故山 <small>云</small>
過梅林寺	游漆泉
魏邢臺餞於百泉亭	迎上官未 <small>云</small>
滄州新寺寺書壁	避暑大悲 <small>云</small>

春社山居 <small>云</small>	味泉代人 <small>云</small>
大慈仁寺 <small>云</small>	劉士奇招 <small>云</small>
上陵與鄭繼之聯句	繼之有事 <small>云</small>
陵上	和繼之吊劉黃祠
遂將和繼之	船頭書所見
長陵和繼之	邊將和翟廷獻
暮雪和繼之	寄楊用脩脩撰
夏仲昭墨 <small>云</small>	寄南澗徐于綿州
將行辱徐 <small>云</small>	草萍驛會徐伯和
東陵文集選 目錄 卷之一 五	
讀石湖詩 <small>云</small>	以文待詔 <small>云</small>
世瞻謁孺 <small>云</small>	寄呂仲木
雪中迎上 <small>云</small>	戴吏部宗 <small>云</small>
呂仁卿以 <small>云</small>	梨花
與客游茫 <small>云</small>	坐水閣望雲山
船頭濯足	溪邊紅樹
葵花	雪廬獨坐 <small>云</small>
松厓下水 <small>云</small>	密林中有 <small>云</small>
漁舟共談	空亭中讀書

橋上二人相顧

竹間草屋 云

水閣觀書

群峯列障

雙谿月印

贈客

鶴

君歸三首送孫奎

策杖過橋

贈吳人丘雲谷

浩然踏雪

袁安臥雪

子猷訪雪

寄梁龍游

翎毛贈廬州客

棠川雜興

畫景張信州

山中

棠陵文集選 目錄卷之一

木

接駕 四首

送蔣春海

李醇輓詞

聞伍中丞時泰得請

寄霞山人

慰童正夫解秩

客至

抱琴圖寄楊用修

滄江吟

魁峯作

雜畫

送歛客和 云

望夜與曲周小酌

贈十舅

扇景

畫景

簡郭靜海承之

棠川招仕鈞

送客

二客

扇景贈驛丞張貫

楚游歌贈 云

訊江老

寄蕭綿州 云

木綿嶺值雪

望雲曲

孔雀

謝陳士問 云

靈山憶鶴

留別李德符

贈姚在幾便省

寄費子美

棠陵文集選 目錄卷之一

七

卷之八補遺

文

送伍同知序

修城記

車駕詩引

介菴葉侯墓表

詩

毛塲雜興

孫女謠

園趣亭寄興

題贈月痴

歸舟夢故

梅林院詩

樂城得朱

宋陵文集選

目錄
卷之一

八

宋陵文集卷之一

開化方 豪思道著

福清魏 憲惟度選

南城吳學炯星若訂

裔孫 元啟竹友編

疏

崑山乞蠲逋負疏 正德五年

竊見崑山瀕海之地地勢卑濕稍雨輒潦舊年
露雨爲災今年尤甚一水淵漫四望無際民

宋陵文集選

卷之一

一

惟事田畝他無所營田畝既空何以爲命草根
樹皮采掘殆盡雖富家官族亦以麥粉度日壯
而無食則逃子不能以有其父稚而無食則棄
父不能以有其子臣每一陸行餓莩塞路每一
水泛枯骨填河觸目傷心動輒流涕至廢食寢
說者謂崑山三盡上戶財盡中戶逃盡下戶死
盡殆非虛也臣竊惟國家財賦寄東南蘇州東
南大郡也崑山蘇州巨邑也今東南之荒莫甚
於蘇州蘇州之荒莫甚於崑山時事如此誠有

大可慮者當此之時陛下發府庫之積遣賑濟之使議者猶以爲噬臍況可加之以催徵之擾乎本縣舊年之災亦已甚矣踏災者休於劉瑾指荒作熟冀以免禍故朝廷無全免之恩上司有嚴追之限今日徵白糧明日徵糙糧今日徵絲價明日徵絹價今日徵義役明日徵馬役不日公侯祿米至急也則曰鎮撫軍儲至急也不日鳳陽糧至急也則曰楊州糧至急也不日鹽鈔銀至急也則曰車脚銀至急也催科之使盈

宋陳文忠公集

卷之一

五

庭鞭撻之聲不絕小民之鬻田宅賣妻子將以完官人各自顧不贖矣暇其他臣於此際無可奈何欲爲夜遯之計又以犬馬之齒尚少乾坤之恩未酬故將行而趑趄也臣思本縣未完糧米尚四萬五千四百有奇白銀尚二萬六千六百有奇易銀尚四萬七千四百有奇若必事事欲完但恐人民日漸流徙日漸死亡則有田無與耕者田無與耕則雖遇豐年亦何益哉遇豐年而無收則陛下之倉廩誰與實之故臣昧死

上陳伏願陛下念崑山財賦之地憫崑民被災之慘特勅戶部將正德五年以前一應錢糧悉皆停免姑候豐稔年分每年帶徵一分由一邑以及七邑由一郡以及四郡酌量災荒之重輕以爲蠲免之多寡則府庫之積雖不發猶發也賑濟之使雖不遣猶遣也呼籲之魚垂涎於江水繚穴之蟻有待於竹橋惟陛下英武天成肅謀獨斷掃除奸黨政事一新四海臣庶皆引領以望太平臣雖至愚忝茲祿食苟有所見安敢

宋陳文忠公集

卷之一

五

不言夫錢糧國之用民國之本也臣豈不知國用之當足但國用不足猶有可爲國本一傷恐不可復救矣惟陛下俯察愚衷決意行之臣不勝幸甚崑民不勝幸甚

乞休疏

湖廣等處提刑按察司僉事臣方豪謹奏爲患病乞致仕以便養親事臣年四十三歲浙江衢州府開化縣人由正德三年進士刑部四川辦事二年有奇正德五年除授直隸崑山縣知縣止德七年丁母憂正德十二年復除直隸沙河縣知縣連前任三年考滿稱職正德十三年七月陞授刑部湖廣司主事奉欽依差往江南直隸審錄罪囚事完回京復命正德十六年五月

棠陵文集選

疏

卷之一

四

爲公賞罰以勵庶官事陞俸一級本年八月三年考滿稱職陞授本部廣西司署員外郎奉勅差往山東審錄事完回京復命行至濟寧地方嘉靖二年二月十一日實歷俸四年六箇月有奇陞授前職於本年七月十六日到任管事外切念臣父綺年已六十有三止臣一子別無侍養臣母亡後又無繼母天下父子之情固同未有臣父愛臣之切一至此極也况臣才狂性傲與物多忤自度無用於世先年憂居將及五年

父子牽持實難出門已分終身林下柰親知以臣尚壯諭臣再效駑力以報主恩祈一封典臣因復爲沙河之行賴撫按交章謬舉吏部考覈又行巡按覆實果有微勞量轉刑曹兼得封贈後以年資頗深亦得隨格遷轉以有今日臣本朽物聖恩如天雖殺身何能爲報但臣舊有痰疾昔往遼東實苦寒多風之地忽大舉發自此漸增迄今尤甚每一舉間齒搖目眩竟日不食蓋去死無幾矣近聞臣父在家亦以思臣成疾

棠陵文集選

疏

卷之一

五

屢欲迎養又以江湖風波之險反貽驚慮兩地憂煎厥疾俱劇恐一有不測彼此必相因而隕矣伏望聖朝憐臣疾病之危察臣父子之情特勅吏部容臣休致俾得就醫藥以療臣之疾躬湯藥以療臣父之疾是容臣一身而生臣父子二命矣賢俊滿天下如臣者何足惜哉臣不勝迫切之至爲此具本專差義男方鶴謹具奉聞伏候勅旨

序

督府奏議序

棠陵子自三山入賀會漁石公于淮上公乃畧
崖岸脫邊幅脩故人之禮慰論諄諄然其情依
依然棠陵子視之猶昔者病榻之漁石也猶京
師寺寓之漁石也乃竊歎曰公其不累於官者
乎示以奏議二帙舟中覽之既乃又竊歎曰夫
觀漁石公茲帙者當知公有名相之心焉有良
史之才焉有傲吏之氣焉三者實所以相成也
棠陵文集選 卷之一 六
夫其匹夫在念周悉民隱者名相心也而或不
足于才心何以宣萬言倚馬曲盡事情者良史
才也而或不善其用才何足取心切于民而才
足以發之苟無傲吏之氣以主乎其間則患得
患失將言囁嚅才不敢盡而心亦徒勞耳今觀
漁石公茲帙其憂民慮患之心真若杞人之懸
懸其陳流亡之狀則若監門之圖其區畫調停
又若金城之方畧其言之用否每以身之去留
爲請觸諱忌抑權豪任怨謗危而不遜犯而無

隱殊不有其官者此其所以不累於官也觀其
氣象不又若靖節之不肯折腰解印綬賦歸去
來飄然超然乎夫今天下之人才不可謂不盛
矣有其心有其才者有之矣所少者氣耳故往
往有其官而累焉者夫既有之則恐無之矣安
能盡其才以遂厥心哉吾固決漁石公于一見
之頃也

贈胡重器之江西按察序

正德末年予勾當江南值胡南津先生暨孟子
汝愚于蘭江復于楓山章夫子處接席簪其風
采之凝峻聆其言議之激烈竊用企慕嘗以質
諸楓山楓山曰海內有事若人不可少也由茲
別而再晤希矣時先生以福建僉事復除江西
汝愚則自東陽趨侍耳今嘉靖七年之春予起
廢入嶺南帆檣所指無弗頌先生之惠威慮其
超擢以去至省而頌聲逾宏近偕會鞠諸獄先

棠陵文集

卷之一

八

生持論平恕全釋良多與人交禮修而情決雖
漫浪如予亦甚綢繆予何能舍先生也無何天
子以先生爲江西按察使同寮謝方伯石厓諸
公役予爲別序以贈先生先生亦不鄙予言予
方欲有以致吾忱而無其由何敢以冗陋辭也
今先生之行一方之法歸焉世之稱執法者不
過曰能去墨吏若干能殛驚氓若干歲成獄若
干聽訟若干其執過也而必究之其遺奸也而
必發之其當道所昵也而弗之原其權貴所庇

也而弗之顧初不問其理之當否槩謂之執法
夫法生于理者也理有其中而法因之法止于
此而不求之過亦執法也周子曰殺人以媚人
吾不爲也此之謂執法夫立名與媚人雖清污
不同厥罪均也墨吏驚氓之中寧無一二寃之
者乎歲獄日訟寧無任怒而差繆者乎小過寧
無可赦乎遺奸寧無可縱乎當道之昵權貴之
庇豈盡可皆罪乎噫古之執法也惟視其中今
之執法也多失之過亦由于理之弗明爾矣夫

棠陵文集

卷之一

九

以先生之凝峻激烈不患其不執特患其太執
耳而先生乃平恕焉人可親焉惠遍于人人焉
此豈世俗之所窺測哉先生昔僉憲于二地副
憲于茲臬固嘗職于法矣而未之專也旣而叅
政于茲藩間嘗用乎法矣而未之數也今也職
旣專而用且數予固知先生爲古之執法不疑
矣或曰江西之俗多罷訟先生盍尚乎嚴於戲
嚴何足以爲先生慮哉先生之子汝愚今爲名
御史次于汝臣爲名進士次效謨效詮穎異不

凡他日當與二兄兢爽古人自謂治獄多陰德
子孫必有興者以先生之子孫若此宜益自信
而直以古之執法者自任云

贈賀祝鳴和提學閩中序

棠陵子曰今之仕宦者類有牽掣也至于藩臬
重矣而牽掣愈甚惟提學則有專職其進退上
下雖監察不得而與焉故其權則大矣藩以錢
穀會計爲事臬以簿書期會爲事惟提學則以
文字爲事故其秩則清矣夫天下之理也以百
司庶職焉爾百司庶職者舉于鄉進于天子掄
于天官以爲之者也然非提學之甄別養誨何
自而爲之哉然則提學之功誠不在宰相後故

其功則高矣故當其選者毋慎其人得其人則
一方之人材成矣夫人材雖出于一方而實用
之天下者也其繫可謂輕乎近時居此官者或
外文而去取其行以爲敦本焉而士子因譏抱
誦者多矣似失之刻或任情而涉獵其文以爲
知要焉而士子緣雅失錄者有矣似失之玩恐
非所以稱也予同年友祝鳴和先生績文砥行
于姑溪之上比舉進士官祠部未嘗廢書日課
詩一首援翰立成真得溫柔敦厚之旨孝慈孚

于鄉黨忠信著于朝省人皆以此官待之而先生竟年資出參吾衢浙衆論未平而先生自卒也先生出浙四年豈弟宜民民甚戴之政事之餘力學如未第時當道交薦其賢至是果擢福建提學憲副將行遂安諸生毛鳳者予門人也其家五世同居先生嘗因公行枉駕且賜篇章閩門感德若失慈父走書虎清谷口請予言爲贈余以久瘥之後種樹方勤姑緩其請越數日鳳之弟克復來棠陵必獲以去時舊瘥且作情

棠陵文集

卷之一

主

况未佳念與先生爲文章道義交者于今一十八年麗澤之益久而彌深故以今日先生之秉大權處清秩立高功爲先生賀以先生之寬大不刻精明不玩爲八閩士子賀予雖廢棄故入之道行猶夫子也又將以自賀云

賀劉湖州治行第一序

國家每三載一朝覲每朝覲一考察高皇帝時第爲三等上者坐宴之膚皇帝時凡治行超卓者賞衣及鈔仍宴于南宮復辟之後衣宴仍舊而鈔倍之自後間一舉行雖舉行不常而等第之嚴猶昔也我祖宗之所以勸百官者顧弗至歟正德十四年實朝覲之期予同年友劉君養和守湖州適逆藩變作當道踞留不果來覲天官卿舉恒典以君爲天下守第一嗟乎天下守

棠陵文集

卷之一

主

多矣入覲者亦多矣而必於君乎端倘朝廷舉祖宗殊典安能卽得君來夫衣與鈔可致君也南宮內禁之宴之坐亦可致乎故宜得在覲者庶可以應旨天下之守之覲者豈無似君者乎而必以歸于君天官卿之意予可測也其意以爲吾寧妨朝廷待賢之禮無寧傷朝廷知人之哲耳君之治行顧弗章章明乎君初以南京禮部改侍御史夫南京禮部之屬多矣侍御史之選精矣而必於君乎歸君於南京禮部不爲第

一乎君以侍御史按關中值奸寺肆殃關中民
岌岌不保君力抵之竟墮禍且左遷金壇丞夫
侍御史多矣畢竟保全者多矣而君獨爲丞君
於侍御史不爲第一乎君丞金壇時急民之瘼
勅令之休不以丞視丞而以侍御史眎不以金
壇視金壇而以天下視予昔奉使至其地孰弗
曰劉丞字我劉丞怒我夫天下之丞益多矣而
君之得民乃爾君不爲第一丞乎君在湖州以
關中之威濟金壇之惠故湖之人頌之如金壇

宋陳文舉集

卷之一

古

而其愚者畏之如關中予昔北上迨杭君貽書
語予云以緩征獲譴淹卹于嘉禾願予過往一
笑君他績予未暇數卽此一事殆陽城之上上
也天官卿夫豈無所見哉君今以慶賀至京與
予對舍因得以晨夕親氣誼甚合也予東役匆
匆君亦奉提學之命西行有日感君戀君亡以
贈君乃述君往績以告晉陽人士使知君之本
原有素而無徒以枝藻求君也君其往哉他日
有論天下之提學者恐不能舍君矣

送鄭士望考滿序

莆人鄭士望以名進士令新建值宸濠之變左
遷西安丞於今三年有奇矣行將循例報政上
之人聞其稱職也而褒之下之人恐其遷秩也
而留之士夫以失仗也而惜之寮友以寡益也
而傷之其長官林大和專吏入棠陵山中請予
文爲贈未幾又促以前吏必欲掇之以去若所
司公檄然予竊笑曰苟亡予文鄭君將不得行
乎是何松君之懇懇至此哉然可以徵鄭君之

宋陳文舉集

卷之一

古

獲於其寮矣夫天下之心一也未有獲於其寮
而弗獲於士大夫者未有獲於士大夫而弗獲於民
者未有獲於民而弗獲於所司者鄭君茲行祿
惟榮哉厥績懋哉尚亦有陟哉或曰君丞耳主
有令而嫌于專下有簿而憚于侵抑何以自見
而能獲於人人乎方子曰子知鄭丞之爲丞而
不知鄭君之猶夫令也君之初至也開化令缺
卽攝開化令戮妖巫鋤稔惡開化之民有來運
之誦其績之著於開化者如此既而西安令缺

又攝西安令其縣蠹有姜姓者根蒂深固君去之若發蒙人皆以爲難其績之著於西安者如此既而常山令缺君又攝常山令常山者二省之交水陸之衝也令行如風賓至如歸凡道此地者無弗頌其賢其績之著於常山者如此三年之間爲丞者無幾而已三爲令矣始君之爲新建也真令耳一縣耳未足以盡見也攝則人易之人易之則吾之政難行矣縣屢更則俗尚不齊品式亦異而吾之政難成矣君之才顧不

東陵文集選

序

卷之一

七

足以自見矣乎若夫君之獨宿櫛食敝衣破蓋依依焉自同寒士者在人情之所難又君之所獨易也尚何假于稱揚哉或又曰鄭君舉進士十三年其爲令也三年有奇其爲丞也抑又過之後生晚進立登顯要而君止二丞近雖被監司之薦竟未一遷宰相用人之意何如哉方子曰昔朱安恭丞龍門年已五十有八不數年而登列岳每謂寮屬曰公輩但守清白何憂不遷鄭君年猶四十五耳子何憂焉

賀與王簿獎勸序

開化僻在萬山中根雖不及萬而催徵甚難催徵固難而轉輸尤難也何者人樂于家居而憚于遠役也玩于約束而習于寬縱也窘于兵裁而薄于蓄積也故往往獨後于他邑自董侯廷獻之來也催科有善政不日而完則以授諸與侯常繁與侯常繁之往也督理有方亦不日而完則以復諸林公以永於是林公大喜則捐俸以勞之其檄曰令也某畱心國計先事有爲簿

東陵文集選

序

卷之一

七

也某勤能幹事俱爲可嘉邑之人民既請予題幃以慶之矣旣而南京戶部復檄諸藩司以勞之其辭曰催徵如期有裨國計卽此一事他政可推於是督糧朱公應周轉而檄諸縣而勞之其辭曰合具儀合遣官以禮若令與簿如令也入覲則俟其旋而禮之時廷獻未及受勞而常繁則先勞之矣邑之民乃又爲圖以慶復請予言題之余雖諾焉而妨于賓客苦于疾病至今未爲執筆而常繁又以督運反久矣噫而何神

遂至此哉自昔以催科政拙爲美績後之長民者慕其名焉然亦不得不慕之也予嘗以作縣事事不難惟難于催科其在崑沙也崑之賦甚重沙之賦甚輕其難一也其拙一也以是往往獲譴于上官况望其勞之乎故不得不慕陽城之名以自揜其無能也旣而思之無君子莫治野人無野人莫養君子使人人託于拙焉國計誰與爲理那是誠不可偏重也况知其必不可免也及時而徵之則易集後時則彼費其有矣

案陵文集選

序卷之一

本

費則必至於稱貸而吾亦費鞭朴多矣此董侯與侯之所以見賞也或謂以是受賞爲未盡美其殆不思之過歟與侯以蜀中士卒業成均受職未久而輒有此寔佐吾邑者之曠典且能敬文士說上官青山之衝人久病涉乃爲石橋以濟之委編民兵公而且密故皆德之而爭以此慶云

送朱靜軒先生序

正德三年進士至今十有四年矣鄉丞藩臬以至郡長何班班爾也予與朱君尚節近乃攷主事三年滿同年之淹滯尚有如予二人者乎予二人者何淹滯之同也念昔同官吳下同以母憂解去服闋同時至京同候選于吏部同日補官尚節得曲周予得沙河同隸北畿同一要衝同一凋敝同被薦同述績同轉官又同刑部何多同也然尚節溫恭謹飭人人樂與之子則倨

案陵文集選

序卷之一

本

傲放曠爲世所鄙棄其質則不同子砥簿書鞭朴錢穀將迎之類輒攢眉飲恨尚節視之怡然如山水詩酒之可適弗以爲厭也其勤政則不同尚節事靜軒孝每任必相隨以養子父坦庵僅一至崑輒旋耳養甚缺也尚節友于乃弟尚某子則子然耳其植德則不同子與尚節蓋同其外而不同其內也靜軒翁性直坦庵性亦直靜軒少從熊二公學書以家務效舉子業子坦庵亦徐廣文學易而奪于家務靜軒翁薦于教

子曰務求心得曰務守官箴子坦庵所以教不肖者亦若是焉也歲時鄉飲靜軒翁不赴邑主之召爲其妨吾靜也子坦庵曾以鄉飲爲榮而樂就之乎二翁之爲人何多同也故予嘗見翁猶見子坦庵也翁今以尚節之最得勅封如其官階承德郎且當聖天子更化之初得以躬拜于陛下東則布衣去則烏紗此與書生之畫錦者何異子坦庵雖受封稍先不過一縣令爾令也親身焉嗟矣况推封乎而况新化之快觀殿

樂陵文集

序

卷之一

手

陛之躬承皆莫之並也靜軒翁與子坦庵蓋同其內而不同其外也夫尚節之外可無用同也而予同之於其所當同者顧不能同焉人之至願在於有子靜軒翁之有尚節夫安得不樂乎夫靜軒翁之外自翁視之則外也自人子視之則內也亦所當同也而予父不能同焉靜軒翁之有是尚節安得不樂乎故尚節屢欲子言以爲翁贈而予不敢輒應者殆有所慙也夫殆有所歉也夫

送管達夫序

鈔溪散人管達夫躬以其愛女跋涉江河出入干戈間而達于京師歸吾友朱尚節尚節既失厥內且未有似德達夫此行匪直繼其室繼厥宗也謀所以酬之未及而達夫念鈔溪迫矣其去也天時尚寒風霜楚楚愍昔悵今茲情曷極乃謀諸我願得鄙言以贈其去我時東役爰治厥裝謝以不斂尚節乃惓惓懇懇以告我曰散人詩禮家也先富州公由龍泉徙羅湖其後有

樂陵文集

序

卷之一

手

餉君十萬者號管十萬子爲祭酒仕宦不絕散人曾祖復由羅湖贅鈔溪夏氏夏亦巨姓今五世矣書香繩繩故散人特嗜文墨比至都下聞君之文又特嗜焉故屬予必得君文去也榮矣他弗計也予聞古之養親者貴養其志口臍畧焉子於散人實予之半竊放古人瞞其志爾知君遠行寧復暇此文士滿朝亦可力致散人之志不在是也予故惓惓子故懇懇惟君念之有以憫之棠陵子曰是固散人之志則爾亦吾子

之計止是也吾子與吾皆以十餘年老進士近始考刑部主事績以官則卑矣官卑者無勢勢不足以援散人也吾子與吾自沙河曲周來囊橐蕭然又以忤旨罰俸半年歲不過百金縱全給曷支一歲之須以祿則薄矣祿薄者亡財財不足以贍散人也吾子何以贍散人哉亦惟以文而已矣昔吾之居京師也婦翁蔣汝文亦以吾婦來吾德之亦亡以訓類一時交游贈之以言人咸笑吾之所以爲計拙也今翁逝矣舊時

棠陵文集邊

序卷之一

三

交游遇吾者輒問翁起居且嘆曰好人好人翁之名則猶在京師矣借當時以勢勢能久乎必財財能不竭乎然則吾子之處散人散人之自處皆有道矣惜散人之所得者不能如吾蔣翁也吾子尚爲散人謀之

棠陵文集卷之二

開化方 豪思道著

福清魏 憲惟度選

南城吳學州星若訂

裔孫 元啟竹友編

序

望雲圖序贈楊侍御宗叙

夫孝者百行之原也狄梁公之孝不專於望雲而於望雲乎見也自是而有清貸崇質遠行之

棠陵文集邊

序卷之二

一

行焉是曰交游之誼自是而有斷獄萬七千人釋械二千餘人赦竄伍山繫卒貸降將之行焉是曰欽卹之明自是而有劾寵侍叱如女遁妖娥毀淫祠諫浮屠之行焉是曰彈擊之正自是而有寧州歡心汝南善政彭澤生祠斬暴將縱疲民罷兵戌省轉饟之行焉是曰撫綏之仁自是而有外舉姚崇諸賢內舉光嗣之行焉是曰薦賢之公自是而有廢三思立廬陵之行焉是曰社稷之忠夫誼也明也正也仁也公也忠也

皆行也而忠也尤行之大也而皆原于孝也故望雲一事後之人羨慕之不足又從而圖繪之圖繪之不足又從而纂述之若吾林侯有年陸侯鍾簡侯閔李侯翔林侯鍾之於几川楊先生者可謂擬以其倫矣吾聞先生之同年友曰洪玉方曰汪享夫曰葉可大者亟稱先生曰厚哉几川子之於同年也卽三子知其餘矣其交游之誼何如哉吾聞先生之按吾浙也不事于察而聽其來不越乎職而精其政不深於法而酌

東坡文集

卷之二

二

乎情寬卹之詔奉行惟謹軍之通者侯熟而始遺籍之斬者任缺而不窮其欽卹之明何如哉吾聞先生之立朝也奸人斂手以避先生之行部也墨吏望風而去母泛舉母過求母輕信去其太甚言其大者其彈擊之正何如哉吾聞先生之爲宿松也寬征省役實惠在民民戀之若慈母勒碑建祠頌聲載道先生之初入衢也值天大旱開倉以賑饑馳疏以減租潛銷事變功隱而隆衢人感入骨髓卽一衢十州可知矣比

撫綏之仁何如哉吾聞先生之於林侯有年也聞其賢勞惜有考績之行則陳其最而保留之鄞人張秀卿者棄官爲親則舉之以風海內其爲賢之公何如哉吾聞先生之爲人也光明俊偉謙虛而誠薦他日臨大事必有確然之守灼然之識其社稷之忠可預占矣吾聞先生之事其親也養其志而致其思靡所弗至帝閭浙邦暫停清伍先生白雲在望繡服歸寧義肩旦夕不徒太行之縹緲此殆天助厥美又梁公之所

東坡文集

卷之二

三

未聞者然則先生其無愧茲圖也夫世之欲知先生者其先自茲圖也夫諸君子之德先生者其誠不可少茲圖也夫而圖外之意亦或謬取於鄙言也夫

風憲忠告存額序

吾友陳高吾先生自西江專使入棠陵山視野人并攜一編相告俾序之時初暑在病未及展卷但閱其目而已姑憫遣來使以不過六月爲約今六月十有八日矣恐違約重勞使也試展于松臥月中乃知先生按察貴陽時讀風憲忠告而有得焉乃據我朝前輩之有得於是者題之額用比友師既而持服高吾山下又續題之額滿則命賢郎別錄爲編名曰風憲忠告存額

棠陵文集選

序

卷之二

甲

而傳之天下以告夫風憲者嗚呼事徵則足信世近則易感先生忠于自告而且忠于告人若此此其心直追張文忠公而明切過之宜其爲一時憲臣之表遺南滇既去之思發東人未來之想交薦不絕劍而病枕不暇溫也然野人愚忠願有告焉今之執法者或失之深求野人則以法止於是而不求之深亦執也文忠不有口威心善之告乎今之言事者或得之風聞野人則以利害災變之類可以風聞言言之不核猶

足以生傲而起思至于糾劾則不可泥士君子苦心積累將以完名耳不幸遭無根之毀一唱十和終身不齒非有定見定力者鮮不惑且怠矣文忠不有保持愛護之告乎今之按察者名風憲耳實與恒秩等也野人則以糾舉追問當如監察乃稱厥職不稱則去之文忠不以肅政監察廉訪並列而槩責之乎是三者皆今時之所切文忠忠告之所有不知先生之所存諸有此等人不邪如其有之請先生特表之曰風憲

棠陵文集選

序

卷之二

革

忠告存額舉要以補目前之偏以復國初渾厚之氣大同之風不知先生以爲何如野人嘗從風憲之末知其必不能稱而去之者話桑麻答稼穡其事也宜不復與斯論矣柰先生來意何故以是告先生惟先生閱其忠而教之

斷碑集序

顏書固天下珍其在宋墓者尤顏書之珍蓋以顏之文與翰而述宋之功業足爲三絕故顏書諸刻此當爲第一不但勝于多寶塔文而已而況翰不見于集古錄文不載于新舊唐書故初出而人競慕之亦其宜也然碑廣則費紙墨勞打搨沙又瘠甚殊不能應人之求往往貽憾焉蓋不唯累吾民且自累也然既出又不可使之復晦而有求亦不可以无答乃謀別刻于木也

樂陵文集

序

卷之二

木

日見東滌陳公之執謂豪曰顏碑天下至寶勿多捐以損其真豪對曰如求者日衆何公曰盍刻木以應之公之惜在碑豪之惜在民公之意尤廣也遂爲之凡系于碑于墓者皆附焉蓋不但欲傳顏文亦以昭宋蹟也乃合而命之曰斷碑集豪嘗聞地有異碑苦于人之求也多毀之以絕焉沙人相傳此碑之斷亦或以是是集一行碑乎吾知其免矣

初恩志感詩序

維正德十年春大司寇張恒山公上疏若曰臣父母皆老矣臣惟一兄近且故宜乞休以養臣父母俾臣弗貽他日之憾上曰吁卿老成人用法甚明朕方倚毗宜敬其職弗牽于情欽哉公感泣而退越數日復上疏若曰惟臣一人臣父母之命繫焉臣之去留何輕重于國實臣父母之安危也臣父母悲痛臣兄念加于臣臣聞之病弗可事事臣留負親臣去負國臣年未衰國

樂陵文集

卷之二

牛

負可補臣父母衰矣負則終負願放臣還以全臣志上曰嗚哉卿實賢孝朕罔不悉國匪賢易又宜敬其職弗執厥初朕將遣人錫爾父母以表卿孝欽哉公感泣而退越三載公復上疏如前上慰留遣問辭禮倍之時有以天語分爲韻而賦詩以頌述之者其曰曰天恩存問存問之後公請益力上不得已許暫往夙來賜金給傳禮又倍之時又有爲文爲詩以頌述之者其目曰承恩歸省公嘗問居召豪而謂之曰子昔上

號乞歸養蒙恩勉留惠及吾親事在正德十年
二月近者兩沐厚恩皆賴諸賢以爲不惑唯此
獨闕此恩之初何敢忘也子其識之豪退而諸
人曰於戲噫嘻今天子之於公可謂禮矣公之
於天子可謂忠矣夫君之於臣也初眷而漸衰
謂之不禮臣之於君也感其渥而忘其初謂之
不忠今天子之於公也初固渥矣繼倍之幾又
倍之日有增歲有益近又進秩賜儀自茲以往
詎可涯測可不謂有禮矣乎公之於天子之禮

樂陵文集選

卷之二

八

也歸省有紀存問亦有紀至於初恩又欲紀之
自此以上受符于棘寺賜燕於瓊林歌鹿鳴于
鄉育於學校何者非恩何者不可紀公之心蓋
有未窮也可不謂之忠乎夫人臣之於君之德
也深則識淺則遺是細人之行也何也夫淺猶
恩也而遺焉使弗恩焉其有不怨望者乎故曰
是細人之行也然則初恩志感之作天下後世
可以知公之心矣豪爲公屬吏公弗以爲屬也
而有賓之禮焉故豪知公之心爲最而感公之

恩亦不爲淺因爲文以志公感以白公心于天
下後世亦以志予感云

樂陵文集選

卷之二

九

寶制堂私錄序

予嘗渡彭蠡越南浦派金川玉峽以達九牛而止于橫浦習見章江之變或滯而爲潭或激而爲灘或迴而爲瀾或湧而爲濤或分而爲澗其態不常令人目晃神飛以爲天下之水自黃河長江之外無如此江矣比考其源則出于大庾之聶都山猶河之有崑崙江漢之有岷嶓也夫善觀水者必攷其源善觀文者獨不考其本乎近在閩中有以寶制堂私錄投者予閱之則吾

棠陵文集選

序

卷之二

十

友劉介大氏所著而其子魯所錄也簿書奔走間就楊如蕪秉燭流覽愈讀愈快惟恨其盡耳其變態之奇猶夫章江也明日以語人人曰夫劉子固大庾產也居章江之上流適當其勝故其文宜若是其奇也予謂之曰予以劉子之文有得于江山之助已也非善觀文者也夫劉子之堂也以寶制名示君恩不可忘也君恩之不可忘吾之所以爲報者何如也故隨在而致其力力致而名隨在而立矣夫劉子將不爲忠臣

矣乎夫劉子有如是之文誰弗錄之而魯私錄焉急于傳也夫酒食衾枕之養恒人之所樂也非吾黨之事也文而傳傳而急焉謂非養志乎夫人子以養志爲孝魯也孝矣然聞劉子之事其合浦博士也猶魯之養志也語曰惟孝子乃有孝子夫劉子將不爲孝子乎忠孝人之大本也而劉子全之是則章江之有聶都也子曰有德必有言觀寶制堂私錄者當以此法觀之

棠陵文集選

序

卷之二

十一

仁知圖序

吾邑徐君良輔少治進士業屢試不偶乃棄去
遨遊山水間嘗謁其師莫侍御于閩閩多佳山
水若武夷九曲之層疊三山之崔嵬芙蓉洞之
邃深螺江之澄潔南湖白湖之浩渺盡爲徐君
有矣又嘗視其從子可大給事于金陵金陵山
水不下于閩若姑蘇之虎丘太湖毘陵之惠山
二泉京口之金山揚子以至鷓鴣山雨花臺之
類盡爲徐君有矣又嘗久客于杭杭之山水有

樂陵文集選

序
卷之二

主

閩之奇有金陵之廣若吳山若天竺若錢塘若
西湖盡爲徐君有矣徐君行年六十既壽且樂
予兄振之輩與君交以其有得於山水之助乃
請乃弟錦衣君爲山水圖以贈而署其上曰仁
知圖蓋取諸論語之旨也夫仁知之道難言也
具仁知而樂山水聖者之事也由山水而求仁
知學者之事也徐君之於山水亦嘗有志于是
乎山水物之仁知也仁知吾心之山水也求山
水於山水得山水而已耳因山水之間反而求

之于吾心其所得者豈山水而已乎徐君勉乎
哉得吾心之山水而後爲仁者爲知者而後見
山水而自樂而後如山之壽如水之樂交游之
意其在茲乎圖成振之嘗請予文余苦于疾病
病後苦于賓客未有以應也柯山秋半登石梁
之頂觀長生之塘悠然若有所得而欲以告徐
君欲以答振之晚酌微醉對月而歌歌曰石梁
之顛可以捫天其下有仙一局千年石塘之清
其名長生山既有英水豈無靈山水之間以怡

樂陵文集選

序
卷之二

主

我顏匪顏之怡亦發我癸全我之癸遂我之私
我私惟何曰壽且樂曰既遂之對此無忤我私
弗私以告君子君子聽之受天之祉

豫章客興序

昔人有云詩文須自出一機軸何能共人生活此有意於求異者之言也然不猶賢於尚同者乎今之爲詩文者動擬古人每自許曰某篇擬陶某篇擬謝某篇擬李某篇擬杜細考之其拙者不免畫虎之誦即工矣亦不過葫蘆之畫而已何足取哉惟其善養性情博觀篇什胷中有古作家滿而後發無意于擬古人而古人句法在吾口頭不求異于人而入自不可及夫然後

豫章文集

序

卷之二

古

可以擅大家之稱矣吾友徐世瞻侍御寄示客興一篇自嘉州以至洪都經歷周歲之作予觀而評之其冲澹者類陶其幽遠者類康樂其飄逸者類謫仙其蒼古者類少陵諸大家之義備矣而世瞻初不自知也其言曰人之性情古今不殊要亦和暢中正不必工耳漢魏唐宋何暇摹倣而品評之惟其不暇摹倣此摹倣之所以不及也世瞻爲政類其爲詩大刀濶斧解牛破竹不屑屑於繩墨而自合於繩墨東越割雞西

江持牙無不快人意者其取友亦然神交意合輒吐肺肝初不拘拘於傾蓋盟壇之末如予不類亦其一也夫詩以言志續是編者可以明世瞻之志矣世瞻號魯峰蜀之嘉定州人正德十二年進士時稱蜀中才子制作甚富是編特豫章之作耳初自標爲客興予因增其客之地云

豫章文集

序

卷之二

古

姚容齋輓歌序

嗚呼吾觀茲策而知吾友子醇之孝之術之巧也夫子醇之爲刑部也迎其先容齋以養也而竟不至子醇方觀其終至也終不至亦將歸以養也而竟已矣嗚呼子醇何以爲心哉夫招魂誕矣刻木襲矣徬徨躑躅真無以致其孝也故謀諸名世學士如董文玉氏者以表其墓表成而容齋復生矣墓在會稽之間幽原窈壑人跡罕臨鄉之知容齋者宜世矣而天下之廣或未

樂陵文集選

序
卷之二

七

徧也則又謀諸寮友爲歌詞以輓之而容齋之名滿天下矣夫天下之賢才萃于京師京師者賢才之市也天下之人心准于賢才賢才者恒人之倡也故茲策成而人皆知有容齋矣今夫世之養親者肥甘輕煖宮室舟車聲色嗜好備矣親樂矣而泯泯不聞所識者止于童奴里巷而已心果樂乎語曰令聞廣譽不願文繡經曰令聞令望如珪如璋珪璋文繡物之美也惟名擬焉人子之孝其親孰有過于此者乎故曰之

孝之術之巧以茲策觀之也或曰子醇侃侃執

三尺法平萬方服卽讀書爲詩文克克然若有得者他日事功當顯不疑殆古之立身揚名者孝之貞也而汲汲于是乎方子曰揚已之名以及其親親之未有害者可也容齋之無外飾之未嘗有爭可不謂坦易乎容齋之力致親欲於貧時獨理門戶任二弟賈于荆襄不孝不友者能之乎容齋之推賢以急友之難解里紛於數語間不可謂不誼也容齋之遺書子醇戒其刻

樂陵文集選

序
卷之二

七

深至動同官者之歎真仁人之言哉嗚呼若容齋者誠多善矣誠不可以不揚也矣而子醇能揚之矣容齋雖不就養養曷殊焉

林處士輓詩序

閩有處士曰林某者卒于旗峰之麓其子今浙
江鹽運曰堂者捧幣求言于子友鄭繼之子繼
之子辭焉以屬子子竊疑之曰繼之子之文得
馬遷家法子弗逮遠矣得無病乎往而辭焉且
觀其故則繼之子欣然迎子危然並子坐而無
有病矣辭之則必不可必子爲之子究其故繼
之子曰處士之行高矣善夫其鄉里親戚人也
畧之則損真詳之則近昵况處士之行不可不
詳也使善夫爲之後將有善夫爲昵者矣昵善
夫奚恤也獨不爲處士病乎子曰然則古之內
舉不避親者何與繼之子曰是或一道也古之
道可以施之今乎子乃按狀而數之曰處士從
翁源翁學春秋又從憲副君學其學可謂成矣
曰不以仕進之心而察父母之養其志可謂貞
矣曰與人無僞言人亦敬信之不與人校曲直
至老不識訟庭其居鄉可謂平矣曰親存而能
養其志沒而慕之終身其事親可謂誠矣曰處

東陵文集選

序
卷之二

六

宗族故舊率有恩意有不足者輒貸之任其償
其視利可謂輕矣曰教子孫以詩書禮義愛子
孫之賢賢于珠玉其遺後可謂明矣曰厥配黃
氏寡言笑相處士克家家用豐廣其治內可謂
能矣夫其學之成也志之貞也居鄉之平也事
親之誠也視利之輕也遺後之明也治內之能
也有一于此皆可以名况諸懿之并乎是宜鹽
運君之急于旌諸君子之不已其鳴也繼之子
曰先生斯言處士其生矣子應之曰君固慮世
之昵君爲處士病也子則慮世之病子而及處
士也然處士有鹽運君固不假子言矣吾二人
者何慮焉

東陵文集選

序
卷之二

九

壽董母序

蘭溪董道卿先生楓山章先生高弟也吾師文山吾先生亦在師友之間志慕聖賢知行並進事親以孝聞嘗典南宮學政爲部使者知薦擢令江浦務以德化邑稱善俗先生厚于奉親薄于宦情乃棄官去歸獨養母夫人竭力盡歡跬步不少離母夫人就養既充心益樂身益康年益永至是爲壽九十有四矣邑令尹賓卿先生託鄭舍人節卿遠來棠陵謂方子曰董先生爲

樂陵文集選

序卷之二

序

蘭江第一流人物老夫人之壽天亦有以報之乎九月八日寔其初度之辰予重其人欲壽其母以厲俗非先生之文不可方子曰夫董子者其值天人之合乎夫尹子者其探政化之原乎世固有孝子矣風木之恨居多未有得親之壽得壽之極至此者也世固有壽母矣少艾之慕即移未有得子之孝得親之純至此者也有孝子無壽母其孝也有諸心而弗徵弗徵俗何以厲也有壽母無孝子其壽也有諸躬而弗樂弗

樂俗何以厲也子孝于下母壽于上一堂之間和氣薰蒸縣大夫又從而表揚之人將指而稱之曰是母之壽也天也而未始不本乎人也是子之孝也人也而未始不動乎天也是之謂天人之合又將反而求之曰彼孝也如此我獨無是心哉彼壽也如此我獨無是親哉彼孝也壽也縣大夫禮之也如此我能孝以致親之壽也孰弗禮之哉四境之內皆爲董氏而刑法可措矣是之謂政化之原始子學於文山卽知有董

樂陵文集選

序卷之二

序

子矣近時書問間每荷教益然以未及親炙爲恨壬午之冬予以審錄反命與邵子思抑泊于蘭江適子出晤邵子滿意一晤而子條歸矣明日書來云昨以母命而歸故不及晤夫董子之事其親真所謂一舉足而不敢忘者予雖忝侍養之名有愧多矣故因尹子之請樂道之以爲世厲亦以自厲焉爾昔者董邵南行孝得韓子作董生行以傳又魏子非韓子之無補于董子也然董子自足傳世尚奚假于余言

壽翁安人六十序

吾衡林郡公以承專使入通吏舉持其鄉友司封劉紹功書幣役子爲太安人壽予未敢執筆也乃奉家君坦翁入郡爲林公綵衣稱謝公曰六十年之壽不爲不高矣四千里之程不爲不遠矣願先生副之子因作而問曰孰以爲太安人壽公曰太安人事其父學錄公則孝事其夫東樓公則順事其舅沈庵公如其姑鄭則敬其處妯娌姻族下至婢僕之屬則無不得其歡心

樂陵文集

卷之二

序

者其見人之機寒則惻然思以衣食之其見有微物如一蟻之在地則恐踐而傷之皆仁之形也語曰仁者壽請以是爲太安人壽太安人家世業儒無他蓄積東樓公游郡庠凡六試省闈費給日繁惟太安人焉資沈庵公訓新昌也姑實與偕家政叢委唯太安人焉託紹功姊妹日漸成立婚嫁之須惟太安人焉賴艱難困苦太安人蓋備嘗之矣語曰尺蠖之屈以求信也天將申之以晚福乎請以是爲太安人壽紹功幼

學時太安人則語之曰爾高祖提學公以儒業顯爾祖爾父皆弗大顯所望者爾爾胡可忽紹功由比部移考部時太安人則語之曰爾貧家子幸得一官願匪躬苦節如我所以爲家庶不負耳紹功被杖時太安人則語之曰愛子吾情報君亦其職也吾復何憂太安人之教子可謂以義方矣語曰非此毋不生此子令名無窮焉請以是爲太安人壽予再作而問曰夫壽也福也名也太安人之可壽者多矣其就養于京師

樂陵文集

卷之二

序

也京師方物之所萃而紹功之善養者必能竭力致之矣豈無珠翟之冠雲錦之裳以壽厥休耶豈無小陸之珍流霞之觴以壽厥口耶而顧以無用之彌文乎公曰此太安人之意也太安人幼聰秀六七歲輒通孝經大義故雅好文墨微文弗樂也予又作而問曰賢才之萃于京師也猶夫方物也而紹功又善交者必能多方以致之矣豈無館閣之英以秉柱檠之筆耶豈無臺署之彥以放璫璫之辭耶而顧以無似之廢

人乎公曰此太安人之意也太安人聞吾莆士人稱今之能文者必曰棠陵棠陵徵先生之丈太安人弗樂也予乃作而嘆曰賢哉太安人不以口體爲壽孝哉紹功惟以志爲壽

壽陳孺人七十序

嘉靖六年春三月十四日友弟閩中劉實夫之母陳太孺人者壽六十歲於是實夫之友兄弟曰陳太僕德英曰葉侍御宏偉爲之賦貞謨之什其畧曰維北有堂維花載香維堂中之人百憂其忘維堂斯高維齒斯強嚙乾卻乳厥壽曷量曰謝太平惟盛曰王邳州本脩曰李別駕道夫爲之賦珠翟之什其畧曰淵媚者珠野耀者翟合而爲冠以旌淑德維太孺人服之無忒中

聿是尊天恩罔極曰陳戶部聘之曰周長興勤可曰楊侍御德周爲之賦螽斯之什其畧曰螽之詵詵維子若孫子也旁立孫也前奔載奔載立綵服翩翩維太孺人典是慶門曰蔡諫議廷葵曰袁安仁德脩爲之賦鳴鳩之什其畧曰七子均養鳴鳩之德綿蘆異絮行人斯惻維太孺人秉心一式維五男子實均厥澤曰許進士士成曰郭長洲澄鄉爲之賦葛衣之什其畧曰豈無珠翟不忘葛衣豈無珍羞不忘蕨薇維太孺

人則是聖妃人之既貴不移者希曰林儀部貞
孚曰翁文學汝厚爲賦和熊之什其畧曰團團
熊丸厥味良苦維世揚服之母忘汝母是修是
成以答聖主弗慕膏腴第守故墅賦成以寄棠
陵方子思道方子誦之曰首章言其壽也次言
其榮次言其多子孫而賢次言其爲繼室而公
次言其儉末言其善教盛哉言矣夫壽也榮也
多子孫而賢也皆係于天者也公也儉也善教
也皆係于人者也盡乎人而不得乎天者或有

棠陵文集選

序
卷之二

七

之矣未有不盡乎人而能得乎天者也然則太
孺人者可謂天人兩至者矣諸君子之賦之也
其將由天而推之人哉人益盡則天益奢矣其
又將由人而卜之天哉實夫以翰林擢居諫垣
雄篇侃論海內具瞻茲乃養高平嵩靜觀天下
他日效用夫豈尋常者比推本而論令名無窮
焉然則太孺人之榮不專於珠翟壽不專于高
年賢子孫不在乎多矣夫太孺人之懿不專于
公與儉而重乎善教矣於是方子爲賦文成之

什其畧曰不有陶母曷生乎侃不有永叔識歐
母罕是母是子實相爲成千秋百歲各享令名

棠陵文集選

序
卷之二

七

呂母王孺人壽序

王太孺人者予同年道夫之母贈禮科給事中
北村翁之內也北村翁蚤謝道夫與弟道言尚
幼家甚窘太孺人教道夫爲學道言治生業已
而道夫學成辛酉舉于鄉戊辰進于朝擢居諫
院歷吏部都給事中論事諤諤風采凜然有青
蒲白馬之譽然一時奸倖實銜之丙子冬竟奉
內批遷山西蒲州同知實貶之也在蒲二年奇
風裁不衰猶其在諫院時已耶果爲中官所誣

案陵文集選

序
卷之二

宋

逮繫詔獄轉法曹事已白仍繫之幾二年往歲
庚辰太孺人壽七十道夫以不及爲壽爲恨雖
遣子解元歸養終不若躬之之慰也耿耿者久
之聖天子嗣位思念忠貞亟下明詔道夫不唯
得釋其罪且將復其官稱觴在日下與道夫友
者且相謂曰道夫今日爲民而繫昔日爲國而
謫今日之繫猶以昔日之謫爲未快也道夫何
不幸哉不幸於道夫之一身猶之可也太孺人
辛苦教子乃不得一稱壽觴何不幸哉幸立言

君子爲道夫道之俾有以壽太孺人方子聞之
曰如道夫尚爲不能壽太孺人矣乎如太孺人
尚必道夫之親執殽醑身設輓杖如世俗之昵
昵爾詡詡爾乃爲壽已矣乎昔者范滂罹黨錮
之患其母謂之曰汝今得與李杜齊名死亦何
恨夫人母愛子之心言死諱矣况真邪然有重
于斯者固樂之也道夫爲滂太孺人顧不能爲
滂母耶然滂母亦不得已而爲是言耳使滂罹
患而生全滂母顧弗甚樂邪道夫今生矣全矣

案陵文集選

序
卷之二

宋

用未涯矣所以顯太孺人者當益大矣冷名壽
考蓋兼得之矣而厥子解元濟美不忝誠亡俟
善惡兩端之教者太孺人固甚樂之矣然則道
夫之所以壽太孺人者正在一繫之間公輩何
以爲不幸道夫亦何以爲恨哉

棠陵文集卷之三

開化方 豪思道著

福清魏 憲惟度選

南城吳學炯星若訂

裔孫 元啟竹友編

記

南渠草堂記

始豪自沙河來見南渠王先生存約先生即謂
豪曰子聞吾台之山水矣吾黃巖其九者吾南

棠陵文集選

卷之三

一

渠亦巖之秀者吾渠廣可容舸水恒潔不渾鷗
鳬鷺鷺之鳥芙蓉芰荷水仙木樨之華菱茨藕
之果昌陽蘋蘩芹藻之草魴鯉鯽鱖紫之魚罔
弗備焉以其在吾蘆之南故曰南渠渠之傍有
隙地一畝許吾將結草堂其上前爲小池以畜
魚種荷左右爲畦列蔬果花木中貯書若干卷
吾將歸休于茲以讀吾書終吾身焉子知我且
知山水願爲我記之豪以今之言去者言爾矣
記之辱吾墨也辭之不數日先生果疏疾乞休

事已下吏部豪乃謂之曰先生非言去者矣豪

誠不足以知先生豪安敢不記之以託吾名于

先生也吏部議未復忽旨從中出得調外任先

生聞之蹶然起曰吾今未可以言去矣吾爲諫

官凡若干歲歲凡若干言无有等于吾君吾慮

人之瘼吾也是以去今爲縣吾道或可以下

及也吾豈敢言去乎然又未知吾道之果可必

行否也吾亦豈可以遂輟吾堂吾子亦豈可以

不終諾也乎豪乃謂人曰始王子之決去傷道

棠陵文集選

卷之三

二

之不行不俟終日事君之義也今王子之未去
翼道之可行不爲窮日愛君之仁也仁義之道
吾安敢不記之以託吾名而何辱吾墨也故終
記之

重建褒忠廟記

東陽縣之有褒忠廟也所以祀宋正節侯李誠之也誠之知蘄州金人入寇百方禦之弗克力窮而自盡子士允從子士宏皆力戰死妻許氏子婦趙氏王氏孫女和娘瑞娘以及一行婢僕皆赴水死官屬秦鉅等亦皆死無一被辱者嗚呼壯哉嗚呼盛哉事在嘉定十四年三月十有七日事聞朝廷甚哀之贈賻俱隆詔立廟于生死兩地額曰褒忠又明年東陽令陳仲埏始建

東陽文集選

卷之三

三

廟于西橋頭淳佑間趙令崇賢以沒官田二十畝克祭品於死事之日祀之國朝正統間廟毀正德甲戌裔孫繼釐白于官維時按察使李公承勛叅政某公某郡守劉公蒞以屬前令胡公效才重葺之適胡公內召未果畢主嘉靖五年茂名李公邦直自績溪調繁于茲修陞植僵綽有餘力睹茲缺典惕然于衷遂捐俸爲唱大議興復於是華裔分貲誼士解橐群工陳技諸神協靈舊址既拓新軒倏開石坊戔戔寢廟奕奕

故有一力守護近議裁減公則白而復之豈直繫一方之觀實用作庶士之氣也繼釐偕諸生曰瀛者衝寒遠來以曰樞曰榦之意請記于棠陵方于方子曰李公茲舉功與學校等矣夫學校者所以養士之才斯廟者所以作士之氣其養之也固未始不兼乎作之也人情徂于常而忘乎變故必有以作之作之云者振德之謂也他日東陽節義之士彬彬而起者未必非斯廟之功效不等於學校矣乎夫學校乃群令之所

東陽文集選

卷之三

四

同斯廟實李公之所獨公之爲政真可謂卓卓矣嗚呼要終必本諸初由今可卜諸後有所譽者有所試也吾觀正節侯之事親生而盡養死而盡思也則知其忠於事矣吾觀正節侯之見嫉于同朝飄然東歸不有其官也則知其不有其身矣吾觀東陽公之爲政汲汲於茲廟也則知其其他日立廟之風節矣然則茲廟之建匪徒作士之氣抑亦表公之心

西樵書院記

天下之言山水者其在嶺南必曰羅浮羅浮初不知有西樵也自大宗伯方公書院之成也天下之稱公者皆曰西樵先生而後合華葵齊翬皓知天下又有西樵顧弗知羅浮矣其知者亦弗以羅浮爲甲矣故曰西樵者天下之西樵非嶺南之西樵也予昔爲崑時公以文選員外告歸道姑蘇招之與語且曰我將高臥西樵以究所未至吾子能來從我游否也行至吳江復爲

東陵文集選

卷之三

五

古風一章以進余于道今且二十年尚負公之教多矣坎壈奔走間念未嘗不在西樵也明天子登極予勾當東方忽得濟上所留一緘喜而自語曰西樵先生出矣天下其中興乎旣而予自湖南來歸果聞公以所學輔明王定大禮斷大獄允爲一代名臣將格君長民之德業尚有未涯百世而下皆知有西樵矣故曰西樵者非天下之西樵天下後世之西樵也然則公之學有得於西樵者爲多而公之所以報之者亦不

少矣或曰子徒知西樵之靜而有助公之學也而不知西樵之靈故能生公也西樵之功固大矣余應之曰夫西樵何能生公公之生也天地之間氣應聖人而出者也西樵特隱求靜學之地耳公之有功于西樵則誠大矣又從而書院之又從而記之皆足以爲西樵之華異日聞諸天子圖之如豹林谷新之如抱忠堂皆所以報西樵之靈也不知西樵何以謝之余爲致辭曰願公壽考如西樵之不崩願公多男子如西樵

東陵文集選

卷之三

六

之芝草鸞鶴願公終始一節如西樵之屹然不動願公上佐天子下平萬民措天下於西樵之安

樂豐亭記

嘉靖七年大有家有儲峙野無流草市不競直官不刑逋門可弛禦道多醉人於是歌謠四起皆歸之郡公王子仲氏其辭若曰南疇露滂北隴雲同伊誰之功郡有王公又曰東家斯倉南室斯箱伊誰之當郡公曰王于時棠陵老農歸自五羊耳聞其歌目擊其事語諸人曰予今年四十有六矣未見有年如此則以詢諸家君坦翁謂翁長大或見之也翁曰予今年六十有七

棠陵文集選

記卷之三

七

矣未見有年如此鄉有老人徐俠年九十有二矣則又詢之其答也亦如翁於是棠陵老農亦倚歌而和之曰維茲有年黃河比清是唯郡公善政之徵於是郡公聞而樂之乃于龜峯之顛郡堂之背結一亭曰樂豐日與寮友楊君景星簡君以賢李君以南觴咏其間過客時亦與焉一日老農過之乃觴於是亭顧瞻徘徊則見城郭之寧也烟火之焚也市井之集也畎畝之麗也樵牧之嬉也開津之晏也禽鳥之喧也草木

之澤也乃舉觴而賀王公樂哉豐乎美哉亭乎夫醉翁之意不在于酒樂豐之意不在山水抑亦過之矣何吉安之多賢耶公亦舉觴而報曰是豐也今天子和氣之召也郡人之福也而吾有司者幸而值之耳故亭以樂之上以招吾王之禎下以表吾民之慶非以資游觀示矜飾也先生盍爲我志之我將勒石以傳老農退而語人曰信哉郡公之遇也宜其有是樂也人皆曰是郡公之致也非遇也郡公之初至也郡即大

棠陵文集選

記卷之三

八

雨垣頽溝溢二麥幾爛公祈而晴麥乃秋旣而夏不雨苗則稿矣公徒步屏蓋祈之益力中道遇雨衣冠沾濕秋復不雨公祈之復雨禾乃秋使雨而弗晴則無麥晴而不雨則無禾無麥無禾安有此年故曰非郡公之遇也致也老農撫掌而嘆曰信哉人言夫遇出于不期其樂也淺致出于所期其樂也深始焉憂民之憂終焉樂民之樂則斯亭何可以不作作之何可以不書於是靈山僧官月痴爲之圖於是老農爲之記

既以贈朝天之行復留之于亭中

孤樹堂記

嘉靖六年冬十月初六日子蒙恩起廢復除廣東按察司僉事職鹽法屯田明年四月朔視事前堂曰明慎後堂曰持廉秉公後堂之後有堂三間左爲予室右爲胥吏所居中與後堂稱自堂後經室後而東有亭在竹間曰清節前堂之西自小廟入折而南渡橋臨池有臺曰濯纓臺後有亭曰喜有皆前人所名予不敢更惟最後堂未名見堂後一嘉樹根蟠于牀牆之墻裊裊

若龍枝拂於市廂之舍童童如蓋廣可三間而高過之初不知爲何木詢之土人但曰梳樹梳樹至詢其字或曰東莞之莞或曰草菅之菅予皆疑之蓋樹之名必從木豈從竹從草也初官甚冗未暇攷閱意將制一字於木旁貼一完字曰梳有木如此可謂完矣此攷古書果有此字公退對之繁陰滿簷清風自生炎方得此殊覺蕭爽因憶西曹之槐故山之松小澗之根皆所珍賞故窓曰見樹軒曰松臥泉曰青蓋異地同

情扁曰孤樹夫嶺南之樹不爲少矣若鐵梨花
梨之爲美材若荔枝龍眼之稱佳果若松栢槐
榕之足清蔭何地弗植何人弗識栢也人且昧
其名則植之者罕矣堂前後有梅數株竹數百
竿芙蓉芭蕉芰荷之類若干本其大而喬者唯
栢舉無與並焉樹謂之孤宜也堂謂孤樹亦宜
也錢穀刑名之猥瑣嫌疑謗怨之由生必有特
立獨行之士不避怨嫌法期於必行不受污渟
守期於必不可奪乃可以共是職居是堂也夫

棠陵文集選

卷之二

士

受污渟而移所守者誠不足道矣有守而避怨
嫌不敢盡法者斯亦爲名之流耳何有于特立
獨行也乎何補於是職也乎何取于是堂也乎
故以孤樹名吾堂庶朝夕居之見樹而生警比
之盤几紳章之器嚴師益友之人也客有過之
者愛賞不忍去每曰孤哉樹乎美哉堂乎強哉
堂之人乎敢問其所以孤主人對曰衆無與伍
之謂耳客曰此孤之名耳非孤之本也本立則
支茂支茂則蔭廣蔭廣則觀奇觀奇則愛鍾而

無與伍矣於是主人乃悟立本之道

棠陵文集選

卷之二

士

見樹窓記

正德十二年八月二十九日予自沙河轉刑部之湖廣司司之東有房三間前有槐樹一株適當于窓余見而說之每自謂曰平生山水之心汨沒於沙塵久矣乃復困於簿書吾何以堪窓前賴有此耳然時漸向寒枝葉蕭索乃至霜雪交下摧折之餘僅存空幹意興雖在而芳榮未滿也今年二月予當提牢之役閨扉終日未暇扣窓役已而晚晚已而杖杖已而創臥于籠鶴

棠陵文集選

卷之三

主

亭者將兩月五月望後強起視事塵窓乍啟嘉樹初榮張若翠帳垂若青簾日漏黃金風搖碧玉欣欣向榮龍蔥可悅歎古人狀物之妙而今真見其爲然也簿書稍休筆硯載動芳陰微涼頓忘蒸溽雖臨穢濁何減山林乃或夜直省中月影滿窓微吟不輟意適興濃爲歡何極乃自命其窓曰見樹窓予友鄭少谷書而懸之復自記曰一樹也枯榮稍異愛樂頓殊霜雪之摧誠不若雨露之養也夫霜雪雨露天之用也大德

曰生豈其摧折霜雪之用不得不然耳苟可以已夫豈用之夫摧折固予職也念茲樹之可悅克予心之良好法天之用必於其不得已而每謹其所可已惻怛慈愛之意常行乎其間無徒委之曰彼固吾職也吾若此姑息之名歸之矣斯則見樹窓之所以命也然則茲樹也殆不爲撫玩之具茲窓也殆不爲炫飾之居矣

棠陵文集選

卷之三

主

鄭氏祠堂

往子家居時見子宗繁夥弗序切求所以理之
之方識者曰莫若建祠堂百工之事成于肆賢
才之造關於庠宗人之序明于祠言有地也然
而有三難一曰費難二曰衆難三曰制難夫制
之更張在學是故有學者可以定制矣衆之輯
合在忍是故知忍者可以一衆矣費之區度在
倡是故能倡者可以聚費矣夫能倡者固于性
也而曰忍與學余無有能也宗之序未有其地

棠陵文集選

卷之三

五

也於戲奚翅宗之未序也亦先之不饗也子實
羞之而念不已也述子友鄭子繼之示予以所
修族譜末載祠堂之制其制爲屋三間爲龕者
五以源深公爲始祖祭以冬至配以先祖祔以
始祖之下之祧主以顓公高士爲先祖祭以立
春遷其主于外配以宗親祔以先祖之下之祧
主始祖居中龕其下祧主祔其旁先祖居左右
龕其下祧主祔于左右龕旁之龕而又別立祠
于東以祠無後而又元旦元宵中元除夕朔望

忌除日之以時告而又冠婚喪葬焚黃生子遠
出遠歸之以事告而又祀田之出入祀品之羅
設祀饌之周折祀章之裁創宗營之丁寧纖細
不遺稱量舉當其制可謂定矣方繼之之載事
也其賢者是之其長者從之其少者斷斷然若
繼之爲私營也繼之任之若罔聞焉卒乃翕然
使稍有志焉其能使衆之一乎其費當三百金
卽贏者亦齋矣卽不齋者亦不能先矣繼之慨
然首捐五十金又割已田十餘畝以充厥內脫

棠陵文集選

卷之三

六

簪贊焉其贏者曰彼縮也乃爾吾可後哉不數
日而金集而工成矣使稍有靳焉其能使費之
聚乎夫人之所難者繼之之所易也繼之之所
爲者宜人之所不能爲也予今歸矣願以爲法
余法之矣人或法予矣法之而不已繼之之道
行矣然則是堂也有齊家治國之道存焉爾矣
予之記之也宜哉或曰繼之今爲祠祭矣此其
職也請之天子而行之天下不亦禮樂可興乎
繼之曰吾實不能也實不敢也賴吾二三長者

二三賢者之力幸而成事不過行之一家爾國
未可行也况天下乎君子聞之曰鄭子是堂實
有平天下之道存焉而莫之能行也惜哉

樂陵文集選

記
卷之三

七

玉巖記

予少也聞有崑山以爲必有玉焉既長則爲崑
山令嘗登是山同行者曰此馬鞍山非崑山也
崑山實在華亭或者曰天馬山亦非崑山也昔
人以機雲生於此山之下比之玉出崑岡故名
天馬爲崑山後折華亭崑山爲二縣故以崑山
名縣以縣名馬鞍山山固多巧石色白類玉然
非玉也友人周子克之居其下蓋嘗眺覽乎是
山以相賓主矣一日除服補吉水令予餞之城

樂陵文集選

記
卷之三

六

南館周子請號余應之曰玉巖後周子自吉水
召爲侍御史才百日卽以直言謫遠驛稍遷建
昌令又復調竹寨流泊嶺海沅湘間人皆稱爲
玉巖周子云旣而今上卽位詔復其官尋進江
西僉憲尋又進憲副而學政尋又進福建按察
使出入乎閩楚之交人皆稱爲玉巖周子云周
子之之閩也候子常山欲與偕游武彞余以老
親辭周子不强也然欲予言玉巖則辭之而益
強之曰子吾知也名旣子立安可無一言縱使

他人言之安得如子言親也予感其意乃強爲之言曰詩云麟哉麟哉麟非真麟也楚歌曰鳳兮鳳兮非真鳳也玉巖玉巖非真玉也夫周子文章郁郁爾惠政津津爾習次悠悠爾人但見其可親而不可遠也非溫潤而澤乎周子之爲御史也草疏而人不知其爲按察也緝奸而人罔覺疏出而權臣怒奸除而惡黨悲非縝密以栗乎屢經斥逐而左右之朋不免卒遇愛賞而和氏之璧以成圭璋天府瑚璉廟堂今乃立見

樂陵文集選

卷之三

九

之矣玉哉玉哉崑云乎哉巖哉巖哉馬鞍云乎哉天馬云乎哉周子之巖也巖有周子雖馬鞍可崑山之也微周子縱使夸娥肩移崑崙以東入吳亦何取于是哉抑聞大璞不雕工德不彰以全其天也聖賢之動以天充周子之量聖賢可至也二雋不足數矣人亦有言天下之寶當爲天下惜之子辱周子知周子以予爲知當以此言爲知當以此言爲它山之石

雪溪記

予去年奉家君坦翁游齊雲巖乘桴而下因吊范倅世元于林塘林塘去溪尺五其上流爲紋下流爲屯中匯爲塘蒼林浸映溪水益清雲巖之勝至是尚未斬也家君語小子曰是溪固云勝矣惜不值雪候耳苟加以雪當與雲巖爭勝矣忽有偉丈夫諱釗字汝勉者長身而貴須稱爲世元諸從揖而告曰釗也本唐相國履冰之後自吳門三遷而居于此且十世矣是溪誠

樂陵文集選

卷之三

十

余家故物也釗蚤歲漫游淮楚間頗見與于賢士大夫今倦游而歸矣結茅是溪之上課農教子將爲終身之計每遇天雪則櫂孤舟汎溪中或餌凍魚或探寒梅或乘興以訪故舊或乘醉而歌太平蓋有人所不及見而已所獨得者矣故呼吾溪曰雪仍自呼爲雪溪人亦呼如之云是時家君聞之躍然曰有是哉何吾子之協于衷也今年冬予奉家君入都爲林守以承綵衣坊謝家君先還余乃爲江郎之游復駐常山臥

雪亭又冒雨赴徐提學伯和草萍之約鳥絕人
稀真景誰惜常有詩曰山中成久住此景未曾
知此歸若有所獲雪溪子專使索記其溪前此
來不值予而反今復來且七日矣卽欲副其意
而遣之又以縣公賀予奉檄流連日暝始去去
後作徐江山報書神且憊矣使者求歸甚懇松
臥夜分家人皆熟睡惟予獨未臥亦若雪溪之
游不爲人知者悠然自得乃執筆而記之曰夫
雪溪子將不爲善人者乎夫善人者不踐迹者

樂陵文集選

記

卷之三

王

也雪溪子壯而游俠老而息休真得時行時止
之道校之嗜利終身汨沒於江海者何如也夫
世之嗜利終身汨沒于江海者豈少也利爲人
之所共知知止者則鮮矣溪爲人之所共愛愛
溪之雪者則鮮矣雪溪子有見于雪溪詎無見
于行止乎夫時行則行時止則止動靜不失其
時其道光明聖賢之學也雪溪子將不爲善人
矣乎嗚呼士君子失身任文之黨以競要津而
其爲愚溪之流落者將不有愧於雪溪矣乎乃

爲之歌曰溪之清兮雪之白人畏寒兮誰汝惜
利之滋兮害之匿人爭趣兮誰肯息彼美人兮
超特早歸來兮林塘側對雪溪兮自適眇烟波
兮何極溪之上下兮商賈絡繹再拜雪溪兮以
爲式歌闕啟戶視夜何其雪已滿中庭矣

樂陵文集選

記

卷之三

王

愛山記

夫愛山者云何平湖顧參軍所遺之山其子太學生汝和之所愛也山何在平非江之心海之川天之涯地之角庭除之下戶牖之間也庭除戶牖安得有山乎參軍自和陽病歸相所居隙地崇土壘石結亭臺植草木積之十年而後成者也山何名乎洞曰流雲石曰紫駝壑曰眠松峯曰舞袖谿曰緩展塲曰留仙池曰涵碧合而言之皆山也山之上有序曰晚香臺曰凌霄閣

樂陵文集

記

卷之二

三

曰歲寒皆山之觀也參軍之爲是山也果何以乎參軍無事則苦茗瘦筇撚髭行吟客至則投壺歌管既醉復醒於山之間山之觀備而昔之病脫然矣參軍有功於是山山之所以答參軍者其功亦不小也夫參軍往矣使其子之爲參也當不忍食羊棗矣使其子之爲仲車也當遇石不踐矣而何此山之愛乎愛之何以乎一日剪伐二日除治三日浣滌四日支扶皆汝和卒業南雍之後也皆所以愛之也於乎汝和何忍

也而乃參乎仲車乎之弗若乎夫羊棗微果也

石賤質也性之所獨名之偶同非有先人經營積累之勤也食之踐之祇以資吾悲痛耳吾何爲者哉而先生經營積累之勤有如茲山者固先人之精神命脉也吾何爲而不愛之哉記曰思其嗜好思其居處詩曰維桑維梓必恭敬止固愛山之道也然則參與仲車皆非歟曰不食不踐者不忍也愛山者亦不忍也不忍之心人皆有之仁人孝子有其有者也亦有其心而已

樂陵文集

記

卷之三

三

矣何必同吾聞汝和積學而廣游能文以企用立身揚名以顯參軍于天下皆汝和事也夫若是則謂之愛參軍可也而何愛山之足云乎同年友趙給事鴻達汝和友也要予至其邸爲作愛山記予亦愛山者流鴻達之意又何敢負也援筆成此殊負茲山秋風作矣公車之便一過晚香亭下尚當爲汝和竟之

西野記

去呂梁而南三十里有灣曰考老風氣屯結樹木蕭森江北一佳地也周君德深居之自號西野德深雅愛士夫凡泊是灣者靡不延接盡歡屢將滿戶詩已盈壁而所謂西野者蓋爲市矣予南來與張席珍同行席珍每爲余言西野之美德深之好賢且欲偕予視其所親林靈壁之內蓋靈壁述賴于京而以其內託之爾嗚呼託妻寄子世復有若人哉予由是置德深于襟抱

案陵文集選

卷之三

五

矣將至灣而帝珍之舟相失度無由一至西野矣二月二十之二日子亦至灣而德深已候于席珍舟次矣拜而請曰西野中尚欠公詩願公一往言未已大風忽作若爲德深留于舟者因憶去年自東方歸經呂梁友人郭水部守衡嘗欲予少留云此地有周姓者渴慕君文當遣報一見時予念我坦翁質切晝夜兼程弗及待也重感今昔爲之弭檝德深延至西野張宴奏樂盡出名公卷冊予卽席徧觀不覺吐舌駭歎曰

是何一布衣之力至是哉臨行請記西野又專件遠追戒得文乃反過彭城子乃裁緘約寄給而反之今舟閣魯橋春雲慘黯迴望西野何異故邦柝聲燈燄落莫無聊聊憶而記之野在故居之西故曰西野野在腴土歲保西城故曰西野野多賢者車馬詩曰彼美人兮西方之人兮故曰西野或曰夫幽人貞士所以惟野之槩者以其寂而僻之耳今西野據要津招引貴客呵驅之聲不絕歌飲之歡未涯南橋方發而北櫂

案陵文集選

卷之三

五

復臨矣主人僕僕爾若一驛傳吏耳何取于野哉西野子曰吾身劇而心實暇也世之交結士夫者或利其有以庇我也或利其有以賂我也或利其有以顯我也渾不敢有是焉盡吾真性而已矣棠陵先生曰夫旣無所利矣雖處市朝猶夫野也况西野乎

棠陵文集卷之四

開化方 豪思道著

福清魏 憲惟度選

南城吳學炯星若訂

裔孫 元啟竹友編

記

蓉溪書屋記

大司寇綿州金公在正德初以按察副使家居於州城之東結屋若干楹畜書萬卷時以誦讀

棠陵文集選

記
卷之四

爲樂兼誨厥子前有溪自州北百餘里逶迤而來南入涪江名曰芙蓉溪每當秋候溪花盛開延州覆岸照映溪水墜若雲霞張若錦繡聯若珠具綽乎若名姝美姬靚妝臨鏡天地之文莫此爲奇也公於此時綸巾篋衣浩歌獨酌想李白清水之思動高蟾秋江之懷脩然有葆貞遺俗之意而所謂芙蓉者不在溪而在公矣及夫元姦既踣天子思用舊臣公乃復起爲按察使爲副都御史以至今官所至勲名赫赫在人耳

目長子鶴卿舉辛未進士檢討翰林以文華國

次子治卿舉甲戌進士兩歷清曹明慎有章一

時門第蔚然炳然世鮮有其匹以一家之文爲

天下之文是謂協於天地之文芙蓉之於公可

並稱也若夫以茲花之晚秀儼公之復顯是又

詞客之恒談而所以願於公者淺矣然一家之

文一家之士也天下之文天下之士也公不自

滿足尚友千古之士若唐韓文公若宋范文正

以盡發芙蓉之所得二子紹其休烈流輝垂耀

棠陵文集選

記
卷之四

三

使百世而下皆仰其爲文焉夫蓉溪之在天地當與公爲不朽矣豪不類忝公屬吏公愛之如子弟然愧無以爲助也茲承公命誠不敢以淺願公而竟其說如此

養素華林記

予奉家君坦翁先生遊齊雲巖有一道士曰汪太元者粗袍古貌頰頰而低聲舉巖羽流若皆石之一揖不再見詢之則曰是道會方瓊貞師也獨居紫霄崖下謝觀事久矣唯崖之理極其華耳明日侍家君往而訪之首至迺思巖由巖漸升經鸞林園入風虎關歷朗靈院登飛雨樓樓背崖而起半覆以崖崖頂泉灑灑噴樓外入于石池池中錦鱗爭吸之每風生則橫斜多態

棠陵文集選

記卷之四

五

四時長雨前瞰素驪峯峯之下清溪環抱平疇莽列烟火千餘家若落花綴地崑固茲邦之華崖又茲崑之華樓其茲崖之華乎予父子是以淹留而不忍去也樓之西爲至虛閣左曰真慶右曰威仁皆所以事玄武之神也其西復有石池池上一小樓置鍾鼓以司晨昏樓西數十武則爲雲龍閣閣外則爲西天閣而五老峯揖于前矣又星臺東卓于插劍雷壇西峙于展旗齊庖深隱于飛雨窮碑交映于西池崖之華於是

乎極可以與觀相雄長矣總而名之曰養素華

林既請于大書刻石矣復請記之自予之去崑也今且兩月餘矣每厭俗紛輒起茲林之想家君亦屢促焉乃援翰而復之曰夫素之與華猶水炭之相反也豈有處地之華而素之能養者乎吾觀太元棲止甚朴服食甚約捐玩好賤聲容寡言笑茂機巧真養之有素者茲林之華不過山水樓閣之間神之所據人之所取亡預於太元也嘗聞奉新浮雲山有華林八百洞爲列

棠陵文集選

記卷之四

四

仙總會之地使華林而真華也仙曷聚焉然則茲華也祇其所以爲素歟嗚呼世有素其外而華其中陽爲素而陰則華矯激以爲廉垢敝以干名者亦有規於太元矣太元爲汪廷光之子汪弘道人之徒號養素子其徒瓊真亦能守其家法云

三至軒記

高吾公之初至豫章也時維正德九年官維大
叅公則撫流殍拯瘡痍虎口之民皆荷更生矣
其再至也時維嘉靖二年官維大方伯公則以
敏空簿書以廉積財賦以寬結士庶兵戈之餘
屹然鎮定矣其三至也時維嘉靖三年官維大
中丞公則靜以矯躁恕以濟苛勞以損貴正以
遠奸凡百有司則而憚之闔十三郡之人化而
德之矣都臺之後退食有軒士多過之者題曰

棠陵文集選

記
卷之四

五

三蒙軒以紀實也公謙讓不居乃自扁曰三至
以語諸棠陵老農老農聞之喜曰美哉公之軒
乎允哉公之扁乎大江之西自此增一勝矣彼
滕王閣相公堂風月臺又何足言哉昔蘇東坡
三過秀州之本覺寺僧元澄作堂以識至今其
蹟不泯行道者弭轍停驂焉夫東坡固一代名
人宜勝此地然其三過也不過叅禪訪舊之風
流未有實德異政如高吾公之在豫章吾又不
知之軒之堂之在天下後世果孰優而孰劣哉

抑聞三過堂成北礪居簡作記稱其負剛明勁
正之氣不知死生患難爲何物至今望之邈在
天上夫能於微蹤末舉推揚平生大節此其筆
力有過人處愧子筆力衰弱亡以答過客之意
無以重公之軒惟西向再拜祝曰公將內陟矣
願茲軒如召伯之甘棠永弗敗也夫願茲軒如
魯之靈光歸然獨存也夫願茲軒如境內之三
賢堂同一崇重也夫

棠陵文集選

記

卷之四

六

南疇記

予前來刑部所居窓下有一樹命曰見樹窓間嘗和寮友葉國光歸興八首其一有云日日西臺上開窓見樹孤釋犂坐芳蔭不得比田夫時甫脫風沙頗爲簡適雖有南疇之懷而未切也故其辭緩以平春來有事園扉晝不離席夜不安枕與罪人相去者無幾矣南疇之懷怛怛怛怛故因沈魯卿南疇之請題詩若曰南疇生事佳往來東臯叟西臺困簿書對爾北回首所處

棠陵文集選

卷之四

七

漸困其懷稍切矣故其辭感以悲未畢事一日俄被執以去茫不知所以既至朝門乃知凡諫南巡者皆五日跪予不可免焉跪已以爲跪爾豈意復朝捷之捷已以爲凡捷者皆予等爾豈意以捷死者相繼也創居無事唯以賦詩爲事其送徐甌寧詩有云玉女峯前春水流權歌初歇烏聲幽煩君早爲營茅屋不復當年夢裏游嗚呼南疇之懷至是切矣故其辭激以決甚矣予之陋也夫子自崑山以歸棠陵之南有地曰

平岡先人遺田數畝乾溢無所虞每歲稼穡其

間固嘗躬植而時課之以爲終身南疇焉矣越五年復爲貪心所使雖不忘舊懷然非觸之也深其懷之也未切而亡有激決之辭矣辭雖激決然又未知果不爲空言否也甚矣南疇子之高也遂其懷而無俟于觸此南疇子之所以爲高也南疇子子浙西人也浙西多腴田南疇子於先遺之外更增創焉桑麻杭秫一望數十里其俗又多管絃歌舞肴醴童奴之奉山水花石

棠陵文集選

卷之四

八

亭榭魚鳥圖畫之觀每芳辰出遊則畫船載酒歌管齊發平波緩彈若浮家宅隨所意好鮮有弗諧南疇子之所有者予之所無也風埃雨潦被暑衝寒施慘而臨穢觸禍以毀膚遠貽怵於親近延悻於妻子予之所有者南疇子之所無也夫南疇子之所有者予昔固畧有之而今盡無之矣南疇子之所無者予則盡有之矣甚矣予之陋南疇子之高也南疇子名粟字克濟姓陳氏南疇者其友沈東臯所命也祖道微翁有

仕基隱于村南時號南陳父靜庵翁亦隱世爲
善良人云

竹溪記

昔李白與孔巢父韓準裴政張叔明陶沔居徠山日沉飲號竹溪六逸而竹溪之名滿天下
白子有知卽慕其地意必清流之上脩竹萬竿
蕭森索爽若神仙之居使人卽之而忘去去之
思復卽也近予以審錄之行登太山望徠徠詢
所謂竹溪者不過荒烟野草之區溪旣非舊竹
亦何嘗一榦之存哉然而言竹溪者不絕焉無
乃六逸之力邪夫六逸者固一時之英也而唯

太白爲最顯其他若孔巢父人亦稍知其姓名
而已餘則併姓名而昧之也嗚呼白於竹溪可
謂有獨力者矣淮之清江浦有陳恭襄祠祠旁
有道院道士陳玄纁居之有溪爲池有竹爲林
一碧上下寒氣凝而清光合雖溽暑若高秋士
夫道淮者必登之徘徊不忍去校諸他名勝爲
切蓋江南名勝至此絕矣故南往者有陽關故
人之慮北來者有并州故鄉之慰而予之漫漫
迷于山水者尤不能忘情也又其地與二署隣

署每餞客必就之客亦樂就今春之仲工部丁
君敬夫戶部李君貢卿餞于竹溪之間陳道士
以素卷請予爲竹溪記二君從吏焉予雖諾之
而自離此溪風塵困矣何能副之今者移官湖
廣當再與溪會苟不副之豈直道士之憾溪靈
謂我何如射濤風雨聊爾執筆嗚呼此真竹溪
也世乃罕聞徂徠峯下顧爲共珍可不謝白之
力哉然不知道士所將迎與諸君子所共沉飲
者果有白乎否也有白則有竹溪矣有竹溪則
有道矣

矢奚以予文爲哉

七

清溪記

休寧之溪有曰鴈者在平地中淵絮滂洋泥濘
不留清溪也吳君居其上自號清溪子云清溪
子幼讀書覲有祿仕見世之祿仕者憂畏終身
不得一展眉開眼乃奮言曰吾以仕爲樂也而
覲之爾果爾奚覲焉乃挾巨貲商於吳楚間樂
善好義吳楚之人多予之既乃又曰吾以商爲
樂矣如吾清溪何盍歸乎來乃付諸五丈夫子
不復出清溪云清溪子有佳助相敬靡衰又有

東坡文集選

卷之四

七

四昆弟响响然相譁也諸孫森然玉立日弄之
於清溪之上花時月夕賓客襍昆弟汎舸浮觴
與鸕鷀鵝鵝鴛鴦屬玉狎也菰蒲蘆荻蘋蓼芙
蓉水仙江梅相出沒也噫嘻快哉而何泥于商
何有于仕耶於是清溪子歌曰吾有滄浪兮何
皇皇兮笑歌相羊兮永弗忘兮歌闋溪之遊者
皆和之往往傳誦于溪之外焉今年春二月十
九日清溪子初度也於是壽六十矣子婿汪釗
商於越託舊釋法康請予記以爲壽且曰侯公

斯歲矣何幸真遇公也予嘗聞昔人步虛詞有
所謂清溪道士者太白詩亦有夜宿清溪之句
則清溪者古人所共珍清溪子良有見哉然上
下一鶴失之誣洞門深鎖失之寂簷楹星斗失
之峻枕席風水失之喧皆未爲全勝也夫棄商
而歸乘舸而遊則不誣矣既有兄弟又有賓客
又有子孫乃與衆樂則不寂矣平地可居則不
峻矣平則無湍瀨波濤之聲則不喧矣清溪子
之居可謂擅其全勝矣夫壽生於樂樂生於勝
勝全則樂滋樂滋則壽臻吾固知清溪子之必
壽矣

東陵文集選

記
卷之四

十

劍泉記

江山吳明府亞夫請予記所號劍泉者三年矣
江山之政且成既報于朝而還以待徵也聞已
至姑蘇欲會不果雖使事之迫實亦以此記未
應是懼蓋屢約屢失近又約于杭之臨別而復
失之耳昨予至毘陵詢所謂劍泉者毘陵之人
言曰郡東南二十里有小井者傳爲葛仙翁駐
馬處嘗投劍于井中郡將有拜相或及第者輒
先有瑞氣氤氲累日事見前宰陸元屯碑記吳

東陵文集選

記
卷之四

十四

君所居相去甚邇故以之自號人咸稱爲劍泉
子云又言曰劍泉子之生也井中之氣實先騰
焉近日復然劍泉子其顯乎子乃從而斷之曰
豐城之獄何與于天而寶劍之精徹於斗牛青
龍黃蛇二事流傳人間劍固有靈氣以靈發氣
氤之說可信矣山枯蘇顯川涸文生豪傑世出
關係山川騰騰之說可信矣是固可信也爾曷
知其大可信者乎夫劍利器也出于仙則益利
矣泉清物也庇于井則益清矣劍泉子明敏絕

人剖繁鋤惡舉手無遺其劍之利乎劍泉子之
考績歸省也予值于杭而送之詩云一笑薰風
拜家慶行囊祇有去時袍江山之人以爲實錄
共泉之清乎是真劍泉也則大可信也夫越中
之令多矣予每見監司之薦揚士夫之頌稱必
首劍泉子是劍泉子雖弗及第實爲縣之倫魁
矣徵書在朝幕他日斬佞臣澄清天下駿駟柄
用以實拜相之徵予安不於劍泉子乎望邪夫
天下一大縣也縣一小天下也故令者相之規
也相者令之極也劍泉子夫既宜于江山矣有
弗宜于相者乎在廣之而已矣

東陵文集選

卷之四

十五

病牧廬記

正德十有二年六月十有三日越人方豪來知
沙河沙人呼知縣衙爲正宅宅之右有一新宅
近于園而別于宅時退食而學焉乃自命曰病
牧廬客有過而見之者曰是厭瘠土思故山而
欲去者乎否則何以病表也曰是固要途也晝
夜將迎皇皇然食不終孟衣不去體庶可以免
訶責表其病將使過者聞之以恕乎曰昔汲黯
病力得淮陽臥而治之言巨才无難地也是皆

東陵文集選

卷之四

十六

爲崑者沙崑什一也得無自負乎豪聞之歎曰
言臥治者揚其能吾亡有能也言欲去者明吾
志吾固有之然不若是淺也言簡出者摘吾情
吾不敢也一日至津沱河之普陀寺見文殊問
疾圖之上遽維摩居士答之之辭曰有痴有愛
則我病生以一切衆生病是故我病若一切衆
生得不病者則我病滅余乃賦詩而去詩曰莫
向床前問所因蒲團臥却衆生身人間要識維
摩疾只有沙河病牧真沙本瘠土近被河害特

厚歲且屢凶既自爲將迎且補他邑將迎之費
爲今者既弗克辦或益之民是以病維摩其先
得我心者乎吾廬之所以名正謂此耳因述之
以告於過而見之者

汎愛寺重修記

予不信佛法而好居佛寺喜與學佛者遊人祝
之若酷信佛法者然而實不然也余未仕時讀
書講學恒在福山邑之寺寺類福山者無有無
予跡也始仕居京則凡海印萬福天寧諸寺無
有亡余跡者既仕于崑時授徒于東寺待客于
西寺每至姑蘇恒止竹堂自號竹堂病僧凡蘇
之名寺若虎丘天平上方之類又無有無予蹟
者之憂居五載郡之柯山市之靈山鄉之福山

周流盤旋皆以病僧自號世之好佛居者無有
如余者矣正德十二年六月十三日余復至沙
河風沙如霧暑氣燥人遐憶舊山恨無羽翼偶
至汎愛寺而愛之寺在城西宵如村落前有古
松一株奇屈如龍每坐其下怡賞忘去又以諸
生游從公暇卽往宛若舊山間嘗見其階之巔
斬而問焉諸生曰舊多傾毀僧興浩咏石以爲
之耳見其地之平平而問焉諸生曰舊多焚
僧浩運甃以爲之耳見其樣瓦之鱗鱗而問焉

諸生曰舊多敝漏僧浩削木陶土以爲之耳古松之下見一碑而問焉諸生曰浩有力于寺寺之衆美其力而欲永之以贊其終以勗諸後然未有副之者若有待于先生先生母愛焉余召其人而視之則貌陋而語訥儼然一古佛也而多能乃若此今之美袈裟工儀偈自號爲禪師上人而行實違之費僧儲以縱已欲任佛居之類而弗顧者視浩誠有愧矣故予樂書之以爲僧律且自慶余好之不廢也若曰子實信其法

記

記

續宋文貞公神道碑記

豪初至沙河聞有宋文貞公墓墓有顏魯公書碑而未及謁先取其碑觀之中自註缺字豐畫肉疑非顏書乃約寮友以九日謁之因求其故前六日豪自郡反至食膳鋪取道獨先往焉其碑果宋人范致君書碑則有述而不及榻故凡得是碑者聚以爲真顏書不復辨也徘徊眺瞻則草棘之叢見一斷碑乃魯公所書神道碑銘左側之記則致君翻刻者碑未斷時高可丈許

宋陵文集選

卷之四

寺

廣可四尺許厚可尺許記中所謂曳以百牛者殆實錄也欲謀續之而以上脩下短爲難姑出其跌而歸自此切切然若上官督責者至九日乃與縣丞李尚質典史高雄教諭楊傳訓導敖廷傑文明往踐宿約兼集群謀謀者曰須於碑側斷口穴其上下續之以鐵豪曰是碑四面皆書側而穴之其文滅矣盍穴其斷口之中治者李宣曰須鐵二百斤爲穴之實民有郝希仁者曰希仁村廟有鐵鐘不鳴久矣政欲易之可用

茲也石者郭謙曰須四木秤木須三四丈許沙
植多榔柳叢生而短安得之木屬官有石英者
曰英有先人所植榆木有年矣屢爲宮室念手
澤弗剪也今茲義舉願隨采擇木在戶村去墓
二里卽往剪之后二日復至墓下親爲經營取
廟鐘付宣廟在馬庄去墓亦近乃先立下截出
上截于土中用木秤而懸之明日帥四百人每
百人各守一秤天忽小雨豪祝宋公曰公不欲
是碑之顯則雨雨則遂止初甚易起正則下墜

棠陵文集選

卷之四

圭

秤無力矣蓋木秤止四力雖多無可容抵莫姑
去歸塗大雨豪如初祝明日復往忽霽謙策窘
豪乃用四衡木于所立木四面之中每面用繩
十下繫碑身上倚橫木每繩用人五秤亦不廢
擊金號召衆咸歡踊如蟻負粒有頃而起上下
相續分毫不爽時有支木墮于豪前幾爲所擊
及有風葉盤旋其上工訖乃定諸生載酒相慶
酌而酌之分餉群力各有喜色豪觀前記有曰
雕鐫旣畢樹立斯崇遠近嗟稱古今榮觀今斷

而復續事半功倍嗟稱榮觀當不殊初是日適
祭酒魯公鐸告歸道經下邑于彭侍行豪取道
前鋪迎之偶與彭言彭言諸公公欣然命駕謁
賞踰時賦詩而去沙莽之間素無人迹茲碑才
出便枉名卿鄉人聚觀皆以爲異故豪嘗語人
曰是碑之續有六異焉癸鐘一也儲木二也止
雨三也旋風四也墮木而不傷人五也初立即
逢鑒賞六也魯公之書今之所貴者多寶塔文
耳以此校之有四勝焉彼演釋因此昭儒蹟一

棠陵文集選

卷之四

圭

也彼代岑書此爲自撰二也彼尚爲郎登年之
書此已爲公晚年之書三也彼在各郡搦之者
衆屢經翻刻已失其真此在陋邦未經打搦點
畫如初四也識者謂豪非妄誕云

封孔氏堊塋記

予因治水來北祖村見地中翁仲巋然乃下馬
訪之又見一碑覆地翻而讀之爲元孔氏塋記
由天鐸提舉刑洛等州始家沙河子福南和尹
子章蒲圻尹子塔識不花蒙古教授四世仕宦
亦沙望族况又聖人之裔乎至國朝其後有以
吏爲戎者族人外之故北祖孔氏雖多視茲塋
如罔固然裔孫整又不肖碑石皆鬻諸人是碑
亦已鬻去鬻者與人有隙恐爲所發暮夜載還

案陳文集選

卷之四

記

其跼則留之矣諸塋皆爲犁鋤之場無可識別
惟東僅留一塋佇立凄然徘徊而去越六日復
來乃親爲鑿溝立界約有七畝塋前有碌埋地
起以爲跼立碑其上卽題塋于碑陰使村氓知
所警焉予因是而感善人之有後不必于其子
孫也殘芳遺躅有識者皆歆之如孔氏茲塋遭
不肖子孫狼藉如此一旦遇予而復豈偶然哉
觀記中所稱提舉之文章南和之驍勇蒲圻之
德政皆非爲不善者宜其有今日也惜予才力

有限不能築堵拓地如朱墓之爲者於戲孔氏
其亦幸而遇予僅免犁鋤之厄也其亦不幸而
不遇有力者不能盡復其舊也

案陳文集選

卷之四

記

棠陵文集選卷之五

開化方 豪思道著

福清魏 憲惟度選

南城吳學炯星若訂

裔孫 元啟竹友編

書

上王中丞書

豪素負直氣每恨不得爲諫官乃得爲此官此官位甚卑與天子且遠位卑而言則有出位之

棠陵文集選

書卷之五

十

譴地遠而諫則有謗已之虞因念天子所賴以鎮一方者撫按是也撫按者所以代天子行事者也上與天子近而下與縣官亦不遠也吾有言不能達于天子獨不可藉撫按以達乎故於羅中丞則言復熟之當免張中丞則言六事之當舉俞中丞則言兩湖之當濬原侍御則言荒糧之當補而數公者不以爲迂而皆以爲直也不但華之以言而且見之于行也由是獲上與爲民之名歸于豪矣名者造化所忌也名雖歸

豪而忌亦隨之矣荒糧之請豪以瘳民瘼消他

變計之大也忌者乃以是中傷之至投原公之

杼繫獄且滿一月非有劉蘇州之明幾乎冤矣

竊恐流言滔滔誤入明公之聽故於獄中畧具

顛末將以上陳適聞江上之警重煩神慮乃不

自憊併陳十事以瀆高明收軍之將固不可以

言勇然狂夫之言知明公能擇也明公初至卽

檄屬吏各陳所見豪知明公取善之心不殊於

數公也而豪安敢不以待數公者待明公平乎方

棠陵文集選

書卷之五

二

欲陳均則派糧之法而有此厄創草半止倘明公念其直而畧其迂有數公之決而無原公之疑則當嗣此以畢所志焉

一曰緩催科

吳連災正德四年則怵於劉賊而隱其荒五

年則泥于起運而復其熟而徵難也矧徵其

荒乎去年雖僅然而荒亦不少如崑山則六

萬有奇他邑恐衆稱是而懼譴或不以聞不

皆豪愚也以一熟補二荒則熟猶荒也荒徵

不獨則民窮民窮則心奸今聞此警弱則望風投賊強則乘時作耗豪恐中吳之憂不在江上而在比屋也江陰之朱陳崇明之施鈕豈異方人哉願明公急爲奏請盡蠲舊逋暫緩新征以安窮民之心縱使徵解在途適資寇糧近日武進白糧已入賊釜甚可畏也疏發先示此意于民以明公之望朝廷之明必無弗免若待報而後示則晚矣

二曰禁遷徙

棠陵文集選

書卷之五

王

吳民素柔且末元失於預圖盡罹僞誠楊苗之慘故老相傳聞者酸心今群賊之慘不減于彼一旦有此聲息策逃避者多而策守禦者少矣數日聞城外居者欲入城城中居者欲入鄉人心散漫不可收拾賊聞之其勢益強願明公速下令若曰賊雖來且寡吾有備可保無患爾勿可輕動毋分城內外凡百家爲一大保拔其尤爲大保長十家爲一小保拔其尤爲小保長一家有警百家救之不者

有重刑凡保長有功則或賜以金或復其家或給以官如此而人心可安吾之勢不弱矣

三曰調精銳

吳中武事久廢如太鎮二衛望衛也近日淮南調兵陳總戎每衛精選百人已謂拔其尤矣道崑豪及見之竊笑一行盡若此類豪雖書生一鼓可擒也總戎又爲豪言兩衛覓六十強弓弗獲不得已借於軍舍奚啻弓爾也崑亦非小邑也曾有寸雨一矢乎近豪奉明

棠陵文集選

書卷之五

四

公之檄始召弓人治人爲之復令城中上戶置銃三中戶銃二下戶銃一躬選民壯五百餘名方設教場延教師以教之戰不則下獄矣今不知何如也夫卽太鎮可占他衛也卽崑山可占他邑也旣無其器又無其人然則將何恃乎今爲臨渴鑿井之計不過整器械募壯勇而已豪以爲器械可及整也吳中壯勇素少縱募而得之烏合之衆未可恃也且此輩貪淫無度賊有子女玉帛可以餌之吾

何餌之乎願明公急調南京浙江二處精軍各帶利器京軍則屯鎮江與鎮江軍合浙軍則屯鎮海與鎮海軍合持重萬全徐觀其勢鎮江軍浮江而下鎮海軍沂海而上翼而攻之群賊之頭可懸之階下矣議者必以二地甚重毋分其備萬一有患未免得此失彼殊不知地重者備多備多者患遠備多則可分患遠則可緩明公請度之

四曰儲餽餉

東陵文集選

卷之五

五

蘇軍儲久缺崑山倉無半粒庫近千金設有千軍之屯難給五日之食一戰之勝難克百人之賞他邑虛實雖未盡知恐亦不大相遠各處該年錢糧除江北軍兌過尚存若干只今江南軍逼兌甚急願明公以江山有急暫令回衛儲其糧以備軍食賊平糧存急行交兌其他金花白銀已徵在官者遇有急用許各申請暫且陸續追補如此則餽餉有資而三軍之心固矣往年海寇之亂費至數十萬

不可不留意也惟明公當此之時便宜行事若愛國賊之悞而疑書生之迂非豪所知也

五曰守要害

賊雖起于瓜洲實不欲由京口以入吳之路有七曰孟子河曰江陰曰福山港曰白茅港曰七楊港曰劉家河曰金山此其大者也其他曲港支河路路可通願明公移檄各屬每小路則用水爲柵或土爲壩每柵壩夫各百名選一義民統之每大路則用驍勇指揮戶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五員統軍五名把手風力文官一員統民壯五百名參謀其間金山有衛江陰有縣可不必也必用文官者以其素知忠義愛惜名節爲能約束軍士竭力朝廷耳若專任武官其間忠義者固多脫有一反側子與焉毛老人可鑒也最可憂者海中之崇明江中之靖江四面受敵賊之巢窟崇明猶有城兵可守靖江二者既無且號樂土萬一蹙而有之江陰非我有也乞用驍勇

東陵文集選

卷之五

六

指揮一員千戶一員百戶五員統軍五百名
協同該縣固守賊散之後乞分鎮江軍設一
千戶所于彼崇明但用指揮一員掌千戶所
事協同該縣守之夫外無所侵則內有所賴
矣

六曰用火戰

彼賊死者也進亦死退亦死故一當百我軍
生者也進則死退則生故百當一彼一犯瓜
洲洲之人空矣再犯孟瀆瀆之人空矣我欲

交鋒接兵以與之敵功固可成但恐成之難
爾爲今之計莫若招集慣于江海水手選委
習水快便軍人取大船數十隻多載燥荻枯
柴灌油其中每隻用一小船尾之每一小船
四櫓十槳覘其所止乘風而進未到三四里
同時發火縱之使前人各登所尾小船逃回
此周瑜所以收赤壁之奇也明公以爲何如
七曰酌賞罰
賞罰治之先也况軍中乎軍中賞罰必明人

皆知之然與其罰以懼之不若賞以歆之今
夫置一金于左置一杖于右試以一事令于
衆曰左能爲此吾有金賞右能爲此吾有杖
罰其爲之者知必左先也何者人情愛賞者
多而慮罰者少也賞之效速而罰之效遲也
往年海上師還有功者第陞一級如武進令
余濂忝謀也僅得同知蘇州而已夫蘇州同
知恒令亦陞也濂卽御史出爲令無功亦宜
有此也而乃爾以是知朝廷之賞輕爾近馬
中錫之事言官紛紛欲處以重典夫私通盜
賊稍有志不爲也况中錫乎豪知中錫之爲
大有所不得已中錫之遭大有所不幸也其
迹是其心非也言者槩以其迹不以其心而
朝廷竟從其請以是知朝廷之罰重爾賞太
輕罰太重雖有頗牧弗用也願明公酌於二
者之間凡有功者必重賞凡有罪者必察其
心以上下其罰如此而人不思奮者未之有
也經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惟明公念之

八曰卹士卒

六月之師古人所傷戰則汗汗而風則病矣今之吮癰者何人哉願明公切戒諸將倍常加卹每百人置一醫每醫隨以藥鋪戶一戶每藥鋪戶縣給其直若干然後以用過藥目呈于部將部將達于其令令計其直而足之每月家給米五斗俾無顧內之憂每日人縣茶一餅俾無望梅之渴凡屯止之地先命土人多致蘆蓆結高棚以待之每棚約容三百

棠陵文集選

書卷之五

九

人置六大缸半儲香薷湯半儲茶水蓋此時易渴飢可忍而渴不可忍也凡部將以非理虐士卒或坐視其疾以致死者每三名罰一首給弗錄凡醫不用調治以致死者以庸醫殺傷人論土人不用命者罰充民壯夫有以卹之則有以用之矣

九曰互救援

人各愛其屬固然當此時宜以天下爲心毋以一方爲念苟各泥其愛反自悞矣願明

公檄諸郡縣凡有隣警必互相救援彼救則此可保然則非救彼也乃自救也如江陰急則無錫救之常熟急則崑山救之崇明急則太倉救之凡坐視者有重罰救之非徒以人力也餽餉缺續其餽餉器械喪借其器械夫唇亡者齒必寒藩籬固則犬羊不敢入矣

十曰表忠烈

天下多事忠烈乃出朝廷之於忠臣贈官賜祭廕子可謂厚矣豪猶以爲未至也如副使

棠陵文集選

書卷之五

十

馮傑贈一按察使知縣王佐贈一寺丞夫副使遷按察使知縣遷寺丞恒例也今乃舍一生甘一死上以報君恩下以作士氣剛常不墜於天地間者賴有此輩耳乃僅以恒遷待之人將以彼且不死不過遷此官也吾能苟全老以歲月亦將有此遷也天下不愛榮名者幾人生前之賞且不可靳况死後乎若是恐無以歆天下心也而烈女之功與忠臣不殊朝廷尚未及之亦缺典也願明公上請於

朝今後有忠臣必待以不次之贈功大事俾
者卽封公侯如馮傑則封巴公王佐則封以
平侯有烈女必使有司上之表其門而復其
家則人以忠烈自奮而爲國者多自爲者少
矣此非但可施於吳也明公以四海爲心故
及之

與殷近夫

在京時聞東方有殷近夫昨會王鳳儀得見諸
作且聞近夫頗悉相違三十里竟不能登近夫
堂俗吏之爲累一至此哉方今寇賊西起天子
震怒有才如近夫而乃留落固爲國家惜然籠
鷹押虎日夕危惶近夫乃高飛長嘯以睥睨之
誠可爲近夫一身賀也三年外俗債僅了卽芒
鞋布襪從近夫於烟崖雲渚問近夫當不我外
也相慕甚切揮汗作此通忱外翎毛絕句爲鳳
儀題卷乃和近夫者錄附一笑

答田裕夫

初來寶應卽聞惠政且知如臯淳靜吾兄郎官
中神仙也崑山事劇而年飢某才疎而病集將
何以處之吾兄不爲我憂反慶之何也東源記
安能剛揚覺行聊示不忘吾兄爾詩文數首請
教讀之當費數行淚也辱書旣情誼慨至破篋
朝來有藥錢矣

篇

采歌篇

上卽位七年江西有寇蔓延浙江廷臣議曰惟
浙江江西國家重地江西弊矣可弊浙江盍推
鉅臣以巡視之遂聞之上上曰可迺遣大司徒
陶公兼大中丞以往公至浙江宣上德意事以
序柏力與心周規模品式萬夫具瞻明年春寇
入浙境開化常山並遭毒癘公聞之憂迺用叅
將李隆僉事儲珊守開化用知府劉斐爲援用

叅議段敏同知伍文定守常山用僉事吳希由
汪大章守遂安用副使鄭陽爲援用知府李光
翰等凡若干人周旋其間公與鎮守太監劉公
巡按御史王公及藩臬之長督戰于嚴時大中
丞俞公適奉總制之命會合甚驩軍聲大振殘
寇遂遁尋反舊巢公復用李隆往援江西時加
警督人各用命巢無遺寇奏凱班師公將歸闕
以復于上初鄰江諸邑亡有城郭公旋爲之民
不言勞躬核俘級堅執必信安集之後賑卹游

行全活靡數又重閔二邑特請于上爲免賦役
凡此皆武功之外者也於是遭寇之民相與歌
曰寇來奚憂公去則憂天災猶寇五月不流欲
留公兮不可留其未遭寇者相與歌曰孰與我
兒公實父之孰與我妻公實妻之孰與我居公
實作之何以報公願公螽斯欲留公兮將焉之
有城郭之民相與歌曰邑之無城寇至卽驚錦
雲我義陶公之城願公令名如城之不崩欲留
公兮不能民之生於俘者以賑恤生者相與歌

樂陵文集選

卷之五

五

曰我軀已捐公辨而全我骨已枯公食而蘇願
公永年見我魯立欲留公兮亡緣免賦役者相
與歌曰我疇弗易租之寧斃我戍良久庸之寧
久弗租弗庸實公之功願公多錫千駟十朋欲
留公兮奚從於是學校之弟子亦相與歌曰昔
也蒼黃擲管持鎗絃誦洋洋微公曷張願公世
庠爲邦家之光欲留公兮徒皇皇於是鄉之太
夫士亦相與歌曰衣冠之耻無如寇只彼或在
耻惟公之洒我之弗耻惟公之使願公多祉以

佐天子欲留公兮情曷已於是衢州知府程雲
鵬聞而嘆曰善哉吾民乎其無愧辭乎大哉公
乎其無愧聽乎於是命部之士曰方豪者采而
輯之以聞于公

樂陵文集選

卷之五

六

述友篇

正德八年十二月癸酉吳子河與宋子鴻見方子于芒塲方子曰噫歲云莫矣子來何爲曰河將有遠行敢問友方子曰噫豪無足友其誰友之子來豈矣吳子曰河見夫子之進學也必有以也而曰無友是欺河也是夫子私其躬也方子曰噫欺則弗忠私則弗廣豪奚其焉願爲子言之昔豪之居京師也有友五人焉嗜學如炙說士如妹其氣克克其心休休動必稱古人則先王者黃子河清之行也性慧若恂才脩若短內哲若黜志宏而心遠見人之義則亟與之者萬子鏗之行也學博而亡群溫共而易親不隨衆以附不違衆以立不滯于尤不辱于陋者董子玘之行也薄功名樂山水文辭必先乎道行止不後其親切切焉欲紹陳氏之學者湛子若水之行也孝友能化其妻清介能信其僕厭世欲逃聞過欲拜急人之難匿人之疵者鄭子善夫之行也之五人者皆豪之友也子能友之乎

梁陵文集

卷之五

七

夫子曰夫夫子之友天下之友也天下之友惟夫子爲能友之河惡乎敢方子曰豪之與此五人者友也非以類也五人者閔其弗類而欲類之也以豪之弗類而五人者尚欲友之而况於子乎吳子曰河不見夫子幾無有友矣遠行奚取哉再拜而去

梁陵文集

卷之五

八

墓志銘

明廣東按察司副使徐公墓志銘

嘉靖四年正月吾友夏漁自嶺南棄公歸于方自慶得侶恨不卽相卽而公以是月十三日逝矣邇其生爲成化庚子八月十八日僅四十六年耳於乎善人天之生也其有意邪亡意邪使果有意也胡爲而生之難胡爲而歛之易邪嗚呼哀哉七月十六日乃弟文瀚文濟奉詹太夫人之命葬之鍾山從弟文瀾持文濟所爲狀請

案陵文集選

墓志銘
卷之五

九

銘予哀甚不勝筆然期甚迫不可使它求也嗚呼公幼名鳳更名溥後益一字曰文溥字可木讀書太岳寺愛其峰自號岳峰後更號夏漁明所志也公幼穎異未能言輒擇所提者數歲善草書邑令程倫時給筆札初從鳳陽守汪金恩再從父宿州守瑋學易復從邑諭雷世鳴學春秋皆有成總角出試爲攝學僉事林廷選所賞且薦之提學趙寬育而廩之游學信州最見稱于編脩畢濟川辛酉以第一應試幾擢不授推

官夏鼎知而惜之居尊君封給事蒙齋張竭力

盡哀事太夫人甚孝撫二弟有恩意郡守沈杰

禮遇甚隆爲議婚與廣東僉事許旦其察卽攝

學者力主其議是爲封孺人許氏丁卯以春秋

第二人與子同舉于鄉復承尊公弘遜重服辛

未會試舉進士選南京禮科給事中感激國恩

誓以死報自奉不收寒素奉親極其豐腴公退

屏客靜坐惟苦學養望而已凡朝廷大利害事

敢言弗憚若附御史高公部而劾王璫及劾陸

案陵文集選

墓志銘
卷之五

十

完李士實若論救侍郎羅玘因勸建儲又特請建儲若因災異陳三十餘事以匡聖躬若薦尚書章梈以明及薦正學等三十五人若辨僉事韓邦奇之寃而極詆中貴若論選舉五弊若請革中人冗員若陳關失八事若陳後湖七弊皆犯而不欺直而不迂天下難之其最難者則在于發宸濠之奸有得於曲突徙薪之義故給事中孫楫御史唐龍黎貫李素各爲頌功至于今未酬公論猶未愜也公以滿老獲封贈且所言

多忤乃移疾東歸築書院于梧山奉親求道罕
所交接人莫敢干唯江山令吳仲以志稿來請
勉爲一訂邑令王思明傲游釣處徐霖故事卽
其幼學之地建岳峰精舍時一往梧山有樓曰
聚書軒曰玩易鑿池種魚廣植花木葛巾芒屨
將終身焉屢召不起今天子卽位遂擢河南布
政司左叅議正馬之官首陳新政四要又陳地
方四事其清稅一事尤切時弊尚書楊廉比之
考亭均漳稅法云且立姚文獻祠以崇正道設

樂陵文集選

墓志銘
卷之五

主

本樂度觴以濟士民方覲終庇而公念太夫人
乞歸不允輒欲棄去監司勉爲場屋之留事竣
遂行都御史何天衢御史王濤交章保留請棲
近地便養得改福建尋擢廣東按察司副使宗
戚強之曰聖恩若此可復辭乎乃奉太夫人以
行廣東沿海潮田最爲民利每苦勢家告訐無
休戚公奏請比照江濱蘆州稍稅之以資用冊
訟亦可息釐革戎伍宿弊奸胥墨吏靡不悚惕
又上言十事多涉權要慮貽太夫人憂乃密招

二第託之欲待命于南雄焉二弟兼程至公素
有熱疾不利炎方南雄又最炎者遂上疏乞休
不待命下而歸歸至玉山已矣嗚呼公乎天何
意乎玉山今周崑給事中詹泮乃相與具棺衾
昇歸正寢殮焉公素艱于子長公兆僅五歲次
公憲公尚未之見蓋許孺人以當孕留于家而
得也女三人長玉音字子兒崑秀蒙齋諱琦弘
遜諱綿皆苦學未顯曾祖純醫學訓科高祖顯
五世祖伯昌行誼俱美累世之積宜大發于公

樂陵文集選

墓志銘
卷之五

主

而乃止是嗚呼天平何意于公乎予觀文濟所
狀多藻思二子又皆英特天其有意於茲乎公
所交多名士若大學士楊一清尚書邵寶汪俊
侍郎汪偉胡世寧尤號相知而胡嘗薦公楊寶
選公云公天才逸發不甚屬稿所著有燕程集
留都拾遺諫議橐南巡稿東巡錄梧山集短筆
錄嗚呼短筆錄者予昔疾危時與公書扇往復
之作也予歸矣公亦歸矣方擬續是錄矣而乃
使予爲銘哉銘曰山川之靈祖父之積以有我

公發而未極功高賞輕才豐命嗇國事疇當天
意叵測嗚呼正氣永存令名難蝕鍾山之陽萬
年斯宅

東陵文集選

墓志銘
卷之五

三

竹夫人墓志銘

夫人竹氏諱冰奴其母方娠時晨出游度河履
冰心忽動而生夫人故名夫人生而洞達有節
操不事粧飾見有冶容者曰惡用是妖豔者爲
哉東鄰桃氏錦妬西鄰李氏粉姬年未二十皆
嫁頗有淫聲夫人哂之夜迺指月中姮娥自誓
曰吾將學汝終身東西鄰可鑒也不者有如此
月二女聞而誦之謂爲賣潔夫人若聞聞也家
素澹又不善織紉爲生以故流落四方至曾有
大賈趙二十者見之泣曰此余家故奴也館之
越人方豪六月過魯炎甚欲買一婢供扇役以
屬趙趙曰先生之意果在炎邪抑在色邪余曰
何相信之莫也趙曰然則余館有一夫人竹姓
者年雖老故家女也願薦枕簟比余登舟而夫
人已遣至矣與之臥者兩月夫人凝然不動如
泥塑人意其必有以也叩之終不言六月望余
感熱疾淹于寶應夫人晝夜左右侍久病足痺
恒寄夫人憇焉始夫人至時頭已稍禿又苦于

東陵文集選

墓志銘
卷之五

三

趣承日益禿于病危治命曰死必以夫人殉夫
人曰妾年且老辱相惠至此敢弗共命於乎詎
意于獲生而夫人乃死乎夫人之死其病雖不
在禿然亦其兆也死后十日攜往崑山上葬焉
夫人父名榮字子猗嘗爲洪水縣尉兄弟二人
長曰筠次曰篁君子人也俱蚤世世系莫詳相
傳爲孤竹君苗裔云銘曰

市門美姝 過者下車 色凋愛竭

轉于溝渠 夫人實耻 指月自矢

棠陵文集選

墓志銘
卷之五

五

抱潔以終 江漢斯洗 崑山之陽

其封若堂 穢夫易行 豈唯女章

明進士崑山令方豪墓誌銘

豪方姓載字世傑先師吳景端更爲思道居棠
陵自號棠陵山人後忽更白鶴仙人今復之五
世祖仲僖元末避兵嶺山徙遷棠陵高祖叔誠
名廉務良行人號廉佛曾祖孔直讀書多俠氣
祖克恭父舜華務良行如高祖人號父曰坦翁
坦翁弱冠贅金村潘應和家乃生豪鞠于外母
方幼能對答如響先師請其廬試之稱十二能
聲律富室爭致之以爲奇先公故鍾愛甚屬坦

棠陵文集選

墓志銘
卷之五

五

翁必教之十四習舉業十六欲棄而爲買或以
聞于先師先師曰是善答對者邪可與俱來先
師甚嚴弟子微愆輒斥獨貧豪往來凡八年恩
誼隆洽雖束脩不肯受豪爲時文不務格範而
自許過甚又兩試弗利人咸嗤之二十入學歲
大旱豪齋宿後岡廟禱雨帥五百餘人連跣走
五十里迎龍每日中三步一拜十日大雨二十
一補增廣生員二十二授徒招福院僧有言輒
徙新庄新庄山深而蔚四顧皆墟塚獨處自如

偶念僧不孫獨趣二百餘里搜一道人訟之道人素受僧殃者晝崖墜夜虎狼不死者幸爾片遇拂膺事輒欲平之甚至聚少年爲鬪格瀕死者屢人誼之豪亦自誼而莫覺其非也先師每切責之弗聽二十三宗主趙寬擢爲第一始得祿養許可決科竟弗效歸而人益嗤之乃賦琴操泃梅文漂母傳兄志明年授徒金錢以足癰發熾人指爲癩遂與徒施瑞從弟文廣同反棠陵居半山樓一月癰愈復出又明年授于家性

樂陵文集選

墓志銘
卷之五

三

好山水遇輒忘去且嗜吟咏日與徒游眺山水間或樹樹課農每亦與俱入又嗤之以爲賊入子弟至有強之生從者然今皆有成矣歲丁卯郡守張維新下縣校諸生擢豪爲第一屬縣官相禮未幾宗主歐陽旦選士入場豪弗與維新力爭之乃得與考官今御史周奎欲擢爲第一致于御史楊滋至填榜奎堅臥不出後得中第九名歸見坦翁坦翁喜甚謂可慰先公于地下冬偕計北上戊辰會試爲編脩李時所取第二

人得中三十七名廷試時馬上口占曰平生不解隨時語便作劉蕡也不妨后中三甲第二十八名亦其識也初與親友中書吳鶚今長洲令吳翕居旣乃遷雙馬巷與吏部郎黃河清對舍閱四月不登其門河清聞而友之以詩文相酬爲娛都下名人見其文者亦頗相愛自是交游日富而聞見殊深矣己巳冬月夜獨坐忽自念曰人生詩文已邪亟從河清假性理諸書杜門覽頌者數月未有稍得而崑山之命下矣

樂陵文集選

墓志銘
卷之五

三

初父母念豪來跡履舟谷亭至則舉家皆病近稍安平而坦翁旋矣母亦思歸迫以坦翁少謀慮弗與偕必欲偕豪歸豪曰計弗獲暨獲此大說五月十二日出灣六月望至桃源舟中疫熾豪夙飽暑氣觸成熱疾叫號奮拳徧身如灼十七日至寶應同年胡克忠館之耆民蔡玘事之甚謹日熾一日至二十六用辜醫蒸藥出汗小差明日崑山舊令鄧文璧來談至夜分又明日復作七月朔將死如前治之幸出汗小差逾旬

傷食又復作身益羸熱益熾病益深今不可爲
已乃以後事託玘文稿託河清與母妻訣呼婢
具湯盤取所服衣羅身上將沐浴更衣端坐而
逝焉生成化壬寅十一月初五日卯時終正德
庚午七月某日某時爲年二十有九於乎死生
恒理也豪嘗欲以疹死以癩死以虎死以殺人
死乃至今日死死復奚憾但念軀壯氣厚不自
保惜弗克事父母以終身且君恩未報忠憤未
信向上之心未副不朽之名未立坦翁不得一

葉慶文集選

墓志銘
卷之五

李

面海內良朋一旦棄謝爲可恨爾它何卹那豪
徵時人莫與婚棠川蔣金妻以從子未滿四載
昔領鄉薦歸生男曰一桂近于沙河復生男曰
一琴大者疹瘡甚危小者僅滿月竟何如也竟
何如也死後將反葬于里之芒塲初欲乞銘河
清恐悞葬期姑就床草草亂述數語聊使後世
知有方豪焉爾銘曰人皆以女爲惡信乎曰然
曰吾聞造休者瞻造孽者妖是宜汝之歿也曰
今之爲惡者奚啻豪也其尤于豪者不億也吾

見其老者矣吾見其耄且耄者矣曰偶也曰亦
偶也昔夜嘗夢崑崙扶我爲城隍神果爾吾弗
愛生矣

葉慶文集選

墓志銘
卷之五

李

先妣潘氏事實

先妣潘氏諱祠同邑潘應和女母方氏年二十應和以其子育且稱贅豪父坦翁先生妻之是年應和卒明年生豪豪生五歲乃偕歸家相違里許凡一衣一食必先于方氏撫二弟有母恩鞋襪之類親爲之給及其有室乃已初應和之卒母念之輒涕泣及居方氏之喪其有禮雖士子亦自以爲不及蓋孝友其性也始吾家本饒豪祖克恭翁少孤又苦于役則中匱令豪父兄

棠陵文集選

事實
卷之五

五

弟五人各自爲業父以母資力視群業頗豐祖卜居棠陵土木歲興母餉之無倦客有一廢木必計而儲之一日父以宋村祖隴旁有田可祀且慮妨隴偶無買資母遂脫簪以充爲里長當輸官絹疋伍百錢苟自爲實省也母乃自爲之役爲人爲之焉紅作既勤稼穡兼理嘗日織布八丈夜緝麻至二更餘吾婦或稍弗逮輒讓之天明卽驅群力之農下至糞灰汗醜亦躬爲除積故時雖飢饉菜羹每不乏尤愛惜五穀嘗見

殘粒必置之口比豪得廩祿則語豪婦曰吾平生不輕視此物故天祿亦不弃我耳汝其念之豪年十六游學文山舉進士于有司翼糧制衣悉經母手凡十年靡解母素有氣疾每一別輒念豪念輒成疾惟見豪則自愈故豪雖有別亦不敢久正德二年豪忝鄉舉明年復以進士淹上都時例方嚴求歸不得母念之甚則與父與婦與婦翁偕來叩豪至各亭覆舟幸于恙居京將一周內理如家時俾豪得以結交進學知者

棠陵文集選

事實
卷之五

五

因弗頌稱焉旣而豪得崑山乃與俱南豪至寶應而疫甚貽母憂大兒一桂又以疹死母自得此兒始分豪愛故痛甚必欲以其柩歸不得已至蘇州別焉豪念母且厭崑適有侍養詔書遂援以上陳不遂乃迎于崑豪上不能事貴下不能字民母每以謙和詳緩戒之母旣失一桂尚有次兒一琴至是亦失之愈痛甚疾愈甚比生今兒崑秀則漸減然終不能解桂兒之痛明年疾復作腹脹如鼓豪亡策祝天願代妾得明醫

異力而治之乃先歸之決策歸養而計至矣正
德七年十一月初三日也於乎痛哉母以天順
四年四月十五日生爲壽僅五十有三耳嗚呼
痛哉豪以是年十一月十九日聞喪明日自崑
奔之適饒冠逼境遂奉柩葬于墓塲豪且病道
多寒未暇乞銘僅自銘其上柳曰潘之女方之
母葬墓塲永不朽築廬墓左將終身焉而貪心
不減父命日歲去夏復爲沙河今春爲三年滿
得以續上天官累汚薦剝例得贈母爲宜人追

案陵文集選

卷之五

三

思劬瘁涕泣何庸謹述平生事實告大君子願
賜一言以昭先懿以紓至悲不勝榮感之極

祭文

祭鄭繼之文

維嘉靖三年太歲甲申十月壬辰朔越二十日
辛亥友生開化豪謹以炙鷄絮酒託友人汪福
州希周哭奠于亡友南京吏部郎中少谷鄭先
生之靈曰嗚呼少谷有古人之心而無今人之
能有古人之才而無今人之用有古人之德而
無今人之壽有古人之交情而無今人之報如
豪者亦其一也豪之辱愛于少谷者何可言述

案陵文集選

卷之五

五

而今繫于老父阻于瘧兒竟不能克執紼之役
雖束芻亦稽于致所以報少谷者安在哉然亦
有說焉初遇王子陽于餘干聞少谷之訃于陽
尋復自疑而豪尤疑也既會張信州景周乃知
其訛且云少谷赴召及崇安而反矣方託注福
州致意然而人言紛紛不能亡疑比歸棠陵復
致書令弟問安否蓋愛之欲其生固人之情而
仁者必有壽又天之道也詎意真有是哉詎意
真有是哉嗚呼此哀何能已乎直待隨我少谷

于地下而後已耳今因黃尉還莆之便姑先致
此瘡久痛深言失倫次尚當請命老親竟拜墓
下問孤嫠嫠拾遺稿紀遺行少圖報于萬一云
至若豪之棄官歸養葢濡少谷之澤者亦少谷
所樂聞不敢不告嗚呼哀哉尚享

棠陵文集卷之六

開化方 豪思道著

福清魏 憲惟度選

南城吳學炯星若訂

裔孫 元啟竹友編

五言古

讀魏鉦詩集 有序

向予爲崑山有事崑城湖上湖人魏鉦者號
守極生獻所爲詩一本余讀而予之遂持歸

命吏錄焉間以語余友鄭繼之悼其弗顯于
世繼之曰是固宜顯子奚悼焉比今且七年
知鉦者唯余耳西曹公暇時取所錄本讀之
不覺悵然於乎今世若鉦而名者何限大槩
助之以言貌結之以遊遊焉耳鉦貌侵而口
訥所居不出一湖其弗顯也固宜雖嘗遇余
余猶鉦耳何足以顯之故爲之云云以告諸
同志者

往歲崑城畔曾逢守極生高歌湖水動相對海

峯晴徒有囊中愛終無世上名西曹冬夜永讀罷向誰評衆人皆赫赫嗟爾獨寥寥古道憐時態遺賢重聖朝人間耳覆瓿江上謾流瓢長使方山子東風恨未消

和王稚欽贈少谷

少谷重來日芒鞋到處尋西湖時獨泛鴈蕩亦曾臨委羽營新宅蘭亭息茂林清風楊子渡赤日泰山岑壯志何能決浮榮竟爾侵車前騏驎泣籠內鳳凰吟九曲空花片靈源自鳥音挂冠棄陵文集選五古卷之六二
長有夢擊磬本無心踰歲承丹誥知君慰素襟歸攜二三子直入海峯深

題贈程衢州以南有序

夫貴訟懷愚者今之祗也役繁患滋者今之辰也晝劬宵惕者牧之職也豪無以獻明公適有好事者爲青鸞燕落圖以貽豪而自署其上曰清閒燕樂蓋以其音也豪居憂多病盛年廢學惊醜而心急不足以當之乃以獻之明公而詩以言之人有言其迂者豪對曰

政泛則疲要則佚農政之要也人亡有不農則無有訟無有愚矣不見其爲役而忘其患矣而何劬且惕之有哉

黃堂見春星旦車出南畝溫風飄隼旗父老爭持酒野娃不辟人願識新太守太守惠且嚴情農自相糾獨鵬照水清紫燕落高柳感之悅我心柯山問基友松花滿石杆樵夫去已久石梁千尺高東郊重延首僧厨笋蕨香酌罷日銜岫張燈讀古碑援筆題其後遊歸禽鳥知得似醉翁否

樂陵文集選五古卷之六三

友人白源商履之來訪月痴舍之子所歷禪寓白源以寓壁床。上白雲。被。人。間。鳥。帽。僧。聯。句。爲。韻。又。以。雲。結。蒲。團。白。風。生。竹。院。清。詩。句。爲。起。語。作。詩。十。首。余。一。日。扶。病。過。之。見。竹。亭。東。壁。大。書。爛。熳。興。不。自。禁。急。索。月。痴。白。卷。信。筆。和。之。俟。他。日。病。愈。仍。爲。大。書。西。壁。爲。配。云

雲林遺佛龕移作禪寓床床頭跏趺坐夜夜生

毫光光生山虎遁起立孤嘯長長懷白源子宛在水中央

結交憶仙橋短屐頻來往往往往肆高談古人相下上上國偶成名君猶滯草莽草莽與雲霄達人一撫掌

蒲搖九節青石立千年珀珀丹蒲益青居然置亭額額蹙相對開况值松醪碧碧山不負君生久忘髮白

團圓共明月蕭索憶停雲雲邊望白水微風颺

榮陵文集選

五古
卷之六

四

輕紋紋錦謝長篇奇芬尚氤氲氤氲對爐篆相見翻無云

白衣何蕭蕭予今已去位位去與位無總得一

安肆肆然爭利名何如此中睡睡莫入邯鄲惡

夢汚吾被

風松吼西壑月竹過東隣隣家有濁酒禪寓無

主人主人元愛客柰此長病身身羈神每往翻

道多艱辛

生也何不辰平路忽逢山山中其退步猶在荆

棘間開關將半世何日乃能開開來與君約結尾依茅蔭

竹亭取瀟灑亭客真魁梧梧岡宿孤鳳焉肯雜群鳥鳥鳥感予志事幾安敢糊糊塗直老死君母爲我吁

院靜客能留山深人不到到處一長吟秋風落巾帽帽落飛鳥銜自笑真絕倒倒景射丹崖此意誰可道

清秋遇良朋煩暑忽解凝凝雲護晴榻涼月出

榮陵文集選

五古
卷之六

五

高陵陵幽景自媚佛閣與爾憑憑君昇化術廣度此岸僧

琴書樂

我有一張琴得之零陵潯清風動徽軫獨向蒼松陰我有一卷書得之先秦初高秋對燈火吾伊落林墟東家有歌舞西家有簫鼓吾樂吾自知人皆笑清苦

湖南歸來擬於都昌必訪柴桑故址比閱

地志乃知柴桑在江州西南九十里旃

擬訛謬不及旋橈悵然賦此

少讀淵明詩悠然有深領往秋入楚游實出柴
桑境斯時欲訪尋官程苦嚴猛今茲解印歸一
念良耿耿風檣漸揚瀾芒鞋已云整檢圖計所
由知隔廬山嶺嶺雲何迢迢臨風重迴頸平生
固多謫似此豈難省亦欲反我旌白頭恐貽悞
夢繞三逕香神牽五柳影高臥吾所師終期踐
芳盟

清獻告天圖

東坡文集

五古
卷之六

六

吾邦趙清獻每事必告天百年多少事事事何
能宣吾心自有之曷不往告焉既省素袍笏亦
免燒篆烟天亦厭煩聒人自多牽纏或者止一
吏衆遂附以傳焉有賢聖徒此理猶未研盡信
不如無其然豈其然

續溪四詠

我登泰和樓薰風滿襟袖危臺正相臨飄然出
宇宙彈琴不下堂湘簾垂白晝樂事誰復知天
南見孤宿

上有凌霄樓下有近水臺北辰正相映明月常
先來拱玩總不了虛堂一尊開有客指清水宜
薦君侯孟

登臺見齊雲芙蓉耀吾目撫景何不有堂前亂
如簇使君風力雄一立秋氣肅鎮安寧用樓居
然反枝鹿

暈陽第一樓鐘聲自昏曉臺名揭永豐此意豈
在小一視而同仁堂下無流殍用民民不勞求
之古臺沼

東坡文集

五古
卷之六

七

崆峒謠

昔有廣成子抱道居崆峒軒輶降黃鉞滕行從
下風蹙然語至道相將入無窮鼎湖丹砂成白
日騎蒼龍從者七十人變車何離離神仙擬天
子輕重猶難同所以論百福唯有壽者隆但恐
升天後人間不再逢空餘粉繪圖流傳寰宇中

秋夜草堂小集探得百字

長安九月雪土屋秋光白索居擁布裘陋巷罕
賓客所幸平生親持榼登我宅凍菊有幽香燭

華耀簷壁驟寒似初冬真歡訝今夕有酒各盡
觴起舞烏紗仄爭基如訟庭大喧徹隣壁群騶
立不嘶綢繆夜無數曉言世序怪上數僅盈百
而復墮風塵簿領日驅迫豈無高尚懷志士耻
山澤聊學晨門生以謝素餐責良朋比美姬足
以供娛適對此不爲歌何以寄吾懌

棠陵文集選

五古
卷之六

八

七言古

劉節推遣索描金蘭竹歌

筦湖春月孤蓬朗獨客蕭然發深想揚州白雲
跪促詩試展來圖一鑒賞墨紙無痕金筆明
也竹也皆生成湘江雨歇翠猶滴楚曉風來香
印盈雜佩瑤琴空有意橫笛短簫竟難致爐薰
靜對夜何其清絕令人忘寢寐劉郎愛此豈爲
癖長直行囊伴書冊直節奇芬自得師盤銘弦
佩均求益湖月漸高湖波起醉將玩弄空明裡

棠陵文集選

七古
卷之六

九

只恐湖靈識至珍老龍攫取波心底

松石詩爲汪希會婦翁王老者

蒼松白石楊坪里合有仙人王子喬日煖棠
來釀酒月明拂薜坐吹簫時因爛醉爲春枕
愛清風生夜潮忽見林間雙鶴醒乘龍貴客下
青霄

黃花篇

有序

長官郭鳴世爲余言里有李子陽者讀書善
書解天文地理共順而有幹識見知于內常

從軍邊塞以功拜錦衣且能韜戢聲華樂交
賢大夫士甚爲妻兄張伯含所重益於伯含
爲中表弟兄也嘗自號菊軒因以是圖託余
與伯含請公賦之豪聞而躍然曰菊之愛陶
後鮮聞今乃聞若人哉遂賦之

柴桑寂寞秋風起俗子紛紛逐桃李疎籬峭石
空晚香月華長照籬邊水長安有客李于陽讀
書試劍何昂昂少年卽能取富貴高情乃爾年
風霜風霜時節花何在愛此黃花色不改曲徑

紫陵文集

七古
卷之六

十

時因親友開香英每共兒童采錦衣相映何鮮
新金尊相對日幾巡詩句應憐大白苦酒錢何
慮淵明貧張公昨日騎驄馬郭郎來會皆姻婭
顛倒斜陽香正深徘徊凍月盃重把濂溪君子
本真蓮梅花骨骼林逋仙子陽子陽宜勉旃道
人不愛黃花篇

鄭繼之以素仙所爲少谷圖寄台人黃宗

賢置之少谷亭中示意因和何仲默少

谷子行書其上

少谷子昔居委羽之山歲莫天寒雪滿關達官
富室競招致文人學士相追攀白日高歌動四
海青年豪氣吞八寰黃家兄弟初相識自謂異
人何處得一亭新結有奇蹤千金肯揮無吝色

朝看日彩起東溟夜見奎光照南極風流一代
文章宗千奇百怪蟠胸中吟髯飛動松葉碧睥
睨照映桃花紅獨抱朱絃弄疏越鳳凰慣是居
丹穴爛熳丹青客繪圖分明指爪鴻留雪只今
苦被山靈移虞廷典禮推伯裘黃扉紫闥獨出

紫陵文集

七古
卷之六

十一

入金袍玉帶長追隨燕市菊殘月已十對酒狂
談興飛逸豈有英雄困網羅從來達士輕家室
願分黃子屋半間先寄素纓絹一匹素纓筆法
本奇勁合與丹厓千古映少谷山人避世心
集陵狂客題詩興春抄相期買一舟竹邊好爲開
三徑

醉松爲熊璵作分得請字

百尺長松草堂靜主人對之何醅酹青黎躑躅
翠濤聲鳥紗顛倒蒼雲影老龍相伴睡欲舐野

鶴高鳴喚不醒此公風味勝麴生客來寧用醉
醪請

繼之家捏雪爲石疊成假山戲爲賦此

人間假山已不真鄭家假山尤欺人手搏雪片
亂磊砢堆成山勢高嶙峋瓊島瑤厓相對起素
光掩映虛堂裏九曲何來少谷軒三山忽在長
安市長安市上富貴家是時金帳傾流霞髯翁
瘦骨耐寒凍幻此奇怪何爲邪卽看兒童競拍
掌亦有賓客時回車朔威溧冽春未回至今幾

東陵文集選

七古
卷之六

上

月猶崔嵬尚憐夜月窺蓬戶更有精神傍石臺
從來好物詎能久陽春一出汝何有莫憑眼底
高趁人倚杖風前重搔首

芙蓉溪書屋歌和薛君采

芙蓉溪頭草堂立堂前萬卷蠹魚蟄道人朝出
錦城來正是芙蓉兩岸開白鳥飛回溪水西青
驤嘶向垂楊堤舊醅初倒鄰翁過新句高歌水
惟啼西蜀重看楊子亭移文未遣鍾山靈傳家
玉簡今三世遺子金籙在一經芙蓉花好散雲

綺娟娟倒映清波裏別苑空和春露濃寒江獨
候秋風起風起花香滿竹闌碧闌月上烟光微
攤書自拂烏皮几露坐仍披鶴氅衣妖袂初銷
天氣爽桃花還待劉郎賞厚澤須爲四海流高
標端作諸卿長猗歟卿長美且都胷中兵甲真
龍岡早驅邊將封丞谷莫與君王乞鏡湖

抱琴圖歌寄許松皐

朝抱琴暮抱琴朝朝暮暮垂楊陰垂楊不化鍾
子期縱欲開囊誰賞音我有美人住在松皐深
長松鬱鬱風蕭森便當抱爾去皐上遙相尋金
徽剝落玉軫折不遇若人寧埋沉

秋閨曲

木犀花開風自香楊柳葉瘦經初霜流光如電
人易老美人秋來情更傷江湖渺渺人千里生
憎世上無情水一送君舟不倒廻望夫石畔寒
烟起捉筆題封何處投飛鴻不到晚粧樓侍兒
寧會其中意坐對青山獨自愁

月賓歌寄吳都司世寶

將軍昔日擁樓船相逢一笑婁江邊置酒邀予
對明月萬里無雲月在天呼月爲賓自爲主向
我自歌還自舞是夜姮娥若有情弄影搖光真
詡詡別去音塵兩不聞一迴見月一思君君從
西晉復南楚予亦再起沙河濱河濱稍得一伸
膝中間奔走何紛紛紛紛却欠赤壁走月出東
山君自有何期去歲沂秋江依然酌我婁江酒
酒酣欲墮黃鶴樓月光已浸鸚鵡洲自言珠履
各星散惟有此君情綢繆婁江之月昔如此楚

東坡文集選

七古
卷之六

古

江之月今復爾相看獨訝鬢毛斑婁江年力皆
已矣可道吾人不如月廻首它年盡泥滓此月
從來閱幾人無論億萬吳將軍將軍豈得作月
主月長爲主君爲賓我今辭官寄幽僻短景如
金自珍惜願君策杖從我游山中芝术堪食摘
但得時時把酒盃同爲月下年年客

唐明皇游廣陵圖歌

君不見開元皇帝愛觀燈試問天師葉靜能四
方之麗何處極師曰無踰于廣陵廣陵道遠不

可致惟師有術堪依憑頃刻虹橋殿前起飄然
舉步如飛昇貴妃力士黃幃綽簇雲端何閃
爍廣陵只在咫尺間月光如畫街如索陳設繁
華宮觀喧燈燭輝煌殿臺灼廣陵士女夜紛紛
仰見僊人現五雲蹈舞闐闐街呼萬歲霓裳一曲
人皆聞曲終還闕直一夢龍顏極喜洽官從天
師幻術豈昧茫他日廣陵還奏頌唐君好游國
事非至今論者肆評議葉師獻媚固非正得免
三軍與六飛君不見明王北征更南討舳舻橫

東坡文集選

七古
卷之六

古

江車塞道安得求師縮地方旌旂不動行邊草

漁人莫歸圖

漁人貪魚歸長暮雨昏不辨前村路短笠長蓑
濕襯身相攜模索林邊度歸來煮魚對妻子瓦
盆歌笑燈花裏却喜金閨無姓名明日霜多不
須起

予有夏仲昭松竹卷友人蘇天秀見而欲
之因以畱別時未及述舟中賦寄俾書
其上

太常畫竹人共知太常畫松知者誰松耶竹耶
同貞奇太常筆端旁乃之龍鱗鳳尾交加亂琥
珀琅玕相爛熳風雨聲和盡可聞烟雲色合當
平看老鶴飛下徂徠峰鷓鴣啼覓瀟湘畔瀟湘
徂徠風馬牛總向先生片紙收何乃區區隻手
耳衡則韋偃縱洋州豪昔爲崑卽公縣臨行得
此殊珍總頗聞高價重千金慙愧前人無一硯
客裴長抱冰雪魂清標時洗風塵面高秋南去
姑蘇臺太乙山人祖席開席上坐披動顏色便

東坡文集選

卷之六

七

當持付蒼童回至物可愛亦可美不復相憶自
何來滄洲明月孤舟寂夢從太乙峯頭立珍重
贈君慎卷舒白日恐爲雷電擊短歌一曲致君
題颯颯西風響蘆荻

夜起金山聽潮有感適焦僧索潮音詩因

書

海門夜半江月白海潮蹴起棠陵客江邊獨步
四無聲但見滿江長拍拍歸來欲賦聽潮詩急
呼筆硯誰與持侵曉凌風直東下水晶庵裏潮

落時鉉也奉卷向余道遂以所見爲渠掃惜哉
六一不聞之我獨聞之賦未好

丁無咎牡丹卷

林家牡丹欺洛陽丁翁詩句真崛強卽今花落
翁亦亡獨留此卷林家藏乾也持向金山岡臨
風展卷猶聞香花神翁神來我傍江水青青江
月黃東臯太守同感傷翁也如花胡弗長人生
如花耀春光身後可見惟文章借無此卷傳其
芳翁分花今皆茫茫山人閣筆玉峯堂潮聲遠

東坡文集選

卷之六

七

逐飛烟蒼

春潮吟

雲陽昔日停征車閒向練湖觀游魚是時水落
蘆荻疎湖光蕭索情未舒今年忽遇春湖子爲
言湖水春更美萬頃琉璃日照明漾波風景宛
相似錦鱗躍出菰蒲叢黃鸝飛過垂楊東對時
適興發麗句高歌聲逐湖邊風吹落長安貴客
耳三都賦出市無紙昨向金山得展吟湖聲亂
激江心水君不見湖中鯉雲雨不來并泥滓空

有爲龍資時乎合如此明日春風湖上起紫雲
潑潑波瀾瀾

觀沈世麟醉寫古松行

棠陵先生品泉歸崑山二子夜相拜吳子執禮
何整嚴沈生爛醉真奇惟自稱近來能畫松不
出摹倣天趣鍾便呼紙筆亂塗抹畫松半夜飛
蒼龍燭光隱隱見鱗甲恍惚風雨窓間壓先生
靜聽却無聲蕭然坐對徂徠峽沈生沈生元不
痴胷中盤礴天下奇畢宏韋偃何足師縱橫變

棠陵文集選

七古
卷之六

大

化如我詩我詩別後爾曷知看爾手中霜雪枝
贈時若思

晴川丹青天下知諸家出入何崛奇越閭吳市
競籠購品題長比棠陵詩棠陵詩篇豈堪比晴
川已得丹青理辟諸白日黃鍾鳴千竿萬管一
時止吾鄉山水真丹青晴川無乃竊其靈不然
畫師滿天下徵書何獨金溪局金溪之局雲瀾
瀾反關高臥呼不起自云不願麒麟袍百年長
飲金溪水

畫菊寄盛玉華

吾邦徐鉞能寫花每於霜後爭繁華柴桑甘谷
掌中掇高堂長日飛雲霞玉華先生冰雪姿風
塵何忍忘東籬往年高臥玉華頂玉盞金錢栽
蒲枝卽今越國多桃李回首海南烟瀾瀾合將
此本寄相思清尊一笑秋風起

太白邀月圖歌

我昔泛舟采石江江波江月搖遙颺摘樓樓下
車回首蛾眉亭上久停幢倦人精爽與我接江

棠陵文集選

七古
卷之六

北

翁錯認錦袍雙露筵獨飲月正午豪氣飄飄不
可降歸來山中夢不歇恨殺山川隔吳越月僧
示我邀月圖冷然蕭然竦毛骨金尊在吾手金
鏡在丹闕一影分三人至今猶未滅風流第一
誰復倫惜哉無計完其身迢迢夜郎路老淚空
沾巾嗚呼麒麟不出世西狩之禍安能親

龍頭歌爲蕭君謬

蕭郎送我夢雨臂手披一幅求我言恍惚雨風
生四壁翠濤白浪當階翻中有神蟲露頭角穿

雲破霧何騰掀自言此物未得意萬里辛勤來
禹門禹門三月桃花水變化未必皆神鯉百物
升沉有定期穀江暫戕烟波裏君不見穀江之
水通東海夜夜江天現光彩明日春雷聲墮江
吁嗟此物安得在

豫讓橋扇面

我昔爲沙謁邢郡豫讓橋邊下車問白日酸風
猶拂纓白提龍泉欲飛奮丈夫舉事若無成長
使英雄結愛念馬居灘上灘聲高聳圖更展橋

紫陵文集

七古
卷之六

七

下刀橋上馬驚人辟易橋下淺落安可逃逃身
不得心已得堂堂七尺真鴻毛人皆罪此馬知
識徹橋下彼雖禽獸身亦知有王者君不見長
樂老衆何長不如橋上馬何況橋下郎道人歌
罷淚淋浪流入灘聲仰更揚

木槿歌

族家有木槿盛開偶見而悅之遂贈之靈山
雨餘相對又甚悅也賦此

道人愛花非愛花平生意興多烟霞昔者尹村

見此種一枝冷落離邊斜驅馳辛苦一駐馬對
酒不飲生嘆嗟回首吾鄉鍾繡窟江干林薄空
繁華人生如鳥倏南北昨乃見之南墩家堦前
愛美不忍去酒酣自舞歌烏紗烏紗掩映色逾
麗翻堦紅葉何足誇垂涎宛似季子劍美人情
重輕莫邪歸來靈山若相憶忽見芳菲土墻側
山中好事雨能知一夜沾濡淨如拭道人起視
轉徘徊醉香飽色忘朝食草木無知尚若茲彼
姝何惟傾人國頗聞此種福山來尹村之種俱

紫陵文集

七古
卷之六

七

塵埃貞姿不戀富人屋空門結果寧無媒月痴
月痴好愛惜母爲兒女輕折摧烟霞之興如風
雷明年酌爾黃金杯

王令君所藏山水圖歌

君不見澶淵令君神骨清風塵不廢丘壑情時
時索我珠樹下開樽早結猿鶴盟昨來竹亭新
葺來招邀共賞亭前竹手持一幅向我開丹青
掩映靈山麓芳坡草屋何瀟瀟烟林翠濕春風
嬌東邊客子方鼓柁西邊美人才度橋往來盡

是神仙侶青精旋拾枯松煮當筵忽聽賣魚聲
呼童直抵蘆花渚園中風味如我曹掀髯一笑
青山高君家本在大行窟迴流晴浸千樹桃我
昔爲沙愛茲土擬向山邊結茆宇江北江南景
不殊令君此畫山川譜君不見輞川之圖能愈
疾此圖果自何人筆點染縱橫且勿論摩挲亦
足消炎氛

郭叅政魯瞻六鶴圖行

郭公家接滄溟宮堂上白鶴來何同長松百尺

東坡文集選

七古
卷之六

七

如着土時疑爽氣衝簾櫳海月初吐光照地山
梅正花香飄風或鳴或夢各自適相依相顧情
莫逆梅月交輝不見形松邊但見丹砂赤公平
醉向簷行往往招呼手親拍拍手不下公乃嘆
急來相就却在壁良工神妙誠若斯何惟寶愛
輕瑤琪棠陵野客偶然至便欲騎爾游我肩真
真可喚爾更靈黃橘之事良不欺公云六者難
缺一平生賴以供笑嬉鳴者如球中夜發頗能
和我尊前詩夢者蕭然萬慮息使我百事皆忘

之丞者初無梁稻計好似山人爵不縻顧者懷
群深有情亦或起我停雲思我憐六客客憐我
因之長置圖書左亦恐神禽不可羈每戒兒輩
庭戶鎖君不見吾邦清獻蜀道裏惟有一鶴隨
行李公昔軒車從蜀來想像清風故攜此公鄰
况有四知亭縣以茲圖雅宜爾豈徒玩好樂天
年要將清白貽孫子

李中丞家西湖圖歌

中丞還浙一事無行囊但有西湖圖書堂花燭

東坡文集選

七古
卷之六

七

酒半醉迴頭壁上觀真湖岳廟于墳映松竹虎
跑龍井青山麓大佛光搖月裏波連仙蹟寄梅
花谷綵舟蕩漾遵正香傍蘆歌吹飛鷺鷥紅裙
翠袖白雪女朱旂皂蓋青雲郎人間山水難兼
備此地繁華天所置棠陵野客湖邊人一度游
來一驚異慧日峰前古淨慈中丞尋我曾來斯
煙霞石屋杳然去歸來空見停雲詞南高北高
相對立絕頂躋攀天可及猶憶中丞載酒從高
歌勒石山妖泣此夜登堂感舊遊玉京相望生

離愁賢郎愛客寮簫鼓祇將圖畫供看羞野客
離湖秋復春六橋花柳夢中新惜哉此筆非真
真不得安予壁上身

聽松圖歌

江月樓頭春月白枕邊忽詫潮聲拍兩龍盤轉
近床來恍惚驚呼舉手格剋看素壁素僊圖平
空作惟真巨測鐵枝戟葉何參差天風萬里來
助奇一派宮商誰授譜應有神人爲樂師蓬頭
老子山中相日出坐起還月上平生亦有太古

棠陵文集選

七古
卷之六

七古

音終出人爲且須放獨往不爲童子知四顧徘徊
海天曠此聲長有聰者通世間凡事皆塵障
野客雖塵頗頗聞對之思繞千巖雲巖中三月
香花老黃雨紛紛更可忻

和祝篁溪梅竹歌

柴門風雨車馬稀篁溪索我梅竹詩予家林居
各數本經年繫我天涯思詎意今朝輟相見惟
樂何言頃與篁元章筆力能縮地林居風景何
殊差篁溪仙人冰雪骨大隱薇垣暫隨俗我昔

溪邊鼓櫂來可憐兩岸花如玉玉枝斜倚琅玕
叢盡日行吟繞溪曲仙人時在金馬門幸有二
君慰予獨韶材且喜脫伶倫溪水溪煙葆性真
月滿青山一樹雪酒盃不污羅浮神至今迴首

舊游處夢魂猶在姑孰濱我林爾溪總片昏

船奚必孤山春吁嗟百歲真草草鴻飛千里君

曾道篁溪貽我詩云君我終非塵世客鴻飛千里各相思故云林薄溪沙有

素期便攜白酒花間倒圖中尚欠賞花人欲起

元章爲重掃我曹本是鹿皮翁莫向衣裳着華

棠陵文集選

七古
卷之六

七古

藻

薛仁釣魚圖

二首爲王運同道
行作于勝果寺

石門山房風雨深道人蕭颯情不禁梅洲仙子

畱畫本展開忽見滄江潯江潯掛樹生倒壁江

風吹動聲淅淅江翁睡着了不聞蕩漾孤舟隨

所適月色滿江殊可憐徹底照見江中鮮此時

下釣正容易惜翁太醉空手眠南都薛史稱好

手閒情真景一筆取題詩因念鵝陂磯歸來破

笠雜漁叟

予那有鵝陂石自
題曰方子釣磯

中峰早起吟眼花瞥見漁舟在深雪瓊峯琪樹
亂叅差嗟爾誤入水晶穴江寒魚凍釣竿閒短
簑破笠看聳山舊時僦伴悉收戢惟爾貪魚意
太頑漁翁自苦豈得已旁人却道風景美金陵
半仙極描摹王郎保愛齊符璽昨向峰頭錦席
開爲予題記直攜來生客滿堂難下筆畱待今
朝對雨裁樓窓可剏錢塘水江樹江峰畫圖裏
何時汎雪作漁翁不遣丹青漫傳紀

題楊國安家藏東坡竹卷

宋陵文集選

七古
卷之六

坡翁畫竹世無比曾中千畝流筆底濕葉粗條
頃刻成至今雲煙猶滿紙勝果山中風雨多見
江閣上爲翁歌江聲松聲闐蕭廳竹豈有神相
婆娑恠哉元章不知竹道翁翻作洋州僕翁本
人間孤鳳凰小藝亦自有機軸米書蘇畫兩足
珍柳莊當日覆緹巾流傳竟入楊公宅收護長
隨越客身越客前時守爛柯清風猶激激江波
今向西湖了公事勁節肯爲冰霜磨見竹見坡
如嚴師短卷元非供笑嬉閱閱先聲賴爾振舊

物何愁更轉移

漁父圖行

白龍洞口清氣堂堂上迴頭漁父立釣舫依樓
江樹中江雨初收掛簑笠舉網忻然叫得魚兒
啟竹筐待收拾隔江客子欲侑觴至味豈得晨
夕藏不用商量索高價但願魚兒長滿筐縱少
猶勝抵租稅利歸胥吏仍筆傷洞客對之心轉
急鴉鳩石畔煙蒼蒼君不聞此石新題方子鈞
舟行其下皆大笑平生獨抱山水襟世人安得
窺其妙髯君髯君爾可知石波石竹相攜持它
年展畫觀漁父應比方生雲水姿

寒江獨釣圖行

千山萬山風獵獵千家萬家閉黃葉獨爾何人
有鐵骨却向寒江理孤楫禿木如僧倚江立斜
陽不見歸鴉集此時禽鳥尚擇棲何況爾人翻
不及豈知我輩與世違晴煥爭趨吾獨歸天寒
如此乃折竹持向風波犯朔威君不見漢網英
雄空四海咄咄狂奴猶不改桐江十月天正寒

宋陵文集選

七古
卷之六

「有客星現光彩」

筠谿行爲黃提學仲實

黃公家在南海南門外一溪連萬竹濯纓溪上
破漣漪倚杖竹中詠淇澳日暖豈無鷗鷺飛月
明時有鷺鳳宿一自看花去玉京天南回首不
勝情吟邊每動沙汀想夢裏長聞煙雨聲只今
越上栽桃李當日筠溪意如此還聞天下仰公
門寄謝筠陰與溪水

喬善夫百鳥卷行

樂陵文集

七古
卷之六

宋

喬君酷愛丹青筆更愛方生爲題述昨自桐江
授此圖舟中展看春光溢輕鷗乳燕水波明睡
鴨游魚蘋藻密中有彩鳳獨昂昂毛羽照映東
海日此時搖落歲欲殘何人有此回春術憶峰
仙子筆力高不羨當年寒谷律喬君意興殊不
小近日專城務寬恤江邊禽鳥亦安然何況城
中之家室公餘按卷自克克春光先到富春驛

姚彥卿小畫

江山搖落秋風起雲白烟青木葉紫書樓瞰水

還若浮中有逃名鹿皮子何人策蹇度長橋得
句高吟意思驕直入樓中索詩伴醉歌翻動越
江湖野人爲計本蕭灑長笑長安困車馬嗟我
茲行正不免對爾丹青筆慙把

洪靜夫家藏畫卷行

洪君飲我延景樓樓中景象已難道酒闌忽展
瓊瑤圖滿几寒光白鬢鬢江天漠漠野渡忙破
傘短簑雪不掃隔江候渡立已久從者衣單欲
僵倒釣舟一髮若遲留茅屋蒼茫歸客早此際

樂陵文集

七古
卷之六

宋

蕭條誰不歸安得魚鱗換秔稻高松浙瀝玉龍
驚迤邐長橋素練橫蹇蹄滑滑不可策迴頭猶
作飢鶩鳴錦簷畫棟盡改色欲覓舊游何處得
望門投止卽相知取水烹茶話宵臆我觀斯圖
三歎息憶我金溪水雲國乘舸策蹇雪中天丹
青所寫無差忒使曉明日天之北身重何能附
飛翼願爲洪君借此圖時向風塵一披拭

慶賞牡丹春歌

春風吹放百花王瑞雲濃壓雕闌香與慶池頭

根撥界不數區區棠棣坊園色傾城跨天下海
棠雖好猶稱亞烏紗仙子本花神一盃慶賞花
開乍把酒擎看綵雪兒鳳槽象版皆楊枝獨執
玉壺立欲倦雙供茗碗行且窺酒煙裊裊花間
起火氣蒸人臉全紫仙子風流殊未央不覺階
前日光徙君不見謝傳東山白日攜琴操追逐
蘇公堤慶朔堂前花竟采愛卿長日任關西古
來豪傑務大德四公功業皆奇特今人拘謏色
取仁寧向幽微作狐魅吁嗟仙子有真見況悟

東坡文集

七古
卷之六

七

浮生譬如電故國今春花又開一日何妨賞三
遍

王家雙兔圖行

黃花碧石相照明欺霜細草叢叢生月宮忽墮
搗藥精走向中山覓弟兄招邀欲入月宮去自
愛花香草深處官高地險身且勞盤伏如蛇有
深慮迴首空憐接引頻嗟予雖眇亦有身古來
明哲重自保身外尊崇總障塵棠陵野客將近
闕感此二物意難决陵上海棠今正開胡不竟

還雲錦穴江月樓中八十翁年年歌唱度春風
江干盤伏自客與笑客終爲戀月宮

楊國安家藏趙子昂後赤壁卷子行

黃泥坂頭落木多碧山明月搖江波客有鱸魚
婦有酒斷厓入夜攀長蘿江山日月亦銷變百
歲人生幾強健東坡老子絕代雄千古風流卷
中見瀉瀉松雪翁筆端與神通江煙尚漫渺巖
草猶蒙茸當時二客亦何幸惜無名姓傳無窮
中流一葉何搖漾夜深偶駐蘆洲上高依仙子
何處來踟躕更入梅花帳仙人本在玉皇前暫
謫人間六十年聞道玉皇苦相念故遣仙驪迎
歸天歸天不可留二客空荒丘至今赤壁風飄
颻猶道先生來下游

王老家藏美人圖

長松如蓋覆石床錦屏曲抱春風香綠蕉絳杏
媚晴旭鶯歌燕舞百花塲仙人盤礴白日永芝
眉玉面青霞裳自道浮生一彈指及時不樂將
何以散盡千金買俊娥日日周旋醉鄉裏就中

東坡文集

七古
卷之六

七

最者琵琶精一曲淒涼淚如水潯陽老媼昔似
君今日飄泊隨江雲但教飄泊尚相遇不堪又
作江頭墳盛年如雨不上天如何對酒無紅袞
侍兒競獻黃金盃茶烟漸急紈扇催勝餅珊瑚
玉纖冷雕盤玳瑁紫駝堆錦軸前攜腰盡折瑤
琴後負肩欲頽十一佳人盡絕色妬寵爭妍何
紀極迷樓畢竟失金甌腰劍可憐身七尺所以
上士見獨高但向山中伴泉石小泉筆意何嬌
嬌畫樓一展春情饒平生獨臥江月照不妨紙

樂陵文集

七古
卷之六

七

上觀風標題成笑卷下樓去孤帆落日風蕭蕭

楊叅政畫竹歌

鶴洲先生肌骨清長喜種竹當前楹竹間美鶴
踏明月自吹鈇笛聲琤琤故山故物難捨割却
以真形紙上掇攜上金陵歲月深展開鄂渚烟
雲濶豈知此地此物多瀟湘一望密如禾見君
此本殊失色爭求真種壓群柯自昔驂騑空萬
馬君今已空雲夢野子亦林園接四明對之不
覺情灑灑憐君復向秦中去詞護時還戒徒御

秦中渭川畝及千清風春擊薇垣曙中興天子
作樂時按圖索爾琅玕枝裁成律呂鳳凰喜不
管前洲獨鶴悲

樂陵文集

七古
卷之六

七

棠陵文集卷之七

開化方 豪思道著

福清魏 憲惟度選

南城吳學炯星若訂

喬孫 元啟竹友編

五言律

柯山圖

吾本柯山主歸來未及游因君圖畫裏憶我水
雲丘碁局宛相對神仙如可求清風吹細竹此

棠陵文集

五律
卷之七

地亦堪留

夜夢故山花發田家扣門借甕貯酒

才斷人間念歸舟夢已清忽傳村酒熟况值野

花明借甕應相餽敲門總不驚披衣忪起問江

月正鷄鳴

過梅林寺

長憶梅林好寒風作意來小橋雲裏度曲逕竹

邊開日落猶將下月明僧未回故人聊共語深

夜尚徘徊

游漆泉

奇泉如漆黑古寺若雲垂掃雪登危塔燃薪打
凍碑僧忪翻受客山好欲謀基石几爐薰斷開
簾恨月遲

魏邢室錢於百泉亭

送送百泉亭孤村比渭城風梢棲鳥滑雪壠畫
旗明野曠歌聲小天寒酒力輕佳期終不負之
予本多情

迎上官未至因宿南王寺

棠陵文集

五律
卷之七

二

又過南王寺春宵待月明煖烟楊柳色落日鵲
鳩聲舊句僧能護新光客暗驚翻教尋樂事應
不恨將迎

滄州新寺書壁

赤日孤舟畏滄江新寺幽春山橫白壁夏木夾
清溝與客三吳話因僧兩夕留月華涼滿榻獨
有作詩愁

避暑大悲寺之淨業堂

平生耽淨業畏暑益顛狂水氣通花逕藤陰覆

竹床秋應先別墅僧偶是同鄉此地多賓客涼宵獨引觴

秋來初出郭馬上忽聞鐘隔樹袈裟動穿林紫翠重新聲悲枕簟爽氣足簾櫳相去無多地炎涼便不同

春社山居適謝游惠問

春社雪霏霏山中獨掩扉壯心猶夢劍病骨未勝衣烟午人初起松寒鳥不飛謝公有佳意持簡報庭闈

東坡文集選

五律
卷之七

王

味泉代人爲宋伯清乃翁作

巨野泉何美偏怡宋老情入池雲影亂繞屋柳陰清小汲分餘潤長歌續舊盟波瀾流不盡首可福王明

大慈仁寺從諸寮友候張司寇

冬曉寒猶薄相隨郭外行扣門僧未起持茗綠能烹凍壁枯藤繡危臺古樹平逢迎殊不厭公事有閑情

劉士奇招予夜集不赴寄恨一首

寒夜多賓客佳期獨未開暮歸知折簡倦臥惜離群醉影搖燈壁歌聲入海雲斯文惟欠爾此意更憐君

上陵與鄭繼之聯句

自有三吳樂風烟直到今雪中欣竝馬善夫未少知音出塞旌旗雜豪前驅鼓吹深西隅未歸歎善夫蕭瑟壯游心

十載陪陵祀明王御極初豪只今松柏路長見

羽毛書善夫風雪侵疎褐干戈碍小車豪玄宮五

東坡文集選

五律
卷之七

王

雲表瞻眺各躊躇善夫

昔偕黃吏部瘦馬不禁風豪今日還衝雪殊方各轉蓬善夫羈棲吾已倦躑躅歲將窮豪何處聞蜚鴻關河朔氣中善夫

東吳風日好未有雪中行豪北鄙烟雲盡仍申

歲晚盟善夫寒爐當酒媪凍馬立郵偵豪薄暮山

河霽斜陽動帝城善夫

此日關山雪曾游天姥峯善夫馬蹄三尺玉塵夢

一聲鐘豪服食嗟吾晚龍雲定汝從善夫江梅正

好懶回首暮山重豪

迴野玄陰伏善連山白暈長烏鳶飛站站豪

馬去茫茫又發榆林戌善設歌楊柳章泰陵全

盛日豪珮服正趨蹌善

忽忽昌平暮善悠悠鞍馬心桃花憐舊館豪子

夜肅華簪短晷將南至善浮蹤又北臨喬生候

燈燭豪爛熳酒盃深善

繼之有事東陵與余分道道遇田用周給

事聯句

棠陵文集選五律
卷之七

五

出門非有約立馬喜逢君賦沙路斜衝雪天峰

暝閣雲豪野懷憐獨放詩景得平分賦薄午停

芳轡山齋暖日薰豪

陵上

盤踞天工巧登臨地勢寬松間立萬馬月下拜

千官燈燎搖晴雪旌旗拂夜寒幸茲奉清祀兼

得寄幽歆

和繼之吊劉蕡祠

得失人間夢英雄死後祠相看惟有淚悵望不

同時此日言猶廢斯文禍已遲儒生太疏直悲

咽史官詞

邊將和繼之

寒極黃河凍邊庭白骨高君王躬驃騎秦隴自

腥臊大將臨時遣親軍舊日操因思虞夏世于

羽作兵刀

船頭書所見

獨坐滄江晚新涼上葛衣雲中知月隱木末看

煙飛棹曲暝逾劇漁燈遙漸微幽懷慙野鳥倦

棠陵文集選五律
卷之七

六

翼向林歸

七言律

長陵和繼之

南吞大地千峯盡北擁長城萬里遙一代英雄
開混沌九重寢殿薄雲霄陪臣首事風傳鐸詞
客高歌月滿橋猶記當年停翠幄山名應是託
仙樵

邊將和翟廷獻

此日虎賁初出塞一秋龍馭本逍遙馬嘶遠道
風雕旗拂長楊雪墜條十月疆場弓正緊三

棠陵文集選

七律
卷之七

七

秦豪傑氣難銷將軍蚤建平戎策莫遣他人得

紫貂

暮雪和繼之

曉驅羸馬出林霏向晚蕭蕭雪滿扉高樹避寒
孤鳥下荒村乞食野僧歸去年此瑞豐徵少近
日西方捷使稀寄語侍臣嚴將幕莫教沾濕袞
龍衣

寄楊用脩脩撰

昔日寒沙風正霾玉堂仙子下金臺匆匆文字

隨車去得得詩篇遣驛來天未歲寒高閣迴山
中春好草亭開翠華汗漫斑衣冷忠孝行藏早
自裁

夏仲昭墨竹二幅一曰一壑秋聲一曰湘

南過雨台人陳德器自淮安持來索予
賦此

夏公畫竹重東婁爲令茲那不可求偶向長安
見真本却於游戲想清修羽毛沾濕三江雨環
珮琅璫滿壑秋素壁頓然生意好月明或有鳳

棠陵文集選

七律
卷之七

八

鳳遊

天台仙子度淮安何處攜來碧玉竿湘浦水高
春雨霽鷓鴣聲急暮雲寒模糊不見虞妃淚造
次惟應袁尹看漫憶林居今幾許短簷斜月獨
凭闌

寄南澗徐于綿州

南澗先生愛澗泉樹根獨坐意悠然清風何處
搖環珮明月誰家動管絃洗硯長分黃犢飲烹
茶時覺白鷗眠錦城不似還家好候雨追從石

詞邊

將行辱徐朝仲諸來鶴亭苦留且言明日

將雨言未畢而雨席上賦謝

使君留客意通天。坐看前楹雨脚連。孤館有魚
長。缺。靜。空。庭。無。鶴。短。車。懸。朝仲誓不與夫馬地以示必留之意
寒白酒圍紅火。日暮青山帶紫烟。越水巴山幾
千里相逢安得謂非緣

草萍驛會徐伯和

當年行役下瑤京。長憶河橋步月明。伯和居玉河橋昨嘗

案陵文集選

七律
卷之七

九

月夜人如浮名傳已死。君從大難得重生。伯和
相過。相看各喜容顏好。一笑還將寵辱輕。古驛寒
宵燈火盛僕夫亦識故人情

山中長費故人招。此際相尋興獨饒。驛路旌旄
凝素雪。草堂燈燭話清宵。况聞新政多奇偉。極
喜斯文未寂寥。折得梅花贈君去。願言各保歲
寒標

讀石湖詩卷懷文徵明

癸未別君濟水濱。楚天迴首劇思君。君今待詔

趨金馬。我已辭官臥白雲。闕下起居應自得。山
中消息不相聞。攜來佳句燈前看。便欲湖邊覓
舊群

以文待詔舊贈圖贈文材

昔年曾訪文徵仲。爲寫霜縑寓歲寒。古木槎枒
真鐵石。幽篁脩潔比琅玕。山中晚節期無愧。別
後貞姿把爾看。天上故人今不弃。欣然持贈碧
溪干

世瞻謂孺子祠詩有仰高思齊之意有曰

案陵文集選

七律
卷之七

十

芳隣蘇老在。寄題滕王閣詩甚雄俊。五
雲嘆則因皇恐。灘損舟而作有人生行
止。應難料之句。其贈秦鎬歌則曰。却憶
稽山是故鄉。新建道中絕句則曰。南呂
爲并州。此老曾次若此。必不卑太倉矣
自昔才人多命薄。如君合有太倉發。浙東政績
天應忌。江右風聲鬼亦疑。異代空傳鸚鵡賦。清
時忍見鳳凰衰。却慚朽廢勞推薦。只許巢中穩
睡宜

寄呂仲木

湖南猶有一書通北望太行煙霧中獨抱青山
吾欲老直排丹陛汝真雄郎曹豈是高賢地綸
閣終收晚歲功極目金陵寒月掛當年朋舊半
城空

雪中迎上官於杜村馬上書事

一夜風寒雪已深凍鷄聲裡度長林極憐瘦馬
宜詩骨忽見驚鴻起獵心遙憶梅花南隴畔閒
燒槽榼古祠陰灞陵橋上非吾事羞對清光不

樂陵文集選

七律
卷之七

七

敢吟

戴吏部宗道傳大理原質相繼過余寓話

別席上以蕭公堂三字分韻余得堂字

戴子論文坐草堂傳郎乘興作清觴簾凝柳色

琅玕碧酒浸榴花琥珀光五斗難供陶令醉一

封莫謂賈生狂都門長揖雲泥去後夜相思月

滿梁

呂仁卿以攷滿郁希正以起復同舟北上

用踐三年之約有記事請余和之

客客遙臨氣未降恰逢驄馬擁旌幢三年寮友
吳中約八月神仙海上艤白日關鷄聯累百青
冥去鵲喜成雙風塵一笑桃花口記得相思雪
滿窓

梨花

林居臥病忽十日起見梨花開滿林縞帶佳人
明月影羽衣道士白雲心豈應茉莉先登史未
必梅花獨可琴搔首徘徊天欲暮蕭蕭春雨竹
門深

樂陵文集選

七律
卷之七

七

與客游茫場登先妣墓

麥雨初收病骨輕美人剛到葛衣成新封青草

夢中淚隔岸黃鸝馬上聲風起芒花荒塢迴煙

飛木末遠山明却憐兩度清明候稚子衰翁薦

酒觥

五言絕

坐水閣望雲山

蕭然水上亭微吟
隔清樾前山雲氣多
疑是朝來雪

船頭濯足

愛此滄浪清而以濯吾足
吾足不踐塵濯之亦何厚

溪邊紅樹

山中霜力強木葉何赤赤
繁華一夜空溪水傷

寒風寒集選

五絕
卷之七

七

心碧

葵花

花繁覆鳥身啼鳥不知處
但覺枝動搖知是鳥飛去

雪廬獨坐後有一舟來

寒風雪壓廬念我平生友
小舟冒雪來知是玉猷否

松厓下水亭有人倚欄

碧松倚丹厓黃茅架清渚
水氣挾松風安得有

炎暑

密林中有屋見一人度橋去

山人習靜友獨往長橋去
去去無遠程只在花深處

漁舟共談

山門各有謀滄波偶相值
但言魚價贏不問長安事

空亭中讀書

虛亭覆碧陰獨坐攤書卷
君王喜干戈英雄焚

寒風寒集選

五絕
卷之七

古

筆硯

橋上二人相顧

娟娟橋上翁歷歷橋下水
水落洲渚平相攜擷芳芷

竹間草屋有一人過橋來

茅廬怕風吹種竹密如堵
短筇橋上歸應是琅玕主

水閣觀書

讀書向山樓歲久無人識
上有綠樹陰下有清

江色

策杖過橋

雨過橋猶滑青菰子細行江南二三月夢裡杜

鵲聲

贈吳人丘雲谷

爾家洞庭山白雲滿深谷一片墮長風點破太

湖綠

洞庭秋水淨谷口白雲多何日尋孤棹雲中拍

手歌

棠陵文集選

五絕
卷之七

素

浩然踏雪

圖者以浩然
坐於梅下

獨坐梅花根徘徊不肯去前場白茫茫驢子無

尋處

袁安臥雪

圖者以安
臥于松間

鼯聲振長松氣結鬚鬚凍莫教旌節來打破黃

梁夢

子猷訪雪

圖者以子猷
坐于竹邊

酒酣雪乍晴凍月上疎竹可人胡不來剡溪空

僕僕

群峯列障

群峯列草堂奇秀真天鑿萬朵金芙蓉秋風吹
不落

雙谿月印

青天一明月前溪兩金鏡扁舟兼得之來往蘆

花逕

贈客

石澗春風起開門客問奇山人擅幽寂亦自有

佳音

棠陵文集選

五絕
卷之七

素

鶴

長鳴風滿谷孤立月當天不入樊籠裡唯隨白

鶴仙

君歸三首送孫奎

君歸自石澗澗水送君行直到錢塘上秋風入

海聲

君歸見查守幸致堃人情八月星槎動西湖秋

鴈鳴

君歸過嚴瀨試訪客星亭亭上星還見富春山

更青

奇梁龍游

翠光巖下水六月動清風安得扁舟過高談碧樹中

翎毛贈廬州客

春雨催花事山房病骨強鳥鳴看不見聲度薜蘿牆

棠川雜興

川上棠花老花前客未歸子規不解事隨月到

棠陵文集選

五絕
卷之七

七

松屏

愛茲泉石老待我坦翁游三月棠花路春衣酒自流

畫景張信州

風雨江天暝綸竿獨苦辛簿書嗟碌碌何處有閒人

山中

山中不知暑水木自生風醉臥空林下布衾明月

七言絕

接駕

白日無風香霧飛廣衢鸚鵡列緋衣旄旌深處饒歌動天子西游今始歸

黃旗白馬去如雲北幕王庭欲自焚不識英雄真帝子但聞威武大將軍

萬里龍輿近北門一函鳳詔出中閤道傍不必多猜異應是天書眷至尊

綵帳新題鎮國公聖明天子本英雄豐勲美號

棠陵文集選

七絕
卷之七

七

垂千古盡在榆林風雪中

送蔣春海

天台山上春如海片片桃花濃濃流錦服烏紗雲外去莫教驚散海邊陽

李醇輓詞

鶴山潘琴爲銘

西湖隴上鶴山銘過客停驂識姓名絮酒東風人不起海棠殘月杜鵑聲

聞伍中丞時泰得請

聞道留侯謝病歸松陰月色滿柴扉却將江上

擒玉手且向山中理釣磯

江陵風景我曾觀遙望松滋煙水漫此日人龍
還舊臥雙峯時起劍光寒

寄霞山人

紫霞深處草堂幽仙客燒丹月滿樓半夜瑤笙
天外度松間警鶴唳高秋

慰童正夫解秩

宦海聞君已轉蓬欣然歸去撫孤松野人不放
湖南權安得酣歌十二峯

棠陵文集選

七絕
卷之七

七

客至

石澗歌殘水自鳴草堂獨臥午風清美人白馬
來何處醉折山花立鳥驚

抱琴圖寄楊用修

聞君直道戍滇南萬里酸風雙鬢耗我亦閉門
空谷裏短琴自鼓對青嵐

滄江吟

白髮滄江酒一尊錦楓赤壁自爲村沙鷗汀鴈
真吾侶垂老何嘗識縣門

魁峯作

春風又作魁峯游醉弄山花笑不休斜日高樓
啼鳥急紫霞亂映碧溪流

湖南長憶碧溪居此日歸來學釣魚三月楊花
飛滿路公然迷却白雲裾

雜書

煙水沉沉近水居烟波渺渺不通車何人却放
山陰權衝散樓前作隊魚

送欽客和陸太史子淵

棠陵文集選

七絕
卷之七

七

三日棠陵接鄭村因君歸去憶鄉園登臺極目
孤雲杳楊柳烟深初月昏

望夜與曲周小酌

短篷露坐俯新流萬里清風朱曲周西岸笙歌
東岸月好將此夜作中秋

贈十舅

記得當年白石山池亭同臥月明間風塵回首
山何許萬里相逢一解顏

扇景

松風拂水皺青紋
海鴈雙雙下
晚雲醉倚船
橋歌一曲石蒲驚散白鷗群

畫景

桃花樹底澗泉聲
翠栢蒼杉古寺明
並立芳厓天欲曉
隔林風細有新鶯

簡郭靜海承之

讀君詩卷向滄州
枕上西風靜海舟
海日弄晴江雨歇
布帆應爲片時留

靜海得君無海波
海鷗終日伴高歌
幾度歌殘人不識
海風吹去落沙河

棠陵文集選

七絕卷之七

圭

棠川招汪鉅

三月初三春漸老
美人芳約竟何如
木窓淨掃松間榻
花徑長迎花外車

送客

聞爾秋風去建康
吳山越水味偏長
若逢故舊詢逋吏
已結新巢在上方

二客

江水茫茫白鴈飛
平波對語竟忘歸
人間豈有

滄洲客太史應占落少微

扇景贈驛丞張貫

昔奉寒谷命送羊酒至

獨攜桃竹石溪傍
驛使何緣過草堂
郡王愛賢多禮數
炎天翻使楚人忙

楚游歌贈劉侍御昔秀

萬里秋風吹虎坑
深林落日鼓鐃聲
劉坊坊下行人擁
盡看湖南客子行

客子行時已暮秋
長江水落見沙洲
福星未照

君山夜艤棹先登黃鶴樓

棠陵文集選

七絕卷之七

圭

黃鶴樓高江水深
昔年隨隊亦登臨
何如公輩啣王命
繡斧飛霜稱賞心

賞心更有武當山
天柱真浮霄漢間
昔日松岳容傲吏

干游山中自號松花岳傲吏

因君爲我訪仙關

仙關奇處在衡陽
南岳高名孰與京
王節春風

凌絕頂却喚俗吏未登場

登場極目楚天遙
近日間閭轉寂寥
正直言官

真愛國好收圖畫獻中朝

中朝掄遣責非輕
况復同舟得老成
雲夢素多

這世士不妨推薦會皇明

訊江老

吳榜草堂今若何
楚歸猶未一經過
薰風已報芙蓉發
白酒應開金叵羅

寄蕭綿州來鳳舊令黃予以公事會之

海國相逢五載前
空庭脩竹月華妍
山中寂寞懷朋舊
不向東萊向左綿

木綿嶺值雪

木綿嶺上雪霏霏
綴樹牽枝照客衣
安得木綿

棠陵文集選

七絕
卷之七

七

花似雪盡克貧女木棉機

望雲曲

齊雲巖上白雲飛
海國遊人未得歸
雲裏清溪照白髮
夢魂夜夜到柴扉

孔雀

百花爛熳欲燒林
羨爾毛衣相映深
早向赤霄弄光彩
叢篁幽處有機心

謝陳士問寄洞庭烟雨圖

陳郎寄我洞庭圖
應道樓船未入湖
一笑平生

皆寓意小齋坐對君山孤

靈山憶鶴

野客出門身便閒
燈花某局坐靈山
却憐病鶴風霜夜
藥竈無烟自掩關

留別李德符

風骨飄飄李謫仙
春花相對酒盈船
明朝直向金陵去
采石江頭月正圓

美人索我棠花深
欲贈恨乏千黃金
山歌數曲白雲墮
明日相思何處尋

棠陵文集選

七絕
卷之七

七

贈姚在發便省

念君有母我有翁
君歸我歸情願全
君歸卽獻金鑿
最我歸長抱明月終

木蘭陂上風蕭蕭
壺公山下雪飄飄
征人樂事轉春色
銀燭珠簾開洞簫

寄費子美

清湖六月起清風
湖上水晶新作宮
夜半安能赤脚走
與君笑弄荷花叢

棠陵文集卷之八

開化方 豪思道著

福清魏 憲惟受選

南城吳學炯星若訂

裔孫 元啟竹友編

補遺文

送伍同知序

正德七年秋魯冠入吳上命大中丞俞公討平之時豪在崑謬以爲參軍而復徵嘉興倅伍君

棠陵文集卷之八

序

一

文定豪嘗之江陰登君山或指其下謂曰昔者有海寇吾郡伍節推禦於斯邑竟以完而所謂伍節推者卽今嘉興也故喜而欲見之旣而賊卽平不果來是冬豪奔喪道嘉興君出慰之聞其貌則偉聽其論則雄心竊賞之曰是將材也俞公豈全謬也豪至家踰月而僥寇至君則以大中丞陶公琰之命禦於常山邑無有城郭君旋爲備賊聞之不敢近徑趣開化適俞公復奉總制之命至衢聞君在常山喜曰吾無常山憂

矣然不可專也移屯華埠者兩邑要害處也君

爲備如常山時一日賊來覘營君奮勇殺賊魁

賊聞之乃又不敢近華埠徑趣嚴坑君又分哨

而進是日我師鮮利獨君所部全賊自是亦去

時豪避兵郡城見僉憲劉公祥炳則曰伍君馬

上被重甲入携諸鋒利潑不測無難容無遜詞

此世將亦難之吾輩不敢望也見俞公則曰吾

不以伍君爲倅而以爲藩爲臬爲吾親行知其

不負吾也豪則曰國家之世祿也唯重臣然亦

棠陵文集卷之八

序

二

唯其世而未有世世如武官者其於武官也厚矣厚之以有今日也而今日乃唯知有伍君識者可以慶此而吊彼矣彼有所謂書生書生云者果書生也哉

修城記

始開化未有城自僉事劉公祥炳始開化
恒憂饒寇正德四年寇至白渡越三年又至濠
嶺劉公巡開化而憂之乃與分守叅議羅公欽
德議城開化知縣容侯九霄楊侯燦相繼從事
未替而成成而劉公去之未久而寇復至是爲
正德八年開化鄉里鮮有存者存惟市吾鄉數
里近市與市辟者亦以市存城之功昭然是始
因而號之曰劉公城云巡視都御史陶公琰議

案陵文集選

修城記
卷之八

主

爲永圖鎮守大監劉公倬總制都御史俞公諫
巡按御史袁公宗儒心協議詣迺簡諸屬得寧
波推官顏侯槃而使之時叅議段公敏代羅公
僉事儲公珊代劉公顏侯爲之紀段公爲之綱
儲公雖城常山亦兼理焉流離稍集裁疫並熾
段公與顏侯及楊侯大召民工於庭宣陶公德
意其略曰爾輩之存實存乎城城之未爲寇之
利也遭寇之慘孰與爲城之勞衆懼踊稽首咸
應曰便於是豐者以財壯者以力慧者以謀惟

顏侯之役而段公之令西城舊依臥佛山似非
陶公意傍有崇岡民告顏侯欲因而爲之以請
於段公段公欣然從之山且多石可省遠負若
天助焉餘則因其舊而新之人分其程工籌其
直顏侯則時省之段公則日省之饗勇策頑罔
不遵勗近寒毀指而亡怨聲自去年十一月四
日至今年二月晦凡三月餘而完凡若干雉間
爲宇其上以居守者凡十六所凡六門門各有
樓壯麗逾昔望之若州郡不煩寸兵寇至可燕

案陵文集選

修城記
卷之八

四

於是民有方豪者曰創物備患不貳澆誕知哉
劉公不以故紐不以險顛業速而可久敏哉顏
侯承其仁以寧其民始卒惟鈞共哉楊侯謀廣
而一令嚴而恤舉羸於詘而民不怵惠哉段公
慮民者周用人之優以紓朝廷南顧之憂以垂
吾邦萬世無疆之休大哉陶公

車駕詩引

毅皇帝北幸旋臣豪以刑部屬獲迎於德勝門外明年車駕南幸臣豪復獲送於正陽門外既而臣豪奉命慮囚南甸獲值龍舟於武城時蓋毅皇帝忽自清州返權也比明年南幸旋則臣豪尚羈於南弗獲迎矣其迎其送其值臣豪各得七言絕句七首去年毅皇帝崩臣豪方自南來獲候今皇帝於順城門外又有七言絕句七首臣豪無文言皆俚淺不可聽然有稍涉權奸

棠陵文集選

詩引
卷之八

五

每以示人則吐舌駭其晚者嘆焉令秘之臣豪誠亡狀不自知其不可也近讀東坡烏臺詩話閔坡之以口舌獲罪爲宋代惜既自賀其得免又以爲明朝賀也遂類鈔之曰車駕詩

介菴葉侯墓表

始豪爲書生時則聞旁縣有葉丞者民號爲葉一側而甚愛之豪竊疑焉以爲唯公可以鎮民而一側者公之反也民局愛焉既而予縣關令天官以葉侯補之或曰是丞常山者卽常山之愛可知開化也豪復疑焉以爲丞未有顓政使有他德稍仄豈卽爲戾令非丞也一側而百懿微矣比侯至門廡肅然愧謁無所容公退則荷畚蒔蔬編竹爲器親身農圃之事每食罕市蔬

棠陵文集選

墓表
卷之八

六

棧唯園蔬一味至於待客亦然豪嘗以公事至其室以黃瓜青榴并所攜檳榔雜爲一器而饗之時有哂其苦節勸之少豐者略不爲動嗚呼此非一側於清苦而不變者乎先是學官明倫堂災前令程倫爲之甚壯尋又災侯至卽欲爲之或說之曰未有惠澤於民而輒役之民其謂何侯曰夫明倫堂者教化之山也教化者治之原也豈它役倫必爲亡疑矣遂役民以爲且親董之壯逾於昔而費寔省焉嗚呼此非一側於

興教化而不可轉者乎民有負山爲險結族爲
疆者鄉里患之官府亦置而不究養惡愈滋侯
廉其不法事必欲痛繩之仇憾焉計將復侯或
以告侯曰去惡分也縱其計得行吾何愧乎况
未必行乎繩之如初仇果疏羅織欲以中侯侯
弗悔焉嗚呼此非一側于去惡而不可搖者乎
侯之改任也常山之民在都下者詣闕借寇甚
愁時開化之民無有在都下也使有之必先於
常山矣及聞其爲感恩有者而恨亡有在都下
者矣爲感恩凡三載而歸歸凡七載而沒感恩
之民無以異於常山開化也至於今三縣言及
侯者必曰好官好官亡以異於在任之日也然
則侯之所謂一側者矣詩云愷悌君子求福不
回侯其庶幾乎侯之沒其子蕩寔之餘千餘年
人張吉旣銘其墓蕩起復來京得新輿將行謂
豪曰子知我先人者我先人重子之文者故以
墓表請豪愧文之負侯而足以知侯也故不辭
而爲之表表其著於開化者撮其實倒其餘附

樂陵文集

墓表

卷之八

七

侯名祿字文科號介菴菴之曰介侯之所以致
力於一側者也餘見於銘

樂陵文集

墓表

卷之八

棠陵集八卷

浙江汪汝璥家藏本

明方豪撰豪有斷碑集已著錄是集前六卷爲文
後二卷爲詩豪與鄭善夫友善集中有祭鄭繼之
文敘交情極爲篤摯而詩則不及善夫遠甚

筠谿文集三十卷(一)

〔明〕鍾芳撰

北京大學圖書館藏明嘉靖二十七年鍾允

謙刻本

鍾筠谿先生家藏集序

文造化之華也隨所業而見焉夫操觚摘藻迴斡氣機而軒輊世道隨著者或惜於賦詠晰數典者恒矜於籌今滯一曲而蔽全能者皆是也矧乎精神心術之微又可易言哉戶部右卿鍾公筠谿博學懿範自海甸敷歷中外餘三十年官輟而歸

○鍾芳集序

治洽化行而紀述彌盛始予塵逐四方間獲篇什窮日翫繹每內自愧沮曰管中一斑如是耶比屏居丘樊公亦遺榮以歸嘗拜樂論之辱蓋深贊其志而恨不數面以竟夫兌澤者公乃堂堂乘化矣嗚呼痛哉嘉靖戊申公震器郡守汝益類輯群製所謂家藏集者凡序記碑誌論說書簡十有七奏疏二札託經世圖續五詩六萃

三十卷付予以言憶歲壬寅公已病
眩猶力序鄙文知公殆深於予也言
容耄辭耶於是肆觀斯集具七美焉
夫弘綱綜目異體別裁根柢道要而
陶冶物類惟形付色祛雕鏤而振衰
腐慙乎漢型魏局加冲確焉其文昌
矣古風近體高調雅曲寫性靈而導
醇氣其思求其聲諧其原六義其蹊
騷選也乃若宣幽識遇悠揚沉鬱唐

○劉夢文集序

二

韻而宋材乎其詩工矣動靜存養之
功陰陽道器之辨銖分縷析昭指掌
而端貫珠卓然祖鄒魯宗周程而的
派朱張也其道正矣祀事復儀儲政
蠹習知而言言而盡但區區職務已
耶揭無所逃之義示臣鑒焉其忠懋
矣南侵北擾國勢焉繫上建白而下
文告因亂以圖治去弊而即功古有
然者庶無憾於宣公乎其略遠矣

人於叔世鮮端亮而盛儉邪固也史
論發原心之恕而謹嫌迹之防其識
超矣律呂之變皇極之敷儒先幾於
訟矣若夫準經援史審其中始終消
長衍其會溫公康節之末響賴焉其
擇精矣嗚呼公乎精神心術其果寓
於茲乎抑猶復造化之華也今夫天
兩曜懸象繁星競彩謂足以盡天乎
未也必壯霆怒颶祥青寒燠俄頃萬

○劉夢文集序

三

變而一斂無迹天之爲觀始備今夫
海涵天汎地演漾無際謂足以盡海
乎未也必蜃樓騰陰海市呈霽倏然
龍聞鱗踴驅洪濤而嶽立之神牽而
目不暇瞬海之爲觀始備予也蓋惜
於談天而恇於涉海者晚序斯集方
竊幸於備觀云

賜進士出身通議大夫兵部右侍郎致
仕前巡撫雲南湖廣地方兼贊理軍

務右副都御史南海黃永撰

○鶴谿文集序

四

鶴谿文集目錄

卷之一

序類

新鍰左傳序

重刊稽古錄序

考亭源流錄序

送少叅張君之任東廣序

送章夔州世衡序

送俞憲潘君預選之河南序

送潘希古俞憲序

○鶴谿文集目錄

送福州太守葉君時用序

送沈君堯卿之順慶序

送南京太僕卿礪庵毛公序

送楊子朝魯之鶴慶太守序

送貳守唐君之寶慶序

送南京兵部尚書叅贊機務涇川張公致

政序

和陶擬贈詩序

重刻杜詩序

同年會詩序

卷之二

序類

重刻字原正譌序

謫仙亭詩集序

送邵祠部思抑序

贈李子貞夫南歸序

贈侍御潘弘濟兩廣清軍序

送王僉憲德馨序

送少叅梁先生之任序

江湖勝覽詩序

○簡齋文集目錄

二

送鄧子幾之太平序

送李大理獻忠之四川僉憲序

送陳君昂通判梧州序

送何太尹宗豫之蒼梧序

慕萱卷序

送鴻臚劉越約中尹桃源序

金陵遐祝詩序 同年錄序

賀封君怡雲章公六十序

卷之三

送賈侍御會期之慶陽太守序

送少叅林子從學之浙江序

可泉序

山水娛情卷序

蒲筍婦詩序

送范邦秀之河南僉憲序

賀雙榆顧翁受封序

月湖群書序

法家要覽序

愛菊序

○簡齋文集目錄

三

陳母葉安人挽詩序

送少叅周大夫序

送王良謨榮歸親迎序

雲達鴻別卷序

送陳希程陞武宣學諭序

南園野叟詩序

卷之四

序類

贈侍御馮有孚往湖廣觀察序

送瓊山林暉之郴州司訓序

送同年李崇綱尹閩縣序

送何子魚尹慶元序

送周廷重任桂林推府序

送潮陽姚明清廷源歸觀序

送會昌賴君歸觀序

送陳乾善尹青田序

鄭宗獻挽詩序

積善堂序

送虞衡唐仁夫之南京序

贈邵均衡掌來賓教序

荷絲文集目錄一四

送饒平余君良初分教宿松序

送黎邦衡任常山文學序

送慕容廷薦還鄉序

送蔣暹貳尹之東莞序

賀瓊太守及齋趙侯序

養生舉要序

學易疑誼序

春秋集要序

送楊孔昭序 畧

卷之五

序類

賀宣城蘇縣尹序

宣城名宦錄序

作郡歸囊序

賀邵武太守葛侯尊甫太夫人雙壽八十

序

送翠渠周先生歸莆陽序

擬福建鄉試錄序

送漳浦學諭陳德明序

贈陳君徵陞南康府學掌教序

荷絲文集目錄五

盡思卷後序

贈于器之憲長序

寵嘉錄序

送兵憲楊子序

送職方盧君主試歸朝序

送南京太僕卿新山顧公序

送岳牧新山顧公入覲序

重刊軍政條例事

兵鑑撮要序

卷之六

序類

賀憲伯與溪汪公壽七十序

賀松岡李公陞山東右轄序

崖東王氏族譜序

賀雲巖洪公鄉飲大宴序

匡廬小集序

送林司成北遷序

送瓊州林太守序

困知記序

王氏家藏集序

○舊集錄

六

慎言序

鍾氏族譜序

送太常胡公考績序

賀浚川先生王公榮滿序

送蕭太守之瓊州序

慈節卷序

講學篇贈以中陳子

卷之七

序類

賀兵憲顧公靖寇序

慶瓊郡侯后溪黃公壽序

送廬州太守張公考最序

送節推見泉林侯上最序

贈經衛李東峯序

贈節推王侯上最序

賀節推林君見泉疊膺旌勸序

賀提督府平洲蔡公平黎序

矩洲詩集序

賀掌教楊君母太孺人壽八十序

西洲文集序

○舊集錄

七

平黎錄序

送瓊守張侯

書宦游錄序也

送運副中山呂君序

行卷

贈崖郡邵侯北上序

送儋州李仲宜序

卷之八

記類

平黎記

○紀登黃金臺記

同年會記

桂林書院記	龍泉書院記	御書樓記	梧山書院記	澹齋記	瓊州府學科目題名記	崖南北溝記	明慎亭記	守拙亭記	漳浦縣學科目題名記	種惠軒記	修復洛容縣記	卷之九	記類	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素軒記	太倉筦庫員外廳記	順素堂記	瓊山縣平黎記	南京太常寺題名記	黎氏義田記
-------	-------	------	-------	-----	-----------	-------	------	------	-----------	------	--------	-----	----	----------	-----	----------	------	--------	----------	-------

雷州府志序記	江西新貢院記	碑	漳州衛旗纛廟碑	平田州碑	廬陵楊氏忠節總祠碑	瓊州府城隍廟碑	樂會尹曹君遺愛碑	平黎碑銘	卷之十	論	存養	君臣	漢魏以降君臣之義不明	樂論上	樂論下	變宮變徵	十二律子聲	祠堂	中庸
--------	--------	---	---------	------	-----------	---------	----------	------	-----	---	----	----	------------	-----	-----	------	-------	----	----

理氣

臨川吳氏評通志

參同契

講學

封建

古者地道尚左

又論參同契

臺諫

潮汐

卷之十一

史論暨辨說

蕭何

楚王英

諸葛孔明

桓彞

金鑑彙編目錄

十一

明道希文

許衡辨上

許衡辨下

馮道

三仁

子西

直不疑

張安世

郅都

陳寔

劉寬

孔融

張詠

讀周亞夫傳

讀曹參傳

翰林課

表 擬進

孝宗敬皇帝實錄表

卷之十二

雜著

高生琅瑩夫字說

贈沈生仁子恕字說

謙說

性說

周禮五味

字原

讀食貨志

八蜡正禮註之誤

五緯

深衣

禮服

朝冠之簪當由左達右

祭服

中單

揚襲

喪儀

金鑑彙編目錄

十二

道義

二司

驛傳

後深衣說

來鴈軒跋

題四夷歸化圖

史義拾遺跋

岳峯卷跋

書漳州府志後

書鍾呂修真集

書養心亭說後

郁裕州三書

書西游錄後

題萬花谷圖

老子觀井圖

私謚

卷之十三

書簡

復張都憲

復陳佑卿

上新建伯

與黃都憲

奉崔平泉

奉羅整庵太宰書

奉羅整庵第二書

奉羅整庵第三書

奉顧都憲東橋書

復鄧沃泉憲副

與呂考功涇野

復呂涇野

奉蔣敬所

與霍詹端

復龍灣廖家宰書

復王大備書

卷之十四

○簡錄

十三

書簡

與蔡半洲巡撫

復張廉州靜峯書

復督府蔡半洲

奉康對山

復胡都堂

與巡撫兩廣林省吾

復林次厓

與毛尚書

與蔡都憲

與程叅戎

與陳兵憲

奉蔡半洲都臺

與林次厓

與吳提學

復程叅戎

復毛東塘少保

復羅整庵書

復趙太守

復蔡半洲都堂

奉大司馬毛東塘

與本府小簡

戒二首

友戒

市校

銘十四首

對齋序銘

敬身銘

敬神銘

求放心銘

日新齋銘

宅西井銘

簾銘

硯銘

筆銘

扇銘

○簡錄

十三

鏡銘

百歲堂銘

石泉銘

觀穡亭銘

贊二首

行誨贊

騶虞贊

箴一首

慎獨齋箴

頌一首

懃庵頌

文一首

貴縣禱神捕虎文

卷之十五

祭文

祭邵鈞衡文

祭張平仲文

祭故監察御史封侍講學士劉公文

祭夏廷重文

祭張太夫人文

祭邵翁文

祭張都憲文

○新修集目錄

十四

五

祭宗伯吳審庵文

祭徐州守文

祭周太守以仁文

祭梁厚齋文

又祭梁厚齋文

祭吳司空東湖文

祭廖憲副溢江惟修文

復祭吳東湖文

祭陳太守秀卿文

祭羅判府文

祭東崖紀公文

祭紀東崖文

祭林少恭從學文

祭張明叔

祭王陽明文

祭姚君文

崖州開二溝祭土地文

甲戌春禱雨賽神文

祭旗纛文

祭江告文

○新修集目錄

十五

六

卷之十六

祭文

祭穆巡臺文

又傅清戎同三司祭

祭少司寇周公文

祭江太恭人文

祭邵端峯文

祭羅大理文

祭翟閣老母太夫人黃氏文

祭蔣敬所閣老

祭少司馬涂水先生冠公文

祭座主康對山文

祭唐西洲文

祭楊澹齋文

祭經衛李東峯文

祭沙吉吳公文

祭蔡封君文

祭魏大參喬儀

祭恭人王氏文

祭弟婦文

○笥錄集目錄

十六

刊

祭允直文

祭嫂貞節黎氏文

焚黃文

傳

史節婦傳

張仲子傳

崇蘭翁傳

忠烈陶公傳

二節婦傳

卷之十七

行狀

贈監察御史陳公封孺人黃氏行狀

誌銘

歸安朱公墓誌銘

贈戶部江西司主事吳公墓誌銘

故戶部左侍郎唐公墓誌銘

光州張太夫人墓誌銘

鎮江衛千戶宜興李君墓誌銘

黃母程夫人墓誌銘

處士心古張公墓誌銘

○笥錄集目錄

十七

刊

南京刑部郎中俞君墓誌銘

太平府知府唐公墓誌銘

東崖先生紀公墓誌銘

贈太孺人馮母羅氏墓誌銘

墓表碑

勅贈文林郎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謝公

墓表

故池州守郭君神道碑

允直墓碑記

卷之十八

奏疏

乞給假祭掃疏

乞休致疏

自劾不職疏

乞均頒制書疏

慎重祀典疏

謝恩疏

自劾不職疏

自陳不職疏

儲運糧儲疏

急處插和沙子運糧官軍以懲不法疏

嚴程限以督糧運疏

催儲糧運疏

卷之十九

奏疏

○節錄奏集目錄

十八

誅惡逆以全生靈疏

自劾不職疏

題爲廣聖孝以布仁恩疏代姚東泉作

急缺金銀寶石珍珠疏代姚東泉作

恤疲民以安地方疏代姚東泉作

姚公辭免加秩廕子疏代作

辭免恩廕疏代朱總兵作

邊儲議

復吏部詢訪揭劄

卷之二十

讀書札記 經書

卷之二十一

讀書札記

擬策問 六條

講章 三條

卷之二十二

皇極經世圖續

卷之二十三

雜著 瓊崖各論 廣西夷情

卷之二十四

夷情要覽 廣西

○節錄奏集目錄

十九

卷之二十五

詩

惜陰

有感

竹石

諭俗詩

去思篇贈感恩汪大尹有序

贈黃用晦貢士

過濟寧懷允直追憶士元

題蕭吉夫乃尊畫像

宋璟

狷齋詞

涉泗水

漫吟 二首又樂府

石慶

陳大丘荀湖陵

夜坐

喜靜

喜雨

唐中書塚

沙河

有感

卷之二十六

詩七言古詩

立春日書事

題耕讀卷

太平涇縣大水

佛田山

題趙清獻公琴鶴圖

輿議卷爲桐城張大尹作

甲戌四月過蓬萊灘

○簡齋集目錄

廿二

山

芍藥未開

露坐書事

與同年話別

賀彭都憲濟物二首代作

金陵送客

送張少宰

瞻雲圖爲賈學士題

館額人

溪山雪霽圖爲楊勳部作

竹屋

並頭蓮

春寒

龍泉書院

贈少叅王本一

贈司理李君之南安

先德錄爲操江張公題

射隼亦爲馬都督題

清明

題義之觀鵝圖

同年諸公在顧因次恒山賞菊韻

清風亭蜀葵盛開 送崖州王上舍叙之

和王興周冠帶

忠孝堂爲副總兵吳溥題

王掌科乃翁東莞人 詠雪送胡南津

村居述所見 讀宋景濂九賢遺像記

贈圓山周郡判 移柏行

挽楊母龍氏 和王司馬浚川韻奉寄

贈合浦楊掌教

○簡齋集目錄

二十三

學獨樂園爲馬都督題

清河口

望雲樓

東湖書院

粵峯行

贈鄭方伯

制嶺南賊莫善於鵬勦莫不善於大征鵬

勦屢試俱有明驗作長短句

遂初卷

卷之二十七

詩五言律

率贈少司馬王先生榮還

送太宰劉紫巖獻績

上徐母太夫人壽

丁酉上元鄉飲以上排律四首

郊行

秋氣

偶詠

校士

出寧國

旣發胡樂巡司抵旌德二首

疊嶂樓

挽瑞金尹萬深戰死其子萬麟請

又疊嶂樓

敬亭山

翠雲庵

寄友

○衡陽集目錄

廿四

崔村

讀寶筆老將吟有感

送盧備倭英之東廣

壽呂道夫母

挽許舜仁父侍御洪翁

挽刑部何員外

挽人母

哭邵均衡

二首甲戌稿

過蓮塘

次化州舟行沮寇復從石城路

洪都沮風

夜坐次從學韻三首

送盧用中僉憲東廣

送王德昇教授西陽

吊李一清

齋居

喜晴

竹亭

題九思圖

重陽

潞河

細米花山桂絕類木犀

章涯二親

次銅鼓寨

次末福

甲申夏病起

容江遇吳太僕人豪過話

送陳啓周少叅

挽賓州居士

上高別傳侍御

壽華氏翁願庵

英利驛

朴庵

○衡陽文集目錄

廿五

元夕次林從學韻

雲麓山房次石安國太守韻

漳州威鎮亭

味江

挽人父

又挽母

恒山中丞宅夕飲次涇野韻三首

張鴻臚爲同年會郎席和呂符卿韻

同年飲涇野宅詠棋分韻得三字三首

辛卯十二月二日神樂觀祈雪次李少宰

蒲汀韻二首

壬辰元夕祀天妃于獅山

九日二首次九峯韻

錦衣丘百戶

內守備晏

周武學母夫人壽七十

飲易士美宅詠瑞香花分韻得春字二首

陸川道中

和尚山

過浙值揭榜

舟次

丹陽來尹送至呂城惜別

珠崖雜詠次韻七首

送崖州鄧掌教會試次林節推見泉韻

元日

送祝照府

○續集卷之二十八

廿六

冬至次顧洞陽韻

送林節推見泉

霜節

願貞肝爲龍孔錫題

重過釣臺

哭邵端峯太僕

小遣

卷之二十八

詩七言律

慶成宴

西山晚齊

除夕有感

坐槐陰偶書

送王廷和尹邵武

壽錢封君七十一

挽李典籍

庚午冬次金陵遇邢景甫北上二首

正心樓

辛未薊州賊擾齊魯汴豫間總制馬公不

能制改命陸司馬以邊兵破之

和侯景德舟中偶成五首

和人擇勝亭詩

和石宗海進階韻

送鄧子幾之南都刑部主事

寫懷

偶詠

甲戌夏過潮州謁韓文公廟

和思抑韻

○續集卷之二十八

廿七

庚

乙亥春送上舍嚴仲弘歸高明

春寒和林考功韻

思抑送敦夫晉宿江

雪夜聞鷄和韻

仲春日韻

送李審分教合浦

和沈繡衣韻

具慶重封卷

挽沈淑人

送楊景瑞歸揭陽

送盧上舍

挽邵使君

挽鍾封君

和梁武選叔求韻

次羅繡衣陸馬傷足

送歐陽之守金華

游觀音閣和思抑

送少宗伯楊公正叔

五日聯句和韻四首

借山亭

禁中春雪

四月雨至于六月和韻

游牛首不果次圖南韻三首

送周汝和食憲

送林從學少參

挽守庵羅翁

和劉竹坡自挽詩

贈吳大本舉人

游弘濟寺

又和錢學士韻

臘日

送甘欽采太守惠州

乙亥十一月朔日食

○續集卷之十一

詩

庚

送許廷信司訓武陵

和黃希齋才伯韻

涂主政邦玉以詩見贈

還崖稿

渡儋州新昌海

節婦歎

鰲山崖州之南山也

宿賜姜驛

始興舟中

落筆洞

挽蜀府陳長史

過九龍嶺

古松

挂江舟中次陳少參七星巖韻

宿英利驛次璧間韻

田州奏捷送張白山金憲

賀洪文用鄉飲大賓壽六十

之二十九

詩七言律

諸葛亭

風洞

壽胡二峯

平南和楊文瑞兵憲

洛容有感

和汪少參韻

余吏部謫瓊僑寓蒼梧次謝大巡韻

又和汪少參南雋韻

又和汪南雋月夜與余仲栗話舊

和汪少參嘉會撫搖通峽韻

○續集卷之十一

詩

故人寄檳榔

羅亭道中

烈婦祠

和陳高吾生孫韻

送黃以和分教南平

賞蓮

和紫微樓韻

戊子十一月朔冬至次儀真

賀胡方伯南津

代送胡南津

筠州覽景

滕王閣

出瑞河

賀左都姚公壽七十

冬至郊齋次少宰李公韻

同年飲中丞恒山宅次符卿涇野韻

次父庵黃宗伯韻

次嚴宗伯介溪公韻題 御書樓

壽太守易士美

送姚上舍良知歸武康

送萬治齋都憲

飲半窓羅憲副宅限韻詠蘭

初署國學

送黃秀才卒業南進

次介溪宗伯韻

送陳司訓之樂會縣

周司寇壽七十秩滿次渠原韻

送秦司徒鳳山遷司空

挽秦舉人

送太常胡九峯

○物類彙編

卅

送上舍陳舜輔歸揭陽

和少宗伯黃父庵韻

遊靈谷寺

送顧司徒

送林司成

任兵部後懷九峯用渠齊居韻

長至前二日賞東麓亭和司馬王浚川韻

和冢宰劉紫巖韻

東麓倡韻

送楊都督

送何常州

送恒山張中丞

送丘少叅

送林憲副

再和李蒲汀韻

和鳳山韻

和太司寇周貞庵韻

送李蒲汀

送黃父庵

送懷寧侯孫

少宰李公五十二始生子

壽周母太夫人八十

留別南都諸公

過玉山得雨溪漲重九懷馮柳泉

復姓拙橐

送沈太守憲之建水州

挽張仲舍次陳司寇韻

次李少宰蒲汀韻 再次李蒲汀韻

○物類彙編

卅一

月

送太守王君之邵武

新釀

不寐

和劉靜脩先生自適

和楊澹齋韻

游華封巖 二首

禱雨和太守黃后谿韻

誕日鄧憲副子幾賀以詩次韻

渡海和韻

宿海口值雨和韻

舟中夜泊有懷和韻

賀鄧沃泉

讀書知要

送謝經府

和陳天游京兆韻

漫吟律一首總句二首

送張大叅靜菴 懷督學張公

懷督學宋公

和蔡半洲督府韻 提兵征黎

途中言懷 電白觀海

遂溪書事 石笏洞

菊花紫色

再賡石宗海韻 辛未寧國稿

大通橋送別西樵閣老次韻

九月 早朝

續集目錄 卅二

寄程內翰

卷之三十

詩聯句

送賈會期

羅質夫處同胡孝思聯句

越中同方憲副恩道會合聯句

五言絕句

草書 景梅亭

題金門待漏圖 二首為羅判府作

涑水司馬氏云人情苦厭其所有羨其所

不可待未得則羨已得則厭厭而求新則無所不至矣予讀之有感因賦絕句

竹 閱歷科進士錄 三首

湯震 鏡湖

畏醉

畫菜四幅為沈羅江卿題 四首

舟次 漫興

小遣 怨歌行

懷椿卷 寫景

文中子 塔

續集目錄 卅三

方心曲領 十八灘 四首

六言絕句一首

止柴胡店避雨在滕縣南故薛城近焉

七言絕句

寄程內翰一首 月

游永寧寺馬上和韻

曲江賡舟中韻 金山帆影為全之作

詠秋桂二絕 九日書事

王母瑤池圖為寧波李紀題

暮春 山行

偶詠

丁謂

題明皇千葉桃

畫菜

小舟

公孫弘

霍光

東楊澹齋

途次

清遠舟中逾嶺以南不聞棹歌

漫興二首

海山邀祝

有感

藝蘭

寄石安國太守

號東橋

楊桃花

都下寄家書

春晴

薔薇

○約齋集目錄

卅四

用

晚天露坐

九月餞衍聖公於禮部次夏宗伯桂洲韻

偶詠

有感

張舉人濟時省親

府主巽山家器

野景

薏苡酒

瓊州二賢祠

大鵬

又和漫成

四首

過萬安蓮塘宿李處士家戲答其詩

天香樓二首

贈徐東園

農家

道士

飲魏國花園

送朱都督

答林都憲省吾

周亞夫

偶詠

夜坐

漫興

詠荔枝

百果答

迴風嶺

馬鞍山

匡門

久雨

候清戎傳侍御宿圓覺寺

黃家渡

郊祀寓神樂觀新題畫

○約齋集目錄

卅五

漫興

紫薇花

白鷹為沈都閫題

平南縣

集慶寺觀宋徽宗遺像

山行

乙酉烏蠻灘謁伏波廟

四首

寄余仲果用其簡中一番境界之語

松隱

園亭雜詠

畫竹

與方崇陵度梅關

贈李掌教尹順昌

海行

舊作

贈謝經府昌歸建寧

蒼梧漫興	班竹椅
藤橋惜別	春丁二首
城月道中	甕蓮二首
漫興	蘭亭遺蹟
偶詠	自咲
漫興	鄭玄
麻衣易有云學者當於羲皇心地上馳騁	
無於周孔腳蹟下周旋張南軒雖稱其	
書而不足此語因戲作詩	
消梅	植竹
古松	蛛網
梅	八月大水有感
圓缺	石塔
漫詠	鶯聲
山家	蓮
寫景	棹
漫吟二首	
補	
傷別離	夢中吟
詩餘	

青玉案	
水調歌頭次韻送方西樵閣老	
又次韻致仕別京中諸公	
浦江紅送教授周淮	
宴清都錦纏道俱送太守陳宗禹入覲	
萬年歡贈黃后谿璵守	
喜遷鶯送崖學吳司訓	
青玉案送鄭司訓	
帝臺春送王判府朝宗入課京師	
春從天上來帝臺春俱送劉舉人赴春闈	
蝶戀花秋景	
田州歌二首以下補	
壽人父	送顧洞陽共憲渡海
偶詠	讀宋祭酒墓誌
上梁文一首	
崖城東樓上梁文	
諸銘文集目錄終	

序類

新錄左傳序

翰林課

聖人之道根於心見於事繫行之以經而達之以權經者垂世之法權者濟時之用仲尼作春秋寓王法褒善貶惡大義昭晰天下之經也而或抑或揚或奪或予微辭奧旨漫不可測則權行乎其間故春秋者聖人之妙用經權之會也非深得其心而能精其義者否也占之傳春秋者三家左氏最後出昔人謂

鈞谿文集卷一

其親見夫子好惡與聖人同公穀在七十子後得之傳聞非其等匹有足徵者矣然聖人心如化工物物而我無預焉左氏乃以義例求之其正例載經國之制疑得夫子之經其變例明褒貶之法疑得夫子之權比而同之未能盡合吾敢信其必然哉考斷例者質成案左傳者春秋之案也讀春秋不考於左氏而欲求聖人之妙用益難矣舊本訛舛失次今故考訂重錄梓以廣其傳使讀聖經者因文稽實以探奧義涵濡融液而聖人之妙用

或可默識也

重刊稽古錄序

翰林課

自春秋以還世次統紀編之史官者數十百家讀之茫無畔岸愈博而愈不精予嘗以為必有要括以便記覽方欲自編而幸於舉世弗遂及得溫公稽古錄甚契前志所謂先得我心者然公意在忠告於君以昭勸戒使知前世治亂興衰之迹則不敢有肆居民上之意非專為記覽已也其曰興亡在知人成敗在立政使君人者皆知所以知人則必賴賢

鈞谿文集卷一

二

才之用皆知所以立政則必端紀綱之本雖即一君猶足以鑒况自伏羲以降迄于治平若此其多耶朱子嘗謂可脩經筵進讀然其間君道得失政治美惡皆舉其槩而不書其細愚意資講之際宜以公之通鑑參核行實雖不能通閱而一事一義偶足感動反覆曲折以盡顛委則亦昭勸戒之一助也蓋此書約而略通鑑博而詳務博則力有不暇徑約則義有未精二者相資裨益多矣舊本舛訛是用貿工翻刻并述鄙見如此以與志公之

志者共焉

考亭源流錄序

昔朱子作伊洛淵源錄載周程諸儒以及門弟子言行履歷始終明備而南方傳伊洛學則自龜山始龜山三傳而至考亭其盛極矣而考亭師友授受之際與其私淑流派之相承則未有述之者正德壬申予徙官臨漳謁考亭遺像於芝山之麓因歎先生道厄於前而大顯於後而天下後世服遺化焉乃知君子之澤有不與世而斬者雖夏異代而興起

石印卷一

三

正

者未艾也及詢諸生中有林祺者嘗輯考亭源流錄自延平至許魯齋凡若干人予得之喜其便於觀覽又嘉林生於業舉中乃能景仰前哲勤纂述以定趨向其志有足稱焉昔孟子論尚友謂既觀其言又論其世蓋人之賢惟措諸事行而後可見其實自伊洛以後諸儒言論詳畧具見而其行實本末所宜知以爲龜鑑者不可無考是錄之作詎庸足廢哉祺弟禮因祈予訂正予未暇詳擇姑爲叙以歸之祺前廣東布政某之宗姪與禮皆有

志正學而祺先卒可悼也已

送少參張君之任東廣序

天子統一四海因方建官分控領要長以岳牧輔以參貳必有專職以督征賦蓋民命國脉於此攸係故用謹式量時欽藏懼乎伏蠹而厲民非以厲乎民也東廣僻在荒服引閩連駱先王之世不及以征謂其遠而畧之今自五嶺極于海墘土地山澤闢市舟輿之利皆有恒賦而無藝之歛每加于初負險不逞之民多怨易動往往讐暴善類梗我尋憲逋

石印卷一

四

正

負日衆而賦益不克

皇上深燭所原簡任牧佐必惟茂良使均其征於是番禺張君宗周自南京廣衡正郎擢授叅議奉

璽書專厥事蓋非責其程督期會之能而釐伏蠹以蘇困抑實有賴焉夫理財在養民傳有明徵君初舉進士尹貴池華亭政成而黔黎蒙惠厚民生也進秩秋曹刑清而姦慝知懲正民德也及司虞衡辨時禁以阜蕃五材訖襄事無異議焉又所以利民用也抑此各言

所重云爾要之自其爲邑則固已無舉之矣夫正德也利用也厚生也禹之所以和萬民而成賦中邦者也能舉於昔顧不能弘於今哉贊牧伯以宣

天子德意使民受其福而國享其利竊於公望焉公戒行廣之士友宦留都者郊餞屬芳爲贈言辭不獲則諗于衆曰是惟司命之良繼自今而屬其蘇矣

送章夔州世衡序

御史章君世衡居南臺之八年擢守夔州同

歸路文集卷一

五

吳

榜進士宦番都者若干人賓而繫之辭以屬諸芳芳非知政者然嘗觀於水矣水性下而其盛也恒在於聚夔州天下之岩郡也而瞿塘在焉瞿塘之水會百川而洩之三峽方暑雨暴盈鬱敷震盪則舟子駭愕而莫敢下上迨夫秋高水落然後航而濟焉夫水至順者也壅而出之隘則怒然而不爲害者爲其有以疏之也而舟人往來又必審其所宜而帆楫之用各有適焉斯善於操舟者哉民性之順也固無異於水也舉國之衆無強弱小大

各以其所欲引領而望于我斯亦壅矣爲政者所以疏其壅而導之者也疏其壅而導之使人人滿其欲而無憾豈不可也而民之欲則不能必其齊而厭也於是乎有操之之要眇其緩急而弛張焉是故善道者時其用善治者仍其俗柳仲郢始治京兆也嚴後治河南也寬皆非膠於物也所以爲時而濟之之具也故嚴失中則民懟寬無制則政壞發育而舒擎歛而肅天之紀也克剛克柔以和厥衷政之經也君子爲政而審於是斯善於治民者哉夔爲蜀門示其民更兵凶供億之餘困弊滋甚則其壅而望於疏也迫矣世衡之爲御史惟任而稱焉左氏所謂用物之弘者茲行也其將以御史令斯民乎以御史令斯民等而束之於法是障橫流而怒之也吾故語之曰疏而壅飭而舟慎而所如無什而載庶其永譽哉

送僉憲潘君預選之河南序

監司風紀也百司之設官守主行言責主言各有攸職而不能相通可以行而又可以言

歸路文集卷一

六

吳

者自按治外惟監司耳天子郡邑天下分職而理之既有守令以司其事矣而其疆域風習好尚之宜情偽是非之紛糾而難一者又患其未能和於衆也故以督察之任付之憲臣蓋所以挈其綱維而俾吾之子民者肅焉守令賢吾褒之崇之則知勸勸者益廣而民不被其澤者寡矣守令不賢吾糾之讓之則知懲懲者益廣而民不被其澤者亦寡矣故監司得其職則守令莫敢不正守令正而天下之治可舉也而今也緩其大而急其細先

其所易而避其所難末也潘君預選以南京地官副郎擢河南倉憲河南爲天下土中民俗淳朴固無撓吾理者而迭更兵凶困弊已極以君之材往司憲職如和扁視疾亦惟審其因而藥之急乎其當務焉耳傳曰始入官如入晦室久而愈明明乃治治乃行君始試江山再歷地曹皆懋聲績是固明而稔者輶車所至吾知其無遺照也持臧否之公振綱紀之責在茲行乎速贈言者若干人并著姓氏如左

送潘希占倉憲序

希古愚同榜進士由大理寺正擢福建倉憲諸年友誼故事合餞之謂愚宜有言予觀聖門諸賢贈處皆以直道相摩未嘗阿私後世教弛俗偷朋友上下間惟甘言是啗無復懇惻忠告之益至或慕其生平誇詡不遺餘力否則受之者不色喜稍涉規切則面頰而中沮者比比也是蓋內懷不足故觸忌生嫌夫然則贈言可廢矣奚必假古誼飾觀美哉昔人謂章表爲下諛上誥敕爲上諛下今之序

贈則朋友相諛也希古敦友道性不好諛予又不能爲諛於其行也將何辭爲且夫留都素尚清議畏名教故宦此者率周慎恪勤明法敕憲以守王官及領方面得舒布四體用物益弘則侈心易生焉况郡屬承其意吏民憚其威卑言異詞日交於前吾懼其與之化矣夫以正直之性一牽於諛且易淆亂是非或以憤事予於希古忍復導諛哉昔謝顯道見伊川辭歸謂尹彥明曰吾徒從先生見行則學聞言則識如人服烏頭者色懾力彊

一曰鳥頭力去將若之何伊川聞之曰可謂益友也今去伊川既遠交將又不逮二子夙夕規言益稀然藉清議凜凜尚足維護若以遠去而稍懈焉吾恐鳥頭既竭而疾疢乘之也故雖之遐邇常如在留都時則善矣希古固志於古者其無迂予言

送福州太守葉君時用序

民之師帥在守令今於民最親守則總群令而綱紀焉其職視古諸侯凡民生殖札瘥遵度若性與其強戾弗率者守皆制之官府學

○錫谿文集卷一 九

四六

校錢穀兵刑之修廢所以承上而令下者令固莫逆於守也然今有善政守汨之則不得行其志矣况守之上又有臨之者或從而撓之守亦安得遂其志哉自昔重厥任者非其人不能輕畀朝臣有聲望迺得補守守之良者復入補鄉佐多至持節統理軍國得自署長吏蓋惟假之權寵則體勢尊而民志孚威德行而姦萌折封建之典雖不復於後世而郁治猶存古意足以撐拄禍變者太守之責重焉耳邇來其任漸輕士入仕版類喜清要而

耻民牧守之權盡削動則局於繩墨微或自擅輒罹譴咎而臧否係之於是乃有不得行其志者而綱紀亦浸隳矣其間能孚於上下以通其政而和其民非所謂卓然者乎然聲聞四流則又以爲有勞而擢之蘇子所謂能與不能皆不得久其位者豈虛語哉正德甲戌秋龍泉葉君時用以南京兵科給事中擢守福州福州閩首郡也藩臬之司御史之按治中貴人之鎮守胥在焉則夫所以臨之者又非特若守之於今其難視他郡倍焉者也

○錫谿文集卷一 十

然葉君嘗尹廣濟以最稱則固試之有效矣茲往也必能以孚於昔者孚於今如王良駕上駟而徘徊於九達之衢鑾和節奏雍乎其鏘鳴也予不慮其爲之難而慮卒行其志之難將不久而遷去也故假民之望君者諗焉

送沈君堯卿之順慶序

民一也順之則吾民拂之則吾仇民非仇予仇之者其仇也守令分牧斯民而守爲之長得其人則一郡休戚賴焉不然則仇之矣正德己巳天下之仇民者倡自賊瑾於是盜起

近旬延於青齊河洛以及川陝四方震動

天子旰食使當是時各郡有良守如古循吏者
嬰其間必能弭將然之萌而消已然之變不
至勤塞卒更歲月而後定也

天子深憂其然乃詔百司各舉所知以克守令
惟時今冢宰鉅鄉南陽王公爲南京少司徒
以其屬薦者四人而沈君堯卿預焉餘三人
則潘預選已擢僉憲向汝葵王誕敷領郡牧
皆有聲於時矣今年春堯卿乃出守順慶順
慶爲蜀之岩郡而其民固皆寇盜創殘之餘

。錫路文集卷一

十一

所謂飢渴易爲飲食者也堯卿之在部署尚
以材猷動舉者之知况有責任臨民上其肯
少貶聲望而負舉者之知哉夫愛苗者鋤其
莠莠去而冀壅弗動亦鮮有秋今民既甚病
矣乃弗去其所以仇于民者而求以生之吾
恐國家之禍未殄也軫先事之慮以極夫叅
錯弛張之變類非俗吏所能堯卿念哉他日
次成都拜文翁張忠定遺像以撫武侯故壚
其有感也已

送南京太僕卿礪庵毛公序

某自筮仕聞礪庵毛公名舊矣及官番都公
亦起爲鴻臚卿乃晉接於官署其宏諒軒豁
言論風致鮮與儔者予甚慰且幸而又恨受
知晚也未幾遷卿太僕以向滌陽夫滌介山
而居其西南瑯琊之隈醉翁亭遺址在焉歐
陽子之所游也歐陽子在宋以忠蓋居諫院
爲時名臣其事仁宗爲三代以後僅見之主
而猶不免以言見譴此君臣之際所以難也
公昔在諫垣以風裁自任斥姦右良皆允於
衆與歐子同而

。錫路文集卷一

十二

先帝容善之度過仁宗遠甚於時廷諍之士患
不能言不患閉之言故公之諫非惟莫之罪
也而榮寵加焉及謝事既十稔矣今
上復起之若穴位列卿以優假之而柄用之機
駸駸未艾則

上之所以待公者又出於常格之外矣夫臣道
無成猶列宿依日爲光雖有材哲非其時不
顯於世公乘時與群賢彙征荷

列聖之庇甚厚皆人臣希有之盛際而歐陽子
之所無也其成令名也固宜雖然公之居滌

與歐異歐以罪謫故寓羈旅之樂公以叙進
且負天下之望矣負天下之望則將先天下
之憂能無惕於中乎於是相與感慨悲肅恍
如有懷寔餞既集寮屬咸在揚君茂清輩因
促某以言某既為序且歌之曰公之處於樂
爾所執華乃章甫公之出如賈而償伊我民
是祿噫公征兮沈寥乎程兮

送楊子朝魯之鶴慶太守序

莆陽楊子朝魯將守鶴慶比雲南若郡也楊子
往無難色芳聞之曰茲吾有取於楊子夫天

地之大運消息相尋與人事推移方國之汚
隆古今互變亦何常之有據邵子一元始終
之說則我朝正當午會十一運離火明昌
之候而氣化流行日漸於南由江漢吳越而
閩而廣而盡乎駱越雲貴之區風移俗易其
由來者漸矣楊子蓋知所以處此也粵自我
太祖統有萬國設官置牧以控制險隘於是分
天下之民易置之以實軍旅而邊徼之地多
自中原轉徙與彼民雜處以潛銷其陋則又
鎮之以勲舊董之以藩臬錯綜之以郡邑一

執事而臨之以風紀之臣日以衣冠禮義繼
繼而漸摩之雖窮崖絕谷頑氓悍隸亦相染
而擾且馴也烏知數百年後不盡變其故風
與中土等哉雖然神而化之存乎人焉耳楊
子登弘治庚戌進士官翰林以勁直外謫更
今三十年始由地官郎擢守茲土亦已淹矣
而輯柔勞徠以乘昇平之運吾於楊子有望
焉夫莫非民也惟在而化所以為賢也管寧
寓遼而所居旬月成邑彼匹夫也猶若此况
於衛天子命而子之也遠民依守令以為
命而恒患於撫綏之不迪楊子誠御之有道
以裒其所欲而弭其所惡彼將尸而祝之矣
得意而欣失意而戚則巧宦者皆投隙焉於
楊子何有哉楊子諱曰戒行同列合餞都門
外芳嘉其能以義順命故僭為之辭

送貳守唐君之寧慶序

唐君鵬翼予同郡友也鵬翼舉省試時予尚
家食越三年乃上名於禮部偕會試者再戊
辰予辱薦書而君竟繼自是屢挫不得志予
重惜之乙亥冬君始就選天曹得貳寶慶守

舟過新河南京監察御史陳君秀卿假予其
與定婚約蓋葬夙而言易合焉將行僉速予
贈言予惟鵬翼世儒而宦者也挾其所負無
攸弗利奚贈之足云然而不可已也仕也者
所以行志也貳守秩列大夫不卑也寶慶為
湖南與區領州二縣六方制千餘里其地不
小民不寡也而又親藩鎮焉加之兵凶耗
匱政事益煩且勤也夫以若位若地若民若
政事而一書生始釋褐而偃然居之非材鉅
蓄厚者能勝哉語曰舉大木者齊衆力舟人

○續錄卷二 十五

電

之濟大川也有舵師群篙師焉舵師欲左左
欲右右審風候為向背則群篙師呈能而和
之楫者揖帆者帆雖所事不同同以濟險也
使舵師與群篙師各自異而不相輔也則終
日旋辟而不能前也夫劇郡大川也郡守舵
師也參佐群篙師也守制令貳以下協而相
焉以致之乎庶民雖所職不同同以舉治也
否則未有能濟者也故取善患乎其不廣奉
公患乎其不協徇不為何拂不為矯非故異
是而同同也異者以行誼而同者以從道也

君於予皆海居習知舟楫之利茲往也適長
江歷洞庭又將資舟而濟焉誠因之以徵予
言必有感也已

送南京兵部尚書參贊機務涇川張公致
政序

南京大司馬張公泣事之明年數引疾休告
荷

天子眷注不得去今年春連上二章復溫旨
耐留有操履方介材識老成之諭已而求去
益力詞益剴切至是九十五疏矣

○續錄卷二 十六

六

上重違其意乃可之仍賜勅加太子太傅乘
傳以歸俾有司歲給祿米夫隸如儀蓋大臣
致仕不恒賜勅賜勅異數也

上之所以優禮崇重者至矣而或於此尤有疑
焉謂公詞垣重望今

上東宮舊臣宜日侍密邇裨聖德以協謨樞
軸分也而值賊瑾煽電崇回屏良卒遷留都
以辭其志及瑾敗諸棄皆復公竟徘徊三部
間而生平志操又卒無以自何雖參贊位長
百僚非公志也其力請而去也固宜噫是大

不然公豈意必乎外者哉坎止流行聖人莫能違夫何心焉而私公者以得喪為言則過矣今夫留都根本之地我

聖祖基之以貽萬世者也

文皇帝建都於北廼以守備付之内外重臣

英廟初年大臣建議曰宜老成忠直之人往贊留務蓋國家之責莫此為重如畢公保釐之命將以申畫而固守之百餘年來非其人不足以輕畀者為此也而顧謂公懷於是哉必不然矣夫人臣之義謹職守而惇耻節公之位

○欽定四庫全集

卷一

十七

乎是也剛毅自遂無所撓折不少貶以狃俗疑然有大臣風九軍國潛姦伏蠱賴公以正者居多然於時勢動有跋扈則堅臥求去不得命復起而釐之而卒亦莫如之何也先正云大臣有拯而無隨如公者以拯為心者也拯之不行隨又不可其中必有大不得已焉進不負其志退能全其節光明磊落以令名始終公庶幾無憾焉已干旌載發實從填咽褒揚有辭炳在宸製引喙斯僭則吾豈敢

和陶擬贈詩序

建安楊叔子所居有園數畝直建城之陰名曰陶園以淵明自况焉及宦晉都園之座隅日玩以自憇蓋其居藏山林於城市其圖畫情好於山林也某間造之則堂齋軒館亭樓索徑雲泉丘壑意興所適皆摘陶辭以名曰微夫是吾蔑有事焉已或問之曰跡吾所寄也志吾所崇也射者縣鵠而擬中非為美觀也致志焉耳矣且夫士之立名於世甚不易也淵明一匹夫為令纔八十日輒引去蓋已

○欽定四庫全集

卷一

十八

并其名而忘焉而卒之清風高節播流無窮由義熙至於今幾世矣而其氣象藹如可掬也豈世所貴者固在靜退而惡進取耶道高者內重心遠者情適胸中微有偏繫則雖強排遣不能去而况進止榮辱之際尤人情易動者淵明視之漢乎無少凝滯如置身霄漢而俯視埃壘曾不少貶以狃時好真充然有道遺世特立者哉或者泥乎其辭以為嗜酒任真醉輒遣客則疑於踵曠達而輕禮教未為深知淵明者而區區文藝抑又其細也曰

子之志之也奈何曰昔淵明以母老而出
不偶物棄官從好吾母年八十有一亦將
盟故丘矣及其時以流越行吾樂以終餘生
微夫人奚歸焉其聞之曰有是哉世之知淵
明者未有似於此也他日復過之則叔子特
且東曰旬日已再入疏別君子秦淮之上不
久矣已而邸報至加南京太僕少卿以歸益
天子以是勵廉退敦澆淳而叔子尚友之心無
與焉噫豈所謂逃名而名隨冬者耶工詩者
和商為贈順所好也

重刻杜詩序

續集卷一

十九

賢

凡物有大體有肢節觀者總其全而等之乃
有辨評子美之詩而不要其全於平其可哉
子美在當時名亞李白又少白十餘歲而生
平逋徙顛蹶知者亦鮮死四十餘年至元和
間天下爭誦元白而已而於李杜覆加詆訾
及韓子有光燄萬丈何用謗傷之語元微之
又極推其盛謂杜非李所及於是子美之名
燁燁與緯耀流輝而紫辭藝著宗之矣然其
為詩本該博而發之以雄渾之氣觸世故而
宣之以忠義之情歷困抑而參之以悽涼之

音合文質而酌之於古今之變而又善敘
理如馬遷之文初不縛於繩墨而繩墨在焉
若其汪洋之中偶吐奇峻乃意興所到適然
而成或單詞短章雖極興致然在子美無關
重輕揆以近時詩法未必皆醇而評詩者乃
咕咕摘之以詡聲調又規規然模之是取肢
節而遺大體非復韓元二子與之之意矣注
杜凡數十家惟此本詳實不為臆說須溪劉
會孟批點亦極平帖其他分類補註選註演
義等皆祖之而龐雜迂衍吾無取焉陝西金

續集卷一

十九

六

生鸞從吾游閱此集久湮于世請刻以傳予
既嘉其志進之以力學因僭為之序

同年會詩序

翰林課

天下士散處岩穴生異鄉學異師比郡不能
以相通此邑不能以相從及有司歲校以貢
子省省合有司所試凡數百人試之加詳拔
其尤而登之禮部於是鄉之俊彥始一會而
齊焉其預於是者善已難矣禮部又合省之
所試凡數千人試之如其省拔其尤而登之
吏部於是天下之俊彥始一會而齊焉其預

於是者蓋益難矣夫士在天下如彼其渙也而爲會如此其難也故合偕升者期集燕飲爲同年會蓋所以辨長幼叙事契萃其渙而一之非苟爲娛樂爲爾唐人尤尚其事然名無慮十數而曲江大會長安坊市爲之半空天子幸御樓以觀馴至我明有國之初酌前代以立制每科進士不過百餘人其最盛者惟永樂甲申丙申二科自餘不過二百成化乙未以還始以三百爲常間增五十則爲異數朝謁既畢胥會中府揆日而命亭焉

鉤絲文集卷二

廿一

上世昨三年寔正德戊辰進士仍三百五十餘未及永樂甲申之盛而歷科以來未有過之者是其爲會之盛宜乎數倍於昔也而士心方且上憚綜核之明下謹意外之患依違數月莫敢首事數百年衣冠之好厄而不舉乃於其中擇同庚者以爲會焉此皆私憂過計慮所不慮我國家昌明之運必不以嘉好而致譴也夫士窮而不能合無足恠者幸同升諸朝又加盛矣而一日之會乃又不能同焉則人生會合之難豈不信然哉且

自釋褐至今曾幾何時去吾目者已若乎人則二三歲後又可知矣況人事代謝忽忽如頽波者耶於是皆寄差感愴賦詩道志分布賡和輯而成帙以附愛禮存羊之意

鉤絲文集卷二

廿二

用

筠谿文集卷之二

序類

重刻字原正譌序

嘉靖元年七月寓浙

此二書元至正間學士鄱陽周伯琦撰也字原叙制作之因正譌刊傳寫之謬其自序詳矣刻版舊在平江值兵亂散逸迄今百數十年鮮知者滁陽于公器之得諸京師寶而錄之及遷浙副憲復購善本募工翻刻屬某為之序予閱其書蓋與楊桓六書統皆宗許氏說文而校之桓書尤倍精約字數不多而要

○筠谿文集卷之二

領具在嘗因是思文字之變自龍穗而鳥篆而科斗而大小篆而隸且至八分行艸大率皆太難即易厭詳就省而垂道升降淳漓之象見矣蓋古書謹重如人端冕佩玉危坐拱立而莊敬之心望之而生焉今書如崖憤褻褻利其便安狎而悅之若行草則褻裳縛袴趨步而趨矣夫書之詳略因乎政者也政簡故書得而詳詳而制之難故其為文也約而精政厖則書變而略書略則文易於煩文煩而俗之弊也蓋其迨五季呂降摹印既便

器襲併紀文益俚而偽滋矣善治者能則淳汎雖未必知道吾與其得孔子刪書之旨方今

聖治熙洽士知嚮風若有復古之漸而同文一事我國家令典尤嚴矧夫古文點畫形象先王制之皆有精義詎云小子之學忽之也夫悅古道者聞影響而躍如商敦周彝不諧俗用是書刊播若曰存古意云爾而館閣大冊或是資焉因文且思道將有躍然興者、謫仙亭詩集序

○筠谿文集卷之二

四

白也詩無敵飄然思不群杜少陵之詩也李杜名並當時而識趣夙別李乃放情杜則憂國似非等匹矣而杜之於李每拳拳焉懷之是其氣類自有相感者而不繫於形迹間也士不逢知己則如騏驎老死廐櫪而材德無以自見故杜有良工獨苦之言益傷知音者希而調高者和少也是以雖不相從而意氣默孚於千里之外在詩人且然而况吾儒道義之合關係輕重者耶予少讀謫仙詩每歎其豪宕雄渾之氣號風雷而排山岳非直

諸人所及竊欣欣尚友之意其曾次所感必有殊絕者乃今往來京師歷采石謫仙亭下臨飛崖瞰長江空闊無際翕忽變化清風湧發逸思旁達詩家景象觸目具見益信白詩所以無敵正惟有得江山之助而恍惚之間若有激焉吾恐子美渭北之懷不若是其親且切也其地邇其人亡雲水蒼茫茫乎望洋焉能不愴然哉及覽壁間古今題詠鱗比璀璨質者文者婉者邃者簡者肆者奇崛者夷衍者敷而腴者宏而麗者體制不一而皆以

致景仰前哲之意乃知尚友之志今昔所同而其間旨趣之深淺材德之優劣則又未知其何如也顧歲久漫漶易為散佚侍御鄭公按治茲土廼命大守周君統教諭石淵之棠輯成帙壽梓以傳屬某為之序

送邵祠部思抑序

古者士世其業擇師而宗之四方賢雋之士不約而至相與摩切砥礪惟義無競能角奇紛華外驚之習以汨止內故交不煩旁求而得情不待締結而親志同故也後世士

失其業貿乎莫知所師四方之士不至交固未必賢自孩稚未辨白黑遽倏然各懷倖心以相長雄崇虛飾浮不卹其實雖賢亦未必親而友道泯如矣志不同故也幸而知所親矣乃或困抑而不伸幽獨而無徒雖有瓊琚贈好之情莫由致之致之者必其達而與天下之士合然後馳騁上下准取而裕也而其間欣戚離合之感如雲物變幻不可摹測者不知其幾則雖古人有難必其同者士之於取友也固亦有幸不幸哉其生海嶠絕區困

是久矣而思抑居抗距予不啻數千里然辛酉舉于鄉戊辰舉禮部與思抑同思抑禮部第一及廷試名第相比同越數日自內降為翰林又同及黜而推寧國陝而入留都吏部又無不同數年間離合戚喜忽焉幾變莫知所因皆人情所難必者而予於思抑獨徃徃同焉其偶然耶非耶夫以予得友之難又無利害牽繫之私而思抑明篤亢爽進于古人時箴予過而深相益焉是不專於跡之同者今再轉而北信宿別去將來杳不可期予

所資藉僅有數君子數君子又皆重恩抑抑
豈特予然耶雖同而能異君子所貴予敢必
乎其他要其歸焉耳矣於是各賦詩道之

贈李子貞夫南歸序

長汀李子貞夫登進士歷大行地官副郎皆
課最辨博而文直方而不阿正德乙亥夏毅
然以疾乞休章下吏部吏部曰若人也篤於
操修而以文學稱其陟而顯也有日也而顧
其恬退若是耶銓司職在明揚不崇無庸為
勸乃擬增秩上之制曰可擢授正郎以行

○歸德文集卷二

五

尚

某聞而歎曰噫是其審於自處者矣夫仕止
君子之大節凡負一能一藝孰不欲効用以
顯於世然志與時違不得乎外往往摧抑銷
沮而竟莫知所底紛華聲利之場喪其守而
沒溺者多矣錢淡成四十致仕正惟懲時之
弊有激而然然其名位已貳樞省事業一顯
於天下故身雖退而名聲流焉今貞夫年四
十有一與淡成相若然入仕僅十年官僅五
品曾未一試厥蘊以効尺寸而遽擺脫謝去
欲與田垌樵子徜徉於山顛水涯之間其志

有足尚哉蓋事業顯晦存乎所遇進止之際
惟不係於外而後能致其決也遯之九四曰
好遯君子吉言雖有所好而能絕之以遁故
吉蹇初六曰往蹇來譽夫知蹇而止可以得
譽矣必功業焯世廼為譽哉貞夫能絕所好
而遁于未蹇之前吾

皇又從而褒之臣子守身之智君上體下之
仁可謂兩得之矣吉與譽孰加焉士友榮其
歸餞之江東門外歌白駒卒章以別

贈侍御潘弘濟兩廣清軍序

○歸德文集卷二

六

賢

正德乙亥秋兩廣闕清戎官宣平潘侍御弘
濟承制以行先期士友餞之憑虛閣某預
焉既旅廼觴潘君而告曰戎大事也若將釐
之官政之服餽有餘地矣雖然吾有以贈子
盍自我

神祖初定天下酌古制軍實以罪謫叅以土著
自京圻達于藩封方鎮郡邑之守障塞要害
之地繩連絲絡首尾交貫若此乎備也轉徙
者南北易置或遠數千里外以絕其懷土之
私為之什五教肆之節定其籍而錮之屢通

者誅容匿者配聯比以法莫或違者若此乎
嚴也由藩臬以至郡邑之長貳各以歲時督
所部而校之比其數以為殿最又簡御史一
人奉勅泣馬懲不率而糾其怠申之以憲
度而綱紀焉若此乎勤且密也然百餘年來
耗損滋甚豈法不下竟而將事者或非耶所
以通其變者有其道而或未之講也兩廣介
山海饒寇攘毒飲爵使者擁麾蓋累歲月
不能達又往往未卒期代去姦偽易乘君之
往也固將昭法以繩慝也然法猶衡然低昂

○續文獻通考卷二

七

賦

在物緩則玩急則懟懟者民殃玩者國病曾
是足恃哉

天子遣使于四方將以播耳目於遐邇惟力所
及果而行之所不及者抗疏而列之斯則御
史職也獨清戎乎扒變通之宜存乎人焉耳
君於予偕薦春官有贈處之義茲行案牘城
壑軍實之修廢咸咨以覈一舉而四事兼焉
畧之者從所重也

送王僉憲德馨序

五河王君德馨由南京大理寺正擢食四川

憲川士夫王御史朝鳴粟秋官有年輩徵贈
言于予予謂憲司大理皆法官也大理古廷
尉執天子之法以正萬民凡訟獄之麗于法
者於是實成焉大理諾其刑允矣不諾其刑
矣矣故居是官有能稱者必其優於法者也
德馨在大理善其職矣挾其所以善者而準
乎天下是謂操丈尺以御長短何攸弗利哉
抑予聞之法之用有經有義經者其常也義
者酌其宜而前却之以中乎其則者也泥於
經則有所不通參之於義固所以通之而亦

續文獻通考卷三

八

美

不離於經矣是故守經非難精於義者為難
知經者可與言立知義者可與言權此儒者
之用也儒者審輕重故常平法家務深刻故
少恩疑似之間所宜深辨誠知用法為吾儒
分內事而察其所以異度乎知言者矣曾謂
案牘瑣細有不足事而必談玄虛以為高耶
故曰精粗無二致德馨予同榜進士歷中書
大理皆內秩敦恪而多藝端嚮往而不苟於
迎合今外領臬司將以覽山川土俗察民疾
苦而糾群吏之不法者蓋其素所蘊蓄於是

措諸實用而親見其成功豈直平其憲而已哉然持憲而常得其平則貞百度以清庶僚者無難事矣

送少叅梁先生之任序

正德戊辰大學士守溪厚齋二先生被命典禮闈文衡某幸預選出門下時權姦方熾士夫重趼屏息離憲網者無虛日予起自遐迭眩悖莫知所嚮交際甚簡雖於守谿亦不時謁惟厚齋以鄉先達款曲獎引時奉談劇稍聞所未聞未幾守谿謝事歸吳厚齋遷南都

約齋文集卷二

九

美

吏部予亦謫推寧國遂落寞不得事左右及權姦既誅厚齋召拜內閣方新廢事謫者駸駸遷叙而其復展轉瘴海崎嶇之限日沉昏吏牘以爲當然蓋遐荒賤士需一命已不啻足矣及予轉官南部厚齋弟叔永君亦在焉君遇予厚政暇相過論衷曲爲幽思引觴縱奕歡譁備至而未嘗一語及私蓋予於永齋愛之敬之以其有可愛敬者耳而固無預乎外也予亦知升沉早暮有義命存焉而止足之戒不敢斯須忘也人之知我乎不知我乎

吾惟自揣而無歎焉而於吾心亦無悶焉所以望於君者甚大且遠而不係於私也吾嶺南人物自唐張文獻公宋崔清獻公國朝丘文莊公皆以鴻儒碩學登樞極聲光烈烈異代相望然未有昆弟並顯者今厚翁爲清朝元老德隆譽尊天下倚重君復以名進士擢自部察以參大藩其歷資而進也有漸矣異日鳴珂接武以與厚翁相可否於禁闥則所謂桐木之韓可以媲美而三君子之遺烈又將增嶺南重也是則吾之所以望於君

約齋文集卷二

十

美

也而何預乎外哉鄉曲宦留都者落落君又別去予於辭不暇工聊致求好云

江湖勝覽詩序

物物而無與焉者聖人事也其次觀物其下溺物焉噫溺物陋矣觀物豈易言哉况物物乎山水一也惟仁知者爲能好謂其乎於中也不然則物我兩事耳又何關焉某江右名胄嘗業古學而力不逮乃以愁遷飭化財用筮口誅友計資戒征泝錢塘之流歷吳越之墟出入乎江淮齊魯之境旁游遠眺南盡楚

粵夷險徧涉智識無暢吾意其拘於物矣而
樂與知義命者游殆非沒溺焉者豈於觀物
良亦有志耶縉紳士夫嘉其宏達侈之歌詩
以廣其志雖在寥邈益邇儒碩古稱奇士多
艱或隱屠販此豈其儔耶予將以觀物者試
其然

送鄧子幾之太平序

予與子幾同省異郡雖聲相聞而未始相遇
丁卯期會試始邂逅於次明年同登進士任
厯密邇因得盡扣所蘊尤如也及子幾轉

言爲學集卷十一

十一

素

劉曹芳亦謫謫之今五六年復此
予鬚鬢各種種矣而子幾學益宏造詣益精
砥富宜質直而能恕清淑而不激時論與之
並歷再考陟守廣西之太平太平夷獠錯居
自昔爲羈縻之州詎料是淹材雋哉而子幾
乃責於是命也已矣抑予聞之君子不貴能
人之所能而貴能人之所不能人之所能夫
人能之奚取於君子君子者無必乎外而卓
然自信以行其義故處之膠擾而不汨其智
混之非類而不亂其真投之閑散寂寞而不

提其量臨之死生榮辱而不易其節是故在
朝廷則宗社賴其忠處郡國則百姓蒙其福
惟吾所寓而無攸弗利焉杜甫有云自爲青
城客不唾青城地言地之美惡不我預也而
吾所以自處者固有道矣湖湘之南昔皆荒
忽茫昧聲教罕通之地而今也衣冠文物日
以變焉雖氣化流行古今頓殊而賢人君子
所以漸漬而移易者焉可誣也太平地雖幽
僻然封疆之守惠樂之情安養之宜撫摩之
漸與中國何殊哉端人用則王化行華風盛
則夷俗變故踵鄒魯之化者未爲奇惟化荆
楚爲鄒魯乃奇也子幾之往也庸知非藉是
以顯其奇乎孔子曰莫非民也以道導之則
吾畜也不以道導之則吾仇也惟不以遠而
鄙其民則能導民以道矣導民以道而天下
宜之矣於彼乎何有

○續變集卷二十二

送李大理獻忠之四川僉憲序

前五河王君德馨之僉憲四川也王侍御朝
鳴粟秋官有年以言彊予予僭序之茲晉江
李君獻忠復僉四川憲二友者又彊予言予

誠有難言者夫王與李皆同年其仕皆大理
司 天子之法其擢也皆憲職糾百司之待
失而所治又皆四川其所謀于私施于公惠
于庶民宜無不同則吾之告德馨者移以告
獻忠豈不可也予前言大畧謂憲司大理皆
法官大理而善以準乎天下無攸弗利又謂
法之用有經有義經以道其常義以酌其宜
知經者可與言立知義者可與言權此雖為
法而言而理之所該謬謂庶幾焉夫憲司總
領郡邑錯乎都布二司之間冠豸被繡與御

○南齊書卷三

十五

廣

史同以抵姦觸邪為職如雪霜之威將以佐
化育而成歲功尤不可以不慎蓋舉職而無
所回者經也而叅伍錯綜變而不離乎正者
義也經貴守其失也泥義貴變其失也消二
者或過焉則與其變也寧守獻忠之蒞官恪
慎而敏於事今分憲一方任滋冗劇吏民上
下視為軒輊而風勵作新之機於是攸在誠
審諸義以行其經使動罔不正而百寮肅焉
則君子常舒布而小人常屈抑未有不善治
者也夫守固者慎動視遠者謹微苟滯於用

雖學如虞顏無補於世獻忠勉我芳不良於
言於所與故重言之若謂循故事以文藻望
予固所不屑也

送陳君昂通判梧州序

國家建官自一命以上各有統攝叅維相制
而其稍得展布以行其志者惟專職為然然
在有司則已悉制于上莫或自遂良不易矣
而况繩墨之外又有拂吾所為者是有司難
也為之佐者秩既有差輕重亦係之每使者
銜 命按督郡縣郡縣吏奔走趨承叅佐為

○南齊書卷三

十四

上

尤勞其或舉常典薄示懲艾則六品以下使
者得專焉故叅佐於奉職尤惕息莫敢肆而
姦民亦恒觀望為軒輊或訴訟少拂意則旦
發而夕轉之他是故怵于上則勢格狎于下
則權輕於是忠不見孚而惠不下究此有司
之佐尤難也海陽陳君自留都兵馬擢梧州
判梧州為西廣都會三府在焉三府位隆重
郡判秩六品以承事其間所謂勢格權輕殆
有甚焉且其民獷悍多寇數勤兵革治之勞
倍而功寡佐牧於是不亦難乎雖然懼選者

凡材耳良金在範愈鍛愈精是政材俊得志
之秋也陳君在留都自守備府部臺諫百執
事皆宜之固足以占其餘矣况今幽明黜陟
之後巡撫而下諸公皆爭刮磨以清憲度急
於得材以共熙庶績有不善善必錄焉曾謂
如陳君者而顧足多虞哉君行吾鄉士夫合
餞都門外子故託諸規諷道以贈別

送何太尹宗豫之蒼梧序

弘治辛酉予與順德何宗豫偕鄉舉宗豫年
茂氣銳其迅邁之勢若鷲鳥之游風奔驥之

鐘發集卷二 廿五

逸塵驚流急湍沛然長趨以歸于海也及禮
闈再挫再厲更十有七年凡六閱科矣宗豫
竟失意落進士榜廼今夏四月始領選尹蒼
梧其志竟未耐也然君子之仕貴行義以究
其所欲為者耳餘何預焉令之職於民最親
其重輕關係國命校諸他官不侔蓋民之以
情通于上者自令而始君之以恩布于下者
至令而終始其所始則辭者以舒終其所終
則滯者以流流以導忠舒以廣愛政之大凡
也蒼梧地遠民瘠三府重鎮之所在東西藩

臬有事者之所出入兵符臺檄征發督責無
曠只鳥言卉服之人環顧伺隙以恣毒螫澤
壅情抑於茲為甚當軸者常慎是任不輕授
焉宗豫詎可易視之哉而其材識之偉也將
不藉是以究其所欲為而以焯於世哉夫稔
於播者必倍其獲宗豫世敦儒業與故兄侍
御君皆茂時譽於事君臨民之節講之素熟
茲行必大慰時望以婉羨前哲不徒然已予
辱雅厚序以為贈

慕萱卷序

古詩集卷二 廿六

根於性之謂情飾乎情之謂文情暢於有餘
文生於不足子之於親三情也情動乎內則
鬱敦泄越如春萌之向榮激湍之走壑潰如
沸如不可遏抑故曰情暢於有餘因其所嚮
宣之使揚疏之使達飲食歌舞以樂生醫藥
禱祠以禳疾衰麻躡踊葬埋齊祭以終死事
皆有歎於內而益致其文者也然時移地改
隨在興慕景觸而意愴精極而神會發於聲
引於歌倡而和之以極其悠揚曲折之變是
亦文焉耳矣故曰文生於不足古之人不以

外誘易天性之好斯情至而文亦至焉然而所謂文者於今固有間矣龍溪楊生景哲之母宦族也賢而有懿訓楊生所以事之亦曲盡焉楊生之上冑監也辭而出其返也哭而入罔極之懷邈焉無耐茲廼託諸藝流哀詞導哀以播敷幽馨蓋即其所有餘而達之於文使無不足所謂長歌之哀過於痛哭者矣雖然情內也文外也措諸身者其文實彰諸言者其文虛情不副文是曰崇偽孟子言舜五十而慕情也嗚呼情至而文在其中矣楊

○詩經卷三 十七

生試思之

送鴻臚劉越約中尹桃源序

丁丑春予遷考功鴻臚劉約中以秩滿來謁愛其端秀雅勅心知非久淹者未幾擢桃源令以去去之日鴻臚之同事者與同鄉而宦者祖之屬予以言且曰需子說以真官規焉噫予何言予何言不觀於庖人之擢茹乎既登于畦淪而擢之擷而管之無駁者落香美者薦非過為索也取其適于口也今夫用材者鑒試而後進刊冗剔陋崇賢遂良其得仕

于有位皆精擇之餘非過為慎也取其達于用也夫公道立則賢否判國典正則誅賞行是故明君謹德而重威循吏興利而遠害志士遷善而屏惡率是道也桃源地徧民樸當漕河之衝比歲兵歉嘆沴凋瘵久矣尹之往也其將激清風以解蒸鬱之煩乎抑噓烈焰以張燔灼之威乎其引脩隄而障潰決乎抑脂膏自固而任民墊溺乎其為鳳為麟為景星為卿雲以瑞時乎抑逐逐靡靡為鴈為鷺而恣啄飲乎喜妍惡媼人情所同尹明者也

○詩經卷三 十八

必知所擇矣或曰劉尹匪利而善善匪畏而惡惡其守若怯其行若赴子之言勸戒彰矣不幾贅哉予曰否妍者不忘自照如其滿盈而不假乎外斯誠贅矣其果賢也則將懼吾靳而莫之益也奚贅焉劉尹聞之欣欣拜受而往

金陵遐祝詩序

人子之情一乎親承事有恒非可以暫離也而有不容不然者正惟以居家之孝推而為忠懼于名隕而親晦也然地遠勢遠情亦隨

之況時序屢遷志意銷阻於是有觸景興懷
登高浩歎章服之貽榮不若菽水之及養者
矣豈其居也忘乎養之安而有慕於外其出
也傷乎離之久而有動於中耶因其不可已
者而達之於言言之不已而為歌歌又不已
而祝願生焉亦至情也高明博生萬山初補
邑庠弟李貞甫南梓庄君欲廣厥志遺詩六
學以侶賢願其藝明行飭梓庄實成之今年
秋九月八日梓庄君壽六十有一萬山顧望
天涯拜舞稱慶歌南陔之詩致難老之祝悅

鶴齡文集卷三

十九

十

乎若承顏夷愉近在几席蓋傷於離動於思
託諸神而要其至者也已乃召工圖景象以
審意縉紳感而有作比次成帙命曰金陵遐
祝芳情為之序且歌之曰有幽一人棲遯海
隅抱朴守素豁立自便克肖惟嗣交游思賢
虎閣崇紫駭駭以專眷茲熙熙展喜懼交互顧
瞻徘徊邈焉遐阻形留意馳暢暢若訴仰叩
穹玄占德是輔玄宮演漢冥鑒孔灼蕃禧坐
來來壽攸酢酢以眉壽如山如陵繁千百年
謝茲德馨

同年錄序

浙士登壬午鄉薦者胥會于昭慶寺既畢旅
見予予謂曰樂哉諸友誼于昆弟在斯舉矣
抑所謂同者跡也跡可同乎不同而同之在
造物猶病焉要乎理焉耳矣今夫山同源者
也支衍態變各趨其歸萬乎不同也然其究
也豁然開豁然凝屹而為鎮舉而為望據而
輻列而衛直方以庶拱揖後先元和孕而庶
物蕃焉是異勢而同功也今夫多士宗孔氏
之道誦詩書服仁義其源同也仕而程德度

鶴齡文集卷三

後五

才以授秩職小大內外各惟其居乃若有不
同者然殊軌合奏賢者正友智者蔽用鏗乎
其相倡翕乎其相和翼翼乎其相成致主隆
而宣治融也是異趨而同歸也卷阿之詩詠
藹藹吉士各懷忠愛之志皆謂未用之賢也
而其志已如此矧諸子乘盛際以賓王廷
登用有漸矣顧弗圖所以同者而同之哉所
志同所歸又同斯其同之大者乎抑聞山非
必嶮巖也蒼而蔚者其氣達也士非必功也
宏而潤者其道光也是則所以為同蓋有大
者焉彼曰唯唯退而齟齬成錄因書以為序

賀封君怡雲章公六十序

某官勛部之明年古餘章子弘載來貳官政
器識甚良尊甫怡雲公大夫人並以淳茂稱
于鄉如鹿門之隱人歆其德弘載培植素隆
固予所不逮也今茲十月十日公初度六十
弘載稱觴遙祝郡寮畢集因速予言爲壽嘗
攷六宗之祀有司祿二星天官書謂主增年
延德夫人之年定於始生殆不係德隆汚以
爲增損然神宰萬化有難以恒情測者古稱
上壽百二十中壽八十下壽六十人生八歲

筠谿集卷之廿一

軍

而齒二八而精盛十之則八十矣合天地支
千之數窮於六十倍之則百二十矣故言壽
者以此爲率而其間錯糅不齊不可槩泥晉
儒之論則參諸天人之際然筆交與之理視
履考祥動有徵應嘗試驗之器度動止小大
靜躁間而其人之臧否福禍脩短盡可占也
公之德雖未襮於時而得乎天者敦樸渾固
履信而服義重疊倫而不昵所利惟天相德
延筭必自今始矣繼是進而益隆以與子之
官迭崇而愈光則寵命福祉之錫詎可量

哉天道悠悠必久而其數乃合公累善世世
蓄厚而光燁固有攸在臨楮伸喙祇見其藜
於是某歌鳴鳩末章群寮亦各賦詩登之壽
筵以贊嘉好

筠谿集卷之廿一

軍

筠谿集卷之二終

錫谿文集卷之三

序類

送賈侍御會期之慶陽

守序三

丙子歲予年友仕留都者脩雞鳴山碑三
十有二人時賈侍御會期典會事甚良衆德
之芳僭爲記今年春會期擢守慶陽衆又咸
惜其去且有不足君所之疑予聞曰噫才之
貽世用也顧不惟功業之圖而以福利爲哉
上之官人也謂何而命之所值詎庸截然齊
哉大夫官至郡守亦榮矣夫苟厲忠貞之節

錫谿文集卷三

一

正

則惟所在而行其志夷險逆順處之一也矧
曰民之師帥畫土而宇之者哉慶陽關陝北
鄙昔范文正公嘗守茲土時西夏寇虜疆場
多故文正撫疲民禦彊寇居二歲士勇邊實
恩信大洽使其得盡所用則事業之裨于宋
者可知也而橫山之謀不遂迄無成功悲夫
今國家統一四海麾斥無極慶陽爲內地視
昔大不侔邇雖孽雛啓釁西夏而天討未即
渠魁殲焉故外無藩籬屈強之寇內無草澤
蛙雉之變在野者有農圃食飲之樂當官者

無轉輸戰鬪之虞是固足以善政而宜民矣
會期復以雋偉之材長之疏冗剔散培植萌
枌薰其所湮宣其所未融則夫事半而功倍
反掌耳自古地因人勝如會期者自應顯於
世廼謂堂廡之下不足展鴻漸之翼耶會期
行哉求文正憂樂之志推致之無乎不可也

送少參林子從學之浙江序

上之九年芳遷司勳郎莆陽林子從學在考
功政暇輒以文字相娛或發疑義互可否林
子性勁直於人物軒輊無所避至論文獨喜

錫谿文集卷三

二

正

奇峻而於平衍者夷視之及觀其自撰皆情
致爾雅與所好不類予竊惑焉豈其中自有
定主而姑以是助談譚耶今年春林子擢少
參于浙芳承乏考功因強以言予雖膏政理
而因文以推有可知者夫言之精者爲文文
者道其實者也精曰理粗曰事一致也而文
以宣焉經與史皆其具也理實之謂經事實
之謂史然傳諸後世已爲空言矣况無其實
而虛焉以逞奚可哉仕者之於政異施而同
趨其因其革其剛克柔克抑揚予奪皆以致

吾之實用焉由乎理而達於事者也反是無以令其下矣夫政校之於文有濟時之益又非空言比謂其係民命輕重也而必本之學斯善其用其竟也乃與文而相成焉浙近京輔爲東南大藩其長貳有方伯總其政大小二叅贊其成監臨按治之使督其違而郡邑百司承令奔走條貫具有明憲莫敢異議雖材雋而鉅者無庸置力今林子往任叅佐將奚以善政哉雖然惟力所及精思而推致之持之以無倦而必至焉亦庶乎其可也夫往

○續錄文集卷三

三

石

而不返者時也惟其宜而事事者人也林子砥礪名節其學得之經史而兼長於文吾故探其本而告之俾達之用而彬彬有成焉若夫理財穀簿書期會而已固林子餘事也

可泉序

可泉秦安胡子別號也或曰秦自岐鳳迤西無名川故泉名或曰彼未足乎是也故蒙不盡之辭而可名鍾子曰噫其然哉言固有隱而彰淡而腹者矣人之生寄形而混物因物而寓情水者五行之首而泉則其始蒙而未

汨者也滂然出湛然止涓然流紆徐縈迴物蒙其利而莫知所歸蓋至理之橐也夫滂然不竭者濬也湛然不雜者澄也行之以漸者順也縈紆如繪可以懋翫辟煩鬱延景況者文也可濯可湘可灌可溉可舟可遊者利也不息而走乎壑者遠也夫君子者中涵萬物象其濬不干於偽象其澄動以正往而不括象其順敦而致之繹而有章象其文達諸政而普也象其利不自盈而日至也象其遠是故靜專所以立本積漸所以宏量夫然後實

○續錄文集卷三

四

石

充而譽流無恃乎外而自足君子之致樂於泉有以也故自彼而觀之則泉爲可自我而觀之則何往不可哉胡子方求其可以合乎泉之可跡其所至可謂宏而流而無不足矣名齋寄意殆不出此胡子聞之蹙然避席曰非所及也

山水娛情卷序

天性之愛無預於世味而不能不寄情於物焉然或制於勢分則固有欲之而不得者尚寶劉卿克柔之事其親友挂封君者備至矣

猶曰吾祿吾爵養與榮焉耳親志弗存也吾聞老壽喜逸豫其有可從登眺紆煩鬱盡窮朋而恣燕賞者乎宜莫如晉都晉都者衆美之會也已廼迂封君以來凡公卿文藝之英山川之奇樓觀亭沼之宏麗封君皆得與處而縱觀焉歲乙亥四月復奉游清涼寺寺爾闐闐當江山之衝上其岑絕則南北諸峯若拱若揖咸在肘腋惟地之勝于時天宇澄霽波光湛若林禽原萼掩映下上惟辰之良大司馬白巖喬公太常卿白樓吳公鴻臚卿陽

○續集卷三

五

用

明王公皆以完德重望在焉惟賓尊以賢封君年餘七十幡然其間而克柔操觚勺以後先焉惟主壽以榮得辰于天因勝于地資好于人而又壽而康而榮焉是人情難得者而封君兼有之也子道得而父道光也不可無紀於是白巖倡七言律白樓陽明以次更和羣公聞而樂者復歌以繫之

潘節婦詩序

婦依夫而立者也婦無貞性則夫不能有其家故歷代史氏載其卓行以範來世而聞家

令姓之女時以節著與烈士爭不朽名良足尚已然烈士徇義或出一時感慨激烈未必皆灼然有見而雍容蹈之貞婦之節愁苦困抑累數十年無毛髮可指以至於老而後定即不幸中道喪夫則亦泯泯耳矣而其見錄于史氏者無幾也噫此豈易得哉建平潘節婦年二十四喪所天或謂之曰汝尚少曷改圖以爲汝歸婦恚曰吾潘氏婦也又更婦他氏乎吾守吾義以明吾心焉耳遑恤乎予歸也乃撫遺息立應後者主夫祀久之皆卒節

○續集卷三

六

用

婦雖甚悲不爲變日工紡績理內政無惰意垂老有司欲舉旌典辭曰不踐二庭婦人之常裴淑英尚能言之吾焉用爾為有司卒請于朝表宅里焉蓋自夫死至今七十年享年九十餘貞白之操與雪霜爭嚴雖古之敬共未能遠過所謂雍容乎義老而後定者也嗚呼乾坤判而男女別宜有恒性然男爲剛德而多以柔敗女爲柔德而或以剛勝自古人臣失所事而苟焉以徇利者皆女之見金夫不有躬者也揆諸此義豈不愧死哉節婦

之猶于時兩舉進士主南京儀曹事以志節自勵徵士流以詩鳴之屬某爲之序

送范邦秀之河南食憲序

南主客歐寧范君擢食河南憲鄉友陳君德階輩餞諸江滸芳代爲之辭曰昔我

祖高皇再造華夏分建牧伯以主方國則有監司之長貳以綱紀是任其官署總曰提刑匪寔先之也懼乎用威者之過而防其淫也夫民生有惡欲之情情苟得矣孰樂于辟哉而長民者每徇欲而悖其施而民之情恒鬱而

續略卷三

七

朱

不伸是以

聖主重焉置官分歷以持憲于天下謂其爲民命攸係而莫敢苟焉耳今夫蓄羊牛者必飼之芻芻不繼則羊牛不能自存及其逸而盜苗蘆也乃繫而屠之曰是不可馴也其生幾何民之困征賦而不自存久矣長民者非惟不能生之而又折之使不獲其生汨之使不由其理則是驅以陷之也民不知爲陷也而驅以陷之難以言上矣况又懼其出而故深之以爲利曰是不可道也其存幾何天下地

更兵荒苛歛而貼危亡者河南爲甚君材敏明篤卓有聲望茲銜命而征也慎之哉曾子曰如得其情則哀矜而勿喜誠知所以哀之必不至陷民于辜而凡裨于政理者皆可得而推矣君於予厚義有相直予故不頌而規而君之美又有不待頌而彰者然監司之職則不啻是也予舉其重者云

賀雙榆顧翁受封序

南畿庶美攸萃國朝治定百餘年民物阜蕃弦誦藹塵市故家遺老教子弟敦行敏業

續略卷三

八

朱

趨趨振厲服休寵而被榮號者疊疊焉化漸而成有由然矣惟顧氏自中吳徙業茂衍弘緒逮四世至雙榆翁博偉而答殖生而不膠於蔓迪子以義而率之於正子英玉既貴主南京兵曹秩滿上最翁逮封焉恒典也乃戊寅九月勅旨下頒喜溢庭戶爰卜日絮具告祀宗祊望禮宸極嘉宴既合賓寮咸在發宮羽之音歌臺菜之章酒三行尊者一人歷觴諗於衆曰官者與官子者孰榮曰子壽者與壽親者孰樂曰親夫子官者身榮而尊

親壽者情舒而安翁之於子也食其榮而又
躋於壽焉是身享其慶而子成其養也衆皆
曰諾又曰壽自乎天者也官自乎君者也自
天者有數不可強也自君者有分不可必也
惟善可以淑諸身豫於親俟命於君而徼福
於天求之而存滋以求世翁與子之嗣而傳
者在是乎衆復曰諾於是翁起環拜座列觥
籌交發語咲隆洽及酺而罷

月湖群書序爲楊宗伯作

文藝所以廣智也聖門之教或先之以博文

○續集卷三

九

已

或後之以游藝者何蓋語先後則博文爲入
道之始事語輕重則游藝爲成德之餘功游
主適情博主多識皆以足乎已而無預乎外
也月湖先生於儒者之學精思力蹈已卓然
自信不疑矣厭飫之餘又輯所得爲編謂濂
溪太極圖括道器一原之妙至精也箕子衍
洪範該帝王爲治之方至備也而群言浩繁
莫知標的作纂要家禮更考亭參訂已極明
脩而準古宜今容有異同作証論蔡氏律呂
新書辭簡義奧黃鍾圓徑正變相生節奏之

詳卒未易知作算例深衣古遺服所謂續社
鉤邊人持一說製亦隨異作深衣纂要七政
運乎天有常變經緯盈朒進退遲疾留伏之
度觀象者皆所當知作綴算舉例作星略數
者六藝之一技微而用切末學類厭瑣屑忽
而不講藝能終愧於古作數學發明醫最近
儒陰陽標本部位表裏之說皆大節目師授
不一至相抵牾宜有折衷作醫學舉要而歷
代名醫有論著者因錄附焉夫太極者體之
所以立洪範者用之所以行禮樂舉其大數

○續集卷三

十

已

學舉其細深衣醫學近而非俚綴算星略遠
而非迂關

法家要覽序

傳稱禮與刑相表裏出禮則入刑二者皆齊
民之具而刑以助禮之所不及是則範民而
止乎禮者也其爲屬三千法家者流司之以
質民訟之成大抵燦然不易者爲經時措從
宜者爲義經以道其常義以盡其變非深達
乎春秋之旨殆不足以與此春秋推見至隱
先儒謂爲制事之權衡而法家輕重低昂毫

忽不差則權衡之見於事者故經有定格前而却之則無以行法義有徇時膠而固之則無以權變雖然人臣之義守之可也權不可輕議也存乎上而已矣今法家以律令為經而參伍重輕詳於法比士始服官鮮有得其要領者予同年汪子乃會萃大九標題款識指摘姦伏殆無餘法文簡而實事覈而精名曰法家要覽蓋其職刑曹久且練裁制矩矱咸有師承而不可撓以私故讀之者知其精於法精於法者精於誼者也遷史析儒法為

二不知本末一致而吾儒之用無乎不該汪子儒以致法金吾東廣憲事案無留獄而推之以仁茲衍緒餘志存弼教蓋慎刑一助云汪子諱克章字叔憲餘姚人

愛菊序

四時之氣惟秋為清戌月大火既伏霜氣始冽草木萎零鞠乃破萼載之月令以示民候盍娟然而靜也幽然而貞也雅而不穠清而不襲也柔而無附後時而不競也是故君子愛焉謂似於德而隱者也雖然未也鞠可愛

愛不繫於菊也觸而存焉過而忘焉而吾之擬之者固在也昔者陶淵明愛菊其言曰采菊東籬下悠然見南山跡則是而意則遠也境遇於外偶與意會而愛形焉不有其愛者也故湛者心之體也動者情之感也有者性之賊也而謂淵明徇所愛者惑也失其意擬其跡又惑也知此味者可與語君子之心矣金陵逸老某愛菊雖不能陶亦知慕陶者予故原陶所以愛為之序陶如有聞當為予撫掌

陳母葉安人挽詩序

閩之義江陳氏族蕃以昌蔚為望姓其號果菴者南京地官郎德階之父而葉安人其配也果菴家世行實已載今以宗伯永嘉王公所撰墓誌而安人事行則太常少卿泉州黃君為之傳蓋陳氏所以盛雖由世德陰厚而安貞體順以贊內治則奕葉有憑範焉夫內行不出于壺謂其以貞淑為德不必用善名也然傳記所載若魯之敬姜宋之女宗皆流譽求求無斂攷其所以自致亦惟率是彝則

恪而行之而芬薌炳耀有難掩焉者安人之
行孝以事姑而能謹於終始養送之節敬以
事夫而克相其交親贈好之情訓子以義而
志行術業之有承處昆弟以和而形氣爾我
之無間婦德之懿大畧已備雖不務爲卓絕
而中自有不可及者存焉嗚呼璵璣玫瑰不
資雕飾而世皆知其實君子於安人之行所
以重之也予與德階仕皆南部愛其懷貞而
秉義宦蹟所至不隕聲實古稱子之材哲推
原母德如德階之賢豈居然已哉縉紳鉅公

續集卷三 十三

修爲詩歌托之哀挽義蕪頌揚被于雲仍是
廣仁孝余誤蒙付屬僭引其端

送少參周大夫序

丁丑春周君行之自給諫擢吾東廣少參將
行吾鄉士夫合而餞之江之湄或告予曰周
大夫吳出也夫吳之材甲天下久矣况又其
雋者耶嶺海今滋福矣乎予曰不然泥于地
不盡其人觀人者失焉恃乎外不由乎內行
已者謬焉馬之良者雖恒出于冀北然擇之
者不是泥也而馬固忘乎其自出也夫吳人

材之固也其德藝之相師風聲之相摩胡可
誣也然而出資世用則存乎其人矣大夫之
在諫垣辨于忠奸與所與斥所斥不奸以私
其明也吾知之存大體畧細故與其刻而深
寧疎而遺其恕也吾知之闕精韜華不儼益
肆探聖賢之奧以克其量其厚蓄也吾知之
是故明則能燭幽恕則能體仁蓄厚則能廣
業挾是而往勝重有餘力矣况佐時藩服固
其游刃理解者哉孔子曰丘也東西南北之
人也大夫殆天下士歟而必係之吳亦隘矣
且夫握其要而普其施爲政之務也不擇于
險夷而惟義之安事君之節也若是者存乎
人地何預焉客曰然則其往也柰何曰韓子
有言遠民悍輕易怨以變故常薄其征入簡
節而疏目今濱海東西日相尋於寇攘跳踉
夫旣耀兵而彌難之矣而齊民服禮教者乃
覆困征歛而驅之以陷于辟則將胥人類爲
魚鱉乃已耶大夫旣天下士必不忍薄吾民
而求以生之生之而不撓其所以生則其不
循而輯者無幾也是其推而致之遠也亦出

續集卷三 十四

賢

諸其素有者是矣奚贅焉芳時預祖末既以
語客遂書爲贈

送王良謨榮歸親迎序

夾州王君良謨登進士第試政 部閱數月
告歸將委禽于婦氏年友許汝登請言以贈
予嘗讀韓奕一詩其間叙君恩之厚朋友之
情夫婦之禮甚備而以戒勉職業之意載諸
頌末其詩或謂吉甫作吉甫於韓侯厚矣然
韓侯席累世之勲享有爵土弁冕駸駸皆仰
承祖考而無庸力焉其受命天子而蒙寵錫

○箱銘文集卷三

十五

辛

也固宜今良謨以常布技出傳輩領鄉薦捷
禮闈不假階勛而致身朝著之上其黼黻儀
觀之盛雖去韓侯遠甚然其所有之文繡紉
然而無待於外者校之韓侯又未知何如也
今其去也飲餞於途親迎於里殷殷之羅列
娣姒之將迎雖或豐約異制而其情好之云
云觀望之欣欣以篤友義而重婚媾者視諸
往昔僭有光焉况父祖昆弟會於一堂分秩
而禮成語交而情洽是又孟氏所以首三樂
而而韓侯之所無也吾於良謨何加焉雖然

便良謨能克所有而大之其方富之年浩乎
如原泉之潰流吾兄混混不已而卒底于海
也則其所以詒祖考之榮者方且蜚聲騰實
播之金石以爲家國之光豈必黼黻儀觀一
如韓侯而後爲盛哉某才匪吉甫不能歌以
道志猥預出祖燕胥之末聊致期望以附願
由贈處之義云

雲達鴻別卷序

縣南海距京師數千里貿舟來者亟易其券
歷時而後達彼此相望若南北極焉其地也

○箱銘文集卷三

十六

辛

遠矣周君廷器以其兄之宰鄭城也假使事
以來沂澳陽逾庾嶺下賴灘道番陽歷揚徂
淮略徐泗清濟而北餘三月始來及燕其行
也勞矣鄭城之隸不克其役驛宰職將迎以
庀廩餼計歲入不給其室而廷器又非窘迫
求濟者則亦無所覲利矣而乃犯危履險寧
其兄於數千里外探其資無所挾詢其傳無
所與也豈所謂篤於情而忘其勞輕勢利而
不顧其他者耶嘗聞其業禮經頗亦能詩豈
詩禮傳家而有得者耶吾聞睽之久者聆足

音而躍如周君以至親服至勞而覲兄於王
遠之地踴躍樂孺不假言矣然而信宿政機
旋轅告歸歌發而谷應杯寫而人遠如踴反
顧怒焉如慕則其情之棲棲者何如也予友
獻卿作雲達鴻別卷索群公之什以贈予佳
廷器之篤厚重金玉之在是也故序而引之

送陳希程陞武宣學諭序

師儒之官職清而務簡職清則尊而不汚務
簡則逸而不勞所與皆俊彥魁傑之士誦詩
書服仁義進退容與神怡而體舒暇則擇其

市鎮集卷三 十七

賢且厚者列席而坐傳觴而誅闡胃臆之微
極師友之娛物外浮名漫不足數士君子失
志於時而爲吏隱者茲惟尚哉然或所理乏
材降黜是憂文行無紀士心不附吾未見其
能樂也瓊山陳君希程少游郡庠業舉子卒
見挫抑及貢天曹乃領學職以淑士類所至
本忠信勤術業和易與衆孚合無外歷雷陽
壽張皆以績著有師儒之樂而不尸厥位者
其在斯人乎今以最擢武宣武宣士夫延頸
而望之挾其所懷性無不售雷壽之化將移

而加焉武宣材畷之興且駕出於雷壽矣夫
材惟所養不係其地審如是則孟氏教育之
樂尚有可占者不但爲褒擢之資已也况前
所云其細細者哉國子助教林居仁素厚希
程請言以贈某亦鄉人也故知之詳焉

南園野叟詩序 爲東筦舉人陳志敬作

樂有寓於物者不因物而後有也物能形其
樂不能使人樂其樂南園野叟之於樂也其
殆先於物者乎叟東筦北柵人好陰陽風水
之說比老益甘泉壑削迹城市宅南有地數

市鎮集卷三 十八

畝環樹榛棘旦夕戢戢步畦隴中閱卉木疏
密榮瘁之狀或嗅其氣味肯否茫乎若有失
也已乃凭高遠睇盡峰巒之形雲物之變以
豁心目或喟咿微吟憇於叢陰呼僮灌蔬撫
觴自娛出忘其所之休忘其所歸誠不知天
地間何物可以易此也客有過之者則與歷
阿曲指而示曰某木幾何某花幾何其質而
藝者幾何凡圃之所有紛羅錯植含醲吐郁
殊態異質不可殫極叟皆得而樂焉然求其
所以樂蓋有先乎物者而不在物也今夫花

木所萃有綿綿而悠久者有駸駸而盛長者
野叟年六十八矣而其子方領鄉薦益充所
負如旭日漸進于光明故樂寓於物而形焉
蓋悠久似其壽盛長似其子人與物交相發
也不然則奇葩茂實村徑比比叟得獨擅之
哉友人某輩咸賦詩誄其事予故綴數言并
諸首簡野叟姓陳氏諱縉字子紳

鈞谿文集卷之四

序類

贈侍御馮有孚往湖廣觀察序

天下國家之命脉係財賦財賦出內交互之
際百偽生焉盜官者削其籍剥民者虐其政
交征於利而上下困矣

皇上四年釐新庶政昭憲律以繩群辟在位屏
息以勤職事充慮旬服之外德音或遺乃集
廷議慎簡百僚才望素著者不限資品改授
監察御史仍其祿而代之位合之凡十有四

人各授璽書分布天下以清國賦自有司之
守軍府之需以至道里之委積皆稽其盈胸
存亡之數參其經理變通之實而因察夫吏
治之臧否生民之休戚與凡發摘姦伏益於
上下者胥以委焉蓋國家累世以降未有此
舉其職可謂重矣而瓊山馮君以戶部正郎
受命荆湖而預十有四人之列其亦可謂
榮矣况君於世故久且練而廉明謹重為衆
所推則其任使事也真可以無負矣然愚竊
有說焉夫天子之有御史猶天之有雷霆也

天無爲以運於上雷霆鼓元氣以贊助於下
雖其震盪激裂摧山陷谷然未嘗逞雷以爲
威焉卒之宣陽召和以雨萬物者雷霆之功
也御史奉天子之命以糾繩百司苟非折姦
去頑肅清風範而下與姦蠹者比周焉則固
無以塞責然或昧緩急之宜摘細故而持撻
之不幾群天下於獄乎荆湖之地前史稱其
詰姦偷生而亡積聚今災害培尅又益甚矣
君能摘其大且急者以聽

命於上則赤子之福神將相之吾見雷雨漬盈

寶鑑集卷四

十一

用

而庶物皆有瘳也夫雷之所起可以卜歲茲
惟震擊之始偕以民之休戚於君決焉

送瓊山林暉之柳州司訓序

兩廣並限五嶺士之任儒官者銓部往往互
除然東廣士咸不樂西仕以其地邇寇攘材
亦間出故宦彼者常忽忽若左遷然而其間
益有素定非偶爾者往歲予友邵君均衡甚
敏且直以乙榜掌教來賓愚憫其才與用違
爲文慰之已而陳君希程連以課最擢之武
宣亦干予文今林君景明篤信人也復由貢

之柳城而周君廷重爲之請予又有不能已
者蓋三邑並隸柳州候界相望而三君者又
皆瑯人均之儒官以食于柳往來音問得交
致焉殆天使之輔而相成必不偶然也夫木
之植於地也叢生則茂庠序固嘉木所萃而
師爲表率則又其翹然者君能深植豐培以
先衆秀而與彼二邑者時致簡素通好求益
以相倚而並榮焉必有以資規正於邵收課
最於陳吾見棟楠之生將兼錄於大匠矣夫
材患無良不患弗庸苟惟美材雖在巖幽與

寶鑑集卷四

三

正

曳以出致書二友之際幸皆以是語之

送同年李崇綱尹閩縣序

子民而近且專者莫如今令而上則省府廉
統方面職尊而不親令而下則丞尉部領庶
務職分而不專故令者兼丞尉以承省府而
致之民達乎上下而交受其責焉者也然其
治止于一邑而張弛闔闢皆自乎上動有牽
掣故所急者不越簿書期會間而徵督之下
必有厲民以徇意者是以雖親而民隱不達
雖專而惠愛不行令之職固如是哉福州全

聞首郡所領十縣而閩爲之冠予同年進士
李君崇綱出宰是邑說者謂閩吻海派江藩
臬巡守之臣皆在焉凡經理將迎百度劇煩
首資於是上之所以求我者甚備累歲剝削
之後荐以災害宜寬繩勒以蘇困阨下之所
以望我者甚迫以此應彼齟齬難合然就二
者權其緩急非仁民無以伸事上之義猶之
植然豐其培而後得以食其實也今之民失
植甚矣不能培之乃送而食之又送而廢拔
之其生能幾何哉崇綱明達信厚負培之之

送何子魚尹慶元序

四

正

具誠意所乎必無有撓其政者膏澤之下將
蔚然而成林也夫專而不犯親而不失其爲
惠政之大要莫出於此他日以最擢自南服
者吾首於君望焉

送何子魚尹慶元序

今與民一體也今有善政沒世民猶思之比
子若孫而益隆焉非民能德令令固有以致
之也成化間子魚大父尹處州麗水爲政酌
寬猛而均濟上下交頌其良已以事改宣平
宣平既悔而附之去而若遺焉今子魚益修

世業舉進士尹慶元慶元距二邑甚邇而皆
隸于處政聲流被旦夕可至子魚之去也道
出其間民之思前令者必相謂曰幸使君有
後長吾鄰邑矣使君不可見于今若見之慶
元民亦將曰是嘗有世聲於某邑者彼二邑
者受貺其祖豈吾民獨靳於其孫乎感故迎
新彼此交望一不檢則佚前光而墮令名子
魚其思所以答之矣夫仁者不負其民孝者
不沒其親克仁孝可以格強暴等而上之則
雖達神明乎鳥獸不能外也况最爾慶元固

市鎮集卷四

五

正

皆含靈者耶子魚材識通敏於縣事益小試
者事業所就不但係一邑之思而已也故敢
以仁孝之道望其弘焉

送周廷重任桂林推府序

節推佐守治理職專刑獄而臧否是非之權
守獨尸之非彼此乎合以殉于正未有能相
成以卒志者故已有善而守遺之則疑守有
不善而已順之則欺於是牽掣局促之患生
而民不蒙惠察案且然况位其上者乎桂林
爲廣右首郡藩封三司都交廣荆蜀之所輻

奏雖簡訟淳朴著自古昔而齒數僞集勢有必至幽隱困抑非仁人莫能與直而怵威之下每承順而不獲其情則已之所不獲自信者又非特守而已也廷重以文學課最擢膺是任尚其慎之哉易之噬嗑離上震下明照而威震利用獄者也六爻惟九四最善以其剛明故有得金矢之象然曰利艱貞則知治獄之不易矣夫四居柔而體剛柔主仁本也剛主威用也仁以寓衷矜威以懲姦惡艱者慎乎外也貞者正乎內也正乎內以致威慎乎外以顯仁積久而上下信之何往不利所謂孚合相成以卒乃志者端在是矣

○欽定四庫全書

六

石

惟良折獄慎而正所以爲良乎廷重與予同郡素履重於鄉評再會京師知之頗稔予友平仲之卒于邨也飯舍飲柳廷重有力焉是固牧之良者推是心以任其優於所事矣

送潮陽姚明清廷源歸觀序

上之三年邊餉數匱郡縣士得以差入粟升大學弟子員士用輻湊於是潮陽姚君逾萬里至京師閱月以母老歸觀鄉士夫請言以贈謂其資足以積學而進脩之志未艾也夫士之處世苟有懷負者孰不欲馳騁文苑激昂青雲哉而造物者或恡之則固有終身困約而旁蹊以出者然其所自樹立往往傑卓

焜煌自漢而下徵在簡策雖科第之士莫或先焉則豈謂正途外果無人哉姚君入曹監進身有階矣猶且不安所就而欲與天下士爭一日之長其志有足多者然君子學以自善則不啻科目爲也易曰風雷益君子以見善則遷有過則改夫風雷皆剛決之物惟剛決而後可以致益廷源尊甫治中公以名進士列朝彥聲譽炳炳廷源能近取法焉以不佚前人光則由身事親以及乎人以至於天下皆如引絲而貫珠焉科目利鈍詎足言哉

○欽定四庫全書

七

英

事業之成存乎其人吾於姚君也奚贅

送會昌賴君歸觀序

學者蕪人已而爲益者也益之道莫如處卑而樂善處卑所以致益樂善則能受之益之大者也夫山不日崇而淵日實淵卑而虛有樂善之象山形岌然日流以削是故不能受也學之求益也奚異夫是會昌賴君少服庠序禮樂之教入領趨庭之訓刻厲振奮殫神潛思而苦其不入則汎謀哲髦以博聞見尤懼其未廣也乘時疾趨上游太學觀祖豆而

服司成之化既又緣所知徧謁名士其進退疾徐執禮甚度僕乎其若愚歟乎其若虛殆庶幾乎心誠而篤好者及考其囊橐則群公瑰奇之什爛然盈帙多導揚警飭忠懇誠確之辭非工於求益孰能致益之多如此也吾聞水所匯者爲浸賴君之聚益也若百川矣烏知其不爲巨浸而灌輸於海乎君之尊甫舊嘗業舉弗遂而隱故其於子也冀以大其業而卒其志今賴君歸將以是歆動顏色使知京國之遊不爲徒然而編章富於捆載

○鎮齋集卷四

八

英

也予嘉其能自益又能益親而覽誦間又可
以益予遂序諸首簡

送陳乾善尹青田序

予往歲與乾善偕第進士始邂逅於群庶中時方倥傯如乘桴夜濟固未窺其深淺也久之數交於朝省于私聚言于賓所則見其淳樸簡靜不爲趨承表襮之行乃信以爲誠篤人及嘗質以遺事乾善誦述舊聞隨啓而應雖更數十年於已無與者乾善識之十常八九縷縷出諸其口如素業焉予又多其彊記

過人也誠篤近於仁彊記近於知推是焉以往雖任重有餘力矣况一邑乎哉青田隸處之東南前順德何子魚最通敏者亦以同年進士尹處之慶元其地於青田爲近乾善之往也政治實相聞焉而又以誠篤彊記之資蒞之以與子魚相觀而兼益必有以厲堅貞之節剖疑似之辨吾見其如絲竹之音倡和偕鳴而聽者不覺其厭飫也夫雅無新聲斐襄所重他日有欲備鈞天之奏者必於二君乎擇焉

○鎮齋集卷四

九

石

鄭宗獻挽詩序

予友鄭宗獻卒之前夕有視之者則已危困不辨子女幼皆含泣侍頃之復蘇慟哭曰天乎予何罪天死于外予母氏何歸予去家八千餘食官而貧予之孤將焉是依顧謂其子曰汝即長業儒寧爲童子師終其鄉無希仕進以懲于予又謂視者曰某即死君其憫予索佳什以歌予悲某聞而哀之曰嗟呼賈子曰憂喜聚門吉凶同域甚哉禍福之相倚伏而不可測也予榜進士三百五十人及授官

中外殊任離群而去者半之踰年而死者十
數人今宗獻賢士也官未久而又卒于邸方
其潛而未見久淹而後伸也自以爲福矣及
舉進士官京師華繡綬而侶朝碩其福若以
益焉而乃未及再期以罹于凶而視貧賤而
壽反不可得何其悲也昔人謂精一者間值
之難故其數或不能長然同吾榜者何獨非
精一者耶而脩短厚薄之不齊則固有全慶
而無虞者若宗獻之不幸蓋鍾其難而值其
促者也使其得引年以久於位進陟柄要以

○鶴齋集卷四

一

名

摠厥衷則必祛獎致利闡元化以裨我國家
其功烈之焯於世也豈少哉而卒不獲然如
玉毀珠沉不藉其光是又可悲也於是哀其
亡者皆歌之以卒志焉

積善堂序

善者天地之正性惟成其性者可以與天地
通焉天之所助者順故善人者必受其福長
沙洪君世鏡於財自曾大父輸粟賑飢以表
宅里及祖以降皆仁厚而樂施惇倫而重義
強善以循其性及尊府以儒嗣業益懋以延

而弗顯於時至君乃以庠生入胄監服襲教
焉大學士西涯李公與君從伯都憲公有同
年好扁其堂曰積善謂父祖子孫世濟厥美
而以易之餘慶望其來裔也予因是以推善
惡之應非漠漠者布置於人蓋自其所履即
已兆之在易以善惡配陰陽陽之盛也皆積
累而後致其始也微如芒忽莫或肖似及其
盛也陽舒暢爲生育陰舒慘爲摧落此豈外
至哉漸漬則然也是以天下無不應之感而
禍福之來自人予以是參諸古今耳目所及

○鶴齋集卷四

士

六

罔不符合雖或遼邈不售如馬遷回蹠之說
蓋亦天未定而然要其歸究則售者常八九
而不售者無幾善不足以基福而驟致之雖
一時駭娛觀聽而瞬息斯盡矣惟善則如植
種於地雖凶旱磨滅而時雨一沃則芄芄而
達且傑焉洪氏累善數世而獨未食其報豈
天故靳之耶抑將久蓄其光而欲厚發之也
然貴不列於五福若君之世德壽富而寧且
終也亦何歉乎哉况君年富足以自立使能
新其業而弘之又未可知也夫累世之慶必

盛而後會予歆其反諸身以應之也故以足終焉

送虞衡唐仁夫之南京序

廣南自唐宋變故後士夫流寓蕃衍風漸俗移文人彬彬與中州等然地遠京師鮮仕進其仕又離鄉井父母昆弟越萬里爲羈旅臣故兩廣北仕者雖隔省皆締交如親親蓋勢孤而情投理則然也仁夫世家于融界柳西偏其在朝往來問遺慶集唁慰胥而爲一然獨滯階次自登第歷大行副正于今十五年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三

十

始擢虞衡正即以宅南都居常以文字自意於進退久近未始加意而所職清簡少事益得自恣於學其言曰官不貴速遷貴稱而安屈信相乘先予升者亦先予隕惟予以無庸安其位進而涖官退而業於家於心亦無悶焉故久不遷不以爲淹轉而南不以爲遠離群而去不以爲戚是又可謂達觀知命以朝市爲隱者矣夫久淹而安也好學而賢也均予遠而又親且厚也於其行也惡能無言哉孔子曰事君敬事而後食由郎而上則將進

任天下之事矣事彌多則食彌厚事若者之於食豈惟後之猶懼不能稱焉懼以折其私敬以成其務雖曰進而益富於吾豈何尤不然則食之厚者適以重吾負也予友張子材史道存輩同預贈列而予正未能敬事者既以告仁夫及諸君且以自警

贈邵均衡掌來賓教序

昔孟子語孔子進退曰義與命蓋二者本不相離命之所值固義之所安君子未嘗責其於命也予友均衡在郡庠最先著名行偉而學

欽定四庫全書

十三

完

宏每歲校藝輒先多士言論風致無與儔者予深得所裨益相與期於遠致而區區文藝不論焉及辛酉同舉鄉薦戊辰同試禮部予入翰林爲庶吉士而均衡乃以乙榜典來賓教而置諸天荒材匱之地是何積之久屈之深而遭際之不偶也予嘗推消息盈虛之理以謂負之厚者必食其報徵諸均衡則又不然乃知分固有定而遲速盈歛必有造物者司其間是獨將奈何哉孔子曰如不可求從吾所好雖夫子之聖固已不責諸天而求諸

我矣是故正身所以立本教戒所以齊衆鼓舞所以作其氣漸漬所以養其成刮磨所以啓其明策勵所以彊其怠而又以忠信行之使不懈而自力焉則所謂九臯之音必有起而和之者傳曰是蕙是蓂雖有飢饉必有豐年然則義與命果終不相值哉君於予自居遊學以至貢于有司罔不同者及來京師合爨相倚而且通婚姻焉今其仕也獨不得與之同方而遠在萬里外將別依依然不能舍也而又嘆命之不能違也於是乎言

續錄集卷四

十四

崇

送饒平余君良初分教宿松序

四年春饒平余君良初貢于京師歷禮吏廷試皆捷秋授官分宿松教予過與別告之曰來良初夫爲帝臣自丞尉牧守而上品秩以差迭進而益尊所理非刑獄則經營田賦碌碌簿書之事雖或兼制方面奔走百司而責望隆重位與憂俱下則防守儲牧之吏僕僕人役非仕進正途故卑則近汚尊則難稱口常秩外祿仕宜居者非師儒莫可爲矣蓋其職乃自編氓掄其秀而育之多綺紈閭巷之

英以與趨踰進退質經辨疑探幽蹟校文藝師資交益以繇於正暇則相與嘯歌更酌恣意所如攄性真吐胃臆臧否古今以合其好及乎教之成也則或瓌奇卓越躋華陟要自樞機風紀迄于牧守皆我之自出而其不盡錄者罔不皆良又以分教天下而傳無窮焉是可謂位卑而道尊事簡而責重者矣良初之官是也慎乎哉夫學校之政以達才於道爲最道不明則喪若尊材不興則負若重乃以是位乎卑是與臺胥均也如所職何自古

續錄集卷四

十五

崇

送黎邦衡任常山文學序

泉出於山同乎一源及流而爲沱爲潛滙而爲澤決而爲汜停而爲淵趨而爲川彼此判合則有不能同者人之不約而合不析而離也亦然予與黎君邦衡生同鄉學同師講習同道鄉閭戰藝凡再與俱而予獨先登焉是固同而異者也往歲由五羊合載而來至於

京師偕館其主而予試貢院邦衡試于儀曹
各即其歸是同行而異途也及予舉進士官
翰林邦衡閱歲乃得司教常山常山隸浙之
衢州南顧嶺海則有高堂白髮之思北望燕
雲則不能無依依共事之情是又同仕而異
方也然予竊祿在朝逐逐風塵進退榮辱皆
不可知邦衡乃與秀士夷猶於講席之上肄
禮容談道義不聞文教以儲國材祿雖不厚
爲益已多矣况位有崇卑而忠無二致使吾
與君各據所負以蒞其職毋替厥守以交貽

蘇東坡集卷四

未

貴

羞則仕雖異方而同歸於忠也夫水溢坎而
進流孤殊分及其會於海也一焉今與君握
手將別慘見顏面繾綣之歡不可幾矣會歸
之同尚相與圖之

送慕容廷薦還鄉序

瓊在廣南海中洲居崖又居瓊之南距廣三
千里由崖來者陸行旬日乃達瓊渡瓊倍
旬而後達于廣其道里所止艱難落必自齋
糗糧荷筐釜以從日夕或泊荒陂林木之隈
以便薪芻暑雨時作行者弗勝勞則往往由

江海濤湧如疊嶂望之眩悸頗其累日其
險危又有不忍言者然瓊多山蔽彼田稻梁
菽粟原禽海錯以贍飲食嘉禾貞石以成室
屋故士民恒苦仕進而甘丘園每歲貢來
京師投牒禮部皆樂試師儒不復計官崇卑
但謂脫去儒巾可以了責倘失意下胄監則
屏絕意念望望遠去守窮約而老焉廷薦用
是來告別于予予與廷薦同門友也晉之弗
可勉之卒業弗可又明日見之則裝且束矣
詢其情則閉目蹙額不能道也嗚呼自非鄉
思之縈紆百險之摧折孰能使人輕脫榮利
至於如此哉予去家三年傷多易感有來自
瓊者雖疏遠皆親如故人况廷薦又故友素
厚者海陸之勞嘗與共事焉宜乎喜其來而
悲其去也於是貰酒於市歌以餞之歌曰
道紆回兮瀾漫迴輶返旆兮阻且艱幽人一
去兮何時還山峯嶺兮水浴浴花木陰陰兮
隱房櫳保世業兮兼儒農噫君樂兮曷其有
窮

送符進貳尹之東莞序

蘇東坡集卷一

十七

克

丞所以佐令而參其政凡邑官府切之務操縱異宜令廉制之而丞贊成焉故善則相觀否則不協于衆不得專署然昌黎藍田記乃謂丞無所事事徒署紙尾贅疣而已及考諸傳記以丞著名者未嘗乏人或者謂昌黎之言實含譏刺者豈無見哉蓋古今官不虛設苟賢矣雖在遺佚猶擅時譽况有職秩居民上設施舉措必不若是泯泯也將君景升於戶曹景明爲從兄景明前尹潁縣懋聲績旌擢今職賴人德而懷焉故景升之丞東莞

續錄卷四

六

也東莞士夫宦京師者悅之謂即第而兄可占也然丞雖良不能干令而擅政彼之令予習聞其良矣而景升端允明確有感慨自奮之意又得良令佐之此正鏗金石而諧律呂之時矣夫本忠信可以乎上下勤術業可以燭幾微操是以往何有於丞乃若對松自戢而重以爲歎者果丞負予耶予負丞耶

賀瓊太守及齋趙侯序

余謝事家居削跡城市嘉靖己亥秋及齋趙侯由南秋官郎來守瓊謂余嘗督學兩浙丞

顧執禮益恭予念尊師道廢有朝授紫而夕爲途人者督學於多士義重而恩輕教汎而跡疎雖賢如及齋亦惟槩校藝示激勸信宿去耳廼今儼然爲郡師帥執肯自降抑以崇朽廢者哉蓋厚以自處而不計知己之淺深倡以士行而欲端風化之楷範爾顧瓊遐僻黎獠肆雲民生嗷嗷如蹈水火戡定且艱何有於化而侯則曰化之有道或訝其言過高予獨喜以爲澄源探本之論吾瓊千百年未講者也古者三苗負固而干羽之舞卒致其

續錄卷四

十九

寬

格人徒見其化之之易而不知聖人所爲固有節次竄之征之格之又分此之竄非刑不威征非兵不克格非誠不孚分此非孚不行殆非一朝一夕之故矣然皐陶之謨卒歸於知人安民而本之身豈非至要而不煩哉黎固三苗別種自昔構亂其詳可知矣是故黜者宜寬疆弗率者宜征征已遷去則前功廢必擇其人也要害以制姦萌分其惡而遷之懷其善者而經畧撫馴之如新息侯平駱越故事茲侯贊兵謨定邊圉忠國家之微意

所謂化之有道者益如此惜乎機未可乘而
侯愛民之心甚切則毅然以身爲諸屬伯履
任踰暮清介如一日門無私謁事無請託雖
嚴而不刻畧於細訟而兵餉弗匱遇士以禮
而不輕挫辱耻以罪罰奇勲爲能合屬小大
望風砥礪莫敢自懈惟安民是圖皆由身以
先之也庶牧之有裨於治也豈細細哉侍御
按治王君清戎陳君優獎荐至有卓有古心
氣節尤勁之惠瓊山尹趙泮爰率有衆新文
稱賀予告之曰侯衍乃祖南寧仕範世齊休

鎖鑰集卷四

廿

光

瓊難久淹他日必有用若策變若夷以耐
若志者垂譽其無數也已

養生舉要序

或問養生諸書於保身定性爲要而諸儒以
異端鄙之何耶曰偏也儒道大中至正而楊
墨無父無君故耻言之曰釋氏似墨誘人以
寂定老氏似楊誘人以長生皆主於養神煉
精不爲無益如子之言聖人不貴養生乎曰
養生之說吾儒備言之而偏弊自私吾儒弗
爲也彼釋學者謂儒勞而釋逸儒好名而釋

不好名儒求仕而釋不求仕儒以聞見外馳
而釋湛然冥然靈覺頓悟與吾儒無思無爲
相近故學者翕然宗之師老氏者其說有四
曰導引曰吐納曰按摩曰存想近又助以恬
和養神清虛棲心七情之動無過其節皆竊
吾儒學庸之旨以潤色之遂謂生必可延壽
必可益故宗之者尤衆然考其歸不過七八
十年或九十餘年而鄉人輩春蠶習勞忍餒往
往有百年者顏夭躋壽何預乎養顏豈不知
養耶呂氏春秋曰長非短而續之畢其數也

鎖鑰集卷四

廿一

川

此達理之言也或曰子謂大壽有定無預乎
養則將疲神糟粕老死而不知止乎曰空寂
固非也疲神糟粕亦非也六經更宋儒其說
益煩而我又爲煩所悞徒損無益然年彌增
事彌練參伍舊聞若若親歷校昔誦陳言者
滋味遠矣晚景即此是樂敢曰不厭云哉

學易疑誼序

易有聖人之道四曰辭變象占象以揭體變
以顯用辭以闡微占以致決聖人之精蘊在
是哉程子曰推辭考卦可以知變而象與占

在其中則辭之所係尤重故其作傳主於治辭至爲精密及朱子本義發明象占殆無餘蘊而或猶病其簡非簡也程氏已詳則不得不簡簡者所以會其要詳者所以悉其微皆義理之宗也夫四聖之書不相沿襲義盡無文至簡矣及文王周公詳焉及孔子加詳焉歷數千年及程子又加詳焉然皆不出義盡範圍之內而無絲毫臆說雜乎其間本義之簡乃所以爲詳而有裨乎詳者也雖然惟詳也故能窮天下之變而善無弗察惟簡也故

能以本體之全而理無不該至簡如義皇尚矣而說者猶謂畫前有易則知俯仰之間易理具在要須心體虛明自得之耳茅愚陋自少讀易茫無所覺晚年詳玩本義粗有疑難數條錄真別衷未敢語人顧遐僻寡侶無從質問私與同志者言之俾出而遇四方君子代余質焉

春秋集要序

邵子云春秋聖人之刑書以傳爲系以經爲斷是經賴傳而明也文中子乃謂三傳作而

春秋散豈謂傳不足據耶蓋世愈降而學愈離說愈多而道愈晦聖人之精義端不徒傳註之紛紛而學之者貴得其要焉耳春秋大要在於正君臣之義明父子之親謹男女之際嚴華夷之辨而其間惇友愛則不廢乎懿親睦與國則不遺乎寡小而所以責乎君上者尤拳拳於用民力重民時而養生送死尤不苟焉此皆人道之大經聖王之大法萬世不可易者也而舉其至要則握之不盈一掬而克之塞乎天地君之所以君臣之所以臣

父子之所以親男女之所以辨華夷之所以嚴皆不越乎兩言而已兩言者何敬義是也敬以直內而怠則棄之義以方外而利則折之此人心得喪之機而治亂興亡之所由決春秋書僖嘗不時諸侯無王侵伐盟會相誅以利之類皆因事示義以見有天下國家者必皆知所以修身而後可以有為而開端表之王之下繼以正之一言則凡天經地紀民彝物則條目之繁古今之變皆統括而無餘蘊蓋一經之綱領也淵乎微哉自宋以降

說愈煩而學者愈無定見莫知所執其極力
探討苦於寡昧緒閑逮令白首卒於無得乃
採輯要畧各附本條以便時閱不敢贅增一
詞而於胡傳間有數處姑記所疑傳之家塾
來裔或可與進尚幸明者覺焉

送楊孔昭序 畧

兩廣限五嶺人材間出土之蹟科第貢有司
者往往樂爲儒官邇以僻遠例許互除便近
於是吾厓楊君孔昭得分教梧之北流北流
界邑也雖科第實鮮而忠信之資君子不誣

續錄卷四

十四

五

十室顧安得而小之夫沃土之材不時而豐
然勤樹藝者亦倍其入蓋人力之勝地利也
舊矣先生負體具之全以試茲土固將養賢
以待用也未知所以養者果得其養而將來
爲天下用者果皆實用否耶受直怠事自昔
所誠子其思之予他日歸過駱越之郊見梧
槿蔚然而成林者必子所矣

續錄文集卷之四終

續錄文集卷之五

序類

賀宣城蘇縣尹序

予官京師時蘇君景賢守選天曹再會予
於邸正德庚午蘇授官尹宣城予亦以是年
冬出推於宣雖職事相攝而鄉曲舊好予於
蘇君無間焉其蒞官子諒而恭慎因俗宜民
不拂其欲古所謂悃悃不煩者近之矣越明
年按治洗公獎其能又明年患肢腫謝事休
假是年五月子某乃生蓋前此三子皆夭折

續錄文集卷五

一

正

至是五十有四側室乃字而蘇之疾亦浸以
瘳斯亦異矣予於是益信天人感孚之理茫
昧莫測來或予之去或奪之予與奪無容心
焉而人之悲喜交代莫可限極然惟善人與
天無迕陰獲其此雖或罹艱值厄悲愁困鬱
之極而天終必通其塞而起其仆是其予奪
雖不常而卒予善人則有常其不然者如春
華敷燁茂如爛如非不侈觀好也然基淺易
傾一隕而覆則亦漸以竭矣若善惡之報不
必盡合則誠有幸不幸昌黎固已言之是又

可盡拘哉蘇君寬而不弛守正而不犯民羣
維愛之如所生是必累善而庇於天者宜其
濱絕而復續也或謂其嘗從白沙遊遠有淵
源斯亦近似然白沙非能淑人人自可爲白
沙如其不爲雖孔顏其柰何是其善蓋自強
者而作新鼓舞之機亦不可誣也茲重宣城
寮庶之請姑叙梗槩以章其休工於詞者又
從而歌之使他日蘇君之子能爲蘇鑒此亦
可以自厲云

宣城名宦錄序

續修文獻卷五

二

五

寧國府治後舊有二仙堂以祀謝玄暉李太
白後又增顏真卿白居易韓退之名五賢堂
正統間太守袁君旭改建正心樓采漢以來
宦此著名者標祀其上而李與韓白不預蓋
韓已從祀文廟而白李族寓故也予嘗以政
暇按名覈實其間去取容有未審若馬稜賴
憲尤可醜者而亦以混於忠賢之列崇報之
典不嚴勸懲之義弗著予感焉夫祀者懋功
德闡世教不列祀典不得秩祀祭法五等皆
有大功德於世者而後世義夫烈女詔有司

隨在置祠益雖澤未及民而於風化關係尤
重若守土之臣能平政以和其民捍留而厚
生惇教而成善委身殉義而不顧其難則其
澤之所及義之所感又非特匹夫匹婦一善
可取焉耳而一或雜以匪人與忠賢並祀義
旣弗彰何以勸後廼謬以己意擇名實顯著
者自漢迄國朝凡若干人以忠社稷禦
害勤民事爲主蓋忠社稷則臣子之節明禦
留害則保衛之功立勤民事則教養之政修
居常以政理爲先處變以忠節爲大雖未悉
如祀典所載而皆有民社者師資所急故錄
置左右以便時閱若謝氏以詞章自娛雙旌
五馬游歷殆徧蓋席晉人放達風致而於成
已成物兩無關係則愚未敢私焉後之君子
欲嗣輯以扶世教推而廣之可也

作郡歸囊序

太守宣城吳侯子且致政歸自臨江臨江蕭
紳繪圖爲詩章以贈旣歸又取其之官之初
與其入覲之時一切贈言合編成帙名曰
作郡歸囊且屬其序某曰是奚假予言予言

續修文獻卷五

二

賢

無徵將徵諸人人之言又皆徵諸故以成其
訃侯之於故也人皆知之既已述諸篇童播
諸歌詠矣天下後世孰能誦公論而汨之是
則又有不假予言者予獨惜夫侯之材大所
蓄而不竟厥施人之仰其名者徒知其始之
所就而不得其終之所歸也臨江雖大郡無
城郭險固之守治久相沿民不閉兵乃者旁
郡寇攘交橫臨江寔當其衝侯之往也視篆
未幾而入朝歸席未煖而寇入倉卒聞變
率衆巷戰皆習安易潰之夫雖有智勇未易

續集卷五

四

賢

撐拄力分勢析竟莫能支而臨之帑藏胥掠
以竭然猶殫忱撫慮直漏補鐸計營繕飭器
具以圖綏定功未及襄而竟以去位生平自
奮之志卒抑而未少遂焉夫士之立名於兩
間者誠有天幸以成敗論是非鮮不失實若
吳侯者有其本有其具而不得於命者也茲
述歸囊所挾止於如是其志節可以槩見予
故聊綴數語以引其端以爲他日校人品者
得焉若其家世之盛流派之遠孝誼之肫至
與大居官行政之要則羣公篇什具在茲不

贅

賀邵武太守葛侯尊甫太夫人雙壽八十
序

上虞葛侯守邵武之三年政平化漸民率恒
業弗罷于法尊甫封監察御史澹庵先生暨
母太夫人並壽八十侯官守無因展覲北望
稱祝懇懇翼翼士民聞而悅者咸若承事其
老益人心爰則有相感觸而侯惇本厲俗於
是爲大屬邑令大庾王廷和將道民意致賀
而某忝年末適暨茲以何臨漳遂委贊焉蓋

續集卷五

五

自氣析民滴札瘥頻併五福不可得兼壽或
失祿貴或蚤世紛糅莫一微令德曷總其會
葛氏自元季業儒世著休顯地望已爲鄉重
及澹庵深培豐植耽學謹節於族屬每相版
匱急而夫人歸自名宗實襄其成蘭熏膏潤
相安於善至侯遂以進士顯而歷官所在治
行尤卓先動直聲於朝爲真御史茲復推善
政於邵武爲良有司蓋其治寬簡宜俗善別
垢嘉雖在剛嶺易動之區吏不黷而民安焉
而澹庵式教之懷於是乎亦求慰矣夫父子

也夫婦也貴也壽也賢而合也康且寧而又
偕老也世可多得哉孔子言仁之効曰壽仁
固未易言而壽必非淫僻者所能承况八十
杖於朝又壽之尊者非累仁以基之其何能
並隆如此而侯也紹闡光緒又方溥其仁以
福茲土新美之政日濯以麗將來 寵賚之
光庸可量耶善人天之所助必求其祐來裔
其敬承無斁

送翠渠周先生歸莆陽序

臨漳文士首倡七閩在昔固名郡也自宋淳

○劉銘文集卷五

六

川

祐迄今二百六十餘年而漳之志無考中間
迭更變故臣賢政行散佚失實者不知其幾
國初華川王先生判于漳乃畧誌元末事而
其大者表忠祠之墓碑記載最悉後來續述
者祖之蓋是時王師下漳皆華川目所經見
而又一代聞人言足信後故至今合魯溫氏
之忠烈炯炯乎與列耀爭明者王氏之功也
惜所記獨一胡臣又不久 詔入史局而繼
之者不復才一方紀述之典闕而不講君子
病焉正德壬申漳守武陵陳侯闡遺烈以振

文教廼聘翠渠周先生于莆陽翠渠於是年
八十餘矣以先塋在漳便道展省遂諾以終
衷蓋其博極載籍自負不減王氏而漳又生
長游息地非信宿去位者故叙錄特詳而其
製一準舊所輯興化志徵史遷以立法分六
紀以提要即事以考實本道以脩辭故凡
國政因革之齡山川離合之故人物之消長俗
尚之隆替征賦出納之盈朒纖悉備具煥若
指掌者先生之功也然華川受知

聖祖卒秉鈞臧否天下而先生則累外階劬劬

○劉銘文集卷五

七

川

于江蜀間曾不得假筆削以贊 國是垂老
矣而後小試於郡乘焉功雖成詎足為副若
志哉今命駕將歸漳之師儒周淮輩請言以
贈顧某庸陋方被時斥雖有言不足為先生
重然而天球河圖固亦不假頌言而世皆知
寶之矣僕夫在門未暇點綴姑叙作志顛末
拜于祖次同贈若干人具列如左

擬福建鄉試錄序

福建藩臬重臣以正德某年復當鄉試先期
請于巡按監察御史某咨儒秩以典試事惟

時寇興，信逼近，閩界自撫按而下，各慎封守。飭武警，文表裏威事於是。云：應聘來會，胥待于次。越五日，御史集各執事諭於庭，明日率入院，周眡解舍，頒位申禁，乃誓于衆曰：茲惟興賢，惟帝臣是資，所不一廼志，貢于匪人者，幽有明神在，食復誓曰：所不信茲盟者，如之。既則云：予惟言以足志，文以足言，文固言之精華，而志之發也。試士以文，雖若無關於行，而志之淵微於此焉。寓昔人謂文章似其為人，予以爲不獨似之，蓋即其所著作。

嶺南文集卷五

八

而五性之德可得而攷矣。是故明辨者知之，用純懿者仁之質，裁制中適者義之宜，秩然不紊者禮之序，確然不詭者信之成，而其旨趣之疏密，則所負之淺深，高下胥以觀焉。然子夏以文學名，而德行後顏閔；楊雄、柳宗元之流，文非不美，而不李其實，德藝衡決，往往而是。又惡乎其足憑也。福建藩屏東南，連山距海，其勢奇崛，浩瀚士之鍾其秀者，傑卓名天下，自龜山統承濂洛，以及考亭、昌黎、陸、諸斯道益大明於世，故考亭之學，雖非閩人所

得尊業，而後學師承於地爲近，况我

社宗以來，神謨聖文涵育，又百五十年，道遠而益尊，化久而彌深，學社遍于窮谷，僕隸亦諳文翰，而儒風之盛，加於往昔，其淵源漸漬，可謂溥且洽矣。是宜士之應試者，雖沙汰之餘，尚二千五百餘人，皆能展其所蘊而發之以詞，某等在倥傯卒遽之中，深懼真材或遺，無以塞責，罔不竭精離校，以夜繼日，而所擢皆迭經互勘，務求審確。若所謂因文觀德者，謬自謂庶幾焉，而限以制額，未獲盡錄，如臨合

嶺南文集卷五

九

浦者，觀波光熒熒，雖知爲珍玩所萃，而力未能悉羅而致之也。然人因文而知難，必其所難知，名因實而成，難保其所以成，諸士子膺是薦書，以達于南宮，而登用于

大廷，名垂成矣。蓋思所以充其實，副其文，而無負於主司之知哉。考亭有言：及程門者，未爲幸，後之者未爲不幸。諸士子幸生考亭後，其無以後之之幸，又自安於不幸也。

送漳浦學諭陳德明序

德明予同郡友也，在柳州分融縣教，資直無

華得諸士心六閱朞以績陞漳浦門人李實
輩贈情甚懇而難於詞德明到官乃代爲講
予時亦自漳轉南都行有日矣顧鄉舊懽懽
不能別坐而飲之且告之曰吾崖處南海之
南爲方輿窮陬吾與子生於是如鼃鼃處泥
淖中能自相激昂出幽潛而向日月之末光
斯亦難矣及子仕駱越予亦客遊京師相去
萬餘里音耗沮絕者數年思一聚首不可得
今子居漳無幾子亦徙官隸焉舊好重申泄
茲隱鬱謂宜以生平所欲言而莫致與夫歎
致而莫能悉者上下徃復以相期於無窮而
予又將遠去有栖栖之憾是難乎其爲別也
情之所感聲而爲詞雖欲捫吾舌猶將彊焉
而況趣之言哉然交親者意乎言深者味淺
予又有難爲言者予將與子擊轡九龍徘徊
梁山揖東溪孤峭之風以想其人既又泝清
漳憩紫芝尋考亭講道之處而彷彿其師友
雍容之樂遂與臨東海而縱大觀焉吾馬方
壯子能偕我乎於是引彙招群浩然而徃
贈陳君徵陞南康府學堂教序

凡受朝命列庶職者皆司政事以蕃民物惟
內而胄監外而郡邑學校則皆職文學以造
士而天下賢雋於茲出焉夫士生於其鄉聯
之以師儒群而肄焉漸漬而鼓鑄焉拔其尤
升之司徒司徒辨其材而隸之作之以司成
旣成矣詔冢宰而官之其教也爲天下養也
其官也爲天下用也養以天下用以天下而
責於我乎幸焉不其重哉而或規規然以文
藝爲能亦末矣夫養非其用則無體用非其
養則無具體具體而道益孤可不懼哉黃巖
陳君宗恩以鄉薦掌漳之南靖教端恪而謹
敕其教士也曰率廸常壹廸慮無替廸業懍
以蓄德藝以顯道踰年士安其化藩臬鉅公
嘉之檄有司錫羔幣以優寵焉未幾吏部擢
掌南康教鄉進士門人韓君珪輩請言以贈
余謂官無崇卑惟稱之安君之於職也不鄙
其卑而敏於所事而士之興者皆知敦本真
而後文藝務實用而厭浮薄可謂能其官矣
茲行也靖邑之士群而送之各其奪之速南
康之士群而迎之各其來之遲君其思以答

之俾入所教者隨寓而各有成焉則吾澤之
所被在彼猶在此也吾行吾教以爲天下用
教而成者豈無以副天下用哉君其思之

盡思卷後序

爲崖學司訓吳壽仁甫作

罔極親恩也事之而必致其極子道也子分
氣於親而不能有其親故死生之際哀樂係
焉樂生者必欲順其志故盡力哀死者不能
忘其情故盡思盡力者及親之存盡思者終
吾之身是力猶有限而思爲無窮也詩曰賁
我思成夫人死而精氣散之太虛不可復合

續集卷五

十二

言

矣思何以能成蓋氣同則乎誠至則應風雨
霜露之變感乎外焉蒿悽愴之情動乎內謹
之致散之節以一其志求之居處笑語志意
嗜好以盡其狀驗之室戶儼然肅然之頃以
昭其享則儼乎其成矣思而成精之極也茲
其所謂盡也永安吳公伯遠居鄉以善聞配
曾羅二氏皆賢淑嘗創禪室於居之南山以
便析息壽八十八卒仲子仁甫即其所設像
併祠之蓋因其意嚮在是而託有形以寓悲
也既又索詞流歌詠彙編成帙題曰盡思及

分教崖之三年值予歸請序諸後夫人情離
則思死又離之大者親而死又思之切者思
而託諸形則有時而間矣亦知夫如在之誠
有不待形而形者乎誠知一出言一跬步而
不敢忘則吾身之存既親之存雖未復堂祀
親祭享而吾所思者昭如矣故曰孝子不死
其親若仁甫之用心殆庶幾乎此矣顧予荒
昧不能知鬼神之情於其請也惜續序之

贈于謚之憲長序

于子擢庶憲於山東也某過之于子曰何以

續集卷五

十三

贈我曰噫子將需子贈也顧需子哉昔英公
贈其友佩刀曰貴果斷也王帶曰貴約束也
於張稚圭獨無贈曰子無施不可焉用贈夫
贈者增也增其不足也不足贈之夫固有
以受之矣且夫臺憲者百司之綱國朝名
臣通天下之故者鮮有不由焉者也吾子歷
臺憲內外十五六年其政練其慮精其品凜
物情酌酢庶類沛乎曲盡其妙也茲進長憲
事驗諸學者益以實宣諸用者益以宏子方
愜其委我而寡助也奚其贈抑子嘗歷充見

所謂鳬繹者，峯然高山也。既又見所謂東山，則又高矣。已乃見所謂泰山者焉，則群山墮乎其下矣。是知地愈進則識愈長，學不至於極，不知吾所謂至也。今吾子自杭徂滁，歷淮泗以達齊魯之境，隨寓觸懷，緬追往蹟，將曰：若而人，賢也。吾齊之若而人，又賢也。吾思齊之進而至鄒，則亞聖祠在焉；知鄒則知所宗矣。又進而魯，宣聖闕里在焉；吾所思者益高且遠矣。茲非地愈高則識愈長而至所未至者哉？夫士而止者不足乎賢，賢而止者不足

鈞齋文集卷五 十四

乎聖。聖之於賢與士也，猶泰山之於群山，相懸也。而入道者必歸焉，謂人道至是乃備也。備斯已矣，獨司憲乎哉？于子喜曰：唯唯，是多乎劍帶贈矣。于子在吾榜中最以才智聞，又予宦濶二年，與處稔且久也。士非深相，得不易測識。矧流俗愛憎毀譽有足溷真者哉？于子行矣，其繹予言。

寵嘉錄序

刻薦有錄，昭公舉也。寵嘉有錄，榮君貺也。周禮八柄，予以馭其幸，蓋賜子者人君之特

恩，所以寵乎異者也。中丞盛公自筮仕至今，德業聞望，閭中彪外，聲諫迭騰，薦剡既已萃爲錄矣。而督賦詳密，尤其卓異者異而寵之，拜受而榮之，禮也。事關厚生，最急併錄以傳。粵惟江右，自逆藩煽禍，歲仍大侵，留連饑輔，烝民艱食，公被命撫其地，毅然以經濟爲已任。於是獎廉幹，覈姦蠹，振綱維，時欽羅寬，羈勒謹，程約壅者疏之，虧者益之，權重輕緩急之宜，金粟兼輸以利，上下未數月，漕舟蔽江而東，畿甸之民賴焉。司徒善其蹟以登

鈞齋文集卷五 十五

於

上上嘉且錫之。春注日隆矣，在治未二年，諸郡備荒之蓄十倍於初，尋擢撫兩廣，猶申後圖，乃會其凡以請，冀代者襄成焉。司徒復善其蹟以登於

上上特嘉而申錫之。春注日益隆矣，食者生民之大命，裕民足國，勢不兩立。公值特勢之難而凡施爲變化，騁馳震迅，其裕國也皆因民之利而還以利民，賦不加而惠甚，博普富鄭公活饑民數十萬，自謂勝中書二十四考。

大德民也公之利民博矣而又能爲先事之防以圖之於遠於鄭公豈不有光哉公嚴毅而溫潤慮遠而證明其外森乎不可犯而中廓乎有容政本忠恕洞燭物情嘗轄關陝值武廟西狩人情恟懼公處之裕如費廣而歛不及民却中官之請而不激其怒皆事之至難者涖廣僅數月持大體肅軍令百度煥然改觀兵食具足剽賊以次授首四境寧謐迄奏捷譙抑不伐歸德於

上而推勞於下事務實不近名器識過人遠甚

鈞鑒集卷五

十六

而志操貞白終始弗渝則夫人皆知之兩廣韓襄毅公之後如公者不可多得倘假以歲月綏戡漸摩豈不大有成哉而遷遷少司空以去

皇上眷注之意蓋未艾也茲叙梗槩未足揄揚盛美而公聲實炳炳在人亦匪片言所悉尚俟名公紀諸別簡

送兵憲楊子序

楊子謝事北歸芳與客餞之江客拍水謂楊子曰美哉決決乎人知利之而不能究厥用

也芳曰噫誠然哉子徒惜夫取之者不盡所用而未知水之所以自用也夫水曰潤下潤而又下也水得其潤下之性然後焦者蘇涸者榮喁喁者生易曰潤萬物者莫潤乎水其用大矣然物資之者忘焉而亦不能索萬物以爲潤烹飪灌溉澆蓄之利皆人爲之而於水之性若有拂焉則夫用之者之爲利孰與滔滔東逝之爲得所歸也君子學以用世固將普萬物而利之平政以善俗審方以通變爬搜剔濯決去壅閼以固元氣分也而或於

鈞鑒集卷五

七

時盤焉雖孔孟不能亨其道故進不必達志惟其時退不必近名惟其義古之君子於吾力所不能自致者一酌以義命而不膠於外有以也况夫畏途險傾蓋不能盡如人意而仕者終身所就不過祿秩之厚薄崇卑焉耳矣與其進而罔功孰與守約自遂者之足多哉楊子自蜀史著聲南畿歷廣右兵憲當府江夷獠之衝咸懋政績民夷咸懷乃今西控勅旄督府鎮巡諸公屬之邕州倚爲屏障而卒免夫鴟張豕突之患寇急賂金數千皆對

置府藏不以自藏而又樂善喜施長於駕馭故將卒樂爲之用雖未及即工解印綬去而澤之及物者溥矣夫窮達殊遇無預於性分性分在我惟所處而安焉揚子行乎殆若決迴瀾以放乎四壑浩乎其得所歸矣焉往而非用哉且夫吉之江山秀出南紀其將棲遲叢幽聽松風澗泉之音以頤永年校之擁案牘而憤憤終日者何如也楊子聞之輟爾大笑盡歡而去

送職方盧君主試歸朝序

○續文獻集卷五

十八

吳

上之七年納輔臣議勅禮部簡京官主各省鄉試惟時職方盧君師陳暨屠刑曹文升寔拜江西之命事竣將歸按治儲侍御君倡三司長貳餞之江屬某序粵惟國朝設科選士舊矣兩京之外率儒官主之久且弊乃間遘京職以司其成尋即罷之非恒典也恒而達之天下則自今日始將以振士風新觀聽其重可知也任重故難其人則擇夫衆所推者畀焉而二君者乃毅然當其選也其賢可知也江西巨藩才俊高下之等不啻什

我

○續文獻集卷五

十九

石

皇上求賢圖治之誠大臣以人事君之義良亦有助乎他日史氏紀天下司試之賢且將自二君始矣某嘗預供試事知之為詳祖筵既洽遂書以贈

送南京太僕卿新山顧公序珩字在祥

嘉靖戊子冬西江左轄顧公當入覲某序贈之祖筵既張舟人需于次公忽擢南太僕卿以去則代往者予而贈公者寔以自贈事之不可逆定也固然哉凡官內則近君外則

近民近君者匡德近民者宣惠岳牧於民尊
矣然表臣也卿則遠民而有近君之漸列階
於內於秩為清南都為居守重地而太僕分
署滌陽越在江北於地為僻厥政總群牧之
要視諸司為簡其間瑯琊諸山縈迴翠幘歐
陽子醉翁遺迹彷彿尚存校他州為勝清則
多豫僻則無俗擾簡則有餘暇勝則行樂有
餘况公乃自岳牧遷焉遠簿書之煩以尋溪
山之幽宏靖密之思以養其麴蘗舟楫之具
是優賢碩而厚資望也人之情逸久則思動

○鈞鑑集卷五

廿

石

劬甚則願逸公恬於聲利筮仕三十年大半
家居朝議獎廉退擢自憲副不踰年晉岳
牧遂膺茲陟起其逸而亟勤之雖暫勤之復
優之以逸也益德懋而寵殊也固宜抑聞
君子忠無內外近民與近君一也惟吾所寓
而無不盡焉公徃哉尋歐陽子游覽之勝味
先憂後樂之言則於尚友也遠矣同贈者藩
臬閫帥諸寮佐若干人具于左

送岳牧新山顧公入覲序

西江左轄顧公洊政六閱月以歲事當入

親按治儲公重其耆碩欲晉之以芳代行公
不可曰夫政國之紀也禮政之經也禮以序
行政以禮達矣則民將易觀焉國朝百司
庶政惟一設左右員者內則有都臺外則有
藩省匪徒資以攝之抑亦寓相成之意矣然
綰章署牘朝賀出納布告之令皆先左左關
右乃代之今予儼然左也而以右行可不可
乎且夫欲予代者髦予也慮或籍是以決其
去而不終惠茲土乎意則甚良而非所安也
予年踰六且半法當去乃再入疏而莫予遂

○鈞鑑集卷五

廿一

山

也夫豈予本心哉吾聞君子不揆利以自便
居與行皆至事而朝正嘉會時則有慶讓黜
陟之典焉慶吾預有榮讓吾預有辱諸屬賢
不肖之黜陟吾預有責焉

聖皇御極萬方利見即其書自設以齋王度於
君何有哉儲公不能強遠行寧聞之嘆曰美
哉婉而確直而不犯辨而執訥澹而不溺於
世累公吾無間焉已公已未進才性真率坦
夷畦畛盡畧士無識不識咸服公淳德無作
古人三司寮佐飲餞江涘贈不及詳姑序頌

行數語而公之賢可覘矣

重刊軍政條例事

上之八年侍御應山傳子承制清戎於江右

始至諗于有位曰大哉軍國之務治亂安危之繫也國朝兵制

太祖肇之

太宗承之

宣宗以後分遣憲臣緝而熙之至如今百六十餘年威德所被爰暨夷裔靡不聳服嗚呼盛矣茲予肅將帝命有事茲土大懼弗稱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二十二

是表臣百司咸秩在列將綏治保民是賴其相考厥成以宣茲昧焉鮮克有濟其惟舊章是訓是程罔或曲撓民之凋劫罔俾有怨于非辜蓋自封建法廢天下無固勢武衛設而世戎聯絡隱然寓封建之意與郡縣相銜此萬世之業也今日之事亦圖共保此業各勵翼以裨萬一云爾念哉余曰諾乃檢是帙自宣德己酉迄正德庚辰爲例若干條昇藩司釐次刊播用示法守芳聞之曰告之預慎也協于衆宏也言先所尊以恭命也申國

之故嚴章程也直而不肆敏而有則慮遠而識微稱茲允諸孰敢不恪共乃事侍御請鳳翔宇德輝矣未進士

兵鑑撮要序

兵所以止亂也於文止戈爲武武貴其能止也天地間陽明用事則治陰慝用事則亂武陰類也天文金水主之金水陰也爲將帥權智勇畧之事兵家象焉夫陰必以陽爲主陽得位則群陰從之在易坤坎合體爲師爲比此以一陽統衆陰而在上君之象也師以一

欽定四庫全書

卷五

二十三

陽統衆陰而在下將帥之象也將能馭衆固足以已亂亂已矣若無所事事矣而聖人軫先事之防常設險以戒不虞此陽道所以亨而治所以恒保也侍御三原穆子前按山西謂時用武之地爰召文士摘歷代主將運謀制勝事畧編萃成帙名曰兵鑑撮要而冠之以師師者萬世用兵之標準也今奉命按江右大閱之暇策試翹雄詢及是帙復屬南昌府判布俾誦習者知所法焉蓋肄武不以內地可忽而世祿怯侈每踈於將畧茲惟穆

子拳拳之意其亦以陽馭陰脩而不用之意哉而凡有志翊贊皇圖於無數者其鑑之哉穆子諱相字伯寅辛巳進士按歷所屈風采茂著芳隸按下方以駕劣待品鑑懼謏未敢旁及

鈞谿文集卷之六

序類

賀憲伯與溪汪公壽

嘉靖庚寅春三月十日前雲南憲伯與溪汪公壽七十厥坦鄭生走書析慶言於芳不獲辭乃言曰美哉夫壽得乎天者也天畀之順而順之壽矣王者納萬國於仁壽其利溥仁人者壽乎身以被乎庶民而後也亦求其慶焉感以類也微之汪氏自越國以還世有顯聞公幼岐嶷在鄉塾已毅然思樹貞固之德

與群兒異既壯奮身賢科始試民事歷武定易州皆有惠政已乃擢自南曹館金緋握郡符晉秩兵憲擅聲於鶴慶大理金騰之間其政練而覈軌而宜俗聚其所欲捐其所甚惡禁令肅而文教興焉邇氓碑紀而尸祝之至今弗替謂非能自壽而無壽乎民者哉及乘間東還分井止足未老而引年居約而守素游情物外以崇懸車却掃之義尤仕者之高致也夫君子學以潤身非獵名也仕以行道非徇物也隱以完節非忘世也惟在而盡其

分焉爾學不為世用則如無學用矣而或窒焉猶弗用也況利而溺焉者乎用矣而弗窒且溺焉公於是乎有終焉已詩曰今終有淑言始終皆善也公配胡恭人壽偶公而餘三偕老一堂表式鄉邑子四皆有成立群孫滿前足愉昕夕而予僚少叅君公仲子也年茂氣銳學有師承謂本末一致而推之以達諸政故所至理得而民孚是又能壽國命而克永厥世者今終容有涯乎某庸陋不能比次爾雅以頌休烈然事行皆紀其實豈惟壽

○類集卷二

二

洪

公亦壽夫嗣公壽者

賀松岡李公陞山東右轄序

嘉靖丁亥冬芳備陟右轄于江藩時左轄江都葉公大叅固始李公檄舟迂焉予德之未幾葉擢都憲晉江顧公代顧尋擢南太僕岳池馮公代馮尋以艱去姑蘇吳公代甫暮月視篆者迭更如傳舍因歎聚散靡常如此茲同事幸吳公與處而二三君子又時巡遠外計遘近藩司最先且父者惟李公耳予之入覲也公飲餞江涘比還逾年為己丑夏公適

賀萬壽北征首尾與處僅四月雖未足深知公而政理之孚于民則飡聞之矣是冬山東闕右轄公擢去物望宜之客有以序遷遲速言者予應之曰子不聞匠氏之掄材乎梗楠豫章翳于崇丘匠氏操斤睥睨度其所宜則曼且碩者先得焉然興而引之不能泊行而駢致也蓋亦有遺焉者矣今才俊之盛極矣天曹因能授任又從而拔其尤則秀且茂者先致焉然需次之紛如毀譽之相淆則其用也豈能截然齊哉抑聞古之君子不忘乎

○類集卷二

二

己

所有事而不必乎所不可必易曰艮其背不獲其身行其庭不見其人言動與靜莫非止也而無預於外也外階至左右轄亦崇矣其位則古岳牧其隸則列郡小大百執事其政則安養化導因革之宜莫非事也事吾之所有事而私累弗以干焉庶乎得所止而止之而愚未之能也公科第先予歷部署關陝皆擅聲稱其晉秩也吾遲之遲速非公意也而自負不在古君子下得非秀且茂者歟往哉必能優於所事允茲具瞻主者又將拔其尤

而致之矣吳公倡三司長貳走賀使之公所
因述以告公聞之能無喟然

崖東王氏族譜序

嘉靖庚寅秋予遷太常鄉是冬歸省先塋王
生以榮以所撰族譜來請序予惟崖處窮壤
民生甚艱日以操兵備寇為事未遑及於文
物士夫脩譜牒者僅千百之一二邇來士競
力學質稍美者皆能窺大道知所嚮往科第
寢寢與瓊頡頏耆民褒衣大袖禮俗相敦視
昔若丕變矣而民之困於寇攘自若也豈恒

續集卷一

四

已

性可勝而夷終不可馴抑所以變夷之政尚
未講耶崖之北廂王氏族最蕃至以榮乃徙
即落蘭荆棘廣樹藝而居之茲又輯為宗譜
求名賢序錄以詔後人可謂知所重矣昔蘇
明允為族譜序記謂凡在此者死必赴冠娶
必告少而孤則老者字之貧而無歸則富者
收之而不然者族人共誚責之蘇氏此言蓋
以明教非特為合族俾後世子孫知來處而
已士大夫家能以是相師推而行之而司風
紀者又演而決之則華風益昌而穢戾弗馴

音漸可革乎夫文以行傳行以文著行本也
無本則無實譜雖具亦文焉耳矣以榮知重
本者予故不靳於言

賀雲巖洪公鄉飲大賓序論鐸字文用

國朝鄉飲之禮自都邑達之天下春秋凡再
舉舉則讀法明令以覺有衆蓋用漢人賜酺
之意而申先王彞教恩載義而行者也吾崖
在荒服極南婚娶節序皆崇禮讓有中土遺
風自夫好競者以氣相凌善良屈抑而悻悻
自好者得捕英邁彼此相師幾以墊溺而不

續集卷六

五

正

知去聖人之道遠矣鄉飲古今懋典正惟悖
禮厚俗納之泰和而奉行不善僅備故事序
實以官不問其行賢而逸者或不預賓席紛
囂盈庭殊矣雅觀 國家良法美意幾以失
墜嘉靖壬午春郡守吳江陳侯謂斯禮關係
甚大不宜徇愛憎為軒輊乃採輿論延文用
洪公為上賓與之揖讓進退而終事焉公出
武肖無官而賢以士服居賓位為越常格衆
頌異之然生平端恪厚倫理與物無競可謂
中之善人足以收導厲頑矣傳曰善人國之

紀也卓茂有言群居雜處貴有經紀禮義以
相交接其於鄉黨故舊雖行能與茂殊而皆
愛慕欣欣焉公固慕卓有得者陳侯首舉而
章之則夫真能卓者豈復見遺而均是好德
以師師而興起者豈不日蕃碩矣哉茲惟飯
舞善類之機宜也非私也千兵陳侯嘗移書
請予賀文予以官務未暇越七年庚寅冬歸
省先塋親屬為申前請乃為之辭

匡廬小集序

余昔經雷陽次郵舍見壁間有句清婉讀而
喜之末綴匡廬山人不知誰氏及抵瓊乃知
為吾貳郡柳侯別號吾固知侯優於詩矣因
覓素藁見督學崆峒李公序謂侯詩學宋欽
進之唐以濟乎陶潛氏之冲淡乃知侯與崆
峒游師資宏矣而所注擬顧惟唐晉是宗殆
就所肄示法程云爾而侯之本志不啻是也
及徐觀所為則厲名檢惇禮愛士由衷揆物
以施之政而民情允愜聲稱籍甚又知侯所
負不專於詩也夫詩根於情而盡乎物者也
物與性融情以義制故深於詩者必達於政

即其政不失其倫徵於情不違其則雖不言
詩吾固以詩與之蓋本末無二致也是故君
子莊敬以養中和之德德成而形諸聲氣措
諸事業自然雍容中節莫非詩矣彼陶氏者
獨藝焉已哉茲惟侯本志予故闡之以弁簡
首

送林司成北遷序

兩都胄監皆以造士為職大司成體望係士
林重非德學優洽者不能勝故簡任恒難其
人方齋先生林公由春坊贊善南任是職者
踰年會闕改北亟欲歸省于莆而代者未至
南吏部檄尚寶呂公辭以疾公意愈憂請部
檄親疆余于館辭遜間則監屬諸臺隸已羅
拜庭階而公信宿行矣丁念產自選解管下
第歷茲數日未開監事乃今輟危坐儼冠紳
親諸生揖讓進退趨聽之容聽鍾鼓水鐸晨
昏之節橫經纓難以覈淺深高下之集極漸
摩陶鑄彼此相成之道在于難不可常而於
心竊欣欣焉思以與之於是日稽所業以察
其趣向則皆頤頤然端且立矣而間有不齊

然者矯矯伉伉未安所至承委則色喜臨撥則程日校先後雖其情公其事至公而形跡爾我之間終若未協于一者豈在昔則否而今始然耶抑公之化足以服之而予素履誠不廷以孚耶抑傳舍目予欲稍變其初而樂其寬弛耶使二三子者卓然超乎習染與天端而立者斤斤乎相周旋也則於予奚間焉嗟乎方齋子之教乎啓其幾而導其性維之以禮讓而結之以明信多士樂焉而知其可親肅焉而不可犯也其法畫一而可守行之

○鈞谿文集卷六

八

用

以正而不可撓也故凡及門者如金在範器各有適焉而予未之能也昔孟氏以育才殿三樂謂成已成物一致也方齋子之教旣南泐矣而又移之以北則是合天下之英以歸化育成乎才者益以宏資於國者益以裕而爲樂有大焉者况夫首善之地

聖治之所自出我

皇上敬一之訓身先之而最親且久者乎夫化親則易入久則入之者深入之者深而又名德以敦之是協黃鍾大呂之音而董之以變

襄也雖周人菁莪棫樸之化何以加諸周子曰善人多則朝廷正朝廷正而天下治士之所以自厲予之所以祝公而公拳拳乎成天下士者端在茲矣公還自莆將北上助教某輩屬予言爰述以贈

送瓊州林太守序名文華

秋官太夫林公任南都者餘五年擢瓊州宗芳樂瓊之得良牧也造之相見乎邸公謂予曰子璫人也涉瓊必臨海乎曰然梓亦可濟乎曰否以舟舟爲量幾何曰萬斛也萬斛之

○鈞谿文集卷六

九

定

舟置諸溟濶之淵廓乎有容茫乎惟其所如然而運之存乎其人然海巨物也濛濛無垠怒則山傾寧則掌夷不資其器不可以濟昔有楚客將渡值其夷也易視之曰等蹄岑耳於是挾尋丈之舫舳舳不完帆檣不具揚揚然推而試之未半其洋而溺焉故齊險者必有倚處大勢者必有力易其易者艱之所由生也今夫瓊壤地三千里民夷錯焉越重險而處最下下苦壅閼交離多怨如溺焉而未知所止也幸而仁人者臨之則皆喁喁然

引領望抃於此投之以竿已過於千金之遺
矣况乎以慈惠為舟以正直為楫以明捷為
帆以禮讓為綽而忠信以為舵者乎忠信以
為舵百用具張舉齊溺者而濟之則表矜之
誠動乎觀聽雖未蒙澤者亦皆德之以終身
矣故積陰之地微陽是寶沮洳之區膏雨無
功焉昔常袞之於閩文翁之於蜀興化善治
至今頌之彼皆因艱而肇始者也瓊之下邑
荒陋者多而淳樸之風固在也得明公以為
師帥日移月易釋其所紛宣其所未融百世

。筠谿集卷六十一 窮

之下其將尸祝而俎豆矣乎公起謝曰吾間
涉海得為政之理敬聞命矣公甫人起家進
士居刑曹最稱廉明時論方擬喬序而高化
有警與瓊鄰壤王者特簡任以重邊徼吾廣
士夫聞之咸喜林掌科舜卿周冬即立之皆
瓊人尤不能慙然也屬予有言爰述以贈

困知記序

困知記三卷太和羅整庵先生述其所自得
者也述者何衛道也何道曰聖人之道也道
自聖人為之乎曰否聖同天天之道聖人形

之爾夫聖混於物而其心體天下之物故能
準乎天而物我無間理融在中時而出之不
假思惟從容中道蓋非盡性者不能而舉其
大要則誠明二字盡之矣孔子曰吾道一以
貫之一者誠之本體至大而無不包貫者明
之妙用至精而無不當聖人之能事也以聖
人之事責人固卒遽而無漸而工夫次第亦
未有舍誠能立而徒恃意智以為明者蓋自
小學孝弟謹信詩書六藝之教固已培養此
誠而以漸開發其聰明矣及入大學則又因

筠谿集卷六十一

其所明而廣之以格致因其所養而進之以
誠正使之益懋德業而極乎事理之詳以盡
成己成物之功焉是則明以誠致誠以明達
雖若二事原無間隙非謂舍其本原而馳騁
乎外亦非專守其靈覺之體不假問學而能
瞭然於幾微得失之際也俗學出入口耳固
無足稱而釋氏明心見性等說凌空駕虛曠
然遠悟有似吾道之一而其倡狂自恣茫乎
無以為貫則與堯舜以來精一用中之說正
相反守之不足以自善克之不足以成天下

之務蓋不特用處謬戾而其體固似是而非者也。整庵先生慨然以衛道為己任。爰述是編。根據往言。意皆獨得。於九理氣之微。心性之辨。聖學之旨要。治道之機括。神化之如用。信口拈掇。新意出焉。非孔蹈之不能若是親。功有味。至論朱陸異同。尤為明確。真膏肓之鍼砭。要之儒與釋氏所以異不越乎思寂一字間。先生於此搜剔不遺餘力。闢榛蕪而反之正。自昔排斥異教。未有若是惡者。衛道於是乎有功矣。夫吾儒之道。體用皆實學。成則

動罔不善。彼釋氏者。學之而成。特枯槁自私之士。間能善厥用者。亦吾道之緒餘也。顧乃因似亂真。豈不悲哉。先生諱某。字某。性穎敏超絕。自鄉舉進士三試皆首選。歷翰林至冢宰。風操森如。不撓於物。銳意營道。老而不倦。蓋涵養純至。故心體融徹。而群言莫能掩也。記成既自為序。謂芳嘗備屬員。寓書委綴簡末。顧寡陋深慚。蠡則展玩。彌日。粗若有契。爰不自揣。僭為之辭。

王氏家藏集序

儀封王浚川先生詩集二十卷。諸體畧備。名家藏者。譚若曰。姑存手澤云爾。無庸傳也。夫士可傳者三。曰行。曰事。曰言。詩者言之精華。生於志。達於詞。而成乎音者也。古之人若行與事不可見矣。乃惟音傳焉。音鏗鏘節奏。不可聞矣。乃惟詞傳焉。因詞以考。若人雖異世而所存者可知也。因所存以及其所感。則政令之否臧。俗尚之隆替。皆可知也。是故志也者。詩所本也。詩也者。志所寓也。一人歌之。十人和之。朝發而夕遍於國中。優游漸漬。不覺

其入好惡同。而風化洽焉。故先王緣此立教。為益甚大。非徒以其言焉耳也。後世求詩於言。則淺矣。而其言乃或不得其所以言。非惟人不古。若而辭之逮古者。亦鮮哉。是故尚婉者。晦尚直者。遂麗或傷。華淡或涉。俚自徐庾。溫李以降。刻削勝而興致踈矣。先生在孝宙時。與城康德涵。北郡李獻吉。信陽何仲默。關中王敬夫。數人以古文相劇切。力躡逸軌。耻襲凡近。而先生負氣節。期於往哲。摧抑徘徊於淮宣川陝之間。所養既閎且深。故其詩

平行而壯麗溫潤而奇崛氣骨渾渾與漢魏相頡頏而於先王風化之自恍乎若有聞焉至其中所自植則有卓然不為物撓而不在於文藝之末者予前在南都備寮末獲親篇製甚富多所妙契矧乃各位事業日昌以隆將來可傳抑又有大者焉雖貴以言詎足軒輊譬之球琳玫瑰不假藻繪而世皆知其可貴矣

慎言序

是編凡若干卷吾寅大司馬浚川先生王公

○錦齋文集卷六 十四

用

緝學有得而珍之者愚得之聞所未聞渙平若將契之惝乎若未足窺其壖而齊其哉也夫君子於言不徒然也學以宏識識以定志志以宣言言以建事事正而后德業光焉是故言者志之顯也理者言之宗也理之體本一而變則不一變雖不一而吾之炯然在中者則不可以不一斯定定斯不眩故能審幾微之際洞萬物之情酌取舍之中適事理之正而於言也若有不容已焉世之拘儒膠故常綴餘綴固不足與語自得之味而非篤

學深造中有定執則亦矯飾於皮膚之末雖終歲汨汨騁華炫奇卒於無得焉已善乎公之言曰篤守先哲格自得之識故君子求中正至誠之理而執之聞也見也先哲也叅伍之而已此其所為自信不疑任心靈而不任載籍者歟其間探化原以闡微究彛則以由性本聖學以明的達理道以宏用鈞玄析牘獨啓局鑄余雖或未易窺測而意趣卓然不眩於所有事則如操權衡以校輕重控銜轡馭六馬從衡屈曲於九折之阪而不可亂也

錦齋文集卷六

十五

十

古之君子勝天下之重未始不由素定致然孟子當大任不動心以能知言養氣而定也素焉耳公保釐南畿揆畫庶類天下知其可使而公居之晏如也謂非有得於孟氏而形諸政理者歟讀其書不知其人不得為知言若非其人也因顯探微或匪自昧姑識之以徵他日

鍾氏族譜序

古者別生分類各從其宗子孫雖百世不相棄捐所以端本系悖族屬也夫人本乎祖一

氣和禪故自雲仍等而上之世次雖甚遼邈而姿貌有肖似者譬彼卉木雖萬變摧落而色臭芬華各肖其類况慶源豐豐傳之罔艾者乎吾宗自唐越國公以還世居於顓元末我高大父從宦淪落海嶠後乃謫籍於他姓者近百年賴家乘有稽得知攸自不肖夙抱幽憾莫能自振既官廣右乃上復姓奏展轉勘覈踰五六年仰戴

聖明天涵日麗事卒得直而垂絕之緒於是復續豈非幸歟瓊距顓遠而崖又極瓊南相去

簡齋文集卷六

十六

十

不啻數千里休戚不相聞者久矣及予遷江藩宗姪鐸鉉輩挾譜來謁備載越國龍圖二公誥命墓銘皆予舊所無而蘇文忠公所撰鍾子翼哀辭及先世克俊死義事則予譜有之而宗譜無焉地隔世殊有美弗彰可惜也尚幸殘帙未泯足徵於後其他遺佚不可知者多矣夫自唐景雲至宋元豐二百餘年而有龍圖公自龍圖至今又三百餘年族則碩蕃而未有顯者其將有待乎乃小子無似謬膺祿秩無補於世緬惟本宗義重昔人固有

無間疏戚咸欲推上世之心以愛利之者然力詘則愛有弗周勢隔則情有弗逮其間齟齬嗃戾盖有父不能得之於子者而欲榮而齊之艱哉君子於是亦惟自盡焉耳自彊於孝則愛立而各親其親自彊於義則行立而各興其行是故老有養幼有教吉凶有禮服食有節勤本而預事周竊而恤匱力所及者勉而致之所不及者曲而佐之其有穎異而克振儒緒者則相與贊襄俾得肆志於學而敦篤之夫然後禮俗成而家其昌乎蘇明允

簡齋文集卷六 十七

川

謂親盡則相視如途人非真以途人視其宗也正欲推仁自近而遠者可舉爾不然則仁者不外其鄰惡乎外而宗譜舊無序鐸輩以請予欲其輯所未備且傷夫離易會難而冀宗人知所勉也故書

送太常胡公考績序

森字秀夫號九峯陽溪人

癸巳春太常胡公考績北上卿佐列辟咸詩以餞程齋盛公屬芳言芳故僚稔知公不敢辭嘗謂公曰臣子事君忠則一而地位各殊易曰二與四同功而異位二多譽四多懼天

卦六爻初上皆無正位用事者四爻耳五為
君位而二四皆陰四大臣密邇者也鈞軸是
司幽贊元化位親則慮疑任重則難勝阿順
或非本情規切憂於扞格循襲則玩多更則
煩臧否利害休戚之機日交乎前而難一也
夫安得不懼乎二柔位也陰陽處之皆得中
中則不偏於時義易合居中而能趨時義其
吉可知宜乎其多譽也今

天子仁聖推誠任賢臣鄰心膺之託視古有光
而離照赫如小大臣工罔敢不肅又不特邇

○鄧綰集卷六 一十八

臣為然四方內外治安日久凡厥有位雖才
譔卓絕亦惟舊章是遵是式無敢越尺寸以
備聲望迺當都務簡萃般彥而分釐之若千
夫共舉一木孰尸其庸則夫遠而多譽宜非
一二人所得專者矧惟太常尤清且簡者哉
雖然君子安其位不誅於利踐其事不徇乎
名無庸屑屑乎譽為也太常祠以交神匪人
弗稱公相祀事有孚在中得萃之用禴居常
未或以無事忘所事神不待祠而交事不待
諫而存得恒之爻中予闇陋訥不善言公每

抒所蘊以意相示不言而孚近中孚之摩將
茲行資僕於旅慎實於鼎尚賓于觀之九五
其諸膺蕃錫而終譽命矣乎於是歌振鷺之
卒章侑觴以別

賀浚川先生王公榮滿序

大司馬浚川先生王公贊守留都三年以考
績請下吏部議弗可奉 旨慰晉復乃舊服
賓屬咸賀於是有所獻頌者或以為諛客曰凡
頌無實曰諛浮實曰譽有善弗知曰昧知而
弗稱曰忌無故而規曰欺吾胥無取焉然孔

○鄧綰文集卷六

十九

子惡佞而時譽人善則譽固愈乎彼矣矧曰
實有是善者哉芳聞之矍然稽其詳客曰夫
善無之為難公養自辭林敏以深造近不遺
物遠不虛驚參伍群言披析異同矩矱自張
不泥陳轍而懷負碩焉其摧臺諫謫令丞歷
總法憲以撫西蜀山隈海滋靡不周諮魯是
無芥蒂乎冒臆以堦厥志而風節著焉其間
拯民瘼振紀度危言訐謬惟國之圖嚙煦為
春陽摧搏為風霆以衛以培導其所如迺今
叅贊留務殫精所事不易其素為嘉多所裁

抑公家征役視舊大省而政化舉焉夫才以善政飾以正行而充之以學非完德矣乎芳曰然哉子則得其跡而未窺其源也植根固者華萼蕃指華萼以盡木之良淺乎其知矣學不必汎惟其正節不必苦惟其安才不必炫惟其宜公之學也要乎道其節安乎義而用因其變中之所存者遠哉而人不及知也夫順逆異勢者遇也難易異裁者分也緝學不厭蔚然有章者光華之發也而謂公之美盡乎是固矣今邊陲小警廷議推節鎮之臣

○筠谿文集卷六

廿

上

累疏首公而

天子難之蓋居則內重出則邊重移易遠邇之間固將慎焉而公所自樹則有卓乎與古人相期於百世之上當天下之重而不憚臨死生之變而不亂者詎曰云爾已哉客起謝曰夫夫顧咎予過聞君言乃更不及人謂子訥而能辯其然乎乃歌曰碩人亶兮珮玼玼兮懷貞握奇皇國之幹兮願言詒之瓊英以為玩兮

送蕭太守之瓊州序

癸巳夏吾瓊太守闕吳主政行可謂予曰宜靳良牧以惠邊庶予心欲之而未知所注也及詢士流咸謂吉水蕭君宜曰夫人達而貞有氣節者也前任岳州甫歲餘褒章屢馳蔚然有聲尋以事迂撫臺撫臺怒索其疵無所於得姑以迂緩劾之坐不及例更其地名則枉而實則無損也枉者如纖弱斯須盡撤而無損者如巖岫巖岫晴矗霄漢而終不可掩也瓊茲需闕其在茲人乎已而得報信然予益知君侯之賢夫人皆知之天曹群公固皆

○筠谿文集卷六

廿一

山

已知之矣惟琦僻越海嶠屬州三縣十環海為居夷僚巢其中數萬生靈之命存乎師帥簡任者以授不賢則民怨授上賢則賢者怨故凡負才望為時軒輊者率官內地不屑于瓊至瓊涉重險輒灰素心無復序進之望憤於不見知而不復求其所可知弛繩墨而淪胥焉者多矣間知自厲不以隱約易節而民又未獲求藉其庇顧諉曰瓊不利於守豈理也哉泥近似以為常說多繆悠君子不道是致居其位則思事其事臨其地則思子其民

民與事皆以致吾志焉莫非我也而無預乎
外也志定而不撓於外則湛然而寧一綽然
而暇豫惟義所安隨在而宜吾又庸知孰為
利與鈍而有中外遠邇之殊乎賢如君侯非
註遷無因至瓊瓊人得君侯如赤子之望慈
嫗殆天假之以福茲民乎地以人重名隨惠
流大振頽風一洗凡聽使百歲之後野老傳
誦曰吾郡以異政蒙顯擢自某侯始也豈非
簡策之榮山川之光哉予去鄉日遙軫茲民
虞惻然有懷代之話言申似道左惟哲人會
在言外是用不瀆於辭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山

慈節卷序

傳曰物係所染隨入而變染其漸變其成也
皆本無是而強焉者也本無是而強焉則成
者與成之者皆妄也惟性根於天無妄性
亦無妄人能得所性之正率而由之決而趨
之如火之必炎水之必下則有涅之而不能
入泥而不能止者分定故也予觀奉化王氏
應孺人之節有感焉笄而歸逮事其姑於姑
承以順不爽其所愛於夫接以禮克襄其所

有事夫死誓以義竟其身而不疑其所為守
也人情所憾莫大於無後婦人之耻莫甚於
再醮其有功於宗祏莫大於撫遺育不再醮
貞也撫遺育仁也而卒以昌後孝也孝成於
仁仁成於貞故貞者婦之至行有家興替之
所係也非性所安其孰能強之節之六四曰
安節亨惟安故能堅其節強而不安則不能
常安而常所以亨也孺人困於初殆於中迭
更凶折再嫗其孤夫人皆難之而孺人居之
裕如也謂非性定而安焉者能之乎身享其
壽來裔席其慶乃至孫杏薦甲科為名侍御
事業寵榮尚未知所底止也亨孰加焉孺人
卒之十五年侍御疏於朝請旌以厲俗縉
紳鉅工嘉之形諸賦詠予嘗督學兩浙於侍
御契舊僭序諸簡端

講學篇贈以中陳子

陳子以中服闋將北上告別于鍾子請曰願
有言鍾子曰予何言試質子欲言者陳子曰
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夫聖者人道之極蒙
昧之若天壤然固可入乎曰可哉學以致志

欽定四庫全書

卷六

正

志至矣愚可明柔可強矧乃養以正哉故曰
三知三行其究一也陳子曰知行若是乎判
也不其支離矣乎曰支離云者象山以矯俗
崇行焉豈可混也夫知有精粗行有難易知
以利行則不礙行以踐知則愈明知未至而
聖人傳之於聞見豈曰語之理無內外故也或乃欲聞見而求德性之知則陷於異
端失之矣子不聞顏氏之博乎博以明道非
外驚也探奇索賸擴撫騁炫廣異聞以資談
譚必非顏所為蓋其博而精之者乃人倫庶
物之懿三千三百之儀義利是非之辨聖人

。鈞鑑文集卷六

廿四

正

揆物經世之用斯道克周流行之妙應乎外
而乎乎內者也內得所養則正外適所宜則
中積久而誠立明通無攸弗貫至微而至大
至幽而至顯至粗而至精萃陰陽之和契天
地之奧前乎三王後乎百世不能外也此孔
顏之所以樂也是故道者物之經也聖者道
之會也致一者學之要也以聖為歸以顏為
據而志以致之於道也其庶乎雖然子之往
也仕也仕主行道與隱異學顏不至入不見
聞則其不校為儒若無若虛為愚達軌不變

為無能故交親者譽延孤立者寡助惟能不
以欣戚毀譽動念信吾所志而必致之磊磊
落落無少牽繫斯誠善學顏者將無往而不
善矣芳鄙劣無似徒慕尋樂於顏氏而竟無
所就今老矣猶寤寐影響焉豈非愚哉念子
儔茂終當遠到故懇懇屬望吾鄉固有主張
斯道者尚往質之

。鈞鑑文集卷六

廿五

上

筠谿文集卷之七

序類

賀兵憲顧公靖寇序

嘉靖乙未冬崖寇大作越明年春兵備憲副洞陽顧公撫定之瓊守黃侯璣暨寅屬王同守崑林節推廷掄輦祈文稱賀爲民喜也夫諸公喜以民故則予於姻戚鄉舊喜當若何乎初聞寇殷殷然既瞿瞿然傷之也幸茲輯矣庸能無言蓋輯一日福我民一日民福一日吾黨喜亦一日而况勢有足恃者乎易曰

筠谿文集卷七

黃

積豕之牙吉夫豕猛在牙聖人不制其牙而殲之其猛自殺是知制事者固有要也靈夷性躁無堅志猶夫豕也躁故易動無堅志故易折而其畏死之情與民不殊往者弗戢于素亂則養之稔則促而屠之而吾民卒受其弊或乃啗以甘言既降而遂兵之我自爲寇何以昭信甚者力不能制則招而賞之賞以延盜而盜愈熾矣公始至謂治亂如治疾砭劑之用欲漸不欲驟乃先自治以貞百度飭邊帥嚴儆備申禁戢緩之以柔而寇恣橫自

若諭以禍福弗聽解其仇讐而携之弗聽乃檄呂判郡麓董肅諸哨增戍卒續餽餉海艘聯絡若將肆伐然寇始驚曰是皆昔所無大軍且至矣則又糾馴夷截諸中路與我軍相表裏以制賊出入倖馘日至寇大懼挈妻孥竄深谷久之益困悔禍求款附公詞實許之仍其俗刑牛犬軟血轉相誓諭以聽繩約而四境晏如矣夫夷之始橫玩也招而拒疑也卒以帖息威信彰也校諸疇昔屠者失之殘誘者失之譖異懦者失之怯蓋其情有畏與不畏而順逆係之矣豈非制得其要而足恃以求謐者哉公錫山世家昆季相踵登第臚膺仕胥有聲稱於時前守顧居四省要塞多寇之地雖兵有主者而贊導運量伊宇是資則其徵於用也久矣瓊寇校彼不超萬分一公又奉璽書蒞之而以子諒之心惠我烝庶其敏勸也固宜揀聞君子居無虞而戒乎其所不虞公慎惟永圖固有先事而備福我民於無數者矣

慶瓊郡侯后溪黃公壽序

筠谿文集卷七

二

后溪黃公守瓊之明年惟嘉靖丁酉將朝
正京師會征交南撫按留公做備乃秋八月
十日惟公誕辰瓊之小大德公思頌公履爲
壽而公欣然不居若遜若拒瓊人疑焉謂其
以疆圉事重懼煩民而有槩於中乎鍾子曰
是未爲知公者夫力鉅者挈重而若無智周
者御劇而不亂昔之人羽檄交馳意態閑適
君子知其堪大受也公於經國之務練且習
焉又矣矧茲小醜天威震盪其存幾何而
公曾足足震哉蓋其雅志所存固有遠且大

鶴翁文集卷七

三

正

者而人不及知也夫子曰仁者壽壽屬之仁
夫豈引年難老之謂道心常存而不死斯壽
也已夫引年雖人情至樂而不能弘之於人
則非仁人之所安而况顯有祿秩膺子民之
寄者哉仁人者達則壽天下窮則立言以壽
萬世不然惟位所值盡吾分而無歎焉守則
貞之端其則也非以爲固也行則宜之招其
誼也非以釣奇也凡皆壽乎心者也公來瓊
不以險阻撓志不爲幽遐易節心乎子民若
悲傷焉民孔瘡蓄疹蹙然如惻瘼乃身雖極

勤力而應務多暇惠澤雖靡不究而鄙罰歷
事毅然不可以私干也史稱牧之良者曰政
平訟理平而理仁之施也謂非善壽夫心以
及其民者乎夫壽民原於自壽民壽則國命
係之而壽天下也有漸矣此其志之所存若
矢嚮的匪襟度恢如兼體萬彙紛華得喪一
切不爲所動者固未足語此而夫人者乃規
規然頌其引年雖僊舉如喬松於公何有哉
通守王君聞之謂節推林君曰懿乎哉若言
德也民之情慶也慶爲德徵皆不可無遂請

鶴翁文集卷七

四

登軸以贈

送廉州太守張公考最序

淨峰張子守廉之三年將考最北征廉有者
宿衣冠壤如千里逾海來鄣贈言鍾子曰時
胡爲乎遠具勸也耆宿曰德遠者遠勤在
者忘其勤二者我侯有之而民懷焉子建
躬之恤也曰願聞其詳曰詳則傷煩姑舉
大吾廣遐極南陬而廉復濱其南而介乎
夷民樸而慵踈於耕稼侯每巡省勸勞指
其可陂其可田民間而趨之荒穢悉爲膏

粗入歲倍厥施普矣郡縣二學在城良隅歲
久且敝術謂不利於士雖有賢牧或懷牽掣
不盡其能語及修葺則揺手顰蹙曰勿言勿
言人將疑我利之矣既而請者輒校銖兩往
復駁覈而竟無所就致饗舍鞠爲穢區豈非
見近小忽遠圖哉侯始至謂先聖畢環視垣
宇慨歎謀改置之謂城南有佳氣地隆而隘
二學難並置也則曰事當有漸乃商工鳩材
會遷縣學於城南近郊數月而襄事又逾年
卜吉於玄妙觀改建府學貿民居三十餘間

○筠谿集卷七

五

中

埤之明爽軒豁規摹翼如矣斯舉也勞費倍
百侯視之若射者反爵于堦甚易易然曰於
上則悅令乎下則從用有則而不疑動以義
而競勸茲固譽望素致然而其經畫於朝
夕者亦至矣夫教學相長也世之學者忘乎
所以學教者忘乎所以教服儒行賡卑諂汙
辱或乃途之人弗若可恥也侯以身爲率以
彛倫爲訓每三日輒詣學與諸生講肄啓其
善以端其趨養其俊又以風勵乎其俗而士
欣欣然躍而應之以相鼓動庶之人文自是

其蔚興矣乎亦豈惟廉則然交人今茲沾危
胥引領倚侯爲重殆有不約而孚者焉故曰
勩在民而爲德遠也鍾子曰良牧哉夫固屈
而臥治者乃猶若是聞者可以勸矣抑子之
言蹟也易知也而其素定於中者子能知之
乎爲我語淨峰無謂廉幽人將以悠然之光
物色之矣

送節推見泉林侯上最序

戊戌冬吾瓊節推林侯上最先期請於撫按
藩臬重臣皆曰瓊屬多寇其勿去以資綏我

○筠谿集卷七

六

中

宇固請民復番之曰願假數月以惠我困窮
於是兵憲陳公彊之攝瓊山縣事明年春判
府呂侯歸自京師得代遂行崖判鄭稷述民
意以諭鍾子鍾子曰林侯可謂善厥職者矣
夫郡之政董於守貳於二參於三而節推司
刑則有專職焉政以敷治刑以輔政政所不
及不得已而後刑呂刑曰刑罰世輕世重言
酌乎時以爲用也是故強宜重弱宜輕平宜
中君子於此無容心焉瓊涉海而幽士風來
自中土家循軌度雖陟津要不加於鄉總去

位即索然晦迹一丞尉能威福之况其上者乎侯交際以禮寧厚無薄及聽斷不以軒輕介念慮惟其公有司綱領係于憲臺璽則輶巡罕至而狡挾公符以暴于鄉胥朋比以構禍於善良稍弗加意即有不得自白而死者侯獄無大小必以情務求至當不輕置人於獄惟其仁民之黠者喜訟訟者必勝窺釁隙以投所好靡彼弗至侯出入嚴高輪旁岐一切杜絕不以私囑撓公義惟其慎其攝縣也監於宿廳渠精爬搜審均差賦罔或徇物以

續錄文集卷七

七

收名實惟其宜夫公以行法仁以卹窮慎以守正宜以建事而又濟之以明於平國而守其中侯可謂善厥職者矣昔成王命君陳無依勢作威無倚法以削而必先稱其孝友蓋孝友懿德也德厚乃能宜人否則恃勢與法而自恣民何賴哉侯門閥科第之盛無忝於古世臣而其孝友怡愉之情揆之君陳似足方駕則其德之由中達外以授於官以裨於政理固有可述者宜乎旌典簪膺而民弗忍其去也淑景熙明波光凝碧緋繩既欽千里

一息侯往哉光亨其有孚矣

贈經衛李東峯序

予與李子幼學同館仕則異方既老而歸各無歎於世予寓瓊三十年心恒在崖戊戌往先壘焚黃故舊僅五六人皆康強嬉譁如昔別後李子頻致書速予言夫人少思學長思仕老則倦且休矣奚以言爲而李子懇請之固有見哉人之情必有所樂樂在物失之則戚樂在我則不假乎物而自足彼其懸車憇息放情詩酒袒陽沈酒棊槩左右雖近乎遠

續錄文集卷七

八

甫

而名檢弗存不可爲訓其樂也弱守口如瓶防意如城年踰九十以禮自衛雖近於拘而順事以寧不害於適其樂也貞心遠塵嗟偃仰舒嘯採芝商顏紉蘭洛浦雖近於忘世而志意閒暢托物而不係乎物其樂也遠若夫玩心高明默與道會不誠而存不言而孚譽不能喜歎不能怒遂乎神明之奧恢乎天地之運物我俱忘而遁世無悶非上智不足以語此其樂也無疆故造有深淺則識有精粗量有廣狹則樂有大小從慾者殃循理者昌

樂豈易言哉。李予之普安官不足展其志，祿不足贍其家。甫三年，拂衣東歸，而崖又多寇，群生蹙蹙，宜無可樂。而有獨樂者存，其言曰：「寇之害小，士風不振之害大。我樂善則善，我惡不善則不善者，自沮故，居撲守約，澹然自得而終身無戚戚容。」君子曰：「是可與言樂矣。」昔孟氏以樂善不倦爲天爵，天爵在我，無預乎外。自然之貴也，誠知所以自貴而有至樂者存，則榮辱得喪皆毀，橫逆視之如蚊蚋，過目無足以動乎其中，而野畦荒徑之間莫

非風沂游泳之地矣。

贈節推王侯上最序

筠谿子歸休海上，觀瀾自娛。合浦學諭楊子自廉逾雷千餘里，抵瓊踵門，請曰：「廉雖僻郡，長貳多良如節推王子者，先生知之乎？」曰：「知之。吾故所校士秀穎者也。何如？」曰：「恤民其司法以佐郡也。訟者始而囂，退而帖，然無後言，可謂審且安矣。夫民有欲，則有訟。聽訟在法，用法在人。惟其得人難而疑生焉，於是以罪殺盈，歎爲殿最法益審風益清而蠹孔自若。

也。廉鄰於交，訟簡民樸，使當事任者泥於格例，罔惟民之恤而身是圖，則將張威易轍，因一連十瓜牙橫布多所逮繫而縶之於法，其贖數非不信宿盈也，而招尤速怨所損多矣。王子則不然，其言曰：「刑尚清而汨之民尚靜，而撓之以喜事爲能以循教爲無爲皆欺也。吾無他長事所當事而不逐浮譽於有事民所歆者不敢不盡，所不欲者側然思以弭之。單厥心焉耳矣。」故訟之小者應手裁決，吏姦罔容而交難方殷，則夙夜焦勞以爲民憂其

形諸議牘於利害得失幾微之際，煥若指掌。節鎮諸公喜之，優獎符至佐郡未久而孚於上下如是，蓋亦難矣。茲將獻蹟闔郡搢紳武弁趣小子以贈言，請予懼於遠而美弗揚也。故涉險以來，惟先生圖之。筠谿子曰：「若言符予聞夫人之賢，因子益彰子真樂善者哉。乃作歌昇贈辭曰：『維皇建牧仁覆海宇，分符贊明允資循撫。不廉嗟峨，眇在邊圉，炎歆熏灼，艱哉黔庶。翩翩總憲來自甌東，司理相郡衡平，鑑空衡不翫，物鑑不索，照誕宣文，猷用助。

舜教三載報政民繁爾思黃鵠高舉孰知其
歸我有緒言言則有味寄彼行雲隨君遠逝
賀節推林君見泉壘膺旌勸序

凡蒞事聞不如見慧不如習適莽蒼者詢山
虞見者素也舵師運舟如弄丸素所習也故
士始仕雖敏茂無師承鮮不眩於應務惟瓊
沮海荒僻訴訟頗劇見泉林君以儒生釋褐
佐治尋攝郡符譬猶汎巨艦於溟渤疑有懼
色而君鞠隱決滯若素宦然蓋其得之聞見
者素而所以養之者習也予昔貳漳郡謁乃

○錫谿文集卷七

十一

上

考文安公于第見其目光炯然言議泉湧謂
爲德元乃兄宮保小泉公戊辰校士禮闈預
荷知遇在南兵部有交承之義及同朝又極
欵懇予德焉厥第太史氏雖未瞻候而私念
其一門祖父昆弟宗族衣冠之盛道義文章
科第宦業之懿古今所稀恒切傾嚮乃今見
泉復嘉惠我民而勅法弼教是資其性稟之
粹充養之完遠有攸自宜乎政理有過人者
矣夫政以順民欲惡爲要君於民情所欲亟
與成之所惡雖拂主者意必曲庇而舍置之

如議增賦補石城夫役覈黎產役之以均征
派雖若可聽實啓禍源君皆慮其擾且病力
辨止之其他政多此類陰福我民者甚厚故
威不事赫赫而民服其仁士稱其諒巡撫桐
溪錢公石泉潘公禮勸禔至巡按陳侍御有
清白通敏之褒皆愜物望允乎上下有孚焉
矣昔子賤之賢由於魯多君子則是君子萃
於一堂師資相成者哉雖然褒善者上之公
不有其善而聞然若無者德之懋也善不自
有乃能忘爾我而日進無疆斯固聖學宗旨

○錫谿文集卷七

十二

上

林氏世守之而昌以衍者瓊山尹盛景梓輩
承檄祈文致賀予感念今昔爲序用是終焉
賀提督府半洲蔡公平黎序

瓊島以五指爲宗其山雄峻蔓衍爲郡爲邑
爲聚落爲關隘中包險奧群黎窟焉黎之患
崖陵爲甚民憚遠而不能訴官畏罪而不敢
申往往以仇讎鼠竊自文上下相蒙其來久
矣嘉靖庚子寇滋橫逼城峭官死難者數人
民洶洶推耆舊群懇主者遣使走府沮之弗
得始其實無程以達公愀然曰匿寇以養

此患孰尸其尤雖然赤子何辜又罹毒而今始聞予聞則予責微予其孰任之乃奏用罷職叅將程督兵鎮崖尋有顯捷公大悅遂奏陞左叅將奉勅行事自公加意此賊民得耕牧欣欣始有生意程又多設間諜圖山川險夷曲折以獻曰寇衆且強非西廣自兵難決勝負公曰安民在寇弒克敵在兵精矧乃大事吾敢易之乎遂如其請奏調目兵八萬合漢連官軍士僅敢死士十數萬人征之惟時監督中哨則左叅政張總理糧餉則

○欽定四庫全集

十三

右叅政周監左右哨則兵備憲副陳俞憲商往崖紀功則俞憲趙而叅將董都指揮武則分任統督皆公慎擇以充乃辛丑九月朔公暨總兵安遠侯柳公按節雷陽以便指畫丙申諸哨並進胥獻戎捷惟即柳二崗冥頑負固與王師抗公乃檄中右哨分兵合擊以叅將劉督銳卒乘之中兵未至崗皆破亡斯舉也秋禾蔽野因糧於敵天時順人事豫兵力勁而群謀協蓋天厭夷愚非偶爾者然微公切於愛民則雖有嘉謀

亦將憚而弗爲拒而弗受功於何有哉詩人譏周室弗競有曰謀之其臧則具是違謀之不臧則具是依臧否依違之間關係國命輕重蓋如此仰惟我

聖天子丕續

祖宗鴻業方制六合知人尚賢親拔公於言路日隆寵遇而授兩廣重寄公所建白輒奉欽允故能靖昭平之擾誅藤峽之暴定南交之篡乃今復樹平黎之績豈非拯難制變得一士而有餘者乎抑自漢平嶺表如兩伏波皆

○欽定四庫全集

十四

佐命元勲而文臣建功者益鮮然孔子至文也夾谷之會以武備却萊夷之兵是吾道無乎不貫難以畧名况公宏畧素負不專於文武以威之文以懷之行將相原隲援形勝立兵衛創縣治廣屯田置官守興文教養士類以開千百世太平之治是善用群策固公之功而卒成其用者

天子之功也昔周文武吉甫作憲萬邦國朝成化初年韓襄毅公亦以文儒戡定西寇足配前烈公其與韓匹休垂譽無斁平然公盛

年遐福若川方至將來事業或遠過之胡可
量也吾瓊太守張侯屢顧卧內以賀文彊予
病眩固辭李教授尚理申致懇請月餘少間
乃紀其實

矩洲詩集序

矩洲者少司馬鉄橋黃公別號公既致政家
居輯所爲驗稿若干卷以書屬某序夫瓊距
省餘二千里省之翰宗蔚乎若林顧以予舊
誤取簡冗一節而不校文之工拙公好尚若
是賢可知矣然予實病眩敢矯誣盜厯聲哉

○鈞谿文集卷七

十五

寧

或乃謂詩非時尚而不知情動而聲音成文
疾徐高下自有不容已者奚擇於時古詩作
者率賢聖之流或托物而微婉或即事而質
直故風多比興而雅頌多賦各有體也今言
詩者貴微婉而賤質直固已非矣乃又以爲
不足爲而多詞以眩之何齋於成人之美耶
昔夫子四教皆主德行而必先之以文非役
志乎外也正戒夫無所用心則昏昧而罔覺
易放而難制故用是博其理趣俾各隨所得
以成其材如言語政事文學皆舉其成而言

之而德行之教則七十子之所同而顏閔
其最優者也俗學不知本末相資枝葉是逞
故周程每抑之而說者因謂文學非德行一
途相率以趨於空寂之教失其旨矣夫詩亦
文也夫子於門人諄諄言之學而有得則志
意融浹觸機而應如響斯答自有不容已者
是故時者係乎天者也物者因乎時者也詩
也者因乎物動乎情而得其所止者也止者
詩之原也矩洲歷官所至皆有題詠晚年謝
事丘壘寄興不倦豈必角勝曹劉而以李杜
爲宗哉蓋機動於中自有不容已耳其詩整
而峻婉而有則宏博而不肆體物而不詭於
俗其藝林之雄歟昔人謂詩不貴奇正須習
中度世陶淵明於世無一點愧色故其詩非
諸人所及矩洲習次澹乎無歉於陶而際
聖明熙洽之會則遠過之蓋有得於詩之原者
夫惟知作詩之原有以自樂而無所恃乎外
則於夫子致戒之旨渙然有得而吾欲已而
自不容已者亦將鼓舞而不自覺矣

賀掌教楊君母太孺人壽八十序

○鈞谿文集卷七

十六

寧

學諭楊君之任臨庠也奉母太孺人侍焉嘉
靖丙申春二月太孺人壽八十序士洗元英
林守中王熙遠輩嘉其慶而樂其能孝也相
率走瓊徵文稱壽予以服固辭冬既闕諸士
復來予重違其意乃言曰夫壽親者莫良於
行行莫大於孝友此天性之懿人人所同書
稱君陳之孝必兼友言蓋二者本同一源能
孝則友可知孝友之人夷愉著乎動靜雍粹
發於容色滙襲不形於閨閤念矣不作於僇
隸夫是以至和洽親心懌悅而人心同然

○鈞谿文集卷七

十七

集

之機將有不約而默乎以應者昔閔子問孝
而夫子舉舜文之行告之舜文大聖也其孝
通於神明光于上下不可及矣而性分之本
然者與吾人不殊故聖門之教以爲準的而
閔之受之也若水走壑不懈而必至焉卒見
稱於父母昆弟人無間言是和之者衆而吾
所以壽親者無窮也然閔事後母二弟未必
賢於恒情若猶歉然其拒季氏召終身不仕
道則昌而特則否矣揚君同母昆弟五人皆
萃七十二已貢春官其賢同同心之愛愷悌無

間其行同際我 國家之盛紹乃考名科耳
世皆掌文教其官又同官未足樂值盛際爲
樂際以自榮未足樂兄弟翁且賢以奉太孺
人壽可樂也入而盡承顏養志之實出而講
端本誠身之學而以所得者及諸人則同然
而興起者不止於一邑之俊彥而已是又可
樂也時之人溺私愛而不念鞠子哀及親之
存曾不能具滫瀡爲一日養甚至競刀錐之
末而惛恚以讎其親如秦人諍語併偃之爲
而又甚焉者蓋雖口體然且缺養況能養志
而錫類以成物乎臨俗重孝義其民易感君
年茂氣儁如川方至而又以身任風化之責
爲多士先行特納民軌物以延永譽器業殆
未可量是壽乎親者與閔同其無窮也樂孰
尚諸予舊分藩蒼梧粗識君於稠人中幸茲
典化鑰將贊厥成故弗靳於辭

西洲文集序

故少司徒西洲唐公歸老瓊東維嘉靖戊戌
明年寢疾有詩文若干卷戒其子曰母災木
也平莖既遠其子主事穆捧而泣曰手澤也

○鈞谿文集卷七

十八

集

神思筆為不猶愈於咳噉聲容愴恍無跡者
乎乃夙夜校輯鏤梓屬予序予驗思故溢於
詩未知所評文雖素業僅惟達意不能易新
格逐時尚而瓊之知舊晚益凋落對之惘然
又有不容已者憶昔歷仕邸接名議有謂歐
蘇不足法吾其秦漢秦漢不足法吾其左氏
左氏不足法吾其詰曲如盤庚簡奧如周易
嗟然自大以相長雄心竊訝之退繹古義殊
有未然不能從也夫文不由衷而體裁是襲
不能心競而以末藝競皆私也即使其文真

。筠谿文集卷七 十九

秦漢矣真左氏矣詰曲如盤庚簡奧如周易
大而於世無補也則君子貴之乎會文物理
殆不知是安知吾所自意非夫人之嚙棄者
乎蓋君子之所也其有大者焉而不在夫是也
是故外觀政內觀議政以建事澤施於一方
議以贊制功溥於天下豈曰娛人耳目已乎
務實勝也公歷督學長藩泉撫滇南以及南
贛齊魯之區皆有政績內則主部事貳司徒
皆有論列其大者如安南一疏雖與廷議
齟齬卒之兵不黷而交夷服以成我

皇上履壽無外之仁孰云無補皆實勝也其
匪性達意而敷腴蔓衍援經提傳時有新得
又奚暇屑屑然與世馳騁聲譽伐已上人為
我意優人談笑抵掌觀者以為真叔敖真與
言必有能辨之者矣

平黎錄序

足錄載平黎顛末為大司馬平洲蔡公述也
首王言言受命也夫兼制兩粵厥任艱矣
惟公簡自

聖衷無所附援始則委任森詳重踰丘嶽其後

。筠谿文集卷七 廿

也褒賚晉秩光騰海宇蓋忠以報國寵以
酬庸國之經也次奏疏言經畧也任將協
謀忠益畢効用人而不自用茂績之所由建
也次政令言節制也進止有程強橫有誅十
數萬衆者運之掌王師所以若特雨也而慶
章之麗倡和之蕃因以附焉夫歌以寄與公
本無異也而和之響無嘉其績也公之績始
於廣右盛於南交乃若平黎雖古所難然在
公特餘威耳而吾瓊德公最深和者尤衆蓋
踐力于中自有不容已者宣獻宋公在宋雖

賢而視韓范諸公不逮遠矣其集歲時雜詠
細細耳而竟傳播於世豈非賢其人則重其
詩有不忍輕遺者耶矧我累朝熙洽之盛
皇上神聖之主比隆唐虞尤未易遇而天下屬
望於公甚遠且大區區宋臣詎足齒哉故觀
是錄者可以見 皇圖之遠焉可以見 帝
鑒之明焉可以見謀猷之宏焉可以見綜理
之周焉可以見紀律之嚴焉可以見輿論之
公焉兵憲陳君既崇閱構群秀彥經餽餉躬
課試以佐宣文教而武功奮耀并祈名筆鐫
諸貞石公之威伸而化漸義振而仁普大約
具見而其經緯之詳非片石可既況地遠世
易難免湮缺後或撰述無稽焉故復哀是錄
屬予序之如此

送瓊守張侯

吾瓊郡守有聲稱者多矣擲耳目所及則東
潭蕭侯寬仁清靜有古循吏風茲我巽山張
侯與蕭連姻皆吉水望族來瓊未浹三稔而
廉仁之政遠邇傳播歲庚子秋督府會奏調
集兩廣軍兵征崖陵諸黎舟楫糧餉迎送供

位等費百務倥偬侯經理詳密上下稱便况
瘡痍之民沮越嶺海緩則附急則甯者皆是
也彼昧於政理者每刑迫之及寇攘交作則
又誣及無辜縲繫載道雖父母妻孥且不能
保矣况樂生乎我侯持之以廉而百司皆肅
示之以節儉而擾費頓省寇掠不聽其蔓引
而禍不橫及良足尚哉民歌之曰前蕭後張
子惠我民既壽且康萬夫之慶是固天性堅
貞不為矯飾而世訓之懿士風之美朋友之
漸磨義氣之相感端可想矣今將入 覲縉

紳士庶追餞觀海亭上舉觴祝之有歌南山
有杞而樂其為民父母德音不訖有歌蓼蕭
為龍為光壽考不忘者有願其後世榮顯而
歌樂只君子保艾爾後者侯皆再拜款謝尤
謙虛若不自勝乃歌天保之五章曰民之質
矣日用飲食群黎百姓徧為爾德是又歸德
於

聖主以致忠愛無涯之意尤足尚哉於是獻酌
惟冷日已下舛京風徐發廉從咸萃侯乃登
舟抗別攀挽無計自非聲實兼隆何以得此

予雖病眩不可無紀遂書以贈

又題冊葉

蠻瘴何曾闕斗文森森水鑑出常倫朝
天莫訝幽明混臺省行看首薦君
吾瓊越在海嶠故下多隱情上有遺照民生艱哉郡守
巽山張侯慨然率以廉正尤尚儉約不擾于
民聽訟未嘗峻刑辟而是是非非若辨白黑
合屬望風警勅莫敢弛縱焉往歲以疾屢疏
求去撫按固留之以慰民願奈其後亢旱饑
饉民採蘆心蕒食災不可勝言而撫摩

古詩錄文集卷七 廿三

清

存恤侯特懇至乃躬禱靈山西湖諸神撤張
蓋冒烈日弗懈益虔尋皆得雨霑足民始播
種歡聲騰溢茲將入覲庠正李尚理輩倡
士殷肅予歌之予樂侯宜民力疾書此并諸
首簡

書宦游錄序也

予昔督學兩浙文風蔚甚各拔其尤以首多
士於天台得陳生綬焉該博而篤志者也予
既歸歷官兩畿老且休矣忽寄至臣將錄始
知其由桂林司理遷判梧州信哉亨塞有命

科目遺才也內撰有閩嶺南大故者如序武
曹徐斌擒興安淮陽等寇皆不煩兵縛其渠
魁而唐燭盡熄蓋竊以利聚獲利則散散則
弛戎裝復故服貿易于市一天可以擒之

國初山襄毅公率由茲法凡有脅力者維極微
賤必優養待用動罔不獲久之嶺表底定此
治蠻之上策也或曰此法可世守乎曰可哉
正德庚辰嘗大征古田矣捷書朝奏而洛容
夕破積尸如丘大端有六兵難驟集一也賊聞
先遁二也兵掩空巢三也濫殺取盈四也激

古詩錄文集卷七 廿四

清

良從寇五也吾民始終被其慘毒六也予昔
叅右江稔知其悉談者親更其事痛心疾首
以爲大害蓋君子寧無庸不佳兵以賈庸寧
無名不殃民以徧名况夷俗百世攸同襄毅
遺法雖世世酌用可也而卒不能然者功利
誅之也撫寧侯宋公嘗謂予曰某總兩廣十
餘年大征九次殺功十三萬而賊不減予昔
意豈特不減爾哉賊益熾民益耗歲甚一歲
良可悲矣陳生此述關嶺南大故予故不待
其請書以紀之

送運副中山呂君序

呂侯判瓊三年擢運副于淮揚貳守王侯請曰凡吏茲土未有三年遷者乃今始有之府佐則呂君僅見焉君蒙旌典未考而遷固宜矧乃終始効勞于崖丞黎畏之子崖產也能新言乎予聞而欣然既而憮然曰行者之慶居者之戚也邊氓痛楚天下有如崖者乎崖之黎日依林木機毒矢以讐于民折暴焚掠妻孥爲戮魯不能越尺寸以上愬而食於公者若罔聞知蓋視民藐然與雞犬等也侯則

○楊益齋集卷七 廿五 一 英

憫之夷竅之小大順逆山谷之險易兵款之強弱孰先孰殿孰翼孰繼孰可懷綏孰可震怖有問及之憮如也侯則知之自昔哨捕詭辭避咎蔽下蒙上以恣玩愒而所司弗察乃招賊而賞之庇覆之縱吏之而其畏怯之情爲賊所窺益恣其侮蓋相緣爲欺而莫知其非也侯則耻之初兵憲顧公簡委署崖督茲群醜侯慨然曰分也民溺弗援如吾志何夫威信不立不足以懲惡戒否不辨不足而勸善今日之事振威爲先乃請益督昌兵博黎

據險邀賊歸路斬數十級以挫其銳賊頗懼未及大創而招議中沮侯亦趨試事尋遂入覲行矣暨歸值賊益橫訴牒皆至兵憲陳公以侯可伏檄令再往侯詞賊惡甚者冒暑提兵襲破之罰不濫及申布威令曾不旬日而崖之東方遠邇震撼方圖西剪苞蘖爲民求圖而遷書遽至志未終遂民號呼相告攀而番之邈不可得故曰行者之慶居者之戚也群黎自是知儆而輯乎怙嶮而未盡悛乎皆不可知然既啓其端則人皆知治黎之無

○楊益齋集卷七 廿六 一 英

難而詭言養寇之姦想必有踴躍善其後者是則侯之餘貺也夫恤患曰仁決機曰智耻姦曰義竭勞曰忠呂侯其庶幾哉率是道也焉如靡臧風和日晶榮矣信邁離堂政暇迴憶窮艱能無槩於中乎

伏劍春行卷

伏劍之什贈義往也義以殄害害迫而忿生焉激也激以私則隘而寡與激以義則大同於衆毅然而不可禦焉王季諸居之往也其皆激於義者乎山陰有出師之變夫子沐浴

告君請討誅亂賊也然在鄰國無預於魯而夫子謝事家居可以已矣乃怛怛乎若害切於身而不容已焉夫子豈樂禍者哉天下之大義也崖雖僻小自吾

皇視之皆赤子也有司庶尹奉命而子之蠢爾黎獠乃群起叛而蹙之殲而殲之威脇而奴屬之而又殺封守之官是謂無君雖在荒裔其為亂賊均也二翁年並七袞仕且休矣脫非身親蹈害義秉憤烈孰肯啗白跋涉冒暑雨忍飢渴踰三千里而上愬於臺省之遽

欽定四庫全集

卷七

哉慨自國初威震幽遐群黎於我軍望而屏息莫敢迎抗項則我自示弱更相匿賊招以飾愆賞以勸惡小民罹毒則諉曰鼠竊曰讐殺曰債負甚至奪民產以媚賊飾虛文以罔上昔之狐伏者今皆易裸體為甲冑萃小群為大群分哨四出有并吞郡邑之心蓋虎而翼者矣彼非真能虎也畏之者以為虎也我有羆貅則應推而碎矣是故養寇而驕之者害也畏其難以為不必討者欺也忍民之害而不以告者自賊者也告焉而從乎弗從乎必有任其成者矣崖民感諸君遠征扶老携幼揮涕郊餞予聞惻然義之而為之辭

贈崖郡邵侯北上序

嘉靖甲辰 朝舉

祖宗舊章黜陟庶官吾崖守邵侯適當奏績行有日矣崖之士庶挽留弗可僉祈予文為贈忽傳即報侯不及該別調衆訝且惜之思為控訴莫知所如聞然咎地遠而賢守莫容砥礪若侯宜褒陟矣乃旋結失意以去非彼之不幸實吾黨黜庶之不幸也筠谿子聞之歎曰於乎崖沮海嶠距京師萬有千里至僻也編戶除番蛋外僅十餘里至陋也黎寇

欽定四庫全集

卷七

用

害逼和郭耕牧蕩廢大兵四集出之水火而置之社席義舉也然三司官屬蠅集遠民駭愕連甯深谷侯泣任適際其會供億浩繁捐俸佐支日不能給至艱也隸卒挾上威嚴誼競盈庭甚至彼以為獲我以為逋獲主有功逋主字育從遠之間嫌隙生焉君子寧持鈍而不能苟徇以取容寧自愚而不忍殺人以取媚是故或庭決而致咎或陰憎而陽諾犯雖無意而積迂招讒勢有固然督府總錢穀兵後詳覈所費往還經年無纖毫訾廷帑帑

飢侯亦不恤予每讀北門詩至我入自外室
人交徧謫我未嘗不太息時勢之難侯值
國朝世運隆盛而吾

皇神明無幽弗燭與彼大相懸矣乃獨以遠且
窶貽室人戚瘠已裕民庸何難哉崔之學宮
傾圯數年工博估省侯謀諸程君參戎謂黎
征後新附怖甚宜召役以示懷黎聞命驩騰
趨事遂培明倫堂後高尺餘改建堂廂拓而
新之旱饑艱食躬督民濬渠築堤以均利申
道府請公帑以賑急弛山禁省珠夫以蘇民

○鎮餘文集卷七 廿九

用

力若此者惟自殫乃心固報稱耳非求知也
而孰鮮知之者豈非命耶抑聞君子不得於
義中常歉然得於義而不得於命中常浩然
侯之自植庶乎得於義者而命之弗偶奚損
於浩然者乎於其行歌以志別歌曰漲海彌
漫兮渺天一涘滅否混淆兮罔測端倪青蠅
營營兮白爲縑嘉禾萎薿兮稂莠昌披

皇監日麗兮神靈相之聲隨實懋兮久將自知
所安惟寓兮焉往非宜

送儋州李仲宣序

予丁巳歲寓瓊病歸危甚第士元肩輿至
儋謁醫李仲宣治之逾旬而瘥今更二十
餘年於舊麓檢得此稟乃當時謝李君作
也歲月逶迤追懷往昔而予弟與李君皆
不存矣讀之慨然遂錄之以志予悲工拙
不計焉

君子以利物爲心大則天下小則一鄉一邑
以至匹夫匹婦之微皆以廣吾仁也然濟天
下惟有位者能之若夫無位而思以濟人則
不若醫之切於日用古人達則欲爲良相窮

○鎮餘文集卷七 卅

山

則欲爲良醫有以也古儋李君仲宣世業醫
至君本之以仁厚潤之以詩禮而名益彰某
夙遭疾恨醫無良聞自他郡來者輒訪之則
曰古儋李太醫古儋李太醫亦會也丁巳歲
病大熱自瓊歸及儋之野忽怖大嗽走林下
語第英曰吾死矣可即此瘞我英錯愕不知
所圖乃肩輿至儋亟訪李診之進以柴苓翌
日少定旣而譟語忤忤起而奔者數四達旦
不寐李診之曰尺脉微矣非真武不可英詰
曰真武用附今方壯熱而又益之何也公曰

人以尺爲主而今且微陽壯而陰弱上盛而下虛非復其元氣疾不可已附所以回陽也矣如其言不二日而愈當是時視疾者期其必死某亦自諉以死無復再生之望鄉人屢促以禱淫祀某皆弗從竟以迎醫服藥盡李君之劑而瘥然則李可謂有再造於某者乎曷忍忘也使人之業醫者皆如君則足以壽元氣而無夭札之患使人之求醫者皆遇君則足以稱人情而無不慈不孝之罪使人之有疾者皆知所以信于君則足以消其逸慮

筠谿文集卷七

卅一

山

而無破產禱神之費是李君之醫不獨能壽於人人而於節財悖俗皆有賴焉厥功豈細細哉昔張仲和善醫而二子相繼登第張行甫亦善醫而子孫典大邦作提轉者數世不絕李君世精於醫所活無算天相明德永裔其昌大焉矣

筠谿文集卷之八

記類

平黎記

環海爲瓊州其獠穴山而居曰黎有生熟二種熟者服役齊編氓生者負嶮傲化偁仁自上世皆置閩帥以制其緩急今制則以便宜付都府復專憲臣奉勅兵備而控居焉然崖之黎與儋昌吳潯處交讐不相羽翼恒睚張弛爲叛服自成化乙未一嘗震之稍就綏輯積至弘治數十年間不復知有兵革之威

筠谿文集卷八

一

山

恣橫極矣正德丁卯憲副王公按節于瓊博詢遐慮密勅儋昌崖土兵之長及軍將正副胥以兵從曰視吾鞭所之廼以二月甲子次崖之西屯崖人未及知則已揮兵采掩賊巢公親提軍躡之賊倉卒奔竄莫敢與京廼焚聚落夷藩限且諭旁峯曰彼嶮而悍自速天罰予不汝橫也汝惟保厥良無或匿逋否則有誅賊旣失儲峙日益困憊而旁峯懾威相懲累係來者日屬公知賊大創始下令撫定之於是盡崖封內出入者各屏弓矢收畜恣

于野商旅歌于途墾田盡于荒萊貿易通於
深谷蓋進兵往返僅數日曾不遺寸鐵糜斗
粟以夷制夷而辟寇帖然底定誠亦奇矣前
此議者有三曰征曰守曰撫征必動大衆則
橫費而濫及守必謹防截則力分而易懈撫
必勤德惠則示弱而長姦因循累年竟崇虛
議以其泥於法而昧其宜而不知夫小懲而
大益也嗚呼崖去京師萬餘里生民之命懸
于守令而兵備爲綱紀之司呼吸叱咤山川
爲之變色乃或忍其溺而莫之援也赤子何

○鶴聲集卷八

二

川

望哉公歸瓊不久擢去距今近十年寇益息
民益德公及予歸觀父老共請紀其事置生
祠焉攷之祀典能禦苗民患則祠之公有大
功于崖脫吾民于水火崖之婦孺皆能頌之
有不待祠而傳者而人心崇報之公則不可
已也已卯春州守陳君堯恩即玄帝廟舊址
建祠若干楹祠門兩旁置廬收租以備脩飭
城東廢學地居民數家歲課羊豕各一以供
時祀祭用公進兵日州所學各一獻陳君銳
意民事初蒞官有梗化者親率夷隸懲艾之

規畫實踵公轍先後聲勩相成可嘉已公諱
倬字用檢崑山人仕至南京兵部侍郎

登黃金臺記

翰林課

正德己巳春予過易州客指示金臺偕往視
之土阜漫漶不可辯疑焉據史記昭王爲隗
改築宮而師事之新序通鑑皆言築宮無臺
字後漢孔文舉謂昭築臺以延隗梁任昉謂
臺在幽州燕王故城中土人呼賢士臺亦爲
招賢臺始有臺名而無黃金字李善引上谷
郡圖經曰黃金臺在易水東南十八里昭王

○鶴聲集卷八

三

上

置千金其上以延天下士水經注云固安縣
有黃金臺則遺址沿父或訛而此地亦據圖
經得名耳因謂客曰嗚呼自昔建邦啓土君
於茲者不知更幾姓閱幾代興衰互變磨滅
無紀而燕昭敗亡餘孽乃獨以好賢名託不
朽至今過故址者尚挹流風焉韓子謂事有
越百世而相感者其謂是耶夫燕之仇于齊
趙以約四國河地之地悼毅以寄國政遂能結
數月下齊七十餘城潛王走死僅以身免齊
器設於平臺大呂陳於元英故鼎反乎磨室
斷丘之桓桓於汶汶尊賢而効乃如此使天
下悔禍三不中矢則齊之爲齊未可知也而
毅也卒傷諺以述以墜垂成之功此君臣之

際所以爲難而士所少恒苦於不遇也今一
與子登臺瞻景仰前哲徒見夫雲物之
渺山河之環帶而禮賢之盛不可復尋則感
於勤勞之不待讀報燕之書而後知已之
夫天下不思無特立之士而無知已之
有古之歲見疏功成而毀者豈獨毅哉

同年會記

同年有會敦契好也好不時講則廢廢則離
矣比年一舉而脩之所以合其離也予榜進
士宦南都者自戊辰至今十年其會數矣然
官序內外顯隱異致預者總十一二又恒窘
陰雨不克終好乃丁丑春二月望復會于鷄
鳴山惟時天宇晴麗衣冠咸萃值和煦之候

江山之勝覽雲物之變幻幽懷暢達飛觥
交酬豁如也已而日光下夕歸騎漸多止者
仍三之一絲管復合明月在戶曲終而舞續
飲少而話稠可謂和且洽矣客或私于予曰
茲游樂乎曰樂矣子亦有言乎曰有夫嘉好
以通誼也撫勝地際昌候以成好也然事與
時遷情隨地異則詎終足恃乎舍其所可恃
而恃其所不足恃外焉耳書曰百僚師師言
相師以成善也吾於諸君子竊有師焉仁厚
耆師其量明達耆師其智剛果耆師其斷介

而毅者師其守敏而茂者師其藝是謂合衆
美而成文愧吾未之能也客笑曰子可謂工
於取益矣同德固優於同情諸君子獨無是
心哉遂以質諸會者

桂林書院記

學校所以造士書院又合郡邑士掄其最秀
者造之桂林宣成書院舊矣此則侍御汪公
淵所建也公按治廣右之明年惟嘉靖甲申
吏治式序會督學李公中憂去憲使余公祐
攝教事乃購地城西隅請於公建焉鎮守太

監傳公倫副總兵吳公溥布政彭公燮傳公
習參政胡公堯元憲副楊公必進都閫沈公
希儀共襄厥成中爲堂曰五經會講東西各
二區爲齋各若干楹東以館易禮春秋之士
西則業詩書者居之門巷昉列設司閤二人
以嚴啓閉門之外濬井各一以便庖汲區各
有講室置經師分處其所以時訓肄士至者
廩費時給疾病有醫任使有徒什器溷涵咸
庀且飾堂後爲燕寢前爲中門爲大門而門
桂林書院院外東西豎牌坊二曰師聖曰文

賢其下滌川紆徐橫亘數里曰西湖塘塘東
偏一亭曰浴沂循是邐迤而北有池介詩書
二區間袤十有六尋廣殺四之三環甃以石
橋而亭之曰寶賢池之西塹一亭曰觀蓮浴
沂言手情鎮守所建寶賢言平德大參成之
師聖友賢言乎志則憲副力也院後園池數
畝惟宗室別墅方伯彭公續貿益之建樓其
上曰儲書樓又于良隅建亭臨池曰習靜靜
者無欲也學至于靜則賢聖其幾矣故後之
公政暇輒往稽諸士勤惰課試獎掖其誠若

○續發集卷八

六

中

曰毋旅而嬉毋墮乃志慎乃有事惟聖賢是
師之爾之業乃精止爾止德乃成是謂學由
其經惟國之禎此其懇懇之意蓋不以詞章
俗學為急而直期之於遠大其曰之止云者
即文言知至至之知終終之之謂君子進德
脩業無踰乎此有志者克允蹈之則於聖學
也庶幾哉士乃歌之曰弭憲節兮桂之幽輯
我惠我考凋瘵用廖靈構孔恤予藏修軌度
是則將焉求川洄洑決兮求惟德音懷且迪
兮

婺源縣廉惠倉記

徽所轄六邑山谷咀隘歲計田租所入食居
民纔三之一餘悉仰給外郡故其民戶開於
商商出必給郡符入貲於官甚微而積久會
計利亦不貲視事者舊皆私之以為當然新
淦張君文林由侍御擢守徽之三年盡括所
入以市僧田之質於民而弗歸者隨在儲穀
以備荒歉第其肥瘠差其征稅蠲其科調制
其權量徵歛有時鉗約有經質之撫巡二臺
倉允嘉之於是屬邑之倉以次建葺太史唐

○續發集卷八

前七

君守之統名之曰廉惠彰厥善也正德辛巳
予次徽張君以婺源倉記屬予按輿圖歛績
休黜之水皆合流郡治前以趨淳嚴雖層灘
急激漕輜可達惟祁婺沮越重巘而婺戶口
尤繁賑卽特遠脫歲歉尹匪其良民且數
失恃詎能自贖岷罕罕走而資升命之濟哉
張君矢心乃事於斯恒取者一切置之為
民先事之備信哉其應且惠也夫商之所入
日增而不費地之所出歲積而下第網是守
微者善善相師又將微積以利民爾民之
利於公者無之矣私與非惠利於後者惠之
遠昔朱子立社倉法散置里間以便賑給世
補其善然不免歛以為散君此舉因民之利
而民不知所歛歛者預有善焉布婺又朱子
之鄉也嗣是者忍負於君忍負於予朱子哉

龍泉書院記

越梧城西有埔曰龍泉與城夾江而峙卉木
蒼蔚幽禽時集東橋主人樂之建書院居焉
客過者戲曰子樂是矣乎墅也而以書名書
固勞人之具也樂焉奚居主人曰有要吾聞
聖人以言傳心學者以心傳言傳心以言則
道明傳言以心則德進夫書者聖人傳心之
典也烝民之軌萬事之則天地鬼神之奧在
焉吾蓄是以淑其身以裕諸後人庸愈乎珍
麗壞奇之儲且夫左氏春秋傳自蒼梧某梧

○錢穀集卷八

七

山

人也安知異世後不有稽遺表於是者乎人
惟不得厥要則凡目之所寓皆足以爲心病
謂其不能物物而顧物於物焉爾吾之偃息
斯所也以書自娛與書忘之淵然思超然悟
渙然自信沛然致之而莫吾禦也豈齷齪然
與蠹魚死生以疲吾神乎昔孟軻之於易也
口不言而行乎焉吾未能軻固志於軻者子
乃莫之諒而泥其似以慮我淺乎其知我者
與客瞿然起謝曰唉子之深造一至此哉微
有言幾失子吾道茲不孤矣遂與語徜徉竟

日因述爲記主人姓石氏諱邦柱起家進士
歷戶工郎中瑞州太守致仕行義爲士流推
重客則芳自謂云

三功祠記

記曰君子聞鼓鼙之聲則思將帥之臣將帥
者三軍之司命國之所繫以爲休戚存亡者
也嶺南自秦政失馭隔爲殊域漢興武帥奮
庸前有路伏波博德後有馬伏波援至宋又
有秋武襄公青皆赫然以勲烈顯百世之下
袂祀而無替焉博德當武帝時與樓船將軍

○筠谿文集卷八

八

楊僕擊南粵僕軍東南摧鋒陷堅而博德所
將僅千餘人多方招徠功顧百之可謂得綏
遠之仁援佐光武奉命討徵則將二萬人涉
數千里若拉枯朽所過繕城郭穿渠以利民
申明約束駱越奉行焉將軍故事者二十年
可謂得經略之宜青機敏沉毅宋皇祐間儂
賊叛亂嶺表震疊而能以蕃落騎絕險破之
拔身戎行名動華夏可謂有折衝之勇夫三
子者克敵之功同而所就各異青勇以致義
博德仁以濟威而援也政以弘澤要之各有

攸當焉儂賊暴強已甚戰不力則大事債矣
故貴剛克兵晦急萬變上首功者或反堅敵
僕既敗粵人因乘其釁而招之此以不殺止
殺也故貴柔克兵戒戰勝生驕闊略後事每
啓他釁援獨不鄙其民而經制之與之更生
是兼二子之長而又有終也夫政不足而後
有刑刑不足而後有兵兵已矣以政終焉所
以生之也援其最優矣乎或曰青以後事付
孫沔不欲專其美博德綏定事史略其文二
子蓋無愧於援也理或然歟梧城東齋有尉
遲敬德廟太守周任改祀三子名三功祠致
仕太守石君邦柱屬芳記芳故繹其實以詔
後人俾知三子所以爲功匪酷烈多殺之爲
貴也

御書樓記

清湘敬所先生蔣公與伯兄梅軒先生並登
成化丁未進士歷事四朝梅翁官至大司
徒敬翁官至少傅皆人臣之極致晚歲連疏
乞休

天子重違其意賜勅褒諭恩禮隆洽於是梅

翁年七十敬翁年六十有三皆醇德重望優
將里中友愛彌篤鄉人榮而化焉嘉靖丙戌
敬翁建樓于寢堂北題曰御書樓蓋二公
自筮仕初考則有勅命進五品以上則有
誥命間授重任若謝事歸也則有勅諭而敬
翁內閣重臣則特奉手勅及賜書甚富
焉樓成然而藏之榮君賜也越明年丁亥
敬翁走書屬芳記芳晚進恒以不獲侍教爲
歉矧茲有命詎敢以不文辭然借是以附名
不朽亦幸矣昔宣王錫命召穆公也必本其

祖考之烈穆公之受命也必銘諸廟器以世
保之善本其先所以崇孝也報延於世所以
勸忠也然穆公席世榮值時多故以兵車戡
定財在今雅上地耳而當時已倏然被之聲
詩彰盛美焉豈非時衰者以振厲爲功耶公
起肅布官翰林致位台輔營建是資而又際
全盛之世無餘戎蠻荆兵革戢闔之患間值
武廟南狩周旋盡瘁不遺餘力建義
皇上嗣大歷服而公晉參事樞外均四海之治
內贊序序之運蓋有潛孚默化而世不及知

言故江漢之什終不若卷阿之雍容而折衝
之於都俞氣象固有間也況弟相兄卿並極
寵耀功成而不居履滿而知足炳於幾先脫
獲榮利而於進退始終之際兩無憾焉豈不尤
可貴哉夫出以顯名歸而完之君子之大節
也自非曾次灑落無所繫累未有能善是者
也二公履歷事行之詳形諸宸翰之榆揚
名公之贊詠無容贅辭而芳獨舉其大者終
焉雖不敢究竟其說而愚所感者深矣後之
人登眺斯樓思二公昆弟之賢賢若考若祖

○續錄集卷八 十一

若曾祖以往淵源之賢而我國家優禮大
臣之意若此其駢蕃也則繩武之志圖報之
誠將不油然而興哉

梧山書院記

嘉靖乙酉桂林書院成哀秀士讀書其中梧
士患府江之險請別置以便居肆督府姚公
侍御石公屬芳賡金憲李君董其役爰相地
蒼梧縣學之西鳩工營焉丁亥冬落成姚公
致政去新建伯陽明先生奉命總制四省
軍務來代實倡正學風厲多士其言曰誠意

為聖門第一義今反落第二義而其知行合
一之說於傳聞多識若有不肖焉者學者疑
焉芳解之曰知以利行行以踐知此學者常
談不假言也先生之說啓高鑰以抹流弊探
本之論也夫學也者非以進德脩業乎乾之
九三言進德曰忠信居烹曰脩辭立誠是固
主於行矣其曰知至至之研其幾也故曰可
與幾知終終之堅其守也故曰可與存義然
皆忠信為主焉而學聖問辨程子亦以為進
德之事非行與知合矣乎聖門四教學文主
知非忠信則馳騁汎濫而無所益中庸知為
達德而誠以行之皆有明訓故君子之學未
嘗不博而其博也乃在於人倫日用之實而
益致夫精擇固守之功蓋存誠者大本之所
以立精義者達道之所以行也率是而進之
然後學有定本而日躋乎美大聖神之域若
如後世之所謂學忘其本真而務雜博以廣
知非惟不足以望游夏而沈溺文藝無所發
明其所知者固有君子之所不必知適以濟
夫驕吝之私長其浮誕之習而已亦將何所

○續錄集卷八 十一

忠

成乎故言誠則知在其中言知則誠猶有門
執德不一學將焉用此尹子所以貴立本也
愚以是質諸先生先生然之巡按石侍御君
見亦昭合乃屬梧州守劉君士奇勒諸石致
仕太守石君邦柱贊其成

澹齋記

瓊臺楊子以澹名其所居之齋或質其義於
筠谿子筠谿子曰淵哉斯善履其素者矣夫
天一生水水始出無不澹者及潤下作鹹然
後與淡反故淡者本然之性不汨於物之稱

○筠谿文集卷一 十三

也恒言曰澹素惟素則澹也履之初九曰素
履往無咎言安於下不厭貧賤而能澹者
也古之祭也玄酒在室醴醕在戶玄酒澹也
而醴醕不得先焉貴澹而賤味也楊子之澹
也殆能守其貧者乎率其素履而不牽於物
者乎抑聞至澹莫如大虛非聖人不足以當
之聖人無欲其次寡欲其次制欲其下溺於
欲無欲者安乎澹者也寡欲則幾於澹矣制
欲不行可以進於寡而溺焉者反是孔子之
無欲澹之至也顏子不遠復寡欲者也原憲

則能制慾矣而振也多欲乃不足於剛遠乎
澹者也懲振斯可進乎憲憲不已則顏可幾
而聖可學矣楊子名能詩而所自樹立不專
於詩居約而能厲靖恭而不懼趨義遠利以
甘澹泊盖庶幾乎室慾而進於寡者聖門之
教學者之學皆以此為第一義而楊子獨有
志焉其名澹也良有意義哉楊子聞之喜曰
是多乎貺我者遂書以為記

瓊州府學科目題名記

瓊島越自海北突為中阜派分枝衍為環海

○筠谿文集卷一 十四

郡邑形勢所屈靈秀攸萃其業儒挺拔而出
率皆中土衣冠之裔先世轉徙流風存焉然
自唐以前學校之政未立造士之方多闕雖
有魁奇忠信之質亦皆淪胥於夷無以自見
昔人謂陽德炳耀獨發於紛葩環麗而罕鍾
乎人豈其然哉宋興始建學校間雖一二顯
自科第然皆江左偏安之後獵俊彥以收士
心非合藝於天下而角之者也

國朝洪武十七年甲子初入午會十一運陽德
昌融之候而瓊士提京闈登會選者繩繩有

人合南北之士裒然與之頡頏無少貶焉自是而位省部躋臺閣瓊之名與曲江北隆蓋非偶然之故矣故事題名有記瓊闕焉嘉靖丁亥郡守林侯有祿洳府事悉心民隱政戰以飭思風士類以敦化原乃謀諸李貳守鶚張判府楷纂次國初迄今鄉會所薦若干人勒名郡學白於兵憲既寧范公遣教授李章屬芳記夫人才與治化相因治化隆而後賢才出其出也徧乎遠地而後見其盛瓊去京師萬餘里至遠也涵濡聖化百六十餘

○菊翁集卷一 十五

年于茲至深也而材產於瓊者日益蕃焉遠而不遺於時其賢可知也即瓊以占天下之才其盛可知也因吾瓊之所就而徵帝化之敷延遠且洽焉其隆又可知也書曰萬邦黎獻共惟帝臣夫惟盡萬邦之賢而臣之此堯德所以光天下也而科目所取乃盡乎海表而無遺焉此我

祖宗之德所以光於堯而無間也雖然士之由乎是者名也非實也實勝矣雖匪科第人猶榮之徒名而實隳則人將指而訾之恨其多

之不早泯也傳曰官先事士先志夫莫非事也而志無不貫焉志以立事事以顯志實斯勝而名稱矣上之人固以此待士而士所以自待以取信於上者其在茲哉貞珉既揭規監具在吾侯風厲鼓舞之意微矣

崖南北溝記

崖環溪而城溪發源崖之艮隅黎僚之窟遷迤而來距城十里許分流南北又二十里許復合以入於海俗謂之南北河河之外皆民田錯乎岡阜之間泉脉時涸民屢艱食往往

○菊翁集卷一 十六

仰給於黎重譯深入貿穀轉糶於外通負構累時亦有焉州守陳侯患之正德己卯予適歸省侯來諭曰寇與饑皆民病也而饑爲急吾其利之乎予乃贊曰仁哉若言生靈之福也侯遂屬國子生陳文魁請予文祠土祇日躡原隰度高下所宜鑿三溝於河之上流南溝自高村達於奔草延袤十五里關土山四石山四北溝自即落達于鍾亭延袤五里先計若干工倩民夫三千黎倍之立標分授每夫若干尺時往徃督各約五日畢事群黎皆

裹糗糒具畜甬惟然應命有不預者則懼以
寇視之咸願即工溝成旁通曲引亢燥胥灌
久蕪之地胥為沃壤歲倍熟民大利焉崖寇
自兵憲崑山王公襲擊千家村後帖息餘十
年及侯涖任調知逋逃構害購出杖殺者百
餘人且戒黎曰凡厥逋負爾其質於官毋敢
擅執掠違則有誅已乃有弗率者執途之人
責償所負侯譯諭之黎驚然執諭者以木械
其胫侯怒曰彼夷也怛威而侮德不可以恒
法治乃謀於洪千兵策糾土兵襲之黎奔竄

莫敢抗遂焚聚落出所械者諭以必服否則
將復之黎大懼悔禍請死乃按數其罪從俗
罰牛以贖自是群黎望風震懾四境晏然民
得盡力播耨生息侯之賜也夫懾黎所以彌
害開渠所以興利二者政之大端海島窮邊
孰其任之雖任之孰其知之侯毅然以為已
責利害得喪一無所校卒之害去而民蒙其
惠至今繹思焉他如設營據險履畝均稅皆
有可述而機要尤在弭寇蓋志協而後衆勸
威立而後令行能為人所不敢為而後能利

人所不能利視古興芍陂白渠之利者豈
讓哉後之君子憫時鞠窮奮庸光前則悉廢
永永是賴不然千里畏人亦已焉已矣侯名
堯恩蘇之吳江乙卯舉人去任五年予因民
思為之記

明慎亭記

宣州理刑廳在郡治儀門之右廳後自宇
垣舊隘且偏每盛夏輒苦蒸射而垣外隙地
高尋有咫予居宣之明年因垣構亭以遠暑
溽未幾霖潦添入垣且壞遂毀之以合乎隙

地之舊甃為臺而徙置焉亭成乃以左供寢
息右儲載籍臺下為方池池左右為花榭以
毓蘭菊蒲竹鯉鯽荷芡其上爽燥軒豁恍若
敬亭雙溪諸景接乎几榻而烟霞丘壑之趣
充如也太守雙溪劉侯見而悅之題其額曰
明慎或質其義予告之曰是在易之旅象曰
山上有火旅君子以明慎用刑而不留獄夫
火之用明山之體靜靜有慎之象惟慎則刑
不濫而善人獲宗仁之所以愛也惟明則姦
不容而惡者知懼知之所以別也二者相須

乃臧其用然慎之過則將蓄疑而畏忌牽掣而不決故又曰不雷獄不雷者火行不處之象勇之所以斷也知以精誼仁以行法而勇以致決刑之用庶矣然易象實函三義而指偏貴在體要故摘二字以立名雖不言勇而義已兼之而於吾亭亦允合焉凡景象之森於前者烜然而光輝發屹然而體勢列盈虛推代驟然而無迹者皆吾亭所有也則亦不待遠取諸易而三者之義已具矣客曰子之執夫是也不啻足平曰未也慎與斷可勉也

筠谿文集卷二

十九

卷

而明為難離之體本以中虛而致明中虛者無物之謂凡七情之不節外物之侵蝕皆以撓吾虛也吾其謹乎此而已周子曰靜虛則明我其圖之既以語客遠用紀於壁

守拙亭記

拙戾乎巧者也人情賤拙而貴巧故百工之藝巧者恒售焉然巧近智智之僻為賊拙近仁仁之蔽為愚愚者內全賊者害物是巧固不如拙矣雖然斯道以大高明無庸於巧人苟無纖芥之私著乎冒次行乎行止乎止非

非是是因乎其分如禹之導水不強其所遠而拂其所歸則雖終日事事實未嘗有所事謂之拙也亦宜寧國判府廳直郡治戟門右規制湫隘歲久滋敝漸如弗堪新昌何君汝弘之來判宣也敏而藝事舉而民不懟政清而姦不萌乃以暇葺所治而新之既又闢地建亭其背名曰守拙蓋擇陽城催科政拙之意以謂寧拙而滯不欲巧而售也夫財賦匪以巧贏匪以拙貽今生民之命亟矣若或乘之以巧其生幾何汝弘不忍病民民亦樂輸而卒不自病是其用心類城而得民殆過於城也然城之所指獨謂催科一事耳未若予前所陳義該而博愈推愈弘則雖如尊府大司馬五山先生功名滿天下只此一字足以蓋之孔子曰功蓋天下守之以拙拙以成之拙以守之近師五山以師城又進而師禹雖世守此義可也

漳浦縣學科目題名記

七閩之南惟漳州漳之南邑曰漳浦為閩窮壤其山分自汀贛至是抵海而融會風氣甲

筠谿文集卷二

廿

卷

于他邑人物之毓其秀者時出焉由唐元一
以降代有顯聞迨我

國朝以文藝致身端嚮往而著聲望者亦多額
歲久跡湮後將無考正德甲戌教諭陳君高
西謀諸令劉君某採次洪武甲子以來科目若
千人礱石以溥屬芳爲記嗟乎名之豔于世也
有是哉士少而長而沒首能不累焉者寡矣
科目者隆其名而盡其志者也而豪傑之士
率是出焉世降俗敝文煩僞滋上不得不以
是求下不得不以是應上下交會之機惟是

○筠溪文集卷八 廿一

爲重是以天下共榮而並逐之而願治之者
遂因之以立教隆其儀復其家錄其文詞著
其邑里以旌之辨其材高下大小而官之爲
之物色等威以彰之第其勞績之等而爵蔭
之是皆因所重而重焉而預是列者自不容
於不重則名之關世教也大矣

國家定制於每歲所選進士皆次其姓名勸之
國學以風厲天下各省亦以科第所出次其
姓名勸之鄉學以風厲乎其鄉夫豈謂士之
長者盡錄於是以誇俗哉亦因名以立教也

學官者材哲所萃公議所從出古聖賢有功
人極者於茲祀焉若于人顧以科第則名其
間賢歟不賢歟後人皆將指而評之是非公
而榮辱彰彰可畏也若乃燭指而明黜黜而
君子奚取焉漳浦士多良茲志科日所登義
無懲勸其他遠邈當俟別考

種惠軒記

虞書種惠本謂自植而不已焉爾子用名軒
實兼字義種取重禾以爲農本惠取直心以
爲士本農先力士先志力以厚生志以正行
生厚乃能崇禮行正乃能廣業故農有士行
不爵而尊士本農業不求而殖二者常相因
而成雖貴賤或異而惠之在我本無不同善

○筠溪文集卷八

廿二

用

藝之而已矣藝之伊何循理是也理不外乎
人心心之所安者可以告諸人可以不質諸天
吾則勉之至之惟恐其不及所不安者不可
告於人不可質諸天吾則克之惟恐其
可以爲君子又奚擇於農與士哉故占天者
觀諸人占人者求諸心心得而理直則人
天應而慶集之亦猶種者之有秋矣功起海
嶠群峯公街突起平原故士以科第興者每
自寒畯而縉紳之胃繼代賢賢此豈山川使
然哉習俗壤之也先正謂名不虛傳尤難於
衆人累善盈百人猶責備微有不善人輒鄙
之謂其爲先人玷也夫富貴非一家私物而
名之難成易毀又如此子故捐之以詔來裔
如能爲士則尚友千古期於遠大再後何憾
否則力農務本無隕先緒俾鄉人稱之曰德
人之裔庶其永未有愧已哉

脩復洛容縣記

洛容當柳桂之衝與古田犬牙相御連山環
沮苗裔攸窟其間暴僥悍習染成性正德庚
辰

師

方凱旋而縣治灰燼自是柳桂間道路沮絕
鞠為蛇豕虎狼之窟莫敢窺其藩限者餘三
年嘉靖癸未按治汪侍御君淵乃協群議以
叅政胡君忠胡君堯元憲副鄧君炳叅將李
君璋撫降之始復洛邑前榛棘建公署招徠

○鈞鑒文集卷八

三

疲民然已不及什之二三矣越明年冬十月
芳承檄來按洛申以

帝德復降其未附者千餘人群首驩呼嚮風羅
拜庭下其言僭僞不可辨察之若控訴然乃
慰諭班簡有差俾各率所部還輯乃事用逸
於度且言曰昔周宗與桀伐之師及荆焉止
矣而此地又越荆南數千里雖更盛世威德
不加焉自入職方以還聲教洽於海隅雕椎
之風悉易其舊與先王之世異矣而憑險寇
害鬼蜮變幻者莫或制之於是乎有輕兵而

襲加惠而撫肆師而討者矣襲則譎賊者畏
之撫則漬善者感焉肆討則黷善惡胥折也
已夫惡九而善一猶將仇之况胥折矣乎况
惡一而善倍之者乎折馘盈萬反以恣亂
目國初至今肆討者數矣兵聚則先遁兵
散則愈熾而吾民始終偏受其毒未有能善
其後者是故君子耻言之謂其橫及而無益
也且以韓襄毅公之功烈斷藤南捷而潯城
遽破矧其餘哉然則將若之何曰實儲養兵
選將責成于衛我民毋亟爾功因物順應以
靜制動體仁之宏行義之用慝則威之母長
其驕順則懷之母撓其器毋留毋暴毋曲而
老警一懲有風動巖谷遠邇具勢緩急異宜
叅伍校量毋倒其施匪威弗振匪信弗立是
為宏綱慎守無易嚙生挫枯機括在手孰其
乃之銘諸座右

○鈞鑒文集卷八 二十四

第

筠谿文集卷之九

記類

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翰林院學士題名記

翰苑古稱樞機宥密之地自唐以來置諸禁中以便天子游息茂選天下技能端良之士充牣其間而長之以學士凡制誥詔勅褒崇戒諭參酌文質究極體要以動臣民而和邦國者是謂文辭之美於此乎出焉羽書交馳機務紛紜援古準今排難解惑以定主志而斷國是者是謂謀謨之懿於此乎決焉編纂

筠谿文集卷九

一

六

勾稽刪煩去俚獎斥忠邪以公是非而昭大法者是謂史職之良於此乎賴焉導德義之經以培養善端謹微漸之戒以潛消惡萌因間納忠躋主於聖而不自覺者是謂輔養之道而天子之所以望治焉者亦不能外此而他求也故才不足者不能遂其美知不深者不能參其懿學不充者不能副其良忠不至者不能行其道錄唐迄宋尊尚其職不輕授予我

太祖高皇帝既定天下損益前軌仍用是官與

制命嚴六之士匡扶豈戴廢績用熙暨

太宗文皇帝置內閣以便顧問於是有華蓋

謹身等大學士而昔所謂樞機宥密者視學

士有加焉然於文辭謀謨史職輔養之責固

不以隆殺而異也賢雋繼庸奕世丕輔丕闡

人文煥在簡策第未知於前四言者皆克舉

之無遺否也孟子曰友天下之善士爲未足

又尚論古之人予將自所知者等而上之以

論其世故列其姓氏用垂罔極若夫孰才孰

智孰學孰忠孰否則公論在人心者炳如也

筠谿文集卷九

二

十

予何言

素軒記

太倉西館爲外總督視事之所舊有寢數楹終足退息無以肅賓携室則僦舍於外而吏宇居內不便局鑰嘉靖癸巳夏芳承之來總庾事拓隙地構軒于寢之南橫丈餘楹徑財數寸廣可容席六七無重甍累拱雕鏤蕃縟之飾其制簡門垣四周惟綠黝璽自楣以上微絢而先之以素其尚樸材甃取於廢庾因舊易腐不煩外貿而具足其用儉居切敷厝

巡警鈴拆之聲聒乎外漕人庾人日操出納
奇贏之數交乎前輦輸困積推盪拊楊之塵
遂勒乎几案而予蒞之澹乎其自適廓乎其
有以容也時四方無虞府藏盈溢

天子節愛民力迭蠲逋負經費掌於司徒具有
成緒予備員於茲雖殫精竭慮無能少裨涓
滴惟不敢自懈以忝厥位因名曰素軒言不
易其素也履之初九曰素履往無咎凡物始
於素終於文文肆則質難故君子所履以反
真爲素而尤戒乎作意意者素之賊也言以

一 筠谿文集卷九

三

貴

意倖行以意僻動涉於意巧偽橫出衆方悅
其爛然而實則枵如矣是故即所止事所事
不隕所志建之以正直將之以忠順反鑑自
照而非分之干不萌故於物也因焉而不滯
於情也坦焉而不汨是之謂素於前所云簡
也樸也儉也居之安也雖則淺而義已該矣
我思孔悠茫乎望洋視彼絃索惟庸自砒因
識諸東壁

太倉筦庫員外廳記

國朝兵衛遠邇聯絡因衛置倉歲有恒蓄而

京通財穀居天下半視諸鎮不啻加數十倍
通倉爲衛五京倉爲衛五十二合附支衛所
七十有三皆委主事監其出納而分戩定輸
屬之員外曰坐糧京通各一人皆期而代京
則兼領銀庫收支局鑰之事置廨宇以便棲
上其來舊矣頃因歲侵糧芻豆麥絹布等多
折金酌時召糴昔寓於部者盡輸之庫庫務
視舊稍劇嘉靖壬辰九月大司徒松皋許公
少司徒漁浦王公中臺東瀛二張公議增員
外一人專庫事於是官廨不足乃請留民居

一 筠谿文集卷九

四

貴

新之首是任者楊員外仲瓊也亡何仲瓊陞
劉耕代耕陞王宗濬代宗濬以母喪去郭鳳
代僅浹期而主者四易坐糧梅員外月暨諸
共事者懼久且泯速予紀乃告之曰惟是儲蓄
國命攸繫洪範以食貨者八政食即今漕運
所輸貨即內外庫所藏及凡折金徵輸者皆
是也仰惟我

祖宗肇造區夏兵威視前代最盛由中達外以
極乎邊徼要害之地錯如星列用以天下養
以天下歲賦所入自 御用祿俸餉賞外率

供軍實有餘年來經畧之法備矣此所謂
石之宗也。以是統制萬有敢不震疊而

上方弘唐虞之德兼履載之量緩懷四夷不輕
兵革以折民命。旱則蠲租之詔屢下惟恐
振排弗給以屯其膏。烏虜宏哉然兵在今日視
國初已遠不逮而民之供億在在告困盈虛消
息之相尋蓋有出於意料所難及者則又可
見豐豫之不足恃體國者尤當及其未然而
熟慮之也。夫節財莫先於慎動而天下之患
每生於所忽吾黨其謹識之哉。泰之九三曰
○錫綏文集卷五 五 戶

頤素堂記

西巖主人生乎漲海之上孑然寡侶學陋無
聞頑如木石而際聖朝熙洽亨嘉之會宦
海漫漶叨竊踰分中銜歉如晚偕卿貳勢可
親而莫知所親賢可結納而莫知所援進忘

乎所田陟退昧乎所由黜顯居冥行而人不
見其皎皎之行挺挺之節則皆目之曰愚主
人亦自信其愚而不知變也。初憚崖僻卜築
瓊西堂成久未署額。戊戌之秋有羽衣星冠
者夜過與語飲之甚樂酒酣索巨筆扁曰頤
素主人請其說不得固請乃曰頤於文爲臣
爲順素爲主有繼合之曰養以素也。傳曰素
者質之始。凡物始生惟素素則天者全而不
刈以人故君子貴之非徒以不文爲也。素義
有二曰樸素有儉約之義焉有敦實之義焉

○錫綏文集卷九 六

曰雅素則文而不華樸而不俚有經常之義
焉。凡守身之度正家之宜倫理之惇叙祀賓
之虔恪服用之樽節常榮之不廢素也。言患
乎巧行患乎僻禮患乎汰學患乎雜居患乎
麗交患乎比惟吾所止不以利回不爲情撓
皆素也。若推其極則渾乎其無色澹乎其無
味湛湛乎與大虛同體而義無不該也。昔在
聖門以質直先義敦厚先禮中庸申尚綱之
義至於不顯篤恭無聲無臭亦極乎此義焉
耳語未畢主人起拜曰子言高矣其雖愚其

敢忘命抑撲雅之義淺言則人皆可能予姓其世承乎遂志之以詔來裔

瓊山縣平黎記

瓊黎深處岩穴老死不知官府之事兵革之威隱然太古風致其稍外屬距民村百里許乃有仇暴每群飲半酣搯弓鏢綠林莽出掠歸則推牛醕酒以詡於衆然善者恒什之七八不盡然也瓊山之沙灣居林等崗初暴時猶有所憚主者莫詰賊寢以肆乃設兵營恐之歲久益玩嘉靖甲午春三月渠酋黎福二

○錫齡文集卷九

七

辛

糾賊夜劫營殺擄士衆死典史一擄千百戶各一事聞勅總督都御史陶公諧總兵戚寧伯仇公鵠會巡按監察御史戴公璟檄同諸司勘處議者因欲肆征郡守蕭侯晚謀曰今日之策三揅擄係誅渠魁威群醜闕一不可夫寇大豕耳緩之則搏噬急之則竄竄則擄者先死梟將焉贖今聞兵且合寇有畏心因其畏而誘之可圖也乃令經歷顏吉縣丞高明督土舍許承宣招降旁酋出擄者皆至有譖其誘者侯弗聽厚賞授以方畧俾誘渠

酋設伏擒之衆大悅或謂三策已得其二餘可撫定矧調集惟瓊兵道險功不可期已之便分巡兵憲游公璉不可曰此賊視疆弱爲叛服其敢爾無忌正惟徂我以至是也而又虛喝以去彼滋易予蹂之猶愈乎已乃協分守少叅陳公端甫督指揮王守臣等以是年秋七月分哨抵巢賊皆遁莫敢抗則焚聚落奪穀畜屯兵搜捕再閱月賊食竭多死者時霖潦汎溢我軍亦疾疫乃下撫令群黎聞者歡聲震谷願丁輸升糧推款効順九月撤兵

○錫齡文集卷九

八

新

功不滿百僉少之然黎自是惴恐顛掉聽約束不敢竊出出則變夷服爲民裝不敢挾弓矢各操奇贏趨墟市與民相雜其酋月朔赴道府聽令民徙者復畝蕪者闢舊戍撤其連壁榛莽化爲村聚開國以來未有也教授鄧翱等謂不可無紀率兩學師生李元林果等固以強予予昔忝叅廣西政每憾多殺不能已亂徒以長亂大兵未集賊覺先去功無所於獲則屠良以取盈有因一夫殺一村或無因而盡殺之者提奏未幾怨仇並作而吾

民橫罹其害此其勢相激使然雖知慘且稔
亂弗暇恤也今

天子仁聖不喜過功臣子仰承 休德慎乃征
伐風聲鼓動諸夷歸命蓋斷以必懲則知懼
兵不濫及則知勸是以事省而不費威伸而
不黷小懲而大受其益斯正吾

皇神化莫測之妙而顧欲上首功以自多曾未
知無功之功加於有功數倍者矣昔憲副王
公倬以土兵襲崖之千家村僅戮三人而靖
謐餘十年崖民尸而祝之芳爲之記乃今事

○筠谿文集卷九 九

足相方得効尤偉而兵憲顧公可久又加意
緝而熙之而林節推庭榆恭翊後先咸以綏
和弘化爲急行將盡革舊俗華風胥漸而安
且久矣奚翅數十年靖謐焉耳哉是用勒石
學宮以信來世且昭公議靡所阿比云

南京太常寺題名記

昔舜命伯夷作秩宗典天祗地祗人鬼之禮
列於九官職品清重周禮太宗伯所掌與秩
宗同秦曰奉常漢曰太常蓋取常伯常任之
義以秩祀爲常故特以常名曰奉曰太尊所

事也顏師古乃謂常爲王者旌旗有大事則
建以禮官奉持之因一物而掩大體謬而
漢官儀謂取社稷常有之義則鑿矣
地之經庶類之統王者參三才而
幽明莫非吾事而鬼神之至幽乃太常領之
是故繹其義秩其等備其物陳其樂脩其文
致其實禮之所貴也郊以定天位社以列地
利廟以饗親群祀以報祈義也高下有定隆
殺有則不違其常等也黍盛牲牢酒齊蔬果
醯醢之具樽彝壺洗俎豆醢竿之共物也鍾

○筠谿文集卷九 十

鼓笙等琴瑟屢擊綴兆疾徐之數樂也周旋
升降灌奠燔燎瘞埋之節文也而所以將之
者敬也敬者禮之實也昔我

太祖肇造區夏揆叙彝典於凡朝會贈謚冊封
宴賚賓客等儀一惟太常是任後乃命宗伯
掌陽禮太常掌陰禮慎選其人各專乃司允
所參決足垂世則暨

太宗都北平更置部寺

郊廟大祀統承于北南都自 陵寢以下皆凡
十餘祀而水旱菑祥非時祭告不預焉

司且悉矣然遵行既久百司視爲故事對越駿奔之誠或反不逮攷之伯夷之命曰夙夜惟寅直哉惟清夫祀以敬足矣而必夙夜云者言純乎敬而無間也敬純則心不撓於物而湛然與神明俱祀也者特以致吾懷而通之升明德而薦馨香焉敬非祀而後有也不則內省多疚神將恫之顧徒以瞬息縈縻之虔備文物盛聲容而欲以孚高豈不遠哉故敬可能也夙夜而直清非賢聖不能也九官之命於伯夷獨曰欽哉者以此寺舊無題名

錫谿文集卷九

十一

上

記嘉靖辛卯芳來備員見素碑橫儀門左詞之乃前西蜀劉公所置少卿湯溪胡公因屬予記愚何人敢僭自任然往績多茂良懼其久且湮也爰摭舊志叙而紀之不可知者畧焉虛下方以俟續者

黎氏義田記

風俗之厚自士夫倡之倡之如何疆於義焉耳矣夫民族居耦聚則有老老幼幼親親之倫有吉凶欣戚災患憂懼之情倫貴惇不惇則離情貴同不同則乖義也者所以同其情

而惇其倫者也故義則一不義則二一則樂與樂哀與哀困窮與濟患難與卹幼助之慈老助之養而恩愛均焉二則不然各妻其妻各子其子營營自殖視宗戚漠如胡越至或父子昆弟不能相容爭纖微而構讎隙曾禽獸弗若矣故崇義所以自厚自厚則俗化而晉陽城兄弟友愛奴亦化之晉鄙薰德而吾廣順德巨宗始祖國初成瓊至君充庠生習舉子業數窘生計乃棄去懋遷化居口漸

錫谿文集卷九

十二

上

饒裕有廬田圃池以藝穀實以蕃畜牧以愉懋晚年喪明無後以弟之子大化嗣即所居為祠堂約其產五之一以奉齋嘗餘為義以給族人婚嫁喪葬老老幼幼之費立為條規俾嗣者司出入供賦稅嗣賢則世其業貧則更擇可者主之世守其產毋擅貿易或酗博縱恣不墜于鄉則生不得食義田不得入祠堂甚則鳴官與衆棄之天民可謂能強於義矣瓊舊風樸淳來自中土頃則浮澆相師圖為後者競利訟訐利盡則背而

去之此其敗倫傷化之尤長民者所且懲艾而禁迪之者也天民所積雖不甚厚然能均愛於族以敦其仁豈非有所感而然乎後之人能體其心遵守而推廣之以益光其業則仁厚之俗無乎相成有可尚者矣

雷州府脩廟學記

雷距會城千四百里瀕海地濕多風儒學直郡治西建自洪武葺者幾矣嘉靖九年

皇上御製正孔子祀典說於稱號服章位次塑像等皆命禮官議正又製敬一箴刊布學宮

鍾鑒文集卷九 十三

用垂世則天下皆知

聖心敦典右文務俾順正表臣百司仰承

休德莫敢不恪於是郡守莆陽黃侯行可創

敬一亭啓聖祠皆如制而明倫堂重建焉丙

申晉江洪侯富來繼周視學宮尚多朽敝具

曰撫按諸司僉允其請乃建戟門櫺星兩廡

以嚴神棲齋號以養士泮池以節觀鄉賢以

勸來名宦以彰往皆併工建築宇材垣甃取

良陶甃取堅財用有節工匠有給夫役有程

甚雖仍舊而亢爽棘翼倍於往昔休之者節

推徐侯達董其成者教授鍾慶王繼承照錄閩淮訓導王興事竣二侯以書來屬某記猶惟聖道與帝治相因道猶水然惟量所受量愈廣則受愈多帝治者載聖道而致之遠者也周盛時其化綽在江漢間而荆楚南謂之荒服政教弗及非周道不隆也治有限焉故爾今去周二千餘年而嶺南風化十倍於周譬如雷瓊宛若中土文命誕敷之効其來有漸矣粵自我

鍾鑒文集卷九 十四

太祖開天文皇續烈揮片八極盡歸版圖而大統以文經武緯上下相承體統相維威懷并隆而大政以宣自都會至於海隅以及於夷徼烏言卉服皆知誦習禮俗胥漸而大化興焉豈非帝治益廣而聖道因之益遠者乎道雖因帝治大行而我之性於天者本無欠闕則治者長我而教者覺我者出非能埤我所本無也因其覺我者而自強焉以復其固有無他守吾正焉耳矣太史公曰儒者博而寡要不如道家者流其言則非而警乎俗學則是也俗學之博與聖門異聖門博以致精約

以致一今博非所博乃無用之文約非所約
乃空寂之教皆非正也大哉我

皇上敬一之訓乎惟敬則能勵志勵志則能精
業精業則能自克能自克則五事百行皆能
審於義以致其一蓋私者道之賊未有不克
克而能一者故君子之學始於一敬以致之
終於一敬以成之此聖學之正也文王敬德
之純與天同運亦克乎是而已矣愚與多士
皆荷大化鈞陶日切望洋卒無所得然於為
學次第不敢自昧有志者能相與精究力行

○續集卷九

十五

軍

之則量將益宏而博博淵泉者在我矣

帝化之隆聖謨之遠庶幾兩無所負而師師建
學提撕之勤其亦預有光哉科目餘事無庸
羨祝

江西新貢院記

惟是江右輿區才美攸萃自昔建貢院以登
其良歲父士蕃病於秋盛乃嘉靖壬午年巡
按御史程君啓充因逆濠陽春書院改創之
其制詳見通志越七年戊子朝議簡京僚
主試各省皆二人監臨儲侍御君良材謂

人宜殊禮遇特闢館於聚奎堂後視諸校文
館若左右翼焉其他補偏葺敝綜理偵察賓
至如歸矣事竣後謂某宜有記某嘗預供試
事見諸士之文高者清遠闊該自殊夷等而
其間忽經鑽史炫騁奇豔沉潛於道亦鮮焉
夫道統於一散於萬夫舉詳於萬約於一致
一於一大本乃立推一於萬達道乃行昔夫
子之教曰文曰禮非外文於禮也夫固合內
外之道也驚外而遺內曰亡事內而遺外曰
寂亡則溺而寡功寂則高而無用故君子忠

○續集卷九

十六

寬

信以立本博文以廣智敏行以居業六經者
載道之文而史者紀時之變人事之陳迹也
善學者求諸經以探其微參之史以極其變
則衡鑑在我而是非得失洞然矣顧先彼後
此也何居易曰君子多識前言往行以畜其
德多識不主於明道則德何由畜也國初
取士以精故理學勝邇來取士以博故辭藻
昌理勝則實致用有餘辭盛則虛本體終昧
蓋其博與顏氏異又焉望其能約也仰惟我
皇上建中居正作民君師敬一有箴以嘉

學復繹程氏四箴闡其幽義動靜食息間或
遠越身行道之責而又兼聖學之傳誠哉帝
者之極致三代以後未有也多士涵濡鼓舞
之餘尚思本末輕重不可昧於所從而益致
力哉儲君明達果斷治先大體不為詭激戰
姦鋤醜皆有成法於育才尤篤意士情大愜
他如閱武亭塲分闡解宇因倉戰艦諸所建
蹟尤多皆政理攸急尚俟別紀

碑

漳州衛旗纛廟碑

○錫穀文集卷九

十七

古

古者爲國必先制軍令軍般者莫如旗旗之
大者曰纛所以重威武肅部位而一之者也
中春振旅司馬以旗致民弊旗後至者誅害
戰者望之而知勝負焉是故辨色以審方因
物以昭義王載大常昭其明也諸侯載旂昭
其變也軍吏而下各殊其載而獨以纛名示
有統也軍發則祭將戰則祭自帝畿達于戎
鎮下至封戍之長又各以時祭崇賽禱也其
用也於行爲金金盛而霜列物乃時殺祭以
霜降應其候也故秩百神者文之所有事也

旗纛之祭武之所有事也即介冑而陳鼎俎
肄容節寓文教也義以建之統以尊之禱以
致之候以信之文以將之神之德著矣漳州
衛常祀有廟歲久圯敝鞠爲穢區正德癸酉
指揮同知侯君汁請命當道鳩工聚材斥隘
爲宏易瑕以堅中築臺爲神棲東西爲寢以
寓賓旂前爲堂以便聽事旁列庖湔兩隅置
復室飭器具設僕守門垣黜聖規制整如也
漳故多寇侯君數從戰陳更事久智識淫蠱
迥出儔匹甫成之明年春鎮巡推任守倭外

○錫穀文集卷九

十八

言

文江廣之寇內輯山海之變檄至奉而戰勅
如將弗任廼翹士衆而命之即新廟而展事
焉越明日衛寮黎君英輩徵予記予以爲兵
器之有旗纛猶六軍之有將領也蓋千楮以
守戈戟以刺弓矢以却遠皆有所事惟旗若
無所事然隨其所指而六軍之士趨焉如孫
武之陳行子房之發縱進退疾徐以爲節其
用大矣侯君者指麾三軍而孚之者也今於
祠而新之有以哉夫靜而正所以藏智也動
而直所以行義也智藏則靈義行則威神之

德於是爲盛將兵者知所依焉則能合德於神而師旅吉凶之命自我制之矣祠以安神唯人是因闡祠之義匪僭以悖爰鏤貞石以詔來裔

平田州碑

國家統一六合無間遠邇我

皇上茂弘丕烈益昌以廷惟田酋猛自外聲教開暴邊鄙撫按交請討之章下督府適都憲東泉姚公來蒞府事謂此寇實離諸夷匪潰將蝕殃且大尉君夷進却瞻焉釋之罔以令

欽定四庫全書

十九

衆申議益堅

上可之公奉命佐翼粉部下各率酒職簡徒飭候明法申禁徵兵於湖夾以胡騎參以衛士翼以兩江溪洞之夷遠泊雲貴咸倚角之以嘉靖丙戌夏六月癸丑公偕總鎮大監鄭潤總兵撫寧侯朱公麟誓師于邕叅政胡堯元叅將李璋將左軍歷果化越奉議以蔽其前太監傅倫副總兵吳偉副使王顯高將右軍過慶遠達東蘭以擊其臂僉事申惠叅將張經將前軍道上林知府葉藟指揮施震將後

軍出泗城以搗其兩腋中軍則僉事張邦信都指揮沈希儀將之以向歸德實嬰其鋒賊悉衆馮險逆戰我師爭奮連斬其酋破之乘勝逐北不旬日入其城再旬渠魁授首諸軍皆會獻馘四千有奇御史劉頴僉事吳天挺覈以登籍餘酋保險未下公親蒞戎壘督攻益急將士縱火焚烈崩巖墮石賊大懼請命公曰弗吾忍溷于戮也亟招徠以携之徠者既衆惡亦無所於遁尋皆蕩定兵凡十萬二千降其衆五萬八千而轉餉濟師則叅政胡

欽定四庫全書

廿

忠叅議王俊民汪必東也冬十月庚申班師奏凱

上嘉賚公暨兩府進秩增祿錫蔭示優寵焉餘班賞有差惟廣石諸夷自昔號為谿峒沿俗以治不率漢法帥府每征調咸資其兵恃功驕恣馴致覆滅者相踵也猛賊世濟兇穢以財雉諸粵數從戰陳知我軍虛實意輕頌表故公此舉人皆義之樂之而甚危之及捷至聞者怵且愕謂或誤以徂我師也已迺信然又片奇之脫非辨之於早而御之者昧其宜

則其害有足虞者矣夫始也其機曹曹然而持之以不疑其情洵然而鎮之以不懼其勢落落然而公應之沛乎有餘裕也不疑之謂明不懼之謂斷應務有餘之謂達明以燭微斷以致決達以弘用其孰能當之公閭朗嚴毅以風節自砥礪前在閩臬破劇賊繼撫延綏大挫胡騎今平田寇功尤奇卓說者謂公儒臣兩承制敷教東南士類悅服固也而所至尤以武功著雖吉甫方叔何以加諸然公所以華國匪武之故將來晉位樞鼎亦惟

○筠谿文集卷九 十一

贊襄

天子文命誕敷焉爾用武豈公志哉桂林舊有祠今橫州士民義公功亦尸祝之署州守陳堯恩請芳紀諸石且繫以詩曰

維皇受命萬方順軌魯是小醜弗率于理世稔惡逆戈鋌相摎父子構怨兄弟為讎既暴比鄰亦易帥府國賦不共吞噬疆土其在南服如苗有稂匪芟匪夷禍其未央封章載騰百辟具懣食曰殆哉無賈餘勇惟公剛毅事在不疑

天子聖神卿輔毗之 渙命有嚴奉將翼翼

臣百司上下宣力我師既集十萬其稠先鋒桓桓五谿之酋維此六月師奮以驚羣旗斬關人百其武維時幾何渠魁胥殲乃綏脇從戒于橫延慰諭我民勿遠伊邇農即其疇賈安其市憶昔首事百度未具惟公涖之既備且豫憶昔首事輿情孔艱惟公涖之既坦且閑九爾庶酋鑒此遺轍順則惟慶逆則惟鉞帝嘉廼績載褒載崇公曰不然

天子之武功在邊陲

○筠谿文集卷九 十二

帝德以將漸夷千崖為陶為唐橫山峩峩鬱江瀼瀼建祠勒石用詔來裔

廬陵楊氏忠節總祠碑

禮嚴於宗祀所以追遠序族示民厚也遠易忘忘則無以廣孝族易離離則無以敦仁仁孝立而神人和君子貴焉茲楊氏忠節總祠所為作也楊氏自南唐虞部侍郎公始居吉之涇塘今廬陵泰和永豐安福萬安信豐楊姓皆其支派至宋知康州公丕仁宗時以清謹疏名殿性與彭齊蕭定基號江西三瑞通

判洪州公存加中奉大夫賜金紫嘗抗蔡京
益引惠商為楊氏忠義開先通判建康公邦
又紹興間死金源之難刺血書裙曰寧為趙
氏鬼不作他邦臣奮罵不屈死謚忠襄寶謨
閣學士萬里光宗因其號御書誠齋二大字
賜之致政家居年八十聞侂冑當國不食死
謚文節子諱長孺為廣東經略使祿入七萬
緡盡代民輸丁租謚文惠文節之從弟復為
大常丞歷尉劉陽零陵皆以清苦稱謚貞靖
以上並產並塘 國朝太師文貞公匡輔

○錫齡文集卷九

廿三

山

四聖文行卓然為一代儒宗又其最顯者並塘
舊有祠元儒楊曼碩歐陽原功為記歲久圯
敝嘉靖己丑裔孫廣西憲副君必進昇余書
曰郡西南白馬廢祠願佃而祠焉屏淫顯正
風教美事也予時任江西右轄檄郡守楊君
彝主之憲副君乃率七邑子姓醵金若干增
購隙地質工鳩材經始於庚寅季夏越秋九
月落成自侍郎而下顯者八得謚者五曰襄
曰節曰惠曰靖曰文曰忠曰貞皆美謚而祠
獨曰忠節蓋舉盛以該之沿舊額也古者廟

制王公以下各有差庶人無廟祭於寢由櫛
以上四世而止私祀也祭法以死勤事則祀
之國祀也國祀以義私祀以恩親盡則恩微
故高祖以上士庶不得祀焉不係乎位之隆
殺也記曰自仁率親等而上之至於祖名曰
輕言世遠而澤斬義也楊氏如忠襄文節關
係名教非一室之私祀秩以恒祠固宜自餘
閱世不遷而以爵位附其亦酌乎恩義之間
乎夫族衍則益蕃蕃愈遠則漠然如途之人
不可辨幸而有賢且顯者為子若孫祠而宗

○錫齡文集卷九

廿四

山

之猶可因脈絡之分稽昭穆之序厲嬭靡之
俗崇仁孝之風是故法程繫焉綱維立焉勸
戒昭焉庶猶愈於渙而忘乎然易之假廟取
義於萃而尤申以大人之德蓋慶萃為難欲
其善之也是故定期會均品式程疎密崇禮
讓行之而允宜守之而勿墮則存乎其人焉
憲副君由進士授行人選南道御史風裁屹
如居廣西奉制府檄拒劾寇懼賂數千金
卻之封實郡庫威畧茂著茲紀祠事故不漫
及

明故都察院右副都御史贈禮部尚書孫
公忠烈祠碑

皇明正德己卯六月十有四日寧度人宸濠反
都御史孫公死之越明年今上嗣大統
詔褒贈公禮部尚書諡忠烈卹典備至即死
所建祠曰旌忠衆心猶未厭知縣丘養浩請
于當道曰昔我神祖肇造區宇首褒忠節
以風勵天下睿謀宏矣孫公死王事大忠
也明詔又首及之大德也夫名德祀於其
鄉自古爲訓唐二顏張許以降鄉有專祀所

○續修文獻卷九

後書

以廣勸也餘姚公生息地而祠闢焉甚無以
妥幽靈答明貺敢請食曰諾乃即龍泉山顛
祠之額曰忠烈嶺南鍾芳稽其實曰
公諱燧字德成別號一川居士先世富春人
十七世祖岳後唐明宗時爲三司使招討將
軍卒葬餘姚子孫家焉十世祖應時登淳熙
乙未進士倡道學於東南晦庵以遠紹伊洛
稱之卒從祀姚庠世以儒顯公由邑庠生弘
治壬子魁浙士癸丑登毛澄榜進士授刑部
主事累官至河南右布政擢都御史巡撫江

西惟茲地據江上流襟帶畿輔實惟東南與
區邇者政俗剝弊寇攘頻作逆濠乘間匿遁
畜奸睥睨神器歛怨聚賄以結禁近竊權寵
而搖毒以張其勢藩臬以正自將者斥逐相
踵民茲困憊公既蒞事若負重履危惴惴不
遑寧居曰殫吾力焉爾餘非所計也迺清政
理飭戎備戰校邏之橫珥商舶之害申郡邑
科擾之禁疏胸冶供上之節戒獄訟刻核不
斷之論嚴豪猾盤互無忌之誅於是乎卹孤
窮均征賦抑浮費獎廉節稽盈胸實帑藏撤
鹺利以廣用簡卒徒以禦寇脩堤渠以備旱
潦時散貸以賑凶荒博咨詢以造微周巡歷
以通俗又謂非設險無以制變若建昌之安
義弋陽之橫峯皆阻而僻盜所憑也則縣之
控之進賢南康近而要喉舌地也則皆城之
九江扼下流則建議重兵備之權而饒州勢
連畿輔議裁兵備則疏留之體國宣猷靡
有遺於及權璫繼鎮江西與逆濠相倚爲奸
利加之灾沴民胥失業濱湖數郡盜氛迭發
公雖戡戡稍定而遺孽依憑大蠹竄其林墓

○續修文獻卷九

廿五

瓊州府城隍廟碑

瓊之城隍廟舊在府治東偏卑湫弗稱正德
己卯郡守曾侯大慶謂真武廢地宜為神棲
乃協貳守李鶚判府俞淵白於兵憲胡公訓
遷焉越明年庚辰節推董儉來佐府事又閱
月落成屬芳記粵惟秩祀通於天下歲以春
秋二仲上戊舉者曰社稷曰風雲雷雨曰山
川曰城隍宋元以來四者異壇 國朝洪武
六年始詔社稷特壇餘皆合祭而以城隍配
夫風雲雷雨自天山川自地城隍自人地與
天相依而風雨山川皆吾民性命衣食之源
合祭甚宜若城隍則浚築所為物焉耳矣顧
崇而神之者何蓋陰陽至靈之氣無往弗貫
人心所注而神在焉門雷井竈亦人作之而
禮有禱祠聖人豈誣世哉固有主宰於冥漠
中者魯莊公三十五年秋大水鼓用牲於門
城門也城之有禱焉矣周禮以夏至祀物鬼
以禘凶荒札喪謂祀百物之神也而後世獨
倚城隍為重蓋取捍外衛內之義我

太祖洞知幽明之故以之配風雲等祭而又封為監

察司民使主厲祭凡吏厥土者始至輒與神
誓而於官守之敬怠政理之得失民行之淑
慝水旱災祥之賽禱率是焉依豈不以三才
同體而託幽靈以贊化者歟瓊突起海島五
指派分融為三州十邑府治最為隆秀而新
廟之建軒豁豈爽十倍於昔則其赫靈應以
庇斯民必有與他郡異者夫神吉凶與民同
患惟自昭明德者能與神合是年春夏患淫
雨禱之越二日霽尋苦旱孽火為雲禱之踰
日而雨其災遂熄皆惟胡公倡之曾侯而下
承之敬共厥職以奠境內以宣我
聖皇子惠元元之意謂非德昭而神合者歟
格之機在我而不專係於地之靈於此默而
會焉其知所以自任者矣

樂會尹曹君遺愛碑

嘉靖十三年 朝議以名宦關民休戚而天
下遺佚者多宜博甄錄崇祠報以昭激勸
制曰可於是瓊之樂會父老相與商曰吾邑
自諸葛平後鮮與儼者其惟曹君乎君惠不
遺幽歟不忽微始至值歲侵匱食民齊咨涕

漢頭隕項路君側然以為戚乃召群胥合議
僉籍名實實申上司發粟振貸復勸富民輸
穀以佐不及賴以全活者千餘家小踴鄉鄰
海土瘠歲五六月苗方秀實颶風淫雨欬作
海潮湧溢害稼君按形勢高下鳩工築鵝靈
埧障之鹵不為患至今賴之邊氓易甯多怨
畏威如疾每市校挾公符下邑勾攝輒紆數
黨挾民戶徑抵其室繫挾挫辱莫敢誰何稍
拂意則褫符裂之取野草涅膚色青黑如被
毆狀奔想所司立搆大禍故鄰比聞者棘門

蕭縣集卷九 廿七

六

深竄畏之如虎君患之具白道府以晉違自
任一切勾攝責成里胥不輕遣一卒亦無廢
事民得無擾訟獄必反復推鞠務扶善抑強
未嘗任喜怒為刑宥當輸楮穀必度資力盈
歉寧恕無刻他政大率類是可謂善厥職者
昔漢許荆為桂陽民為立祠樹碑今吾黨於
曹君亦若是矣食曰諾乃告通學師生鄒應
賢陳縉紳等呈縣申府署府事推官林君庭
榆慨然宜之具達巡撫兩廣都御史錢公巡
按御史陳公行提學兵備道徧洛群議皆合

兵憲顧公有存心慕古制行出群之褒而瓊
守黃公綏知君力贊厥成於是知縣孫鏗奉
將惟恪建祠縣治之西民聞者輸材効工不
令而集祠成來請記夫子民者無擇於遠邇
小大而以惠澤及物為貴邇而大者其務煩
則日不暇給遠而小者其民淳淳則畏法而
知分畏法故令易行知分故情易親而昧焉
者反以是為不屑為易之蹈之悖而施之而
戕賊之民乃瘁矣瓊自有國以來百六十年
而屬邑名宦鮮祠者有由也樂會僅十二里

蕭縣集卷九 廿八

六

為陋邑君不以其遠且小而夷視之蓋能忘
已而後能子民能子民則能心厥心而民亦
皆心其心事厥事而民皆悅其所有事卒之
禦菑害以弭民恤而去也有遺愛焉在海表
殆千百之什一祠之匪私以繫民之思且以
為字民者勸也君諱梅閩人由胄監正德三
年任八年十二月致仕 銘曰於維會邑越
在海嶠輶巡鮮至民羈易暴近民伊何師帥
惟尹尹或罔念鮒涸以隕噫嘻君侯泣官匪
貳愼乃攸司奚問遠邇民艱于食我其飼之

民陷于危我其晚之吾事吾民何莫非已豈
曰求知自盡焉爾慨彼流俗賤玉貴珉諛詭
獲售真純陸沉侯之惠良未食厥報褒崇自
今久而有耀玄堂翼翼山環水迴秩祀有嚴
兆庶依歸

平黎碑銘

漢史稱珠崖郡為州四曰瓊崖儋萬州縣屬邑
環列海濱而群黎窟乎其中世為民患崖陵
尤甚哨官死難者數人然陵隸萬而崖南極
民憚遠不能想雖想不能達其來久矣嘉靖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石

丁酉平洲蔡公奉

天子命提督兩廣軍務汝鎮未幾百務具新威
武丕振初試而龍祥定再試而昭平戢三征而
藤寇屏跡四伐而南交伏辜莫敢違命遠民
知公可伏逾海群訴于鎮公勸悼焉乃奏用
閑住叅將程君鑒起之散地而復其故秩昇
之兵柄以急拯陵難崖民老幼數千遮道迎
哭請移兵先之程乃躬擐甲冑與士卒冒霧
露伏莽莽首摧賊銳屢獻奇捷公喜動顏色
遂奏陞左叅將奉

勅開府于崖崖於是有所從民願也崖黎
最大者曰羅活萬陵昌感諸黎倚為聲援程
又多設間諜圖山川險夷曲折以獻曰寇眾
且強非剪寇無以輯民非西廣自兵無以挫
敵公如其請奏調目兵八萬合漢達官軍土
獍敢死士十數萬人征之徵程統中哨田州
歸順南丹向武湖潤上林忠州果化目兵隸
馬陵分左右哨泗城鎮安東蘭那地安隆思
明江川龍英武靖奉議都康歸德太平萬寧
上思目兵隸焉中哨監督則左叅政張君岳

○欽定四庫全書

卷九

碑

總理糧餉則右叅政周君禪監左右哨則兵
憲陳君茂義僉憲商君大節往崖紀功則僉
憲趙君維而叅將董君廷玉都指揮武君鸞
則分任統督皆公精擇以充乃辛丑九月朔
公及總兵安遠侯柳公按節雷陽以便指畫
丙申諸哨並進胥獻戎捷惟即柳二崗負險
固與

王師抗公乃檄中右哨分兵合擊以叅將劉君
經督銳卒乘之卒皆破賊斯舉也秋禾蔽野
因糧于敵天時順人事豫兵力勁而群策協

蓋天厭夷慝非偶爾者自進兵至振旅僅兩月餘捷奏

聖心嘉悅頒賞增祿有差公陞兵部尚書督撫如故餘行巡按廣東監察御史覈實以聞惟是四州諸黎自上世隸荆楚不霑王化蓋三苗之別裔其俗操弓鏢逐麋鹿文身被髮吾人怒獸雖父母昆弟間反面析殘無忌弘治以前每調儋黎征欽廉逋寇遂致意輕我軍桀驁以叛而卒平之者伏羗伯毛公也惟崖自洪武迄今百七十年未經兵革稔禍亂以

○鐘谿文集卷九

卅一

辛

至此極而卒平之者安遠侯暨公也仰惟我聖天子仁覆海宇明哲任賢於凡公所建自輒奉欽允故能左右我師所向如志脫或微有挫遏動失機宜豈能徒手建事乎是善用群策固公之功而卒成其用者

天子之功也於時前太守趙君昊今太守張君峻皆以清節敷政兆庶攸賴知萬州黎君巽每斬獲必當其罪而始終懷柔具有可述崖則邵君濤排冗斥強介然自靖凡在鈐轄罔不仰承休謨恪遵矩度而群黎寢寢有感化

之機矣然夷性畏威不懷德前元雖能戡黎所至刻石而不能圖遠尋輒委棄况戎蠻之兵番休無常適以長亂我

太祖高皇帝洞鑒禍原始設沿海衛所仗兵威以宣政理而將士來自中土與民雜居久之語言習俗詩書禮讓之風漸摩屆乎窮絕而科第與中州等乃知

聖神不言之化卓冠萬古未易測者矣公初意欲於羅活別營參府分兵屯田廣儲蓄興文教以變夷俗兵憲陳君毅然任之為千百世

○鐘谿文集卷九

卅二

辛

又安之圖參政張君已建社學擇師訓蒙易巾服習書儀化有漸矣而議者謂武貴兼制入遠則遺邇海寇萬一乘風突至擾我疆場葦爾孤城如岌岌何事遂寢而公經遠之畧未盡如志焉崖之士耆黎宗賢士鳳岐趙文憲蕭成余繼舉數十人僉以碑銘請於按事關公評傳信罔極詎敢贅諛一辭力疾據實通紀銘曰維霍孕靈五嶺是崇南逾漲海突為五峯郡邑外羅黎僚中窟魚肉我民為鬼為域民有族屬亦有妻孥際若大難掠則為

奴寇橫逼城迭喪武胃命且日危耕牧何有
公衙

帝命總是荒服盡然悼傷哀此慘毒有赫斯怒
矢于

天廷選仕宿將哀雄聚勅爰暨安遠雷陽胥會

叱咤後先霆驅風篁風霆所向敢櫻者誰嗟
波頽冥轍蛙恣眊自蹈窳窳如魚在釜神怒

天譴匪我之故捷書上聞

天顏騰喜褒賞酌庸賚以蕃祉醜賊宣奏國典
有常

鈞谿文集卷之九

三十三

山

帝曰勿以朕心惻傷義以取殘仁以覆育乾運

坤承八荒一掬公更圖遠化挾威行仰欽

帝德耻言戍兵兵屯已矣宏猷認認脫之樊奴

息爾生齒齒息以蕃藩臬紀綱峙堂桓桓鎮

定孔良蠲乃逋負復乃疆畝誓首對揚

天子萬壽不震而威不刑而革鑄在貞石以詔

罔極

鈞谿文集卷之九終

鈞谿文集卷之十

論

存養

或曰世之言存養者以靜坐為主信乎曰非
也據存養二字孟子兼動靜言之非端默靜
坐之謂也學者往往錯認中庸戒懼之意謂
謂君子之學惟在養之於靜以立本而不知
不說不聞乃推其極而言之謂君子戒懼無
所不在雖至靜猶不忘耳若謂戒懼與慎獨
對分動靜則彼乃動之幾此謂謹之於靜耳

鈞谿文集卷之十

一

川

而日用彝倫工夫全缺安在其不可須臾離
耶豈子思之言容有未備耶夫人之所以爲
人者心之所具者理也心存則理存渾然
在中無有虧欠是之謂仁存者存乎此也養
者養乎此也然心本活物靜皆常少動皆常
多靜則思慮未萌故守之以敬而有餘然而
大本之立非可驟致也動則易爲物遷故克
之以義而猶恐不足然而達道之行則有迹
可循也聖人知其然也故於學者諄諄然於
動處言之使其隨事精察而致力焉蓋曰性

情隱微之間言動威儀之際以至彝倫事物之變惟吾位之所在各盡其分而莫不有當然之則皆所以遏人欲之流而約之於天理之正而要極其致則正乎外者所以養乎內存諸內者斯能制乎外而實未嘗有內外動靜之分是則存養之大端也孔子所謂修己以敬程子所謂涵養須用敬皆此意也然聖人之教先後有序固不顯而發亦不秘而藏如曰灑掃應對曰文行忠信皆不下於帶而至理寓焉學者終日由之而不知而聖人亦

古詩集卷十一

未嘗顯以語之懼其忽卑近而驚高遠也獨魯子為近裏之學反身循理聖人知其於動處既訖洽然後揭示本原俾知統會之處曰吾道一以貫之一者天下之大本貫者天下達道不能求之於動以知夫所以貫則亦不能要之於靜而得夫所以一蓋必積累既至工夫純熟而愈矯其所性之偏以至於愚者明柔者強乃可以語夫上達之妙而大本立矣大本立而天下之道在我而無遺矣是則存養之極功也孔子所謂伐於仁孟子所謂

反身而誠皆此意也今之學者反是厭卑近而樂恬怡情形神而守空寂未闢局闕揮效風沂而於下學次第置之度外無乃入道之途左耶且夫存養之功該乎動靜聖賢之明訓也論語終食造次顛沛不違朱註以為存養之功密出門使民忠信篤敬非禮勿視聽言動居處恭執事敬與人忠程子以為莊敬持養之事局嘗專以靜言哉蓋君子之心無隱顯動靜皆當常存而不放學者見程子有靜坐之說不知其為思慮紛擾者發遂欲屏

古詩集卷十一

三

正

絕世故閉門獨坐以為聖學幾何其不流而為禪也中庸一書首尾言靜蓋言入德者戒謹之功無間乎此乃為至密其終也無愧於此乃為至純非謂只居靜便可立本而於入聖為捷徑也夫立本者聖人盡性之事人之心練久而後精操久而後固其間節目次第不容缺略如累九層之臺非銖積寸益莫成其高學者自強不息必至於顏之卓孟之不動心而後可以語立本也豈可優游然無所事事冥心默坐以為存養而謂聖學如是耶

必不然矣。大抵程朱之言皆有因而發專於靜坐。朱子固已非之。周子曰：聖人定之以中正仁義而主靜，非靜坐也。其自註云：無欲故靜。蓋舉聖人心之本體而言，見其所以立人極者，無欲為主。故爾愚也，欲進乎是而未能，因反覆經傳，潛繹其義以自儆，且爲之說曰：宗程氏者，先精讀易傳，乃可讀定性書。

君臣

嚴矣哉！君臣之際也。君制命，肅而播之，所以統治也。臣奉君命，肅而將之，所以率職也。在

易乾爲君道，坤爲臣道。名分上下，凜凜然於天地間，自非大惡如桀紂，至仁如湯武，而輕議放伐，皆萬世之賊也。易稱湯武革命，順乎天而應乎人，所謂人者，合天下之心言之，非一家一國之私也。天下之心，同於怨叛而無處不興，來蘇之望，是皆不以之爲君矣。天下皆不以爲君，而同於至仁者乎？稽首崩角爲聖人，雖欲違之，惡得而違之？斯則所謂順天應人者也。然湯有慚德，武未盡善，而孔子於恭伯文王稱其至德，於夷齊亟稱其仁，則

聖人之意可見矣。蓋自民戴君而言，則予湯武者，所以立生人之大義。自臣事君而言，則賢夷齊者，所以正萬世之大防。然聖人之意，終不以世衰俗敝而遂輕以湯武予後世也。何以明其然？曰：吾得之於春秋。春秋之世，王澤不行，天下翬然於兵革之場，幾乎不知有君矣。而聖人拳拳以宗周爲主，削吳楚之葬，辟其僭號也。諱負戎之戰，言莫敢敵也。首止之會，殊會王世子，尊之也。其盟也，復舉諸侯尊王世子，而不敢與盟也。兆之盟，王人微也。

序乎諸侯之上，尊王命也。褒貶命討之義，森然於筆削之間。雖以桓文之盛，惠襄之弱，王室又更子頤叔帶之亂，若可以推亂侮公矣。而春秋於桓文向王室，則予之。徇私意則罪之，不肯輕進之以湯武之事也。故曰：禮義之失，至於君不君，臣不臣，父不父，子不子，其意皆以善爲之，而不知其義，是以被之空言，不敢辭。聖人於名分若此其嚴，蓋不獨於天王爲然，雖於列國之君，尤致謹於冠履倒懸之辨。亦不因其衰微惡弱而遽以易位之權輕與。

其臣也。宋昭公無道之君也。自大夫君祖毋
以至國人皆怨之。則固內外之所交仇也。因
內外之所交仇而奉夫人之命。使其田於孟
諸而殺之。而立公子鮑以從民欲焉。是固爲
社稷計矣。孰云其不可也。春秋書曰。宋人弑
其君杵臼。正以三綱入道之大端。雖無道如
昭公。得衆如公子鮑。而名分之際。不可輕議
也。然非徒罪宋人也。晉孫林父等伐宋。以不
討賊稱人。靈公會諸侯於扈。以不討賊不叙。
是又於伯者於與國而交罪之。可見弑逆大
故必誅無赦。不誅則在國爲空虛。在與國爲
亡義。在伯者爲失職。在天子無以令天下矣。
聖人於君臣之際。謹嚴如此。所以綱紀世道。
而杜篡弑之萌。故曰春秋非仲尼不能脩之。
及朱子作綱目。尤精此義。晉惠之反正也。齊
王問專權。長沙王又殺問。不當殺者也。而河
間王顓成都王穎。舉兵表又罪惡。通鑑書曰。
顓起兵討長沙王。又名之曰討。孰云其不可
也。而綱目則書曰反。蓋天子在上。雖曰闇弱。
而名寵自出焉。二王乃敢干命。而稱兵伺闕。

是無君也。且夫齒路馬有諺。路馬雖貴。亦畜
類耳。而齒之輒誅焉。而况欲清君側之惡。忘
忌器之戒。纔涉不順。便成大逆。可苟也哉。故
綱目書法大有功於春秋。而學者不察。往往
眩於疑似。而途轍悖繆。其情以爲正。而不知
其義以陷於邪。可哀也已。
漢魏以降。君臣之義不明。
漢自莽操之後。君臣之義。陵夷大壞。中間變
亂。多由僭倖之勢相激而成。如東昏之惡。據
史所書。浮於桀紂。當時顧命大臣次第見殺。
浸淫至於大亂。而國隨以亡。是固亡國之君。
無足道者。而推原所以致亂。亦由臣下積威
之漸使之然也。夫強臣力政。若懿師昭炎。倫
顓穎越溫。玄裕。鷹皆以廢立爲常事。雖士大
夫不以爲非。至謂爲古今令典。及溫舉兵向
闕。王導諸人。猶以爲逆節未萌。他可知矣。漸
習既久。流毒滋甚。君以是蓄疑於其臣。臣以
是側目於其君。遂至宗室兄弟自相剪屠。以
爲不如是。則懼其爲子孫之害。而不知羽翼
既盡。而宗社爲墟矣。嗚呼。君不純乎。君則以

殺戮爲常其究至於骨肉胥殘臣不純乎臣則以廢立爲常其究至於篡弒相踵此皆起於威柄下移而僭倂已甚故爲之君者懲創往事寧先發以制人而不欲爲人所制遂至誅戮橫行而不悔也蕭鸞臨殂以隆昌之事戒東昏曰作事不可在人後是懷猜忌之私而欲虐御其下也東昏稍欲行意江祐等執制堅確及失德浸彰不聞有所匡救輒議廢立是挾威柄之重而遂輕視其上也以輕視其上之臣遇虐御其下之君在盛世猶不免

簞路文集

八

也而况衰危之季哉又况六貴同朝而以私意干之哉大臣受托孤之任竭股肱之力繼之以忠貞如甯武子之愚可也必不得已如子哀之去可也又不然如荀息仇牧死之可也而乃輕議廢立使奸雄得藉口以覆人之國而貽人君猜忌無窮之害焉此其禍之最烈且久者也或曰孟子所謂貴戚之卿非歟曰三代而上人心正而道義明如孟子之言無不可者若施之三代而下是長禍亂之階萬世之罪人也亡國之事非一其大者曰易

君曰易太子曰易后曰臨敵易將而尤莫甚於易君人君微有不善則強臣遂醞釀以成其惡而因肆其狂悖之私勝之則篡弒不勝則誅夷自霍子孟以來未有能善者也夫昌邑子孟所立也立之誤而廢之是謂植君不如奕棋故不免於嚴延年之劾而蹈誅滅之禍蓋理勢所必致也况親承負宸之命而四海君之者哉

樂論上

古樂失傳久矣後世論樂皆祖漢志以律呂

簞路文集

九

爲本十二律又以黃鍾爲本是也而禮有還相爲宮之說謂律各有五聲合爲六十聲是十二律之正聲也又云各准正聲之半以爲子聲正聲十二子聲十二共二十四聲然正聲合五音爲六十則不止於十二子聲因十二均而各有變則又不止於十二煩瑣迫促非惟難辨而愈析愈降則愈入於纖細中声決不可得矣夫樂貴中和太高則粗厲太卑則隤殺声至於六十無乃纖細已甚乎數之積也大極於百千萬億小盡于毫忽纖微蓋

無不備而樂則惟取中和不盡用之後世鑄鍾爲律非復截竹爲律之意而其多乃至二十四鍾其声已不可辨若究其實則十二律之變亦豈此數所能盡也唐開元時有古鍾十二惟用其七餘五鍾虛懸謂之哑鍾蓋亦徒炫其多而莫能通也况二十四鍾乎今詳杜佑所謂變陰陽之聲爲十二調各文之以五聲播之以八音却似五聲八音用以佐律殊非聖人制律本意後世紛紛之說皆原於此夫律本爲五音而設音之高下不能一一

中節故用律以和之金石絲竹匏土革木皆樂器也而五音出焉其節奏必依律以爲準故曰不以六律不能正五音書曰律和聲言聲待律而後和也自漢以來言樂者只言律之短長五音皆在其中而置八音於度外楊子雲謂五音生於日以配天干六律生於辰以配地支是律自律五音自五音而與諸樂器不相關涉謬哉惟唐張文收吹律以調鍾最得古意而其詳不可得聞矣夫律管長者聲濁濁則爲宮其餘以漸而短至微羽極矣

無射應鍾管長僅四寸有奇蓋清短之極所謂羽者無過乎此若值此二律爲宮則中呂蕤賓以下豈有更短於此而爲之徵商羽角者乎其說旣不能通乃曰皆用子聲子聲又當短於四寸不能成聲矣徒以眩人何關實用然則還相爲宮之說奈何曰此言衆律各有倡耳如無射之均則無射爲倡應鍾之均則應鍾爲倡惟所倡不同故調亦隨之而變遂謂之還相爲宮宮也者言乎其有先也雖每均節奏互變不同而宮商角徵羽俱有定

律如應鍾以羽而倡則取他律之宮徵商角和焉如孟子所謂徵韶角韶亦舉倡者爲均非謂每律俱有五音初無定用而子聲若彼其煩也周禮奏黃鍾歌大呂以祀天神奏太簇歌應鍾以祀地祇一節皆六律爲倡六呂爲和每音陽倡陰和共用十律餘蕤賓應鍾二律爲變宮變徵此七音之正也若徵韶角韶隨事單用蓋因禮有隆殺故所奏不同而愚以證衆律之均殊爲明的今神樂觀十二律只用其七而蕤賓夷則夾鍾無射應鍾五

律者豈不與鍾同。及吹編律亦止於七。餘皆不能成聲。正律且然而況子聲之煩入於毫末而不可據哉。古樂雅淡決不若是其瑣細。惜乎無可考証。愚特據聖經參之史傳。推繹大旨。以俟知樂君子相與質疑折衷焉。

樂論下

或曰。大司樂以圜鍾函鍾黃鍾更迭為宮。而大簇姑洗等律迭為角徵羽。是則所謂宮無定宮。徵無定徵者也。然孔氏正義引京房律法。自十二律相生之後。又於南呂上生執

始執始下生去滅上下相生以至於行遂生。包育以極乎南事而終焉。共為律六十。宋人以琴徽按之。而六十調之序有相符者。則是聲極乎六十而始完也。予何所據而疑之。曰。凡物皆有定質。如味惟五也。加滑甘則為六。和然未聞以酸為苦。以辛為鹹。而亂正味也。色惟五也。加天玄則為六。章然未聞以青為白。以黑為黃。而亂正色也。方惟四也。加四隅則為八方。然未聞以東為西北。為南。而亂正方也。班固謂律統氣類物。而以黃鍾為天統。

林鍾為地統。太簇為人統。推十二辰之數。抵於十有七萬七千一百四十七。而未嘗有六十律之說。惟後漢律曆志載京房受學焦延壽六十律相生之法。極乎纖忽不可勝數。且謂截管為律。聲微難知。故作準以代之。準狀如瑟。長丈。而十有三弦。宋人以琴按律。蓋倣諸此。然京房所傳本以占候。如物之應者。得其律。當有何微驗。正如延壽以六十四卦更直日用事。以風雨寒溫為候。皆術家別傳。而非律筮之正。房死其傳遂絕。使其截竹至六十筒。豈能成聲乎。聲至六十。細大畢備。猶五色糺淡間雜無筭。正孔子之所惡。而蘇子以為古之鄭衛者是也。顧欲據之以正五音。而謂古樂在是不亦遠哉。雖然。聲律高下。特樂師事耳。本固不在是也。古者聖君賢輔。協心同德。以弘政化之原。振萬物之紀。闡災祥之故。達天地之和。是以八風從律。而頌聲作焉。今也不思其本。而規規於累黍毫忽間。以相訾病。亦未矣。

變宮變徵

或曰五音宮徵有變商羽角獨無變何也鍾子曰自黃鍾至無射六律相生之次也自大呂至應鍾六呂相生之次也及其奏也黃鍾呂則林鍾徵太簇商南呂羽姑洗角姑洗下生應鍾爲變宮應鍾上生蕤賓爲變徵大呂宮則夷則徵夾鍾商無射羽中呂角中呂又生黃鍾此所謂長短相生一終於中呂者也姑洗之後若無變宮變徵無以起大呂之調故用應鍾次姑洗以生蕤賓蕤賓又生大呂陰陽循環如貫珠然而十二律之長短高下

備於此矣變律安得有商羽角乎曰子謂調隨均而變不用相生之數何也曰有用有不用也周禮云奏黃鍾歌大呂此於相配中有相生自然之序吾於變宮變徵推而知之若奏太簇歌應鍾奏姑洗歌南呂奏夷則歌中宮則但以陰陽相配調各不同若拘於相生之數則音律相重如南呂實生姑洗而一奏一歌混然莫辨故知其不可用也曰黃鍾爲宮則有變宮變徵太簇諸律爲宮亦有之乎曰否此皆還相爲宮之說誤之也古者五音

各有定管故自黃鍾之宮至於變徵謂之五音之正皆不可亂善樂者聽律審音若何爲宮若何爲商宮爲君商爲臣角爲民徵爲事羽爲物宮亂則荒其君驕商亂則陂其臣壞角亂則憂其民怨徵亂則哀其事勤羽亂則危其財匱而其得失皆兆於政古之神謨輒能辨之自音樂失傳學者只據陳言以意揣摩積筭毫末徒滋眩惑如祖冲密率以一忽之微祈而至於萬分雖離朱之明有不能辨亦勝口說而已矣夫所謂還相爲宮亦言樂

之更端云耳後世泥文生義至衍之爲六十調八十四聲每律之中各具五音則是宮無定宮徵無定徵六律無定用而五音皆亂矣將何以爲準耶且黃鍾不爲諸律役則不用本律而用其子聲似矣然子聲太輕淺如夾鍾姑洗蕤賓中呂子聲皆三寸有奇夷則無射南呂應鍾子聲皆二寸有奇固已極短不成聲矣而黃鍾之子聲乃四寸有奇與應鍾本律所孕無幾其何以相役耶或曰月令春之三月其音角夏之三月其音徵而律各不

同誠若子言則正月太簇二月夾鍾皆商也
安在其爲角乎曰月令以律呂先後之序應
月數蓋祖氣候之說而不係乎五音也若果
以律爲主則逐月之律皆當爲宮如曰太簇
之宮夾鍾之宮可也豈得分角徵商羽乎五
月一陰律應蕤賓屬徵之變而六月林鍾徵
繼之十月純陰律應應鍾屬宮之變而十一
月黃鍾宮繼之蓋其當月之管亦不論變否
也史稱黃帝造律象鳳凰之鳴雌雄各六爲
十二律而無所謂六十律若泥黃鍾不當爲

○鑑錄文集卷十

十六

日

役則中呂之後不宜復生黃鍾是亦以宮音
後衆音矣安在其爲循環如貫珠耶大抵古
樂簡易而平淡後世之樂繁促而哀怨其毫
忽積分亦徒衍算數微眇而無益於實用也
已

十二律子聲

十月黃鍾宮

九寸○子聲半之爲四寸半下生林鍾三分去一

十一月大呂宮

十寸三分七厘五毫子聲半有奇下生夷則

十二月太簇商

十寸○子聲四寸

正月夾鍾商

十一寸四分三厘七毫三絲子聲三寸有奇

三月姑洗角 七寸二分于聲三寸五分有奇 下生應鍾
四月中呂角 一名小呂六寸五分八厘三毫四絲六忽子聲三寸有奇 上生黃鍾
五月蕤賓變徵 六寸二分八厘○子聲三寸有奇 上生大呂
六月林鍾徵 一名函鍾六寸○子聲律三寸 上生太簇
七月夷則徵 五寸五分五厘二毫○子聲二寸有奇 上生夾鍾
八月南呂羽 五寸三分○三分去一子聲二寸六分有奇 上生姑洗
九月無射羽 四寸八分八厘四毫八絲子聲二寸有奇 上生林鍾
十月應鍾變宮 四寸六分六厘○子聲二寸有奇 上生蕤賓

祠堂

祠堂位次自溫公程子以來皆主神道尚右

○鑑錄文集卷十

十七

之說近時西蜀周文安公著說以爲古者廟
皆南向而各有室神主在室則皆東向先王
之祔宗廟有室事焉有室事焉設始祖南向
之位于堂上昭東穆西左右相向以次而南
此堂事也設始祖東面之位于室中昭北穆
南左右相向以次而東此室事也堂事室事
皆父昭在左子穆在右則古之神道尚左也
章章然矣然古者室事始祖東向則左昭右
穆不得不以西爲上後世南面之位既非東
向之制而其位次尚循西上之轍則非昭穆

之禮矣今爲祠堂者當如朱子以其後架隔截爲四龕高祖居左曾祖居右祖居次左考居次右位皆南面凡伯叔祖考妣以下各以世附文安之說如此今士大夫家亦頗遵用愚嘗讀而疑焉蓋四龕之制惟以妥安神靈遇小祭告即而行之不復出主故昭穆之次如文安所列亦無不宜朱子所謂昭不見穆穆不見昭而內有以各全其尊者也至於時祭則必出主於寢義與祔同不可復爲隔截故自漢以來循習故常只以世列由高而下以

父先子則得統緒之正由禰而上以子接母則無尊卑之嫌若如文安所言則高曾並列固自無害而祖妣之於高祖考乃以孫婦與祖並列殊有未安考亭有言昭穆以西爲上則昭之位次高祖西而妣東祖西妣東是祖母與孫並列於體爲順余正父乃欲以高祖東而妣西祖東而妣西是祖與孫婦並列於體爲不順文安之言無乃與余正父類耶或曰事死如事生今如生者既皆南面而以中爲尊於死者乃泥舊說而以西爲上豈得爲

宜况今寢室之制與古者牖與規模不同乃捨素所尊之中位而強名西上以大勢觀之未見西之果尊也其亦與古人異矣曰子誠以爲事死如事生乎生者父子異室何嘗祖孫翁婦並坐堂上哉且孰謂以中爲尊則最中之處最尊者居之可也次中左次中右先左而後右可也如此則考必居左妣必居右而高祖妣曾祖考乃得居第一第二位高祖考反居第三位祖考之位偏在第七而祖妣反居第五考居第六是可以爲禮乎文安自

知其說之滯也乃謂祭於寢亦以席間之則是使祖考之神終於隔絕而無浹洽之期恐非先王合祀之本意非愚所敢知也或曰今太廟之制前爲正殿後爲寢殿寢殿九室以中爲尊次東次西世列以次正文安所謂一掃千百載之謬而天下臣民祀先所當取法者也祠堂倣而行之奚而不可曰在祠堂則可在寢則有不然者蓋

太廟九室德祖爲最尊其在寢殿

列聖各處其室則無彼此之嫌及合享於正

殿而德祖正位南向

懿祖以下分列東西又得昭穆之義與古之堂事誠為脗合今士庶之家祖考並列一堂其祀於寢也亦有始祖正南向之位乎夫既無所統之尊又無分列之禮間之惟恐其不經合之又患於無別此其勢有難處者而欲遽援太廟為比何可得也必欲如文安所言則四龕昭穆之序愚前固謂其無不宜矣若正寢之祭而欲以中為尊則高祖及祖皆以妣居左曾祖及考皆以妣居右庶與古者昭穆

○詩經文集卷十一

廿

言

考妣之次合其殆近之乎

古者合祭時昭之妣皆在左穆之妣皆在右

愚既為祠堂說及讀元人劉政太廟室次議謂太祖居中左昭右穆昭之后居左穆之后居右西為左為上東以右為上如此則昭穆分列有序此誠先得我心者

中庸

或曰中庸者率所當知當行者爾何以言不可能也曰此言君子之全德也人之資稟匪知則愚匪賢則不肖愚不肖遠矣賢知者各

隨所見而有偏或剛而率或柔而靡或曠遠而肆或畏慎而怯或勁直而絞或含弘而沈或皎厲而賊或敦篤而愚是故高者抗卑者拘各是其是而莫知擇中雖或知之而又不

○詩經文集卷十一

廿一

口

其短如所謂五德積盛而時出皆當者洋洋乎浩浩乎與造化而同流矣此君子之全德也故曰惟聖者能之或曰如前所云皆生稟異而失中者也若遇聖人之教則如何曰聖人以身範物猶規矩準繩而為方員平直者取則焉不徒以言為也然不得已而有言則亦因材而篤焉是故剛者操之以調和柔者將之以果斷曠遠者輔之以近易畏慎者廓之以廣大勁直者一之以易良含弘者濟之以密察皎厲者基之以確實敦篤者啓之以

聰慧或引而進之或抑而退之小以成小大以成大蓋惟在我者本無不備故能曲成天下之才而無所遺焉故聖人者衆善之會鑄才之鼓鑄也今之教者乃規規於記誦文詞間末矣

理氣

易曰一陰一陽之謂道本義云陰陽迭運者氣也其理則所謂道語意本無可疑近來學者議其析理氣爲二是未得其旨也夫子曰易有太極易者何陰陽也氣也而有至極之

○鶴齋集卷十一 廿二

戶

理存焉則理之與氣固未嘗離而爲二亦未嘗混而無說曰其理者陰陽之理非別有所謂理朱子非則夫子亦非矣太極生兩儀非有先後如父之生子也蓋兩儀者象也有氣而後有象象有涯而氣無涯而太極本然之妙包涵無際而象在其中也若謂理氣不可分言則夫子何爲分之曰太極生兩儀乎周子曰無極之真二五之精妙合而凝亦非謂兩物相合蓋氣凝則理存本無間隙故也氣雖不齊而理無不善不善者氣逐乎物而滯

於邪善則理御夫氣而合乎天則者也今言性者惟以性相近也二句爲主更不知智愚賢不肖何自而來乃曰習相遠耳夫習始相遠而受性之初本無不同則謂之同可也何故言近既曰相近則剛柔善惡已不同矣剛柔善惡不同而見孺子入井皆有怵惕惻隱之心則又何爲而同而其所以同者何自而來耶夫子又曰唯上智下愚不移上下之間生質異稟包括無限既曰同矣何乃有善惡不可移者如是而其所以不同者又何自而

○鶴齋集卷十一 廿三

來耶中庸言日月代明氣之成象者也四時錯行氣之周流者也繼之曰小德川流大德敦化德以理言無間乎氣條理分明故曰小德全體混淪故曰大德小以派分孰制其紊大以統一孰運其神二五交錯變化不窮而生質之等類殊告子諸家論性皆主氣質而徒見夫末流者也夫子相近之旨特就立教言之欲人自強同歸於善耳若究其原則繼善成性民彝物則之訓乃其最精者也文言於乾曰剛健中正純粹精也於坤曰至柔而

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此乾坤之德極誠无妄
張子所謂天地之性而孟氏性善之說所自
出蓋獨得夫本真者也是故資稟以氣異性
善以理同不知其異無以顯義而政教為無
用不知其同無以敦仁而學問為無益今乃
曰性一而已奚尚有天地氣質之分是欲齊
堯桀於一揆而不達夫天命賦受之原聖人
立教之本也理學自宋儒發明之後如揭日
月宜乎有目者所共睹也乃猶昧焉若是豈
其誠未究心而明有弗逮耶抑心實不然而

○鈞鑒集卷十

廿四

好為異說以反前聞而亂是非之實邪程明
道曰與其是內而非外不若內外之兩忘人
能忘乎內外則惟善是主協于克一必不眩
於所之而競為奇說之紛紛矣或曰太極非
專言理乃總陰陽混淪而言曰非也形而上
者謂之道形而下者謂之器凡氣有寒燠象
有遠近形有大小色有淺深皆形也形而下
則可見可聞形而上則無聲無臭莫非此道
而未嘗離乎形陰陽亦形而下者也若如所
言則道器無辨而易有太極之說為不通矣

○道體不外乎陰陽陰陽氣也隨時而變焉寒
暑是也此無形而有氣者也陽之精為日陰
之精為月日運乎晝而諸陽宗之月運乎夜
而諸陰宗之此有形而有象者也陽之純曰
乾陰之純曰坤乾坤之德大矣至矣不可以
復加矣而人物之生錯綜萬萬不齊者氣之
交運至不一也今議者以元氣流行為道而
昧乾坤之大德失夫子之旨矣

臨川吳氏評通志

鄭夾際撰通志謂名物度數難通而理易窮

○鈞鑒集卷十

廿五

召

且謂無義之理理之真有義之理理之失多
義之理理之妄吳臨川譏其為記誦之學以
其卑則溺於俗學之粗淺而高又失於異端
之空寂其言當矣然謂夾際之博非顏子之
博蓋主曾子遷豆有司之說而象山陸氏丁
寧指授之妙訣也然曾子此言特舉脩身切
要為孟敬子發撥之聖訓博文多識蓋猶有
間觀夫無所用心之戒與夫刪述六經垂憲
萬世要必有不可廢者春秋列國如子產安
子叔向諸臣皆以博識顯而能濟天下之務

若一切以記誦鄙之則聖門弟子三千果皆無所事事而身通六藝者皆不足貴歟誠如象山之言則求之言語動靜威儀之間如魯昭公不啻足矣而臨川之於六經顧乃究極底裏以至參同太玄等書皆極搜索而氣盈朔虛飛走草木之類與身何關乃亦碌碌晉意何耶至謂理之難窮得其皮者未必得其肉得其肉者未必得其骨得其骨者未必得其髓夫聖門之教有曰得門而入曰升堂曰入室皆舉學之所造統言之未嘗謂窮理若

山陰集卷十一 廿六

石

是之難也臨川以周程張朱四子為儒者之學則是能得之骨髓者矣然明道定性不襲濂溪伊川易說不襲明道張撤舉比朱總條貫各隨所得而不相訾詆亦無執泥若云其異則理無不同若云其同則言或不一所謂得其骨髓者未知何所指耶孔孟師友授受端不出乎義利是非之間而決之此心最為至要非專以窮理為致知之事也易曰窮理盡性以至於命程子曰窮理便盡性至命先儒以此為聖人之事非一蹴可到故借之以

言格致曰始學發端非窮理不可耳若謂理學果不可及而記誦又不足為則飽食終日不入於禪者幾希子讀孟子語默詁人之言深歎省察克治之功極為精密學者不知此味徃徃稍能自立便以為無愧無作而不知一念萌動之幾煞有未易克而克之者皆私意之為害也果能克治其私克其善端無火間斷則雖顏氏莫或先之蓋可謂義之盡而仁之至矣故儒者之學至孟子發揮殆無餘蘊豈可謂人倫庶物之外別有一種理學而

山陰集卷十一 廿七

賢

於多識博學者一切以記誦抑之哉夫學無小大以行為本而以窮理誠身為要七歲教之孝弟謹信歌詩諷詠書數禮讓升降進退之節雖鳥獸草木亦所不遺及其長也雖省察克治之功未嘗少間而欲通古今之變商天下之故非博諸聞見何以能濟今乃推理學為至高而不可及抑記誦為至卑而不足為則高與卑兩失之矣或曰居今之世載籍遍天下古今典故一檢閱間首尾洞徹而儒者之論極詳且贅而厭苦之者多矣象山之

學不其簡易矣乎曰學猶殖也不殖將落試以夫子好古敏求之意反復思之則知君子力學固有志焉而非以爲炫耀進取之計若夫謾聞寡陋之可耻亦不待詞說而自明矣

一 參同契

吳草廬謂參同契攝生之一術予取讀之大要不過凝神安志抱玄守真迴光內照呼吸太和心與息相依神與氣相守下至坤臍上至乾頂精氣滿盈周流不息是即謂之丹成非別有所謂丹也東漢魏伯陽會稽上虞人

其著此書專爲發明丹法而馳騁汎濫假託詭秘設爲龍虎鉛汞雌雄黃白鼎爐流珠神水華池之類名號不一又借周易以乾坤爲鼎器坎離爲藥物六十卦爲火候如莊周寓言不可執以爲據離騷遠游篇云毋骨而魂兮彼將自然一氣孔神兮於中夜存靈以待之兮無爲之先揚子雲曰藏心於淵美厥靈根脩養要訣無出於此而方士每神秘其術多爲之辭其稱文武火候似不越乎呼吸導引如許旌陽鉄劍子之所云莊子熊經鳥伸華

陀五禽之戲之所爲者而此書一切非之豈真有奧妙難以言傳者乎白玉蟾有云心者神也神即火氣即藥也以火煉藥而成丹即以神御氣而成道此言指撻明白丹家機要神字盡之非但養生亦可養性而所謂卦候者特以明其運行不息耳不必泥也人身血脉流行與天地氣候相應晝夜一萬二千五百息皆自然而非假造作內經固已言之纔有壅滯即生諸病故曰常使氣衝關節透自然精滿谷神存吾儒所當知者不過如此

奚以丹法爲哉草木惟松柏最壽彼有何術其餘萎老挫折者誰勞役之而耗其精乎生則有死人道之常脩短定數萬物莫能違焉善保攝者若燈在密室得求其明久之膏竭則亦滅矣人之求年以盡天數亦猶是爾豈有遺世獨存之理哉蓋自秦皇迷謬浪游而神仙之說始熾及漢武惑於方士而海上燕齊間爭來言神仙者甚多於此之時奇訣秘術世所不得聞者帝皆聞之而往往試之卒無徵驗故曰天下豈有仙人盡妖妄耳此萬

世之鑒也而至今學孔氏者乃猶惑之何耶然則攝生非所急歟曰噫孰急於是然吾儒有大道焉曰齊明盛服非禮不動曰懲忿窒慾曰養心莫善於寡欲曰慎言語節飲食曰齊戒以神明其德曰不愧屋漏曰上帝臨汝無貳爾心攝生養性之要何以加此司馬光曰致中和可以却病人能體之則內不汨於七情外不撓於物欲性天湛然而仁且壽矣何必爲彼之紛紛哉

講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

上

客有過鍾子者請曰易曰蒙以養正聖功也夫聖知之至行之盡蒙固可入乎曰中庸二知三行其究一也學患無志志之所至愚者明柔者強而況養之以正哉客曰知之與行若是乎判也不其支離矣乎曰支離之說象山矯時敦行云爾豈可混也夫知有精粗行有難易知以利行則不蹶行以踐知則愈明知未至而聖人教以博諸聞見非求之於外也總明彼即曉此理無內外心亦無內外故也或乃惡聞見而求德性之知則陷於異端失陸子之意

矣雖然聖道與天地準學之者若飲江河隨量而足然其變化無方游夏之徒莫能窺也博約之教群弟子莫不聞而其所常言者不過詩書執禮皆切於日用之實而未嘗使之馳騁於外若少正卯之記醜而博則在所深惡而不足貴矣是故苟得其要則片言而有餘不得其要則皓首紛如而不足及孟氏教人只於四端發見處求之因所覺而達乎其所未覺夫是之謂致曲誠有不假乎外者矣夫道者物之經也物者生之質也詩曰天生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十

上

烝民有物有則物滯於形而則性諸天盡則乃能踐形道蓋不離乎形也自耳目手足之用哀樂愛惡之感君臣父子夫婦長幼朋友之倫以及乎庶物無窮之變而道無不在焉孔顏所謂博而精之者乃其中之三千三百之儀義利是非之辨充周流行之妙動乎內而交乎外者也內得所養則正外適所宜則中積久而誠立明通無攸弗貫至微而至大至幽而至顯至粗而至精萃陰陽之和契天地之奧萌乎三王後乎百世不能外也此孔

顏之所以樂也客曰誠若此言簡冊不足事乎曰簡冊者博文之一端學則資之得則冰之所謂游藝者也簡冊之大者莫如六經有一不切於身與事者乎然或中無主而浸溺焉則反昏其心志非但糟粕焉耳矣客曰顏奚爲苦孔之卓也曰仁難夫仁偏言之則一善可名統言之則非全體無間未易當也知不如好好不如樂樂矣而或間之者意也聖人無意故與天爲一顏子則能覺而去之持之既久而猶或萌焉則純之難也故曰無身

○續文獻集卷十

三十二

過易無心過難心過非必物慾如俗所謂祿利名位特其粗者皆不足以語顏子其微至於語默之飭納交要譽之萌顏子亦皆無之惟是介然之頃念慮微差即與不踰距者相遠是即過矣知無心過之難則知顏子之三月不違誠未易及嗚呼非深有所造孰能知此味哉

封建

封建之法成於勢撓於勢民生有欲不能無爭爭則有戰戰則勝者爲長長不足故立君君

不足故立天子天子者資威以行其德者也列國之君世其民民之君之也若家人父子居相信而患難相死也故兵寓於農可以長世然數世之後宗派蕃衍本弱支強侵制國命世家大族各藏兵甲相仇相斫如晉三公子子鄭子孔子良之類無國無之勢使之然也鄰國則大侵小強侵弱佳兵稔怨故炎帝有風沙黃帝有榆罔少昊衰而九黎亂德瞿氛來郤虎之兵棄女構吳楚之釁殆無寧歲幸而王綱未弛方伯連帥各舉其職然後興

○續文獻集卷十

三十三

賢

兵間罪僅能勝之觀禹征有扈至於大戰其他可知而其間殘虐鬪暴蓋不勝其紀也三代易命之際分封諸侯大率皆同姓及異姓之有功者如周封齊魯文昭武穆之類商家諸侯舊爵存者蓋無幾矣二王之後封於杞宋皆小國而箕子之封已在朝鮮之地若皆存之則佐命功臣將何地以給哉傳曰夏后氏承唐虞之盛執王帛者萬國殷湯革命存者三千周厲制天下立七十一國姬姓獨居五十三人餘皆功臣賈山曰周千八百國蓋

舉九服微者通言之耳。曾謂革命之後前代封君茅土尚仍之而不變哉。或者乃謂封建久而無弊殆未之考也。封建之弊其弱在內。內弱則無以制外。故多亂。郡縣之弊其弱在外。外弱則無以衛內。故易亡。漢以後言兵制之善者皆曰府兵。謂其有事則列行陳。無事則歸田畝。得古者寓兵於農之意。而不知封建既廢而此法終不可行。蓋官遷無常則名籍徒存而百蠹橫生也。唐自貞觀至開元。曾幾何時。府兵之制已非其舊。及漁陽之變。中國兵力不支。卒致藩鎮之禍。以至於亡。宋失燕雲右臂。又不足言矣。我

尚書文集卷十 三十四

太祖高皇帝定鼎金陵。浙東西初下。尚未全有。江南而兵已有七十餘萬。及天下既定。分布中外。居京師者爲衛七十二。爲兵三十餘萬。視各省腹裏之兵。西北六邊之兵。大約相準。而居重馭輕。內勢之備。暨我

成祖文皇帝建置北都。兵衛在京師者與南相若。彼此對峙。以控天下樞軸。爲萬世磐石之宗。至於都會障塞之地。北極沙漠。南盡交廣。

東盡鮮遼。西極雲蜀。薄海內外。咸建兵衛。設武官。以世其祿。此其規摹宏遠。度越前代。萬萬人皆知分封諸王爲封建。而不知軍衛已寓封建大法。而爲保邦致治之丕圖也。自三皇至於周。封建相承。此一機也。秦并而郡縣之歷。漢唐以至於宋。又一機也。然宋元以前。郡縣邊兵。率由召募。及番休輪戍。皆土兵耳。是以易潰而亡。我朝大建兵衛。方制天下。功業冠絕。萬古開闢以來未有也。

古者地道尚左

尚書文集卷十 三十五

人皆謂古以右爲尊。以經考之。殆不然。如云左祖。右社。左昭。右穆。主人入門而右。客入門而左。主東階客西階。皆以左爲貴。曷嘗尚右乎。詩右序。右饗。一朝右之之類。舊注皆訓助訓。勸未有訓尊者。如綏我眉壽。二句言所以得此者。以其見佑於烈考文母也。若曰尊右則考母當分左右矣。曷爲既右烈考亦右文母乎。左傳天子所右亦右之所左亦左之謂人右便而左不便。故以所助者爲右而不助者爲左。與貴左之義不同。傳稱無出其右。何

也曰古者吉事尚左凶事尚右陽爲左陰爲右賞陽居左罰陰居右人臣當賞者序次東列北上高者特出其右一說也凡遜必居卑而遜人於上則彼居上之左而在我之右詩曰宛然左辟此又一說也禮道路男子由右女子由左非男與女讓也蓋臣庶以北面爲禮故男東女西各有定路往來不相值而自爲左右也其他大約準此記者筆之以見五化風行不可盡泥或曰禮云席南向北何以西方爲上東向西何以南方爲上鄭氏以上

鈞發文集卷一 三十六

爲席端則考坐在席端妣坐在席末於禮爲順今室中東向之位配位在正位之比亦有明文然則神座誠尚右矣曰否席東向者果爲尚右則西向者胡爲尚左乎禮祭有尸有主朝踐之時尸居木主之左尸南向主東面果孰爲尊乎禮以時變容或不同若太廟室事以昭穆分南北堂事以昭穆分東西皆父左而子右喪凶事也夫子相司徒敬子之喪亦男左而女右此則通乎古今不可得而易者宋儒爲墓次或以考居妣右竊恐未然又

按新序楚昭奚恤爲壇楚使客位東面昭奚恤自居西面子西子敖子高子反以次南面而無北面殆所謂東向西何以南方爲上故虛其南乎

又論參同契

蘇子由龍川志載仙都山道士言丹有內外養精氣爲內金丹爲外金丹可以點瓦礫化皮骨然內丹未成服外丹者多死子由善其言後於南京張安道家見有道士爲公養金丹用紫金丹砂費數百千期年乃成公喜欲

鈞發文集卷一 卅七

服謂子由曰抱朴子言以手握之如泥出指間者藥成也子由爲述仙都所聞遂未敢服噫金丹之說蓋惑於參同契而誤焉者也自漢武好神仙海上之士爭來言神仙事各獻奇技按帝所好此丹經所自來魏伯陽推演其義以爲參同一書初猶甚微後乃寢盛爲之注者數十家惟余琰註近正謂爐鼎藥物火候鉛汞等皆寓言其云金性不敗朽金砂入五內皆設象比喻非真謂朱砂水銀文脩武煉非真用火紫丹一九刀圭入神乃自泥

凡金鼎化為王漿入口而非真丹方士不知
乃附會為燒煉之術及服金丹而死則又諉
曰內丹未成所以多死嗚呼內丹雖成亦無
不死之理加以金丹燥烈是又促其死也蘇
子讀書明義理然且信之餘何責哉

臺諫

臺諫以言為職最未易稱天下之事必知之
而後讎知之難言之尤難言人之所敢言者
非難言人之所不敢言者尤難也言人之所
不敢言必其逆龍鱗犯忌諱委身家而弗顧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卅八

其鼎鑊而不悔與比干龍逢齊名于千載之
上是古今之奇男子也雖然未也君非桀紂
禍非亡國而輕怒君以獵直名非義所安君
子不取也嘗以周禮考之師保尊官也師保
不必備則設師氏以媿詔王保氏掌諫王惡
絕二氏而已矣何其畧而不詳耶聖人於此
蓋有微意存焉當是時前疑後丞宗祝巫瞽
顧問應對旦夕與王狎處者罔非正人故師
氏詔王媿以涵養德性王或有闕則保氏掇
正之而已矣如此則言不煩而涵泳之味深

聽不厭而感格之功倍此古之正君者在乎
誠意孚合而不在於口說之煩也漢唐以降
設官漸多而宰相權重與宦寺相倚則不能
無擁蔽之患國朝相權既革而南北臺諫
增數十倍天下幽隱之情無不上達然律令
所載政令闕失人得盡言則又未嘗以言職
為限矣若乃君身有關在臺諫皆當言之不
容緘默然或昧夫淺深緩急之宜則必執泥
以犯顏為主致深罪譴有傷國體又不可不
講之於素也人之恒情事上則方而佞已則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

卅九

喜犯天顏則得直聲而言已之短則勃然而
怒何其望於君者無不盡而責乎已者乃不
能自盡耶宋哲宗方春折柳枝而程頤為崇
正殿說書諫之司馬聞而憚曰使人主不肯
親近儒生王為此也夫細微必諫似乎剪桐
之箴也而光乃非之此豈易與不知者道哉
或曰事君有犯而無隱孔子曰勿欺也而犯
之則犯顏諫諍古之道也子何疑焉曰犯之
一字正言官所當講也且諫君者將以成已
之名乎抑成君之美乎曰成君之美其成君

之美而一主於犯何益於天下之事乎是故
事君者主乎敬而成於愛其諫也期於能改
而已若天顏有變而遽詭隨以順之則非惟
自墮於險邪而且陷君於不義故雖雷霆震
驚而前言確乎其不可變此所謂犯也若初
諫即數其短而激之以重主上之過成吾剛
直之名豈臣子之心哉孔子告子路而先之
以勿欺正與忠告善道之意同而至誠惻怛
藹然存乎辭嚴義正之間而未嘗有保位固
寵之私此皆大臣親信者之任也古之大臣

○欽定四庫全書

四十

以身任天下之重而志於格君心之非者或
微啓其端使之自悟或因其所明通其所蔽
或正言以發其警或諷諫以動其機或補板
而復進或逡巡而却立蓋繁言之強聒也淺
而誠意之孚格也深密勿之論思愈於明廷
之蹇諤者千百倍也我朝如

仁宗昭皇帝

宣宗章皇帝皆崇文尚賢之主也日與翰林諸
臣談經義論時事廣詩歡洽無異父子今考
先朝事跡中外名臣以廉節風紀著名不少而

指陳君闕不多見焉是固

列聖德丕謨顯無可規正而當時君臣同游之
盛亦可想矣雖然敢言而無所忌者臣子之
義聽言而無不容者人君之度也臣子之義
患在不能犯不患其過於犯人君之度患在
不能容不患其過於容犯愈衆而美愈彰容
愈多而德愈大希唐虞之盛者尚致意於斯
焉

潮汐

潮汐消長說者不一彼言海鱗之遊地有

○欽定四庫全書

四十一

升降之說謬不必辨惟謂水爲陰類隨月盈
虛者近之而亦未得其詳余襄公謂月臨卯
酉則潮漲乎東西月臨子午則潮平乎南北
及文公註騷謂月加子午則潮一日再至者
皆臆度也予居海島自少詢訪身親涉歷不
知其幾今老矣乃知潮爲地之嘔吸其源在
西循環流轉晝夜不息而或謂海爲天地之
死氣者亦非也凡水不流則腐腐則臭穢汚
惡蛟龍魚鼈何自能生瓊山越海而北是爲
徐聞縣兩岸相對海經其中潮汐往來其流

甚急欲知地之嘔吸於此觀之最爲明的其
吸也自東而西萬港俱消及東海之水瀉落
如井則消之極而嘔生焉其嘔也自西而東
萬港俱長及西海之水銷落如井則長之極
而吸生焉消長之期決一晝夜而每遲數刻
其一日再至者舊潮之尾新潮之首與子午
卯酉四正之月無預益每月皆如是也凡潮
之起日遲一日以漸而盛盛極而衰則爲舊
潮舊潮漸小不久而退退纔片時則新潮起
矣新潮亦小以漸而盛其衰也與舊潮同新

○鶴翁文集卷十

四三

舊相承三日之間潮皆再至過三日則新潮
長而舊潮竭矣渤海之北西海之西其詳不
可知然亦不過周流翻轉如日月之運乎天
故北極者乾元旋幹之樞紐瓊海者坤元嘔
吸之樞紐也安知北海之北潮信消長不與
瓊同以應天之南北極而世不及見者舊
志謂海南潮候隨長短星與他處隨月
不同及考浙江四季潮候盛大皆在初
八其餘消長時刻大畧與瓊相同而謂遠長
短星之說者妄也或又謂海南潮落然後海

北潮長蓋自永安欽廉以西不與瓊對皆因
吸而後盈其說亦有可據也夫一月之間生
明生魄潮則再盛浙江誌云生明之潮自前
月二十六長水謂之起信歷晦朔至初三而
盛謂之大信初四五漸殺謂之落信歷上弦
至初十謂之小信生魄之潮自十一日始長
歷望至十八而盛十九而殺歷下弦二十五
而衰其起落大小之信如之以其有常而不
爽故曰潮信此閩浙交廣所同曷嘗有異乎
邵子曰日月星辰天之體也水火土石地之

○鶴翁文集卷十

四三

體也夫水爲地之體則固與地相依而有矣
而莊生尾閭沃焦之說乃謂天下之水至彼
而散則是如草木枯落爲地所生之物而非
地之體矣夫火無形而主日水有形而主月
月運乎天而生於西百川朝宗於東而循環
於西伏爲源泉噴湧而出乃地氣之浸潤而
上升者也或曰鹹能爲淡乎曰海則鹹矣而
蛟龍潛焉龍之所居舟人汲之以烹以飪食
之無恙龍騰于海雨於郊原而百穀滋焉
降則鹹升則淡氣化使然無足怪者而

氣資之爲潤而流行變化莫測者乎修養家以脾土爲黃婆謂心火之降腎水之升皆會乎此以灌暢百脉地之大勢起於西北而日火之入月水之會率於大地歸焉蓋雖揚光有時而精魂蘊藏每闕於幽此造物者之玄機也或又謂日入於海海水因之而焦故百川赴海而不盈夫既焦矣則潮之盛長於夜而弦望皆如舊痕何爲者耶此亦臆度不通之論也然則長短星之說若何曰二十八宿三垣五緯之外無所謂長短星惟長星與彗

○簡齋集卷十

四十四

星皆爲妖孽見則爲大異歷代史官謹而書之不常見也今乃曰某日長星某日短星此陰陽家謬悠之說不足爲據曰自崖以東潮長則西流何也曰瓊東至陵地形短瓊西至崖地形長故潮長皆自西南奔瓊甚急故流西者隨地之形如浙潮驟長謂之閘潮其來有聲亦以松台地形特長出海故其潮轟然合湊異於他所勢使然也

天之樞紐顯於北而隱於南地之樞紐顯於南而隱於北

卷之十終

筠谿文集卷之十

史論暨辨說

蕭何

鄼侯治未央宮極其壯麗說者皆咎其重威之言綱目於此削而不書劉友益書法以爲爲賢相諱之也而不知綱目實嘉鄼侯之功焉劉忠定公有言高帝項羽皆楚人豐沛臨淮相去至近二人之心豈一日忘山東哉羽見秦地皆已燒殘乃思東歸使其如昔日之盛未必不都關中也漢五年夏雖自雒陽駕

○筠谿文集卷十一

一

四

之關中然長安宮殿未成寄治櫟陽又高帝之在關中無幾時矣五年秋親征臧荼復至洛六年冬十二月取韓信還至雒陽七年冬十月自征韓信又自雒陽至長安昔宮闕已成乃自櫟陽徙都長安則高帝都長安之心方定矣然何欲適其意以就大事不欲令窺其秘也故假辭云云此何之深意也而史氏見蕭何之意不欲明言之又不欲不言之乃書上悅兩字以見高帝在何術中而且樂都關中也忠定之言如此綱目實祖其意書之

曰帝至長安始定徙都蓋前此雖用婁敬之言意猶未定至是始定爾而壯麗重威乃言語之疵故載司馬光之說以著其失焉此綱目之藿衡也而說者不察乃深咎何不亦謬哉

楚王英

東漢楚王英之獄株連蔓引極爲冤濫以今考之英之罪漢實爲之也漢法藩王不得私賓客自七國之變以來莫敢干禁及莽賊詐符命以成篡奪公孫述等效之而光武亦以

○續後漢書卷十一

二

用

赤伏符即帝位於是符命爲世大禁而懷奸賊以眩主聽者輒以是加焉然其真贗雜糅蓋有難辨者矣太初間歙山石立東平王雲與其後自至石所祭之息夫躬孫寵謀曰此取封侯計也遂上變告雲與后皆死而躬寵果侯焉宰相大臣如王嘉鞠潭等皆以疑其寃而獲罪則當昔凡上變者孰敢明其誣也東漢之興舊防未立諸王各通賓客游士以延虛譽其心未必爲逆也而反起小人媒利之輩俾得因其疑似而構陷於禍焉援固已

豫憂之矣如英者惡知非東平王類耶佛法入中國英最先好之豫奉繚帛以贖愆罪蓋亦憂夫讒謗之口耳帝旣以優詔答之未幾納燕廣之告而罪之而廣亦封侯焉是懸重購而設機穽也且符瑞圖書可以僞爲言語呪咀實無徵驗雖以馬援清忠著節一傷於讒猶不能以自明况夫曖曖者乎當是昔諸王獲罪皆緣細故哆爲大逆上變者有利而無害逮係諸人而無出營牧者爲逆黨緩獄者被竒禍予讀寒朗之對未嘗不掩卷太息而

○續後漢書卷十一

三

集

悲楚獄之寃及觀北海王睦對使者之言則又傷夫帝室之懿親而常惴恐於匹夫之讒賊也伐
太祖高皇帝睿識淵謨洞照千古分封侯王不預政事而又謹寅寮狎昵之禁嚴臣庶離間之誅百餘年來享有民社自非穢惡彰露無緣上聞而邇者蓄奸軌而萌逆節者率起於游士之邪說焉噫可不戒哉可不戒哉或曰英造作圖書非罪耶曰張衡有言中興之後儒者爭學圖讖豈獨英爲然哉

諸葛孔明

學者譏孔明不以經術輔幼主乃用六韜管子申韓之書說者謂後主寬厚襟量有餘而權畧不足當時識者咸以爲憂六韜等權畧之書正中其病鍾子曰此言似是而實非也夫經術大要在誠與仁申韓等尚權畧則私智也私智害仁乃與誠戾大爲心術之害曾謂武侯爲之乎雖然亦有說矣夫所謂誠者非樸率不譎之謂如以樸率不譎爲誠則野豎皆能之何益於事是未達夫誠之旨也人

續集卷十一

四

集

患不誠誠則無不至矣夫誠者盡其道而無私之謂凡事處置得宜皆道也無才智而發之以無私王者之事也而或譎以衆之伯者之事也管仲者挾詐力而假仁義者也心雖私而才則雄申韓雖無足取而著列國禍變忠姦曲盡物情武侯取之將以廣聰警而非以爲恒訓也昔孔子論成人無取於武仲之知冉求之藝二者皆才也才未必正而以禮樂文之則盡其道而無私矣蓋禮樂在我者也才智無乎人者也在我者有以自立雖更

萬變而確乎其不可撓則群策雜陳於前而權衡高下惟所用之孔明開誠心布公道以經義輔後主而才智之用則集衆思廣忠益爲明目達聰之資庸何害乎且兵事莫善于六韜說者謂仁以漸之義以斷之禮以治之信以驅之勇以合之知以行之此尚父得之爲王者之佐者也後主親臨大敵選將設奇於兵機大畧豈容不知夫惟養之素定者惟能用天下之言言切事情不以人廢故自治則安於至誠而取人則達乎至變此孔明之

續集卷十一

五

集

所以不可及也又聞元儒有言三國漢未嘗稱蜀陳壽欲帝魏而以晉承其統遂以蜀易漢抑此以伸彼也壽父獲罪於武侯而壽又爲武侯子瞻所導故於武侯功烈及再挫司馬懿皆沒不書且爲時諱也譙周壽之師力贊後主納欵於魏壽不以爲非反善其策世所傳心法等書識者以爲屬然則申韓導主之說豈足信哉

桓彝

人臣當國勢搶攘之際非真見夫君臣之義

凜然而不可犯。未有不偷生苟免。舍人倫而言天道者。故仁者順天而成仁。志士捐生以徇義。雖利害雜糅。而貞操愈定者。所見者大而死生禍福無以易焉故也。蘇峻之亂也。歷陽精甲皆在掌握。又邊胡習戰。素建功伐。非新集易撓之民可撓也。及其襲破姑孰而奔。毅然赴難。強弱成敗一無所計。而惟以義命決之。忠憤之氣。昭貫日月。可謂能審取舍。烈丈夫矣。其視懷顧命之嫌。而偃蹇上沅者。何如哉。故彝定難之功。雖不逮侃。而見義明決。

過侃遠甚。當時死節最著者。內有卞壺。外則桓彝。今宣之境内無公祠。獨涇縣湖山有廟。舊以爲公死所。故即其地。築焉。及詢其墓在宣之焦村。符裏鎮去府北四十里。考諸廟記。乃知宣舊有廟。至南宋時尚存。後不知何時廢。沒而遺址不可考也。宣地不當兵革之衝。雖更世易姓。鮮罹荼毒。而忠節感慨之士。自古爲難。故死節者。彝之外不多見。李光志義明著。雖不死難。而保境圉圉之功居多。歲時致祠。宜矣。而彝獨不預。豈非缺典耶。

明道希文

志伊學顏。周子語也。胡文定公誨其二子。則曰。立志以明道。希文自期待。乃弟及伊顏者何。蓋邃古所聞。不若耳目所及。明道幾於顏。希文幾於伊。志二子則顏伊在其中矣。夫學以聖人爲標極。二子雖賢。未必聖也。志固若是。已乎。曰。二子皆志乎聖人者也。聖人之道至微也。而天下之蹟在焉。至簡也。而天下之蹟該焉。志以致之。學以養之。蘊諸心。形諸身。充之爲德行達之爲事業。期其爲信且大矣。或

乃謂明道以德勝得聖人之體。希文以業著得聖人之用。是判體用而二之。大不然也。夫水必潤下。火必炎上。體用之謂也。今指水火曰非其用。潤且炎曰非其體。可乎。人之患在徇私而自殖。幸而有覺之者。知萬物與吾一體也。而方寸之地不能容芥。則將競毫末而分町畦。骨肉之間且不能推矣。況萬物乎。希文勵名節振士氣。贈族有養。助貧有義。其條當世急務。如取士安邊之要。臧任子革磨勘。謹赦令。厚農桑。擇守宰。易監司。數事大要在

於進賢退不肖而去宿弊而先憂後樂以天下爲已任則有確乎不可奪者是固伊尹之志也明道德性渾然天成其定性一書乃體道之極致聖人之事也伊川慮學者不知其旨則反流於空寂故極稱其學得之遺經與夫闢邪崇正遏欲存理之功皆就切實處發其肯綮而其金精玉潤超出物表而以斯道爲已任則有卓然非常情可測者是固顏氏之學也夫仕道與天下一也而仕天下終涉有意聖人心乎天下而無預於天下時止則

止時行則行而窮與達無所損焉是之謂定學也者所以求其定也希文明道氣象似有不同而內志素定不累於物則同此乃聖學第一義而善惡邪正之所由分學者思所以自立而不能致謹乎此則依違之頃終爲物奪雖強矯於言貌彷彿而大本不立未免認欲爲理而去道遠矣然希文當仁宗之世晉參時政若可爲矣而抗言取忌疏入謗興及兼制西師訖無成績而通書元昊一事幾蹈危禍是其先憂後樂之志竟未酬也明道爲

御史有王霸養賢等疏欲定君志辨忠邪論議一出於正然皆不見用力求補外是其明體適用之學竟未遇也夫志若是乎峻也學若是乎純也而猶不能必諸其外則夫未及二子萬分一而不能自立者尚何尤哉雖然可必者在我者也不可必者在天者也在我者強之由賢而聖而天希之則是在天者雖孔孟亦未如之何也已

許衡辨上

或曰許子仕元近來學者皆非之以况揚雄

仕非吾子以爲何如曰許子仕元勢也擬之惟非也惟漢臣而臣莽逆矣許子孰臣乎胡產而臣胡亦猶楚產而臣楚也勢也令尹子文之類是也或曰於春秋擯夷之義何曰春秋諸國皆華也其君周其長五伯華仔故能擯夷未聞生於夷而擯之也許子之仕也懼華之胥夷矣乎虎食人人甚惡之有能馴之俾勿甚則君子與之矣夫召忽死子糾義也管仲不死若非義矣而夫子極稱其功蓋仲可以死可以無死與其死而泯泯固不若功

被生民之愈也。初許子應召即起劉靜脩謂其太速。答曰：「不如此則道不行。」及後靜脩再召不起。或問之曰：「不如此則道不尊。」靜脩尚矣。而許子亦未可盡非也。夷之清尹之任惠之和行雖不同而同歸於仁。以其所志者大而無所利焉。稍涉於利則仁之賊矣。許子肯爲之乎？在易之蠱初六至五皆幹蠱者也。幹蠱者當其事不得不任其責。而聖人於諸父多戒辭見任事之難也。惟上九獨高尚其事而傳以進退合道者當之。蓋所遇不同故爾。

使其居三五之地則當身任其責矣。豈可長往不顧必如上九而後爲得哉？或曰：「管仲一匡天下許子何功？」曰：「匡天下安中國也。中國亡自遼金久矣。塗炭極矣。偏安之宋能拯之乎？不能則中國帝王所自立之地終淪胥焉矣。乎天於是假胡元而歐除焉。蓋將授其主而定之也。元兵能已亂而不能保其長治已亂而能保其長治者我。」

太祖萬世之功而以夷祛夷亦元人一時之功但夷性酷烈如烏附薑桂雖暫以却疾而非

養生之具初謂漢人無益欲空之爲牧地不賤儒列之倡丐間向非君子救正之入之類滅久矣。幸其猶知所重授許子以師模之責俾之端楷範以與其善雖不能盡如所願而先王之道賴以不墜許子之功也。或曰：「王猛猶知勸苻堅以存晉祚許乃卒無一言者何？」曰：「猛非爲晉知晉未可易也。易則取亡猛蓋料之審矣。宋自寧宗以後黜后權臣相倚爲姦子竑廢而理宗立倫紀蕩廢國勢崩潰糜爛已不可支。許子非不知滅國之爲不仁而

夷裔之不可以干正也。然未易言也。雖然自宋之臣子言則死國義也。自天下言則宋可哀也。中原淪棄亦可傷也。天下之統不混于一則中原終於夷狄禍亂終無已時。故示亡而後兵熄。熄久則弱而後中原之氣伸。我太祖高皇帝論中原檄有曰：「元非人力實乃天授。正謂此也。或曰：「夷狄有天下君子亦與之乎？」曰：「天與之人焉能違之。蓋亦有說矣。夫事之出於尋常者人皆得以恒度揣量是非惟聖人權天下之變低昂曲折逸塵而奔則有

非尋常思慮所及者矣。武世臣也而放伐非孔孟稱其順天應人則人以爲篡篡子之於周讎也釋囚奴而受周封且陳洪範非孔子稱其仁則人以爲失節學者徒知泥古人之糟粕而不精於義未有不眩於名實者考之春秋中國有伯則楚君稱人如僖二十七年圍宋之後楚子雖主兵序諸侯之上而去爵稱人者不使夷狄主諸夏與中國伯者同也宜成以後中國無伯則楚君稱子如椒之聘謂嘉其來而進之稱子固矣而次厥貉伐

新銘文集卷二十一

縻以後楚每與師動衆而以子稱者二十有八以至滅陳惡也而經止書入入鄭暴也而經止書圍取大節畧小過悉從輕典而不著其憑陵諸夏之罪及昭王致聘又欲往爲之用而不以蠻夷爲嫌何哉此可以觀聖人之心矣夫民不可一日而無主王也伯也皆爲民而立者也王不王則責在伯伯在中國則擯夷狄中國既無伯矣而篡弒之賊方搖毒於天下有能舉伯業以扶人紀者乎雖蠻夷亦取之矣取之非私人歸之天與之雖欲抑

之不可得也於此見聖人之心急於救民與夷齊扣馬之意殊而惟善所在不問其類則又浩浩乎與天同量學者未易以守節議達節也然華不能伯而夷反爲王其傷之亦深矣或曰異哉子之言也昔崔杼不仕劉淵辛諡不仕劉石君子稱之善其不爲夷虜屈也誠君子言則凡竊國而有禮於我者皆可仕之乎曰是何言與是何言與竊國賊也不擇所與而身是圖其爲賊均也夫士守死而不可仕者三迫於勢則死之王蠋之於齊荀息

新銘文集卷二十一

之於晉是也弱本國以事仇讎則死之膏仲連不肯帝秦是也非其人非其特則死之燕玄之於莽李業之於速是也元君於許子極其尊隆非勢迫矣許子身為齊民非仇讎矣若其人與時則天下大勢盡歸之矣夫旣偃然而居天下許子焉能忍天下之陷溺而弗之援哉今之議者徒知哀宋人之哀而不知中原淪沒之大可哀徒知亂華之可惡而不知遼金夷禍之最可惡徒知儒者繫身之爲高而不思亨屯極溺志存康濟者之爲大也

奈何非吾族類而腥膻污穢之氣終不足以奉神靈之統而理萬物之宜故天復生我大聖人而盡洗之然後宇宙蕩然廓清而自二帝三王以來蠻夷猾夏之禍一掃而無餘矣豈非天下一大快哉雖然仕也者時也濟時者道也仕止久速之間自非聖人不能灑然無累許子於是亦有悔焉其詩云中懷負赧逃無地則其情可知而於弛張變化之間蓋有不能盡如願者此任事之所以難也或曰許子之仕也媒祿矣乎曰是尤見之淺者許

筠谿文集卷十一

十四

辛

子劾阿合馬正論侃侃合馬固其仇讎矣而其責許子也謂於勢力爵祿聲色一切不好豈非能自潔而爭於仇讐者乎自潔矣而欲行道以康濟民許子蓋有志焉而道則未至也故學者不能爲孔子之大則寧守伯夷之清

許衡辨下

或曰言以道志志之所嚮於言觀焉而得失毀譽係之許子一夷臣耳其所造未必七十子之儔而子固與之是子自夷也而人將夷

子且曰是必苟於從事者矧亡宋滔天之憾古今同戚今胡孽方驕漠北正當力排以嚴華夏大防而子昧昧焉以私其先臣彼固忘乎夷者也忘夷則夷之許子何辭焉鍾子曰陋哉斯言許古而計私懷疑沮而忘大道吾所言者爲賢也爲道也爲天下也豈計一身之私哉君子之於賢也揚其善幸其無過廢之惟恐傷之爲其爲國之紀而所關者大也許子之自立不知於七十子何似然其繩趨矩步守道不變敦行而不徒以言志於弘化

○筠谿文集卷十一

十五

祥

而不屑於勢利先正謂其可繼朱子之統信矣其仕也非爲夷也爲道也畏天命而悲人窮也元人國俗內戎而外華抑儒而尚吏重地而輕南幸其猶知所嚮尊賢而用之然後漢人獲蔭蒙古南人獲蔭漢人儒者獲與吏偕進典章文物煥然一新中國帝王之遺風不至淪胥於腥膻此皆許子之功見於史者可考也夫知言者必達其宜取善者不問其類君子之於世也是是非非低昂輕重於已無預若慮人之夷我也而隨聲附和以枉是

非之實毀焉以自張譽焉以陰爲之地則與穿窬者何異哉夫禦戎以實不以文筆削褒貶文也將畧兵食實也子謂力排云者將以褒貶之法損之乎以褒貶之法損之謂元主雖有天下吾黜之而不與乎黜其君則臣同雖有善亦弗錄矣善者弗錄則惡者罔息而史可廢矣若並錄之則是紀其實也紀實所以傳信彼實有天下而故黜之可乎大豕之跳踉也呵之扶之驅逐之正也而欲昭法律以警之可乎春秋之義夷狄而中國則中國

○荀慈文集卷一

十六

吳洋

之中國而夷狄則夷狄之所以勸天下之善也宋孔氏者孰若明著治亂興亡之迹俾人君知天命之靡謨而常存儆畏之爲愈哉且夫滅國之與救民黷武之與興化公私大小賔然不侔矣假辭說許子之臣夷也將以變乎夷非忘焉而與之化也議者又以不能存宋紀爲許子罪而不知古今事勢有大不然者德祐太后居燕或勸元主繼之南遷元主謂流言一興即當廢之非所以愛之也是故三恪之典不能復行於後世類如此竊嘗斷

之曰崖山之節忠也許子之仕任也靜脩之隱清也惟義所安各有攸當後之迷寵利而仕非所仕者又不可以許子籍口

馮道

世以馮道爲鄉愿嗚呼若道者浮沉取容迎降賣國小人之無耻者也非孟子所謂鄉愿者也孟子所謂鄉愿似是而非徇俗悅衆而已不謂貪冒無耻而蔑君臣之大義也自唐李綱維解弛藩鎮跋扈人君徒擁虛位僅如綬旒然猶知有天子之尊挾以爲重不幸至

○荀慈文集卷一

十七

六

於播遷顛沛而百官將吏奔走景附如恐不及猶可言也若夫五季則大壞極矣將侍強而益橫兵恃恩而愈驕雖傾竭府庫恩賚橫施終無厭飲唐主從厚出奔僅得五十騎自隨而宰輔禁近之臣漠乎視其君如傳舍過客朝更暮易略不加戚而馮道位列三公方且急爲迎降率先勸進高爵厚祿享之恬然以爲得計而自號長樂公焉何其無耻之甚也夫衆人不知義猶有望於武臣焉武臣不知義猶有望於士大夫焉士大夫不知義將

何望哉自開闢以來綱常壞亂莫甚於五季而馮道臣事其間周流皆徧使萬世君臣之義掃地無餘道之罪大矣列之穿窬踞蹻彼且無辭而顧以鄉愿目之既追罪於生前復逃責於後世道也固多幸哉

三仁

三仁之行若無孔子則世俗賤箕子矣夫子贊之曰皆仁行不同而志同故也志同則跡不必同泥於同而槩乎以死為烈不知義者也蘇子謂若無刻子之嫌則二子與比干俱死非也凡好異以立名皆私也首微子者微子納出迪之言先去箕諫次之比干之死又次之史記載比干死而後箕子去亦非也

子西

史稱楚昭王將以書社地七百里封孔子令尹子西曰文武以百里王天下今孔丘得土壤賢弟子為佐非國之福也乃止說者謂孔子深疾子西謂其知已而疑已也是大不然聖人廣大如天其怒以物不以已疑與否何足置胃臆哉子西果賢必不以私憾疾之不

賢已雖不疾人其掩之乎且疾非美德念在之氣也毫髮有之即非衡鑑之體而謂聖人如是乎子西沮孔子溫公謂其言鄙淺不足信其召白公致禍亂乃孔子死後事語曰彼哉彼哉蓋別有所指而不可得聞矣然則聖人無惡乎曰如惡惡臭自惡也非惡人也其惡不仁遠之而已於橫通避之而已出智力而與之角非君子也曰聖人樂道人善何獨譏於微生臧孫氏也曰乞醢傷直媚蔡傷智竊位妨賢要君無上皆闕名教大節豈私致

我

直不疑

直不疑買金償亡不辨盜嫂或譏其蒙垢受名非不求名也求名之至者也鍾子曰此言過矣人患無善善則君子取之矣必以求名逆之乎償亡不辨皆盛德事非外名輕利者不能也凡人被誣則忿忿則辨辨者求自潔也求自潔將以保名位也置而不辨則人將曰彼已伏辜無詞矣群口說說孰與直乎不疑下好名故不辨以求名不求名而名歸之

實勝故也。即不幸終身蒙垢則亦安之無悔矣。幸而不汙乃又以求名較之不亦過哉。

張安世

張安世典樞機懲霍氏之禍小心畏忌匿名跡遠權勢舉賢達能惟恐人知蓋畏滿盛履危而然即有醉小便殿上則以爲反水漿即滿官婢婢兄自言則怒其誣汙衣冠父湯雖酷烈而能揚人之善解人之過有君子長厚之風宜其昌延于世世矣故曰達善者有後

鄧都

百鈞錄卷十一

二十

戶

史遷酷吏傳以鄧都爲首權德輿謂都爲中郎將有聲爲濟南守誅豪猾首惡道不拾遺其爲中尉宗室貴戚斂手側目爲鴈門守匈奴不敢近塞且公廉不發私書不受問遺堅剛忠純終始如一而乃首冠酷吏班氏因之是非失實鍾子曰都治豪猾以剛克者也剛貴無虐虐則嚴刻無惻怛之意臨江王徵詣中尉王求刀筆爲書謝上而都禁吏弗與以致自殺夫於宗親至貴且如是則其他不能自伸而死者多矣剛褊忿戾小人之恒狀如

都之剛廉而濟以仁厚雖古名臣何以加諸惜哉

陳寔

韓魏公言臣子以李固杜喬爲本猶恐爲胡廣趙曄以胡趙自處其弊可知也夫李杜當衰世出百死殫力扶危事雖不成凜凜猶有生氣若在盛世四方無虞而貪處高位旅進旅退抗直則難容奸阿則委靡循資遞遷不能引去畢竟爲胡廣趙曄乃已陳太丘始終完名由其仗忠信居卑官及大臣薦堪卿相輒固避不受誠爲遠識回視李杜卒羅慘禍何如哉

劉寬

劉寬云九橫逆之來必當自省我果是耶其曲在彼不必較我果非耶其曲在我不可較彼而賢一時之誤爾不待與較彼而愚一偏之妄耳不容與較我弱彼強欲勝不能當爲勢屈我強彼弱雖勝不武當爲理屈故終身人不見其怒亦不見其疾言遽色

按此言最近道誠強恕者之要道然以之

居鄉處友無不可者若任國事有當辨者
又不容默然則有曲學摩稜之弊是故君
子勇於公義怯於私忿雖然負氣凌物亦
不為也晉侯嘉其臣所爭者大而師曠以
為不如心競君子固貴器識哉

孔融

魏文帝謂孔融之文不減班揚東坡稱其英
偉豪傑之氣為一時所宗其論馬日磾郝鴻
豫書慨然有烈丈夫風然傷於剛直意廣才
疎况處濁世摩牙頰於虎羆間其不免宜矣

○鈔錄卷十一 廿二

祥

故君子寧敦厚周慎為龍伯高而皎皎之行
涉於有意者姑置之其惟管寧乎冥鴻高飛
濁世不染君子哉

張詠

后山談叢載張詠聞丁謂逐寇萊公遂慟哭
詈罵買田宅以自污朱子載之言行錄謂智
者為之賢者不為也今以史考之寇公被逐
時張詠之卒已八年矣而好事者謬為此言
以誣名賢豈足信哉

讀周亞夫傳

予反復亞夫傳見其行師制勝屹立不撓有
犯顏敢諫之忠徇義忘身之節可謂烈士夫
矣及其傷讒以誅自景帝慘忍群小乘間之
故亞夫曷故焉而馬遷乃責其守節不遜終
以窮困嗚呼士君子不遇於時守剛方而死
者多矣必欲變節徇時吾恐禍不免而行已
虧也豈亞夫之心哉惜其隱忍固位迷於先
幾方景帝廢栗太子亞夫以宰相固諍見疏
不能引去後雖侃侃正言其如不入何是亞
夫之過也

○鈔錄卷十一 廿三

辛

讀曹參傳

參代何相漢民有清淨寧一之歌說者謂黃
老之効非也楚漢之際天下久苦兵革參能
與之休息民故樂之且遵何約束無媚忌競
勝之私參所以高人一等也然徂於因秦之
舊先王禮樂卒不可復上以誤漢下以誤參
何實罪焉愚故謂清淨無為漢之所以為漢
無為而不知有為漢所以止於漢也

表

擬進

翰林課

孝宗敬皇帝實錄表

伏以 神著於昭誕仰丕謨之懿孝思繼序宜
勤信史之脩哀號莫及於鼎湖陟降每瞻於
堂祀載消昧旦輟月

宸衷欽惟

孝宗建天明道誠純中正聖文神武至仁大德
敬皇帝精一執中易簡成位制作爲百王之
冠規模宏七世之觀孔集大成驗多能之將

藝文類聚卷十一

十四

表

聖漢屈群策信善任而知人隆禮 兩宮尊
養爲至推恩 同氣親愛有加遠美色則出
宮女於禁中闊異端則斥妖僧於化外四時
享 廟一敬奉 天聰諫過於轉丸命將謹
於推轂開開縱鳥豈惟祝網之仁秉燭求生
不屑下車之泣經筵日御慶合風雲宮帑歲
捐歌興鴻鴈輯衆髦而建學嗣養化源修會
典以成編法嚴朝著夷蠻通道貢琛璀璨于
梯航海嶽效靈獻瑞紛綸於圖牒蓋 聖人
至誠不息故王化悠久無疆十八年氣朔將

齊五千里風聲漸被九御奄上賓之變萬方
興喪考之悲匪藉遺編曷垂末世茲蓋伏遇
皇帝陛下孝通神明誠贊化育早承震器茂建
元良誕握乾符重光謨烈繼述遠乎周武
諒陰曼邁乎商宗乃推訪落之誠用纂不刊
之典旁羅載籍窮山海之珍藏大召文儒萃
廟廊之俊彥倣春秋之義例巨歲月以編摩
綸綍叙而雲漢昭回動褒譏而乾坤合德恩
敷寰宇細大不遺功在生民幽微必聞臣等
叨霑寸祿愧乏三長徒輸鉛槧之勤莫罄掄
揚之妙竊懷短策既罷力於駕驅共効愚衷
儼呈書於龜負升璽 御覽瓊琚玉珮聯輝
藏副有司金匱石渠是寶臣伏願軫遺大授
艱之慮思創統緒之難雖休勿休祖德遠
承平豐芭無逸乃逸皇圖永保於苞桑臣無
任瞻 天仰 聖謹奉表上進以

聞

藝文類聚卷十一

一十五

表

藝文類聚卷之十一 終

雜著

高生琅瑩夫字說

水陸之珍可以克器玩者衆矣然多姝淫壽
表之色非丈夫佩用之所宜惟玉山儲其精
璞函其貞至剛而溫至樸而文文不炫華溫
不隱類不隱類所以為純君子之誠象焉謂
其完而不虧也不炫華所以為潤君子之容
象焉謂其克而有本也故石中之有玉猶人
中之有聖不足乎是不稱其名瑩則純之極

鈞谿文集卷之十二

一

石

而潤之至也君子擬德於是斯盡乎其為德
矣高生名琅琅從王從良是謂王之良者見
素子字之曰瑩夫夫玉而瑩非至德不可以
方而學者要其至者也高生其思所以擬德
於是哉

贈沈生仁子恕字說

子欲知夫仁之說乎仁者同乎人者也同者
合而一不同者離而二一則公二則私私非
必溺於慾念慮之微稍涉爾我已不可言公
矣夫天地徧覆而下徧仁者大同而無外是

以愛自我立而無所不愛其不然者反其有
我之心而加之人推其所本同者而使之無
不同焉則仁道其庶幾矣昔夫子答顏冉為
仁各異先儒謂克為乾道恕為坤道愚竊以
為聖言異發而同功蓋克者勝私之謂人所
以不能同物正謂私欲間之故愛已常厚而
愛人常薄能即其自愛者以度乎人則此心
本同之機已炯然而動于中矣然非勉強以
克其係戀之私則在我者固而所以施諸人
者必有下盡故推之一字如強弩之發機彊

鈞谿文集卷之十二

二

石

騎之破敵非果於自勝者不易能也孟軻氏
所謂強恕其與克已同一奮發之功哉然或
不知所以自盡則其存諸己者已自疎畧乃
欲以是度物而遂以施焉則亦未免表裏扞
格如尺度既差而物之長短皆失其平雖有
意乎愛人亦沮焉而不能同矣然則恕之與
仁不但有生熟之辨而反身克已之功正當
加諸未推之前豈謂坤道順而易行哉夫子
言恕而先之以敬者為此也愚故為之說曰
接物則推已為難反躬則盡已為難能盡而

推矣熟之爲難既熟則仁何難之有沈生仁年懋氣銳嘗告予曰某舊字子爵爵雖良貴而未知所求請改字子恕予嘉其篤信而知所以進於仁也申其說以歸之

謙說

謙於六十四卦占辭最美內三爻皆吉外三爻皆利其象內止外順有而不居至德也然謙與巽一也而巽之彖曰小亨爻則每戒於過而其最善者唯四五兩爻則又皆以悔亡爲言何哉蓋謙主陽中實而若虛其至也德

○鈔錄文集卷三

三

祥

盛而禮恭巽主陰內柔而性入其弊也諂畏而失已故曰謙德之柄也巽德之制也是謙處其易巽處其難聖人於謙曰君子有終君子而又有終機在我也於巽曰利見大人言巽而得其所巽亦可小亨利由彼也於茲可見守身之常勿恃其所有濟變之宜貴擇其所從蓋有時乎巽而不可爲準也或曰士賤拱默而尚蹇諤德容儼若揚休山立若單子視不登帶言不過東漢則曰無守氣矣故正直者榮謙柔者辱觀東漢節義與望塵靡靡者何如奚取乎謙卑爲也噫是不知謙之旨也夫謙不挾非有而自盈者也自盈者其色矜其言汰逆非

長傲下視儔類小有所負而器不足以勝之則凡尺寸所得徒足爲大德之累而爲速尤招怨之資此淺夫之恒態也君子之謙有禮爲主貌恭而志定動有恒準而品節自閑其外顯然其中退然而若無所能也是故輕之重之抑之揚之從而不失儀敬而不失威其簡也非以長傲於禮有不可益者焉其隆也非以彌文於禮有不可損者焉曾在春秋弱國也以秉周禮而齊晉莫能危子產相鄭小國也能自抗以禮而平楚莫能折故曰敬而不

○鈔錄文集卷十一

四

祥

中禮謂之野恭而不中禮謂之給給者是恭便給之謂非謙也謙者禮之實禮者謙之準禮行而謙在其中曾謂不度於禮而徒以卑屈爲哉或曰宋儒謂聖人之言必自卑而人始親賢人之言必自高而道始尊然則希聖者其無爲卑辭矣乎曰聖賢之言各有所因孟子之時如處荆棘汙淖中辭而闢之以遵正路其言不得不激吾之言果足以明道則爲便便爲閭閻爲侃侃何害於謙如其不然而徒詭譎然爲儒以炫已能昧焉者又從

而附會之此孔子所謂居之不疑孟子所謂自以爲是而不可與入堯舜之道者也孔明以管樂自期時人未之信公孫弘以周公自許則聞者聞然笑之矣然則復讜君子奈何曰行以義立言以行孚危言峻行惟義之適夫坤至柔而動也剛至靜而德方渾淪坦易之中有直諒明篤不可撓之節此讜之所以順乎外而止乎內也

性說

孟子言性善而證以烝民之詩及孔子之言

至明且盡萬世不可易矣今之好異者乃復指氣爲性私相祖述咕咕不已噫聞乎矯乎競心勝乎愚前論性本諸乾坤之大德自謂無憾及觀魏了翁率性堂記實獲我心殊覺痛快其說云大哉乾元萬物資始至哉坤元萬物資生元者善之長四德之宗也只引易數句不煩贅詞可見萬物所稟之性皆自乾坤之元本無不善其有不善皆氣之紛糅交錯萬變不齊者爲之而性隨之而異矣非本然天地之性也如寒冽者水之正性而所出

殊地則或澄或渾或酸或苦或飲而痞或飲而嘔或生疾沴不可殫紀皆非水性之正矣昔人有言濯去舊習以求新聞是長學者師心好奇之病不如曰時習舊聞而每有新得其味無窮如性善養氣之論聖學正脉也若以爲舊習而濯去之則六經皆可廢矣

周禮五味

瘍醫凡藥以酸養骨以辛養筋以鹹養脉以苦養氣以甘養肉以滑養竅凡有養者愛其藥焉荆公云以酸養骨者骨欲收以辛養筋

者筋欲散以鹹養脉者脉欲收以苦養氣者氣欲堅以甘養肉者肉欲緩以滑養竅者竅欲利今按本草云辛主散酸主收甘主緩苦主堅鹹主熨辛能散結潤燥苦能燥濕堅軟鹹能軟堅酸能收緩收散甘能緩急淡能利竅又曰鹹走血血病毋多食鹹苦走骨骨病毋多食苦辛走氣氣病毋多食辛酸走筋筋病毋多食酸甘走肉肉病毋多食甘愚按別注云脉即血也禮云以鹹養脉以甘養肉本草則云鹹走血甘走肉古方書爲說不一豈

可盡泥哉

字原

倉頡視鳥跡爲蝌蚪書是謂上古今文其別出者謂之古文奇字自黃帝至于周宣王二千年間中國通行之字惟此而已史籀始畧變古法謂之大篆李斯又變籀法謂之小篆小篆大篆古文名雖三實則小異而大同今世字書惟許氏說文最先然所纂皆秦小篆爾古文大篆僅存一二

讀食貨志

鈞錄卷十三

七

一

浩

古者於民養之於未給之時賦之於既盈之後又量入爲出經久可行雖有水旱凶荒民無菜色自王澤既熄養民無法取民無藝天下曉曉日趨於敝論者謂井田不可卒復欲限民名田以均齊民仲舒師丹比比言而不售君子惜之愚初亦信其然及讀食貨志乃知限田之法在漢決不能用雖用亦不能久也以武帝言之帝好兵務遠畧征伐四出非橫歛加賦無以濟用故桑孔之徒乘時爲用則之所可以聚財者皆攘臂爲之不恤其

忍民於是時雖妻子骨肉之愛猶將裂髮痛之況數畝之田乎故雖限之必不能禁雖禁亦不能久也周自成康至於厲王未久也遽有民勞之歌及宣王亦未久也遽有徹我疆土之詩使井田未壞疆土何徹乎然則成康之法更厲王而輒弊也夫以上世以來千聖經畫之善一遇暴君而輒弊如此況欲以限田責暴君而行之乎武帝且不能況莽賊而能行之乎吾固知其難行亦不能久也然則理財者當何如曰養民有法而後財可生財有節而後法可守此古今不易之道也

鈞錄卷十三

八

一

辛

八蜡正禮註之誤

記所謂八蜡者謂先嗇一司嗇二農三郵表啜四猫五虎六坊七水庸八皆以有功於民而祭之爾傳以猫虎合爲一而加以昆蟲是因祝辭昆蟲母作之語而誤也昆蟲害禾稼者而可以祭則田鼠與豕皆當祭之乎

五緯

二曜俱順行五緯獨有逆退何也班氏謂三代盛時五緯順軌無逆行周之末造人紀

不脩師旅數起五緯始有逆行噫此謬言也
五緯各有情性其進退疾徐行留伏匿各有
度數精於曆者能前數十年推而知之惟不
應曆乃爲失常如班氏說則惟以時之盛衰
而不知星之情性孟浪甚矣

深衣

禮記深衣一篇惟續衽鉤邊之說至爲紛雜
皇氏以爲喪服之衽廣頭在上深衣之衽廣
頭在下孔氏以衣下屬幅而下裳上屬幅而
上皇氏以衽爲裳之兩旁皆有孔氏以衽爲

禮記深衣卷之一 九

裳之一邊所有朱子從鄭註謂衽爲裳之交
接處以合縫爲續衽以覆縫爲鉤邊楊氏謂
鄭註凡裳前三幅後四幅既分前後則其旁
兩幅分開而不相續惟深衣裳十二幅交裂
裁之皆名爲衽所謂續衽者指在裳旁兩幅
言屬連之而不分裳前後此其說有不同者
而盱江左氏亦病其非謂經於此方言衣制
而未及裳故也以予考之衽有二有喪服之
衽垂於衣之兩旁儀禮所謂衽二尺有五寸
是也有吉服之衽則衽襟也問喪曰親始死

扱上衽既有上衽則有下衽矣書曰四夷左
衽論語曰被髮左衽是謂以右衽掩左衽也
史曰歛衽而朝歛衽所以掩裳際也推此可
以見上下相掩而非兩相並矣蓋喪服之衽
則並列以掩裳吉服則襟之上下皆曰衽深
衣所謂續衽正謂於衣上續之以衽使左右
相掩而又鉤曲其邊使其形稍圓可服耳王
藻所謂衽當旁意亦如此而說者不察乃與
喪服列衽非矣且裳十二幅說者亦不一慈
谿黃氏以爲深衣本文只謂制十有二幅未

禮記深衣卷之一 十

嘗言裳十有二幅言裳者鄭註之誤也此其
說與諸說異雖不敢必從然亦可見鄭註之
不必泥矣衣圖以爲後六幅前六幅而左襟
三幅掩右襟之上如此則前之在外者僅三
幅耳衣成着之牽掣傾側前窻後博與所謂
應規矩權衡者不合學者按圖難成遂以臆
度或作兩襟相對而不交或以左襟用三大
幅而使之稱是皆泥於鄭註之過而不度其
宜也且凡裳之所以前三後四者何也賈公
彥曰前爲陽後爲陰象陰陽也然則深衣之

裳若果十二幅恐不必前後各六當前五幅後六幅其一幅連下襟耳大抵去古既遠衣制委曲不可詳知惟酌其宜而不失古意則可矣善平劉氏之言曰凡經言短無見膚長無被土格可連肘袂反屈之及肘皆以人身為度而不言尺寸者良以尺寸布幅有古今之異而人身亦有大小長短之殊故也今或泥於尺幅而不度其宜可謂不知變矣或曰深衣之裳前後相屬無殺縫論語註乃云深衣要無襜積而旁有殺縫何耶蓋惟裳用正

尚書卷三十一

幅故不殺非惟裳則殺其要而不用正幅故旁見其縫耳非謂不連屬也爾雅曰裳削幅謂之撲郭氏曰削殺其幅深衣與喪服裳皆削幅凡裳皆然

曲袷如矩以應方

袷交領也鄭註云方領如今小兒衣領

方領方裁之本出胡服須用結紐後漢書馬援傳朱勃衣方領注項上施袷領正方學者之服也朱子獨云衣領既交自有如矩之象玉藻曰袷二寸注其廣二寸

幅巾 後漢鄭玄傳玄於何進不受朝服而以幅巾見其來久矣

豐服

古者禮服有三一冕服二皮弁服三玄端服周制司服掌王之吉凶衣服其冕有五各以事之大小而異其宜

今制惟用衮冕及皮弁常服三者而已君衮冕故臣朝服君皮弁故臣公服君常服故臣亦常服但後世衣過於長下與裳齊無復衣裳之辨考之於禮褻衣帶下尺明衣長下膝則凡祭祀之裘蓋與明衣等而衣以襲裘必與之稱以此推之其他禮服可知矣若衣太長則裳之六章皆掩於下非禮也

尚書卷三十一

朝冠之簪當由左達右

今士夫於梁冠之簪或左右或無定說攷之禮無經見禮記天子冕而朱紘諸侯冕而青紘鄭玄謂卿大夫士之紘皆當用緇一組繫於左笄遶順而上屬於右笄垂餘以為飾謂之二紘曰左笄右笄則古人之冠蓋有二笄也然必由左屬右是蓋先左而後右矣今只用一笄亦必由左貫右庶幾得之

祭服

韠蔽膝也韠同裳色故今制用赤羅裳赤

羅酸膝惟衣用青羅與裳不同色也一品至九品皆然

中單

按禮記衣制同而名異者有四純之以采曰深衣純之以素曰長衣純之以布曰麻衣着在朝服祭服之內曰中衣其制皆同但長衣中衣其袖比深衣微長王藻所謂繼掩尺是也今為中單者乃或育衣而無裳遂以朝服之裳掩於衣上失之矣唐制白紗中單青領標襖裙標似了襖仕兒切連縵也

續通志卷十二

十三

忠

楊襲

古者冬時吉凶衣裏皆有裘吉則貴賤有異喪則同用鹿皮為之楊者裘上之衣吉時也有喪則除之小祥後漸向吉乃加楊蓋小祥時外有衰禮則衰內有練中衣中衣內有楊衣楊衣內有鹿裘夏則用葛鹿裘內自有常着襦衣又按吉服有三曰冕曰弁曰冠冕者朝祭之服自十二章以下是也弁亞於冕如羔裘則緇衣以楊之也若遇大事服冕則楊衣上加中衣中衣上加冕服檀弓子苾楊衣

而弔疏曰袒去上服以露楊衣是也但其解襲裘之義未明王藻曰裘之楊也見美也弔則襲不盡飾也君在則楊盡飾也蓋言裘之有楊衣所以見其美也弔則不用楊衣而於裘之上襲弔服者主於哀而不盡飾也若君在則以盡飾為敬故楊也不言襲服而言襲裘者以此或加楊或去楊各隨其時注不得其意耳陸佃曰被裘而覆之則曰襲袒而露裘之美則曰楊亦非也

喪儀

續通志卷二十四

忠

今士夫喪事以樂導舉則以為譏小學載之矣按通典於發引前夕鼓一嚴陳吉凶儀仗鼓二嚴設奠撤帷鼓三嚴進靈車則是以鼓為舉事之節也及靈車既動鼓吹振作而行蓋人死斯惡之故柳車等器皆用采色以此國朝大喪鼓吹大樂社火等項皆教坊司掌之然則以樂導輿自古有之豈足為過哉

道義

至大者道至精者義融而會之者心也心道之府也而制諸用則義也義精然後道行不

得於義則道非其道矣易曰精義入神以致用也利用安身以崇德也德以用崇用以義光言内外合也是故學莫大乎知變知變而後能權權非計數之謂言酌時以從道也非天下之至精其孰能與於此顏之於聖也步亦步趨亦趨絕塵而奔則瞠乎其後蓋可傳者法而變化之妙不可言傳此精義之所以難而道所以無方體也

義陽也吉之類也利陰也凶之類也禍福之報視其所積

二司

昔何徹立與彭學七彥實書有曰我

朝懲前代藩鎮之弊以都司典兵布政司理民按察司執法凡軍戎調發之政布按二司不得專非有符驗都司亦不聽調也愚以為宜稍變舊制特

詔布政使兼典戎政而妙選勇畧素著者為都指揮使少寬擅輿之法緩急調發二司得以專之不由中制何公此言蓋懲福建沙尤之變而然其慮遠矣夫唐藩鎮失之太重我

二司失之太輕况朝更夕移有如傳舍於軍政漠乎無干蓋非特二司為然而巡撫之任輕亦甚矣武夫悍卒跳踉跋扈絕繩以法則群器競吠使不得安其位以去供餉一或不繼則闕然攢槩而嚮之而卒莫如之何正以威權素奪無以令衆故也倉卒有變又烏能賴其用哉體國者所宜熟慮

驛傳

南北直隸山東河南驛傳俱國初造冊編定馬驢夫戶非逃亡事故不復更換每驛俱有

本地馬戶江南馬戶二皆不同本地馬則於各縣人戶照糧編於下馬夫下轄貼草料工食如上馬一疋編糧六百石中馬五百石大約出銀四五十兩運驢夫名下編糧戶者雖多寡不同大率相類是糧戶輪編出銀馬驢夫適年出力若雇役然江南馬後亦照上中下馬數每年蘇松江浙等地方解銀赴各所官司府發驛支給上馬一疋銀四十二兩中馬三十八兩下馬三十五兩此二項馬夫各有定戶下相繼遞換及銀數則買馬為

請陳鞍轡俱在其內正與存役法同亦云
矣而官吏乘機侵漁姦害叢集難以悉究且
本地馬糧戶苦於徵求江南馬或經年不行
解故馬驢夫戶往往坐困加以水旱飢饉
尤難支持是在長民體國者加之意而已

後深衣說

深衣續衽鉤邊一句衆說紛紜家禮依鄭主
謂續前後裳使相連也夫裳之連否末節爾
而襟關係大體却無明文泥者至謂深衣無
襟乃爲對襟若今披襖然甚不雅觀蓋鄭注

古詩經卷十一

祥

因喪服之衽而謂深衣之衽亦屬於裳不知
衣上下斜幅皆謂之衽也愚惟從白雲朱氏
以衽爲襟如左衽之衽爲得宜正不必多辨
也又按深衣篇言可以爲文可以爲武可以
擯相可以治軍旅曰善衣之次則深衣固吉
服矣然檀弓將軍文子之喪既除而後越人
來吊主人深衣練冠待於廟垂涕洟注云深
衣練冠喪服變也此深衣即間傳麻衣緣之
以布乃既祥所服練冠亦未祥之冠與吉服
深衣不同緣以練以首皆曰深衣以素曰

衣以布曰麻衣其制則一也特緣異耳說者

謂深衣吉凶通用誤矣曾子問女改服布深

衣縞總以趨喪亦麻衣也雜記大夫卜宅與

筮日有司麻衣布衰麻衣白布深衣也布衰

以三升半布爲衰長六寸廣四寸就綴於深

衣前當脅之上此皆凶服惟用緇布冠爲吉

服耳文山乃謂麻衣爲吉布衰爲凶亦誤古

者布幅闊二尺二寸深衣亦用十五升布鍛

鍊灰治升八十縷今之極細布也其用不專

配幅中隨時冠制皆可緇布冠古用爲始如

之服雖有冠而敝之之文然此即麻冕固常

服也古者玄端即朝服士祭用朝服以布爲

之故冠亦用布漢制乘輿服深衣則用通天

冠高九寸以此推之深衣則古矣而冠屨無

定制惟隨其宜耳玉藻朝玄端夕深衣衣雖

變而冠固不易也屨則黑白隨宜在喪則仍

麻屨古者無綿花惟素與麻凡言布皆麻之

練熟者爾葛亦麻之類

求鴈軒岐

文有鴈一止其寧

以類聚物以群分是

文華殿東書房辨

文有鴈一止其寧

以類聚物以群分是

文華殿東書房辨

客有請於筠谿子曰顧子來鴈軒文章宗工紀諫悉矣子能復有言乎筠谿子曰間惡石於美瑜其孰與之雖然亦各矢所聞耳夫鴈知時而循序者也知時智也順序禮也不汎隅介也羽可爲儀文也止必於和性所安也古者執技以事上必擇端良明篤之士與朝夕焉周書云綴衣虎賁知恤者鮮謂其地近且狎習染易移校之師保疑丞雖尊卑異等而翊贊輔養之力均焉顧子汝嘉氏以工書翰簡侍 文葉承事我

續錄卷十一 十九

山

聖皇稽古文之主爲一時才彥所歸誠良士哉其書致一真人府記雅愜

上意勒名碑未大官具酒食內帑出金帛則其乘時漸進已有可徵而文亦蔚乎足尚焉已由是以達於和且介而無失焉其底止寧可量哉傳曰近臣守和和非腴美之謂因微以致慤即事以効忠如五味相和宮商相宣庶幾乎無愧於古左史之流蓋雖 至聖不棄爾言豈謂替御禁近果無若人哉鴈爲端徵或其在茲顧子才審所擇矣

遷四夷歸化圖

予昔任江藩右轄懲宸濠之變宗室中雖尚禮好賢者一切辭謝未嘗面接及遷南太常以卷冊來贈未忍峻拒漫置行篋甲午夏序太倉偶檢書帙得石城奉國將軍克齋四夷歸化圖死有風致其絕句雖無足觀而嘉其留意文翰視怙侈收廢者不侔其亦知所擇者矣嘗閱魏了翁序趙鑰光宗著文類謂有宋三百年間族姓之成三二萬數千蓋自裕陵以後增宗室教自選舉之法文武之彥彬彬輩出內而宰輔侍從外而監牧守官代不乏人可謂盛矣我 明有國於今百六十年宗室益蕃封祿歲增不啻倍蓰於往昔議者欲如宋選舉之制因能設官蓋念民賦有限歲祿無窮而為是不得已之說耳然堂堂帝胄俾與臣庶角升斗之祿於簿書瑣尾之間殊乖政體且校藝必有勝負勝者則祿否則將弗祿矣乎一膺民社驕縱則難制繩束則傷恩無益於拯民而徒亂成法以蹈不測此乃安石疵政非善計也仰惟綿綿

皇祚與天無極宗胤萬億亦與天無極自非聖人與世推移孰能變而通之乎

史義拾遺跋

錢厓先生史義拾遺皆發其曾中特見無一蹈襲語其設問答書文諸作頗涉於戲然詞嚴義正凜有生氣撓訶叱咤傲睨千古據實抉微斷案精覈雖時有過激而關係大義非苟作者蓋其生際胡元隱於下位有輕世肆志之心焉無恠乎爾也末篇鍾山野狐之辨謂考亭詆韓為為野狐先驅似於緩急取舍

錫齡集卷十二 廿一

之間未能瞭然蓋徒知工於文即所以明道而不知溺於文乃所以害道也昔孔子言志道據德依仁而終之以游藝夫仁者道德之純學問之極功也學至於仁且無所事事矣而尤於藝而游焉則亦以是為適情之具涵泳之資非謂疲精憊神汨沒於是如後世記誦詞章之為者也考亭之言探本抑末蓋警夫倍學之敝而錢厓所論則於恣偷惰而守空寂者與有箴焉學者審而擇之可也

奇平卷跋 徐可大掌科

險而行曰昧夷而止曰窒行乎其宜曰達止乎其所曰貞達以致用不違其居貞以敦本有燁其發君子哉其篤信而深造者乎或曰岳峯凡士於此無憾焉近之矣

書漳州府志後

漳隸閩極南介泉潮二州山海之區唐儀鳳而上無聞焉世移代更氣化南流武臣陳元光攘寇啓土因屯置守而城郭官府之治與至貞元僅百餘年而周匡世兄弟已顯科第前志謂七閩文士章泉為倡者不誣也自是

錫齡集卷十二 廿二

婉美承休代產英彥迄唐歷宋招在紀籍南渡後中原文獻仕徙日蕃及考亭以伊洛正傳講道芝山而傳經事魔之俗一洗故陋陳安卿王子合諸人從而和之一時薰染道範君子重禮節而傳書記野人力耕作而尚謹慤馴至我

涵濡又百餘年而清勅敦敏之士蔚然相雄故閩連魁大廷者距今凡十三人而漳居其三焉是雖君子餘事而治化積施之漸於是

有是徵也夫人物山川以生山川資人物

以顯此志所載固不超人物也而所以重茲
土者在是焉前乎唐如彼其賤也後乎宋如
彼其融也至于我朝又如彼其盛也豈山
川之精粹蓄于昔而洩于今哉風氣有開先
轉移有機括司化柄者固應有以道之也舊
志自淳祐以下無可考今太守陳侯乃聘翠
渠周公重輯之公特年八十四又漳出也壽
隆則知識廣地親則歷履精而其製依倣六
典分類提要凡夫土田賦稅之制城郭兵甲
之守官府學校之政風俗習尚之宜無不備

具而於人物志尤加意參決焉若其纂述顛
委前序詳矣

甲戌春識

書鍾呂修真集

此書蓋方士謬撰惑人爾白樂天云君不見
老子道德五千言不言藥不言僊不言白日
昇青天今之士夫乃或談且信之可笑也
庚辰正月識

書養心亭說後

人心本無存亡惟動乃有之動於理則存動

於欲則亡是故君子慎動以制欲孟子曰養
心莫善於寡欲蓋言慎也周子曰寡之又寡
以至於無程子曰只有所向便是欲慎之至
也夫心之所向至微也凡物或迎其來或滯
於往語默之飭人情好之偏繫皆是也惟能
察於此而悉去之夫然後為寡直無而慎之
至也夫然後為養心之極功也

郁裕州三書

亮之為裕州同知死到六到七

子昔聞郁裕州忠節事謂其能死敵耳及觀
與應內翰書乃知渠見有定異乎感慨殺身

者焉書言發友天下士與之馳騁上下相砥
礪以求無負所生此其志豈泯泯為庸衆人
者哉臨難之際死生以之固其所也夫生死
晝夜等耳非能死之難死得其死者難也死
得其死則固知其可以死而死矣知其可以
死而死則死之安有過於生之榮曾足以
償死事之榮乎邵子曰死固可愛貴其能成
天下之事也夫守死以明節則能鼓忠勇之
氣折畔逆之謀彰皇靈之有赫見志帥之難
奪卒之妖雛殲屠海宇清夷成天下之事何

以加諸讀是書者知郁子死得其死而應子之得友也因以見焉

書西游錄後童栗卿

詩貴興致不貴組麗組麗近文興致近情情達乎文雖文而樸文掩乎情徒文而艷予觀章君後溪之詩蓋主於興致而發之以冲淡之音焉不假乎雕鏤組麗而自然之文在其中矣得陶常之趣者當自知之

題萬花谷圖

慈谿張直書為于憲長整器之題

繪花萼者率以五采點綴艷麗此圖萃萬華

仿徐齊公卷十一廿五

正

為軸惟水墨濃淡模寫意態而洪纖疎數樛連蔓結叢見旁出曲盡其妙蓋四時之景備焉夫象以寓景景以寄意象有盡而意無窮非筆奪造化者莫成其能故良工獨苦杜陵傷之噫此豈易與異趣者道哉長玩之餘凄然增感

春景

杏花	梨花	桃花	郁李花
蘭花	碧桃花	紫荊花	牡丹
長春花	芍藥	江西竹	剪春羅

石竹

夏

石榴

百合

刺牡丹

山丹

薔薇

蒲公英

凌霄

蕙

紫薇

山梔

萱

白葵

寶相

紫葵

秋

玉簪

馬蘭

鴨脚青

桂花

秋海棠

西番蓮

野菊

黃葵

甘菊

旋覆花

芙蓉

鷄冠三色

仿徐齊公卷十一廿六

荻芦

川蓼

冬

白茶花

臘梅

十月菊

拂桑花

重鹽水仙竹

梅花

金盞銀盞

繡墩草

瑞香

寶珠茶

欽冬花

老子觀井圖

世傳老子觀井圖中服皆儒以車輪掩井口腰巨纆繫於樹乃柱杖逡巡引領窺之若將墜然說者謂與吾儒戒懼同意噫非矣君子慎微雖井有忌則如勿窺窺而腰絙掩輪匪

迂則愚夫窺者動於欲也慮其陷焉慎而慮也圖之者贗老氏弗爲也

私謚

私謚何始乎自後漢朱穆始也穆父卒與諸儒私謚貞宣先生及穆卒蔡邕謚曰文忠先生朱蔡以衰世臧否不立故爲私謚荀爽非之是也然自是遂以爲常楊厚卒私謚於鄉趙元卒私謚於友蕭穎士孟郊卒皆私謚於門人至今閩廣相沿成俗雖非文學清節死輒立謚虛文無益也

筠谿文集卷之十二終

書簡

復張都憲

南直隸巡撫傅鑑人

承不鄙朽腐尊諭下及愧感愧感謹詳奏議條理細密謂該部勘合與詔書矛盾憂民體國可謂至矣但詔內工部一節明稱除年例額辦軍需外其停免者不急工程每年派出物料耳年例額辦軍需與每年派出物料當有分別今奏議謂節催不免者該部勘合也節稱蠲免停免者欽奉明詔也竊恐

該部亦據原詔謂除年例額辦軍需不在款內今所催者正係額辦軍需之數不該停免則亦未爲無據矣未爲與詔書相矛盾矣其將何以應之耶此處更乞分別孰爲歲辦孰爲額辦孰爲該停免者今復催徵與詔書前後不相碍乃可以責其信而行之也蓋正德十一年三月內旨意亦是各年坐派皮料恐額辦不在數內又按南京工部劄付行催正德三年七年坐派生漆等料似是歲辦該免之數非額辦也而渠稱爲額辦之數

例不該免未知誠然否此更須查實大抵此時民窮財盡寬一分則民受一分之賜竊恐歲辦之數多於額辦以漸而免其一項亦稍寬矣若欲額辦俱免更須有說生近因暑熱簡出未由走謁有罪尚容面悉

復陳佑卿 乙亥

向承教札惠儀過厚遠限事荷調護感感即欲啓謝重惟煩瀆遲迴久之昔人云今世所上相見則以數至門爲勤不相見則以數致書爲忠數至門者虛禮無用數致書者虛辭無覩生雖荷愛厚然至門既已無由頻書亦所不敢汪度不罪

上新建伯 丁亥

近佳本司咨該奉明案備行各道凡有所見俱許開呈以備採擇是誠集衆思廣忠益不自有其善者也顧職庸謏昧於時宜何以仰承德意况田思二州事勢該道各官備諸熟練朝夕左右必皆講之精透而尊侯明睿洞照隨機應務萬變不窮亦不假芻蕘之見而應之有餘裕矣然奉教命不敢不竭其愚

○續錄卷三

二

平

五夷狄之俗不可以中國之法治之惟在布明威信仍其本俗寬其繩勒而已先該軍門奏奉 欽依今次用兵只誅岑猛父子及肅好陸綬等數人此意甚好既破田州乃欲盡戮其酋及其族屬俾無噍類以致失大信而下顛大信既失夷人倉惶無所依仗遂致今日之變再動大憂擾我邊鄙今蒙節鉞鎮臨具境必皆靡然効順如脫水火而就正生彼千幸唯所命之至於善後之策則不外乎因其勢而導之耳今之議者有三曰分置土

○續錄卷十三

三

平

官曰流官土俗曰改土爲流夫分置土官得古人誅罪置君之意帝王之師也流官土俗立虛名以徇夷人不得已之情弱其戎俗而資實用者也若夫改土爲流則彼兵之聽調者悉歸於農而我兵之在內者反勞遠戍夷情怨激必且屢叛是謂無事而生事撤藩離而啓外讐者也此三說者非惟利害瞭然而是非得失亦甚明白本職候謁侍側之頃奉聆指教數言率皆切中肯綮退而欣忭以爲言方戡定只在一反掌間耳雖知高明已有

定筭無所容喙然情實切於効愚愛尤慚乎
莫助是以不避僭妄謬塵清曠以謂流官土
俗之議終不若分置土官之為得庸腐不知
大計姑此塞責伏惟矜恕裁擇幸甚

與黃都憲缺橋書

生向付書差來承差投上想徹左右即反田
州進與侍在

國家威福當迎刃瓦解旬日間應有捷報偶於
鄭僉憲所見白沙詩教三冊前序藉重雄文
典雅詳實較之舊見高作更進一步廼知君

一錄錄卷十三

四

平

子德業進脩無有厭歎爾來如此文字蓋亦
不多見矣但詩教二字雖據經終終似未安
若有與聖經抗衡之意吾執事暨甘泉皆天
下人望必有特出之見願終教之倘他日閑
于甘泉亦足因鄙疑發其奧義必不多誚也
惟

高明裁示不備

奉崔平泉少宗伯舊翰編

某又失裁候皆緣嶺海隔絕之故前在京邸
屢詢浚翁知道體承欲通問候而行者每

相左性復疎懶雖在都會少所親狎生平病
痛在此相門候謁極稀事多率情失先啓白
負罪甚多居位決暮退休在疚蓋藥鹿之性
只宜山林近得縉紳一覽始知執事任南宗
伯深為斯道慶行且晉樞軸澤天下不徒然
矣舊蒙賜佳製數篇并魏喬儀寄到手札皆
珍藏時出玩繹宛如面承內云程朱二子之
言以明經也因其言而求於經以會聖人之
旨學之的也又曰大孝終身慕父母學者於
聖人亦當如是又曰古文當言斷而意續互
相發明此等皆至言非有定見何能及此又
曰今日士以辭藻為至學視躬行為迂腐蓋
憫世道日降有感於中而欲規僕以文濟質
非極愛厚安得聞此言奉以周還耿耿如新
柰朽腐策勵不前竟為伎倆躬行全無而迂
腐則益深矣矧高明獨得之妙大倍往昔僕
仰德之私所厚望者不止如前而前諭所該
意已篤至倘得意之作更乞數篇益增光重
未卜若何恃愛伏惟終教幸甚

奉羅整庵太宰書

一錄錄卷十三

五

平

捧誦尊教謂釋氏有見於心無見於性及心性情諸說皆精到的確若格物致知則或問所引程子九條乃學者用力之序後五條則涵養本原之功要之皆自中庸尊德性道問學來九條者道問學之事五條者尊德性之功此存心致知交修並進者也然中庸達德之知雖有生知學知困知之等而皆不出乎五者之倫推而至於知人知天亦不過達乎親親之殺尊賢之等而已是故禮儀三百威儀三千雖似繁文末節而古人講習窮究者

古學彙纂卷三

六

才

不能外焉孔子於詩書執禮皆雅言之而答曾子之問委曲詳盡蓋非聖人不能而其所指之事為無過不及者正以得夫天理之節文而由中達外無偏倚駁雜之蔽云爾學者欲窮究夫所當然之則與其所以然之故而不於天理人事致力將曷據焉故於程子格致之說尊其讀書講明道義評論人物等確實數條而於天地所以高深鬼神所以幽顯等語則姑置之非敢有所去取蓋亦力有弗逮而要其極至則程子所謂徹上徹下

不能外焉者也至於一草一木隨處發吾天理流動之機亦惟吾所養純熟有相契者乃得其趣若冒次之間查滓沈痼而欲強附於與物偕春之意已邈乎不相蒙矣況欲一一察之以求其理亦何益哉竊意此等程子蓋偶及之不若所謂格物察之於身尤切者為確論也若庸鄙末學於聖道未能仰窺萬一然嘗繹思聖賢所論博學多聞多見未有不切於身者也若易之學聚問辨庸之學問思辨舜之好問好察顏之博學於文孟之博學

古學彙纂卷三

七

才

詳說皆以參決衆論之異同而措諸躬行事為之實不徒然也集註釋格物曰物猶事也至善曰事理當然之極也此聖人本意也程子曰今日格一物明日格一物亦指事理言猶孟子萬物皆備於我謂人倫事物當然之理也或問雖有天地鬼神之奧鳥獸草木之宜二句亦謂讀書講習之際萬理皆在其中如易之太極陰陽中庸之鬼神詩之情性鳥獸草木無不該且故窮理未有出於六經而六經未有外於吾心而得者非謂見一草一

木即指而窮之曰此草何名若何而花若何而實若何而有赤白數種以是為格物窮理也如以是為格物窮理則雖顏氏之明睿加以百餘歲亦不能了此事何僅三十而孔子望之以傳道耶自大學本旨言之則意者心之動也心動而欲有所事必先度其事之可否如可為美又思條畫如何始終委曲如何既窮其理則知之至矣於是斷然行之而必以誠焉此所謂考諸事為之著也若雖未有感而念慮或萌所謂意也必察曰此天理耶

○錄叢卷三

八

召

人欲耶是亦窮理也察而知之至矣於天理則克之人欲則克之而必以誠焉此所謂察之念慮之微也至於讀書講論之際未有念慮之發事為之接則亦隨吾暇而窮其理焉如道義之精微人物之高下古今治亂之得失雖未即措於用而積蓄之久自然貫通此所謂寬以居之也而格致之功固已寓乎其間矣如此則格物與誠意本自相關何謂其支離而懸絕耶格致不達此理正因認物字之誤而又本無反身實踐之功故其為學汎

濫支離而失之雜陽明厭之而語格致之說啓之也遂傲然以程朱為非是率天下於空虛固陋之歸已豈不誤哉

奉整庵第二書

生歲蒙賜佳製捧讀領悟時束裝北上已復書致謝今春歸舟稍暇重取細閱愈覺精粹豈非深造妙契不足以知此味也陽明之學有見於程子定性書所謂廓然大公物來順應取其合乎一貫之旨以為天子之道如是而已矣操吾心之一以應萬事則事事處之

○錄叢卷三

九

召

自然各得其當不必博之於外博之於外是義外也遂於六經語孟中凡言博學者不問其指意所歸一以此意律之斷然以多聞多見為非曰聖人非以此教子張乃因其聞見之多而規之以慎言行也然語云多聞益矣易云多識前言往行以蓄其德書云多聞建事此類甚衆又何說耶格物致知程朱所論明白詳悉渠必欲與一貫之旨合而謂自吾之良知推致之竊恐所見未的不免任性作用以陷於異端惟吾身之所利擇而趨之而

自以爲良知矣孟子云人皆可以爲堯舜謂力學則可至耳非謂不必學而自能達夫天命天討博典庸禮之義也子路云何必讀書而夫子斥其佞且諄諄乎六言六蔽之訓正謂徒知仁知信直勇剛之可好而不學以明其理則各有所蔽豈可謂致吾良知而自得其理乎古者小學雖習洒掃應對事親敬長之節未嘗不誦詩讀書講禮肄樂以開發其聰明周禮教民六德而先之以知正謂小學收放心養德性既已啓其知矣故入大學又

金鑑卷十三

十

必

使之推廣其知以究事理之極而盡脩己治人之道朱子所謂收小學之成功者是也學者於細瑣裨官小說不切之務不必知者不知可也於所當知者而不能知可以爲學乎故愚於陽明格致之論置之不與辨者正執事所謂堆疊無用知其決不能易程朱之說而不必辨也然因渠所論以沉潛聖門之教反覆曾子三重蓮豆有司及子夏切問近思等言殊覺猛省不敢泛濫馳騁無益雖極愚陋不能推廣知識而鞭辟近裏似亦不爲無

取故於渠知行合一之說取其意不難其辭借其言以發明聖學之準的而俗學之卑陋禪學之空虛皆洞見其用意之私而惟恐陷溺乎其中也管隙之見如此未知然否冒昧呈覽伏乞恕其狂簡惠教幸甚格致工夫儘有博而不雜約而不陋處似非筆舌可既尚容請教惟鑒亮

奉整庵第三書

向嘗會金器上舍於洪都發到教札及惠賜過厚不勝慙汗鄧舉人至又辱手書厚貺蒙

金鑑卷十三

十

辛

委叙困知記倦倦龍私溢在言外自揣孤遠末學誤受知於大君子蠅附驥尾終當遠到曷勝榮幸謹將原本讀數過極知高識皆寓宵中獨得之妙嘉會後學甚至中間義理精密及辨異端與吾道遠絕處可謂明折秋毫無可言者但容有一兩處驟而讀之未能遽悟特在愛下不敢不畢其愚如第二三章言至精者性至變者情情言變則善惡該矣又云徒見乎至神者遂以爲道在是矣却似心不足以具道又謂至變之用不可測故危而

以道心爲體人心爲用體以道言則用非道
乎道心不動則不須擇而皆善擇善之功正
在動處尤切人心既有不善安得爲感而遂
通感寂之機神妙莫測雖言人心動靜如此
然非聖人不能而以訓危微二句竊所未曉
十六章言靜無形而動有象無形者難明窮
理正欲明其所難明者夫先儒論窮理多矣
今只欲求之於靜定豈謂萬殊者易識而專
求之於一本以探性命之微乎然則人倫庶
物似皆不必留意而所謂性命者亦豈在人

○錄錄卷三十一

以

倫庶物之外乎陽明格致之說誠爲牽強彼
蓋謂欲誠意必先致知則誠致工夫宜相關
涉顧乃汎窮天下之物與誠意何干求之不
得遂傲然以程朱爲非誤矣而學者或分知
行爲兩截恐亦未然張南軒嘗謂知字有淺
深聖人言各有指數語似亦明白二十四章
言物格則無物惟理之是見蓋厭其兩之而
欲物我合也得無近於知萬物同出一理爲
知至者乎六十五章言繼之者善即所謂感
於物而動一句尤若可疑豈以化育形容人

心乎似於義理不甚切要况此段於程朱注
脚下重添注脚雖意與卓然而後生晚學只
見其煩反滋多惑以上數處執事必自有說
愧識見未到思之不得請乞終教其他論時
賢學識處亦太指摘尊意似謂不直則道不
見而讀者不察或反滋疑未審尊裁若何煩
言疎慙負罪實深緣執事道隆望重片言寸
牘將傳來世茲承誤委豈敢自欺謹即具稿
呈上深慚踈拙不能揄揚盛美尚冀痛賜筆
削榮幸多矣臨楮悚惕伏惟鑒亮

整翁後書已
列入因知記

○錄錄卷三十一

十三

辛

奉顧都憲東橋書

乃者承示高作義意古雅皆寫曾次昆侖磅
礴之實關係名教甚大不徒文矣首之以尊
道闢佛老而原道統所自來更乎如立萬仞
岡頭下視蟻垤而感憤激切意在言外蓋斥
吾儒之佛老也但首一節似以太極明天地
夫天地顯而太極隱人道近而天地遠顧以
隱明顯即遠明近終若未瑩易之可乎別謙
篇言君子耻其不足而謙生憂其所短而退
然以下於人此禹不自滿假顏無伐善施勞

在易所謂九三之勞謙非初六謙謙自牧之意聖人之言各有所指也愚昔居京師聞人有云今世謙字不可用蓋惑於賢人引而自高之說而不知聖賢所處自有意義於衆人則汎愛博敬皆欲周徧而所親者必擇其人至於當國事談道義則侃侃正言而無所遜是則所謂引而自高者主任道言而於容節辭遜之間施之自有等差未嘗因寂寞小而生慢易之心也若以謙爲不足事則將墮於長傲遂非矜已忽物新進小生尤而效之

新錄卷十一

上四

此

期於炫奇務求新說未辨蒼素瞻視無前詆斥先賢鄙拙者碩偷俗昌而淳風漓焉故謙云者非特卑抑其儀亦惇德善俗之微機也高論所謂耻不足憂所知數言箴砭流風最爲警切至謂柔口偃躬繁儀下節挾大僞以要福此夫子所謂足恭而耻其不直者也非謙也而乃因以病謙讀者不察或起凌節簡倨之意似非周易諄諄垂訓之本旨夫君子無容心於物物之情僞豈必先其至而逆之故愚於承學者之於謙虞其惰不實其過若

夫足恭藏僞之可鄙固所不屑論也願於歸宿處更轉數言乃爲盡善餘篇議論純正不入功利不涉計數粹乎王道之談更無容喙特在愛厚偶有鄙見不敢遁情謹質所疑倘謂奧義非所測識願垂終教勿憚徃復惟恐其狂慙幸甚

東樵傳書云篇以別謙名據緊辭謙有而不居之意

復鄧沃泉憲副

六月間王縣博回賁到教札論辨二篇浣讀玩繹極感厚愛啓發甚多且精徒有餘好學不倦可喜可賀許魯齋之賢有元以來學者

新錄卷十一

十五

辛

所宗至丘文莊公始立論詆其仕元之非蓋云吾儒可以無仕而華夷之分不可不嚴寧無功於天下而守身之防不可不慎其意甚美何叔立諸公從而和之皆正論也但在尋常論說則可在胡元既混一爲區內民則時勢不同難執此說高論不咎其仕元之非而責其不能正彝倫以變胡俗最爲允當魯齋復生亦必心服無辭矣然文莊所論已詳其作史綱深嫉滅宋有憤忿激烈之意與文山悲歌感慨同故每暴元人之惡而不稱其善

雖於魯齋不少假焉豈所謂憎其人而及其
餘胥者耶文莊學博識高晚生何知敢爲論
辨但心所未安雖於聖經有可致思處亦將
疑之冀明者覺焉耳茲承教益甚幸甚幸方
是時庶事草創未入繩墨誠亦有難爲者胡
俗最重國族反以華人爲異類於南人尤賤
之而忌嫉訾詆於是乎生焉如蒼白狼豸白
鹿之類蓋亦嫉之者之辭若夫彛倫不明淫
烝等事或事有適然或出於繼世或胡虜舊
俗上下相安恬不爲恠在中國則言之臭穢

有汚頰舌惟當以漸申明彛訓潛銷默化難
於顯言魯齋所謂萬世國俗累朝勳舊一旦
驅之下從臣僕之議勢有甚難而欲漸摩之
以歲月者正謂此也况時制中國人不得爲
宰相魯齋初授宮保固辭授祭酒稱疾還懷
孟及召入中書不過議事而無實權辭不獲
命乃陳時務五事五曰慎微必自有說文已
削稿僅存四事其時尚未立起居注而正言
與胡語則又不同或倭顧問必譯以達非必
事事備章奏存形跡爲美觀也且元並於魯

齋徒尊其名以繫人心而所崇信仍重本國
故竇默薦衡可相則怫然不悅而於阿合馬
則任之不疑八思巴則尊之爲國師蓋西域
信佛其來已久思巴世以佛法佐國王爲夷
所宗故因之以總夷教無預政治如楚俗尚
鬼而夏人因之蓋雖聖王不免元特崇信太
過耳若合馬之姦蠹病國人所共嫉其寵不
及思巴而害則過之所宜先劾者也劾之至
再且不能去則思巴不必言矣及辭機務拜
集賢祭酒以造士爲職宜若可爲矣而合馬

等猶屢毀漢法諸生廩食不繼乃竟解組決
去以終其身焉嗚呼用天下之賢成天下之
事者君與相也君崇虛文而相妬其事烏能
有濟乎傳曰處者易持出者難工誠哉言矣
或曰魯齋應召疾去國緩骨鯁不聞得無譏
乎曰召則弗起起則悻悻然峻言激論鼎鑊
不懼意稍沮則拂衣疾去窮日之力若雷電
震爍駭人耳目以爲奇特比賢者過之之事
未免涉於有意夫犯顏敢諫言責之常若無
言責而職有相涉忠有憤激則當權淺深度

緩急或以去就爭之亦惟其宜而無容心焉
非以彰君過而鈞直譽也是故古之君子見
可而進信而後諫其仕也將以行其志也志
欲爲而未遂故不得已而有言言者所以發
慮也君有爲而或愆故不得已而有諫諫者
所以成君也然猶慮誠或未至而所以迪君
者未盡也故曰忠告而善道之告之忠則誠
意懇惻而存於中者無弗至道之善則事理
明盡而陳於外者無弗周如此而猶弗聽焉
則義可以去矣義可以去而猶懼顯君相之

錄錄彙纂卷三

十八

山

失或以疾辭或以他故必得命而後去焉寧
懷曠官之咎而不敢畜快快之私寧其濡滯
之嫌而不敢沽皎皎之譽此君子忠厚之情
衆人有未易測者魯齋於君召未嘗不起知
其難未嘗不辭三去國未嘗不決而必欲假
春秋責備之義以病其平生亦過矣雖然生
丁其時君子之不幸也故予每讀元史見徵
聘不起者即喜而於魯齋反覆終始爲之三
嘆息焉

與呂考功涇野

前奉拙稟論知行合一實借王陽明之說稍
宛轉以發明聖人立教本意曰存誠者大本
之所以立猶所謂涵養須用敬曰精義者達
道之所以行猶所謂進學則在致知雖有聖
賢生熟之不同而忠信二字徹首徹尾不可
須臾離也未云言誠則知在其中此誠字只
是忠信字耳未便爲聖人之誠夫子云主忠
信乃學者大根本程子釋之曰人道唯在忠
信不誠則無物正謂知與行皆此二字貫之
擇善雖屬知而將之者忠信也忠信本也故

錄錄彙纂卷三

十九

山

曰言誠則知在其中以此說知行合一庶乎
可也而陽明之意不如此乃曰致吾之良知
以見之於事則致字已屬行而所謂良知者
人人皆可即其所見而推致之此其不可曉
者彼證父攘羊以爲直尾生抱梁柱而死以
爲信豈不自信其良知以爲直且信也惟於
理有蔽則各據以爲是而至死不悟也太史
遷曰爲人臣子而不知春秋之義者處經事
而不達其宜遭變事而不知其措六審於權
而適於義非至精不能也欲其精而涵養不

深講學弗至則內有所蔽而無以開其本體之明不易也六言六蔽夾寸蓋慮于路燭理未精而所往或差故以是教之且列多聞於三益之一則學不可不博而善不可不擇也明甚惟俗學汎雜未免喪志故先正曰學欲博不欲雜所以揀其失也來教謂愚以存訪爲知爲未盡極荷至意非吾兄之厚孰肯爲此言是誠足以發其愚矣但鄙見本不如是吾兄或未暇致察耳如所謂尊德性則無一息之間忠信之事也道問學則爲之有時致

○致齋集卷三

二十

祥

知之事也而說者乃以朱陸分隸之則陸氏不知有問學而朱氏不知有德性耶問學不足固爲未善德性不尊則不得爲君子矣閑中以所得相質亦足自娛吾兄高製幸勿吝教顧方伯北上有日忽擢去致區區匆匆啓行凡百殊闕寒色將凍弗及晉謁謹此申候起居伏惟鑒亮不宣

復呂涇野尚寶卿

辱承教益多感至情朋友講習正是斯文樂事故曰道義由師友有之其義不亦重乎其

聚不亦樂乎又以離羣索居茲乃再聚得忠告之益何幸何幸知行合一之說向奉審己悉鄙意茲不瑣瑣昨會父庵渠論致知似欲克去己私則心體自明之意居多九峯又謂格致中魚知行言若徒知而未行不足以爲知至必物格而後知乃至耳詳此意又似得止而後知止與經不合生所謂誠只是忠信字承上誠意而言程子論格物亦以誠心爲本執事所謂明則誠乃成德事細詳正與鄙見合陽明之言參諸六經語孟皆有滯礙

○致齋集卷三

廿一

祥

必如鄙說庶幾該貫於學問之中又有根本知至至之舊或作知一邊說鄙意謂知至則理欲之幾已明至之便是決斷了故曰可與幾中間煞有可言非筆舌可既容暇求教

奉將敬所

春初在蒼梧接報即起程自薛林歸省兼了亡兄葬事未及辭謝此心闕然屢蒙手札兼厚賜致賀曷勝感愧廣西通志雖頗詳但尚煩雜詩文等項無關大體處似須斟酌乃善想執事林泉清暇又多賢士夫相與校讎則

煩就簡去浮從實即可垂不朽矣大率西廣之事莫大於夷情累年用兵當以有益地方者爲上其他苟且一時尚謫長亂等項似須立說破之以爲後監鄙意如此未知然否冗中亦不能悉惟高明見教幸甚即辰冬令漸寒伏惟若時珍重不備九月二十九日

與霍磨端

向寓京邸蒙寵惠過隆歸途風水不便四月下旬始克抵任奉接教札乃去歲冬間所賜辭免宗伯諸疏惟吾執事不以位望既隆選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世

遺疎陋且秉謙執虛力辭峻秩累有建白皆關國家大政可謂負匡時之畧而不自滿假者矣近得黃才伯所編廣州人物傳自漢迄今僅百餘人然皆確實敦篤之士其間表表偉偉如張曲江者乃不見錄豈以韶非廣州耶嶺南在秦漢通爲南海郡前志所謂東南一尉是已外韶而捨曲江公竊恐未安惜未得與才伯面質可否渠蓋自有說也執事修史之暇勿惜見教官庶盛公忽改秩爲之悞然事之不可逆料固如是哉僕候門戶

事定亦將請老非知厚未敢言得愛顧忘瑣屑伏惟鑒宥不備嘉靖己丑夏五月十八日

復龍灣廖家宰書

生自京邸奉違台範以外秩地位相懸仰瞻徒切而不敢輕瀆奉書者有年矣夫正人君子不知所親公父文伯猶見憾於其母况嶺海孤踪孑然無依正當親賢自助而乃自處太隘失之涼薄緣鄙性謬執無書抵政府之義遂忘固陋如此去秋得報遷太常即南歸展省先望不勝其苦今春三月末到任乃奉

○欽定四庫全書

卷三

世

教札憲賜雪梨等物非惟不賜誅譴而又重以珍貺休休有容之度高出物表感何可言感何可言四書管窺數帙超識卓見足備一家言乃知林泉優游自有樂趣如大學誠意數段皆極有味未審程朱復生當如何說已所自得雖面論不合亦無害程朱固不強人從已而其門人亦不苟同於師說也風便謹此布沈即展潯暑倍常揮汗跋跼作字不處惟高明亮察完德始終如吾執事殆不易得尚冀深所三以慰士望不宣

復王大備書舊作

某拜遣光範又已更歲每恨城市不如林壑之幽仰止高風思褰裳以就之而未能也吾崖僻極天南爲士者鮮得志於科目奚徒以師友之寡命運之殊正唯攝於山海之間重冒險阻雖有霄漢之志不免頓挫於道里之間關昔人云適千里者三月聚糧自此至廣不翅千里而去京師又萬餘里勞其身焦其心其所以經營而預備者不但爲三月之糧而已自非有堅定之志致遠之力者安望其

欽定四庫全書

廿四

卷三

屢折而不挫耶某自齒齒從事簡牘於此事恒患苦之兩及秋闈僅獲一躍而猶失意於春官展轉艱難壯心稍阻然尤畏僻學孤陋罔以自振思取交於四方故又勉策駑鈍再步文場未敢妄意必捷庶幾交游者衆得以傳其見聞則雖窮爲匹夫將不冥然而虛生也先生肥遯林泉屢承教愛茲又辱賜華翰披閱不忍釋手足見詩書之味美於膏粱好學之功老而不倦其能困而不失其所亨者乎謹此代謝餘儲面既伏惟昭亮不宣卷三

筠谿文集卷之十四

書簡

與蔡半洲巡撫

林下病夫鍾某頓首啓自謝事歸後杜門養拙無預外事獨念故鄉多盜桑梓嬰情今春往崖省墓東經陵水縣牛嶺以南節報劫殺人牛擄掠子女包圍村鄉皆所目擊感恩一帶亦復如是此乃數年以來一方深患小民不能申訴官兵巧爲抵飾上司無由得知非特今日然也今之積弊莫甚於匿賊莫不善

欽定四庫全書

一

造

於招撫崖州感恩陵水三處地方官民素無田土與黎相近哨捕等官無黎田借口却妄指被害者曰彼有黎仇彼欠黎債彼因醉失物彼爭田仇殺彼乃外面強盜截害非黎賊也蓋黎賊已報平靖恐上司疑恠是以百計詭詞眩惑上聽其弊起於畏罪避法故寧悉小民冤死皆託他故不敢明報法愈嚴而弊愈甚矣漢武帝末年盜賊滋起作沈命法盜起不發覺覺而弗捕滿品者二千石以下至小吏主者皆死其後小吏畏誅有盜弗敢發

府懼累亦使不言故盜賊愈多上下相匿以避文法及光武時群盜並起遣使者下郡國聽群盜自相糾擿五人共斬一人者除其罪吏聽以擒討為效其牧守令長坐界內有盜賊而不收捕及以畏懦捐城委守者皆不以為負但取獲賊多少為殿最惟蔽匿者乃罪之於是更相追捕賊並解散此二事均為治盜而立法嚴者反不如寬何耶蓋寬則人各自奮雖或蹉跌而無失事之虞嚴則自保不暇何暇治賊光武之法未必盡善而獨嚴蔽

賊之罪最切事機先年本道王憲副撫到任年餘輒報寧靖及巡歷至崖遣土舍肖首分投招賊以里老質當出官措牛紅賞勞曾未出境而賊愈恣橫蓋海外地方賊所畏者兵憲衙門耳今既按臨赫赫却乃賞以獎之名曰招撫其間正賊不出而出者非賊被其窺破籌畧不過如是誰不樂為賊哉及崑山王兵憲倬兩度巡歷至崖密調土兵勦千家大村僅戮三人曉諭傍崗莫不震懼賴以靖謐者十餘年去任知州陳堯恩因東黎一小

村暴橫調土兵撲之示以威信不殺一人曾無寸鐵斗糧之費而諸夷聞風懾服南山千戶萬人傑昔承本道密批假以捕獵勦一小村而境內大治蓋其倏往倏來因賊之所以寇我者還以治之故機潛而不露事易而不勞所懲者寡而所威者衆也自此之後將領不畏賊而畏法怯懦者無罪勇敢者蒙辜以巧飾為奇謀以蒙蔽為上策哀號滿野無路申訴誠可為流涕痛哭者矣為今之計莫若選委得人寬其繩勒不以盜賊劫掠為罪惟

以相機截捕為功不以擅調兵款為狂惟以撲賊無虞為貴招撫支吾者弗錄隱賊不報巧言抵飾者必刑中間機宜妙用弭盜安民有陳兵憲新任奚待贅言惟是職官功罪激揚操縱重輕之柄掌在節鎮其初委任指揮等官取英銳而捨腴弱及地方失事英銳可用者先受禍而腴弱無為者享安閑之福故智者寧託病自逸而差遣每患於無官鄙言出自為民痛苦迫切一得之愚絕無分毫私意而情之委曲尚有未能盡者伏惟留神垂

察不勝幸甚

復張蔗州靜峰書

僕自謝事歸後杜門無事頗覺閑適與世相忘秋間聞執事榮滿歎流光易過轉眼三年無緣瞻候以罄平生終懷快快前贈行拙構出於愛慕踴躍之私一方士庶感戴頌德之公論愧學荒才拙不能揄揚萬一乃辱嘉惠書儀倍增悚仄更喜喬擢文宗新銜舊物今昔交輝非特官序可喜而造士爲國家棟梁藩屏之用大可喜也浙中人才淵數僕前在

續集卷十四

四

彼同僚有談及傳注者曰今欲成名須是翻案意謂守傳注不能成名吁誤哉夫求名私也讀書不自爲而務外私也不論是非而主於翻案文私也君子惟理是視豈容着一毫私意其間嘗愛國初先正云六經更先儒訂釋如穀已春飯熟精鑒可食惟在人食之食之云者精思而服行之耳今不能食而徒爲口耳無用之談何益哉况多淺謬無味細察殊可笑若會中果有的見吐其精華雖與思孟方駕何害世豈無識者乎惟公爲能

服人惟得士談道義有無窮之樂僕在彼往鄉試迫只匆匆考各府過兼疾病足疾未得與諸士決洽遽遷避位至今迴思惶汗負愧因尊諭士弊故漫及此望輶車日遠未知何年更得通問臨楮惓然不能悉意惟亮察

奉督府蔡半洲

曩者僕不識進退謬以瑣事干瀆蒙盛德不罪賜之珍誨悚愧至感至感海嶠幽遐士夫罕至何時得瞻光範一馬契濶之私乎崖州

續集卷十四

五

吳

地方近來聚賊猖獗不可勝言百戶于溥敗走跌馬被砍兩刀生死未期向已具啓謂積弊莫甚於匪賊莫不善於招撫二言大約盡之萬乞軫念邊氓弘敷威令拯茲陷溺爲一方生靈造福不勝至禱至切執事雄才峻畧弭此蟻螫之孽特一叱咤間耳昔象山文山二君子於鄉之差賦吏弊皆以達於有司興利除害主者喜其言而施行之正謂此身生於是方亦當有益於鄉曲庶不孤士庶倚望本黎賊之害崖之村遠近騷然非但差賦吏

弊焉耳執事容善之度不遺獨楚而僕乃知
而不言言而不詳豈非二君子之罪人手此
望台嚴木勝惶汗往愬者迫於一方至情諒
能鑒察不宣已亥中夏二十三日

崖黎最惡者抱有多澗二村最當鵬勦舊
時賊怕官軍今官軍怕賊賊愈驕橫本府
惟儋州黎兵足以制之若欲萬全更乞新
會縣打手多則四百名少則二百名以爲
前鋒佐以土兵倏往倏歸懲惡撫善儆一
戒百自然震懾

欽定四庫全書

吳寬

治黎有四說

一曰截捕 此乃防其枝葉千岐萬徑特虛
文耳若差人點聞哨堡卽科軍打發差人
因而賣放點聞愈勤軍兵愈少

二曰招撫 此乃打哄上司之虛文分毫無
益黎村善多惡少惡者劫殺無忌反家撫
賞以勸之最爲失策

三曰大征 此武職所喜然濫殺反爲地方
之害

四曰鵬勦 此正治黎之上策但武職不喜

百計沮之謂有功不賞有罪被責故也
又近年積弊替賊隱匿小民無處控訴只有
四字曰鼠竊狗偷

奉康對山

向寓京儲會脩書具簿把敬候起居父之香
無音耗僕亦自陳南歸值先妣太淑人憂遐
沮雲泥不及貢書迭更歲律矣中宵拊心緬
懷舊德愧塵韁奔驚南北憤憤虛度於執事
高誼炳鑒卓絕一世竟不能仰酬萬分之一
以答知己之明終此生有遺憾焉鄙性固滯

欽定四庫全書

吳寬

與時矣獨喜觀書於得意處則悅之悅而弗
能踐則又厭俗所爲踈懶於事以此兩無所
就有負教愛多矣向聞令器已長天資出群
學業諒已大進今復數歲會斬然見頭角豈
不有餘樂乎便中願貴金玉片言附胡可泉
轉致寒舍增海嶠光燁不勝至望伏惟鑒宥
不宣已亥春二月朔

復胡都堂已亥春二月朔旦

歲前忽奉手教并佳製珠玉燦然捧覽竟夕
政理有餘暇灑情文翰何其富也東魯山川

名物盡入品題爲樂可知南海之南北海之
北相距遼絕思一聚首咲談觀不可得乃今
承問奚翅足音楚然置足慰怙散府涉海上
司不臨惟府主泊兵備道耳衙門中惟以退
避爲上不以親近爲恭故彼敬我則爲敬老
爲尊賢爲盛德我親彼則爲附勢爲囑託爲
圖利是故桑榆晚景寧傲無諂淵明謂倚南
窓以寄傲誠有味之言也蓋簡則近傲而體
未嘗廢亦庶幾哉乃或不我諒而軒輊之是
則地遠使然仰天浩浩一何廖廓也小兒在

鐘鑑集卷四

八九

用

臨江備員碌碌想無緣侍左右茲遣人到彼
修楮一通過便轉達少申萬里契闊之懷來
日幾何音耗往還與執事歲能幾度寸以耿
耿夢寐時相遺耳陽道方亨尚祈珍重不宣

與巡撫兩廣林省吾

累云邇來地方寧謐皆由不輕用兵所致是
知喜事者多事行所無事者自然省事彼好
爲擾擾者何足與言簡易之理哉

復林次臣

近蒙李道弘山公帶至教翰乃遂溪分臺燈
下所賜語意極荷懇愛孤遠微踪迥與世隔

而瑯又爲黑白混淆之所不審何幸誤蒙垂
眷乃爾茲又辱綰儀羊酒之惠載拜登受所
悚交并豈非盛德不遺故舊敦敦風化之機
耶欽志創見敬誦一過於鑒往詔來大有裨
益每觀宦臨所至數鑒鑒皆有實事可紀此正
是體明用達處方今理學大明正患著述徒
多無益所謂燭龍添柱愈多愈晦不若見諸
實事之爲愈也僕於此蓋兩失之有愧於知
已多矣滄波洋洋千里相望臨楮未罄不勝
惓惓謝私幸鑒

鐘鑑集卷十四

十

與毛尚書號東塘歸伯溫字汝厲

京邸奉別倏然六晷仰惟德望益隆中外倚
賴茲承 龍命有事交南事體甚大天下瞻
仰在此一舉非執事有定見定力曷克勝之
僕林泉聞報輒勝欣慰但千鈞之弩不爲羆
鼠發機執事必籌之熟矣矧瓊之陵水黎賊
大橫四境民村焚掠俱盡雖攻城未克而城
外民居蕩然一空官軍兵屢爲所敗指揮張
世延百戶項檣于溥郭廣等皆陣亡自 國
初以來未有此事 州之黎亦久猖獗近來

益無忌憚效尤者衆地方深可憂此在半洲
公處置易易但恐下人掩飾情無由達敬白
尊執轉達下情必須狼兵方克有濟而舉事
之期定須來秋霜降後春夏蒸鬱但守之控
其要害可也草率弗虔尚希鑒宥

已亥冬季
初六日

與蔡都憲

久不奉教音塵襟如渴仰惟鎮是南粵殊勛
屢建天寵日隆濱海蚩氓悵惺是賴何幸
何幸但瓊黎以險遠之故尚遠風教邇來官
兵頻遭挫衄黔庶引領節鎮一舉手援之日

○續集卷十四 十一

片

夜懸望甚切其中事情想程叅將陳兵憲已
備言之不敢贅及但陵水之黎與崖州黎聲
勢相倚山谷相連若加兵於陵水而不及崖
竊恐後日之悔益深矣洞鑒之下必有妙算
非草野所知言不能盡伏惟亮察

與程叅戎 時陵水黎賊兩度攻城官兵
屢爲所敗指揮張世延百戶郭睿于溥
項檜皆死萬州千戶張滌照磨祝公度
輩皆箭傷窺山幸免餘土舍義民軍兵
死者不計

程諱鑒廣州衛

書意大畧言以固守爲正以招安爲權以討
賊爲義以慎重爲威以脅從罔治爲要以貪
功濫殺爲戒又云天下之事當以天下至公
至正之心處之可以質諸天地鬼神而無愧
纔有一毫上首功喜多殺之意即與天地不
相似而神不我佑雖海鴻無情之物亦且回
翔而不下矣又曰威信二字可以治蠻無不
帖服

庚子新正月初四日書

與陳兵憲

竊意兵貴神速老師費財易生疾疫賊若集
之反以自困今距冬月尚遠而兵已衆多聚
於一城決非良策分據險要亟肄以疲之可
乎我

○續集卷十四 十二

石

太祖高皇帝每諭大將進兵必觀太白太白出
高深入者勝太白伏則不宜出兵固守可也
擇日緩期失事切不可信秋青夜度崑崙關
虞其險也諸葛武侯集衆思廣忠益貴達彼
已之情也此行主於安地方救民疾苦千萬
珍重言不能盡猛獸將搏先匿其形靜不可
搖動不可禦兵家之良畫也信筆狂言尚冀

鑒宥 庚子二月十二日

奉蔡半洲都臺

往歲嘗再具書奉瀆內言地方已蒙查勘彼時猶謂鵬勦爲上策奈邊氓不幸而鵬勦變爲征進中有難言其法已壞陵水與崖黎寇因而交構地方大被其害城極孤危若非軍門委程叅將南來禍不可測害命又不必言矣崖之鄉老士夫大慮今秋冬若不成征受禍滋慘乃共推數人抱苦赴懇不遠數千里祈哀於大君子蔡戟之下其情切其事真第

○鶴巖集卷十四 十三 山

恐草野之人仰憚威嚴十不能道一伏惟大德假借辭色俾畢其愚古云堂下遠於千里雖有明哲之主而讒謗閑言冷語足以移其意嚮程叅將謀勇兼資多佐以兵似可專任惟高明裁察

與林次厓

去年聞將榮滿深歎世事茫茫如吾執事者以言獲罪乃久淹如是不覺憮然既而聞已離任竟未通忱茲承教翰始知半洲公有脩志之薦美意盛情固公之餘事也辱惠數帙

皆鑒鑒有益於民之實事小子則杜門不入城市養疴丘壑以塵編自娛爲一老農而已况鄙俗造言者多惟自守簡出無求庶幾可免衰老復何望哉幽對神明仰質天日無愧此心焉耳陵水之黎倚崖黎爲重與前大不同四境橫行民無寧日程叅戎若遲到一月則村落俱盡城亦岌岌矣其人躬擐甲冑冒酷暑與士卒潛伏草莽截殺兩場賊始畏不敢復出仍集諸峒伺截我軍前此肆爲殺官盡降我衆之言今始覺震懾矣若得益兵與程

○鶴巖集卷十四 十四 山

令其討賊指日成功萬惟轉達當道行之必果任之弗疑地方幸甚小民幸甚大巡洪先生初到不敢具書洎藩臬諸尊統希致意不悉惟高明鑒宥

與吳提學嘿泉

懸仰文旌不覺餘三年矣雖時蒙教愛而情緒終若含噎往歲張淨峰轉漈督學書來深歎士子好異論而浙中爲甚渠之往也必有可觀未卜何如向承惠校士刊文二冊皆平正雅馴已頒示親學耆士寧訓戒而士涵養

深玩繹融徹者亦寡矣地方事崖州士夫若老跋涉三千餘里赴省控訴迫切至極不能悉言仁人君子天地父母之心必能垂憐而急拯之非筆舌所盡海表沮僻相與極稱抱疾經年不入城市亦有為浮言眩聽聞者乎未蓋棺一日即一日自砥礪倘得聞過致不拜嘉恃愛勿吝教為感

復程參戎雪厓

承手簡極荷至情地方全仗威德庶民受庇多矣崖陵並舉之說竊恐未然兵法先其所

○穀菴卷十四 十五

上

易崖却要覆其根本餘如破竹耳瓊臺志載陳國賢平黎記元帥用兵不分哨寨則動暑則止所向無敵甚從容自在近年汪知縣在感恩群黎畏而懷之昔在京邸會霍元厓謂海南黎可化為吾民彼誠有見若能如馬伏波故事勦定之後所過開溝渠治城邑摧強撫順禁外人誘騙軍兵騷擾以吾民一體視之訟與之斷怨與之伸數年之後必將可觀駱越奉行馬將軍故事不但二十年而已耳參戎優為之他年廟食百世端在茲土公移

雖有誅勦盡絕之文正謂首惡能倡亂者只要地方安輯慎勿多殺為也此乃大事信筆直言無所顧忌聊備一說以佐籌畫亮之亮

之 庚子秋八月三日書

復毛東塘少保

恭喜南交事定鄰境并受其福頃得鄧沃泉年兄書并唱和佳製稱執事於同年故舊極厚深感薄劣無緣參侍以寫鬱抑曷勝悵罔蒙賜脩理坊牌之資過厚自非盛德誰肯念及鄙意竊未敢受在執事則為至仁至厚在

○穀菴卷十四 十六

上

小子為小庶曲謹蓋平生無一善可稱或藉是稍以遠咎耳本府未知作何申請尚候批示小兒允謙轉南戶主事在鳳陽管倉家書一封煩托半洲遇便人轉致至望外薄儀引謝希鑒入

辛丑元旦後一日

復羅整庵書

記中掇出仁體難識及引李延平稱朱子一味潛心漸能融釋於此漸熟則體用合等語最為學大根本處其他如論神化理一分殊等語高識精透所以啓迪後學最為有功近來

以專於紙上務求新說與程朱異者說講然以爲獨得之妙其意蓋以是爲得道便可陵駕程朱而出其上而不知正是私意纏繞不得出脫處涵養自得者何其寡乎即使所解有理堪備一說亦只是聰明及之與道何干顏子三月不違仁果如是耶執事於斯道工深妙契雖只平平說出而精切懇到滋味自與尋常不同天下後世必有心乎默會者恨無緣承候布此衷曲殊快快耳生兀居海島聊對魚鳥自適誦言思人斗瞻心切謹誌

中節齋集卷十四 十七

完

褚素仰達渴懷情緒悠悠筆舌難既

復趙太守

毛少保公移惠坊牌銀五十兩辱蒙遣吏送至寒宅自揣薄劣廢棄非盛德過隆誰肯念及但公文未到之先少保有書諭及前意走謂地方多事兵糧月費不可勝紀恨不能効卜式少助涓埃猥辱垂愛愧不敢當倘未發行即希停止若已發亦希體量俯容辭免幸勿再催受賜多矣夏六月間書已呈訖今蒙再賜教負初心希以此書轉達少保公懇

致鄙意幸甚

復蔡半洲都堂

本月初四日已具書託王照磨投上十一日程叅將到蒙賜教禮儀物過隆感悚曷勝教內言善後之圖論者各殊似頗疑畏程叅將歸來談及此事亦不似去冬膽氣去冬一意直前罔忌雖歲暮諸人固請出崖過節堅拒弗出曰死生以之今則傷於虎談之而色變矣問之則曰無兵不敢入羅活噫是將棄前功耶可爲痛哭流涕忍負我

中節齋集卷十四 十八

完

皇上如天之恩及邊氓之無告矣乎竊意守鎮黎崗打手約用二千名歲計工食銀該若干兩在軍門處置甚易而猶畏嫌正因讒謗無以自白故耳鄙見欲煩巨筆備陳前功不可遽棄而讒謗亦甚可畏奏行都臺煩巡按計定工食歲該若干嚴行遵守務令威資兵耀化藉威行斯不負我

聖皇至恩否則叅將處崖亦爲虛器變夷爲華之績斷不可望將來萌蘖爲地方之禍將有不可言者則

聖神在上若憚而不言安知言之而非福耶經
曰蓄疑敗謀諸公必有委身為國以贊決者
朽夫憤懣迫切忘其狂悖再三懇禱并致謝
私惟鑒宥不宣

又云胡元雖能平黎而事定之後輒委而去
改不父即叛至今為害惟我

太祖高皇帝勘亂既定兵不輕散戎衛錯建
夷俗相參日累月績而文教無遠弗被鄙野
舊風亦皆丕變此

聖神不言之化卓冠千古者也故速捷不如分心

○錫齡奏卷十四

十九

用

盡勦不如去甚私恩不如兼濟善殺不如善懷

奉大司馬毛東塘甲辰正月

曩蒙垂愛榜末誼氣甚隆助修坊牌本府竟
致尊意先生腐朽駒陰迅邁忽又三年矣賤
體病踪不履城市與世相忘小兒允諫
亦滿順歸因得備詢起居康勝深慰傾仰每
建白皆切世故愜人心聲稱籍甚同榜中流
繫千古孰能擬也第聞高情每有雲壑之想
豈亦厭紛華樂夷曠耶惟義所安仕止皆適
涼明哲自有遠見矧享年未七十酌焉可也

兒謙行便謹此申謝契闊草率弗悉伏惟鑒亮
與本府小簡

朽夫自休致後病眩未痊絕跡城市每戒家
僮敢有捏稱鍾侍郎家人狀赴上司及府縣
投遞者不分事情輕重痛責五十見血送官
究問前該司府皆頗相信今甲辰年四月初
二本府放告乃有捏賤姓名年八十歲訴狀
建言地方十事三千餘言尚幸府判日訖差
吏來謝驚訝索狀細看皆諛佞之詞萬一備
申上司未必不信而唾罵朽夫者讀之惶愧

○錫齡奏卷十四

二十

用

無地非惟不知事體且不知區區平生未肯
少落人後此必不仁不智無耻無義鄙夫下
愚所為若係生員該痛責四十黜退抑亦地
方遐邇白黑易淆而朽腐志行未季良可愧
矣

仰惟明哲在上風化所關兼恃素愛亦一
機會倘大巡二司議及敝俗萬望痛闢諛邪
詐偽之風或有假狀妄換千萬責究下落扶
持紀綱名教不勝幸甚

雜著 共三十一首

戒二首

友戒

友之於人大矣。義理以講習而明，德性以相觀而善，人道之綱紀賴焉。昔子貢悅不若已，夫子有芝蘭鮑魚之戒，蓋人已相形而善惡易染也。龍驤虬屈與道汗隆，意氣相爭夷險同節，此豈易得哉？堯世利交，譬之闐闐囂囂，為親恢諧為娛，群坐終日恣為淫辟，外好中清，反皆交惡。緩則相狎，急則相傾，操衡秉績，以揣聲勢，庸俗之恒態也。予讀昔人五交三累之論，而悲之。嗚呼，成敗禍福之所係也，可不慎哉！可不懼哉！

市校

市校喜美衣鮮食，將佚誕縱以局博探效為事。良家子弟稍失檢飭，鮮不為所囑墮機穽者。初未識則候謁親比，以致之。察所嗜好而授之，漸次款密，則設酒肴合黨與浸潤而入之。頃乃出籤牌棋槩骰子為娛客具，客欲避去，則擎蹠勉留曰：「非敢瀆客，特欲觀我輩為之，延惟須臾耳。」乃與黨自博，故用低首，竟

勝若真無能者，久之客心動曰：「易與耳。」姑試之，則連儔頗有獲，意遂大愜，躍然有喜色。彼皆佯驚曰：「子藝高絕，非所敢敵也。」客怙勝，反要之。彼又憤憤為孤注僥倖之狀。客謂為信，然而不知已墮其術中。一擲敗衄，仆而復起，則又大敗。橐罄而質以田宅，立致傾覆，可哀已。君子曰：古以盜賊配賭博，賭博者盜賊之階梯，刑戮之民也。善為治者，除之善保家者，絕之。嗚呼，慎之哉！真之哉！審擇所因，勿交匪人。

銘十四首

對齋序銘

予燕居以對名齋，取對越上帝之美，非遙只瞬息跬步間，而帝與之俱。蓋陰陽之氣無幽弗貫，而主之者神也。此意愚得之中庸。夫中庸，君子事天之書，道本乎天，事道即事天也。戒懼慎獨，正厥心以制萬事，畏天之至也。大本立者，大德之敦化，達道行者，小德之川流。君子所以與天同德，斯其至矣。自及仁守勇行而歸之於誠，曰夫婦人倫之

常而達諸堯舜文武周公之事業明而為禮
樂幽而為鬼神莫非此理融貫而皆自戒懼
一念推而宏之其引詩曰神之格思不可度
思矧可射思可謂竭盡無餘者矣夫惟與天
同德故能贊天地之化育而命由我立焉此
書首言天命而終之曰無聲無臭以見聖人
一乎天蓋至是而無以加已嗚呼微哉論語
言仁孟子言仁義大學言至善皆不出中庸
二字六經之道備於此矣矧予小子語似襲
陳意則篤至顧行有弗逮內疚實多因書以

自敬銘曰 烟乎吾神默與帝通填乎吾氣
而浩不可窮神乘氣興敬以御之有赫其臨
徹乎顯微

敬身銘

人肖兩儀敬身為寶欲敬乃身持志為要匪
志則廢志定乃成矣惟蓄德亦以厚生耗精
者慾耗氣者怒冲淡和平真元自固怒如熾
火熏心自燔徇慾羸軀保性則難念之敬之
克已自競罔俾邪慝蝕我恒性

敬神銘

吾心神明與天地通原乎一氣真精渾融有
覺而窒固形曰人清通包貫所以為神出往
游衍神則與俱室與庭止有臨赫如彼昏罔
覺崇信巫祝聖亦有言淫祀無福福善禍淫
鬼神攸司妙在感應匪徇我私弗昧乃心是
曰昭事謂天蓋高其監孔邇彼逆而福或時
之忒彼順而禍奚玷於德陰陽有常勿眩爾
思翼翼聖訓凜我箴龜

或曰夫子不語神子言之非歟曰聖非不
言不易言也理幽而易言之則惑然不曰

敬而遠求聖人以天自處而以人教人蓋
上達難言耳曰宋儒以理訓天若禍福無
預焉者何曰天乎何心氣類自相感也惟
無心而自相感所以為神夫善也福也吉
祥也皆陽類也惡也禍也凶災也皆陰類
也陰陽淑慝應以其類天何心哉今夫行
一善事則心安而喜意生焉積久則與善
相忘而進于高明矣行一不善事則心不
安而愧懼生焉積久則與不善相忘而入
於汙下矣高明而祥瑞集之汙下則臭穢

歸之故曰水流濕火就燥榮辱之來各象其德天何心哉雖然有所為而為善則為之必不誠有所畏而去不善則去之必不力一於理而無預乎外者君子矣夫曰神有邪何也曰天陽地陰陽愈高則愈清故無邪凡邪皆陰陰自地生地有美惡明秀者祥險幽者沴沴氣所憑腐株朽枿皆能為妖然終不能勝正正道勝則泯矣或嘯於梁或言於石皆戾氣所憑也

求放心銘有序

○蜀發集卷十四

廿五

真

周子以聖人定性主於靜自注云無欲故靜此最宜著眼目蓋靜非冥寂言不逐物而理為主也逐物則放放則安能靜哉作求放心銘

心宰萬有厥機孔微存即中瑩亡即四馳聖人定性靜為有常君子直內敬為之綱情真其矣吾其忍之物真其蔽吾其審之莫我室廬徐繹其理無令主翁出為游騎大體既立如堂有基下學上達肇原在茲孟氏七篇此其樞紐敬情墨卿銘之座右

日新齋銘有序

學猶殖也不學將落君子奮發以始之緝熙以終之斯德之所以成也予故撤湯盤以銘吾齋

心體如鑑厥初本明神發知誘乃役于形心與物馳是曰穢囊匪用惕厲何克有光惟聖克念銘盤自箴義禮交制日新又新自新伊何其道有二新新不已斯漸不昧德必革舊新德乃全學必由舊新意出焉昔在夫子江漢以濯分陰自強庶幾有覺

○蜀發集卷十四

廿六

真

宅西井銘

銘曰司徒井鄰子城嘉靖戊戌予經營鉅壘絡繹千秋清

予鑿此井於宅之西距子城數步城內外汲者甚便稱曰司徒井後之仁人君子濬而勿涇非特朽夫受賜而利衆博矣真盛德哉

簾銘

不掩於物而能洵其身舒之申申以寧吾神硯銘

汝產而遐疇即爾家汝樸而頑疇登于案物
尚其潔而庸則汝汙知白守黑其求年是同

筆銘

辭以闡微思以致玄無工媚悅以呈纖妍前
有列聖後有萬世無飾虛誣以撓乎公議

扇銘

用則舒而戢則藏乎運機於握而與時炎涼
乎

鏡銘

容乎虞其駢也心乎虞其曠而陷也正乃容

飭乃躬

○筠癸集卷十四

廿七

世

百歲堂銘

猗與德翁棲遲丘穀積行勤約壽孰與偶厥
壽伊何踰百而三握淳蹈樸儀度孔閑世際
義黃漁畋海涘仰見

七帝謳歌以嬉子姓蘭茁聿踵遐躅龐眉皜皜
莫辨主伯豈其煉形呼吸沆瀣豈其游神冥
契方外相禪惟穀雍雍一堂俯首曾玄提攜
在行有樂者傑 天遠步玉咀英嘖華 龍
光載沐服時休顯永保燕譽我銘匪忒以記

罔斲 右周都諫崑之曾祖諱文忠享年百

有三歲五男二女俱年八十餘見五代孫

石泉銘

龍岡阡距溪稍遠鑿井其前泉耳且冽甃
以石曰石泉

銘曰滔天之流或盪以汨一泓之泉惟汲而
足惟汲而足汲者嚮爾德混原莫莫天監同色
猗與在淖不汙深藏若無

觀穡亭銘

穡者稼之成古者公卿大夫皆力穡以供

○筠癸集卷十四

廿八

世

祀事龍岡阡地曠多風環植松竹禾蔬聊
用寄興且觀厥成焉夫學亦惟其成而已
壘斯步而畝藝斯苗而秀糞雖灌沃乃訖有
秋在昔君子居咸事農匪裕之求興則有餘
苟怠而嬉前庸則隳日夕乾惕性根原用培
贊二首

行誨贊

太和羅象宰誨其子光祿署丞

行有通塞視厥攸好忠信篤敬守身之要有
嚴聖謨無曰常談貫徹上下洞啓局闢執而
勿違仁道斯獲內不失已外不病物物我咸

得何往弗臧奚惟人類鬼神是棄明命顧誕
參前倚衡師也書紳百代法程飲食攸同知
味實鮮父傳子受乃今僅見天性至愛吐自
肺肝吁嗟念哉銘之几繁

夫子教子張數語童穉習之皆知之整庵
先生誨其子光祿者乃反覆拳拳乎是豈
慮其未之知耶蓋由衷之言與掇拾強聒
者自不同味之深故言之切雖不必彫琢
其辭而意已獨至信能常目在之則私意
無間可容而顏子不違仁斷可入矣愚嘗
謂此語爲爲仁準的與四勿同義豈直行
焉爾哉

騶虞贊

騶虞靈獸也形虎而性麟形虎故威性麟故
仁威則可畏仁則可親其出也聖王之瑞耶
而畫工繪之抑外而非內耶觀者徒得其形
則夷之於畜類宜矣

箴一首

慎獨齋箴

君子之慎天行與俱顯乎其有存乎其無毋

曰與突弗循爾常暗室屋漏神目煌煌毋曰
細微弗矜爾德洒掃寢興唯民之則夫獨之
名奚惟隱處雖儔廣衆動念則爾唯茲端倪
善惡所原孰主孰寇勿混其真宅主不固寇
爲我賊逐寇不遠反禍其室念哉敬哉厥幾
孔微疊疊無斁培聖之基

頌一首

懃庵頌

懃匪令名不曲而黨名廢以之所以爲懃在
昔夫子惡華與佞而喜木訥惟是二者懃之
坯朴訥懃而鈍木懃而樸侶柴友參韜光閔
馥嗚呼行而懃不汨於意守而懃不怵于利
孰云匪智智藏乎內

文一首

貴縣禱神捕虎文

惟神含精儲靈卓著庶物惟一方元元是依
迺者境內覬虎爲患逼近城郭動踰百十以
吾人爲鷄豚斯害不可勝計妖不虛生殆必
有自愧茲庶姓顧亦何辜仰惟

皇上命官來守茲土固將庇之也而惡物乃敢

氣而神於

○鍾谿文集卷十四

卅

嘉靖四十六年



祭文

居齋

有餘錄

卒于來賓其驚

能寐孤遠無可

望而拜哭曰嗚

也予與若雖則

靡有攸貳維君

其正論動則乎

口 類 集 卷 十 五

—

刑

何尤

祭張平仲文

嗚呼凶吉相尋莫知所因感君之亡信天之不可怵生以華胄賦以茂質談笑鄉閭獨魁群匹翱翔帝京充養宏碩奄升天衢青紫俯拾名成禍隨百憂交集恩榮未罷輒臥風痺靈椿告哀捲紱垂衰病體奄奄捐貲命醫藥不可瘳氣日以微卒正大命魂飛魄離嗚呼天乎其誰測知將曰傾之若為榮之將曰厚之若為覆之羈旅六年漂泊萬里母妻昆弟旦夕望爾不見爾榮見爾為鬼棄生逐死一門兩喪嶺海悠悠九泉茫茫我等目擊倍增感傷臨棺舉觴哀惋是將嗚呼君乎謂之何哉

祭故監察御史封侍講學士劉公文

劉先生
仁仲父

岷峨萃精哲人乃生晶晶熒熒揚休振英潛蜩屈以定志抱麟經而善鳴賈懷瑜而不售將與時而偕亨積厚力於扶搖駕鵬翼而騫騰驚長空之漫漫庸何羨乎鷗鷯太阿合芒戟惟小試迺綰銅章出宰百里湘東湖北尋

○劉公集卷十五

二

山

振民紀幽贊神靈以敷化理不察察而明不汶汶而晦不桀桀而驕不憇憇而畏不隱忍而玩害不徇利而違義逮進秩於南臺本寬仁而勁毅首芟柞而豐培惡莠苗之並植雖譖墨其何斬將黜柳而不忌顧盤互之不可除果以言而速罪逾五嶺以南遷漸炎風與瘴癘幸

孝皇之垂仁稍駸駸以復其位感陟屺而興懷拜封章而懇辭有厥胤以錫之光遂遠舉而遄飛嗚呼先生屈仲有幾名立而志抑身退

○劉公集卷十五

三

山

而榮隨簪組累累集于庭畿以優以游以享壽祺麋鹿之為友而溪澗之為依彼晉進之俚俚兮禍福之不可期嗚呼先生摘辭致哀孰知我悲尚饗

祭夏廷重文

嗚呼悲夫君之亡也官不足顯其宗祿不足瞻其家杳杳鄉閭在天一涯奔走風霜戴生隨車未及稅駕死于京華子姓寥寥誰其哀麻來者之謂何而乃如是耶魂耶魄耶噫其復耶祖奠臨棺為心曲耶嗚呼哀哉尚饗

祭張太夫人文 聘之母

嗚呼福為德徵惟全實難豐其身者或瘠於後綏以祿者或奪之年蓋凡物之數紛而難定惟其備福而無歎益足以驗令德之罔愆也孺人夙秉茂質嬪于德人雍睦是將既淑孔任篤土哲嗣惟時之珍遂掇名科有聲冠紳佐分符於大邦釐庶績之孔殷適涉歷以有年勵冰蘖而益勤肆簡擢於天曹陟崇秩之班躋是皆內秉懿訓故無淄磷忠懇既宣孝養亦伸蓋孺人之福於是為無憾而九十

○續錄卷十五

四

餘年之壽則遍寰宇而無幾人也夫何塵壤倦游榮祿遐棄魂徂魄淪痛悼曷既江水決決靈輶皇皇駕言于征即乃真藏我等同官前倅寧國祖次之奠義均匍匐

祭邵翁文 思梓乃言

語云德必獲壽仁必有後靈之德振振其仁壽乎其身施及乎後人三索偕良厥季維珍崛起儒紳以魁士林遂陟青華惟史臣是任懋德速慶孰曰匪忱正終于天曰常則然胡幽明之憾介于九泉嗟惟我友濟之

帝臣罹此不淑銜哀式均敬奠清醑以助悲辛尚饗

祭張都憲文 南直隸巡撫博羅人同鄉共

祭正德庚寅秋

嗚呼守身事君惟忠惟貞忠虧則臣節夷貞失則士行泯蓋性稟之攸同而全之者或鮮也公當休明之世秉靖共之節始綰邑符遂捧臺檄風標迅騰隼揚鵠擊追司郡牧惟浙之鄞迺綏迺輯迺義迺仁遠至島夷胥擾而馴匍匐稽首威懷以親噫公之澤深漸遐被

○續錄卷十五

五

山

莫茲為盛雖古龍黃駕堪聯並風聲四流帝鑒伊邇遂擢雄藩用參化理晉陟都府總賦三吳整綱頌紀肅清留都惟時上下襲安百五十載政厖欽念民滋荼害水潦橫溢東傾西圯匪撤析薪莫止厥弗累疏抗言連負是蠲疲神瘁精以濯以前時遠勢殊百不試一公懷鬱紆慨焉以息而軫念困窮亦庶幾其極矣乃若孝豐已亂功尤卓奇兵不血刃遂殲渠魁使其紐功善殺張威獻捷則動龍光燁可廕來裔而疆尸蹠血動以萬計公是用

側治以不治寧柔以仁不忍迫之寇雷既
民亦按堵縣縣國統陰受其祐蓋公之心存
乎綱紀之內而公之德施於威猛之外要之
以必至曰忠忠故泣事精持之以不貳曰貞
貞故任重確此其於世之用遠實係乎民之
福禍也而天不憖遺蓋爾淪棄用未及悉其
能惠弗及竟其施謂之何哉謂之何哉嗚呼
今古悠悠世風日頽公材雋雄紹之者誰誰
其紹之我將好之懇而致辭惟以悼之

祭宗伯吳寧庵文

○續文彙卷五

六

山

維年月日南京吏部郎中某等謹以清酌庶
羞之奠致祭于 故南京禮部尚書寧庵先
生吳公之靈惟公氣鍾靈粹秉道明篤清標
整潔山停淵蓄逢盛際之熙洽踵前哲之軌
躅侶群啾而並雉訝鵬騫於海浴橫霄漢而
騰鶩聯蓬瀛而止宿 帝澤沛兮便蕃翳周
旋於史局倚左史之眷注信丘索之能讀續
帝蹟於先朝覽虞黃之可續蓋自

孝廟御極輔臣輯睦謀謨廟廊龍驤鳳翥公於
是時左右啓沃彪文炳耀彬彬郁郁歲強國

兮單闕秉斯文之衡軸學校士於京闈奄空
群於冀北感時事之嬰懷鬱忠悃於芹曝忽
松筠之在念駕旋車兮來復逮權姦既折兇
焰夷戮再奉文檄起自巖麓乃處南甸乃位
宗伯邦禮是司範我士族蓋江山之足怡抑
立園之在目豈期木稼之降妖遽興哀於嗚
鵲嗚呼貞不微譽和不混俗貴躋列卿孰偶
其福壽踰六紀孰云其促念惟邦楨庶望攸
屬老成淪喪增我惻覽莫詞致哀用佐巷哭

祭徐州守文 藤縣人原任崖州知州

○續文彙卷五

七

正

維年月日廣西右叅政某謹遣藤縣教諭某
以牲醴致祭于 郡侯徐公之靈曰昔公之
牧于崖也慈良易直庶民是依惟時予方在
疚抱痛罔極門戶為累倉惶喘息而公獨鑒
賞于塵埃之中示優禮焉雖未竟厥施解組
西歸而一顧之榮重於瓊瑰不可謂非知己
也暨予僭履桂籍景懷靡置宜轍東西卒不
相值乃今竊祿廣右始登畫堂瞻拜丰儀博
機軒昂歲月幾何忽已長逝繾綣之懷竟抑
弗遂然而林泉優游子孫昌延既樂且康八

十餘年斯固人之所難而不可得兼者也靈輒既飭真宅斯藏薄陳祖奠哀況是將

祭周太守以仁文

嗚呼君之牧於梧也以仁厚恤民艱以精敏飭吏事受知臺端民以為歸迨夫考績奏成通顯可幾也而乃遲回瘴鄉卒遭篤疾劬瘁自貽溘爾就斃生平匡濟之志竟抑而未或遂焉謂之何哉謂之何哉潯江新霽靈輒孔安清醑具將焉此哀悽

祭梁厚齋文

鈞谿集卷十五

八

正

夫士之植名於世也德以基之時以致之公初試禮闈褒然舉首以先多士士類之極選也歷官詞林晉位保傅嚴廊徘徊心膂是託人臣之極品也值熙洽之朝佐

明聖之主論思可否鈞節劑量以和陰陽之運正萬物之執仕者之至願也而公皆有焉中更變故從違異遇苑枯好惡可喜可駭者日千百變而公介乎其間蓋有鬱焉而不獲自遂者矣然天下之稱名德雅量者莫或先焉晚景謝事優游丘壑引養自適以終天年福

與壽兼德與位稱公其無憾焉已某忝後進於公受知發軔之始公為主司既罹填圯地際勢隔踈慵之責其實懷慚而捲倦景企之私固未始置也東望珂里末由瞻吊遣儀致奠辭以道哀尚饗

又祭梁厚齋文代作

曰嶺海耆英國家元輔休有容與物無在屢事四朝位望並隆德學之邃壽考之崇協贊化機紛紜萬有既顯乃宗亦昌厥後某忝勲胄受知最深自我祖考以迄于今契誼世敦寵誨庶至計音忽聞泣我涕泗遣儀敬奠哀忱用將天宇空濛將魂何衣

祭吳司空東湖文

嗚呼先生而止於是耶鍾靈麓之奇挹離火之秀崛起南服以鳴於盛際是足以徵帝化之敷延而豪傑奮興固亦不係於世類也世之知先生者見其貫串載籍稱其博夙夜亹亹稱其勵歷官所至聲實宏焉稱其能臨事精審而確不撓於物忤其斷方物出謀執義正言而無諂也稱其諒律身嚴而不苟取

也稱其潔然而出處大致磊磊落落進則爲
臺官爲公輔退則爲裨官爲匹夫或炫焉膺
黼黻之榮或簡焉就縲紲之拘或肆志而講
唐虞之盛或任情而甘泉石之娛可榮可辱
可貴可賤惟吾分之所值順而履之而無所
繫焉是蓋深於義命者之所優爲而執滯於
勢分膠固於外誘者殆不足以窺其涯涘也
夫悔常生於顧戀福尤戒於盈溢畏途險傾
而冥行不休卒以取敗乃惟先生仕全始終
超然遠鶩若冥鴻濠鶴翩躚雲外而不可繫

○鎮蘇集卷五十一

縛也豈不燁有餘耀哉緬懷休風我心慘切
矢辭致奠永慰幽靈尚饗

祭廖憲副益江惟修文

曰嗚呼身之所處值夫事理之不容已者義
也而惟君子能行之義之所在限於意料之
不能及者命也而惟君子能順之惟公才足
以濟物志足以彰義其簡自都臺而資之以
禦寇也固將期其成而薦之而公所以夙夜
經畫而不敢自暨者亦欲効尺寸以答衆庶
之望而副主者之明不徒然也而乃嬰戾以

歸弗獲自遂曾幾何時奄爾遐棄蓋義之所
存者可以力爲而命之所值固未如之何也
已桂山排戟瀾水橫練旅魂千里悲悼何堪
感念話言若在瞬息非儀馳奠聊以致哀尚
饗

復祭吳東湖文

曰惟靈雲峯孕秀崛起南服歷官中外聲振
水蘖循資躋級臺省存至中更挫劬勁氣愈
厲貞而不撓百鍊之鋼晚謝榮利扁舟南翔
一疾弗瘳天奪何迫俯仰無慚我生自是永

○鎮蘇集卷五十一

其

環山峙靈魄所歸非滌祭奠惟以道哀尚饗
祭陳太守秀卿文

惟靈外樸而內明秉貞而有常其處也順其
行也方能以暇豫而斷難處之事不能以矜
昧而陷身於不義始由豸繡擢守常郡志存
撫字簡重任真而利欲之念不萌于心蓋自
有國以來牧於常者多矣而獨於公信焉生
則安之死則傷之反也留其衣冠而塋之觀
風之使聞之於朝將優卹龍嘉以風厲天
下雖未蒙實貺而道則愈光君之於常可謂

誠能動物而婉美龍黃者矣其目覩盛節感
君高誼矧在交游夙輸衷曲瞻惟往昔盡傷
我懷柰拘職守未由赴吊謹致有核之奠而
將之以詞哀哉尚饗

祭羅判府文

惟靈江夏雋材清漳賢倅志存撫字允稱假
司三載懋猷六邑綏輯民方抵德奄遂遐棄
死生異軌疇其忍而我等同官實增永悼清
酤具載靈其鑒歆

祭東崖紀公文

舊稿

初稿文集卷十五

十二

正

崖介坤垠僻極重離地脉潛通俊英實稀公
稟靈秀德優數奇踰躋天衢棲遲澗溪育我
士類易瘠以肥天不憖遺梁摧棟折壽僅六
旬遽遽夢蝶嗚呼學以全知教以廣仁今其
已矣誰宗誰親迴不可覲泫涕霑襟

祭紀東崖文

甲戌稿

尊師東崖先生之墓嗚呼先生積學淵宏秉
心剛毅懷玉不售卒老遐荒蕭艾繽紛孰辨
蘭芷某昔在壯童實親儀範規遠正訛先生
是依每閱鄙文誤蒙獎許豈惟成物之效實

荷知己之明茲叨寵榮敢忘攸自敬將頌
藻薄奠堂封山水崇深曷勝企仰尚饗

祭林少參從學文

維正德十四年夏六月乙亥浙江右少參莆
陽林君從學殂于位南京吏部郎中其適經
于杭爲文吊祭其詞曰嗚呼從學而乃止於
是乎孰昇之而生孰奪之而死也生之既厚
而死之遽是何快其所嚮而扼乎其所以也
自甲戌之冬予官晉都乃始際合言交氣孚
或倡或酬或諾或否或質今古或參物候或

初稿文集卷十五

五

召

侃侃而議或諄諄而叩予未嘗不歎知己之
難而於君手推重而締交也夫義者事之所
以立也貞者身之所以守也居之而不顧其
利行之而不避其咎是君子之所以自將而
予於君所以相期於永久也逮遷浙藩佐理
南服振休騰炳日隆月沃煉而彌精動而愈
出益信素素是有徵而予所以望君者曾不
啻是而足也六月二十三予舟次杭君以是
日亦殞于床予聞入帛心如中毒予聞閩南
伶仃二僕嗚呼業未竟而大命促之響垂彰

而妖凶踣之賦受有定何以贖之孰能活君
我將祝之已乎已乎莫而哭之尚饗

祭張明叔世旦 正德己卯冬

嗚呼君之昆弟惟予舊游交行燦燁各屬以
脩科甲後先聲光交流仲予同榜偕春及秋
不祿而隕客京之郵迫予南還君情篤稠猶
予子託姻媾是求感念新故惻焉中掇曾不
數載君復求休良王不售彪光孰耐恥予具
奠龜乎山丘

祭王陽明文

○錫谿文集卷五

古

石

嗟乎道之不易明也濯舊致新則本源瑩焉
由中制外則節文詳焉故學有定本教有成
法自孔氏以來莫之能易也先生資稟超絕
名重一時才猷事業負出流匹又憫俗學支
離馳騁乎外欲使學者求言自近實踐精思
力排多聞專務守約遂於程朱之說每多齟
齬群言沸興挺然弗顧可謂果於自信睠視
千古者矣昔子貢方人而夫子警之欲其反
求諸已也先生之教警學耆反已之功爲
多要自宋儒理學大明之後此等議論在天

不決不可無校之辭章綺靡之習奚啻徑庭
空谷足音良足自慰說者徒以其貳於程朱
少之而不知存誠涵養正惟孔氏家法要其指
歸固不出程朱範圍內也某嶺海末學忝在
交游宦轍所經每親緒論退而取其大旨畧
其異同循其所可循而不辨其所不必辨蓋
其過激處於聖教未嘗損而鞭辟近裏處於
學者則有益也嗚呼先生已矣是是非非久
將自定九原有覺鑒此哀悃

祭姚君文

○錫谿文集卷五

古

用

四明竹庄姚君之靈曰嗟呼君乎何弗永于
年而有奄其徂也重叔姪之親耽德義之腴
將師資之甚便恍庭訓之前趨肆乃離鄉井
之安忘瘴癘之虞徘徊南來暫止且娛曾幾
何時秋光慘如疾一卧而弗瘳醫屢試而莫
售息奄奄其日微魂杳杳今天游嗟乎君乎
何其齡之茂逝之促而警乎其不可留也有
母在堂有妻在室萬里歸視悲動宗戚柰起
死之無方雖咄嗟其可及感茲凶變鬱我心
惻清醕載涓用寫哀臆尚饗

崖州開二溝祭土地文

代知州陳克思作正德十四年十一月初七

惟茲南服包絡夷裔某奉命來牧大懼弗任博咨群庶稍振紀度仰荷

帝澤粗幸安輯唯是旱暵民窘粒食乃度岡原引川灌渠將以是月七日建溝二所其南溝自高村達于北津其北溝自郎落達于千陀共延袤數十里用夫數萬指期在襄功特申虔告嗚呼相時動衆欲豐衣食之源啓土庀民尤賴神明之助尚饗

甲戌春禱雨賽神文

○嶺南文集卷五

其

用

漳土境墮負山沮海比歲旱歉烝民艱食今春以來復久不雨麥禾何憊民皆岌岌草木爲糧飢羣載塗某忝佐牧心用惻惻爰飭寮庶竭虔致祈未及展事浹夕而雨某懼不德敢徵神福遂載以俟雨亦隨霽天高日昃民滋以駭迺移檄于明神乞終惠施越三日之夕祇禱于廟步未及旋雷雨驟至自甲祖丁溝壑皆溢上下騰喜麥秋有期神福我民優渥以洽茲蠲蘋藻特伸報祀神其歆鑒永昇福祉尚饗

祭旗纛文

軍牙六纛之神惟神正直無私六師表率指麾所至妖氛肅清某以田寇悖逆欽承上命調三廣軍兵征之茲將親履近地董師致討敢揭虔徽福于神神其默相皇靈早成凱捷永無後艱尚饗

祭江告文

惟神廣大深澄普潤萬有有限隔封圉吾人是依某茲請命於上聲罪田寇親率有衆翹流徂征敢竭虔徽福於神神其默相

○嶺南文集卷五

十七

真

呈靈俾我衆順利無恐速成懋功永靖茲上尚饗

簡齋集卷之十六

祭文

祭穆巡臺

相字伯寅陝西三原人庚寅六月二十七日卒於寧州

惟公關陝備良風雲性氣鐵冠豸繡素擅聲稱奉命江藩益貞憲度矢心殫力隱隱無遺涉險衝炎遐陬畢達民懷吏畏政肅風清允矣雄才稱乃劇任豈期疲極病作志違命傾萬姓咨嗟呼號莫及茲將歸櫬祖奠江濱醑酒惟清與淚俱灑尚饗

又傳清戎同三司祭文

簡齋集卷之十六

正

嗚呼委質者忘私當事者厲節公之來也將命有嚴清苦是甘勤勞匪懈才敏殫於冗劇精魄瘁於嶮巇炎歊襲乎虛煩疾乘乎湮鬱據忠為國豈遑自圖壽之弗延竟乖素願公於我等以義相與不能忘情今其歸矣以情相悼亦以彰義祖延既設長江孔殷英爽苦存均此惻楚尚饗

祭少司寇周公文

廣文之號工巖同祭者南京戶部右侍郎顧

珩兵部右侍郎林庭瑞光祿少卿王瑞

之靈曰夫士學以厲行仕以顯道行由志立

道與時亨而榮利不預焉惟公養晦需時應期挺雋甲科荐陟懋著英聲民事憂更益弘實用

帝心簡在豸繡是膺切齒憤群小之姦連章伸敢言之氣乃罹譴咎遂謫邊陲困而彌光挫而愈厲積久事定載褒載揚文教用敷憲臺攸寄繼撫江藩之重實資緩緝之良軫念民勞聿勤經畫晉階卿佐注擬台衡天平謂何奪焉矣迫蓋公位不苟居必殫其力之所及事不過激必稱其心之所安寧忍慢侮之辱

簡齋集卷之十六

用

而不肯易蹇蹇之節寧遠聲利之華而不肯忘澹泊之味寧受固滯峻倨之譏而不肯為典忍媚世隨俗浮沉之態可謂無負於志無歉於行而用未及大亨而厄焉是則有命焉已某等昔忝僚屬每親緒言感茲永睽倍增悲悼祖奠有踐聊以致哀尚饗

祭江太恭人文

京兆尹暉景熙之母嘉靖壬辰作

嗚呼人生而善實惟恒性德周于身斯懋乃慶慨惟淑德產自名宗相範是端度乃宗祏爰相厥配荐陟宗伯亦毅而嗣宦業烜赫

天休迭至 褒封茂膺歷筭踰七重陰繩繩吳
山之麓靈氏攸宅西湖之隈佳藏孔宜卜吉
厝只即焉坦坦令終令始人世奚憾其等忝
官南折慶暗攸同感茲音計惻然在衷飄風
邈如玄堂末閱薄奠致忱鑒或可冀

祭邵端孝文

嗚呼端峯而止是耶予之於予交不必素而
事同地不必邇而情暢予處海嶠予在西浙
山川相距奚翅楚越乃戊辰春玷名榜末異
姓昆弟游息同榻志以道爭會以文數蓋忘
夫外物之倘來而不知許史之可託也時移

龜齋集卷十六

三

事更東西淪洛宣城後先鉛刀試割夷險通
涉父乃信蟻入備部寮出總文鐸乃由憲臬
歷晉方岳江閩齊魯聲望灼爍大正荐陟日
就柄擢我則督儲掌司荷鑰粵自晉都判袂
垂二十年而緒始益也夫事不必尚奇貴由
其極言不必便捷貴中其的故有老成之見
則有法度之守有高明博厚之規則有悠久
無疆之績而予與我從容相過談麈竟夕往
來互答披寫胸臆浩歆青冥仰看白日混元
上下萬古一息不為可徇不為詭激自珍沕

穆朝市混跡惟知在我者無疚乎內而不能
挾纊以拂人之呼吸也顧我無似駢鼓素食
進無寸補退惟悚惕蒙 恩浩蕩罔報涓滴
每思納約自慚寡識冥言妄授曾不量力歸
願早遂分甘休逸曾無毫忽以為感戚感念
故舊徘徊都邑東郊餞別質甫同席年盟三
人對坐促膝我歸幾何予亦辭職天不救遺
奪我友益予與質甫繼入空室是何賦命之
靡長使我歔歔北望悲號而莫及也夫姿媚
者悅入道高者混俗充於中者外潤澹乎物
者內足予之高義士類欽服承蔭舍予於姪
焉屬篤於友愛昆弟如玉才諳敏達藏乎渾
璞人莫予知予亦默然荏苒歲年終於大僕
然而 龍光屢膺 天語諄復祭筮并錫榮
被醴禾三品 賜謚殊恩優渥此足以占天
道之有徵而蓋棺論定善人卒受其福也嗚
呼跡公素履俯仰無怍永懷今昔傷我寥寞
束芻欲奠愧沮海角摘詞致哀江雲漠漠尚
饗

祭羅大理文 半憲

龜齋集卷十六

四

嗚呼明達之才宏碩之器念子不寐我心苑
結古者觀士於其素梓矧是留都清議攸萃
行之臧否毫忽可指子自茂齡小大咸喜因
心之孝孚於姻里友于之懷洽乎同氣詩書
世業唾手科第念念乎親或仕或止虎符三
維仁明廉惠剔冗屏慝猛以寬濟憲其荐陟
丕振風紀念母頽齡棄官趨侍榮養終老
祭如禮繼集東藩京兆是貳遂躋卿列始終
大理浸浸柄用以匡盛治乃壽弗延中道隕
躋天祚善人胡遽止此嗚呼惟才與德本同

日錄卷六

五

賦

一致末俗岐分罔融厥旨制事中適是日德
義公才有為即德之施奚必嘒嘒騁奇變置
緬懷同榜咸惟吉士垂三十年升沉異位閑
檢年錄半已為鬼前在京師我司儲序三五
叙交晨星曙曙及暮言別端峯與子飲我東
郭言笑盡我歸何許相繼徂逝生平話言
歷歷可記我處南海藐焉寡侶計音遙間村
心悲悽北思陳詞杞澗之水瀉此哀恫東赴
滄海

祭翟閣老母太夫人黃氏文 代人作

昭哉勲族曜質發祥淑惠恭敏惟女之望爰
相壺理徽音孔揚思媚諸姑以順以康迺當
大艱瞿瞿皇皇篤慎厥儀懿訓用張嗣承不
違乘時高翔詞垣培蓄蔚乎有章荐躋清華
珮環瑤瑤謨明弼諧為主為璋際我

聖明褒音洋洋揆厥所由源深慶長嗟惟母道
係家否臧舉扶碎魚陳氏稱良投鏹血足冠
氏以昌矧惟夫人禮度自防恭不忘約守不
易方垂三十年一褥載床餘惠逮下雖賤靡
忘是用壽考永鎮北堂云胡弗吊溘焉慘傷

日錄卷六

六

中

帝賚卹典祭以殯殮工趨葬事塋兆有光嗣孫
繩繩衰經在傍榮哀兩全奚歎於亡某忝桑
里仰瞻傍徨何以致忱菲莫是將尚饗

祭蔣敬所閣老

見字敬之廣西全州人南
京大九卿堂上同祭

嗟人之生惟行與事行必期於無玷惟義之
安事難必其有成惟命之遇先生當文明之
世值熙洽之辰崛起南服茂登甲科蜚聲詞
林荐躋華秩進而愈耀儒素弗渝 殊寵褒
崇日資 啓沃佐絲綸之秘承 黼黻之親
寅亮自飭期于恭遇而時移事改志或未酬

晚際 聖皇纂承駿烈悼禮隆孝 睿文布
昭公於是時信其所見篤志奮聞雖若固滯
中實匪他亦是道之光也然議不協於時則
不敢安其位志不効於用則不敢食其祿謝
事丘園甘心藜藿感 皇度之含弘幸餘生
之未泯侶樵偶漁樂焉終身斯固去就隱顯
之大致而拳拳忠愛之誠則未嘗以獻而
忘 君也嗚呼執其所執各是其是安其所
安無尤於物揆之義命又何間京九原有知
鑒茲懇惻尚饗

古錄文集卷七

七

中

祭少司馬涂水先生寇公文

偕同年邵端舉羅
半園黃海亭同啓

嗚呼志以敏行才以建事夷考厥素惟公允
備公質闔爽慷慨勇爲韶年志學卓立不隨
筮仕理官憲章具舉寃疑咸得伯仲臯呂左
魚蒞郡化洽歌絃威惠交暢如寇穎川陟貳
京府時方多難逆黨外張群情內撼百需旁
午沸如蜩蟬從容指畫咸濟以康疏動

光皇屢降中降聖養潛消江保障英英蜚聲簡

授中丞開府朔漠胡塵肅清轉轂鄖楚谿峒
賓服克壯厥猷人稱方叔甲申之歲患起西

戎

帝命公往爰遇其鋒于時土番外連北虜左暴
右侵我軍孤處公徐籌之藏機閱深觀變而
動一鼓成擒賊寒心鼠拱狼顧青海諸夷
獻琛款附迨公移陝歲遭大侵議寬諸賦惠
合三秦羯胡匪茹入我內地選將提師往奪
其氣

帝曰嘉哉久勤于邊 綸音渙錫用昭厥賢公
方在戎退居閭里邊人望公保障是倚本兵
之授寔協輿評奄罹末疾鬱時清貞伏枕丹

古錄文集卷八

八

收

衷阜囊數事激切邊機固防曲憲時方注擬
位宜上卿屢藥弗効竟淪以傾哀訃升聞
九重悼惻念才實難卹典是錫繫公之壽五
十有奇爰有德嗣邦家之基壽雖不求其名
則芳況復有子孰云其亡芳等忝在年盟偶
諧宦况感茲永暎曷勝懷愴我看載組我醑
盈尊因物致哀諫以斯文尚饗

祭座主康對山文

維嘉靖二十三年甲辰八月十八日致仕侍
郎門生鍾 謹以牲醴致祭于 座主康對

山老先生之靈曰嗚呼 盛時科第仕進至
榮遭際之機關係非偶故牛驥同皂則駢駁
有伏櫪之悲伯樂一顧則蓋車增十倍之價
蓋宦達之有後先猶鴻鴈之有行次先進得
所薦而道彌光後進得所依而名始重惟靈
秀毓關河曾涵溟渤公評重於日旦正氣貫
乎台垣一躍重淵大魁天下精蘊宗經傳之
奧博雅無秦漢之雄乃惟戊辰南宮校士秀
彥林萃品藻難精卷帙丘崇珠礫易混先生
仰承 簡命允副輿情初試大阿倍增淬礪

○簡命允副輿情

初試大阿

倍增淬礪

過眼難逃緇素舉頭惟見青穹因文藝之末
而知志趣之所存即畧刻之言而知終身之
所屆允矣斯文之龜鑑名世之俊傑也嗟予
小子庸陋何知況產遐荒世務多昧詎意終
場數語偶合機宜頓蒙擊節片言大加稱賞
承顏未久逸駕遽歸孤跡猶資僭躋卿貳顧
愚方而寡與泥而少通兩薦京師未幾輒擯
而先生竟淪丘壑來遂清高是某伏汲引以
有成而於先生無涓埃之少補也然執泥少
通城府絕跡寡與鮮合恬澹自甘雖隔巖險

萬重曾無錙銖遺玷而於知己之明庶幾無
負夫何辛丑之秋俄然僣逝癸卯之夏始聞
訃音翹望號呼痛攀援之無及吁嘻振悼思
踞奠而無由遙致哀詞載伸中悃於乎箴雲
千頃莫罄予言情緒悠悠與川俱逝尚饗

祭唐西洲文

嗚呼道因事顯榮與名偕宦成未若行成身
達不如志達惟公始擅聲於鄉校朋類稱其
鴻中樹績於宦程士庶蒙其澤終抗疏於廷
議天下仰其忠蓋處而有養則畜以文德恒

○簡命允副輿情

初試大阿

倍增淬礪

需于郊出而有爲則漸乎天達用儀於羽志
與身而並達行與宦而俱成既享榮名益光
晚節若夫連魁首薦科第承休是特公之緒
餘而不係乎軒輊也嗚呼舍事而言道則離
泥地而論人則失善厥攸事匪道伊何嶺海
精英公評端在基晚臥臯原鵲如失侶聞公
歸老深慰孿孿方擬會於洛英奄反真於滕
室盡傷予獨夫復何言尚饗

祭楊澹齋文

嗚呼澹齋其果亡耶其志之所趨情之所樂

者果與化而俱徂與形而俱泯耶丈夫冠乾履坤抱陽負陰混同萬彙包括古今而盛甘心於霜萎颺隕於時無聞耶夫窮則寡與達則多益璠璣在泥不殊瓦礫而况重溟沮越榮然孤立雖則有美如玉其誰爾識此有志之士所以長吁而非深有得者不能不動情於享塞也惟公之才資出群彙蚤固辭於科目遂絕意於榮利詩歌自娛游心物外皆以寫坦蕩之襟懷豈云競纖奇之末藝蓋泰宇定者與八荒而同春見趣高者覺萬誘之皆

○續錄文集卷十一

十一

上

細是以撫景興慨持其餘緒與致悠揚工拙弗計或乃誇鮑謝之俊逸炫徐庾之組織豈足以知君子之所至哉嗚呼卿有耆碩後生所依舊風敦龐今則日非我昔南還公來唁我遺我詩篇病弗克和公今已矣誰復我與我念公詩有泪如雨瞻彼山丘靈旌有翩公當何歸掩涕惘然尚饗

祭經衛李東峯

名輝字文煥崖所人任雲南晉安衛經歷致仕庚子上憲懇請卒于神廟

曰嗚呼公往何健公歸何哀七袞高年謝事炎海竟亦何辜而旅死於外公以寇害剥膚

之災義氣中激迫于般推衆之所推夫豈得已聯比上訴冀患銷弭鯨波再涉間關雷高仰叩節鎮呼天叫號風霆震撼瞬息千里旄焰暫息民庶咸喜豈意炎熇侵膚侵骨中道病殞往歌來哭哭公者衆豈特我輩無間親疎罔不墮淚淚墮伊何爲衆受兇衆安心悅雖死奚恫達人大觀頃刻萬世死生順逆一睽以義矧有令子扶輿南還含笑九京於公何慙我觴載繁道左致奠瞻望鄉扮我泪如霰尚饗

○續錄文集卷十一

祭

祭沙吉貝公文

公之長逝一何遽耶往歲接公膚容漸臞祝公腹適用寧厥軀頃聞公疾羸不能食予曰嗟哉藥之矣益公之成立勤儉自將爰稼爰穡肯搆肯堂一經訓子迪以禮義家世舊聲其昌未艾公厭侈靡我獨嘉之儒家風味澹素乃宜牲具以脯酒清且潔奠儀匪多我誠用竭哀哉尚饗

祭蔡封君文

誥封兵部左侍郎都察院右都御史七十五

翁蔡公之靈曰於乎善乃本然之性而累之
存乎人壽為諸福之先而佑之自乎天累者
繹繹而彌崇佑之源源而罔既此感應之微
機古今之定理載在聖謨端不我誣而德人
君子所以茂膺顯報而為國之紀也惟靈秀
毓三山德尊五性跡追箕穎之高運際 歲
黃之盛是以篤生家嗣半洲蔚為斯文袖領
簡自九重制兼兩省肅清蠻獠睢展我困窮
司命千百年武功振耀乃丕顯於文儒萬餘
里 離照旁通曾不殊乎藩屏是皆受之家
庭秩然而有常施之柄用井然而整整者也
夫德重於時者慶延于世功禪乎 國者榮
尊其親然而賦畀匪均不如意事十常八九
榮或同而祿不逮養位或隆而弗昌厥後靈
乃獨全諒哉非偶延其慶而并享乎祿安其
榮而更得乎壽據今所見豈惟閩粵難之而
海宇厖洪殆奇特而僅有也某念邊壤世苦
黎患深德半洲嘉績常恐超遷一旦茲惟服
制在子情抱痛罔極於屢辭終乖本願蓋欽
奉 慰留

聖皇之至恩而莫遂拔晉邊氓之幽憾菲儀具
奠遙至哀衷靈其孔神伏惟昭鑒尚饗

祭魏大叅喬儀

惟靈潛心古訓銳志前賢發軔名科荐躋華
秩秋曹鞠讞明折群猜閩省旬宣惠敷八郡
偶遲徊於丘壑遂淪落於烟霏志願多違悲
慨曷已某備茲封守實曠趨承緬懷金玉之
姿彌切幽明之感敬將菲奠聊寫哀悃英爽
若存庶其鑒止

祭恭人王氏文

涼颼凄清蕙蘭揚馨懿德惟肖乃靳厥成毓
自名門嬪于世貴壽雖弗延式昌乃後歲寒
卜吉將歸真宅敬陳菲奠聊寫哀悃尚饗

祭弟婦文

嗚呼予弟之亡二十有七年矣昔在困窮予
父子母兄弟姊妹後先淪喪僅惟一弟相依
以立甲子之歲弟應秋試五月五日颶風覆
溺死非其命苦不忍言然瀕危猶索所戴之
冠顧天而沒其志可想其情可傷也時惟婦
年二十有五予方宦將自甘清苦撫育兩女

各適有家終始一致無忝聲華戊子之冬年
幾五十方擬聞之

天廷表是宅里而命弗求延疾竟弗起伊予此
心有歎焉爾矣予目汝息若瞻汝形追懷我
弟彷彿如生茲將起殯厝之於 奉直府君
茔兆之側爰具薄奠寫我心惻嗚呼婦道有
光母道無闕孰司化原鑒此貞節

祭允直文

維嘉靖五年九月初二日父筠谿以清酌庶
羞之奠祭于亡兄允直之靈曰傷哉汝直生

筠谿文集卷之六

十五

言

死何遽二紀弱齡輒委我去汝生伊何壬戌
之冬茲惟丙戌歲星再終汝秀而慧汝教而
勵探賾趨正惟汝之志我昔宦跡間關嶮巖
汝從汝母提携冒危就業南圻漸得所好歸
肄三載乃益有造賢書升薦式闡我光匪名
之榮實崇日強禮闈暫蹶於汝何有中道遭
疾汝竟不壽我實匪德天示之罰汝心何愧
汝行何闕傷哉汝直生出死歸一門骨肉汝
何忍離翹望遠程摧我肝膈呼號莫應幽明
兩隔尚饗

祭嫂貞節黎氏文

嘉靖二十一年歲次壬寅十二月丙子朔二
十一日丙申忝叔致仕侍郎某謹以牲醴致
奠于 敕封貞節故嫂黎氏之靈我昔童幼
靈嬪及笄和懿貞靜家室允宜歷年幾何我
母先逝弟妹相隨繼以兄姊喪柩連連我父
又亡孑孑無依孤苦可傷我叨仕進妻孥在
室旦夕相依實同欣戚孀居一節始終不渝
恩典褒封倍光里閭我歸焚黃靈康尚健年逾
八旬瞑目何歉今我衰老趨莫未能敬遣嗣
孫經縷代行嗚乎傷今懷往情實無涯隕涕
漣如曷勝悲嗟尚饗

筠谿文集卷之六

十六

焚黃文

巳卯年作

某仰荷遺訓竊有祿秩往歲課績得蒙
恩慶竊我 考妣緬懷中惕惟德澤是賴茲街
制命展謁 祠墓祿不逮養推咽難勝謹用齊
楮薄申奠儀欽惟 神靈服此休顯謹告

傳

史節婦傳

節婦史氏郡學生張鵬翼妻也世居萬之朝陽甫四歲喪父貧薄母郭鞠之暨兄弟三人兒時不苟言笑稍長益謹嚴納張氏聘居廩舍不出閨闥雖隣翁亦不識面或言張欲改聘節婦語母曰果若人言無再受他姓禮然張本無是意思且訛爾年十七適鵬翼鵬翼亦早孤姑魏苦節史每奇之勤績紡佐夫養姑里有溺者其婦不疾赴節婦嘆曰為婦至

○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七

十七

言

此躍而同溺可也鵬翼聞而異焉曰能此則垂青史矣嘉靖十二年巡撫陶公設嶺表書院簡士就業鵬翼謀諸姑姑曰美事也期不可失乃偕黃生希憲從陵水學諭張君應檄至梧州受業數月以督學田公蒞任粵東白陶偕希憲往候舟次會城鵬翼病卒計至節婦哀絕復甦三日水穀不入口潛自引決姑驚故不死慰曰兒死命也若年二十有二猶可收圖否則完節以終固爾能事死無為也史不谷既而曰郡千百年無節婦豈誠無人

耶瑩彼白壁青蠅玷之吾閱者多矣今仲鴻已長吾姑幸有託庸能保吾終耶吾明吾心焉耳極至遂自經聞者大駭白郡郡覈實申府道督學總司撫按諸公咸愕然以為嶺海異事聞於朝禮部覆覈旌典行焉旌例給白金三十兩巡撫錢公倍給之以示優崇郡用父老言請郡東廟地二畝奇塋而祠之祠成士夫贊詠叢集傳曰於柏舟見匹婦執志之不可奪若史氏者可與共美匹休矣雖然此乃卓行而共美則守義者也今制二

○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八

十八

者皆旌表復其家而守義限年卓行則不以年限是守者常道而卓行者奇節也奇節不可為訓而上下交與之謂能從一以終慷慨徇義而不辱其身焉妻道也臣道也其關世教也大矣世之誦詩書口周孔稱偉丈夫者乃或營營側媚忍詭屈辱喪其守如長樂公之自意而不知耻也曾是謂婦人若哉贊曰婦德惟陰厥象月魄西營東載想日罔忒貞一乃吉二三則凶彼懿君子圭璋內融嘉偶載合形建影附嗟命不猶斷喪中路兩

髦永矢死生以之玉碎自甘瓦全弗爲慨茲
幽荒眇然蟻蛭邈千百祀見此卓傑奚惟秀
毓性自天成

帝化覃洽於焉有微微在褒章煥爛交與樹之
風聲榮喻黼黻黼黻之榮朝露易晞義問播
昭丘山崇巍聖謨凜然夫經人紀委質義均
敢告君子

張仲子傳

仲子姓張氏諱世衡字平仲家世直隸泰興
高祖累功降京衛指揮僉事祖紀調海南衛

歸德府志卷之九

十九

考辨其支子也仲子與兄世英弟世旦三人
文行相礪切並有時譽仲子尤穎異日誦數
千言年十八補郡庠弟子貢弘治乙卯省試
失意聞兄捷喜曰是吾宗科第開先矣必我
也歸益自奮該涉群籍郡憲方伯胡公見
其文異之妻以女辛酉舉鄉薦第一乙丑下
禮闈第卒業成均登正德戊辰進士觀工部
政奉命往雄縣視大臣葬事以二親遐沮
憂憊嬰疾會迺考計至哀毀疾益革歎曰吾
仕未顯義罔裨祿養而旅死以重茲戾也命

矣卒年三十二性好義饒智量初赴省試僅
有鬻貨雜以贗者叱簡去之寧虧其直家居
從學者衆訓課以正贊禮一無所受僭寇之
亂我師挫衄以兵伯毛公以大師至仲子勸
其無易小醜多設備而迅擊之毛納其言尋
皆蕩定在胄監時比舍生有爲家奴盜囊罄
者捐三十金助之聞門生張貞遂溺海無後
移書贍其家妻胡以夫久於外買妾將送侍
巾櫛仲子聞之曰忘內耽外吾不爲也亟令
嫁之嘗著劉陽夢錄摘宋相王介甫之姦麗

歸德府志卷之九

廿

用

澤錄論筦帥趙與珞之節謂與珞倡義兵爲
崖山聲援士感激死義有睢陽風烈皆前史
所未及蓋其性不詭流俗於古人志意有相
發者往往形諸論著惜夫天奪之年遺帙多
散佚姑紀其槩云

崇蘭翁傳

翁諱濂字宗周姓陸氏浙西歸安人三歲而
孤稍長奉母氏教即知厲志晝課農夜歸讀
書攻苦底于立性資爽閭閻氣豪與人言傾寫
肝膈不虞人欺人有過面正之無少恕嘗謂

人生世間做事須光明正大何為姸阿洪忍
書于塾曰講些潔淨精微理做箇光明正大
人翁事母以養為孝篤于教子家雖窘而館
穀師友無虛歲至稱貸以供或迂且笑之亦
弗恤好觀史傳易圖有得為講解大義授諸
子善行草書或作大字扁帖或賦詩有藁輒
棄惟清白相承四字獨存治別墅多種竹時
臨池倚竹觀魚嘯咏終日庭植名卉蒲石尤
愛蘭躬治蕪穢因嘆曰嘉種難培有如此乃
號崇蘭居士以見志伯仲子將冠翁禮賓執

寶鑑卷下

廿一

用

事行禮鄉人觀者如堵相訝為異久之亦謂
古禮之不難復也陸先世業農雅尚斯文自
翁始享年四十有九配沈氏後翁一年卒子
三時中時和時雍翁卒之十有四年為嘉靖
壬午時中與雍同舉于鄉明年雍第進士外
補戊子春遷工部主事庚寅冬至郊裡禮
成覃恩詔贈翁如其官沈贈孺人

論曰自聘士風微而韜光閎穎以泯泯於世
者不尠矣然循性而動各附所安輪楠殊才
不相為用豈必赫赫然藉休烈哉崇蘭學古

強行身雖而不隕其志復正而不失乎俗
教是倡卉木為娛迪子以正奉食其報可謂
約而恭遠而有耀者哉傳曰天地之道浸言
漸而不驟也於是乎足徵焉已

忠烈陶公傳

公諱成字孔恩姓陶氏廣西鬱林州人家世
業儒公兄弟四人極相交愛永樂甲午以易
經中鄉試第四人親老授交趾鳳山縣典史
歷浙江山東按察司檢校用大臣薦陞大理
寺右評事浙江按察司僉事所至振紀厲操
公和而嚴恕明直而簡諒恩良蹀躞聲稱炳

寶鑑卷下

廿二

若嘗巡台之黃巖愛寬婦被髮泣訴甚哀旦
起訴者至如所夢公不問微行民間悉土豪
凌橫事其家七人強占婦女四十餘口奏籍
沒之烏程豪私人之妻脅其孤而奴之公親
往執實於法倭寇歲乘東南風駛信宿犯境
失事者往往坐死正統壬戌挑渚千戶所被
寇守邊三司懼罪自縊

朝廷選廉幹方面整飭邊務公為衆所推既受
任先事警備度寇將至時月密布釘板沿海
渾中寇至艤舟躍登遇伏陷沒無遺類自是

海東始無虞有綺段寶鈔之

賜戊辰冬括蒼寇葉宗沅陳其輩誘衆數千跳踉於溫台金處間兩浙震動蘭溪爲襟喉要地衆屬公禦之公往無難色至則因城故址爲柵建樓櫓謹謀候晝夜督救於縣南三十里立山口蘇村太巖諸寨以控要衝賊莫敢犯時總兵官都督徐恭尚書石璞等帥父無功賊益熾議遣使招諭莫敢任者公即單騎抵賊留七日諭以禍福葉宗沅等感悔出降以功陞本司副使仍守金華賊餘黨怙險未

○諸葛文集卷之二十二

附公計結降首誘殺數百生擒百餘人降三千人功垂成爲同事者忌沮久之賊復熾武義舊無城密邇賊巢公謂武義不守則金華藩籬撤矣乃景泰元年五月進據武義結柵爲城南數日賊大至或請避之公嗾厲聲曰臨難不避臣職也吾誓不與賊俱生乃麾兵出戰自殲至申俄而有內應者城中火起衆遂潰公力戰大罵而死事聞遠近震悼

朝廷遣官諭祭 贈浙江左叅政官其子魯新會縣丞民感其義即所營山口寨外立祠傍

曰忠烈奏行蘭溪武義二縣通祭後又以配越國公春秋祀焉嗚呼自委質之義弗明仕者役志於祿利富尊絕涉仕版則揣事任險夷以爲趨避於利害不啻毫末已嘖然扼腕而爭屑屑平揣量資級以求速化而去之者相踵也惟公義以遂志殫力乃事而不恤患難之隕其元豈非本軀不昧而卒得其所甚欲者哉公死兵氣愈厲不旬月間寇黨漸滅是固 天威烜赫如火燎毛而公忠奮激烈以鼓動之亦焉可誣也魯承蔭克齊厥美以

○諸葛文集卷之二十四

計賊樹勳績表累官湖廣左布政使兼廣東按察司副使蔭子世襲錦衣衛千戶別有傳忠義之報昌以遐徵哉

二節婦傳

婦以貞靜爲德從一以終焉者也而鮮耻喪節接踵于世豈恒性弗若哉動于欲則情蕩害於養則志移顏風相扇漸不可窒是故競於義者寡矣然在法不以禁而君子於此不深疚焉以謂人道所難酌乎情而不強也吾崖有二節婦皆出關西王氏長曰妙善考諱

珍次曰妙端考諱瑞珍瑋昆弟並業儒二婦
及笄並歸于士人士人者梁高楊士雄也高
應成化丁酉鄉試溺於海士雄亦早世二婦孀
居時年各二十有四今則逾六望七皆老矣
故鄉人謂其長曰梁節婦其少曰楊節婦云
梁一子求立緝學向義再舉不第卒無後家
益替依其族姪族姪皆繼卒僅得其遺孤撫
焉相依爲命泊如也楊節婦二子亦惟長子
廣祿存而姑又最嚴小失意輒被訶詈姑年
八衰氣不少挫婦雖老不敢側席坐焉其頃

○續修文獻卷三

封市

川

挫困抑皆人情難堪者二婦茹苦食糗獨能
堪所不堪而不變其所不可變鄰里每聞悲
號聲未嘗不爲之泣歲時姻戚相過叙寒煖
探其無異意亦終不以訛言相詆也吾崖僻
在海嶠自國初遷謫皆中士衣冠流裔耻
節相敦沿而成俗婦守義者率年二十上下苟
有遺息不復再醮得已而再醮者輒蒙訕斥
不敢闖言蓋雖本諸義則亦由聞宗望姓
胥漸使然况人不能恒壽而婦節久而乃彰
年惟不永名亦隨滅二婦之節愈困愈厲而

又並享遐壽尤人所難厥弟鳳岐貢京師謂
予宜有述予與楊切鄰而求立予亡友也檢
知其悉故著之

○續修文獻卷三

二六

續修文獻卷之十六

筠谿文集卷之十七

行狀

明贈監察御史陳公封孺人黃氏行狀

正德十一年秋九月南京江西道監察御史
陳君實秩滿赴闕吏部循例上請贈厥
考處士公如其官封母黃氏為太孺人

命既下侍御君歸次江上而太孺人凶問至矣君
號泣隕絕持狀謂某曰某薄倖人也先君見
予成而不逮封老母逮封矣而又不享其榮
以死某之區區壽親者今已矣惟事行不

筠谿文集卷之十七

寬

可無紀敢以累予按狀公諱昭字克明世為
東廣瓊山人曾祖岱祖士聰俱隱德不仕父
陰早世公伯兄晃俱母孫氏出父卒時公方
在娠孫年纔二十四砥節撫遺孤以死自誓
公幼聰警有孝友至性鄉先生吳思與輩每
勸之業舉取功名孫曰門祿衰落吾母子相
依足矣年弱冠娶同邑大姓黃某女為配是
為孺人既歸于公謹恪和懿以贊協孝愛處
宗姻内外甚有婦道孫喜曰吾乃今得所託
矣遂盡付以家政公感念存沒勤力本業雖

未裕而奉養於孫者未或闕時祭實無必竭
虔致慤崇戚容饗者輒隨分賙之而孺人又
每先意左右焉伯兄晃早卒子女幼公撫若
已出及長皆為婚配無失所者外族有避紅
後遠去墳墓徙居鄉以就產者孺人遇俗節
輒自公治饌具躬為拜祭歲以為常公亦嘉
其意而樂與也侍御君幼時公遣就外傳歸
即親為正句讀屬對句嘗語之曰吾母節類
也夫人皆知之吾貧且賤無能聲譽耀于有
司使母德賤而弗光吾心嘗然汝能緝學以

筠谿文集卷之十七

寬

成吾志吾死且瞑目矣故公於用財雖時酌
有無至於資子從師不計所費弘治戊午侍
御君領鄉舉壬戌登進士第歸拜庭下公慰
諭歡甚及賊瑾擅權侍御君以養病踰限見
廢處之恬然日與親友談棋誦小詩為樂凡
陰陽地理卜筮之書俱能了大義郡邑每請
鄉飲必以年未及期辭不赴正德丁卯十一
月二十三日公卒距所生某年某月某日享
年五十有五自是孺人綜理內務益勤于初
飭僮婢課耕織井井有條庶年歲侍御君被

命復起重於遠遶孺人曰吾年未衰旦夕又足
自給而無以我故隕厥志而不思乃父叮嚀
爾耶君乃拜泣上始授今職其在官雖以
秉道嫉邪為事而省躬自治駸進不懈以趨
於正則得於義訓為多自瓊至留都數千里
孺人每寓書至必曰矢心迺事勿徒以我為
慮是固以保令名期其有終也而又不幸於
茲歲丙子七月十一日卒距所生某年某月
某日享年六十有三自公卒至是蓋十年矣
公有子男三長即侍御君次寅審早卒女二

○歸安朱公墓誌銘

長適李通機次適生員李廷茂皆孺人出孫
男三忭悟慎公卒之年十二月二十五日侍
御君從治命葬於陶公山東田原茲以某年
某月某日將奉孺人合葬焉嗚呼陳氏世累
善行弗有耀也積久而昌乃在其胤斯固福
善恒理耶某玷鄉末稔知其悉列而序之以
俟請銘於鉅公所不敢辭惟高明裁擇焉
誌銘

歸安朱公墓誌銘

朱氏故安吉人在宋以文學登科甲者七十

餘人因扁堂曰叢桂世祖萬六府君始遷歸
安公諱源字伯深家竹墩里溪水之右號鄰
溪考諱旭旭子四曰泳某某及公旭兄暉
無子公以祖命嗣暉暉產薄不及旭公安之
無難色與兄泳友愛穆如也泳卒公教字其
二孤成立德公如父祖母某母沈寡居厲節
公在貧窶奉養曲得懽心鄉論重之曰為人
後者當如是公少好學與女弟之夫矩齋陳
公聯席研多相觀之益後矩齋仕至大理卿
公竟挫不得志乃刻意訓諸子以行藝相砥

○歸安朱公墓誌銘

礪課誦每至夜分居常儉約不妄費及延禮
師友則捐貲無所愛子懷幹聞見日博學成為
浙士冠嘉靖壬午鄉薦主司嘉其文刻之壬
辰登進士第觀大理寺政公貽書戒之曰夫
仕事所天也臣之所天曰君爾其夙夜欽承
乃司以無詒衣冠羞懷幹拜命益自惕勵冀
効尺寸以綏祿養而公乃以是年十月三十日
卒年六十有九然積慶繩繩未艾 貽贈固
有待也公質朴好古論議每依彝倫遇鄉族
人溫惠著於心見自慎者愛且稱之慎伎不

檢者教之衆以是服尤善聖家雖盛寒暑程督不少懈歲倍所入家用稍裕湖俗習登稼舊不知宦學自公倡之讀書操筆劄獵名譽者頗衆及疾革毋沈垂白尚健顧諸子殫心事之且戒勿分異一人主家事周歲則更行喪謝絕水嬉暑諸無益者配鄭氏子男四長懷楨娶戴繼馮次即懷幹娶吳繼閔氏少保在懿公之從孫女次懷策娶湯次懷采補邑庠第子員娶費氏女二長適府學生沈應登次適埭溪胡某孫男三熙聘吳江吳某之女默熟尚幼孫女四銘曰命於先以後所後也善以退後而卒耀乎先也疇專而綿慶其來哉

古詩錄文集卷十七

五

五

贈戶部江西司主事吳公墓誌銘

公諱效字復初先世莆田人唐永貞元年始祖賢秀以戶部尚書徙瓊居郡城東十里許村都化其姓曰吳封曰張吳遂為瓊山張吳人曾大父諱遂始徙郭南道義衢配陳氏大父俊號古心布衣配王氏考諱康號槐陰雙封里士爵配李氏公性超脫不溺習染朴渾

而明秀家貧事父母務得歡心甫志學即以古道自厲言必依古禮人以為迂公自信確如也克邑庠第子員張教諭一見稱為古儒射圃當耦輒中鵠儀度閒雅憲副陸公奇之曰可以觀德矣乙卯應本省鄉試預廩丁內艱同舍謂牒先憂按日以請可補公曰吾以七月試廩九月聞訃十月始抵舍支補當註何日吾忍耽利以欺公平雷守豐贊帛聘公教郡弟子擬禮不聞往教辭里有驅車者率子道逢之負石柱立車突柱折李死焉其入

古詩錄文集卷十七

六

六

惺惺出錢帛助喪公泣不受曰兒實不幸君何樂焉見鄉人器訟不自學取朱文公增損藍田鄉約行之創精舍為堂曰嘉會堂東曰麗澤軒崇進士者居之西曰養正軒童蒙居之後為崇本祠祀文公及藍田呂氏月朔如約申戒諭違者直月糾約舉之都約約正約副同治之悼四禮久廢演圖說以便省勸闡闡服其化者數百家里無譁訟子弟競力學罔惰游失業嘗誦克己章慨然有希顏志因扁所居曰復庵自為記庵之右構一署訓子

曰尋樂處愛讀經義子史尤好伊洛淵源近
思錄手抄終日字無遺錯或問之曰心定固
爾喜植名花木畜魚鳥自適嘉靖癸未仲子
會期舉進士授南戶部主事乙酉遭母劉喪
歸越二年丁亥十一月初十日公亦以疾卒
于正寢距生天順甲申五月十四日享壽六
十有四明年戊子閏十月二十八日塋石山
雲亭之陽配新浦劉氏有賢行先公三年卒
壬辰會期復除戶部江西司主事癸巳九月
蒙 恩贈公承德郎如其官母劉贈安人潛

○續修文獻卷十七

上

德父乃彌耀泉壤增賁焉子男六人景期會
期遠期懋期殤者為父期世期女四人長適
梁清次適李芥次適陳朝綱童彥達俱庠生
孫男五人熙烈勲點 孫女三人嗚呼瓊限
海嶠士雖宿學危行每每不聞於世世不聞
而操愈勵漢乎無少尤悔而終其身如公焉
者良不易得是誠樂善敦篤者矣甲午秋會
期以南京刑部主事俞宗梁所撰行狀來請
銘銘曰亨塞惟時否感惟人視厥攸蓄公生
而遐藝苑是耽乃勤斲斷挫不隕節晉擬敦

復力蹈往躅啓乃肩鑄率履不越秉貞砥俗
德厖流行有彥其傑舒芬揚馥鳴琅 彤庭
休光全來賁及壘木卿祠載崇作範來裔月
評允屬雲亭有截真藏孔秘永鎮靈谷

故戶部左侍郎唐公墓誌銘

嘉靖戊戌夏戶部左侍郎唐公罷歸明年四
月十三日病卒於家其子南京戶部湖廣司
主事穆以公門生周主事世昭所撰行狀來
請銘且致公命不敢違公諱胄字平侯先世
桂林之興安祖震宋特奏名理宗淳佑間刺

○續修文獻卷十七

上

瓊州卒于官子叔建廕瓊山縣尉占地數畝
蜜家焉叔建子二長次道元至元間發解廣
西行省授迪功郎瓊州戶錄次次翁授文昌
教諭次道子閻任瓊州學教授閻子諱祖壽
者公之高祖生遜字誼方以經明行修授本
州訓導公魯祖也祖大學生諱乾昇考諱正
以公貴皆贈通議大夫都察院右副都御史
戶部左侍郎祖妣吳氏妣陳氏皆贈淑人公
幼穎敏博通經史百家由郡學有聲督學宋
公首獎拔之弘治戊午鄉試壬戌會試皆占

禮經魁授戶部山西司主事丁父憂守制值
逆瑾竊柄謝病弗仕瑾誅起公以母老乞終
養嘉靖初授戶部河南司主事屢疏言事如
差內臣蘇抗織造及欲為宋末死節趙與珞
請謚立祠皆闕政化癸未春同會試考官陞
本司署員外郎尋陞廣西提學僉事歷郎邑
無憚遐僻督師生習冠射諸禮以端趨向聚
五經於桂林書院差官兩京建陽遍覽群書
以供檢閱修廣西通志增損名宦鄉賢二祀
以正踈訛丙戌陞雲南金騰兵備副使土官

。續修文獻卷十七 九

正

葦信橫雲民群慙公秘不發陰遣壯士計擒
之逮其黨八人伏辜保山縣知縣趙九臯貪
狠其子明挾逆賊劉七殘黨承檄徵飲民苦
之公械繫獄覈九臯盜邊諸有跡與子明等
皆處死木邦孟養二宣慰歲構兵爭蠻莫十
三村地鎮巡議征公謂蠻夷相讎不煩攻討
乃改木邦先世以地充瘡所由諭以國恩木
邦遂獻地解兵丁亥改本司提學副使安全
之亂有克總制來者三司諷公迎叅皆跪公
不聽乞致仕不允陞雲南右叅政己丑奉表

如京例有水手銀公却之尋陞本司右布政
壬辰入覲陞廣西左布政桂林賊喜發塚王
府巨室多被害有都御史喪新塋出棺棄屍
公訶獲賊魁七人坐死風遂息藏吏與鎮戍
官相倚為姦賞徭魚鹽銀及軍器局工費月
皆不貲公謂洞首能戢諸徭不出原乃賞今
警報無時賞何為局造有年額今元年分造
未訖工而支糧已至十二年幾萬石何也皆
禁絕之 靖江王府宗室受封賄官吏補支
祿米自出幼具題日為始曰自國初已然公

。續修文獻卷十七 十

正

謂祿與爵偕當自封拜日為始今計所補月
餘八千年餘十萬有奇一府且然天下宗藩
大且多歲費且幾十萬石矣乃奏其弊宗人
旅辨侵公不為動事得 旨如議通行天下
主府盡革之古田鳳凰寨賊酋兄弟分黨出
掠兵征不獲公召其知縣劉朝輔謂曰廣西
司屬惟我與爾舊官也爾往諭我意天兵不
可再干宜急來吾能生之朝輔往如命酋喜
曰是前提學誨及吾子弟者乎吾得所歸矣
遂以子為質偕弟出見巡按御史大悅賞牛

酒衣帽使輯其衆境遂大安嘉靖五年征田
州調永保鈎刀手所過橫擾民多遷避公迂
於義寧榜諭禁戢擇樓君十餘所聚少艾閑
之令民隨貧富率牲置酒食迎主其家去則
具數給官錢以償兵衆歡感比去晏然父老
咸曰縣自國初三過土兵未有若此肅者癸
巳陞都察院右副都御史提督南贛汀漳等
處軍務贛為四省重鎮開府之地城面廣纔
數尺有警不足恃公至築倍高石估費萬金
准二廣例始定軍功賞格擬湖西道分巡駐

簡齋集卷十七

十一

十

臨江分守住吉安至今便之是秋改山東巡
撫再乞致仕不允山東歲旱蝗公委藩司分
禱東岳海鎮雨如澍又撰文行屬準周禮春
秋禳祭是歲惟肥城棲霞蝗生為蟻及蝦蟆
食沂州蝗過境不下歲則大稔巨盜屢賄羅
卒漏網至是逮捕幾盡甲午冬陞南戶部右
侍郎丙申春轉戶部秋陞本部左侍郎時議
征安南公謂事體至重力言不可征者七勲
臣有其祖宜列祠配享者公又議沮皆與
時迂乞致仕不允戊戌夏議明陞享禮

聖心卓見原於至孝公上䟽忤旨下獄視職
歸瓊猶戰懼杜門省愆曰

聖恩無以報也子弟求䟽稿唯唯而已凡廷議
大政先有定畫至期會衆聯食謂各有專職
莫敢折詰以為常公獨曰會以採言當罄所
見連抗䟽援據該博無所顧忌雖於時義未
協而敢言之氣為人所難亦偉矣公外和
內勁以器識忠亮自負使能少貶嫌阿隨俗
名位豈止若是而所志者遠得喪利害無介
於中仰荷

簡齋集卷十七

十二

六

聖度天涵戊戌冬詔復冠帶及疾篤聞
聖駕奉

章聖皇太后梓宮幸承天府彊力叩首曰此我
皇上神望之見萬世永賴尋卒鉅生天順辛卯
年十月二十二日壽六十有九以庚子十二
月二十五日葬陶山潭緝之原從妣墓也公
事親孝冠婚喪祭一遵家禮周貧恤患誘後
進如弗及服食澹泊足振靡俗所至勤小物
大事則身任之在金騰已改提學為鎮巡留
訖木邦事始去論功則推共事者曰於我無

與每去任供帳什器纖毫皆案委籍記事事不苟如此公爲文有源委理致不尚浮靡所著瓊臺志四十四卷廣西通志若干卷江閩湖嶺都臺志十三卷詩文若干卷配鍾氏文昌世族累封淑人側室劉氏常氏男三穆秩稼文三長適尚寶丞丘郊次周盤與穆皆鍾出次馮昇與稼秩皆常出穆戊戌進士孫男二恪恩生惇尚幼孫女三 銘曰古稱龍精炳漢蓋惟蓄久光燄上騰物理故然於公微哉夫居以崇實若忘乎世出以弘用若忘乎

光州張夫人墓誌銘

夫人姓王氏世家河南光州年若干從于同郡張府君諱輝字景明號玉庵授官典兩淮鹽務不竟所志卒以隱終夫人生二子長曰瑤入粟冠帶少曰玠聰達直亮以某科舉入歷袁州安慶寧國郡佐俱有能稱不執泥以拂情不曲徇以撓法御史上其績數有微論

詰封未及下擢南京戶部員外尋承勅督允

湖南儲餉去數月夫人寢疾竟弗起初玉庵早世家益替夫人撫遺孤茹苦工績以完婚嫁及玠貴迎養于官承微訓懋休聞芳前推寧國常瞻謁夫人及瑤于公署夫人年九十拜起無恙子嘉其母子昆弟怡愉壽考爲世所難歌以樂之今抵番都猶及見夫人偃息床第而瑤已先二年卒人事推代翕歎如此可慨也既歛餘兩月玠歸自湖號痛隕絕拜且泣謂予曰玠罪逆不幸禍延所恃昔先考

棄養珍尚幼誌狀俱闕今不敢臆撰以誣先人然其篤厚長者之風予鄉予焉敢以歲月累下執事併志玠窆嗚呼夫人生也予歌之死也予誌之而其子之述之也惟崇樸真技詞蔓語無一言焉庶幾古豐碑遺意誠亦篤厚矣哉世或於孩孺之歿誦言沾沾何居玠既奉轉歸遂如朝以所職告成功

天子賜誥褒贈榮貴幽明宜也王庵生於永樂乙巳十二月某日卒於成化癸巳六月某日壽四十九夫人生於永樂癸卯十一月某日

體魄藏

鎮江衛千戶宜興李君墓誌銘

宜興李君以正德八年三月某日卒春秋四

鈞齋文集卷十七 十五

全

十有五。是年十二月初八日葬本縣龍潭祖塋之陽。越六年戊寅，其子鎬為太學生，始以南京尚寶卿劉君克柔所撰行狀來請銘。曰：先君卒時，鎬幼荒忽，闕誌銘以內諸幽。于今為憾，敢以累執事。予於鎬之族，伯孟寅同官契厚，所不敢辭。而追銘寘墓古有其義，謹按狀序之。君諱萃，字文秀，姓李氏。先世居武進之馬跡山，累德弗仕，重於鄉族。魯祖肅祖明考王玉號耕樂，始徙居宜興之陽羨，謂其地奧沮宜田，故爾耕樂。君有子三人，以仲子養。

貴封徵仕郎府軍衛經歷其孟曰華季即君
君幼時彊學自立思亢宗祊及二兄各供賦
從仕於外母徐氏垂老且病廼歎曰古人不
以台鼎詩易一日之養吾顧逐茫昧難冀之名
而餒吾親哉委親而他圖吾奚用學為於是
遂棄其業日營緝培植操奇贏以酌時尚雖
自養泊素而親常足滋味竟享年九十有六
而終歲時先祀必致腴潔闢塾延師以訓子
弟與人以信義不屑屑於利里之播亡穀者
饔亡糧者死無歸者君恒眎力所及捐資助

○筠谿文集卷十七 十六

十

之初築室南城工欲炫奇衰君謝曰俾吾子
孫世敦朴素無導侈也某年例輸粟助邊授
鎮江衛千戶配吳氏賢淑勤女紅子男二長
即鎬娶趙氏繼娶吳氏次鑑業儒聘王氏孫
男一曰道孫嗚呼古之爲銘者必斟酌先祖
之美而著其名焉李氏之先雖不顯融于時
而能淑其來裔不隕儒緒將來嗣續昌裕其
必有待也 銘曰力而穡迺豐而室爰輸乃
積有煒其飾安恬處默休于谿谷先時以養
迄莫酌爾施嗣宗緜緜丕其引之

黃母程夫人墓誌銘

予官大常休寧黃進士遣姪生員階以書求
曰禍鄙人茂德重延先人禍壬午舉于鄉父
不及見茲叨登第母不及養樂哀相乘而哀
倍之予師汪憲副公憫焉而狀母事行將銘
諸幽忝冢器年盟敢昧以請按夫人姓程氏
休寧之臨溪人出梁將軍忠壯公族父諱保
母永年十六殯于黃村之黃氏諱允號梅源
梅源大父叔光遂學弗耀至梅源益貧夫人
安之相以勤儉辟繻每過夜分歲餘布縵事

○續錄卷十七

乃

舅姑無闕姑性厲先意承志嘗脫簪珥以資
嫁事宿貸則易奩儀償之曰無累舅姑為也
凡饗饗之需栖櫺之養量入為出庶事綜理
慎密梅源得以營幹于外晚年貧甲遠近初
依祖居大塘源後拓地霞關建崇構祠有堂
諸有廩賓有館學有塾祭祀賓客惟梅源所
欲靡不豐索與諸妯娌夷愉雍睦相導以善
過則規之卒不可則踈之婦或不悅於姑則
語婦以忍語姑以寬卒調護無恙或不安其
夫則申義命以堅其志其人感悟卒以賢稱

允涂舍渠塹堪利人者因其所利而不厲人
以自利如騰子山之樵亭及伐石甃鄰東之
傍徑皆捐金鳩工為之蓋其性敏而救儉而
能施和而能義故能佐夫成子儕輩安其任
而卑庶德其惠夫人生於天順己卯八月朔
卒於嘉靖庚寅十一月九日壽七十二明年
十二月某日與梅源合葬于 之原初梅
源三十未子夫人為置側室已乃自生子三
曰雷全福人謂不妬之報雷全皆善幹蠶雷
先卒全徽府引禮舍人福已丑進士觀政銀

○續錄卷十七

一

并

臺歸觀僅數日而夫人病再踰月而屬續躬
醫藥飯含歛奠之事與全無憾焉止其銳志
敏行日躋休明行膺 恩渥褒贈泉壤貽光
矢文一適金綸同邑舉人寵之子孫男女各
二 銘曰乾生坤成義通於國而家亦然惟
閭範克貞式懋乃祚哀和毓賢宗嗣繹繹惟
時之程永保休聞于千萬年

故處士心古張公墓誌銘

正德癸酉九月初四日南昌處士張公卒距
生正統丙辰享年七十有八芳時居南考功

公之冢孫南京刑部陝西司主事欽以其友
南京雲南道監察御史胡君訓所撰行狀來
請銘曰吾祖葬有日欽貌焉不肖大懼無以
發祖德于幽執事倘矜而畀之銘死且不朽
矣芳辭不獲撰次歸之以安兆遠卜踰期越
嘉靖己丑乃獲吉地于霸橋西牛皮岡之陽
以其年十二月二十二日啓窆襄事芳適為
江藩右轄預賓吊蓋銘公至是十五六年乃
叨祿于茲而猶及公之葬也謹釐舊章綴以
歲月公諱穎字英賢別號心古其先撫之臨

續修志卷十七

十九

志

川人元季無變公之高祖志順徙洪城曾祖
伯安贅居木山始以文學起家祖希孟善吟
咏父簡明豪爽克家三世皆隱德不仕公少
穎敏業舉子以能經鳴邑庠每賓與之期輒
與試試輒不第遂棄去無復當世志日探古
今書史吟哦自適嘗曰吾詩惟意興到寫情
憐耳吾非逐時好角工拙也平居簡亢坦行
憫世降俗澆思挽淳朴乃以心古自號性至
孝母嘗篤疾公年甫十四靜夜焚香籲天求
以身代潛割股和藥以進蓋自唐人著本草

拾遺謂人肉治羸疾世稍祖効雖未信然而
公所為出於至誠有感通者而其處諸弟又
極友愛終始翕如鄉人稱之親喪塋祭以禮
喜周給不計疏戚里人有貸弗能償者焚其
券私閱不平者咸取質焉晚年輯家譜以範
族遇 恩例為壽官尚康彊怡愉日與賓客
盡觴相侑類乎忘其所之也及疾革召諸子
孫戒以勤學厲行曰汝各自力無遺汝先人
羞遂瞋目而逝有心古翁稿藏于家配羅氏
先三十年卒繼黎氏男三日記讚詠孫男九

續修志卷十七

廿

志

長即欽次錢鉤鏡鎰鏐鏐鏐鏐鏐鏐鏐鏐鏐
改翰林院庶吉士授禮部儀制司主事曾孫
男四曰統綬級綿綬綿俱庠生女洎孫女曾
孫女各二嗚呼德之蓄也厚則其流裕也遠
公世界善潛而未耀乃再世而材雋並出彬
彬乎有聲于時諸孫皆緝學相雄行而彌光
勉恩所及未艾也銘曰 敏于播不裕于獲
幽處約既適孔樂神相爾極昭禧用錫爰暨
來胤式蕃以碩有翹其英用緝熙于成

南京刑部郎中俞君墓誌銘

君諱宗梁字景山號石臺其先蘇州吳縣人
始祖洪武間謫戍瓊五世至考諱俊贈南京
刑部貴州司主事母王氏封太安人君少孤
奉母訓由郡庠生中正德己卯鄉試嘉靖丙
戌進士授江西新昌縣令庚寅陞南京刑部
貴州司主事乙未春署本部山東司郎中秋
秩滿奏績歸疾作八月初十日次開河卒年
四十有一筠谿鍾子前任江西右布政使君
為屬邑每晉候質疑披瀝肝膈無隱於悍暴
弗率于度者必忿疾曰無敗而類於柔訥拂

十萬卷卷十七 廿一

恭

抑莫能自直以陷于阱獲者務探幽秘盡其
情乃已鄰邑上高有趙姓者先因訟水道仇
家疾之會賊劫萬載縣誣趙坐死獄其家累
訴業已憲斷莫敢異君調得水道原詞逮仇
并訊察知其寃力與辨群吏訝且沮之皆弗
顧廉憲胡公見其詞直深加歎賞遽白察院
釋之賴以全活者十有八人歲大侵民艱食
君慮有變撫綏捍衛備至民以安輯毀慶惠
等寺十有二為社學以教邑之子弟化其徒
歸俗者百七十有一譜其田而沒之以廩士

之未學者比歲有司覈田失實弊滋甚賦役
不均君為分畫圖籍摘隱伏革浮冗之為民
厲者尤重風教凡節行孝義無間微陋皆為
請而旌獎之在南部門無私謁如搬王潤太監
之十萬家貲秋毫無犯鞠穆阿即之誑誤重
囚力為別白糾緝各王府之勲戚宦豎痛斥
其暴皆有可錄尤懼政怠於公署作夕惕軒
記以自儆若素儉約茹若居樸衣無絢綺食
鮮穀齋蚤從淑氏珩游以古聖賢之學自勵
潛心經史旁及諸子百家之書靡不研究歷

○節錄文集卷十七 廿二

恭

官貞白始終如一階雖屢遷俸入皆以奉母卒
之日囊無餘蓄無以治田宅舊廬數楹妻子
不能自給瓊守后谿黃公憐之給夫助葬事
納羣議祠之鄉賢表賢也歲丁酉十二月某
日莖瓊西白水塘之原妻陳氏封安人子三
程獲陳出和側室韓出俱幼先期門人李舉
人成寅撰行狀偕弟宗槩來請銘于鍾子辭
固請又辭請益懇愴念地遐俗澆善者與寡
挫多有如景山寧忍默無紀也時之人得
寸絲尺帛以私妻孥乃於父母空窆弗恤矧

乃兄第校錙銖胥仇訟訐以遺死人羞而致
覆敗者相踵也景山祿不自私以歸太安人
而因以和其兄弟得雖不厚愛則普矣其能
推以及民而善厥職也固宜瓊俗泥風水有
委親柩數十年不葬而娛樂自如者宗際輩
乃能爲兄蚤襄葬事又可尚已銘曰有死者
未載飫其實有苑者亦寒栗匪易子兮丰兮
粹如金錫弗竟厥施首丘掩壁仕學咸貞奚
歎于成樂哉斯藏求綏厥靈

太平府知府唐公墓誌銘

○續文獻集卷十七 廿三

祥

公諱翺字鵬翼別號西田瓊山西廂一畝人
世業耕讀曾大父觀大學生大父溥隱德不
仕父瑜字重器少與丘文莊公友善文莊有
句云寄聲唐重器文義約重敦叔珊兄翰皆
應試卒於廣公生十三齡失怙鞠於母王氏
幼知自樹有老成器識年二十四充府學生
次年弘治戊午領廣東鄉薦筭試禮闈弗第
就選考第二除湖廣寶慶府同知洎事甫一
年撫按薦才優治劇調武昌尋署府事時權
臣江彬部下黷貨在浙彬敗逋于湖公緝知

擒獲金帛無筭悉籍記申達無所榮所至體
民隱以順其欲民不忍欺然持正不阿權貴
凡附勢陵轢有司者必摧折無所忌權貴入
心雖不平而無隙可抵坐是亦久不遷績滿
陞南京戶部四川司員外郎遇恩贈考如
其官妣宜人尋轉本司郎中陞廣西知太平
府所隸皆峒獠領以土官獷悍難治公御得
其道皆端惕內嚮莫敢恣睢久之四境靖謐
優游少事在位四年以老歸休嘉靖丙申患
項癰藥弗効是年十二月十七日卒于正寢

○續文獻集卷十七 廿四

祥

享年六十有三公性孝友事母愛慈備至母
沒哀毀逾節宦游必奉主以隨飲食必先祭
事兄嫂輩如父母然執禮甚恭子弟有資性
者教之不肖則諄諄戒諭俾崇禮讓尚節儉
下爲浮澆偷惰之習於縉紳僚佐謙退謹恪
莫不與其善交及終士類咸惜之配蔡氏封
宜人子男三長轂次軌俱早世次輔之聘奉
氏女四長適澄邁縣庠生吳一貫次適本縣
監生陳悟先卒暨轂軌皆蔡出次適文莊孫
丘疆婢吳氏出次定監生鍾倬與輔之俱側

室童氏出葬以戊戌九月甲申其兆傍祖塋
羅峯之原先期輔之請公姪知縣輝撰行狀
偕來祈銘鍾子曰余雖素善公而官轍每恨
相左及予北還公亦西歸方期共愉晚節而
天遽奪之知厚且邇者寥寥可悲已矧孫倬
結婚高門獲所依託感今懷故銘何敢辭銘
曰官靡崇卑惟其時地靡遠邇惟其施世承
熙洽時則逢矣橫金紵紫亦既崇矣遲回邦
牧施普且融矣謝榮即逸優游故棲乃弗求
延而迄于斯已乎已乎茲惟安所止乎

○鈞錄集卷五

廿五

東崖先生紀公墓誌銘

弘治十八年乙丑九月五日丙戌東崖先生
紀公卒弟子咸在哭泣盡哀殯于正寢越正
德二年丁卯閏正月九日癸丑祔下落機山
先人之塋先期其孤守誠造子速銘曰先君
華有日微此無以掩諸幽其門人也晚進末
學不足以知先生然先生行應銘法而其受
知最深義弗容讓謹拜銘以紀其畧先生諱
綱正字恒之其先鹽城人有諱信府者客海
州遂爲海州人洪武間曾伯祖億以賢良同

知長興尋謫戍崖因逮厥祖祖諱伍公諱善
皆隱弗懼先生少負氣節耻偕流俗自少角
時已隱隱有聲譽將郡庠業舉子魁岸踴厲
言論英發臬司至校閱文辭恒冠多士輒推
獎器重之先生亦自信謂科第唾手可得暨
就試連北不得意然忌者又以事擠之先生
歎曰命之窮一至此耶吾有田數區以承先
祀吾事足矣又將焉求於是盡捐舊業汎掃
一室題曰東崖讀書老其間無復有功名鉤
深探賾不知倦嘗曰書如靈丹服之便可

○鈞錄集卷五

十

入仙窮通脩短浮瀝耳奚欣戚之爲故平生
非疾甚者未嘗釋手居家雍睦嚴飭父子夫
婦間和而不褻恪而有則每講經義必召子
女集庭下訓迪以古今行義可師範者瑯臺
戎帥李公聞其名走幣聘之以訓子弟甄陶
振厲甚有矩度先禮節而後文藝務敦本實
而不急其名李公禮待優重然亦決期而歸
其感慨希賢之意形諸詠歌辭色間凡進謁
聆警效者罔不踴躍思奮崖之學者多出其
門文昇武弁皆尊尚之壽五十八疾卒于家

娶王氏南山千戶所百戶舍人鑑之長女有
賢行子男三守誠守明守性守明克儒學生
女三人嗚呼崖距京師萬餘里俊髦間出師
友難其人先生挺生幽遐苦學厲行于古有
光而弗克顯名於天下其虜謫不類又不能
殫紀顛末以掄揚萬一姑掇摭梗槩以志丘
竈昭示罔極云銘曰韞瑜于匱賈用不憤養
晦而明宅幽以貞其年不羸其德惟馨其神
孔寧厥後其京

贈太孺人馮母羅氏墓誌銘

德安集卷十七

十

太孺人羅氏雲南道馮御史某之母也羅系
吉水開禮先生之後元至正間始遷于雷族
漸蕃碩接武仕籍祖諱紳鬱林州守考諱璋
號雲窩由舉人任袁州府教授子女各二長
奎丁卯舉人知武平縣次壁大學生長女適
張司訓紀次即太孺人幼性簡靜聰悟雲窩
鍾愛之擇配以歸馮氏事太安人至孝服食
起居語言色笑必謹伺太安人意太安人有
疾不解衣帶侍側湯藥必親嘗而後進歲時
祠祀宗姻賓客之供咸自綜理不委婢僕曰

吾以盡吾心焉歸四十餘年內外老幼稱賢
淑無間居常朴素靈儀清肅嘗曰子之不善
皆母溺愛成之故逮下雖慈而子有弗率輒
訶禁嚴敕夜讀書必紡績伴坐夜分不厭諸
子出入省侍恒惴惴焉及彬領薦北上太孺
入泣曰訓汝望汝有成乃今復捨我去遂相
持而哭牽衣送至門曰丈夫四方志勿以予
沮也已丑彬第進士官平陽庚寅冬太孺人
疾十二月二十六日卒病革時命索畫工家
人莫諭至則曰吾兒別吾久不知吾毀瘠若

德安集卷十七

十

是汝圖吾影寄之明年彬歸葬服闋改補上
海行取試雲南道監察御史戊戌冬郊享
禮成例恩實授父某雷州衛故指揮某之
弟貤封監察御史母膺今贈近因水啮
塋兆彬懇請歸以壬寅正月四日改葬
之原先期具狀以書來請銘某病眩久未拈
筆今春少間乃述其槩夫齊家在男女各正
義也而家人之彖曰利女貞父義母慈禮也
而大傳於父母皆曰嚴君乃知正家以女正
爲本而又皆以嚴爲要太孺人貞而能厲嚴

所有恩故能相夫以昌其業訓子以成其名
豈非懿資默與道會而淵源有自乎于五人
長即彬次梓殤亡次檉楷杓俱庠生女一適
千戶韓俊孫男三文煥文燦文煥俱庠生孫
女三長適本衛指揮蔡植次受聘指揮顧賢
曾孫一尚幼銘曰婦德其猶水之冬平寒栗
而疑中含至精萬物始終惟貞之功儀正乎
內不猛而威多男而才象服允宜榮母者子
成子者母居約致豐因文顯武於職新壠之
并佳氣鬱葱永綏多祜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十九

墓表

勅贈文林郎南京貴州道監察御史謝公墓表
新淦謝公卒之若干年其子階爲南京貴州
道監察御史考最恩贈公如階官階乃以
武庫郎歐君崇道所撰行實屬芳表諸墓曰
公諱重器字禹鼎號介庵世新淦望姓公生
十二齡而失怙第二人及女昆第三人皆弱
內鮮綱紀之僕鞠育實勸母氏家益替公器
局峻整有心計思所以亢其宗乃發奮曰父
亡恫瘝在予予幸不即死將家之百責是任

忍隕獲于事以貽母戚哉乃勤先業力穡事
暇則操奇贏懋遷于相沔間家用日饒以事
母心必承志惟母意所適皆是及姊若妹若
弟既成立先後受家室皆擇其良而齋具賓
燕豐歆之用皆稱其儀諸子姪既蕃一切婚
嫁喪葬皆給其費蓋其性高雅樂施予雖里
之貧無資貸不能償者率賙卹無厭倦意嘗
客浙東見死而徒殮者憐之治槨百具以助
葬若扛塗圯剝輒倡義服役而於緇黃之官
世所競趨者顧若靳焉公先室同邑鄧繼室

欽定四庫全書

卷十七

建德滕子三孟崇季武仲即侍御君侍御幼
時穎秀異群兒公謂曰吾以殖生故廢學晦
於世今無及矣小子其成之卒年若干嗚呼
鄉有宿德而民不悖苟足範俗匪必駭異昔
韓子述董生行惟孝慈常道耳而悔翁筆之
小學以為世法謝公幼孤乳迺克紹先業欣
來緒輯內理外行義明飭蓋承順為孝佑啓
為慈皆率其固然耳而在人或難焉傳曰人
生厚而用利於是乎正德以幅之謂德如布
帛有幅以成度也公之謂哉予與侍御君同

戊辰榜進士知久且稔其清修公諒著於南
臺宦業錫命綿乎未艾當有嗣書者表墓費
約故撮其大凡以詔後人

故池州守郭君神道碑

弘治庚申夏五月二十七日池州守郭君卒
越十四年爲正德癸酉提學憲副姚公鎮采
士論內之鄉賢祠其子庠生守真以狀來請
曰先君墓在城南竹子橋山之陽方伯林公
同嘗狀其行庠生高琅復爲之傳舊未有碣
敢以累下執事按狀君諱舒字端莊別號素

鏡錄卷十七 三十一

正

齋先世閩之福清人宋末兵興徙居漳之龍
瀛爲龍溪人祖諱惠以學行薦授漳州府學
訓導陞廣東增城教諭自是世以科目爲儒
官景泰癸酉君領鄉薦明年舉進士以年少

歸養十年不仕天順壬午始授行人奉
災廟命使蜀府後又歷諸王府各覲金皆不受
成化辛卯陞南京戶部員外郎以內艱家居
又十年不仕姜守諒強起之成化乙巳復授
南京工部員外郎明年陞郎中尋出知池州
蓋自登第至是三十餘年始終符未二年
與御史胡諒不合遂致事去居窮約而老焉
君居官當事不避在大行足跡將遍天下未
嘗擇夷險以爲趨舍凡事可否一裁以義未
嘗右權貴而左窮困歷官中外行囊惟古碑
石帖田廬無所增比死無以爲夜未嘗背公
室而殖私空嘗覆廬川泥泊上自安慶下至

儀真凡六萬九百餘頃悉給貧民中貴請佃
一切不許在池陽政尚寬惠不事刑威以農
桑學校爲急及致政家居杜門不見守宰雖
子姓有訟聽其自直終日靜坐一室閱書記
賦詩爲文非大賓客不出廳堂其與人交坦
夷和易不防人欺不洩人過冠婚喪祭依家
禮性好修潔日盥頰數次落髮剪爪必紙裹
之跡其履素耳於退而不急於進澹於利慾
而篤於族屬寧循默以自好不矜矯以干正
孔子所謂狷者殆其似耶士沒溺於功名多

鏡錄卷十七 三十一

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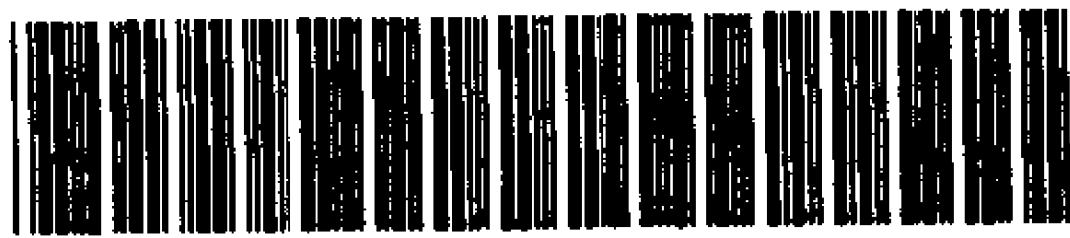
還辟踴厲疆忍以爲能更作以爲功崇靈聲
而無實用持悃悃者率與時矣然揆之理欲
大分則賢否固應有辨君之於是蓋漠然而
不以校也君生於宣德己酉卒時年七十其
葬以卒之明年冬十二月戊午云銘曰進匪
徇名惟時之亨退匪繫身惟道之心介焉以
居守素食貧吐嗟頽風崇澆黜淳容悅爲妍
真贗莫分蔚彼蕭艾履爲世珍茲彼蘭茝抑
或以擯君亡幾何精浮神淪松杉陰陰皋原
勻勻面溪負山是隄公之墳

允直墓碑記

庚寅十二月乙酉未時葬允直於瓊山白石
都土名瞭亮丑未兼癸丁三分立碑於墓前
記曰嘉靖庚寅月惟二陽除夕乙酉惟辰之
良四獸環拱前溪後岡宛宛中止闕茲允臧

允直墓碑記
卷七
卅三

葬



ZW 21101000584440

[General Information]

□□=□□□□□□□□ □□ □□□□

□□=□□□□□□□□□□□□□□

□□=696

SS□=10486941

□□□□=□□□□1997□7□□1□